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一册目次

淵穎吴先生集十二卷附録一卷　（元）吴萊撰　（明）宋濂輯　元至正刻本（四庫進呈本）　〇〇一

吴禮部文集二十卷　（元）吴師道撰　附録一卷　清鈔本　一二五

燕石集十五卷　（元）宋褧撰　附録一卷　清鈔本　四六八

秋聲集九卷　（元）黄鎮成撰　明洪武十一年黄鈞刻本　五八八

淵潁吳先生集十二卷附錄一卷

（元）吳萊撰 （明）宋濂輯

元至正刻本（四庫進呈本）

淵穎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吳萊撰。萊字立夫、浦陽人。延祐中復科舉之制、以春秋貢於鄉。試禮部不第。後以薦署饒州路長薌書院山長、未行而卒。年僅四十四。其門人金華宋濂等私謚為淵穎先生。據其謚議、取經義元深為淵、文詞貞敏為穎也。萊與黃溍柳貫並受業於宋方鳳、再傳而為宋濂、遂闢明代文章之派。故年不登中壽、身未試一官、而在元人中屹然負詞宗之目、與溍貫相埒。遺稾甚夥、濂為摘其有關學術議論之大者、編為斯本、青田劉基序之。碑文謚議一卷、別為附錄。張綸林泉隨筆曰、吳立夫論倭書、蓋其十八歲所作、規模仿司馬相如論蜀文。其末所述論其王之言、雖古之辨士、莫能過也。其他大游觀日兩賦、與夫形釋泰誓論補牛尾歌等篇、皆雄深卓絕、真先秦兩漢間作者。黃溍亦稱其文嶄絕雄深、類秦漢間人。皆未免溢量。胡助謂他人患其淺陋、而萊獨患其宏博、斯為篤論矣。王士禎論詩絕句有曰、鐵崖樂府氣淋漓、淵穎歌行格儘奇。耳食紛紛說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實舉以配楊維楨。而其所選七言古詩、乃錄萊而不錄維楨。蓋維楨為詞人之詩、萊則詩人之詩。恃氣縱橫、與覃思冶煉、門戶迥殊。士禎論詩絕句作於任揚州推官時。而古詩選一書、則其後來所定、所見尤深也。

淵穎吳先生文集序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三者[illegible]皆足以立乎天地之間而無愧於為人矣自[illegible]章之習而高德行之士伸一人於千萬人之上其意將以懲夫末流之敝云爾非必以顯道神德行也古之聖人德脩於身矣而又欲天下皆如吾身之脩也豈惟天下皆如吾身之脩哉而又欲後世皆如吾身之脩也天下盡乎人矣吾身可以及之後世非止乎今也吾身烏得而及之是則吾德之所被而吾功之所樹者亦暫矣然聖人必欲使天下後世皆有以及焉則立言其可少哉六經聖人之文也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者非細故矣由是以降苟非申韓之刑名管商之功利儀秦之捭闔孫吳之陰謀楊朱墨翟老莊釋氏之淫辭邪說則凡是非不詭於聖人者其於人

心世教豈盡無所裨益哉翰嘗讀賈誼董仲舒之文而恨當世不能盡用及觀揚雄之太玄法言又歎時人少有知者以為豪傑之不遇大率如斯故不待論其言之傳否而深為有國者惜之南北混一以來　朝廷太平之治垂及百年仁恩福澤結在人心而紀綱法度寖不能無弛先生當延祐天曆之間嘗慨然有志當世之務矣其擬諭日本書蓋其十八時所作也人謂其有終軍王褒之風其論守令鹽莢楮幣事遠今十有餘年執政者釐而正之往往多如其說先生析辭指事援筆頃刻數百言馳騁上下要不失乎正雖處山林未嘗忘情天下使其在官守言責之列推明古者所以立極成化之道為吾君吾相言之當不止是也而先生命不與時偶器不求人售素又羸弱多疾未中歲而蚤卒今之著于篇者殆猶未盡其緼也初浦江有宋儒者曰方韶父先生師法為學

客院都事前進士青田劉基序

浦陽仙華諸峯著聳萬仞其嶄絕峻拔之形瓌詭雄特之狀金華北山不能過也故其氣之清淑靈秀蜿蟺磅礴而鍾為名世文儒者固宜有之若存雅先生方公翰林待制柳公則其人也最後深裊先生吳君立夫出焉立夫氣稟尤異負絕倫之才自其少時讀書日記數千百言下筆為文如雲興水湧二先生深所畏愛者也故方公以孫女妻之而且盡傳其學焉凡天文地理井田兵術禮樂刑政陰陽律曆下至氏族方技釋老異端之書靡不窮考含其英咀其華於經史之學益研精究其指歸故發為議論文章滔滔汩汩一瀉千里如長川大山之宗夫海嶽也如千兵萬馬銜枚疾馳而不聞其聲也嗚呼壯哉他人恒苦其淺陋立夫獨患其宏博者也庸詎非仙華神秀之所鍾而能若是耶惜其蚤世莫得少見于

時僅嘗一用春秋為不易遂隱居講學從遊甚衆凡經指授悉有可觀於是大肆其力於學問文章而卓乎不可及矣嗟夫彼其俊偉一官乘時射利而無片言隻字可傳于世者其視吾立夫雄文偉論馳騁于司馬子長劉向揚雄之間者是果孰為失得哉必有能辨之者令門人高弟宋君景濂不忘其師子雲之侯芭昌黎之李漢也收拾遺文若干卷徵予序引夫文豈待序而傳者哉然玉韞石輝珠藏川媚異時僊華山下有光燭天者必遺文所在也尚何患其不傳哉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東陽胡助謹序

淵穎吳先生集序

人之所以成名者三曰道德文章技藝皆不可以無師道德以爲之根幹文章技藝以爲之葩華枝葉生而知之者間世或出人不能皆也苟無師焉如矢之無弓如汲之無綆如醫之無方如車之無御如越人之燕而無爲之導矣無弓雖見而不能造汲無綆雖欲而不能得醫無方雖知病而不能療車無御雖有馬而不能同越人之燕而無爲之導則不阻於江河必迷於岐路雖抗其心神竭其筋骨終不能以徑達故器備矣必諧之以律呂然後可以成聲音物有矣必將之以禮樂然後可以致鬼神兵足矣必律之以曲制然後可以平邦國是故摶土爲尊而畫之與犧象不異而不可以盛酒未嘗由乎鈞陶也削木爲弓而漆之與彤玈不異而不可以穿革未嘗由乎檃括也人之欲成名而無師焉亦是之類矣予

嘗悲今之爲文章者皆不如古及見宋君景濂而心服之嘗爲敘其文集以命後進又每慨歎輿圖之廣生養休息非一二世何太平遺老就盡漠乎無有繼者而天獨私於宋君也及今年宋君以其師吳先生之遺文若干卷示予予一讀而駭再讀而敬三讀而不知神與之後融融瀁瀁不知其旨之樂之詠之歎之也於是乎乃知宋君之所以過人者有自來也昔者孟子謂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唐柳子謂今之世不聞有師乎雖與吳先生同爲浙東人而各里其里無事不相來往不及見吳先生令得偶宋君於羇旅且曰宋君而得見吳先生之文乃知浙河之東以文章鳴於世者無時而乏故竊自慶而爲之序且陳其不可無師之說庶有裨於後來者於文林郎江浙等處行樞

者所宗知名之士如侍講黃公待制柳公皆出其門晚得先生尤奇其才而以斯文望焉先生貌寢陋言語若不出諸口而敏悟過人得於天性少嘗從族父幼敏家竊取書觀之族父知而叩之靡不成誦博聞強記與之游者皆自以爲不及會有司舉進士遂以春秋中鄉試北至燕東浮于海好爲瓌奇雄偉之觀見人固守章句意頗陋之然則先生之所負抱者爲何如哉惜其學不見於用而世之知者鮮也門人宋濂懼其泯而不傳迺彙次其詩文爲集若干卷俾翰爲之序嗚乎翰昔受教於先生竊觀先生之所以用其心者期以立乎天地之間無愧於爲人焉耳烏暇較一世之短長哉故論而序之信是集之不可不傳也先生諱萊字立夫至正十有二年秋八月二十六日門人金華胡翰謹序

第一卷

大游賦　觀日賦
羅浮鳳賦　歎疾賦
起病鶴賦　狙賦
定命賦　尚志賦
索居賦　貧女賦

第二卷

觀星君像圖　讀列子雜題
送鄭獻可并寄周公甫　觀宋季崖山事蹟
早秋寄宋景濂　泰山高寄陳彥正
胡仲申至　觀景桂杖歌
觀鄒嶧山刻石墨本　讀謝玄卿遇仙記

送鄭氏姪北游　應仲章寄書至
題富春關將軍廟　題張麗華侍女汲井圖
題寶津騎士校馬射圖　題姚文公草書杜詩
問五臟　題清節處士卷
白髮辭　黑海青歌
觀林霆致日經　大食餅
時儺　大人自嶺南回
望黃明遠墓　宜滌子解渴水歌
六祖藏髮瘞子圖歌　聽李仲宏說石門貪泉
北方巫者降神歌　花藥石筆架歌
題醉搏扇圖　題巴船出峽圖
觀明皇羯鼓録　觀古鏡記
邠山石螺子歌　觀龔氏所脩古棋經
劉無雙歌　倭人摺疊畫扇歌
題劉琨鷄鳴舞劒圖　讀書
飲酒　黃布幬歌
夜觀古樂府憶黃明遠　觀沈珍續仙傳
紫絲盛露囊歌　題蓮葉舟及海槎二圖
憶方子清　揀珠伎
宋度宗書慶壽宮扇　觀吳中雜詩及博古圖
憶吳伯雍摘阮寄歌

第三卷

蜂兮　客夜聞琵琶彈白翎鵲
陳彥理以石經見寄　見園丁縛花
題紫芝圖　題張節婦卷
題東坡載酒堂　貞女引

得大人書賦寄宣彥昭　次柳博士五洩紀游韻
效方子清儀言　題承氏家藏古錢
送宣彥昭北游　白鼻騧
宋景濂游五洩　題潘節婦卷
送鄭浚常北游　喻東泉學道止酒
次柳博士寄友詩韻　觀禹柏圖
寄吳正傳　觀掖垣日記
送樓彥珍并寄宣鄭二生　賦補怛洛迦山圖
送俞觀光赴調京師　送宋景濂樓彥珍歸里
登卧龍山望海亭　脉望
詠小兒高馬圖　浦陽十景
雨晴　盜數亞父冢
劉龍子歌　劉仲卿上昇歌

聽客話呂安撫夏貴雜事
衛將軍歌　五洩可築室賦此屬陳彥正
題宋綬景德鹵簿圖　雙林觀傅大士頂相
題護法寺辟枯木　游金華山三洞
謁抱朴子墓　泰星槃觀石
叅寥泉　謁王右軍遺像
陽明洞　次胡仲中雲門紀行韻
花園老卒歌　讀趙江漢舊事
讀穆天子傳　題畫墨梅
題林塘秋晚圖
第四卷
宮人戲嬰圖　卑山白鶴
聽揚元度說宣和內宴　寄俞國輔張宜之

閱李鐵槍本末　讀漢武內傳
題溫日觀蒲萄　懷戴子壽寄蔣君授
明月象　吉祥寺
病齒　王濟南太山石室
閱先賢圖及漢雜碑　寄陳生
題鄭北山雪竹賦　西域種羊皮書謗歌
觀管子內業　題漢一字石經
和陶淵明詠貧士　望會稽山
次定海候濤山　泊道隆觀
次韻姚思溥　泛海書所見
初海食　望馬秦桃花諸山
觀張循王戰處　人問海上事以詩答之
讀參同契　傅子建夢得句為續此詩

閱度宗為文學掾　杜鵑行
題韓蘄王湖上騎驢圖　夢巖南老人
山中人　尋釋子若空不遇
畫馬行　效梁簡文宮体
柳博士訪宿山中　送俞子琦赴鄱陽
柳博士示贈金三脊茅著草三物
江南曲　鞦韆行
讀諸子　荔枝行寄王善父
明月行　寄張孝長
書都城舊事　姑蘇臺歌寄方養心
遣兒詣就學　觀梁四公記
書忠愍簡公家傳　殘花引
哭妙觀上人　婁約法師玻瓈瓶歌

昭華琯歌　古俠客行
觀昭陵六駿圖　東吳行
女殺虎行　揚子江頭遇仙行
送典史楊文仲　烈婦行
月出東林窓上疑梅花影　秋日雜詩和黃明遠
柳林罷獵　都城寒食
從丞相花園入慶壽寺　鄚州
滄州　次韻傅適道廟陂閘舟中
思仙詞　乘月渡弟門閘
新開河口望東嶽　皂角林觀劉錡戰處
風雨渡揚子江　送方養心歸餘姚
聞胡汲仲先生沒　寄柳博士
寄吳正傳　一咲

范蠡宅　烏震古錢
聽客話熊野山徐市廟　題青山白雲圖
題李西臺詩

第五卷

論倭　形辨
改元論　改元論下
秦誓論上　秦誓論下
孔子不賤季札論　與黃明遠論日夜食書

第六卷

与黃明遠論左氏二事　与傅嘉父論杞
讀戰國策　讀韓非子
讀公孫龍子　讀孔子集語
書張良傳　哀喬生辭
哀張生辭　哀趙孝良辭
李仲舉尊尚周哀誄　哀史生辭
哀趙子有辭　朱氏新注陰符經後序

第七卷

与黃明遠論樂府雜說　三墳辨
伯夷辨　樂正子徵鼎辨
甬東山水古蹟記　周正如傳跋序
古職方錄序　古職方錄後序
閔子明易傳後序　妄箴
躁箴　敖箴
惰箴　塩官箴
庸田箴　韶石銘
秦坑銘　春秋臺銘

磻溪銘　試劍石銘
蚩尤贊　盜跖贊
季子觀周樂頌　漢武帝射蛟頌
百里奚讚　接輿贊
古碣石辭　許先生哀頌
張定傳

第八卷

釋迦方域志後序　春秋繁露後題
胡氏管見柳宗元封建論後題
大樂有機賦論後題　續琴操哀江南
大蜡樂歌辭　黃隱君哀頌
觀生堂銘　樓王汝墓碣

第九卷

古琴操　三彭傳
潘生傳　歸蒙傳
傅氏夏小正注後序　南海山水人物古蹟記

第十卷

讀唐太宗帝範　詰玉璽辭
寓宜楙辭　葛天氏牛尾八闋樂歌
馬仲珍誄　春秋胡傳補說序
吴氏戰國策正誤序　石陵倪氏雜著序

第十一卷

石塘胡氏文抄後序　范氏渫算卜法序
唐律刪要序　儉辭
春秋傳授譜序　春秋世變圖序
春秋舉傳論序　孟子弟子列傳序

宋鐃歌騎吹曲序
第十二卷
雜海遺錄序　古詩攷錄後序
陳氏大衍易數後序　泰階六符經後序
王氏範圍要訣後序　天隱子注後序
急就章解後序　樂府類編後序
春秋釋例後題　春秋纂例辨疑後題
春秋析衷後題　春秋權衡意林後題
春秋通旨後題
附錄一卷
淵穎先生碑　謚議

右先公遺稾以卷而計者賦一詩三文則八總為一十有二而目錄附錄別又各為卷先公平生銳意立言雖疾病纏綿而未嘗一日廢其業故其簡編日盈而月繁先公之歿至是蓋二十六年矣中更兵燹之變士評恒負之以竄山谷間然幸靈物撝訶單牘片削皆無實墜今壬戌稍定士評與弟士諡年皆半百筋力日衰恐一旦即死思或致泯沒輒謀思有以刻諸梓先公之門人唯金華胡翰仲申宋濂景濂從游為最久仲申遠寓太末莫克致之適景濂抱疢家居因彙其稾以屬焉景濂遂摘其有關學術論議之大者以所作先後為序備勒如上餘未刻者其多不啻三之二物力單微而不能俱也復繕謄之以藏于家嗚呼先公之文可謂至矣語其深厚則海涵而地負語其變化則風霆行而蛟龍升語其雅且古也則商敦在庭而竹書出冢四方之士類能言之有非未學之所能盡贊唯刊識次第不可不知也曰借陳諸篇首以諗夫後之人焉男前婺州路金華縣儒學教諭士評再拜謹識

金華後學宋璲謄寫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一

門人金華宋濂編

大游賦 并序

毗陵道士盛允升東游會稽予聞其風神韻異被服蕭爽蓋將自是而汗漫六合者也張君子長約同送之賦用是作遂曰大游

夫何一高士子獨曠視乎八區朝吾車之夙駕兮夕予至於清都仰天路之迢遰乎挾陵陽而與俱迴剛風而顛倒景乎浮沆瀣而噏翡青霞藹藹起而前導兮歘霓霏使後驅桑蜺夭蟜而爲纓第子神鳳離褷以揭旗恍大游之所歷兮撫四海其無家嗜塵濁之不可以止息兮吾將抵乎崐崘之遺墟嗟東轅之我躡兮探宛委之嶔兀帝禹告予以所藏兮鼓濤江之漲雪登桐柏之嶄嶭兮瞰赤城之嶕嶢飆逶嶠而我欲往到兮恐蹙矱之明威欱南轉而翔蓊兮過蒿霍之層嶂放盛

唐之匯怒兮渫魚鼈而躍蛟龍掎巫峽之奎觀兮莽峨嵋之雲松汧丹丘予定不死兮翳羽國以從容習浩歌而西邁兮適金天之沃野遵黃河而汲石室乎王母被髮以竄處兮泰一與九嶷乎貫華陰之幽咀招韓衆而許度世兮固內人之弗違遽翻翅北折而亟去兮出鴈門之嚴寒恒嶽縣亘乎不絕兮縋碣石於渤澥搜赤鷃於遺榛兮戢樓船乎狂瀾俟雞鳴而直上日觀兮吾特痛夫秦皇之艱難伊天地之晦冥乎候陵谷之遷徙遭女媧之降阜兮碩葛少之崛起經陽都之家兮躋王屋之石龍拔河上之靈峯兮擷滦園之奧栢惟小別而千齡兮復一瞬以萬里劃孤島之丘墟兮洞鍊蛞之年紀心委蛇而自神乎形蠖蕩其離淳信吹萬之不同兮恒抱一以終始胡久居乎寰內兮欲絕出於大荒扳建木而與爲隊降兮緫鐵鏁於無傷瞻帝車之中運乎閶闔以上征

屈軒轅之踐伏兮耿招搖之燿鋩引弧井之霹落兮炫奎壁之圖章繙龍漢之寶曆兮儆蕤鑑之神鄉奉眞身於一氣兮卒齊壽於三光宜凡夫之纖濁兮又孰契夫大道而翱翔自放懷於天外乎眇累塊於千億惕世途之險巇兮充蠢蠢之潛役豈眈名而嗜利兮或酣酒而弱色諒金石之銷泐兮竟丘壠之摧積嗟吉雲之鉅數兮嬅步景而我服歎甘露之靈液兮和水玉以爲食彼宗精之有書兮吾尚懼夫骨籙之弗得持藥珠之不遠兮嘉蝌蚪而莫識覷周流而至此兮聿笑傲以言旋燦自然之日月兮攬無缺之風煙壓洞庭之浩漭兮晨林屋之蹤緜龍威蝴蝶而時躋兮實鎮兗咽而遂鮮延霄崢之欲耕兮對非蠲之猶燃嬌大還而繪蜺兮擊小有以鶴翮躬虛無而不宅兮味澹泊以爲淵等古今於一執兮混生死其同歸儼坐在而立銳兮瘞執秋与拍肩眞山澤之一

臞兮夫豈論乎三墨壁九仙固道術之所致兮曷曲謹而究掎驅宴語而往訣兮却永存於上玄

海東州磐陀石上觀日賦

予東游乎海徼兮得偉觀於陽阿登磐陀之壓石兮路崾嶭以巉峩夭雞號而夜半兮曒欲出於重波恍玄幕之沉黑兮慴火輪之蕩摩緪羲和之有御兮扶木爆其將花湫湯谷之不可以里兮屆高舂其幾何嗟世寰之安在兮尚昧冥而未旦睹帝車之邪迤兮耿星宿於霄漢斬島嶼之奮鮮兮盐森茫而滌湯熠閶闔之猶尔夢兮類蟄蟲之惛亂胡乾極之牽掣兮儼機軸之翕張困陰泉之歙炯兮奐熠燧之奮飈滀駿烏之熠爛燦爛兮渴喙解羽翮以洗碭鹹燭龍之瞑燭颯昱乎熾頳煸目頩其方驟縣熠鏡之焚灼炭熺乎瞰人臬客劇濯有光振楯鼓之焱熾炫燁乎北落辟壘嶬嶭前行栢綵

虹之抱戴珥璚于以雄鍇爣爛熠熠綢迺皇想朱鳥之次舍軌度
于谿達蘭蕤可閒熠耀乘寒湧潮水之傾倒推蕩兮散曉靄
霞氣之縹緲彩華迤邐騰於寥廓兮竟瞑眩於混茫繁萬抗
乎氣嘘于惟啓明之獨烱敫遠應之響聲乎遼邈動之盡躍
川后潜精而寋蔽兮海童觀羅以彝侮敫冥飄揚馨撒氣以悲
沫于鴻鶴刷毛扶翅而陵海華琅瑯之瑤臺于瀕鯨山而晝
其煌也閒羅浮之瞷井于浣屋冗而夜其嬌也迅奔娥之狀
策兮惺追逐而莫之跳連也慰會陽之揮戈兮炷盤礴之弗
吾覘護也惟圭臬之可測兮奈隙駒之爲託恒翱明而究曛
兮遂壯凋而老鍊昔聖賢之有法兮寔蓋渾之同天炤鍊石
而凝寳兮僕齒鼈而鑄淵將渤澥之蕩蕃兮淪谷底而迸燃
抑岷崘之嵯峙兮競燦股而互旋豈文身黑齒之俯迹所出
于貫孫壤以相連或淹溢漭沱之遠壓所沒兮盤八國之窮
壖歎巖冰與雪兮曠古莽之解覺帝眠暘重蒸與飛蕤兮
燦奕丘之毒瘴霾烟諒衆人之惰憖兮特蜉蝣之撲緣偉小
兒之辯智兮雖耆哲而勿宣彼凡俗之多故兮遇曙朝而即
覺識旦晝之梏亡兮樹晦昏而暫定紛仕學之攘爭兮集衆
寶之闘迸滛末作以相貿兮徇利心之百毋條奔揄之不復
滅沒兮盡奪特而力攻頹聲儀之恒若溟涬兮庶保躬而固
命詎曉籌而催闘于聲骨析而告靜信爍然而豫知兮韋閒
鐘而深省何顧瞻之不足兮重徙倚以盤桓光已通於一躍
于影矣候於三竿逞暦漠之畢露于屹東壇之巖嶅僉叫仙
之獨往于扼羲門於波瀾劃孫嘯而咴嗥兮撤宗祁以忻歡
頑秦越之邈不相及兮又焉論夫遠近於長安

羅浮鳳賦 并序

羅浮鳳者海南小禽也家君白䲗嶠𠕇挈之北上予嘉其身

負文采拔去幽阻而欲自售其羽儀也是知士之抱道德懷
文章無微不聞無遠不達豈肯久滯於天涯海角之墟而遂
已乎雖然予愧多矣乃爲賦曰
惟海邦之異産挺羽族之光華育火德而有煒控離垣以爲
家迹赤土之重漲眇丹丘之僻遐頎性命之淺薄特艤桓於
炯霞原夫自南自北載蜚載止蜚不妄集棲必倒跱青飾衣
衿紺流介幘信鳳藻之多奇類鸞臺之所使吮夕秀於紫芝
嚼寒香於瓊蘂雖片點之同羣固嚶聖之等美於是本山川
之逈邃簇靈氣之自然胡虞衡之弗及隔瘴癘以能全或羅
氏而弋舉命爲矢以寵遷望上林而奉進跋神嶽以增妍念
安期之育養受抱朴之矜憐守一枝於顚木得數粒於嵒泉
智獻園之可近任鳩微之長捐尚逢萬之攺觀何鼎俎之容
殲當其緬南國之蒸鬱泝古龍之沉陰宜裹賦之尔殊瀲狼
唬之羣昧裸黑質而無繒鸚鵡鶺以弗顧奈屋居之何有望
魚鶬而彝沛胡鷦鷯之種族獨蹁躚以藻繪𢧐湫溴而臙蘭
匪距金與羽芬㦸翠容而自娛炫靈表而罔害特尤物之移
人豈九禽之一類若乃考黔羸之所毓鍾品彙而降祥負英
姱而可賞閟章采而弇彰心恒馳於北闕跡焉屛於東甌薦
董賞之衎紫熾淵雲之辭章偉昧谷之文翟諒備采而有光
逖交洲之孔鷃或聚狂以見戕章全生而特遇肯處遠以回
翔儆遲延於歲月恐滅沒於殊荒然則偶時景之和暢躋閶
闔以擬竚楷師曠之補韎歸冶長之辨語感軒閣之啚圖副
舜庭之率舞犖格磔而應弦勢盤旋而列簇祠爰居而眩惑
奏鶢鶋以咲侮卯偉支而必致毛拂秣而焉樂彼尋常之猥
陋雖離落其若阻相盛德之休明謂萬里而來覲是故士當
貴而自重世何嫌於庳卑盤山谷之巢穴麥朝廷之羽儀抑

天地之廣大抜聖賢於窮羈埋英材之銜鬱忍道德之擲遺惆悵風以吹壁憐寒雪以剥肌屹碧梧而弗實凝篁竹以無枝鼓乗傳之壮志蘊弃繻之妙姿奈負貳之久梏窘保傭之長飢無飛翥於鵬路終飲啄於龍池尚效鳥之吐歎遂歴言而詠斯

歎疾賦

伊天地之常運兮何我生之邅屯羅終歳之奇蹇兮斷一元之沭醇蒂門徑其委草兮凄戸牖以塵塵冨冠衣而不理兮念動履之艱辛揆世變之有植兮本胎氣之弃育學撫抱而多危兮謂乳湩之不足胡肌髓之朘削兮僅側身而于陸別食飲之稀薄兮略鋪糜於鼎餗頓癯伍之同處兮雜悲歡与怫哭嗜寒暑之中人兮遅留滛而癉毒諒勝轎之無巳兮竟沈痼而反覆尚何藥之起予兮幸我神之來復惟聖人之所慎兮儼前訓之著龜信軀命之寔切乎曷戦兢而自持柰表風之竊䟽乎挾冷血以侵欺漸黄槁而瘦瘠兮致羸泗以啟㞐高山巖其傷陽兮痛壞木之無枝廣澤於而積陰兮懼窮魚之弗移儻滑腸而浣胃兮特湯齊之我遺庶扶形而搗摩兮固吏扁之可期當田野之蕭索兮留雪霜之交摯彼蠢蛆之有知兮蜒坯蟄而日閟龍何潜而弗蟄兮蠖何屈而弗肆相昆蚑之名以其時兮豈長贏之多蹶畫無寳而亟思乎疫瘴鰥以忘寐人病攻蠻而戕賊兮世恙灌熏而顛躋狐狸之老㪽乎舞鬼蜮之遺智思病危之或然乎臨淵谷而增惴紛遂古之闢物兮實鉅靈之毓獻精日月之照燭兮散風雷之噫呀實頭顱而上峙乎象山嶽之巍峩縣肺臓以中居乎通脉絡若江河蓋全軀而至貴乎宜攝性以葬遐肯節宣之乖逆乎逆燥衛之賡訛槫羽苞而頁堘兮殆境娯之見加揚

凌梧以攪沸兮雖金石其謂何彼衆人之豐碩兮胡衰我而傲痾嗟世競於塗隧兮獨床枉以栖息矧一旦之即安兮置事功而弗擭悲後日之併無此身兮虛名實而罔績縕萬史之有隱兮曰烟霞之膏肓指龜筴之可筮兮倏桝蹐而降祥彭祖傴僂而下竊兮尚援藤乎若驚援輿辞𨒪以自鑒兮窘霖雨而肆狂漢史病而留滞兮感封禅之徒行唐傑憶而悲憤兮賦索鞅以悅傷頹真材之豈不爾遇兮恍景燿之弗彰筞駑駘而使飛兮繇驥足以待驊况我躬之蹭蹬兮愈遅暮以潜藏惜倩名之未立兮笑鬢髮之先霜抗龍文之鼎鼐兮摘虎首之盤囊吾尚擬夫列仙之可學兮佩丹訣而不敢忘

起病鶴賦并序

予夕多病嘗作病鶴賦以自况蓋言吶然如不出口身退然如不勝衣後雖稍自振於時亦不克也然其稾已不存矣嗚呼予病久且痼其尚可以未起乎起之在我而已於是復作起病鶴賦并以示知我者

伊元造之播物有九皐之靈禽稟幽心於溟渤散縞翅与玄衿掎嵩丘之石室瞰蓬島之清潯盼八紘於一擧曠千里之遥臨然而山多歳陰野積氷雪老松無柯百草肅殺圓吭塞音弱脛摧折赤精曙暗纖趾躄躃胡志向之殊畢尚光儀之迴潔匿平林而羃迷壓巨壑之谺裂是以前詹悅懒後顧褫褫投跡灌木斂影沙坻静非馴擾動若馬羈俳佪蕭索躑躅險巇柰世氣之混濁悵天路之孤危望鴻鵠而不及慭燕雀之陵欺俯爭枝於斥鷃遠絶軌於長離頓雲海之日隔窘稻粱之恒飢幸樊籠之罷𦊓豈繒繳之來施亦何恙之不已延歴年而留𦦨至若高步自怡嘯呼同侶拉颯思奮踉蹡起舞風生則雁曠露隕則凄楚樹青田之故巢睨華表之遺柱夷

采襭於嵩谷寃含粮於環堵馴蹇剥而罕逢遇邀亢以多忤
㘈胎化之尚然睠帝鄉而延佇抗衆彙而不群濯終身之晦
旅於是餌養既久栖時載穿王木內蓄火金外形抏理碎玉
劉除殘腥義門許其才于玄俗惜其齡嫓適武丁之臝篆敎
糇類之藏經服仙人之上乘擁太古之遐齡故能一洗塵滓
直遡寥廓仰拂紫宮廻翔金闕過羨羊於南維窺辟曁於北
落濯長河之奔流凌倒景之脫熻導素蜆之飄揚攖鶤鳥以
距攫驪建木之絶標嚌神芝之奇蘂然後希一真而求固超
無極而磅礴曰復予之本初竟誰辨其所至之垠鄂惟天地
之一指忽古今之紛更人何窮而不達物何悖而不樂將人
物之多變豈禽鳥之異情苟相時而能動雖處困而必亨是
故邦治身出身隱道行奉周旋於旦夕視萬乘若友生貧文
章之綺麗馳論議之崇竑一賜則明珠白璧再寵則三事九

鄕方解放之舊槃燕息我之前騶可無心於祿位終不日而
蜚鳴大舜来鳳於樂奏宣尼致麟於文成剛後毫而興起又
孰不仰德而聞聲

狙賦

我觀世間何異厥狙狙公執技役我庭除投木斲果䔍食飽
腹牽繩拽縲奮躑嘯呼側身翻跌怳儇足跗頫項瞻矅變幻
首顱動目顧指靜顰嚬枺悅悄鋕嘐喲堂盧胡身自童幼被
彩弄雖長跳短躍嬉戲有餘怒然壯强精幹猛驅急捷疾求
智處車輪亦復病苦顚頓困罹佯顛詐死蠢蠢在壺豈敢老
衰涕洟垢涔曲體傴腹鳩杖給扶相彼仕達綰有時趨巧張
鄕評雄跨官衢文馳鯫繢武執戟戈横施木距悄礫牙鬚髙
門縣簿伺候赴趨象戒執卿語詁嘯嘷白屋識铜龍握樞
摸捘唇手舞雅漠持扑堂踞坐呵喝擁騶奔偉彝法鞭梏刻

剗神姦出沒拉蟲扼軀頑貪冥戾盜廢援揄貴与利朝貨貝
其觸龍則驕至跋蹤同塗勝目塞耳撓冠裂裾行遲傑厲泣
赴刑墓截觀屬盛擅尔里閭經營宮室粉飾體膚連檣白綵
負郭黃淤治池魚鱉鵝鴨獵鴨豬茉可必得事在必畱婍奢服
羅酒夜杯杅竊聲絲竹極色靡姝弗農崇曆崖貫積帑自長
及葬鳴弋免罝分房割輿辭帛德櫶齒霜頭顰舌電喘嘘侵
貧併弱欺懦侮愚春花秋葉更斃遞枯先咲後啼去車就迄
胡然比附竟作蹊孤饑我氣力執不乏塗當其為人尚有以
娛殘骸斷倚蠖蛭禽鳥或者為鬼抑又可厭鱗肌角鬢魑魅
嬖魖一時之項羍不汝拘衆人盡然殆不我誣周公之衣勉
强叟晏吳王之矢巧捷速殂身何置網手且狞茶曙云智謫
有是勤劬假靈木客通怪山都雖則多幻盍忽爾初呼嘩莊
世斯矣一區視其有作意在覬覦進雖交禪福禍並趍小苛

可略山嶽弗殊治安何玩兵亂卒殞暴秦殄楚劫越伐吳三
國鼎立材勇與俱龍虎鳥蛇陽陣陰謀五胡雲擾羌羯相屠
弓弩甲旗北騎南艫椎鼓敲枇却敵骨殳攻戰圖棊形勢亢
虛塞關在前債不可踰哀塑在後淪胥以鋪時風哀樂史筆
賞誅醫武無術鑄人爲模天開地闢四海遷廬消物盡萬
世斯吏惟狙技已盤踞自如昔非刻狗今豈乘狐我思世故
何計有無網之成賦用戒薄夫

定命賦

昔岐周之盛禮揭于垂末躅於勾吳延州来之閼博兮兼世德
以作峯兮既禀此美質兮秉兩閒而與俱日朧朧以頡頏兮
遺陋巷而適通都賸文華之被體兮結儁逸以先驅翻黃鵠
之千里兮凋驍龍之吐珠倚山丘其峻峭兮泪河海之盤盂
奇材未得以自致于俗薄俗之淪胥比玄夫為子枚卜于徼

吉繇以弗渝曰心遠而跡滯兮何時命之獨拘怊怊其曠懷
子惕惕以深省收群囂於一默兮守不動於真靜覩象舉於
鴻冥兮混牧鍚乎㽘町胡雅梧之數奇兮彼楧鈍則猶天幸
邅大路豈不可兮莽荊棘使吾騁亦欲逝於空虛兮走赤日
將黑避影韋軒騖以有行兮仍轗軻甘所屏離當世之紛紜
子合自然於溟涬兆造化之無象兮妙樊關之翕張羨生植
之名異兮肖智愚以何常役中心之闕雄兮烟六鑿之披猖
朝奔騰靡所止兮夕偃息況若有亡涵昇騎之淋漓兮吹拈
搖之耿光智而出於神奇兮倏又臭腐不得當遨自古之君
嫩予哀吾生之不淑哂汝形而益臞予怪汝志之弥賊言奮
醷以少味予步踠躕無所投是奮骹斷而衆觀予嗇肯蘖以
蔚躕惟先儒之談王子固卓立以忤俗環車轍而至老子陳
說詩以遭逐問蘭陵悲芳草兮登鄒嶧感喬木懍素衰之陋
虎子緜千祀其孰額彼曹鄶之弗思兮行挾邪如平陸訖黃
老而險盭子攻春秋以阿曲亂晃鶴之短長子銜涇渭之清
濁不羣循於中正子每俛俾以致夫頹覆豈昔吾之自審兮
今獨有此沉憂託松柏之幽蔭兮招麋麞而與儔俯環堵之
湫隘兮猶采椽之彫鏤駕柴車之朴素兮亦炫燿其華軒等
羹藜乎粱肉兮齊衣敝於紹袞窮匪通其不鄙兮賤無貴以
何羞嗤予音之寡和兮譽汝器之無不周斯視聽之既極兮曾
不遇曠與夔麒麟出而野死兮鳴鳳之啾啾幸定分之有
在予肯他岐之往謀何豔陽之駘蕩兮啾寒谷之颼飀諒均
萌之畢達兮雖塞關其無由不吾用則亦已兮況斗絕於荒
陬終越林以燕刷兮夫何乏以自娛

尚志賦

惟太虛之寥廓兮紛庶物之滋生藐予身之中處兮蔚予志

而不得逞竊獨嗜此古學兮指前哲以作程味詩書之醇粹
兮獵道德之精英悼世俗之馳騖兮吾何有乎我行將歲月
之不我与兮亢淹留而無所成沉憂以氣窒兮却立而質疑
攻蹉躓而狹步兮守耶聽謂真矇瞽瞭目以霧披乎黍奇肱
而風厲隋泰華以施髻兮縮長河約之帶翔商皇之睡譎予
叱麒麟使承蓋神若啼而彝勝兮紉蒲鼉乎濤瀨招屏翳予
拥帷予軒蚩尤以褰旆折建木以指麾兮唉睢靈之西邁將
欲往彼鴻濛兮棲予筑乎霄漢亦或悲此覩鬱兮鼓商歌於
逵旦濾世氣之涸濁兮嗟天籟乎塵歎薄高丘以闊遠海兮
恒繳悅而不顧返何僾佪以難進子曰數數而則然顏子戢
而樂道兮曾不滿夫一簞原生濟其居貧兮尚蓬蒿之沒垣
彼豈不談王術兮甘窮擸之蔌艱秉中心之皦日兮輕外物
於浮雲諒當時之消歇兮隨千載猶其替沾吾生之沉抑予
將有繼乎古先炳予室之虛白予纆予文於太玄莽歘歘与
時化予希嚼泓而道存乘騏驥而蹀躞兮登騕褭乎前軒溪
桑濮之嘈雜兮九韶噴焉無聞固泰豆之不世出兮又何見
夫榮猿彼何人哀時命兮每嗟畀而嘆屈曷不尚予之志予
仰孟氏之遺則羨老農之力田予且多種而鮮穫紛奇士之
環璈予雖陳餘其奚邺增螢燭以日晶兮積埃壒而山巍向
汗泥求夜光于經劫火見垂棘惟傳險之版築兮振南箕以
興國亦有漁磯磻溪兮擢赤鯉以予翼挺尔躬之豪崛兮肯
受人之羈勒惇鄒魯之雅言兮建燕趙之嫭御猱瓊靡而我
鬠兮羅翡翠以為服秉剞劂而削裁兮鏘和鸞以游息撫鴻
荒其若今兮觀六合為予窄齊窮達於一塗兮与聖賢而同
域翱丹穴之鸞鳳兮桀九苞之翕艴將秉之以觀舜文兮孰
知予情之至極

索居賦

哀吾生之寡好兮恒孤陋以索居步中逵以自念兮心抑鬱而不舒怡予身之兀處兮撫萬化之殊塗豈衆噐之攸隱兮杳不知其所趍惟世氣之溷濁兮尚蓬藋之蔽塞將奮迅而激昂兮又邅廻以沉黙去衆人之佻巧兮獨恭樸以堅飭紛荆棘之杌杙兮謂卬嵊其縲直肩重任之迢遞兮固邪軒之不力憯泛窮之有求兮筞羸駑且焉止息妲落陽而詠歌兮憑戶牖以悲惻何初日之成言兮乃棄予而不我即披昔游之為橐兮嘗同處乎險艱竟結交以鼓勇兮胥羈圉之違安抗沙塵而志得兮靴弁冕之星櫛既文藻之炳燿兮煙辟韡以為寒卯睇遠而弗及兮莽浮雲之孫湧俯聽幽而若哀兮哀風激夫溪湍汩窈糾其無景兮甘嘔強以此焰徒離羣以蕭颯兮庶神氣之我完折松枝而拂石兮又植之以青蘭

宜道義之攜贅兮肯肥癯之異觀董生之謨王兮且有穪於不遇賈誼之明治兮謫長沙而徑去僻屠販之汙下兮從紛紛而改度遠曲學之肆行兮使吾儒之勢衰古固有此渾肴兮矧予今之馳騖寧窮達之惜懷兮曰美人之遲暮循自然之天運兮芳草謝其萎榮何憒慨之絕辭兮臨萬仞之潭泓數淺渚以濯汙兮樂儵魚之不竊構苑巢其惴慄兮恍若聞乎鷗鵝非山林之忘反兮棄世務之所嬰乎不得以豎指予目又何能以述情困樽散之無用兮託考槃之遺聲永言抱此幽獨兮庸詎釋夫我怦

貧女賦 并序

予春秋二十有二嘗偃蹇不得志因讀史記感甘茂貧女今輝僎燭之語故作是賦以廣之

伊太鈞之坱圠兮敷動植於八紘故女隻其居貧兮乃困苦而不得生惟室家之蕭索兮罹多難之來并空展轉其寤寐兮魂惕惕如有驚碩猶石之不齡兮支墻屋之欹傾卬鼠跡於床塵兮网蛛絲於門楹胡藍縷而不完兮又機杼之無聲凛寒風之中人兮感促織之宵鳴拂敗奩之殘粉兮擿鏡匣以曙明倜叙析其年服兮亂髮髻之縱横指竹筐之桑綫兮箴欲澀而不行亦何心於組紃兮况絺紵之能成挾故黎以假寐兮耿寒燈於珍檠誰哀吾之窈窕兮辛自保其堅貞嗟父母之鞠我兮美衣裳而藏匿紉繡鳳而沐雨兮身乃罹於剝棘忍須臾於溝壑兮豈敢休乎纖織欽一眩其盛年兮繼粉黛而無色羌鏡冗弃踰垣兮謂善淫之為惑庶容徒之可全兮難濼餒其奚卹彼隣姬之纖好兮日靚粧以登樓綴木難之充耳兮擁翡翠之搔頭騁姣心之娛悅兮學遊冶與奇謳佩蘭以求媚兮祗悉嫌之懷憂倚怙寵以取樂兮盡夙

夜於金桐飛瓊觴以媚醉兮秉銀燭而惟遊恨兀兀以獨處兮欽糺淚以為謀細媒聿其可說兮重桑濮之路羞寓予心於溝水兮恐年華之遲暮甘遠棄而不恥兮豈蛾眉之見妬且絕世而特立兮速傾城而弗寤媼蕉萃之或弃兮縱鼓瑟而周顧紛朱彼之柔桑兮軽擲金於汀路苟力操乎井臼兮微隱德吾誰慕繄二南之戡政兮由夫婦之所推化尚及於草木兮獨不撫乎婢婺剝遺秉與滯穗兮豈年登而啼飢儻卒歲之無褐兮何功衆之足為慨逾道之愈遠兮指古人以自期聊援琴而一鼓兮遂聲之以為詩詩曰有美一人兮東鄰予羅金珠兮列紈綺弄姿飾髻兮匪桃伊李朝為春風兮暮則流水曰妍曰醜兮云誰之使見肘決踵兮我樂乎此樂吾之樂兮勿傷吾貧竊之一失兮金屋生塵固隙蹴之匪望兮又何必怨大陽春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一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二

觀孫太古周天二十八宿星君像圖　門人金華宋濂編

大圜沓何極鼇柱屹不傾日月光宗耀衆星森縱横周天二
十八錯綜各有名叢式審厥象晃烱奪目睛東垣青龍呀西
園白虎猙翩飛鳥隼狀怪伏龜蛇精紫宮自然拱銀漢無復
聲五行所經緯甘石知性情上界足官府神人居穆清鏘鏘
還幻怪類類振羽鼻鼯兜兜脚捷蝟蹺獸面須紫衣互駢駢
角鬣紛披髮肯其太白變嬉戲類殺或者發或動威怒流
機旋照臨多瑩角躔次在縮盈縮猶摩過人料絲繪匪世程伊
誰駕一氣得以尊九坑想像陵倒景觀游無層城虛空何宮
宇蒼茫孰節旌毋寧東筆陰溢此埃風伍凡夫本狹見四顧
惟冥濛夜叉冰溢呀雕刻炎徹睚皦女貫絹出狗夫衛驚爭
抵疑列宿質却混殊方泯山神對我悼刻石華山陘海神斷
我畫恨捲滄海歸天神詎可識萬古欺龍盲瞽占世有識畫
史吾笑評

病起讀列子中虛至德真經雜題八首

太虛無停運萬化總一區機鈐妙出入氣質寔殊殊春鳥春
花齊秋蟲秋草枯榮華豈我有變滅倏須臾彭殤何壽夭兇
蹠孰賢愚生年甘肉食死胃委鳥烏吾知形骸在坐此力命
拘抱抱焉得已悲哉天地爐
世間豈有極海外猶齊州日月更出沒江河却同流李娥追
即死童子步爲周蝶蝡生不以鯤鵬肯吾游神華清滋冗巨
靈威蓬丘想像或可到耕佃獨懷憂南方祝髮裨北國鞨巾
來逍遙特爾兮智者善自謀
黄帝居大旗華胥曾然存穆王望西極肆意溁峴崙虛空乃
不關夢覺絕無根感變互起滅精神遽兆寒暑備以迷錯周
復恒懷覺無展直未能冥龍安相墩古昔多睡眠昇臨但步
彝幻化自來往至人寧汝論
世人有至巧何者能自然作裘出技藝行險弄機權孔周神
劍光假師鑄倡妍泰豈計木璧甘蠅觀燃機氣鈞但一乾物
化匪吾鑄洪纖各以正動植悉根天公輸制雲梯墨翟獻飛
鳶微矣孰規矩彼夫惡得賢
神巫善相人壺子如濕灰偷覷巧發舉季梁所弗治一形苟
脫落純氣固妻蛇隨火出石壁淵珠沒深隈彼或聞霧得此
猶鳥飛中心既怵殆外物盡坑鉛靜飛即木葉皮膚類嬰
孩遠矣列姑射吾爲寒暑期
古人合神物蟒蛇恚將迎蟲蟻亦會至鷹鸇即旗旌介盧通
異類含嘶解音聲牧正得兩心狙公識狙情蠢蠢狀牛蛇聖
德泊無名羅來挾犀象鼎行恣信孚淳睨日以蔽物我兩相

忘後世自魚肉傷殺揣自泯
大道無坦曲多歧竟忘羊窮通偶然值倚伏焉可防枯梧元
甚險白犢詎非祥棄車儒著盜鬻風俠攻倡情怒心不滅肯
婚決相攘君臣道未息服食競犇亡日暄疑狐狢肯梟腸肉
梁宜狀爰旌日嗟嗟窮路傍
此日忽過隙居人恒觧散毫毛甚爲我體骨欲求完大盜竊
名爵小廉捨豆簞非由徒所得利義胥事安焉嘗自不辱恭
拔毋庸干時勢苟未至事功良獨難蕭條白麻履憔悴青鮮
冠長嘯吟鳴鶴北風江水寒

送鄭獻可南歸莆田寄周公甫

自昔道術本一原後來雜沓乃異蹊粤從西漢始立博獨守
章句轄專門唐人疏義不改舊宋代理學交相較吾知衆儒
此閒出遂指濂洛爲雄書當時莆田有先達信爾夾漈好弟

昆蟲擇聖賢本根殖訏敬遵固枝葉繁典禮會通尚可志儀
章器數嚼能言居然韋編寒鑽司旋用東帛徵丘園也施五
車卻陋隘方翱千櫝徒飛騫公車奏上久大用屋壁藏在傳
諸孫世家相承幾譜系宗廟所重貴璵璠馬圖陰陽太極秘
麟史褒斧天王尊文𧰼儒林各宗與父風祖德猶光燉一朝
便遷列宿次何事實陽灼陳埴歲晚東將掌我接江城極論
餘空樽海上山川恍可到閩中耆舊咷莫存者尋過從邸關
里驪澤講習盍艾軒至正須求沒墨斷大和定許吾儕續徽
颯翻翻剔橘蠹積霾叫嘯招梅現別悚未盡苦竹雨歸路亟
趁扶桑暾周君故人我同病名郡重席特稱溫尺劍毋令甚
氣隱寸膠曷救黃流渾子魚舟通壯蟠浦丹荔樹暗桄榔村
摘箋送客復有憶卓矣人物撐乾坤

新得南海志觀宋李崖山事蹟

故國今安在新會忽此山蕭王投未盡義所扦逃關典禮存
周法威儀復漢班開濟攻機動皓窦雕爐璞節制通江邏槍
牌集洞發瀧濤多擊碎嶺嶠半棒沓霓渾移宮港惟宮泊女
灣狗流親足歸龍殉莫辭攀黃肾須臾鏈驅馳獨任毅捨攘
殘戍厓設隱磐居閩坼增洲仍隔珊瑚島伊瞬乳黮娃竈域
鹵飲辣轄悽道斷無前擴民哀哉老鮮鯤擲雲赤暈鯨鬪罷
朱殷大業徒舟盡元戎無伎開炎正朝服散貝闕御弓彎繁
僕隨冠冕娟娛泣劍鍰駃騠銜栅象精衛避飛鷳敗氣徒迍
端莫颺欲起壽一沈知有決再睥睨何須去矣鬼青蓋竹武
彼翠髮羲苑嗟唄閣井丹磧脂斑出背空驅令廻軍却算錢
蜀儷家失與襄漢國忘據月照丹心苦風揚白骨積諱儒輕
戰勇機史進降對世述神終在天高淚或潸綺羅歸北府韉
理混南寞毒浪悲滹內陰氣蒼莽間一時磨石雲萬里亂嶽

還

早秋偶然作寄宗叔景濂

我病三月久問言此何時山林日搖落草木欲變衰忽來臨
青鏡何故摘白髮千里復萬里遠我鴻雁期
去年憶吾父羈客在廣州今年憶吾父官舍大長秋漢宮戒
服御周典進膳羞惜哉不得去目斷五城樓
西風吹梧桐一葉兩葉稍故書翻有塵雄劍掛在壁時非合
窮困事到即輝赫除却雙文康行門前少人跡
故人三兩人江北久羈旅舜香古桂風步屧倚廊雨蓴鱸京
有味稻蟹紛難數我欲往從之靈潮正撫舞
悠悠秋夜長夢覺秋月霽有材無及人無學敢求知揮來河
水紋削作泰山瘦吁嗟祁孔宥得失毫髮際
士欲知自重今人猶古人馬卿志封禪揚子述美新當時文
字間萬世竊靡俾董京不可作愁絕歸乎麟
北山有古寺脩竹交天涼蛟龍蟠兩澗鸛鶴鳴層岡心臺月
照白髮龕烟通香可思未可到詠此招隱章
陳生愛神仙百日常病卒手攀珙樹枝口誦䆁珠笈山衣縱
橫披石廩儼傳入何如一尊酒自解憂愚集
自來閑作詩度島與窮郊瘦將鬪醜肉窮或潸搽茅水流苦
間石花亞竹外梢聖愚總灰滅何苦歎哭湖
往者東入海飄然任所如大風戕波浪飛雪洒舳艫壯志昔
尚少狂游今倂無擔登盤陀石畢望扶桑墟

泰山高寄陳彥正

泰山一何高高哉極青天世人欲上不可上層巖峭壁倚樓
綠望中絕頂路已斷石穴上出鐵鎖下垂磨蹬相勾連誰敢
發奇者步步喜若顛一心不顧死隻手披長烟毛髮驚廻尖

廂豹羽族跕墮多烏鳶浩氣剛風摶結虗空作世界蜚龍捷兕鑿開混沌巢神仙道逢四五叟含咲使来前黄冠皓髮傲凡擲野菜素粥鋪盤筵自非兩頓力何計此留連當知仰扣瞍昧雲霄有頂瘦濟不術懾斷漑窅投無躬淵咲兹大丸夫行尸走肉真腥羶段超思家寂可惜李紳戀俗終難鑄擧顛告神人苦乏風馬与雷鞭騰𩅰来縛即縋下但見松柏攀撩數萬仞石稜突屼横戈鋋古来秦漢東封不到此惟聞梁父侜蕭然日觀嗟我恍在下蓬来浩渺空樓船彼云鯨可射此謂狗能牽安期羡門一往不復返文成五利受寵驟貴祈長年仙人自有真至道何由傳述焉能漢追康釰去拄金璫玉珮篇

胡仲申至

白子與子別三載不能見白雲日高飛恍若覩子面我病久不出衡門寄此宴子来尚予思湖路踏霜清當軒坐甫定咲語起我惓漸文十餘篇筆畢禮百練口傳莊泰聲竹簡鑿背寠考論無差異風雅有正變世代弄俗學雅曲極樊衙群羊雖富而草悦射則戰誰其制猶濟或者瓊瑕眩牛毛獨不多麟角時一現朝廷方太平炎海愆馳箭人材需更急徽宏憲無傳終然務涵蓄可以待推輓問子古丈夫何人久貧賤苟我遠遊冠雙眼爛如電出上石頭城大江流一線袖中羽獵賦雲氣掩宫殿燕山去子咫萬里隔冰霰壯哉子此志我舊手脚旋撫劍為子歌張燈爲子宴我其送子歸贈子端溪硯行行忍自令究轉異鄉縣天霜被四野老馬困萬畝聖人猶待時中道匪狂狷魯魚不負子疑傑三萬卷我豈昨賤徒東勞復西鶩

觀陳齊王觀景拄杖歌

山人拄杖手自携滿杖刻畫類土圭春秋星辰本不錯彼啓我附哆駐齊日出扶桑照濛汜南北廣輪定幾里老羲奉駆何太速三足神烏爲之使旦朝舉杖向天移插表測景少參差騏驥過隙不踰影蟾蜍吐波同報時世間借把天機洩杖底強稱量日月蛟螭變去甲麟生霹靂搜来光彩滅自從宣夜無法傳終然周髀與渾天萬萬窮獀尚一律二極隱見仍分躔日南交趾通海陸海中諸星却未屬雁門寒蔚絶龍沙鐵勒須臾羊胛熟天高地遠渺八紘章亥豎亥脚力爭出入安穹是議論經營鮮洛空璣衡我朝華我早一統山梯海航萬國共火燎尾閭侵暑熱骨搞魑魅壓永陳古公陽城一岳臺三十六度增減来郭公新製十五表天下日影無纖埃吾知渾天為中國東南海際殊傾側周髀本曰勾股得崐崘當中標四極茫茫堪輿一氣浮鄒衍九州復九州此蜉蟻子謊大撓〻所説終難求咲我周渾説未定拄杖在手与日覚一行曆術久成書康節算學知何如

觀秦丞相斯鄒嶧山刻石墨本碑

鄒嶧之山在何處始皇立石陟名嶠史籀古文相斯變蚊龍盤煙獨精到自都咸陽制六合曰教黔首尊強暴鎰深擅更秦新法篆籀盡刻周未造稀除井田設汁角邊滅封建癈圭瑁收兵鑄鏮銷凶器斥塞築城斷梟驁當時大開阿房殿熏世永戴黄屋盡胡亥矜慢不毀轍趙高指鹿豈謂孝四殺迎游何功德群臣刻頌直歸秉金兩淪亡竟不守白蛇劍死徒鳥躁荀卿著書本性惡弟子承學愈言老古今聖賢使閣東五三載籍遺煨爆越人鳥駭汝苦兵斷卒休呼汝名盜宜哉東市得具刑斯痛吾儒有名教太平真君一挾倒枯篁野春火就爆篆家法妙尚鈞勒秉木字肥略顏骸陽冰石經欲驚

乳楚金鋤羼猶蹐踏文章謏佞合鐫削筆墨瓌絶強則做小
齋客至無寒具明窓淨几急洒掃後代續刊縱膚淺先奉遺
跡信堂與鵝鼻峰頭不可上魑魅晝泣駭熊豹會尋碣石採
之衆乘興去浮滄海櫂

觀齋謝玄卿五洩山遇仙記寄題五洩山寺

義聞一奇士深入五洩行五洩何處所長溪迷崇岡微風生
天籟急瀑洒石梁金磬賓欲響縞衣瀾迴光綺妓開朱閣靈
仙坐玉堂儼傻即進謁裘衆象鳴璫幸汝得大藥於丘赴玄
鄉玄鄉且留宴熱職勿發狂高座瓊輝旋碧幃琳華張芝英
雜柱腦瑞聞間鳳漿太容揮四弦王母彈八琅羽旗霓幌騫
輔轂騰蛇驤眼珠便爽朗肌骨勝馨香日星恍在下海嶽極
眇茫嗟予頗探勝古路但縱橫青童邈不見寶刹屹相望山
峰挿烟霧潭級跳冰霜棲蛀小窟宄蜉蝣亂飛揚終然雲歸

笈衆以雨雙靈千年或須刻萬里忽扶桑謝卿自獨往嵩首
盡回翔咲株金明草淨頫安可常

送鄭秀貞仲舒炊娃比游京師

鄭君系本自義門門首植表孝義數祖孫九世類一日聚族
千指通晨昏酒食危匝口共飯衣裳椸架身同温家宜富饒
積粟布里或饑寒濟賑殷大宗小宗寢以遵東眷西眷嗚尋
源復除爲下省府令延譽靡閭鄉閭言櫺俗興衆頹不重風
聲勸表猶兹存柚中懷文和所部行矣望關期軒騫然何
許水陸隔越驛喻月舟車鋒鄰嵯邛山岱嶽嫘蜀江那潰河
流渾崘閬崇墉峙雨駁碣石漲海浣蛟黿北州摩沙漠萬里
天邑氣象雄微垣昇平多年正觿康郡國麇圭駢肩跟五柞
長楊劍戟接控弦突騎旌旗翻鴻鳳飛鳴羽未肅魚龍變化
恍相激世途人事豈可測儒術政理須攀擠嗟予昔者忝倰

迨翹足到今勞夢魂無時一去欲迋舊抱病日劇徒丘園阮
郎竹林夕孟秀韋氏花樹春仍無榮親顯已在此舉惜不往
餞空紫樽

戲陵應仲章自杭寄書至賦此答之

故舊何懸絶閑居欲反招幽并風雪緊楚越水雲遥短褐
歷破長鋏寶氣銷門垣成隱遁書櫝到呼樵逆旅呼燈夕備
闖微林朝豪書題香囊論獻薌羌舌焰真熏灼胸兵威鍛
斂衆軒南國鵠解雛朔庭鷳韓運天乘斗嘯騰海作潮荃蘭
驗地寢橘柚貢年凋色釆黄朱撒音鐘徵角韶潜身甘發爐
賦命類言鵝笹仕龕鎭兜攻經教有條泰灰完竹帛漢釉味
簞勣畫品綢毛費鵝場瓜距驕文章通政理道義脉官儫歲
月嗟悠久湖江耐寂寥花濃携酒榼柳密費錫簫制鬲拴金
錫驅鬣駕豬橋流連光景實播蕩別離謠世咲烏非鵲吾嫌

狗續貂呼鵃三頸璞忼慨五陵鑣落落山中桂叢叢澗底苗
依然百將略付与霍嫖姚

富春新創將軍廟成吳子中携卷索題

吳生病起有性聞夢中識淂驃將軍香火乞靈自此揭廟門
醒酒樓櫚雲我曾父讀名將傳氣金焰眼顏玉面漢鼎侪離
強分割楚鋒剽狡輕攻戰天荒地老路不通魂升魄降亂秋
蓬神仙負劒乃兵解巫覡傳芭真兒雄壯夫本合荆州死㪚
祀何哉富春里只今江左四祠無狄公驊亭驊亭獨不恨見
孫江東

題錢舜舉張麗華侍女汲井圖

景陽宮中景陽井手出銀瓶牽素綆鉛華不御面生光寶帳
垂綃花妬影臨春結綺屹層空壁月瑞枝狎客同鴛鴦戲水
池塘雨蝶蝶尋香殿閣風日高歡宴驕若訴床脚表章昏不

窖吳兒白袍戰鼓死洛土青蓋降船渡并泥無波井欄缺半
點胭脂汗緋雪葱心蘭貫吹作塵目斷寒虹飲江鐵

題李伯時寶津騎士校馬射圖

東都天子幸寶津左右突騎多近臣少年據鞍即稱是青物
絳綃不遺鏃前手引彊如附枝後手放箭箭不知羽林劒客
塵霧瀰蘭葡萄腕霄犀駞先朝射技兵恨務舊棚毬門馬驚
躍軍書到夏風噴河使節通遼雪跑幕南宮試士親見來華
下後逢真能蝶澄心一紙依俙在畫家六法猶神彩誰歟醉
駟誰牛津收盡騏驥偞箋蘊男兒虛用懸門孤鳴叫牡我彼
武夫

題姚文公草書杜少陵詩手軸崔仲德所藏

彭蠡東流白決決匡廬五老青閑張我公宴坐展詩史燈下
掀管草數行目睛手熱快掣電筆鉆紙橋明含霜飛鳳盤迴

洛舞躍蛟龍崛強高騰驤當知所貴務道德况復不朽傳文
章中州故家胄子出累代耆壽真儒光搢挺端紳尚色正操
斂葉犢仍謀長籍令鍾王可退讓勢與董賈同翺翔大兵昔
者潰漢鄂南士何處潛茅箐北風被髮盈九水明月眸馬簦
過七程朱學術此萌蘖姚許論次極審詳立館過庭覓兩得
蒐經摭傳喋彈畫聖朝混一蹈海嶽動武難還銘旂常麒閣
鑴詞照百世雞林定價購珠方紺宇琳宮鼎負力豐碑鉅碣
戈垂縱英華爍發永不滅翰墨遊戲所倘佯羅君妙年幸侍
坐安陸遺墨曾取將半披丹繪久舒卷滿幅縈紆若龍藏吾
觀河汾數來往散愧藉退或汗漫備案雉棉未收拾已矣我
公今棟梁

問五臟

我問昔生我繫胎果何神上顱下頂趾五臟交鋪陳胎經已
不足乳湩復不匀黔當不我職粉飾強為人自宜多留害無
以保命真元氣日凿敗客邪作難屯彼何詒而肥言銳勇若
震此何徽而瘠肢骨弱不伸差夫賦命間豈不汝由因我誠
不汝慊罵嗇胡不均五精被我惱訴我蒼蒼旻悦然欲我答
天道汝當遵卑自汝有生驪吹逆星辰紛挂汝生後戕賊逞
汝身心乎本中居與汝相主賓汝何不祗敬狂役類風輪妨
離漸違行龍庸起戰嗔一元竟不守散入萬微塵惟脾制水
穀四體承華津肴饌漬汝口酒漿絕沾唇司稼不上計畀汝
熱雚貧飢腸常九回苦物添荆棘何天不汝錫服用無箱囷
抑汝弗事天寢食失鼎茵天本不病汝汝實使病臻汝仍不
耐病虛羸復善斃內斷但外養果藥聚毒芬金石草木蠹亂
投劑斧種五精恒不寧年冷積相熏寒增熱或壯頃刻異冰
薪當知汝五臟獨不與汝親何庸汝反詰鬬我似越秦吁我

一臓損五臟遂不醇齒牙漸凋黧膚肉還削皴汝徒職汝職
軀殼有君臣天曾盡賦汝造化匪不仁我聞五精言聲聲娓
有倫曰人本之天脾若泥在鈞一時巧相值萬物混無垠聖
慝且同羸毛介與角鱗我惟有心肝是謫横目民心肝既屬
我榮衛盡絪縕漏陰煉滬滑循營酸鹹辛甘汝重役汝汝得
我緇磷蚯蚓尚無臟靜夜鮮唱呻蝴蝶亦復然翩飛媚陽春
彼孚心肝具物性各有循緣納或土化死生從昏晨自今我
即安往不寵亦忍令百歲後銷變為炮燐曲肱便莞簟詭
口取脫膝五精速歸臟大宅燕壺氣張殼書寤走熱中果如
夢單豹好容顏餓虎特汝隣二者乃天道我將何所云作詩
示同黨聊以慱咲忻

題永嘉唐氏清節處士卷

永嘉古郡控海隈東望萬里連蓬萊龍湫噴天作雪下雁蕩

拔地穿雲開自宜逸人以適跡表以清節無留埃吾知出處
本一軌肯使物我長相猜昔人可仕家辭陛圭竇不掃藏崔
嵬辟閒騎驢或市過跨通放鶴絃船迴令人可隱獨碩仕然
馬並駕駝宜隆蘭臺文章上世变梓潢賓客隨塵來就中好
高欲遠引不則希進將難媒路途九折乏險惡巖盤千疊多
風雷直從黃流屹砥柱淨洗黑月收始煤道義榮華異興趣
爽齊駬蹻從鶯飽於焉宜心混標麻況復曠眼窮絃域春秋
裁花色攤砌伏臘釀黍香浮杯何山無蘇採我猜其水釣泳
航灣洄乎居苟求食飲遂至樂晏附客頻推伊子頻譜隱逸
傳恨不徑躡烟霞難裹行傳家即政令虛名擁聲濁根荄晴
容撫卷畫達者老筆寄紙誰詩材人生大節要確々 慎勿枉
築懷清臺

白髮辭寄答陳時父

昔予頭綠髮未茁今我頭枯髮先折董心尚在頳鬚改滿鬢
蒼華點霜雪朝來抱鏡看未真鏡裏相逢頻兩人東都負益
嘆孤劍西郎老康悲故首烏髭每怕不得麦耋揣何膚問裹
暮楓林葉底变風烟蘼草莖邊盧雨露自非神仙劉阮儔世
閒容有幾春秋情知鶴鶴長朱頂浮見鶯蒼曾白頭

黑海青歌

越山山有黑海青長拳快眼健羽翮三年能養未得飽萬里
驍俊猶飛星黃蘆老葦日摧折白鷺文鵝看碎裂腥沾石磧
吹遠風髓繫寒罔教輕雪伊人腕手本凡禽歲晚連樵到上
林鉗奴索賤多侯骨騎士虛豪即侯心晋宮邸嚴身欲死蘇
國雲鎖草如砥嗟非鷙鳳鳥香冥望盡狐狸兒披靡當時本
使探遠鼻兩徼馳兵閒勇鏖南土誰知此鷙搏北川驟見爭
驚跡天蕩薄天垂不翼海青雖黑打可得太平八極無不通

函谷何問關西東

小至日觀三山林霆致日經作

昔在江左國閒人有林霆白衣名上殿口誦致日經封交遷
可驗聲樂洞吾賓爕調久不識民物將何寧前朝百度亂四
鄙長理腥辟王真賛旅兵塞劇建號著龜強占決福極朔甿
形一元不汝體萬蟄安能醒自今叢孔辟茲欲論漢廷春秋
紀茧宮河洛推奧靈日星本照耀川嶽恒流停冉騰狗吠野
播遺鯨翻濱於世或間有匪天誰所令天功巧旋斡聖造務
德刑均萌草莢甲毳毨鳥羽翮和風足氣運化貴多年齡私
疑彼磬錯否者山鐘建徵冬即花紋羽夏回雪零陰陽特擇
灌律呂督驗葵毋繚綬室瑄使叶茅指蓂嗟予偶撫卷默坐
但空廳亟歲聲曆數祥雲淵郊垌羲和不可作會閒猶餘青
董生尚爾溺寰也吾錄銘

大食餅

西南有大食國自波斯傳來人家辭寶歐土善陶埏素餅一
二尺金碧爍相鮮晶熒龍宮獻錯落鬼斧鐫粟紋起點綴花
縫蟠蜿蜒定州瓷巧薄印色闘清瑩既指滑欲墮凝瞳冷將
穿逖我貫胡力直致鮫鰐淵常嗜古器物頗為世所指樸衫
易冠裘盤盂改豆籩禮圖日以變我來豈其然在時苟適用
重譯悉來前大寰幸混一四海際幅員縣度縛繩絙蒙戎航
革船鑿空幾使節隨俗混氏編漢玉堆櫝筥蕃羅塞蹊蹙城
池信不閒服食李瑱還輪囷即上攜鼎釜疇能肩抽袍尊罍
洽盛酪添饕饔當筵特見異博識無庸詮藏之或論價裹此
猶吾氈珊瑚尚可盤磧路徒飛炮彼還彼互市我且我栝圈
角貓獨不出記取亿西年

時儺

古人重儺疫時俗事繪禳歲陽欲改律與鬼瘦羅纔屬神乃
忽肆魅氣併猖狂派僮牽成列巫覡陳禁方席頭敗金目玄
製炳赤棠拖狝毆當疹豆磔鷩犛剮八靈悉震慴六合高褰
張清寧信不害動静維吾常世塗煩除輪人魅更跳梁狐鼠
戴介憤變魑魅香囊煎熬封膏髓蟹剥成疙瘍乘風作囷蠹
抵隙為民殃自從九鼎沒誰使百怪蔵豨突服被帛饑饕食
閑擅盧花散汝体椽栗饞吾腸地膚竟攘去天韓俱消傷神
茶欲呀咬蟠木參不長蒙棋強頹貌枯竹無耿光聖言謂近
戲五祀徒禱煌惜哉六典廢述此時儺章

歲初喜大人田自嶺南遂携兒孫北行送之

下喜吾親返還携稚子行風沙千里道雨露九重城舊帆江
潮遠新裝嶺瘴清長秋官屬盛去可接簪纓
此去知何處飄然惜兩年塵飛馳馬埒雪擁讀書氊日覲蓬
萊外雲臺獻納邊文園寧久病要奏上林篇

溪行望故友黄明遠槐塘新墓

往代衣冠日已賒故山棺槨此為家經荃氣鬭中州魯樂調
辭謨下里巴涕淚無從餘宿草文章可惜等風花嗟茲使欲
酬雞絮日駐前溪有落霞

嶺南宜濛子解渴水歌

廣州園官進渴水天風夏熟宜濛子百花醞作甘露漿南國
烹成赤龍髓棕櫚亭高内徹登梧桐井壓瀉江乾柏觀金莖
擎未濕藍橋玉臼擣空寒小甖封出香霧錦古鼎貢餘聲撼
寥酒客心情酲酒兵茶僧手段使茶品阿瞞口酸鄉渴梅茂
陵肺消誰賜梧液奪胡酥有氣味波凝海棲無塵埃向來著
錄評湯物沈木紫蘇聞弟一

嶺南六祖禪師菩提樹下截髮瘞子圖歌

新州黄梅峙佛場新州獦獠識水香菩提樹閑好宴坐五色
頭髮騰毫光金刀剔落受法戒死瘞藏傳不壞擯迴萬夫
盡棖棟陶冶千聖撤鑪鞴南海標來刹十圍址宗望斷六銖
衣塵鏡本空空即本風幡非動動還非山僧礼拜山鬼護一
花五葉開如故寶纏青絲雪頰烟神珠紺結丹丘露世人長
物合剃除謝公枉矣施鬚髯唐年畫筆石未泐大鑒壇經誰
讀得

夜聽李仲宏說廣州石門貪泉

大界控南海茫然天地限石門屹有限巖瀑蓄為湫何哉清
冽名坐与貪濁佯使軺一掬飲蠻賄即齎抽金珠混寶蛤乳
翠爛相繆鳥文联吐陀器物窮雕鏤劍髮蛟龍悚鐵毳庯豹
怒島屿刮欲竭民夷起争仇聖王不忌遠蓄泉合汝鄙靈若
尚畜偕惡風無時休嘘波半榕杓渴沫萬斛矛氣機乃日變
梧克非人謀私疑勢至極寶不貴所由妖巫挾左道胸儲術
豪酋支祁妄蚖蟒蝘蜓怒翻舟人斃或併命吏商豈良籌遊
將尋泉源纖滓忽不留復思激泉湧豪傲悲以療洗除崐崘
塞疏淪渤澥流一塵了不動六合嚴如秋嗟吾此身小辛獨
為國憂楚茲斥聚斂劉彼畜羊牛馬援空薏苡王陽但衣裘
百世不易操嗚呼我賢侯

北方巫者降神歌

天深洞房月漆黑巫女擊鼓唱歌發高梁鐵鐙懸半空塞向
墐戶跡不通酒肉滂沱静几席箏琶朋揩淒霜風暗中鏗然
那敢觸塞外祆神喚來速隴坻水草肥馬群門巷光輝熀狼
纛家側耳聽語言出無入有凄喔喻妖狐聲音共叫嘯健
鶻影勢同飛翻颯脫故王大猴震燕支熾磧黄沙植休屠牧
像援李官手鬭語驕闕溲谿古今世事一泡茫楚襟越女幾

災祥是邪非邪降靈場麒麟被髮蹲地荒

天台山花蕊石筆架歌

天台高山屹蒼空山神染石填青紅良工琢之手運風聞我
綠葉鷹珍瓏勾芒香動上青故遂與俱流花作骨一雙粉蝶
迷宿硯五色斑龍蟠幽窟古硯南披賴泱灘摩澄鵝眼映豬
肝低寫墨池渤澥碧仰倚書鎮萬峰寒滿案層巒何處所究
陵老兔論功緒錦繡心腸吐有雲舞苔面欲幾為兩翰林學
士花生筆京洛新來花樣出浮花浪蕊一掃開噴息揚雄白
我玄

題南平王鍾傳醉擒虎圖

南平酒行山陰戲日暮猛虎相抱持傑夫醉勇不敢近健手
現出十發挽口乾大喊眼光燦腰無寸鐵起徒搏沙飛石走
風爪牙草折林摧雪皺腳入強敵勇盡力爭形格勢禁過用
兵英雄變化動靜懸寬異偏樓枝撓獷老羆當結叱貔子指
揮六州稱刺史摩挲兩髯淮甸關洪州澤鼓闌城麻少年本是
貧少年狂卒成功奇醉癲盜應有道奪霸柄王竟不死遥樯
鍥一時豪特誰與畫千古畫圖尊足戒投弓弃箭浪紛紛為
上恍穀裝將軍

題袁子仁所藏巴船出峽圖

巴山一帶高崔嵬巴江萬里從天來前夫疾挽後夫推黄牛
白狗遶船開曉風東回水西上滔瀬堆頭伏如象盤旋鳥道
怕張帆汩沒龍淵驚掉槳世人性命重濤波吳暨蜀麻得利
多怪石急流須勇退貪夫險既誤悲歌神禹鑿江江更惡五
丁鑿路空巉嶒舟船可坐尚擬危棧閣能行終淚落嘆茲乘
目無不然直慈平地即山川平喜卑遑卿醉酒長年三老好
獺錢

觀唐明皇羯鼓錄後賦歌

上皇天寶全盛年花奴抱鼓踏御筵頭如青山屹不動手似
白雨敲圓樓大聲嘈嘈忽放肆都曇答臘紛敢前小聲龍
復嘌栽耶婆色雖最可憐風吹宮商欲罷笛月照遲迷徒揮
綺纖蘿不起見秋爽萬杏爭放催春妍雅琴清商却亦吐蕃
部坐伎還相宜拍來無劇有旦盜打破河渭無人烟古先聖
人本淡薄堂上堂下俱宿懸音和氣順遠感召鳥獸率舞殊
漏躡後世肆王寫靡靡朝歌北里因師延迷魂溺思苦究轉
鐘磬散亂於沈淵吁嗟西京已宸極驪望兩海際悔負金甌
一缺遂不補寶鼎大震幾於遷心貪音技日飲甚坐創湯限
空茫然一時戎羌共社席滿耳鼓樂皆戈鋋宋公守正好事
扣書山花奴何數語百年治亂總由天羯鼓遺聲傳不傳

觀陶王度古鏡記後題

王家有古鏡軒氏昔鑄成太一來護治玄宾與群精日月鍾
璀璨龍蛇助威揮萬靈吐真水全體洞泰清然奮出未半冰
片弄光鼎實匣收不動玉麟開响聲有身尚變化無翼欲飛
竹恍然百世後流落汾陰城高士觀即賞胡僧識還驚金鉛
拭膏澤綠碧穿屋樑墻垣照可徹臟腑漏能發涕泣念雞鵡
悲酸逢豹生一朝忽屏跡六驀聯不明狐狸遁陽現魑魅恭
蛇橫皮膚峻刮削骨髓窮敲榜雷風條有作鶴雀敢紛更嘵
吾幸居山狹麻與我爭嗟吾顧渡海鼓鰐恐並迎楊氏雀環
在張公觀劍并同兹訪洞穴渴不振冠纓

葉天師松陽卯山石燕子歌

松陽卯山屹嵯峨滿山靈燕搢蜂窠化生形撲埴土石骸結
渾沌空江河天高地老忽古色海漲桑渝千載黑竭兒含穿
兩含燈螺女泉枯風隕翼峨峨劫灰本島遁上當亂飛穿流

斷依倚殲妖弄伎倆想像洞乳堆蛟蝎元造出生還入死百萬贏蟲郁淂似神仙道術徒銷鮮蝶蝗鳥鳶蠆後亂鳴呼靈蜂定終天棄師法進尚幾傳問何不種丹丘不死草人世食之無死稿

觀淮陰蘇羣履所脩古棋經

淮陰老人古棋經廣陵大慕青油廳一江對壘静晝日三楚結陣鏗流星東南賓客少馳擲白黒紋楸即強敵坐隱縈迴逞旌旆手談劈劍藏矛戟世間風雨長百變身佩安危知幾戰崐河割破半落離派海掃空全局面樂矣軍中有此娛攻城掠野類兵書宮殿寢園綜草莽冕旒章服到鮫魚君不見驪山婦姑三十六破屋數間昏不燭夜來教淂王積薪滿眼長安胡馬塵

觀唐薛調劉無雙傳戲作劉無雙歌

劉家無雙妙春華雙眉楊柳臉蓮花父母衣裳惜不嫁黃銀戲繡鴛鴦紗涇原軍動霜刃起瀾漲塵揚奔騎上宮闕迴兵掃剃棘掖庭敷羅輸桃李當平押衙老有心句曲道士藥如金氈車開幕望陵樹蘇筆簾殘聽死鵲一時刎頸空來送中路贖骸還掩櫬救魂呂覡秦地愁說姓藏身楚鄉費古今俠者天下聞當風灑血即功勳手標長劍重死許薄命佳人淚零雨

東夷倭人小摺疊畫扇子歌

東夷小扇來東濱粉箋摺疊類鳳翎微飈出入揮不停素繪巧艷含光熒銀泥蚌涣移香冥綿屏巒畫散紅青皓月半割蟾蜍蠻霧雲暗惹鮫魚腥徐市子孫附飛船裔然家世雜梵經文身戴升舊儀形對馬絕景兩浮萍殊方異物須陳廷富貴巨舶窺天星祝融噓火時所丁島滄曾變送清冷白龍浸

皮暑欲醒玉階涵水夜撲蜜蓬萊僊人降輜軿扶桑繭絲結緑緹袒洲芝草釀緑醽雷霆巨蟄動遭刑海神惜寶霹靂鄙夫目病臨盧君蒲葵百柄稱使令冰漿無液坦滿餅石榻破髮氣自寧新羅一念終霑零塗情雄尾吾何銘

題晉劉琨雞鳴舞劍圖

我行洛陽大道邊一聲蒼鶻飛上天惜哉春水御瀟去亿作胡兒飲馬泉前山雞鳴夜欲半古劍隨身舞凌亂白光虎躍騰雪霜神氣龍蟠貫星漢望中沙漠衣匹寒舉手何倒髮衝冠痕盧諳動即千里蒯子戲成徒七盤人生豈無志事往僅有淚疲兵獨困守劉曹翻孫營孔融才踈不足多袁紹衆盛空黃河代公土地仍問忠段國風塵謾效戈世間壯士但老死涼鐵沉埋何處使千秋萬歲有金虬恨不鑄淂劉并州

讀書

我病久不出淵床雖我書困仍枕書卧醒即味道腴上下千百載幾然猶貫珠夏商既稻回秦漢漸不如解華口已賤理義究精微但要務真實何心叹蠹魚古人有精力常欲闢廣塗聖文尚埃滅鉛槧當復誰歟志氣銳或者事功趨數行史家爵隨作黃土墟吾誠不及此矯首數以歔撫書賓床上所愧為世儒

飲酒

昔我不解飲病來持一觥一觥亦已醉二豎敢相攖忽然秋毫大況乃泰華輕豈其陰陽是妄使龍虎爭冰盤水為山火鼠火烘城一元本同氣萬物却異情機關有大運寂突通群氓轉移尚不定顛倒尚何營百年定幾時愁賦空餘聲踈蟬起自鑑面目吁可驚試攀松樹枝復覽芝草莖但當盡此酒不在學長生

黄布幬歌

吳中女兒工治紗織成黄布輕綃羅裁為黄幬四角起復我病體清涼多平生受用白木梳人參草席團花錦長吟或似開攻戰大隱金勝好官品上天下地我中央崑崙海水瀉四傍南通炎丘日色熾北委寒凝冰霜披我寒凍此炎煆穿透皮膚蒸骨髓招徠獨鶴風有聲捕還群蚊月如水流金爍石咒可避磨牙吮血尚唼嘬心煩欲持竹奴尉背癢語渴痳姑抓我曾無術蔭天下天如穹廬蓋四野困來一覺少行人夢過十洲猶走馬君不見黄布幬昨日夏去今日秋珎重少陵詩語在微軀此外更何求

夜觀古樂府詞憶故友黄明遠明遠嘗作樂府考録漢魏晉宋以来樂歌古詞

憶昔黄君美如玉花屋青燈雨間宿起翻案上奇絶詞前後

千年樂家曲予方弱冠學謳歌去問詩騷法若何偉兹欲繼三百五作盡娛聲此妓暑統中齊代及秦楚巾拂鞞鐸爭傳譜清商雅部紛然文騎吹鐃歌雄者武心力涵泳到手力抄撮米口力有白髮目力無纖埃時時弄筆便著句花木禽魚古今趣北岸垂綸揚柳枝東鄰著犢攖桃樹自此相逢二十春一朝門巷閒生塵淺殯迷墳凍螿嘯荒廬呼實妖狐顛人世本無金石壽簡編零落安能久藝文著録數百家一二僅存誰不朽一二不朽終峥嶸歲遠寢兜山淵平嗟君尚愛古樂府夜半松風知此聲

觀唐沈玢續仙傳

手展仙書向此朝起予俗病對芭蕉室間半夜雲瑕動出縫千年雪髓消閑說茅龍騎太白腰間木鶴降仁嬌秦車漢輦窮天下望斷蓬萊併樂家

華山仙子紫絲盛露囊歌

華山西望屹蒼空甘露曉降栢葉中紅綃絲囊挹在手赤松鶴馭翩長風太平天子千秋節花萼樓前百醻撤緊珀含光映凍酒猶霜結液涵甜雪問囊經緯何所成桑洲蠶繭五色明問囊噓吸何所似柏觀銅盤抗高莖誰歟獻祭弄輝燿或者貢雲合瀼瀼神仙可學僅沾濡壽祿無期還咲樂古來服食乃若茲一掃纖濁餘肝脾啖蛤蜞飛龜何處覓伐毛洗髓到今兹秋月泓泓露泚泚華山玉漿起人死彼我醉胡披渴羌來顛嫋髮安淂常

諸暨張敬仲家有太一真人蓮葉舟及海上人槎二畫軸胡允文題予亦效作二首寄之

華山青蓮搖上清白玉巨觴凌碧泓太一真人來降精黄鍾斜葉浮滄瀛手披素書悄無聲坐鸗明月逆雲行蓬萊鴛羽

飄風輕宛渠乘螺島雪繁荷裳衣換仙瓊魚龍謄御神嬌迎大游小游按層城君某臣某鎮威獰九宮五福恭縱横呵官備妞靈夔呈闕殿留蹕光嶽爭挽搖蹪芒天路平鞭龍捧跌盧上仙卻金枝蹕騎萬喙鼓杖吹炊奪目睛扶桑暘谷饒羅頓鼇童石室暮飛雲東公西母擁廻旌望中滅沒智若鶩海祇稽首西南傾昌不從之學長生

鄉琊臺上望海門西厲潁洞尋河源神濤八月吐復吞靈槎萬里擁蛟龍風嘯雨蝕硬輪囷若封枝節森鱗根海人嘗奇踏飛揪瓊纓玉弁秋縮蟠乾精熟脯歲饗饕黄龍吐作蜒蜓倚天吳抜首惟却蹲前覷倒景放光燉萬奪鐵鎖拓藩垣械摩者牛執爲犍使織有女執蟬娟箕斗黿鼉湯若數雷公霹靂塚無硯老石支機類瑶琨客星犯漢極怪皆周伯蓬菊厖刼存剛姻浩氣湯尔痕上帝馮怒罪厥閤吐下直瞰扶桑暾

對莊大笑手欲捫及早來歸到崑崙

憶寄方子清時子清久留吳中

一別嗟何處相思撫舊題月明湘水北雲起鳳凰西跋涉舟車動過從笈篋携隣光曰借燭遺味宵吹齏好學螢分照論交雁撐梅丘園心翦荔海國氣鯨鯢卷帙緘酬寄謳吟硯鼓鬻經筌參老易樂府錄鏡聲治法推周秩潭風仰漢綵談玄知野馬考字守家雞望城標毀象天圖誰煒鐫遺文多屐妙契極端倪獨樹盤桓久平蕪眺望低霜林紅玳瑁霧雨碧玻璨屏跡依狐兔銷愁對鸞鷖書投梵夾羹餉羣童鶴搠粟時遐峒藤梢或罥絡龍居硯雪瀑雨路躡霞梯出入恒躋袂追隨幾杖藜竹山香蜘蝸花島繡湖隄尚義開黃始近儒振席齋生徒倩囊肺祭品授殖鶯錦石看還數蒼松倚卻題吾伊朝屢集渾灝夜同稽自謂吾為歌人疑殺似稀中悄真

抑鬱外物總筌蹄蔽序空流邁濤波益倏忽抱奚嗟論雄紉滑膏雞綠映牽帆水紅黏電麗泥娃宮斂細拾甫里筆床齋鶴市歌喉引韁撫鈴手提吳趍跡粉黛趁崖歸珠屋富業連檻園蓄霧潰稻畦占歸仍浩渺結客重踐斯彼此身如寄參商夢欲迷蓬飛甘掃軌桂落得通閨俠眼收丹電仙讖化黍霓貧期金埒騎賤許玉階躋病矣長憂痾閑哉嗷恨睽懷除須不鍋磨刮更子憑本欲睎王貢庶猶禀阮嵇猖狂跡來積轗弱謝畊犂習靜求神悟超群畏俗擠清琴飛有鯉鉅岑驟非飈教鷃傳嘶纖骯髒識榆枌糊芝檗受謫抱璞跀聞歸性命緣窮鬼功名屬嗾奚修途鸞與鳳識抵麻糾覓山谷今安馴青膏古軌珪毋寄枉隱逸華若寄黔黎

椀珠伎

椀珠閑自宮掖來長竿實椀手中迴日光正高竿影直風力旋空珠勢側當時想像舞生態究轉向額裁芙蓉箭頭交篩忽神駭矛槊舞矛長枝窮昔人曰戲存戒懼後人忘戒但戲豫漢朝索橦險還愁晉世柘梓危不窮徘徊細佪奪目睛歘欲傾傾獻王瓔珞泄器從龍堂出煇熿命與兇骨爭君不見王家大娘材藝絕勤政樓前戴竿折市人譁笑便喧城轟動金吾白梃聲

宋度宗御書福王慶壽宮扇

漢家諸侯奉大統會稽故邸王封重嵗周甲子壽筵開賓客滿堂宮扇來據案嬪御侍圖史聖筆遂巡鸞鳳似清風外撲龍昇花明月中誦鏡湖水南國為家日已微禮官考禮是邪非前殿君臣朝王笏後宮父子曳珠衣火德感時尚有扇金商振霽無兵戰兵頭光鐵化降雲扇底生絹沾淚霰自從一辭息婦召根身不見孝崇園越州司户眉勝雪舊箧淒涼挪

忍說

方景賢宋景濂夜坐觀吳中雜詩遂及宣和博古圖為賦此

壯歲何心老一儒束脩飽食有江鱸詩宗鶴膝蜂腰體禮家龍頭豕腹圖三士操琴知爾達八公遺籍忍吾臞吳中勝處多朋故話盡寒宵燒葉爐

寒夜憶吳伯雍摘阮寄歌

錢唐吳伯雍善四絃始乎太守舊曲傳習人風流百世後鏗我手指抱膝前鄰峯孫桐斷羨王神鎸技首蛤嵌腹臏泰綸鈎冰色絲孔羊翎數錦香褥一摘雨摘秋風微三摘四摘秋月蜿頭擲五摘徘徊南國泣楚女歎湘妃六摘俯揚古調韶咸象韶聽來稀七摘八摘復九摘乾旋坤回群龍百怪盡屏跡高如海門潮水飛勞歷遠似天河瀉出大荒零數滴驟如昆

陽戰鬬犀象虎豹股栗亂投戟綫似句曲燕飲雲璈洞簫晚
轉降瑤席恍兮清角悽洌徵騶虞伐檀鏘以起懷兮驪鏗鏘
韻泉折楊黃花空嗌然信哉阮咸出入琴瑟造此法豈用蓬
萊海上觴棹萬里求成連妙得伶倫律呂玄中玄與徒東都
宮大予洛陽焚燒到鐘虡杜夔柴玉各有主宋識擊節餘歆
舜西朝荀勗親校來杜夔舊律多不諧阮咸卻錢太樂論新
律樂節高厲氏風衰當時謂咸神解勗暗解土中玉尺短一
米古來成均雅樂竟沉沉奎兩故塚阮琴傳到今嗚呼今樂
與古樂辟雍老儒悲絕學杀濮巳諭日已繁會純皦繹俱懸
邈南風久不生鳳皇久不鳴歔君四絃我耳清天下耳根無
正聲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二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三　　門人金華宋濂編

蜂分

白日照我牖群蜂亂飛颺胡然立國邑意各擅侯王細腰峙
蘊宅修股負糇糧搜尋百花叢吮飲露液長雄據要剽孫
子孕番昌班爭事建社娗隊欲殊疆秦年賊親戚強壯遷分
張唐朝富丁口寬狹或從鄉嗟茲大宇內盡是爭閱場物生
豈不微翾擾逝其常龍伯數千丈巨軀果何藏鵠人僅三尺
么麼具冠裳肖翹本殊異性命可比方中心苦見役外患復
難防當時一剖裂在壽樊披猖栝囷貫毗毒突與戳刀槍龍
矯豐殷雷虎鬭齒鬣霜紛紜彼楚漢彷彿此燕涼螻蟻尚有
知梲櫨互相攘蜾蠃視乞蟲樹泥穴枯桑天機久已洩世網
孰為綱妄形混衆萬觀物詎能詳歲寒野草死寒菊弄餘芳
群蜂我亦恤矯首慨以慷

客夜聞琵琶彈白翎鵲

白翎鵲東海來十里五里何摧頹一飛飛上青霄際再飛飛
墮黃沙堆少年臂名鷹爵出瘁駿馬放鷹一馳躍與鵲相上
下身佩木弓射必命中中壁雙蹀血蒃毛天欲雪麈雲壓草
地多風衝突三邊有意氣指揮八極無英雄白翎鵲西海去
千里萬里何軒翥一飛飛上賀蘭山再飛飛過鐵門關少年
領強兵乘勝即轉戰戟頭吹火光旗幟舞秋練手持生鐵刀
空城鳥雀盡死麏麇瘡痍無處避角觜啄躅向人號收拾
廣輪幕郡邑肅清星斗靜波濤白翎鵲東海西海都驅霸太
常占見日月山治定禮行功成樂作大雅清商久寂寞鵾雞
邏迤多猜索上林花開早浮豔榆塞葉落終迴薄一聲高一
聲低一聲悱惻百禽豹一聲束縛千鯨鯢白頭漢士聞先拍
青眼胡兒聽卻啼君不見康崑崙羅黑黑開元絕藝傾一國

若還賭我白銅觶二十四紡彈不得

陳彥理昨以漢石經見遺令承寄詩索石鼓文答以此作

橫山先生多古玩太學石經分我半魏公世藏濟州本金石錄中還散亂當時愛奇巧收拾筆畫昭回映雲漢流傳到我乃不遠虬甲鳳毛真可悅自從得此未有報岐右石鼓天下觀昔則敲火今斷臼駱駝載歸石盡爛會沮以後即史籀先代遺寶列圭璜中郎變篆生八分二者不敵何足算先生嗜書出法帖青桐至辭手既擘漆書科斗不通俗蛇蚓蟠結強塗竄先生博學抱聖經英育繼晷目眈戢韋編鐵撾尸皷傳鄒魯精髓合渙貫國子門閑塵沒城遷菜閣廢草堆岸春秋徒聞肆可假道德詎信携能換古今所重在周典周史面目極嚴敬聖心不死不在石日月行天旦復旦吾家故紙本不惜驪頷有珠吾欲假向來見寄亦云然焦尾之餘爭先爨先生安坐莘勿歸歲晚相逢呋柏棠屏除詳事不須說好與吾儒峙楨幹

小園見園丁縛花

我嗟衆草木高出陵雲端叢生或滿地品彙可不究山園我我時作此小屈蟠龍頭何其盍鳳翼乃若千胡然費化育任意騁雕刻均萌欲旁達節目然後攲縈迴挾炯彩切剝戕兩癡立身既不直生理寢周殘春陽彼一時花萼黃白丹歌謳雜舞吹酒炙飯梧梓歲晚忽焉至北風吹汝寒皮膚早蝸蝕骨髓腮枯乾聖人治天下萬國無不讙視民本如傷動植總相安刑名竅雷霆觚戟血波瀾廟堂苟失策閭里轉窮彈彼哉彼園子此況儒冠人生但心動若虛得體胖教方即移汝前有蒼蘚壇世非郭橐駝何以垂鑒觀

題錢君輔哉芝圖

我聞錢子古丈夫早歲喪親伏墓廬血淚迸空百草枯神芝挺拔黃土壚一莖三秀燁以敷圖釘寶蓋屹相扶醴泉灌注含膏腴紫雲覆護連根株山靈地媼俗敵行鳥鳴獸躍亞蹄吁削杖直経麻布襦毀容瘠服絕復蘇孝情有至貫斗樞丹木榮華孝之餘里閭耆長起嘆吁痛心疾首殆可摹夫孰非親堂上居日嚴稚敬本一軀夫孰非子膝下娛風樹悲撓常待子愛生哀死自古初德粗辭腐俗易踰剝今宦與顏向陽較計無異遺具儲誕新妻寵愛薦兒酣酒嘗炙醲梧杵喪雖在身孝已渝天監厥祉天亦誣信哉純孝與世殊史筆直此合特書表冠所剗今不無朱草有神錫爾孫孫玨玉樹豈得如伐樹恒華五嶽都玄黃赤白擁丹臚列仙山澤或珮耀瑞不為孝徒區區天寒歲晚霜露濡慎終追遠在我儒匪丹伊青繪此圖俾有過者尚式車

題天台山張節婦卷

古人重首教夫婦係民彝自從初御輪禮有親結縭百年生家室中饋務偕隨溘先苟不待從一辜無虧世途日趨下貞節誰肯持於焉見菅蒯早歲哭魄惟奈毒守几席起算毀容儀旦夕執醑奠春秋動悲思病姑坐堂上躬養救危厄難獲侍床側慈訓我書詩奉老當以終撫孫敢如遺白頭誓不爽黃土詎有知我生何惻惻我死匪吾期惜哉歡娛際梢我少艾時鸞鏡塵已蝕錦衾淚還溜史管獨不煒春茉忍為私回之念三季似此實女師谷風歌蕣華行露且陵期詠歌可勸諷開卷為嗟咨從来秉彝地不廢柏舟辭

題彭雲溪南安軍新建東坡載酒堂

南粵故壖堂竹癖東坡嘗遊海砂註瘦山癭木環為疆生愁

執撩共舞翔良辰勝日倒梧觴蹊蛇如盤盥腥鄉前列荔丹
興蕉黃蛾媚英氣壓四方自來金馬與玉堂豪邁絕俗觥犢
將雄跨九州看毫芒攀視一世執雁行頗驅塞剝白首郎趙
壹坎壈抱蜀腸天欲勞兩使望洋一身去國不得藏山川烟
霧興耿光詩名道價極焜煌有美一人婉清揚俛仰陳跡闕
新堂歲時桂酒酣柎拊鼓輪羽蓋頎桑嘗和丘鳳鳥翼方驤
汪野龍魚負蟹窠鳴呼使君漢循良嗚呼使君唐辭章高山
景行此相望一時短矣千載長超然被髮下大荒
貞女引記予所聞於蘭溪錢君明者
北方有達者官守訖關壖一哭侍盥櫛千金得婢婧晨歌雲
母悅夜舞荔枝筵春桃獨不艷秋柳還無年於焉椽筭毀遂
以禮覲遠音容詎可睹涕泣空餘蓮幕掩但未殉床第更誰
妍越鸞悲掩鏡齊雉痛鳴弦人子當盡道哀生敢移天手澤

尚不忍家風豈其愆吾何惜吾軀汝懼辱前先郡庭給過所
江驛遞歸船郵兵即前防纜卒復後牽時時數斂珥處處嘆
衾氈心堅務玉白鼻截愧瓦全指波著重誓抗節脫餘涎世
故日已下民彝孰能然狹邪情汝汝絜桑濮妓安遷關氏弄琵
琶青冢俗曷鐫昭儀出感業枏辟競多鞭況茲大丈夫自許
古聖賢百行偶一敗反經欲稱權疇知生死間便見蕕與淵
吁嗟此貞女儻或經史編
得大人書喜聞秋來自徽不刺復回大都賦寄宣度高
一紙江南到屋扉高秋漢上奉宮闈金徽駐驛踰唐塞鐵勒
鳴弰接漢畿縶袁行朝曰贊王蹕林望祭類游衣明年草賦
呈親去想像汾陰鬯侵歸
次韻柳博士五洩山紀遊
首路東崗幾屈蟠青天束峽望來慳林多麻豕山為國謀有

蛟龍海共冥客子杖藜依樹石神仙樓閣幻茅菅吾知此處
宜招隱詎識淮南大小山
日晚行呼野鶴群山溪五級洗嵐氛虹霓射壁從空現霹靂
搜潭到地聞桑苧茶鐺遺嘆雪偓佺藥杵落晴雲飄然早已
同仙術老我曾探禹穴文
一點剛風削玉巒仙山肺腑閟重重眼穿上界成官府舌撩
西江得祖宗鷰嶺雞峰潭未到龍湫雁蕩豈多逢年來卧病
吾環堵負却詩家九節筇
古越名山亦阻脩遙空縛下紫金虯孫生隱在閒長嘯屈子
騷成賦遠遊魚鳥從容還自得龍蛇混雜不同流自今便欲
鎸崖石俗駕能來尚掩羞
方景賢田閒吳中水潦甚戲效方子清儂言
客來自吳土示我吳儂言吳儂歲苦水謂是太湖翻太湖四

萬頃三江下流洩疏瀹久無人坊汙與海絕東風一鼓盪暴
雪如頹城屋扉蚌蛤上畦畎魚龍爭嘉種不得入種亦恙爛
死民事何所成食天俱在水富豪僅藏蓄官府更急糧負囊
徒轄饑妻子易從鄉散行向淮壖隨處拾稆粟雖然遠鄉土
怨可守窮閻東吳本富盛數歲偶凋殘世非欲薾然官曷任
廟冠國家自充實財賦有常穀給復當我及安寧到難狗何
人講平準何人識河渠荒政固有典水利復有書龍蛇方未
鬪鴻雁尚在澤縱令可還定何計免溝壑何時水章退我得
刈稻禾水退泥盡出草稿更撈搬我思告朝廷來歲不可待
毋廣水爭地便放江達海害令聽我言我欲辭儻憂所爭但
一水民氣庶令蘇自從唐季來吳越無兵擾至于宋南從淮
劉此都會大田連阡陌居第擬侯王錦衣照車騎玉食溢酒
漿居然甲東南遂以侈濟侈措克自此多凋瘵亦以起天穿

不汝恤有此水潦溢要令決土瘠民得生善心豈惟生善心
且用或格克柔詩觀民風頌䠂太史職

題毗陵承氏家藏古錢

我觀泉志頗識錢古今錢品不一傳歷山鑄金吏麻紀泉府
職幣開其前五銖半兩日以變榆莢鵝眼爭相緣重輕子母
信有制周郭肉好俱完全吾知聖人利世用要在百貨得懋
遷農夫紅女實不易尺布斗粟儲爲淵嗟哉後王弊自此竟
使匹庶握利權剪皮鑿鐵爲莫禁孰鐵陰蘇慳稱富國儲何
當調度是氏食奸是誰筮先潛安兜神欲著論貝街富貴仍
開劉右卒銅工各鼓鑄偏爐盜鑄多煙煤一朝變通別改幣
錢盡沉朽徒埋船承君好古此收拾實玩有若編將然大貝
南金特齒犀元圭博璧同珠鮮漠官受一例貴區晉士掛百
酣松樓白水真人嘆有識上清畫手猜非繼古錢勿用幸久

聚古貨難責空精熟時能攬摩却繳夢坐與飯滿牧饑渴世
閒萬緒果可盡床脚一雙蹋欲穿試看鶯唯錄是廣何似揚
州騎鶴年

送宣彥昭北赴京師

去年春風來我已送子兄今年春風來我復送子行大江多
波浪兩雪塞路程老河貫梁楚汴泗劉濁清梁山匯彥津荷
藕欲柚荃漳流直達海頭菱蒲縱横飲饌去鄉異市遭寒食
錫賂從到處闘騎驟上林鶯啼鄰示四方賓客集百城白獸
雜戟鼓紅鸞擁旌旗乍見須驛馬再談遷公卿紛然鳳鵠集
恥作蠅蟻弄况子昔我學自期可侵莫平時撫硯匣盡夜對
燈檠古今更成敗擧古即深評北南殘水陸肆意勿避征子
兄特精幹胸次有甲兵被服抗俠窓蹈攀柱俟鯖咲披鶯翎
論修鍊手所謂錯金琵琶楷鉞索發奇聲二難苟若此何地

不鏗鏘貢生彈冠待王餒倒屣迎上書合自銜媒召使衆榮
尚朗施被閒歸作開巷深嘆吾久抱疚望子但目瞠曰之念
吾兄遲子謁國費吾見早失學所至類孩嬰幸今得好友庶
弟謐焉訊前劉川海棠紫菜亂垂瓔起揮雙玉壺暢此孫翎
情當知子頗欲本不慕肥輕行哉自此遠谷口吾躬耕

白鼻騧

白鼻騧白鼻騧當軒迥立噴風沙名驥留良定北土塞騄素
價猶東家青松縛柳曉安阜紅錦裁鵠春嗅草支遁心獨愛
神駿伏波骨力輕衰老去年禁馬無馬騎天下枯馬數馬皮
浮甚卿閒萬里足咲傲品秩千金羅幸哉漢武重備政往矣
倒朧真擬鏡立防戰備要馬稀蔽留民衰須馬盛向來河隴
色爲群日極川原亂若雲稀人徒行赤足恤世間騂騧何由
得

宋景濂鄭仲舒同游龍湫五洩予病不能往爲賦此

知爾能攜一短筇寺前突兀定何峰九天曾嶠來飛鶴三島
樓臺守蟄龍閒欲嘯歌先日往病嫌登陟轉身慵西源山石
東源水豈但渠家有赤松

諸暨北郭潘節婦卷後題

天地昔立極聖人本有防辟之制洪水瀦蓄以爲常不然遷
汜溢隨處恣披猖終將大節挽窮我彝倫傷南州彼何人北
郭潘新婦颯年喪所天臨鏡毀膏粧春秋奉饋祀暇乃治蠶
桑豈惟育稚幼抑且禮尊嫜尊嫜曰已老稚幼纔成行託孤
生當盡從一死則藏粟時或華背促嫁更衣裳譸悲責求容
畢命松栢岡世人如輕塵風至即飄揚我身類完玉火烈愈
煋光自來蒼崩俗曾不異姬姜毋寧窈窕化孝敬著一鄉一
鄉尚謂狹千載頓不長吾其撫野草可但感嚴霜起採膝閒

琵彈作雙鳳凰鳳凰不再下寒月照屋梁
送鄭浚常北游京師浚常浦江人其家自冲素處士綿至今九世同居人以一家三代称焉
治世日少事朝廷正求晴信哉男兒志觀此萬里天一行本
不易當路即翩翩親朋送穎猶儀從戒舟船自裁適時服年
貌逞翰妍起吟俠游傳賓客務相先功名抗雲表氣縣當斗
躍心馳上谷塞望極黃河墻向來全燕地碣石遠相連只今
帝王都閶闔儼在前嵯峨廣寒殿嶒嶸神山嶽巔金波水流雪
翠煥花滿烟楊柳十二街人家競鞦韆騏驥八尺龍官曹耀
鞍韉陸煌許霍勢燦爛春宮權傾身衛風動炙手還電焕春
書盡徐藩希寵巧攀緣匪文談禮律伊武學兵鈐牛毛豈不
多麟角獨爾專屠狗或隱市探驪盡沉淵世方重孝義本徒
況錦延家規既建立門榜復旌表居且百口僮指亦及千
跡玆乃政令得不貴貂蟬吾知魚儒生文物但炳然美哉萬

石君惇樸眞可傳須令便縹囊勿直待硯穿歸來使者傳詔
却別時送僕子日以儂一夕三四遷病餘兩足弱無異嬰孺
鉉治田徒欲跳服賈特攀牽里閭不過此磨滅疇能鑴
喩東泉學遣止酒自書止酒詩座右戲寄
何故欲止酒自吟止酒詞酒何負於人杯杓遠不將我雖不
解飲見飲輒喜之何疑酒亂性屏去無醇醨乃言執適要危
坐息步馳行思駕羽輪久矣夢肉芝飄颻寄爐鼎龍甬檀崛
奇狂醒不我毒彌飲非吾師然然彼先酒昔者杞狄儀咲樓
金叵羅倒著白接籬常人溺妄境世慮動棼絲爭如醉酩酊
得呂混希夷神仙别多幻狡獪無不爲遨遊市舍長謫譜酒
家姬唱歌便爛熳冠珮任傾欹吾知麻姑過解與陽都期惕
哉學仙侶身若槁木枝云胡千鍾量政類斷乳兒歡伯却恨
訴麯生亦嘵否丹室尚恍惚醉鄉終奪遺萬一君上天酒星

思君鋭抑且若得封酒泉須移竹溪清風處萬里落照時
二子豈不飲千秋長若斯
卯傳士寄詩張如心朱仲山方壽父益憫鄉杉之凋瘵
而嘆友道之寥寂也借韻和呈
憶昔獻賦蓮來宮達來聖人日月容雖隨晴材集北闕競與
懲逐歸東叢朝耕暮耘但力墻蓄藿飯非空尸瘝俗方同派
見蹤踪國有歷騁閻飆颯遨游自知喜俠行學業何得觀儒
宗多年僅守蘚荔雨昨夜寒感梧桐風私嗟洋芹宰可采況
復鄉梓宜吾恭斷然祖豈洙泗異薛亦執謂露光同略去皮
毛馬將貴貴餘角距雖揚雄似公誠明特造理愧我篡剝真
雕蟲前脩江曹數學謝大羞遠或傳誰瓣典胄終推道德富
銘功更許辭章豈惟其草玄志準易宵以乞巧比送窮孫康
螢藥敢我麥雷喚星劍須相從當今耆英誼與在獨不教載

醫吾逢千里黃河屹砥柱一聲霹靂繞群龍
贈吉父庄上觀漢陽大別山禹柏圖
大別名山如伏龜大别古柏如立犧舊聞夏后手所植直軋
南國無達高洪水曾當浙洞極聖躬乃此胼胝勞乘舟亂衡
地可盡作貢玉豪天爭高一時栽斯託所歷千載摩撫嗟其
遭本根盤拏屹屑崛峽葉挺拔森揖旋凝日吟風僮趨阻歟
稍徹雲靡泰稷復行百首影弄月睨藏鄂漢聲吹濤信哉宜
盡欲等壽材比杞梓終稱豪屏除擱附庸豹泣鎮顯要恐妬
龍逆匠石排細却應奇萬工暉龍穿雖舸吾知嘉木辨爾雅
但惜芳章遺離騷平生琢轍苦未到章此畫章何從揆豈非
神明護正直使在方謨雄城壞樓飛出墻尚久特巨櫟蔽社
猶堅守惟兹所重有聖應坐見餘物真秋毫自來劉李當宮
室命下剝蜀句土毛一株一枯驗世道勿翦勿伐臨江臬穆

渺茫黃竹詠東華悵望蒼梧跡逖然萬古萬萬古西望嘆
息同霑袍

寄吳正傳

日晚天寒慣散衆西南日盡徹江流養生有論空成嬾於隱
無賜却好游雁鵠吟風燈照机蛟龍羅唇鮒鳴鱗平生自笑
飛騰暮牽矣心猶與道謀

觀莆田劉公掖垣日記後題

炎正昔中潰王者遂南服四明有史氏三世秉國軸人君恩
稠疊祖父勢熏灼傾家與攀附快意即誅戮幸極遭大變何
苦圖起復雖然承天寵海不覆公練諫官奏疏上胄子伏闕
哭所當終袞絰弁許觀黃屋時惟我劉公草制方儤宿掖垣
備日記宸聽煩再讀相門恒出相耕釣亦可卜國事非家事
等忠同一躅北風吹天地滄海斷[illegible]瀆浩也讀不戰長江境

彌蹴彼嶲乃弦張名闕將廢逐夾攻既通使俠笑豈遺鏃棓
釁及燕晉洗蕩到遲穀兵威偶小振相業竟難續宴安爾江
沱類檉栽姑親人材還如此王氣合終歎從未論國是獨不
懼國覆盡棺久自定荆棘忽蔽目望斷入公山功高九州喟
回首百年間遠哉遺國錄

樓君孫北游京師予病不及往餞歲晚有懷并寄彥昭
淩常

日晚北風起少年方遠游排佃上谷塞眺望黃河流崢嶸十
月冰升色壓九州陬煌大明殿御道接龍樓時巡向灤水膴
雪擁薊丘前驅鸞鳳旗後乘貂鼠裘尚食賞宴飫教坊舞侲
百官嚴城邑駝馬盡歸休自今帝王都想册觀周都凝書
傳聞不謂秦漢優何家非許史無害不校鄰投輪即雨集揮
袂遠雲浮東航扶桑陰西崦崐崘喻隙變化指顧興錫竟立言

收文物彼洛與上音吾越謳私將龥禄志勇赴隨陽諆隨陽
即澤雁飭禄豈梁驚美王獻剡璣精金鑄卷鏽出門亟裝束
行路肯滯留布韋謁老耋鄉里准田疇功名幸一遇蟪蛄尚
公侯學問敢强飾黍稷侍耡耰當今竹帛上直與先達侔毋
使螢燐光爝然寸草秋嗟予久抱疾餞酒弗及籌念尓忽萬
里征憂或見求宣生頗俊逸鄭子復綢繆趾高有捷步朂正
無昏晬早看拜家慶異詩動哀旅傳車定不礙闕輪便若抽
杏花開如錦楊柳滿陌頭去時小兒女來誕真驊騮

偶閱昌國志賦得補怛洛迦山圖

甬東東際拄東荒蓬萊北界跨石梁天風吹來黑水國海雨
濺過青龍洋寶陀山高峙孤絕妻財洞近爭嶢裂黃金沙上
結香雲白玉樹花飄舞雪扶桑島上接鯤人棋子灣頭望馬
秦安期先生脫赤舄羲和女子扶朱輪晨雞鳴聲日觀立老

壓樓臺潮候急釋迦方域舶船通淡湯世家宮殿濕君不見
海人稽首扣海隅皷鼉不動護仙衣戰竹旂幢何處所眦陵
頻伽獨飛舞

送俞觀光學正赴調京師

崐崘東南劃九州山高海闊峙以流齊秦相服一介丘梁魏
何有真淳涵天邑當中控四陬先生去矣不可留二十起家
令白頭獨騎騏驎誦春秋我無糧食無車舟出門咲看雙吳
鉤神氣化作青金虬大江有路通淮州汴河急下蛟鼉愁呂
梁彝洪壓黃樓故墟荒草項與劉澤蛇臺馬一戰收東連鉅
野荷花稠泰山凫繹倚魯邾北泝衛漳冰凌浮滹沱碣石帶白
溝田光荊軻尚矣燕稱龍屠狗何煩求天門蕩蕩開長楸日
暮道遠吾肆騮誰將遇者多公侯眼中勞者問所由南上有
客非常儔百年文獻尚汝優公車奏牘章早投孔姬禮樂正

傷搜擩婁譁智慮前籌祖朝內權宜興謀庾信詩賦俱雕鏤
朔風吹塵織冉柔坑床煤炭手足柔韭齏豆粥却滿甌真珠
滴槽酒或篘伐狐燁兔進庶羞妖歌慢舞陳笙簧老當益壯
在此游遨曹已似執恭酬兔蹦一飛即掣韝先生去矣聽我
謳悠然獨酌更馬周長安索米毋庸憂

送宋景濂樓彦珎二生歸里

我生本孤陋偶到越江頭如何彼二子直泝越江流子來我
欲去子去我仍留留子子不住送子使人愁我且與子酒西
風吹子裘問子何所學將通曾春秋聖心久不白聖髓空剪
摟聖經但至正賢傳相戈矛晉臣忠如預漢士澈有休鼓揮
一王法褒紬五等侯經筌未可弃墨守或爲讎我今豈謂能
子牽與經謀嗟我何學半世成佬游焚膏故自苦奏橫不
見收我迂世所誚我病我難瘳子何不即速訪我東家丘我

寧不及子請子更歸求毋徒撻苦克亦莫變淳漓山鷄伏鵠
鷇我尚與此作曷我敢不力前路無滯騶

同陳德壽登卧龍山望海亭却觀賈相故宅或云越大
夫種墓在山上

昨日新雨已行登卧龍岡衽衣忽我薄絕頂極寒涼鑑湖水
自涵蓬島屹相望神鴉弄落景海屢連扶桑前朝尚未遠列
甸或稱疆王孫只草綠相府空蓮香髙朋豈有蠍土木竟爲
殃興衰一以變貴富何能常山靈司霸纖古隧閟兵防毋寧
甲楯棲卒使良弓藏哀我大夫種直不脫劍鋩荒雲但墓穴
烏啄却悲傷功成偶不退若膽不思嘗炙手既可熱重奎果
何光史文章明白忠死斯不亡蕭然北風樹爲撐鐵石腸

賦望

天地常育物爾何爲蠹魚形不在澤藏我萬卷書於茲灰

家間偶値神仙守咀穿以百餘蠹化何容易多應直如髮亦
或圍中规天星必降氣仰望固不移惟人萬物靈耳目鼻口
具曾不如彼蠹攻由不學故童年便有習白矣尚難精人書
兩無涉物我每相爭誰其希聖賢竟自雜奴虜聖人不汝棄
使作龍與鯖太虛但一理元造豈偏徹竹網回兩蜕橋囊得
風飛神仙非凡人物化乃同測何哉我瀛蓬獨不插羽翼張
郎不解事強欲學神仙醉生且不悟寡死更茫然起看蠹魚
飛明月秋滿机汝毋聽我歌笑倒抱朴子

同吳心傳詠龍叛史小兒高馬圖

北平蒼髯久不侠伏波矍鑠空持矛并州小兒十歲許雙足
健走真驊騮金鞍玉勒紫繡絡肉駿風鬃雪斷鮮娜衡一躍
自矜驕血氣赤完先蹴躁漢皇神武駕英雄西極飛來八尺龍
城東鬪雞亦尚可磧外鳴劍吾無功朔陽却照長楸道白髮

莫官泣枯草悠悠寧益與騎旗先矣驊騮那得知

浦陽十景

仙華叢雲

手倚最高一渺漫山神攤出玉嶺屹光僊道者祠星室跡破
樵家斷無壇石笋撐空穿宿暝天機織素掛餘寒俄然喚醒
西南雲怕作松州徼外看

白石湫雲

燭上南山最上頭朝膌一點使成湫巖腰動石風初起海眼
輸泉雨欲流蜥蜴含珠光照夜靈霆挾鐵黑沈秋明當去抉
騎龍叟直到扶桑第幾洲

龍峰孫塔

老眼前頭尺五天真龍角上正攀緣覘櫳白馬馱經過想像
玄鯢護塔眠梵唄將回知磬絕神珠欲隕見燈懸何妨宴坐

初禪界纔𡋯紛飛即大千
寶掌冷泉
作檝山寺木雞堆老僧千歲喝㸌開天從白石雲根出地帶
青泥雪髓來竹影自深斜照月魚腥不到半巖苔世間多酒
知多少可待金莖露一杯
月泉春誦
古木叢中息世諠先生力學掩溪門危絃未絕人須聽叢蘭
多忘我欲泪白兎流光今石色蒼龍攤沫驗沙痕從今更浚
源頭水莫待投勝與敘渾
潮溪夜漁
昨夜寒潮與此通荒磯尚跡百川東行依柏樹林頭月釣拂
蘆花嶼畔風掃竹便沙魚亀短篝燈瞭草蟹𥕢空太公遠矣
吾將隱赤鯉何書在腹中
[illegible]

南江夕照
偶出官橋尚落曛許家觸景謾紛紛彈琴在峽驚聞澡客畫
為溪喜得雲竹篠晚孫樵弛擔沙根秋短牧歸群道旁更有
枌榆社欲脫簑衣錯酒醺
東嶼秋陰
幾點晴雲着樹梢寒山蒼莽類城壕鶻豚日落聲相接鵲鵲
風源勢自高小徑殘條分嶺脊平疇淨綠帶溪毛朝來雨足
多秋意幷上無人事桔槔
深裏江源
半逃山根但一窪眞源鑿破杳無涯清澄灌或於陵圃窮寃
尋猶博望槎積雨衝隄媧自國微煙碧落渚鶩平沙欲行復坐
沿雲水只爲騷人與釣家
昭陵仙跡

一掌嵯峨是玉京連峰欲向鼎湖傾高張翻座龍隨下靜擁
珠軿虎獨行白雪松扉雙立影清風藥井倒吹聲長歌為問
西王母却把荷花與送迎
雨晴
久雨雨不絕長嗟春暮時繁花一片雪楊柳但青枝日出散
我步閒雲結幽姿山嵐撲小牖澗水激中坻對景且歡樂呈
年須飲飢蕭條併日食嘆息東門糜採菖幸呕抹梭栗將晴
椽吏簡自有計錢廩渠何私物情正懍懍謠凍乃見欺空甑
本女舊美麥尚今茲我生頗好古當務獨不知毋寧生復起
得誦詩與書古人不我待去矣安能追我不識古人陳言果
為誰披書既自笑換席更深思逖逖千載後此心誰我期
盜發亞父塚
楚王奇奇楚亞父楚人今發亞父墓南山鑿石下懸棺寶氣

燭天知劍處當年奉劍重瞳光左右勝走諸侯王劍鋒椅秦
柄奪漢梁楚關作馳兵場起撞玉斗唉豎子戰肉烏鳶骨蟻
蟻烏江得死不得葬憤膽寃腸終不死東陵老盜會膽肝丞
相摸金仍置官大儒揮椎小儒唱奇寶按定蛟龍寒君不見
秦皇一死驪山改亞父猶能數千載我今寧識亞父誰息雁
秋風散銀海
劉龍子歌
劉龍子龍子出山龍母死一雙赤鯉騰來多玉蛇獨戰翻天
河山頭種楓高不擇楓葉落波秋正黑潜將盤斷島無人鮑
吠蝦鬚汲作國巢湖鼉眼看紅印都魚頭闕為宮絕磴懸
梁但一句雲綃霧縠餘長風劉龍子龍子為龍猶念母栝江
洍海歸何所硯中墨水吾乞汝昨夜蜒醫送飛雨
劉仲卿上界歌

金華山

金華山有古洞天邃閟射聲何校尉慘從備煉渴神仙神仙之人本英傑老弱後家家洞元乘輧蹕結芝苣雲蟠節秋飛鶴翎雲溪閒白石齒齒嶺畔赤松無枝呼㡯不逢玉女牧羊乃見小兒嗟洞高兮高若崖嗟洞深兮深若井中心一念能誠情交春雙闕雲朝頂七月十五神仙來天樂自聲石壓開風伯吹塵萬萬里月光幻出瓊瑤臺玄霜寶露瀉一杯麒麟鳳皇兩徘徊上壽等天地下壽直到者與台翩然被髮游蓬萊

崖下曝背聽客語呂安撫夏貴舊事

老翁曝日坐頭髮亂如絲歷言前朝事恍似震葉時東南立國久天子重西陲長江一戶限鉅敵千熊羆呂家好兄弟身擁襄漢危圍深救不至望絕但孤師戈兵空鎮鄂部伍尚魚麗居民併習戰結束類鮮卑砲車㸌欃槍斤斧遽已施摧場護亘市軍壘覓登陴夏貴本小校戎行早驅馳當街苦醉酒祖跣受鞭笞雙瞳夜照路面刺闕鋒旗積功到大闕綫誥承若抵求熏乃得見感激有涕淚英雄頗用術血死竭致辭上流忽以潰淮楚屹不枝終同祖約走恨比劉琨雌燕湖十三萬鉦鼓且棄之人力不至此百年知者誰

衛將軍歌聞有得漢衛青玉印者賦之

昔聞衛將軍起自衛子夫姊為皇后弟為奴親提漢兵北擊胡旌旗劍戟羅熊羆指麾六郡良家子輸給三邊幕府租血流余吾斤候覘駭老上燒穹廬天子召見錫印符鐃歌騎吹凱入都推牛釃酒啟鞠室饗士論功懸爵第平陽故侯丈二父賓主忸怩膝走趨兩兒佩綬光耀軀外姊內嫡絕代無弟玉寸方溫且腴古文繆篆姓名俱螭尾壓紐巧盤拏摘鼻磨崖惡撤書史傳數紙丘山如王侯蝶蟻但須臾土花苔葉

空糢糊何人手曾秉鈞樞何人身已逐隸舉昔貧今富貴作俑昔富今貧賤化鬼蜮時撫舊嘆以吁誰陰鍾室彭越菹良弓猛狗詴不誣衛青玉印千載餘珍重漢皇宏遠謨

五洩東源有地度可十數畝後負山前則石河如帶幽敻深窈盡隱居學道者可築室偶賦一詩屬陳彥正

越中五洩古名山東源峻崿空雲間老石崚嶒欲見青天河漢破苔苔瀑殘龍縮身似蜥蜴魑魅出沒司神姦審公一聲忽下擊馬跡不到猶重關青華仙真舊治所遂蒼侍從登清班穴疑猿狖後隱一柱尸想銅獸衔雙鐶鳳馭鸞轙白羽璀芝棲蘭閣朱莖殺禪坼未絕或可值洞府浸遠多愁顛鬱曾集衣濕揭涉別撤鬐徑通茅菅覺昭頗占十數畝爰靜粗覺非人寰澗流帶綰玉蜿蜒碧琴擁花爛斕龍斷塵埃與世隔構成棟宇寧吾塵陳君壽常有道力況此蛙步臨幽潺庵室光明白不動寶爐溫養丹將還丈夫出處我已定馳守早寄孫飛鶴休拘巖崙併張海遇有勝處同躋攀

棲光遠家觀宋繪景德朝海圖

東朝盛文物四海極豐富樓飾郊祀閒馳驅漫唐舊奉常威有掌函譙列前後車軟雕輦黃戟盾服錯鑄略肚龍虎動息衝驚鸞鶩連嘆哦屹丘岳灼燎羅星宿陳兵吉利隊接馬騶騎瞰巖須阿人神喜欽朴百獸祖宗所纖承宇宙編包覆上公敬執邊天子親賓酎靈光擁旗林縑與禮樂固威儀一以整項碎無不究時惟正無拱國幸息戰鬬玉策悲人間帛書疑見投舒紆務撤阿制作窮刻鏤老幼咸驗犇穹示總飲奧中誠迺根本外欽特膺膝封寄重壤鯉鄉或貴里餬居安昧危機致治招亂實文華然耗則武弱益招寇雖然喧一朝孰得焱市胃五軨忽已沒三京杳難救惜其初討論直不逐朴陋

臨風披此圖歎息我目綫

雙林寺觀傅大士頂相舍利及耕具故物

古綢大山趍古原古寺突兀倚山根小溪前流寺及渡白塔峻起高踞蹲傅公故宅奉香火廈屋萬間周四垣梁朝到今數百載梵唄說法天中尊世曾出世後妻子家或漁魔隨拏捷道冠儒履忽一變胡服梵唄爭騶騎依老公坐玉殿捨身遠刹開祇園花憒亂飛欲滿席柏板歌唱間槌門雲光濃異竟何有仍睹怪神寄後言纔然衆裟上所賜哥錦照耀扶桑職龍宮四萬八千卷寶藏一轉百界撼貝多遺文白氎像經律論疏洪其源黃羅纈飾裹頂骨舍利五色牟尼燉一牛眠雲已化石雙鶴覆雨仍軒騫劫風吹地日漸壞樓閣樹林無半存青檮並借碧字上落東版到人家村浮屠仁祠始自漢文翻華蓋何翻翻梁時佞佛特大甚宗祀斷血徒饗狼又

兒子弟且學佛絕滅恩愛生離冤塞城壘天或死守虜騎弄蒙塵宿醉魂幸安樂禍郡國視入室操戈攻洶吞蟠蛇獻埋冢難遠烏幔因辱兵氣昏人天小果豈不有宇宙缺陷嘻能藩一朝佛出救不得滄海變作黃河渾傅公家居自天屬時復耕耨不憚煩朝廷聰明顧不及墻廟湧出如雲屯長干空迎佛爪髮滿國欲飽民膏腴群僧無功併仰食我佛獨不食禁亢惜哉後王求不寤前後喪亂同一轍後民飯爛復未已拱手禮跪騎肩跟咒口波瀾豈說蟒攪心猝然猶拘猿終然百歎袈一遇世俗損瑣吾何論

題方景賢護法寺雙枯木竹石

山從崑崙西北來北經黃河積石到碣石南旦青城峨嵋萬里壓南嶽天台南嶽山頭夜見日天台絕頂下視東海如一杯仙奕壇開纖篁稀雨蒻蒻碧神丹鼎冷老檜枝出嘯風吼雷就中一片頑皮凍骨老石塊勢若千百歲後突兀偃蹇角起相砥山入前身本在南嶽祝融峰下往踏上天台石橋看瀑布東峰月上學寫影山精野魅夜啼涕泣愛惜枯樹白道猷拄杖柱開蛇口起不得姑子龍孫盤旋糾結塞滿行路硯滴一滴淡墨水潑作玄雲黑雨歸無處槎槎牙牙冢茸茸蜻蜓翼薄但如穀螳螂臂硬欲張弓盤根錯節蝕倒千尋楨樑蠹枝大兼殺纔三尺蒿蓬範崙山前田龍頷祖有此勝絕異觀史天上天光照著下土境界缺缺載載不辨西東東海老仙嘆上面桑田海水海水桑田翻翻覆覆眼曾親見秦皇漢武脩宮廣室盡竊巴蜀材大如梁柱小似薪槱何嘗識過帝令混沌七日死天下青解見草悅見豺戰未聞神龍有力時飛入長安城中截宮殿

金華山濟雙龍冰壺二洞欲往朝真洞晚不可到

金華三十六洞天高崖巨壑多風烟老石斗蹲突嗚呼寶花蟠鐵樹森戈鋋鳥獸絕跡鬼魅驕清絲窈窕藏巢神仙虛泓雷趾囊頭然怪磐嵎鄰潺陽崖樓流颷倒踔唅呀欲穿凍乳冰髓偃鼠船溪先照寶竹炬雙積蘚踐滿跳卻疑危棟結字深扃鍵曲房密闔極邃延囷倉斂積列町疇旋架網樁冠裳懸鐘鼓纂旣不運形齊寶蓋爛珠斜幢幡舞節悅後前乘龍夫婦角鬣鬚全穹錯落蛇白以玄狡頭象腳伏懸猱蟾蜍飲月囚重漆漢霜蠶牙凝真鉛靈漢流湧截中邊秘穴漆黑踏背肩神闕峻拒柔狀旋暗井瞰腹抱鉛圓仰穀凸繡腸或顛妖妓垂襪滑吐泄冰簾洒空萬排聯馮夷海國瑤為淵窺覘欲下手足拳悔懼咋舌怨有徵於其奧室別據巔萬龍羅袖覺亂糾纏蝸蝠翅膜掛復翻蜥蜴弄雷竄宅尋梵質番飾垂蹁躚寶纓珠珞窮雕鏤精英象物得氣先上踞下伏總一甄鑿齒磔陜鮑愁

攀緣嗟予學道苦未堅起寨冒陽望延年乾堪坤輿白方睘
粟生受有吾拘孿羽毛鱗介正或偏飛潛動植過百千宮居
竈食類蠢蝡酸鹹淡澁朽臭糟揭鑑服面盎倒腹運劍剖腹
猶滌滌倉廩蓄厚務死權息黥補劓吁誰瞽我疑神仙住洲
縣黃庭贊琳內景炎芙蓉城闕麒麟轅蓬萊樓閣魚龍鞭服
閭賈於俗骨痊道華嘆橐籥仇梢白河焰燿踏斗躡滄海攬
砰鞭乘田盡獨闕此使世瀕我上我笠逮遠箕喝開二洞詩
八炬翻然直駕鶴與為

景陽宮登朝陽臺謁抱朴子臺

人生擾擾闊頭覺天地窄我憶抱朴子高臥晚空碧朝陽出
山上照破萬古石丹光動鼎鑄霧氣浮冠竊遺書上下卷道
妙或黃白老衰及病瘦筆若為形授豈伊鳳鸞妾終以物兔
宅尸解本無形肉飛寧復跡鄭君曾有傳勿漏恍所庇降予
羽來

尚可問椎川特未陽幽林來魍魎缺井守蜥蜴神仙果何人
海岳長戲劇世傳老聃死吾謂方翔謫虛墳誰所為怪樹獨
悲激滿前湖與山秋色落几席因茲些亦魂目送雲邊翻

大佛寺問秦皇繫纜石

手撫一片石昔為滄海潞始皇或繫纜萬里浩無津世間本
妖妄何處有仙真蓬萊不可到弱水空颯輪徐生忽以去方
士先遊秦童男纖童女五穀雜貨亦島嶼止不返蛟龍化其
民詐惟長年樂未隔戰馬塵人君却未悟望望轉東巡山鬼
賢將死海魚祠作神侯生奉圖錄讖諱極所陳驅山開島雉
金椰覓沈淪惜茲鑒不遠遺跡留千春經營大屋覆刻斷青
蓮身漢唐樂異主寶繳猶不遵我思石有語神仙多誤人

湖北岸小寺問參寥泉

古寺湖水上寺門但叔瀟一泉湛如玉巖骨旱不枯學從來
寥鑿得與蓋壞俱東坡或茗宴西湖猶松等人誰問詩侶世
煩笑酩奴瓦甃綠然在木亂知已無汲古宜汲深塵心非雛
轆別禪脈別味俗舌空醍醐老僧久不識香灺冷宿孟卓我
郡太守遺像擁肩鬆閑來試我酌霧雨變須臾尚持金芙蓉
使踏赤鯶魚

戒珠寺後登蕺山謁王右軍遺像

小立天地窄前登萬山阻越王采蕺處秋綠空榛莽古祠復
何人遺像寄梵宇抑老題扇橋荷香弄鵝浦典午當衰風神
州渺淮楚旌暗欲馳兵保障期按堵殷溫多大志誕浩却浪
許讀軍官參綜機疏極心膂廟謨不可勝野戰徒爭武內外
未協和英雄豈豪舉泗口聊進兵旌城遽蘇沮事勢日趨異
朝廷執撐柱去官寧悖違擔墓獨陵苦父子但法書功勳總
塵土青緗每收拾縑筆餘圖譜草隸俱入妙雲龍競飛舞進
班秩

蔡須抗行孚殷特奴虜一驚或有識野鶩紛難數平生破布
被謾以指畫肚起扣故墨池長綠戰風雨

射的山龍瑞宮問陽明洞天洞蓋是禹穴

意行得古洞忽到陽明天人傳是禹穴愧我匪史遷上學青
冥出湧作美香嶺下開巨石寶讚以藤蘿纏白昔乘四載於
茲理百川岳瀆通脈絡坟標被拘檗真長或可待究委空風
烟衣冠竟一空簡札猶遺編世間後百世龍兒巧相擬安能
洗滌盡却見禍蓋前惜哉不可及思此復偶然黃庭或秘景
緯府尚靈仙精英倚怪木牧猾戲神泉無論鳳文蔚宵降飛
烏是長庸望天末白雲年復年

次韻胡仲申雲門紀行

會稽多名山乘興我欲去忽携一日糧便踏青蘿路前峰如
濺寨為後嶺類龍蜂吾知杖藜閒肯負鞋襪句有湖但一曲天

熬餘秋字有涇曾截糕石齒亂鑱午紺花吹濃香琪樹動幽
氣何栽廓落洞得不精靈聚長吟空人我聽視恥今古使神
軒轅久蔵蘭宛委暮老蒼雲倚龍丹楚雪凝乳詩亭了如初
筆椽將化土閑挑茗窟泉靜艱稻爐霧荒涼相劬客錯寶賈
翁姥紛其歷跡改恍爾烟霏誰起追千載懷高縱太遐步私
嗟勾踐世保國深且阻勝薪苦或嘗厙練勇如赴復疑始皇
特刻頌岑絶處勉臭尚求滝蚍妖徒泣媪沉埋九竇鬼笑傲
兩芒殊交乎支道林侶我許玄度興亡鳥呼風富貴鬼嘯雨
檝墟韋有遺盤谷誰爭所竹徒筧篙柽坐泊菡萏浦白鶴杳
寺攀紫騮驕可伍搜奇本自絃濟勝吾已倦秦峰或西枝郢
江猶北渚鏡虛忘往來輪轉螺成住平生發心期終夜真夢
語桂棒方招隱芝蓋不樂痼身尤出處難地以窮通悟一目
須見羅四錄竟如樹推材宜鄉里選德周庠序脩名實之賓
慎動靜有主人思佛可佞我謂儒非腐山岳何屹然事功急
先務孰與且周流沮溺却問渡佰宰我孔孟直不老鄒魯遠
游吾爾俱滄海極東沂

賴蘄王花園老卒歌

蘄王手種紅錦花十載不掛鐵盔鍜花園老卒守花樹腫者
花磚闇躡鴉白頭白晝身無事古塞沙塵戰餘騎多士如雲
足驍兒一奇在腹終樵悴青銅萬緡滿地光寶函爲飾腸夷
王宮粧粉鬪去甜酒海傾珠賕歸壓檣王家舍兒驚吐舌御
府珊瑚碎飛雪口猶乳臭却帳前鞿鞢一翁嘵棄掮君不見
天下兵雄本奴虜左鼻成龍右鼻虎須血淋漓思業敗史傳
沈埋誰比數花落花開幾風雨

觀姚文公集記趙江漢舊事

江左一九國北兵臨鄂城鄂城小不敵圍壘泣派趙公本
儒士皓首困檮杌老身念未死勢背蝉降旌坐隨清野民虜
入驛騎營妻其盡忠義憤使靡鼓鉦長揖上堂階五弦偶鏗
鏘黃髮何鮮畀指下尚正聲中原真有人大將世豪英慕府
喜致汝車師豈旋驚終然類脫免夜即莫倚鍼兩目嗔欲裂
汨羅我同貞和門遂出令邏卒復縱横扶持返舊路慰勞賜
冠纓古今多名漬光嶽樞戰爭干戈自有畫斛呼合標京演
畸庶不憚經濟孰重輕從知道在己詎用死易生亦士久不
守金源遂交搆紛二戎馬間務以儒術鳥遺經盈南從義理
却後蹤繁章僅比往禮樂要抗衡平陽實亦雙立教繪國學
詩書得箋疏江漢畀律程當時乃世運何士非我楨楚材仍
興晋漢學特逃藏微或氣鼓鐘須揩精熒煌一工事卓
犖千載成陸樸但辨語度信空哀情我且用我法吁嗟我仁
卿

讀穆天子傳

我聞昔日穆天子身騎八駿走萬里左驂右服疾風起奔百
蠻萬爲之使巨蒐鴿血飲至西王母蠻賜被奇詭春山爆銀
爛光熾赤水搖池望盈咫白雲歌謠樂忘死西極化人形詭
從讀都帝居騰逝止日月河海眩遠近寶幻疾徐過一指積
蘇累塊儀下時室宮佑鳥鋏蠖鐵夢虛實知者幾踢天路
地焉可恃嗟我穆偽造麻理詩人祈招著本紀秦皇漢徹蹄
逃執燕齊術士從風靡目榮耳騁快聽視攻翳皮膚遺骨髓
潜桃花開照海水生不諧樂死空訣累生受質鼻口耳插牙
藏髮看股趾纖毛縷纏縷芥粟馳騁快意恣遊覆明瓊倚魚
戲笑喜彈箏酌酒鏗角徵天真自然絶增毀上摩青冥蕩若
破洞風倒景列星歷下臨厚壤壓若壘桑麻冠帶際龍見一
身榮子奇禾秕四維上下剗逃還國居紫處因虜比東貧緋

病動奋持蘐揚恨不爲兩姻跐蹈恨不百足多浮湛里閒曷
時已頹聘形骸吁可鄙我披我書我欲祧恩爲穆淵執鞭弭
泰山滄海共我駐歲月遇矣我搏髀游俠者非仙者是流蕩
志返獨不耻長笻化龍机化鹿芝草琅玕森莅我來丹臺
述仙史泛觀八極徒此焰淵天白月無塵滓

題畫墨梅

北風吹倒人古木化爲鐵一花天下春萬里江南雪

題趙大年林塘秋晚圖

老景背黄葦屈坂晴晃冷鴈共汀洲王孫畫學空花竹不到
銅駝陌上秋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三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四

門人金華宋濂編

古屏上宮人戲嬰圖

我愛古宮掖名卉凌碧空美人拂旦起殘月愁籠小鬟捧
香立飄作烟霧濛弄嬰偶一咲舞鶴遠來同新花正炫晝側
手淬紫紅亦有雙蛺蝶狼蹡撲深叢豈其聖賢書行墨皆未
通僬然祀笏具意氣早稱雄云胡數汝內但取華厥躬塵疑
孔竅扇綉蹴鞠踘龍紛紜爭旗鼓出入雜冠童凡諸戲玩物
色色各論功太平忽已久天地迴春風能群禮序鷹絕妬詩
歌爲常嗟汝齒壯得不若乃公却令十六院弗及少從我心
知一以痼鼻息徒長虹世故多變易家居果凝韻情式歲月
老千里吹蓠蓬爲撫腰下玦烏啼洛城東

卑山白鶴陳彥理同賦

卑山白鶴何毿毿今所驟見古所談淵地蓬蒿出復沒凡禽
豈或同鳩鵲如何天然有此潔直以日浴無餘點金精煉成
向月寤縞夜飛過凌霜瀣靈潤濡河洸若一靜欲繞樹巢能
三玉白藍摘質已純霄漢水殿神猶酣休徵不使畢弋得異
羽未許樊籠誣性耿終隨處士傳音和茲迹弥陀龕鴈塞
門但鄉北鸕鴣裸翼空思南晉人禽經此或載蕭氏瑞志吾
將係情知太古至德世謂巢可俯窺可探投詩與君且一笑
幸勿緇涅令滇懟

夜聽楊元度說宣和內宴雜事

北風吹庭柯秋士悵不悅頰懷炎德衰一旦幅員裂當思付
畀重但孕驕淫聲中宮日沈湎內伎增舞列聖人自鳴箏丞
相脅按節奇花入綱運法酒從流歠畫圖恍有見帷薄知甚
褻辭寧廻波奏賦豈好色該君心既已蕩國步驚欲蹶妖狐
空獻媚律風不塞亢坐令汴河冰變作燕塞雪玉鉞乃一震

金甌可無缺由來治亂間一是興亡轍豐侯早著戒褒姒竟
爲厲乾坤獨不大癰蠹相起滅於茲閱十忽得不仰前括
寄翰國輔張宜之
手挾殘編只蠹壁山林著我窮閑身槁梧可據瞑須熟華黍
雖亡補欲眞危坐但看燈作暈遠遊還覺劍生鱗相思正是
多風雨滄海無涯可問津
檢故友得故洪貴炘所書李鐵槍本末寄洪德器
天地昔未一朔南遂分疆中原久喪亂白刃皎如霜李全本
猲強手挾但鐵槍山東數十城叱作古戰場茫然則斷指設
誓如刲羊一朝與旌節正面將假王云何引盜賊遽爾升堂
隍豈其弱能立當彼驕則亡日落山海暗群龍血玄黃陳安
偶從晉侯景徒旣梁於人欲使許在國須諱長大福豈無妄
佳兵終不祥誰令送死處竟以抱甲傳漢盤忽已折周鼎那

能常吁茲撫舊墨我涕徒爲滂俛仰千古意悲風嘯枯桑
讀漢武內傳寄戴仲游
我問學仙子神仙何所求翩然王母使特降五城樓白雲起
複滅丹梯戒涼秋黃麟雜赤鳳旌幟贊幽緣上元三角髻闢
命亦來游王女列左右容眸眄如流神光乃上燭衆樂發空
謳盍易尚可化奢淫直難抽從知秩廣受或用柏梁收五嶽
形已秘靈飛錄仍幽毋將刲爾命但欲返諸柔一洗猕鳥俎
長辭魑姑丘向時恍有見方士殊悠悠平準暴海內發兵困
遐陬琪花栖倒景瑤草隔玄洲終成泄道要寧使增悠尤鄙
夫忽自咲積俗奚其喻撫關出鬼蜮利欲生螟蟊喉喻一萬
里得去那能留爲爾遺此什麼醬早須投
同翰國輔題人溫日觀蒲萄
佛者本西域蒲萄亦來西奈何此善畫無或渠所携我曾考

其故切與漢使偕上林乃有館葱嶺何須梯天時白不同地
氣忽以迷結子且纍纍縣縣更高低先幾日已露濃德不及
稽終令白熟像逢徒蟲狻猊從茲故國木伴爾禪家栖幽心
恍有得磨墨研爲泥宜我一揮灑遙若無町畦依稀可以排
變作天投蜺萬古空朔邑南山覓朝隮畫工尚進品游戲徒
筌蹄豈伊吾無人何往非菴倪豈伊吾無物桃李總成蹊此
皆外所產敢與中州齊爲爾撫此卷長歌欲噬斯
歲晚懷戴子壽兼寄翁君健
東南大海吹長波亂山幾疊堆嵯峨我所思兮欲如何戴子
謂我不我過四明學官列累職晝則稽古誦猗那六經聖髓
工漸摩倉頡字林考肄科青燈掛壁豈有他黃齏苦澁餘鹹
鹺平湖流漢足芰荷日力可及裁詠歌懶漢先生雙鬢皤小
出乃爲札所羅曲臺滄中都不頗搞喙道眞得者多先生昔

曾舉漢科我亦同往絕江河仰窺天門光可劘豁然叱落千
丈坡就中舉龍卧爲梭擲雲霄霄輸鮫罟呂梁懸水無盤渦
況有遽毅壯與儷彼我貧女凝秋蛾地窄袖短空傞傞鄙鐘
毀釜不必和靈哦晃嚬衆所呵非行何有塵沒靴南歸詎可
夢駱駝一朝竟撤碼磁珂獨立吾今衣薜蘿芝涯竹飲皆沉
痾十載未復仍委蛇先生一再來揮戈坐將挾著嘗其膽大
松偃蹇徒高歌小草樂育尚菁莪肯廟梁柱可堊磨萬世學
術從丘軻文風自振祛煩苛士論咒雖伉與番兮正句讀嗟
吾訛丘園歲暮栖婆娑明當沐髮陽之阿從公共飽天山禾
更不去理墻頭莎
浦陽舊有明月泉久而不應今乃涌道其源似頗與弦
望晦朔之間相爲消長者遂作是詩
大區何渾淪元氣乃消演忽然爲山水無往不融結遂天偶

一照厚地空餘冽盈將光共生涸與魄同滅去機自消長至
理詣圓缺殺揮雖有在癡測尚未決枯查曾幾援斷欲遽中
裂半何嵐翠雲撤通海潮雪昔人来推求於此得表綫虛亭
奚其微靜覺獨不嚙歲年竟悠遠沙石漸埴咽寧加蹤淪功
肯使見閒爽悅疑合圓經環坐到稚墨尚非解接研幾類鮒
處擲織織浮晶彩湛湛淺寒沈積觀方尔還真源可吾劉爭
言彼月行豈為玆泉設蕭紅胡長寒漢井或再熱斷葬白兎
公直探神龍亢狂翻水仙詞擊碎如香鐵

吉祥寺

一昔逢寒食行吟探物華風生敲檻竹雨濕墮船花曲塢青
龍樹長灘白鷺沙回看江上水直去到吾家

病齒

我生本多病一瘦恒羸羸試問王醫君何為忍吾苦自其初

齔時排次已不伍每闕編貝如方朔惟虛語信弍胃之餘所
託車與輔舌神乃中居猶鞭汝疆園有身竟攻殘元氣徒齧
齒毋虞蠹斯蝕尚謂剛可吐尋常滋味勢不勞吞咀麤殺
及硬餅錯列空乞狙豈伊類門樞不動固先腐軟糜羹能淪
梨栗稀後嗜我思天地間民物總胞與尔自本屬吾安能遂
春楚齟齬或更生華池仍挾乳當椒真我師為說養生主令
年吾壯強三十逾六五更後三十年零落何足數起呼白鹽
公堇酒且酌朋誰欲劉師服為詠聊戲侮

王潭南太山石室

我將呼巨鰲滄海欲撇播於玆王鼎淪濤使金甌破兵氣寒
中原卦氣協大過誰封函谷關便掃大微座長矛左右盤勁
矢五十箇歌鳳幾能來𩪚騄吾得坐當其一手麾豈止千夫
和力須圻老拳事且居奇儁真儒雖有材用武竟無佐青雲

飛遐心白羽凾贊喠撫時乃紛綸結客仍轗軻人生足窮通
世故更弔賀倏然東霧中仰見明星大宜哉泰階平返汝雲
壑卧專門尚吾醇致幣徒尔婁既為梁鴻逃復充鱓腠鐵柂
知大羹吃肯以混成拄杖淚且泣岐閭風猶起燸淨河自波
濤石室今堀堁寂寞紓我哀苦語不成些

搜光遠出示先賢圖像及漢李石本雜碑

世人不好古我獨思古先居然圖像間得見古聖賢遠之或
千載近亦數百年精神果何在面貌猶爾妍凡民一其生覆
幬乃同天紛紜日就滅委棄隨烏鳶矧茲丹青筆巧類造化
甄惟心却不死匪繪尚能專豈伊祝畏壘仍以畫凌烟衣冠
從代改俎豆與周旋前人後所哀後者復為前展轉哀未盡
蒼茫但長川我今已後古古碣空餘鐫水石久欲泐蛟蚪起
相纏當風蓬陸淚詎滅峴山巔庶以名德在終為日星懸

寄陳生

落日未落山吟詠我所思千抗嶄巖從其徒行圖不可亦有
儻馬可着銜胡然獨處不我即坐以胥史攻詰論更疑弄筆
技古帖兄漢戮碣求鎮劉於玆孰不我傾倒但或嗜好殊酸
鹹結交似子乃有得肯使蟠屈非俘缺今年一出本浪戰滿
地插棘疇能監廉靈大劍區治鑄靈兒夜泣蛟龍逐早是鉛
銛不我辨變弦庭用寵榮攙絕尔奇文殊怪醜政如絕力難
神鐵邯鄲道上尚故步我要我樸空餘徽毋寧容刀與墨水
柱使衆口稻為譏秋風吹江晚正急薄暮搖去懸蒲帆自期
共作制勝策酷類田父收蘆荻杏花一色直不遠繙線巧感
行春衫黃精苗枯不足惜白木敢負吾長鑱嗟哉窗非又減
製但有巽糈無人菜侍教將拔乃壺喟猶恐未陳即鼓儳參
乎賜也必貫一曰唉曰達俱通凡事常可力自不力不畏天

顯兼民兆子來不來我亦別深裏深處多松櫚臨稿草草處
報我愁思滿臆何膚臧
寄相仲積求觀鄭北山雪竹賦并書卷
古人不可作雪竹有奇思鄭公詠騷詞或者攻繪事向來粘
筆間才士巧相值誰從歲寒窺便得瑚璉器東國正槎探靖
康更元二上天忽同雲大地惟朔吹玄陰知已凝積羽忍不
墜狂曾幾多求因及蟻蕤續離明乃煌煌動蔚特一致秦關
收甲兵劉閻擁旗幟每疑一寸心長挺千畝翠學竹尚吾時
窮達等慶幟相君本圻甥年老常抆背自應守遺文重報在
篋笥滿山蒼竹林凡木總頤頹因之寄君詩為洒懷古淚
西域種羊皮書擬劉寄李仲羽
波斯谷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供雜膚當道剸刀羊可食土城
留種羊腔骨四圍築垣聞杵聲羊子遂從腔骨生青草荒抽

臓未斷馬蹄踣鐵繞垣行羊子跳踉却在草鼠王如拳不同
光飲肉造闐塞餧肥裁皮爍作書林寶南州俠客過西人昔
得手譯令無倫君不見冰蠶之錦欲盈尺康洽年來貧不貧
同方子清觀曾子內業
之人東隣居為戲舉上齒呼嗟管夷吾遺我以內業古書本
少見古道終不昭遺文久灰燼賴語特枝葉為儒每更端務
學多涉獵逐馳盡求心近睒將失睫紛綸諸子間變亂聖王
法百家各為主一理仰足攝披哉所施教何得不我協士鄉
自宜然伯政吾甚捷當其辭伯因豈謂射中脇利源魚鹽開
兵武劍戟接私疑腑胜言或混乳血喋鬼神通幽與詩禮借
光曄操存性情帶食飲精氣決於為戮天人不猛勝齒頰揚
朱說力命列子亦已雜管氏後權謀聖門詎容彌茫茫大江
流可望不可揖朝來有微雲却倚青芙葉

陳彥理有漢一字石經云是王魏公家故物予得其六
紙蓋石文剝落者太半紙尾猶存蔡邕馬日磾字
先聖去已久世傳惟六籍後儒各專門穿鑿多變易蔡邕在
李漢章句攻指摘八分自為書刊定乃勒石太學諸老生講
論頗充斥遠方競來觀摹倣無不獲東京忽喪亂盜賊恣踐
蹂古碑四十六兵火空餘迹熹平歷正始洛土重求索衛侯
師邯鄲三體精筆畫煌然立其西學者常嘖嘖史書竟差舛
一字幾不覿北都如遷鼎西國類藏璧砥柱或淪亡隨宮猶
作碣於茲特隸科早已等瓦礫寧知一字遺不與中郎隔唐
人試書學小學就光曠魏公蓄紙本六紙思捐擇模糊千萬
苔糾結萬蝌蚪聖文空往燼聖體尚餘澤卑絕秦以來儒術
經五厄到今厄者幾日月愈輝赤甚哉石為經爭似經在壁
此石不獨存吾心竟誰惕

和陶淵明詠貧士
長吟望天地宛轉無所依豈不有達者窮櫚必光輝此心未
能信何力求奮飛生雖百夫特死共一貉歸行尋雲草不
被歲晚飢去矣饑石竭焉知溝壑悲
大道忽已喪翻然念羲軒令我去之久十年鄂灌園存者耿
日月餘如飄風烟身名易汩沒文字勤磨研磨研何所事先
覺有遺言楊朱談力命列子亦稱賢
山日淒以夕起彈綠綺琴清哉積雪曲自昔無知音世間紛
且擾貧與德相尋春江釀作酒野鳥令人斟敝衣時所棄華
馭衆爭欽不有丈夫氣徒為行路心
上天無停曜日月會降婁山林火過轍二鳥鳴相酬亦有五
采鳳飛來為岐周姬公世不作白屋多懷憂達時倘一用華
士非吾儔函谷空逐客傅巖乃旁求

人生自沉靜豈得非意千宜弐揚執戟三世不徙官窮冬典
完褐盡日止一䉺美芹終不獻晨曝尚餘寒手種老松樹蒼
然霜雪顔政尒有佳思清風吾掩關
舉世尚馳騖飄如風中蓬上書爭眩鬻言語自稱工誰歟持
清節乃見楚兩龔黃塵隨手掃白月與心同有榮方覺辱無
辱豈求通誓追遼海鶴插翅以相從
少小負奇志常思觀九州垂成檜冠冕去結巢許儔朝餐秋
柏實夕漱醴泉流長貧士之常獨往非我辱冬求馬但得胥尚
能千金酬日望芳草長毋煩怨靈脩

望會稽山

自我行至越回之成越吟會稽乃巨鎮雄拔天東南東南誰
開闢大禹世所欽外夷島嶼接支子桃廟臨磬岫或聲諫操
檥惟力任牧功黃能化書道應龍深衣冠千年変玉帛萬國

況荒烟車車骨落日望狩心盛德茂以過遺祠尚茲歆渤澥
斂餘張蒼梧兮遠陰前迎蓮花渚後擁竹箭林循迴劖由棹
肯鼓王門琴泰皇舊時輦散亂何可尋欲去不忍去追遊更來今

次定海候濤山

悲歌忽無柰天海何渺茫放舟桃花渡回首不可量南條山
斷脉北界水畫疆居然清冷淵枕彼黃芽岡朝滲日星黑夜
凄金碧光蹲虎巖倚伏鬪雞石垂張磨礲越湛廬濊泊吳餘
皇幽波視若甗巨壑深扶桑指徠或外域貿易叢玆鄉嗢伊
燕國語慎倒龍文裳方物柚所寶水犀璧非常驪鰭作旗幟
駕鼇為橋梁似子萬里眼徒倚千尺檣稍疑性命輕終覺應
氣強寄言涑國叟此去眞望洋便携學仙子被髮窮大荒

登岸泊道隆觀觀有金人闘海時斫桂刀跡因聽客話
蓬萊山紫霞洞

我舟半夜發擧自流滔滔倏然風萬里誰謂水一葦幽島不
可攀亂燋出如蟄候晨始登岸身靜心實勞小徑連沮洳玄
扃閟蓬蒿彈塗爭走穴傑步擁朱脣怪花絡璀璨陰木森蘙
驛東都昔奔潰南海紛戰艘旌旗偶潛伏部伍爭逋逃將旄
攻城火尚見斫柱刀黃屋祛晚棲翠華濕秋濤運往龍駿久
人來鶴飛高曲蹊迷丹鼎清沼濁髮毛毋煩踞龜殻自此肆
鏖敖

起行海東洲重險忽已渡由來產神奇攻為孫絶故幽芳岩
巻複峭豎高磐赴荒烟淒暗潮旭日照晴樹似閬蓬萊山去
此特跬步蟠根迄中立散乳森外護煙氣蒸作霞玄浪激為
霧古穴通若興靈文讀不句赤玉舄者誰黃金關何處常疑
方士說未省仙子遇芝草空漢廷鯨魚度秦路彼猶莫能得
今我獨何據憑夷開水宮禦寇控風馭從渠指虛無此計恐

遲暮

次韻姚思得

日予北渡黃河淵春秋大法執敢好讀書未成復學劍徑去
有若脫兔然少年結束多紈綺酒酣擊筑忘宮徵浩歌揮淚
望諸墳千載王龍吟不死中州小立交游絶學落蓬萊天海
闊弇䗶倚石氣猶雲老蚌凌波光亦月逢人浪說文字場久
矣相馬悲驪黃辟劢紉衣白谷裏蕪葭拂棹滄洲旁荒塵滿
眼誰知己子獨來看能蹤倚試裁五色絺繪紋機杼無聲幾
寒女涼風鵰鶚高復高力掃培塿增岩嵬仙槎一往劃河漢
肯踏人間金背鼇

夕泛海東尋梅岑山觀音大士洞遂登盤陀石望日出
處及東霍山回過翁浦問徐偃王舊城

山月出天末水風生晚寒扁舟劃然往萬頃相瀰漫星河白

搖撼島嶼青屈盤遠應壺嶠接滐巴雲夢吞蟠木繫子纜扶
桑纓我冠寸心役兩目以試鯨魚竿
起尋千步沙宵石塞行路怒濤所撥擊徒以頑險故卓哉梅
子真与世良不遇上書空雪衣燒藥迺烟樹玄螭時側佇鶴
觀一迴顧徙之抬蔟門滄海晝多霧
茫茫瀛海間海岸此孤絕飛泉亂垂纓險峒森削鐵天香固
邊閒梵相我一瞥魚龍互圍繞仙界驚變滅舟航來旅游鐘
磬聚禪悅咲撫小白花秋潮落如雪
長嘯山石裂我今在東溟游目出重徼寒氣窮絕陸奇氣挖
珥赤遠影摩空青想像暘谷木排烟爛龍形晨昏相經絡雖
奎不得穿豈若柯斧爛看棊于千齡
遙觀杳無極宛與東瀛隣悲夫童男女去作魚鼈民紆興尚
餘聚蓬山穿亦神古樟苔駐跡仙枰竹枯塵短褐徒為拂飛
槎邈難覩好携支機石去躡織女津
咲揮百川流東赴無底容青天分極邊白浪屹為郭舟哀或
時來推髻亦不惡投珠鮫人泣淬劍龍子愕海宫眩鱗綵商
舶豐貝錯盡不呼巨鵬回風沂家廓
老篙廻我舟沙壘晚烟起蒼茫魚鹽場穿歷鼓吹里人民悲
舊主歲月祀遺趾終損玉几研不拯朱弓矢東西八駿馬今
古萬蠛蠓此事如或然須覓會稽水
我行半天下始到東海隅水落帷石出中飛兩鶼鶒情知環
奇產勢與險阻俱在夷豈必陋雖聖猶乘桴吮風丹穴鳳尾
兩青丘狐牽隨任公子不愧七尺軀

初海食

乍秋實重險增我愁恨端故人喜我來為我具杯盤盤中何
所有海族紛橫續旨風吹衣條蛋雨洒席寒春魚白如刀小

樟淩碧湍淡茱類山結巨鑊就石劍水毋或潮捲蝤蛑乃涅
蜡蛟羅錯不得況間龍蝦羅其餘亦瑣碎充此一日歡洗暑
烟瘴氣騰翳沙淤瘕非嗜者土炭石則殊鹹酸彌須歷徒嗜
異且輕馬肝穀味分霏細腥涎雜臥草索何薊骨邦徒設郄
宮發對之輒棄置誰謂吾腹寬川澤禮當爾勿云行路難

望馬秦桃花諸山問安期生隱處

此去何可極中心忽傷悲亂山棹滄海千疊壯且奇信哉神
仙宅而養靈秀姿銅鍰兒斧斲刮龍湫移坎窩森立劍槿
牙剖靈掝藏涵赤岸水暗產瓊田芝先生今安在方士不我
欺經過燕齊雖出沒秦漢危挾山作書鎮分海為硯池殘花
錦石爛汝墨珠璣披東溟地涵書北極天許維圭爲投已遠
桑田變難期昔追凌波步行折拂日枝羽丘杳如夢玄圃渺
更疑豈無花朴子去我迴若遺空餘煉藥鼎尚有樵人知

吹高橋觀張循王戰處

日落見烟火江流秋漸清高橋足舟楫小浦連麥青尚聞父
老語前此盜縱橫悲心北獄狩洒淚南海征疲民挈衣遁義
士灑血爭叫呼無人境隙突七十城磨楯揮急檄擊銅狩鈺
兵病巡魚鹽陣窮消伏驚聲水草怨且武風鶴遥傳聲鼓揮
鐃鼓曲申書帶礪盟文石班不赤黃金鼎重擇濵儀整以暇
脣室光光晶投箭已林難泊帆仍陸行舊廟凋細柳新田滿
香杭射狼久息闘耍兩空餘嬌奇哉第一戰永激萬古情

還舍後人來問海上事詩以荅之

去家纔五旬恍若度一歲豈不道路艱周流東海澨故人喜
我返來問海何如所經何城邑相去幾里餘我言始戒塗尚
在越西鄙隨波到句章滿目但積水人云古翁洲遥隔水中
央一夜三百里猛風吹倒檣初從蛟門入極是險與惡白浪

髙於山神龍習以躍以雪復非雪𮢶欄欲上看舟子禁不可
使入舟中燔薪常晝炷命令特類兒戲信哉昌黎言有海無
天地㸌㸌終達岸塩鹵閒黃蘆人烟寄島嶼官府備村墟水
族紛異嗜魚蟹及鰍鱓我寧不忍餐揀擇相吐沫蒸壓栖予
髮旭日照我身似閩穴國港東壓扶桑溕或彌列仙居去此
亦不遠蠡木秋更花蓬萊闢真館我非不願往此險何可當
天吳布牙爪出沒黑水洋於奇豈易得似足直一死方去徒
自驚既歸亦云喜孫重故人言勿以險為奇茲行已恍惚慎
勿疾乎爽雖然此異鄉固是難久客聖出風且恬時清海如
席我𥫗實其然恨不少淹留尔毋為我懼遭此千丈虬試看
塵世閒甚彼大瀛海衣裳日沉溺萬晴相奔潰奔潰孰能救
沉溺將奈何口呿舌不下聊為做人歌

夜讀魏伯陽叅同契

大道如大鑄人誰撞寸莛奇音一以振俗耳焉能聆伯陽晞
且異直契垂光發文詞信博贍縺綿無通處收功求火鼎泄
秘龍虎經元象既自育化機那得停金砂漸合質玉液初流
形鴻濛鑿巨竅太一臨玄扃易𤹪本寓謊閟雖仍丁寧孔子
或尸假文王偕夢齡與聖雖不語神仙豈徒宴下愚等蠕動
蜃骨多鱗腥彼殊不我即異學遂蝗螟夜寐恍一接晝思轉
狗囧八石搜爍烈胡麻擷芳馨漢祀窮五時秦游俯滄溟非
麟尚絆足顛凰甘籋翎以此期不死哀哉幾時醒嗣夫亦素
隱妙語思黃庭勿為兩高弟慎倒迷日星俳佪化鶴柱想像
層牛碑伏苓儻可煮咲倚長松青

去歲留杭德輿傳子建夢得句云龜龍滄海賦龍馬赤
文書閣以語予及其鄉人董与幾山空歲晚恍然有懷
為續此詩却寄董

觸目懷拾隱與歌託遂初俗塵多汨沒天籟興吹噓晚景翻
濛汜秋潮曳尾閭祥雲旗鳳鳥瘴雨弩鯨魚涵淚鮫人室漂
硯建木墟元龜滄海賦龍馬赤文書上谷空豪舉西河久索
居蠻琛遺翡翠象僧掩璠璵逝矣鳴騶輸悠哉溥笨車影搖
青蘇荔光璨白芙蕖自昔攻佔畢于今載耒耜彈冠身有待
鑄硯志非虛蘇子從橫術韓生内外儲乾坤瞻魏闕日月夢
周廬炫燿蟠雕珮踊躍隼建旟裂衣騰朔漠𦈰棹入黃洨趙
女絃鴻鵠吳兒駕騄驢詞林應騁汝俠窟肯愁予結騎幽并
窄掄交楚越疎奇功生鼎鼐猛氣死蓬除與物金為係兵鈐
赤鯉漁中條分雍豫四序出堪輿小摺琴心展長纓劒膽舒
按圖稽獬豸踢酒咲鶺鴒野展偏求蠟山巾尚著練貧猶思
祿仕老不廢畊畬卓犖才終用倡狂習未除文章同一點歲
月或三餘策竹登玄圃然藜問石渠定須追樂毅端為謝曹
蜍

得杭州書聞虞紹宗新為文學掾歸建安

起紓千里懷雲物轉寒遡想像閩橋閒虞生寔超卓自云後
雍公光彩動南朔昔曾郎孝廉今乃掾文學私悲窘時命念
欲徒先覺詞章竟黯晦意氣終堅確栽培信梁柱剪截徒櫨
桷準繩縱不頗斤斧詎加斵大將比伊周小或希管樂毋然
櫟社散亦勿牛山濯猶思浪奔走豈料俱屯剝搜林接鳳毛
椋野刻麟角春撞航大河聳峭嚴喬嶽麻衣半塵土綵筆紛
雷雹駿馬恒苦飢蛾眉復謠諑心迷燕士金淚盡楚臣璞彼
賢猶簞瓢雖聖且獵較長謠返舊隱稍見蒙新渥泰壇禮尊
彝清廟歌箾籥行乘德輝下遽忍雞犢啄貧居予辭羅交道
亦蘭葯青燈供縹帙白屋許敦朴才疎世不用達者識數數
有暇姑治田相看在帷幄

杜鵑行
南山北山啼杜鵑杜鵑花發山欲然千枝萬朶惜未得中有
一抹巴峽烟休說銅梁并玉壘搖蕩春光餘淚水五丁鑿路
少人行石鏡生塵妖骨死東風青鳥來何處中宮移植鎖魂
樹不如歸去便歸家誰其友者楊州花
題韓蘄王湖上騎驢圖
秋風泗水沉周鼎淚濕吳天荊棘冷黃河北岸旌節回信搖
如城打不開沿邊徹備無人守蟣虱壓族生甲胄散盡千兵
只童騎餐采十飯空壺酒西湖楊柳烟波寒眼見從前刀劍
癡宮中孰與論頗牧塞上寧知無范韓事去英雄甘老死此
手猶能為公起勸人莫問故將軍身是清涼一居士
夢巘南老人
文章餘瞅光耆舊日僵卧書思見其人夜夢如識路恍惚疑

尚存蒼茫杳難攀青山真隱倫縞髮老身素備名可千年秩
世空旦暮何我白玉裡有黃金鑄從知蕭散姿已是神仙
具閶闔摩日月蓬萊拂雲霧玄鶴來頡頏赤虬下馳鶩車輿
清冷風粮食沆瀣露識予此流落愛我終游豫云胡嘗苦心
曷不緩遐步嚴香返梅觀峴頌物輸桂蠹雖其弄琴書儼若陪
杖屨凄涼枳棘叢殊厭邑樵樹我淚無處傾荒江自東注
山中人
白日出復沒胡獨勞我生所務在卒歲朝夕強營營當春治
農器土脉亦釋盈薄言藝黍稷庶以觀其成涼風一披拂場
圃如坻京凍户猶跛首康儒或歌聲於兹尚不給野有菜色
氓毋寧拾橡栗起視床頭餅
貧賤素所有豈辭辛與勤清晨腰我斧往伐西山薪高巖屹
巨壑蛇虎氣逼人衣裳既不完出入在荊榛日日一接淅釜

頗恒生塵白石幾時爛青烟空滿隣家徒四立壁冬令方行
春亦有偓佺子翛然為世珍
歲晚觔力倦長歌守窮廬廛迺散標帙且復少霸儒文章信
小技世故交相驅披書置床上我豈為蠹魚自從童習之白
首愈紛如卓彼先聖人欲開後世愚文繡豈不佳輿臺同一
軀但當樂道義肯恤吾身癯
去経十數里霜露凄枯田簑笠既挂壁桔槔亦倚垣相從盡
隣曲言咲仍喧喧惟此老瓦盆酒撥鵝羅前奈何不解飲
吾鯨吸川有如善酒人觀者乃在船寸心久已醉雙眼方醒
然世俗正馳騖悲哉東西阡
仙華巖隱者樟子若空不遇
仙華山高高岌我峭壁撐峰飛欲墮之人辟世此結廬林木
蕭然見烟火來穿綫路一何危攀出蓮宮兹亦翳青蘚生堦

本不蔓白雲著戶元無鑠塵豪能游侶豈非鵷鶵易足巢
可泉飪臣石洛乃聲花莊情篁聲映朶屈伏心機入幽險安
排位置歸平要私隣海鶴相頡頏覓類春蠶自纏縛聊夫多
病每栖遲奔走十年增坎坷徒思一枕學吐納甚似同川識
杝躶紫芝舊曲歌尚憶黃獨長鑱種仍憎功名欲達擬莫辭
道路難遥寧驅駁晚彩凝霞谷倚鉤朝光出日潮移杖信我
神仙最蹤曠悲矣習俗直叢脞當今大隱猶已久或者玄居
到還頗云胡處室却栖塵矧肯綴談能爻騍料結蛇蛟琴走
根發煌火齊香懸果假饒人境不相關題破芭蕉知有我
畫馬行
涼秋八月霜皓皓白𩥇驊飛散連綠川原畜牧萬馬來揚鬣
横蹄齕枯草漁陽突騎自有真冥官監被傾城闔素絲結
乘無價繡屬枝騮騮向人當塗番御森雄壮一旦紛騰入天

仗父老東城撫闘雞胡兒內苑隨調象煌煌京洛鳴和鈴舞
走萬里如流星節力追風烏觀瞻精神噴雲霧絞飛寞往年蹄
雖將一蹄容寘而今空見東黄金鑄式猶崢嶸多少地上騏
驊行

秋夜效梁簡文宮體

無奈涼夜永起登樓上頭鵲翻金殿宿螢近玉階流梧桐老
葉根芙蓉新蕊愁媞好團扇上那得不驚秋
曾是昔年寵如今誰與同秋攬長楊苑夜牽𠌫閣宮瓊杯香
流露翠袖薄芸風將心與明月流入君帷中

柳博士自太常出提舉江西儒學來訪宿山中

一掃空山塵豖衮車如流水馬如龍黃麈法仗知寂寞青史
勳名問景鐘宣室受釐端有召曲臺傳禮尚爲容少年作賦
將授獻東北孤雲是似宗

尚有歐曾舊典刑森然人物照青冥月從北闕攀龍桂夢應
西江食楚萍萬里氣抱春值雪千年龍劍夜占星此身恨不
輕簪笈的的根源在一經

送俞子琦赴鄱陽郡寄董仲高駿良李仲羽

昔予泊京都逆旅無所館柳侯教國子予實同里閈泊君中
外姻辛苦託叢薄聊希邯鄲步共酒臨淄汗北風吹老愉青
英落零亂流來金水河一泓春波淡上林始罷獵萬姓方縱
觀畫車挾緹騎衝突何可算故人我董生曾是秋闈冠相攜
高李徒往往妙辭翰當場許英俊與國時楨幹雍容謝郡命
潔淨稽象象心懷有道徵蹤逐交游散豈非泛駕材中路乃
鸞絆去矣江上居離篋渺無岸辛君捧省檄而此極侯顆尚
應念爾祖文采殊炳爛懦料既寂然閑職仍宣贊直將建德
告慎勿細娛翫馬能尊羌缶反不用圭璧卓彼九皋鶴長鳴

知夜半寤寤吾羽毛躋躍在雲漢

柳博士出示太原贊金江陵三春茅汝寧蓍草

柳侯往京國十載卻歸沐自言守奉常朝夕近黃屋乾包暨
坤涵上下俱緣燎使知敬神人豈止番草木贊堂本胥差始
祼包茅蘊蓍茅發浙貢既莫酒以縮靈蓍上祭來五十備一
束九疇乃稽疑初筮曹不瀆恭惟當宁聖永錫中國福廟堂
有垂紳邊境無折鏃禮經官吾宗祀物皆足陟降儼如在
馨香爲惟肅夏后列包匭周家用圭玉方備四時祭定取柔
日卜八佾諫羽籥騏刀割騂犢外丘迹云講柴望隨可復奉
茲敦孝理久則變風俗似課不世見煨燼鏇我目猗那特不
墜綿蕞何煩録太平此其符有服鼓攻積

江南曲寄周公甫

東風吹人千萬里青蘋花發前湖水江南女子木蘭舟却採

蘋花泛流水水流花發春光好失時不採花應老年少吳儂
歌懊惱白苧客顏半枯槁倏然來矣變彩毫化作汝易穿雲
佩汝珮復解江妃珠龍宮蛟室本不隔相期更有瀟湘客

秋韆行寄趙季良時趙留京邑

京城寒食來沽酒城北城南騁楊柳人家歡笑蹴鞦韆杏板
絲繩相對懸宮錦翻衣真富貴俗軀走肉盡神仙徘徊宛轉
當風立春晚多風吹汝急鞦韆已墜猶蹋空華鞋翠簸擁青
驄軒轅臺前日月近無終國裏山川同遠方羈旅紛馳逐燕
趙佳人美如玉燕歌趙舞歡未足去年芳草今年綠

讀諸子

嗟嗟父居師下及周公旦豈待戰無爲我衣天下定　鬻子
何年守藏史默默與道居玄牝儻不死青牛空著書　老子
大道終自然王家始多難益人不在貨卜鼎年已半　文子

不仁為人害仁反愁我身毋為小兒舜有愧猖狂民 元君子
不忘中帶鉤解縛堂阜下徒知領一鄉何戰試狗馬 管子
徒聞處士議寺有救時功為時儒不尚論沒草萊中 慎子
同異既莫辯堅白何由分徒將感三耳臧側平原君 公孫龍子
真膏本非膏禹事蕉下應力命毋相持御風身乃足 列子
其書雖瑰瑋其言乃參差自齒百家學仲尼何可欺 莊子
用兵捷如神四國莫予侮宮中斬嬖姬取勝在柏舉 孫子
勒兵既有令處戰豈無權事功不見世徒說尉秦年 尉繚子
儒服說兵機愛兵如愛子能勸魏侯聽終隨楚王死 吳子
人仁國無功人勇國無法名實兩俱存何從操賞罰 尹文子
節用禮樂奢非攻戰爭多堯舜猶博施其如兼愛何 墨子
陰陽或為菑天地豈無厚身殺道不行竹刑果何有 鄧析子
授下三祭酒蘭陵陳說詩剛道人性惡坑儒將自啟 荀子

小夫太多端秦法日已變咄哉文武鄗在德不在戰 鬻子
竊臣用察察身死不得保意將取邯鄲宗國已如掃 韓非子
子思言仁義不愧素王孫王風委戰國賴有群書存 孔叢子
淮南招九流好道不能一空諸方士書寧知左官律 淮南子
法言準論語三世不徙官草玄固自好美新良獨難 揚子
三光正分裂世士有不遇雖通百家言尚者六合賊 劉子
續書不到秦元經猶勦襲徒操虞氏琴孰識河汾意 文中子
瑣微論之妙欷歔衰之際五代干戈際千年鄒魯心 聱隅子

荔枝行寄王善父

炎雲六月光陸離人在閩南餐荔枝荔支日餐三百顆紅綠
亞林欺眾果絳羅緊裹蠟封蒂尚含蜂蜜盤獻青瑣涪州歲貢
與此同意欲移根來漢宮天生尤物不用世沾灑蠻雨吹蠻
風蠻風蠻雨振林藪西域蒲萄秋釀酒勸君莫近揚太真傳

說驪山塵汙人

明月行寄傅亮父

上天有明月來自滄海東激潮夜撼馮夷宮海門一線璀欲
射江面擁雲浮千尺冰岸雪崖屹不動水犀組練皆勍敵越
人善泅技已屢明月光中吾得賞飛來白鶴骨青角跳出長
魚漢辣綱北風吹起蘆花秋咲機錢王鐵箭頭撲衣枕斧此
何處烏鵲無枝空繞樹

寄張子長

世豈無推挽人誰有典刑猶懷南國齊恒愧北山靈萬里麻
衣敝千年竹簡青義文先素象曾頌或歌聊把梓楠林挺角
龍伏寒鯉躍埃完結綠粉絲飾螭蜂脫略蘇張穿斬摩管樂
刪道述餘雪牆蠶穴但雲扃本擬陳三策吁嗟守一經躑躅
淪燕雀跡遠及狡猊種菊行荒援看松偏絕陸仙棋閑度日

國咸
旅紉瀨占星故里青桐巷雙溪白鷺汀交游多握手歲月此
忘形志氣需來拓才華孰妙齡秦坑收未燼漢柏浸奇馨正
器陳籩豆專門識鼎彝騰鞭用馭祖楊割分腥卓立撐喬
徽孫流混濁涇渭飛持或布鯨孔扣非逢別袂逢秋怯隣螢
入夜焚沉沉猶在野悉悉欲揚廷舜殿瞻儀鳳堯階數曆蓂
蟠坳文錦褥戰閥金釘列樹環齊漢將車鼓震雷霆細書官
命史吹律樂求伶迅奮君須覺栖遲我未寧鴛風歌構枕井
雨泣蕭餅古陌乘楊柳空山老伏苓只今馳尺楮何所問南
溟

二月六日雨書都城舊事

燕南趙北吹黃塵九天宮闕生紫雲十二門開御路直畫輪
驄馬多行客歲寒驛外柳綠青金水河邊冰尚白雞人傳漏
放晚朝文石分班押百僚南陽近親景舞蹈京兆耆舊爭歌

謡教坊供奉飾玉女鐘能鐘聲鼓能鼓錦來西蜀被玄駝肉
出太官飧猛甬初日扶桑稍照人内造錫燕杏花春沐犢騂
牲泰時祀鸞旗翠蓋驪山巡東風萬里颯寒雨我昔所聞今
不睹快然呼酒擊酒壺茂陵徐生曾上書

姑蘇臺歌寄方養心

姑蘇臺南閶闔開姑蘇臺北鴻鴈來春花秋月幾時好步縣
尋香去如掃究胥憤血空海潮老濞妖粧又烟草少年為客
誰我令千里汝猶談一經黃龍扶舟夜有兩白甬司劍天無
星山中昌蒲十二節未肯落盡青頭髮姑蘇臺上愁殺人身
在勾吴望勾越

遣兒謁初就學

起攀青桂枝高蹈素所仰嘗言天下事歷歷指諸掌滄海杳
無波泰階直有象辛勤餘十年盡不愧吾黨重髯高子曾稚

齒已在殲儒術云世傳聖功要蒙養豐芑務詒謀宗茵寧握
長遠游且今非多學肯汝強薜蘿衣相結沙石劍可礪於心
苟深造舉世獨不賞薰風昨夜至韶樂餘遺響邈然懷古人
我豈久榛莽

觀梁四公記

奇士自古有我聞梁四公來從何處所遂到大江東舉朝無
留難當衆亦動容胸襟狹海嶽舌頰翻雷風撥揮衆女國充
拓扶桑宮巨鼈產駿逸靈船披紫茸非歟況淵鼎或者射日
弓至人倘可遇天地那能窮孔姐著禮法蕭颷演洪樅縱淫離
一以誕幻術紛如逢齊人頗志怪晉室餘談空豈其竊狂猶
猶謂得象罔洞冥久不作神異將無同咄哉衆耳目千載多
盲聾

書宗簡忠公家傳及部曲記

務極崇必圮天方獶元元兵甲累草野大河為塞垣猗歟我
宗公往作汴北門番戎斜史戟盜賊望風犇老羆尚當道力
攫氣欲吞四頑萬騎集中叢一旗尊吴越僻且遐梁宗仍屋
究逝廻龍頭偃身屬豹尾雞周鼎沒未獲魯戈揮轉昏居巢
有死憤駱谷無留屯一二遺部曲東南却軒騫猶撑半天下
少抹千丈渾雞鳴夜舞劍邈矣逖與琨於茲讀公傳義士古
所敦

瓊花引寄方養心

揚州瓊花天下無揚州明月照江都青鸞縞鳳何翩翩神仙
司花不委地瑶宮玉色空彩侍十里珠簾搵春淚東風半夜
吹城郭梁宋山川一盤礴冰懸雪積不改柯二十四橋餘水
波揚州瓊花人不睹揚州明月來無所世上繁華我不知揚
州芳樂猶傳譜

哭妙觀上人

試續高僧傳之人又孫家摩要星野近印度雪山邊頗憶連
床夜相逢補衲朝名詮披梵度妙趣抱詩斟廉苑千年振龍
宮一念超紙斷看上界收涕隱南條王塵點青壁金環攬素
蜜松花香雨熟柏子縷烟消入觀占流注持齋洗血髓慧刀
中寶劍禪樂裹靈骷日月連珠轉塵埃壁像飄交象泰顙屐
麥壓楚江梲筦竹曾幽石煎茶或隨樵病從天海窄愁向歲
寒凋古澗猶泉水荒園但藥苗黔婁衾不足靈運笠空挑土
淨隨心浮池灰付刼燒斷碑開士塔飛錫應真橋已矣成長
往悲哉擬大招向來吟息處秋氣日蕭蕭

婁約禪師玻瓈瓶子歌秋晚寄一公

玻瓈瓶子西國來顏色紺碧量容杯老婁禪師渉身處秋水
浸空菱藥開大身無邊小無礙天地山河等塵壒收藏霹靂

歸沈寨束縛蛟龍作澂淋浮屠善幻本犂軒同泰佞佛多衣
冠蠢公樓宇猶現夢媚兒網運絕胝瘢址山杉槽定漏室梁
皇肉眼徒屈膝松花玉露洗還香柘子金烟熏欲凍靈瑛閣
前逢一師手親傳玩到今疑尚箴膏肓起廢疾稽首乞師楊
柳枝

昭華琯歌

咸陽宮昭華琯白玉琢成三尺短羨人南國遙聲來齊趙
琵巧盤迴洞房更衣待月上音伎逐色穿雲開天光搖地勢
動山林窴海水湧犇騰萬騎壓城破錯愕雙矛鏖敵怵賊洮
舉杵送侯夫碣石挾弩射鯨魚泗亭夜行老嫗泣斬澤秋戍妖
狐呼一吹吹向樂中變再吹吹作寰內戰天教漢祖見還鄉
可惜秦皇驚不見豈伊泠倫嶰谷法鳳鳴節〻足〻久無聲
豈伊後庭伴侶戒亡國肆月璚枝樂不得自時廢後日淫荒
立部坐部陳絲簧花奴羯鼓打漁陽祿山舞馬登舞床昭華
吹秦不吹唐嗚呼昭華落何鄉宗沈尚及萬寶常何如聽鳳
聽水奏伊涼悔不去問薑菰王

古俠客行

長安天關制九州河北列鎮類諸侯私劍縱橫常滿路錦袍
結束耀珠鱗初月三更動千里紅線女郎勝男子金合書名
斗柄高繡幃被髮心神死使臣單騎急叩城脣齒兩河休用
兵帳前盜賊在隣道牌外旌旗無硬聲落歌置酒紅線去夜
久飛天渺何處昔日驕將晚兩花今朝脫鬼秋風樹當遣一
笑却生塵累賜千金豈顧身磨勒踏垣獒犬伏水精縋海蟄
龍嗔世上出沒幾紅線纖夫細兒徒腹戰不盡英雄草澤間
教人恨殺虬髯傳

觀唐昭陵六駿石像圖

汾陽帝子天下雄起乘六駿即六龍掃除關河王脫雪芟刈
隴坂花鬣風長安渭水開前殿梟摧獍殄聞酣戰紛料聲擂
徹鼓鉦陣礮著體傳弓箭人馬驍矜一代豪治功底定聖躬
勞羽林旌旗晚色靜沙苑監牧秋雲高磊磈拳毛騧乘騰特
勒驃武周金剛驚走𨘋熒煌颯雲紫錯愕什伐赤建德世充慈
辟易最好青騅骨相殊魁奇更瀉白蹄烏千官盡堋山溝域
萬騎齊瘖石像圖九嵕寢園嚴幽阻太子率更題贊語形容
迅舊銀甲闘汗雨沾濡鐵衣舉周王八駿但周流王母樂謠
崑崙丘漢家九駿空逸軌神駒遠產余吾水壯哉六駿古今
稀金粟堆南又一時後代子孫曾不鑒詩人腸斷望雲騅

東吳行

我懷天地開闢初乾動坤靜焉能喻女媧斷鼇立四極猶足
峙峙交相扶窮山絕谷總一水千里萬里澆歸墟就中積陰
不得洩日削月盡滔為湖似聞東吳薄海際天欲少畀蛟龍
居鬚颮捲浪類鶺沒漲霧礦石疑鯨吐大田黍稻一以盡寧
獨岸蒂蕪汀蘆規撫西方失塔廟相像北里移星孛甚哉善
崩不可築哀爾民物空號呼碣石苞淪豈或有淇園下楗渾
如無人言白圭過夏禹歲晚多凍猶徵夫爰居避風亦已久
精衛銜木徒區區又聞杭睦二州境前者滔潦忍見屠舐擲
吾嫗視龜眼孰使汝頭真戴魚洪範五行竟不講春秋災異
何其愚從來妖德不相勝辛為泰階陳六符

女殺虎行

山深日落猛虎行長風振木威聲聲父樵未歸女在室心已
與虎同死生揚睛掉尾腥滿地狹路殘搽苦遭堂豈非一氣
通呼吸徒以柔軀扼強鷙君不見馮婦來下車衆中無人尚
負嵎又不見裴將軍出鳴鏑一時觳馬俱辟易丈夫英雄却

不武臨事趑趄汙流雨關東賢女不足數孝女千年傳穀完

揚子江頭遇仙行

晴沙獵獵吹林莽日晚南舞命如縷延秋門上烏更啼揚子
江頭暗風雨就中五馬一馬龍獨躍滄海超河宗壓僂屏筋
不復飫鬼瞰寶玦難為容蓬萊仙人按城堞前國苟諂何足
道氏族無憑梧青波刀圭不用授靈草萬里蒼茫豈所問須
臾變滅但荒雲東南王氣今寂漠夢入三山見樓閣

送楊文仲典史歸餘姚

楊君東去山龍拔白髮三年餘種種我來相送出江郊飛絮
撲舟烟霧重回思始見色可挹豈恨屢往門能踵芙蓉映幕
雲氣生苜蓿分盤日光動信知邑舍頗清淨曉謂民屋極單
乏芳春有畏懂桑麻儉歲無秋徒梏總徵科得考寧敢問案
牘持平終不擲閒因武具治敝鐵恒啓刑書與梏拳惟其與
入混瑕垢直以優游傲榮寵素鵰久蓄衣共懷瘦馬多騎骨
尤膋香凝圖畫居自關味絕葷羶食非究且將厚本植根塈
何況推仁究毬鑛嗟哉世事更變化眼識兒郎盡珪珙皇比
擁座早私淑筆墨寒場乃真勇劾馳梁宋或探鉀弦擊邳郗
行繳鶩交游已定肯論心學習相符須貫穿曾大海泝空
闊聊擬省州覓鉛須蠟發穿林草木愁蕭颯歷島嶼龍棟每
令故友役吟夢猶笑青年伏畔隴道途宵官身更遠勤業悠
悠志仍聳送君便欲東過越龍井泉頭看晴湧山杯一醊後
愴然古曲何能効雅噴

烈婦行

落日沉海雲壓城官軍多載婦女行大弓勁箭白山下顏色
如灰愁上馬我生不慣生馬駒存者吾子亡吾夫毋寧完身
吐玉雪忍使餧肉當熊羆青楓嶺頭望回浦血指畫巖心獨

苦老媼扣地救未及芳草迷天淚零雨卓哉一死可百年此
事已過永泰前黃沙野塞多降骨忠義傳中收不得

月出東林客窓上疑梅花影

朔風何處寒梅發江水悠悠路超忽逢花不語疑見人對影
非真却因月微使無花意自同誰知有影色俱空回頭不見
東林樹猶勝羅浮是夢中

秋日雜詩六首和黃明遠

京霧幾時白朔風吹鴈寒游俠豈不樂山林已摧殘晶熒龍
尾劍錯落虎皮冠寄謝五陵子焉知行路難
明月出東山流光射窓牖美人曼聲歌翠袖拂南斗別離終
不常歡樂詎能久咲折青桂枝涼風吹我手
黃塵蔽天地滄海悲鵾鵬設從未學仙人不在豪俠窟豹鼠既
飄颻蝦蛇何禽忽因之把酒杯坐嘯青山月
西風拔白蘋楚客自枯槁扳龍思上天勲業苦不早遐心隨
落鴻短髮等衰草亦有大容花嫣然為誰好
寂歷林下扉每苔日應積少年非隱淪南陌事行役書劒稍
猖狂衣冠多烜赫何用擊樹枝空山歌白石
代有遠游子出門獨徘徊自託羽林籍誰傾鸚鵡杯塵生走
馬埒草上呼鷹臺極目渺滄海聊紓千里懷

次韻吳正傅觀柳林罷獵

又見天星動羽林東風罷獵總駿駮麒麟剪斷雕鞍盛翡翠
翻裾彩仗深三月宜春多別館百年正始自遺音相如縱有
千金賦未必君王肯幸臨

次韻吳正傅都城寒食

悠然獨酌舞春衫手障黃塵客未諳鐵騎引駝沙草北雕弧
鷞鶋塞雲南太平天子回中望齊國先生稷下談猶有七香

車戟兩腋來風雨定誰驗

徒丞相花園入慶壽寺

我來燕山游俠場九衢飛沙白日黃大車高馬紛騰驤賓客追逐如風狂丞相花園雕玉牙杏析柃椽相低昂雲楚水谷寒不僵土脉溽盈若樹長美人素手行瑤觴清歌艷舞調絲簧鶯金蝶粉醉有香燕舟遺烙今則常倚城孤塔屹寶坊天仙夕降飄鳴鐺青旗緋節從猊床凌冬翠栢列兩行下引碧竇跨虹梁誰歟造者完顏王衰年上壽面生光第一齋僧無諫章九州四海遂不康寒烟蔓草吁可傷蕭然極目捎平岡燕南趙北天茫茫扶騎黃鶴歸故鄉

漷州

四月一日尚綿衣知是故鄉花片飛白頭慈母倚門久目斷天南無鴈歸

數株楊柳弄輕烟舟泊漷州河水邊牛羊散野春草短敕勒老公方醉眠

滄州

荒亭貰酒壯心違目極東州霧雨微百里齊封滄海接千年禹跡濁河非犢歷梓馬呈金鰭哀草看羊著錦衣猶記上元鳴鼓夜滿船燈火越歌歸

次韻傳適道虎陂閘舟中

少年解唱鄲鄲曲惟有垂楊夾堤緑夜來誰弄焦尾琴彈作東風雜登木雨陂閘東水生烟荆門山頭星照船争似揚州春十里一雙鸞倚綺君傳

方養心欲游泰山用前韻作思仙詞復和之

浩歌起作游仙曲黃鶴無期瑶草緑神人結屋泰山巔手拂浮雲扱建木一笑齊州九點烟天風吹斷蓬萊船還上高丘

看遠海有書與遺麻姑傳

夕乘月渡荆門閘

初更渡荆門觸眼舟楫亂堤吏時一呼舉篙類魚貫野雞悄無聲行子空把臉緑樹烟露沉清波月光爛分凉短衣披習靜單憤岸畸愁本難祛美景聊此翫荒荒東原平泯泯習濟斷歲愈管朗繁時康雉狩散秋槿別星河曉夢窺日觀懸知平生奇康覽天下半長衢紅塵腥古調白石粲徒發幾州鉞肯餐三斗炭人生空白憐歲序忽已換出門更呼車春淺冰未泮

新開河口同方養心望東嶽

群山突兀未崑崙隸亘萬里如兒孫云何泰山麾東魯峭立獨作群山尊高摩蒼穹幾千仞倒入巨海相吐吞風雲欲納制水旱日月隱見開晨昏嘗思一舉小天下俯視人世爭諠

諠鄒峄如錐椅遠挐黃河若帶澆餘渾自從無懷講封禪金繩石檢半不存文圖草文亦已死漢帝儒礼終難論朝馳浦輪木石老夜弭玉節虯龍翻世今極治四海謐事有未舉麾目奔伊予遠游困晞旅援此翹望想攀援偏憐靈芝太古色不到上界勾陳垣浮雲微茫數尺樹落日搖濛三家村寧知東巡頌功德但祝南面安黎元之人煮謝城中戀誰遣巫陽招尒魂平生空持赤玉舄此去恐負青霞言苦吟夢入太白宿長嫡衣帶扶桑暾居然飄零斷地脉久矣墒促謗天根我還呼酒酹蒼鮮咲挾服闔驟叅門醉中同駕六鰲去何用回首悲乾坤

皂角林觀劉錡戰處

東都何緣瀆南土劉蘭踏牲牲陳戰鬭共馬出英皋為君竟如寄立國已不高家供敵人賂歲奉使客艘乾坤忽掀擻城

郭皆動揺彼兎手可攫長蛇心更驚精熒金鎖甲倚艴橘紅
袍厲矛終扶腕投鞭遙填壕云何大兵壓尚謂和好牢白波
横天險清野捲地毛將營皂林斫軍艦釆石壓大星遽崩殞
滄海爭遁逃向非斯人在父矣凄煙蔦龍虎空野竟狐狸遂
寒嘷信史猶未著奇功果誰嫂因之懷舊跡一吊楚江皐

風雨渡揚子江

大江西来自巴蜀直下萬里澆吳楚我從揚子指蒜山舊讀
水經今始睹平生壯志此最奇一桒輕舟微煙雨怒風鼓浪
屹拄城滄海輸潮開水府凄迷覺須恍如見落洗扶桒杳何
所須叟草樹皆動揺稍稍黿鼉欲掀舞黒雲𪍑漲頻心悸明
月貝宮終色侮吟倚金山有暮鐘空寫来石無朝艣誰歎
齒呪能神或有傴身言莫吐向来天塹如有限日夜軍書費
傳羽三楚畸民類魚驚兩淮大將猶熊羆錦帆十里徒肰空

鐵鎖千尋竟然炬桒麻夾岸收戰壘蘆葦成林出漁户寧知
造物㧾兒戲且覽長川入樽俎悲哉險阻惟白波徃矣英雄
幾黃土獨思萬載跳鼉功吾欲持觴酹神禹

送方養心歸餘姚

切切復切切行子慘不悅嗟此四方志出門彌激烈孤蹤助
泗沂遠服窮恒碭急吹半天来曽水千尺裂高車少停輪健
馬空嘶臺雄劒彈無聲微衣不得結曽鄒誰學經齊趙幾奇
節商歌敲樹枝漢禮表茅蕝向時曽買舟一杜脫羈紲汴流
入汪洋盧阜陵嵽嵲𡼏家洗壓埃求道希老耋微煙錦囊鮮
宿露瑶草茁故國尚遺址前王多㢲轍貢門迷戰區艮嶽守
狐孽輕鞍小駟殘勁矢天狼折肯動箕子歌虛貽晋人呹從
来識時務往往狂悛傑神仙真縹緲民物正騷屑茲游固云
佳所學終不竭綿髮算愍人寒燈還明滅歸尋赤城幽坐視

滄海渺茫空飛胥濤厚地坼禹穴竆冬息山樊長夏仍獨蟄
那能事軒舉但可容疎拙一笑同越吟毋煩用蕪説為君看
白雲還記此時別

至杭聞胡汲仲先生没去秋奉柩瘞建昌

我舟東至杭直下追落鶴悲風吹白蘋胡子聞已卒時秋載
柩去素旆照揚粤卜兹建昌城無地可泣骨上天果何心耆
舊半已没英豪氣俱凋蓋壤名獨𠑽斯文西漢来大旨六朝
敬其間雖振之與世每摩牽絲琴曲學阿磔裂淫辭泥綽屬
劬蒯緱幻彩衣繡繲聖經黝日晶賢傳蝕烟焞終無萌蘖生
就此斷簡壁𨗜公追古先曠視盼窮發陳言去如遺至理昭
若揭遠咲𦊅沈嶺孤撐植摧枕舞韶資搏拊般斧類劓刖以
兹白谷遺而有金鑾詔調琴空繙帷技賦止鍛皷征壓恒碣
濛教兩淮海渟守儒終勦剛從仕類縹鼓瀝鹽數泥銼飛檄

治島彼幸焉撫民垢殊莫裨主闕平時負青素晚節老佔畢
佳友將米酹野僧獻衣襪耵聹耳聾鶴泉眼眊目𩣺月生為列
仙臞立謝豪俠塞似子本疎庸為士非詭煙持衡乃藻鑑泛
駕略銜祭同門溢江漢共道耀參伐將令異坑律肯使增歔
餓于今我多慚固已遭一刖悄結餘舊壇軒騫置黜突將来
杳微茫逝者真岀岀宜式貞耀諡稱彼甘棠芴公往知我誰
劃然採蟲蟻招恨西北雲從以泛溟渤

寄柳博士

試續儒林傳南州定幾人清標騰鳳翼素手截鯨鱗卓犖初
觀國軒騰早致身燕秦爭騁俠鄒魯共稱醇旅翮渾如淬家
氊在一振於焉徵有道自此教成均學術諸生識才名六館
親土床然燭夜茸帳結髮晨上下笙鏞間縱橫俎豆陳岐原
周鼓老闕里魏碑真白日需前席青雲抑後塵山林稽益駿

文字到祥麟宜獨呻佔畢猶應遂縉紳討論抽秘典奄從得
良臣絕漠幽洲暗滄波碣石隣鷟旗飛旂旌革輅壓輪囷御
苑材官集離宮突騎巡赤縣翻遠譯黃鼠寄時亦法酒蒲萄
熟天花芍藥春邊風沙鶻健衡雪野駞馴北海誰求隱東都
或對賓三關寧設險八極總歸仁悵望懷今古賡歌邁等倫
短衣曾見寵長鋏每忘貧共往仍聯騎同吟更接茵玉山森
巨石金水濯芳津本擬追枚乘終然愧郤詵應鳴來已再鵬
擊去何因乞挺淮王桂香生楚客蘋聖朝初觕士江漢有垂
綸

寄吳正傳

自昔攜手燕南門長風洒雪衣不溫向來兩見夢一覺今幾
欲語舌復吞日斜忼慨與子別班馬跳蹶東西奔色摩中州
峯嶽聳波濯列壞黃河渾掐麈齊秦擊快鶻凌鳳楚漢抽拈

蕕披離失矣幸得此英氣扶酒猶飛騫常憶仲春大羽獵九
衢綺直歸乘轅綵女紛行引樂伎材官夾道羅弓韃須臾紛
騰一萬騎足兩未及塵為昏中使計功促選秩貢章圖推目
存戚鳳文章倏能集祥麟郊藪將不謟信知天邑自壯壓誰
使游士爭扳援悲哉小草有遠志隨即大樸栖丘樊陂奇俊
傳莫予若便可上拂勾陳垣來乘東楚又一載此地閒舊柵
雄藩居民雜作他郡劉治道小試平生言秋行荒墟翠稱實
夜鱗巨濼明珠瞰淀應橘首謂子惆青桂無花能返魂幽屐
穿林鷺鵠喙大猷艳海魚龍掀達須出仕窮且隱肯以一腐
終乾坤

一咲

一咲長竿折徒憐大海魚文章猶醬瓿塵土只鹽車白日無
臺紛清風禹穴書上林誰獻賦愁絕馬相如

范蠡宅

淡淡寒雲捲影遙荒山故宅忽千年大夫已賜平吳劍西子
還隨去越船白石撐空留罔象青松落井化蜿蜒徒憐此地
無章甫只解區區學計然

烏震古錢

烏震何年自鑄錢偏爐鼓冶光燭天方圓肉好本不變百萬
戍卒橫戈鋋鎮州城南壓霧地雖有忠臣無孝子殘層數鼻
遺還軍老母身妻傾淚水一時富貴千載完塞為騎將空英
雄天子真傳內藏竭小臣別賜銅山銅似此頗期邦國活却
因貨利專生殺但能擲地作金聲九府終存太公法

聽客話熊野山徐市廟

大瀛海岸古紀州山石萬仞摔海流徐市求仙乃得死嶷若
老盡令人愁就中淵藪童男女南面稱王自民伍蒼劍凌天

化晚雲纖舡動空沉秋雨璵瑚臺上望欲空日出未出扶桑
紅魂漂三神入夢幻淚洒萬鬼爭英雄真人獨見阜鄉舄秦
使遙傳鎬池璧桃源草樹同一香紆輿蛟龍散無迹古往今
來亦可憐世間何處有神仙文成五利猶騰說不惜秦年惜
漢年

題米元暉青山白雲圖

一嶂空濛香靄間岩花冗葉鬥斕斑若為看盡雲生滅還我
青然萬古山

題李西臺真蹟

去矣昭陵瘞帖空西臺華力到江東知渠尚賴毛錐子氣壓
長槍大劍中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四

論倭

門人金華宋濂編

臣愚不佞揆今之世提封萬里東西止日所出入南北皆底于海邊徼無烽燧之警士卒無矢鏃之費外夷重譯鄉風効順梯山航海莫不來獻方物漢唐之盛所未有也然以倭奴海東蕞爾之區獨違朝化三十餘年奉使無禮恃險弄兵當翦其鯨鯢以爲誅首可也而迄今未即誅意者其有說乎臣切即前事觀之海東之地爲國無慮百數北起拘耶韓南至耶馬臺而止旁又有夷洲紵嶼人莫非倭種度皆與會稽臨海相望大者戶數萬小者僅一二百里無城郭以自固無耒粟以爲資徒居山林捕海錯以爲活漢魏之際已通中國其人弱而易制慕容廆嘗掠其男女數千捕魚以給軍食其後種類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濟百濟借其兵敗於白江口乃逡巡斂甲而退今之倭奴非昔之倭奴也昔雖至弱猶敢拒中國之兵況今之恃險且十此者乎鄉自慶元航海而來艨艟數十戈矛劍戟莫不畢具銛鋒淬鍔天下無利鐵出其重貨公然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焫城郭抄掠居民海道之兵猝無以應追至大洋且戰且卻戕風鼓濤洶湧前後失於指顧相去不啻數十百里遂無奈何甚士氣奪國體莫大於此然取其地不能以益國掠其人不可以強兵徒以中國之大而使見侮於小夷則四方何所觀仰哉唐太宗擒頡利而靺鞨來朝太宗曰靺鞨遠來突厥既服也今倭奴不及於突厥遠甚若其內屬如靺鞨者又多臣恐其有効尤於後也以臣度之倭奴之國去高麗耽羅不遠今戍高麗耽羅者當不下數百萬戍慶元海道者當亦不下數百萬比歲水敎以作士卒之氣大艦數百薄海上下然迄未能以兵服之者地絕大海

險故之以間往征之三軍之士感激嗚咽誓不再見父母妻子颶風連晝夜大魚跋扈鯨鰐萬艘勁弩不暇發齧舌相視不幸而有覆艦之虞衣衿結聯溺死枕藉幸而一存拔刀斫舷手指可掬雖親戚不相救援生死尚未能保何暇較勝負哉昔者隋人統五十二萬人伐高麗高麗終拒守不下所恃者鴨綠一小江耳今倭奴之強固不如高麗而大海之險甚於鴨綠水若吳會幾十倍其人率多輕悍其兵又多銛利性習於水若鳧鴈然又能以攻擊爲事而吾海道之兵擐甲而重戍無日不東面望洋而嘆使其恃強不服雖盡得而勦之摧朽拉腐也而彼乃肆然未嘗一懼非恃險也何敢若是吳嘗浮海伐夷洲矣獲其人三千而兵不助強隋嘗浮海伐留仇矣拔其城數十而國不加益何也人非同我肯欲弗能生也地非接我疆土弗能有也爲今之計果出兵以擊小小之倭奴猶無益也古之聖王務脩其德不敢勤兵於遠當其不服則有告命之詞而已今又往往遣使臣奉朝旨飛舶浮海以與外夷互市是有利於遠物也遠人何能格哉魏文帝詔辛毗曰昨張掖獻徑寸大珠今欲求之曷若辛毗對曰聖王惟德之務四夷畢獻方物求而得之不足貴也今不若罷我互市從彼貿易中國免徼利之名外夷知効順之實計莫便於此彼倭奴者心嗜利甚我苟不以利徼之雖不煩兵猶服也何以知其然也漢建安中鮮卑軻比能稍冠遼東三郡其後來朝則詰之曰我雖夷狄亦人也禽獸猶知擇美水草以居況我人乎我前者守臣數徼我以利使吾不得畜牧吾故叛去今反其法吾故來又況倭奴之人稍知文字豈反不及軻比能耶而獨不知効順者此臣所以日夜扼腕切齒爲朝廷惜也臣年長矣每思傅介子班超之所爲慨然嘆息徒二

子不自奮於絕域未免為田里之匹夫功或不成於漢朝至老死亦無聞於後世臣自揆不能如二子之智而欲有二子之功罪不容於死幸而朝廷假臣一命奉其告辭得徃喻之亦一奇也議者必曰鄉曾數遣使猶不得要領近自對馬絕景等島渡大海徑趍太宰府高麗耽羅沮撓百出留使臣不使遽見中夜守護排垣破户喧呶詬號兵燧交舉後雖僅得其使介來廷終至淪平而不服意者一泛使之遣未足以服之乎自臣觀之今則高麗耽羅已服所未服者倭奴而已然亦不勝其懼矣故今遣使不可與鄉遣使並論也臣必謂其王曰海東之地曾不能當中國一大州其兵衆之多寡可料而知也以今中國之應不即加誅於海東者天子之德不忍煩兵於遠非有愛於海東也鄉者王之衆航海而來驚我海道之兵且戰且卻王之輜重喪失者太半而我曾不損一毫

三軍之士忿然含怨甚唯深忘之當慶元海道者莫不被堅甲礪勁弩帶利劍飛艦蔽海而東趍足距躍輕風濤萬里之險決死生以問罪於王兼之高麗耽羅之衆其識海道習水性與王國同是王數面受敵也然迄今未即加兵者意王猶有人心欲以禮義服之又不忍煩兵以若王以故遣使臣來今朝廷攻王之土地非如伐夜郎略朝鮮可以置城守也雖得之越海弗能有也寶珠金帛積如丘山不待外夷之貢獻也殊方異物來獻于廷又不假王之重貨也罷我之互市從王之貿易是吾土地之所產王反得而用之也然王之名物不譯於古人也以邊隙一開市易且有禁非王之利也且夕大兵且來王必悔之王若聽使臣是得効順之美名而免受敵之實患也此臣喻之之說也

形釋

客有問曰生故僕將也頗有聞於今之世乎泰階既平滄海不波仁漸八荒德被遐邇東漸瑯嶠木西紀浙流沙麒麟鳳凰祿禎翁艴徵瑞乎山谷神芝朱草句萌甲坼納祥于水涯上又招賢良選廉茂訪遺逸舉孝弟開承明廣內之廷設金馬石渠之署高者登公卿大夫次猶補文學掌故遠方鄙人悉望歌詠以需進用之日者久矣又豈有卑汚蓮蹇局蹐齷齪不少遇乎生嘗竊志於是少始知學長又益加義理析秋毫辭華披春華亦既紀江河署青徐東挎齊魯之郊北闚燕趙之都英豪間出俊造交驩指南文苑擩嚌道腴蓋將逍遙乎三五而方駕乎羲農然且名不驕仕版身不離棋蘇口不攻辯智足不利走趨誠不能與世之豐術博碩輕便侈汰者比數乃若此之拘也是何昔者元造肖形之過乎予則應曰唯唯否否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乾清坤濁交錯

紛緼吹陰呴陽坱圠無垠洪纖高庳肥瘠異倫抽機擊鍵化陶鈞則且試入於堯禹之聖與夫桀跖之不仁稗輪氣運雜遝形質蒐短鶴長烏黔鵠白卒不可變已尚能復逃其真乎然則大有所不及小有所不取材有所不任力有所不負聰瞭眼矓傾倒函弃明足以察雖末或若泰山之不睹點塵卓犖精悍壯武勇足以敵十鈞或者蟬翼之不舉王良扶輿造父執轡必將騤騤黃馭騠裊騰追逐過都歷國然後知湊僮孌騎當不得以供驅策易牙調羹庖廚侍酒必將截肥截湛清醲淋滿醽醁式歌且舞然後知凡篚甕味嘗不得以剛鼎俎鄭侯定律璆劃制禮必將考圖籍列芸薌奇瑋特達范談抗論然後知窮鄉曲學嘗不得以施廊廟子猶以是病也盡搁不御夫世之務進而不已若乎峨高弁曳長珮從容而遊儀凳行而舜步援古文摘奇字穿鑿以附麗周情而孔

思屈原宋玉王揚司馬支離輪囷綺纘艷治言文辭者則或蜀而或楚詩書禮樂雕龍炙輠公平正大淬濇夢詡言道術者則或齊而或魯喑嗚則雷震指顧則雲聚立談則谷風發懈惢怒則秋雨流秦頎然而長厖然而厚博然其有背哆然其顴輔幽材於山野非俊乎天府竊見憫黎民達足事聖主猶欲發乎汪罔之封守毆乎昭如之海濱輅車尚有所不能載三馬尚有所不能勝若是乎恢梧倜儻包含彥彥有異於恒人者乃足為國家之用稱天下之所則予之不足也知已甚矣今夫予志氣不剛筋力不強容貌不通於世俗衣冠不合於康莊空洞坊塞而無繽紛悠迂詿而不得當處闠闠則心勤形瘵望山林則獸駭鳥鶩抗慨而長嘯睥睨以自鑒且謂夫元造肖形之過也則客將閔宋人之苗而揠之使長乎不然世固有是者矣璞有而千枝樸斵而百藝弊梓則燒水

齋膏車則把雪霰蓋已前鼓金張之虞衆後葵許史之容携王貢彈冠而肯慶齋朱緒綬以互鶯是同光發之所及無論乎久麼眇小血肉之軀而上不許之見也客乃逌然笑惕然謝曰古之人不云乎形之尾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然卒以是致敗而不復振予不敢復相天下士矣是故蹠瀏鴽而失於雖嫸蠼之細微或為之制縻罷介而離山雖文豹之拳捷或肆其噬㬋婁短而臨畜安趙武吶而故縶理沈尹覆而屈折白公孟嘗眇而招徠多士斯豈非其人乎姑欲激生而使進於此也生今上希道德中効儒墨巧匠之手無曲木而惟其器之用聖人之門無棄人而惟其材之得不究其學之是非乃徒汲汲形之為感是且輕詩人之忠厚掩說士之喋吟捨訑蒴桔梗於戰國之渾而不收橪栝棫樸於成周之林也不亦左乎

改元論上

先王之始得天下也必明一代之好尚以新斯民之耳目聞改正朔矣未嘗聞改元也然則商訓稱元祀春秋書元年者何以哉曰是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將以志人君之在位久近者也非王者以是為重事也後之說春秋者乃欲以改元為重春秋之初周平王立四十有九年而魯隱公又改稱元年藉令重在改元何不讓稱王者之年僇數而明詔於人哉抑魯以周公之裔且僭改之也苟或僭改必宜誅絕於夫子之筆削又反從而書之獨非撥亂反正之道乎蓋自古未嘗有改元為是說者特由於戰國秦漢之間周之既衰秦與列國爭稱王其初即位時猶以諸侯之爵行國中國人皆稱之曰公及後以王自稱史官欲少異之明其稱王之始故曰某王改元是豈斑斑然播告於其國者哉徒以書之載籍而已

耳何則秦惠文王孝公之子也立十三年矣十四年乃稱王而秦史改元魏惠王武侯之子也立三十六年矣三十七年乃稱王而汲冢竹書亦改元又十六年而後惠王卒非改元也明秦魏之始稱王也此始為史官者自志其國之事猶春秋之於魯史也求其說而弗得又大惑焉且謂西伯在商紂世亦嘗稱王亦嘗改元其光特因戰國之秦魏參魏豈果以改元為王者之重事哉說者恒曰為國君者即位之明年必告廟以臨群臣然後改元然以之言告廟則可臨群臣則可以之言改元則未可國君嗣位定於初喪先君之終即嗣君之始若曰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特臣子之情不忍遽死君父故居喪自稱曰子國內民人之心繫之久矣將為史官者以先君之虛年不得便為嗣君之始年始待其明年告廟之際乃次第以書之如太甲祗見厥祖而元祀之文著於商

訓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書之以年則又繫於一國之君是皆有不得不然者也故曰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然則何以變一爲元杜預曰人君即位欲其體元而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此說善也而後之說春秋者自異焉亦不合於春秋矣

改元論下

爲春秋者曰惟王者然後改元東周之遷王政不行諸侯亦皆改元近而宋魯遠而晉楚下及邾莒滕薛小國莫不皆然魯或以是而改曆晉或以是而改正朔秦或以是而創閏月此又似是而實非者也太史公三代本紀有三代世表紀尚書尚書無年故年不可載乃以世紀之十二諸侯世家有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共和以下微春秋左氏內外傳秦始皇以上微戰國策皆有年故既以世紀之又以年實之然

或已失其世系失其年代失其名爵矣且先王之世有小史外史以掌邦國四方之志諸侯無私史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至東周而後有是故十二諸侯之年始可得諸然不可得諸者亦多矣燕至惠侯而始有君秦至穆公而始有名楚至若敖而始有年滕薛騶雖文武之裔大封小不足齒他大國當西周之盛亦徒紀之以世而已近者詳遠者略也幷必曰以周之衰而諸侯各自改元推春秋之義此尚得爲大一統乎蓋古之王者無改元惟用舊歲季冬頒來歲十二月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至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東周既不頒曆故魯亦作私曆猶私史也若諸侯國自有日御矣秦以僻陋之國遷在戎夷於是始有史官始創閏月則猶魯曆也然三王之正不同而獨夏數得天商周革命且改正朔以示不相沿襲巡狩承事兵農田獵猶自夏爲故周官有正月有正歲正月夏正正歲周正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汲冢竹書雖用夏正以紀晉事抑何嘗有改元之說哉若曰東周諸侯皆改元則此晉事上起殤叔殤叔晉穆侯少子成師也別封曲沃是時文侯昭侯猶在殤叔比晉一大夫耳無緣改元特武公卒併宗國不數文侯直推殤叔以繼穆侯徒志其始封與卒年也太史公漢興以來諸侯世表高祖功臣侯年表類於每國書某王元年某侯元年方天下大定率遵法度行漢年號固也又況孝武新建元而輙自改元可乎淮南鴻烈亦稱淮南元年許愼註云淮南王安始封之年也特爲史官者欲著每國之名爵年代世系故一以是書之非改元也考之於漢者如此則可見東周諸侯之必不然矣

秦誓論上

秦穆公因杞子之謀以伐鄭鄭人知之旣還而晉人又敗之

于殽內愧蹇丹外爲諸侯所笑咨嗟痛惜發言自誓且以咎其聽言之失而已欲戰之心固自若也於而車賦徼而師徒逞其憤怒求以報復非不欲詢考成棄新進也言猶未已而兵遽出於晉鄭然則夫子何以獨列之書乎將不取其悔過乎曰夫人誰無過過而能悔然後能改改過君子之心也以君子之心行王者之事將已亂非生亂將寡怨非積怨穆公有一於此乎今徒信其區區自誓之言不察其無道用兵之罪雖說春秋者亦不敢少責於秦反以深責於晉是不知秦猶晉也且曰晉人三敗秦師秦之見報人之常情也未至如晉之甚晉人又輒報之則過矣故春秋常情待晉襄王事待秦穆文之四年穆公雖見伐而不報然後可以實其悔過之言是又非也夫以秦之所謂悔過云者吾知其心矣必也追念既往之敗引咎歸己作爲言語以自解於國人使國人不

徒忘其死傷暴骨之戚且又作其迅奮敢戰之氣封殽地之
死骨啓隴西之霸圖蓋已在於自誓之一日是則因敗爲
勝轉禍爲福而鬬士自倍者也若夫文之四年穆公非不欲
報伐也兵出累年民勞國敝又復有事西戎闢國十二國少
偈耳未始一飯不在晉也六年之夏穆公卒矣不然晉不先
動而秦輒加兵非結怨亂之甚者乎雖以康靈桓景繼體之
君出事已隔世讎猶未釋自僖三十三年殽之戰迄宣十五
年輔氏之戰凡幾戰矣三四十年之間和好未嘗偷兵爨未
嘗鮮不顧義理之是非而專以干戈爲報復戎狄之道也春
秋且以是而狄之矣穆公爲有以基之者也焉在其能悔過
乎雖然自其言而論君子不以人廢言此夫子所以獨列之
書也自其事而考二帝三王以來世變至此極矣是未可以
王事持之者也齊宣王伐燕而敗衛見孟子而陳賈乃教之

以文過由是觀之則穆公之所以爲賢者豈不遠矣

秦誓論下

方周之東遷平王之命蓋與成康太平之世無以異於是哀
痛惻怛之心亡矣周道不幾於棄乎雖然聖人猶有望於當
魯周公之胄秉禮之國也魯不足望則天下之勢不併於秦
而不止是故帝王之末爾而秦魯之誓書附之予嘗論其不
然嘗春秋之時秦幾霸矣殆無與於王室之盛衰自殽之戰
大敗於晉兵戈日尋無有寧歲東諸侯不復與盟會又且南
合於楚晉楚爭衡秦何有焉晉人曰齊秦楚狄方強今三強
服矣敵楚而已楚人曰捨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是秦不晉楚
若也且秦之興始於孝公之用商鞅成於惠王之取巴蜀地
形便兵力壯蠶食六國併吞二周戰國之秦也非春秋之秦
也此其去吾聖人之卒也亦久矣雖吾聖人也昔子張以百
世可知必曰其所因者在乎禮其所損益者在乎制度文爲
小過不及之間耳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烏知周之必
併於秦哉聖人不作諸子雜然並起左丘明國語載史伯之
言亦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
柔嘉姜嬴荆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嬴伯益之
後也伯夷能礼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於物以佐舜其後皆
不失祠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矣又曰武王之子不在應韓
必在於晉且使鄭桓公勿偪焉而別寄帑於虢鄶然亦何以
異嚮所云哉夫西周之末王政舛錯史伯知其必亂則當矣
齊固大國也雖晉文侯帥師以救周難猶次國耳楚亦蠻夷
蕞爾子男之邑秦仲方入仕于周尚未得岐豐地未列於諸
侯豈特與諸姬代干也哉必周之東遷齊始霸晉亦相繼而
霸秦則桀驁於西楚則暴横於南而鄭也適居四方之會交

南北之衝彼四國者恒困之矣左丘明將與魯悼公同時且推
其所見而言皆傅會無誠實猶戰國之世見秦之強遂謂聖
人敘書之際已覩其勢之若此而特以感傷之微意寓焉非
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然則書何以列費誓秦誓曰伯禽初
封適有淮夷之寇以修內備以扞外侮井井然各有條法蓋
聖人善之者也非有望於魯也若夫秦誓則吾前論及之亦
詩之取魯頌商頌也如是而已矣

孔子不貶季札論

春秋吳子使札來聘吳蠻夷之國也君稱爵大夫稱名而不
氏因其始通禮蓋未同於中國也是特楚椒秦術一例而書
耳說者曰春秋責賢者備吳子使札春秋不稱其公子是貶
也然則曷爲貶札賢者也本其辭國以生亂故聖人特訖其
來聘而貶之也是不然夫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

曰餘祭次曰夷眛季則札也父知其賢兄弟亦知其賢嘗欲立以爲嗣矣又且約以次傳而致國矣然終不肯有其國豈不曰立嫡者以長傳國者以賢苟不顧人道之大倫以成其父兄之志誠不若守匹夫之介節而得其退耕于野之安也何則長幼之序不可紊君臣之分不可奸將已亂也非生亂也今則諸樊兄弟已死夷眛之子僚乃立吾將奉嗣君之命而歷聘乎上國豈料禍亂之變驟起於肘腋之間哉聖人固不得以是而豫䂓之也闔廬之誅王僚之弑且知季札必不受成國於賊手僅以先君傳授之次第藉口於國人雖常人之情猶得之矣況聖人乎說者則曰太伯葬吳而不返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纘統而受命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也是又不然夫太伯之去因古公之欲立其弟季歷嗣位非不辭也端委治吳而不返豈可殖周家已成之業哉若伯邑考則且爲御於商見殺於文王之世矣使太伯返則季歷不肯承西伯之任伯邑考在則武王亦不肯任天下之責太伯之德雖在於讓季歷之賢武王之聖非皆由於不讓也父子世常法也兄弟及則法之始變也陽甲盤庚之間殷以是亂者九世豈獨季子之辭國乃生亂哉說者則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無及季札之賢者父兄眷眷焉欲立札公心也是又不然夫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彼此交致其讓而各盡其心以故聖人賢之然季札又何以知其爲公心哉諸樊兄弟欲承父兄之志使有其國盡不於吾魯隱桓之際觀之乎惠公欲以桓爲嫡禮之所不得爲也惠公縱其邪心而爲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秪以自禍而已書薨其惠公也諸樊兄弟其隱公也吾見其邪尚何公心之足云哉且謂季札生亂於辭國殊

不知使有其國亂益甚矣說者則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則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以賢而特書也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而特書矣是又不然夫齊桓召陵之師楚人未有必盟之意也而屈完請服王人救衛之役王室微矣而又使子突主兵故子突不得有功季子來歸則我公請之於齊而欲以靖魯國之亂叔肸之卒則又成以公弟之貴而世遂爲卿聖人之特書者特因四子以主義豈得與季札例言之哉然則春秋之旨主於吳之來聘不主於季札之讓國季子之來聘可見也讓國不可見也吳之始通禮未同於中國吳子之使札是猶楚子之使椒秦伯之使術也聖人一以是書之至若楚之自州而國自國之有君有大夫而後漸同於中國後日楚子之使遠罷君以爵大夫以名氏楚殆成矣聖人果賢之乎否也今則春秋書之曰札而不稱公子者吳之始通猶未至於楚之寖盛故也又況吳子之使聘者一國之事季札之讓國者一家之事春秋魯史也主於吳之聘我者耳若季札之辭國生亂非惟聖人不能於是貶之雖聖人欲於是而稱其讓國之賢亦所不能也要之爲此說者公羊則曰賢季子穀梁則曰善使季子夫季子固賢者也春秋亦不以其賢而不名也公羊所謂許夷狄者不一而足是也若以吳子之使札爲善札賢而名所以成尊於上楚椒秦術名而非賢也又將何以成其君乎是蓋吳之始通而後有聘賢札貶札聖人不暇論也今又反因二傳之說強附他義且貶爲非賢者何哉失聖人之本旨矣

與黃明遠第一書論日夜食

項見舉穀梁春秋違失有日夜食之辨及觀劉氏權衡亦謂春秋據見而録不應書日夜食何休難之得矣鄭康成強為文過耳予嘗考之日月之贏縮有常度則日月之薄蝕者悉之亦且有常聖人之作春秋所以宣明曆數而示諸人者固不能必日之不夜食也莊之十有八年三月日食上不著日辰下不稱晦朔是則穀梁求所以解經足以知日之有夜食鄭君知所以驗日之有夜食以故寧分穀梁之過而不辭右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世脩其業以攻其術孔子為春秋之故亦脩殷之故曆夫曆春秋之所重也後之儒者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曆必先推考日食以驗春秋何則日之行也有中道月之行也有南北九行當其晦朔之交或食淺或食深或頻月迭食或曠歲不食是皆後世善算者所能及也何休難曰春秋書日食不言月食日者因其無形也故

闕其疑何緣以夜食書乎予嘗推鄭君之說知日之必有夜食言乎前月之晦日入久矣言乎次月之朔日出而已虧傷蓋天之晝夜以日之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天之昏明為節此傳所謂因王者之朔日而後見日之有虧傷也今而曰一日一夜合為一日日始出而虧傷未究是朔食也如或不見其虧傷則可謂夜食耳夫自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畸者而論之天平運而舒日月則內轉而縮日一日一夜一周天而在天為不及一度若月已不及十三度有畸以日之速用月之遲退以及之一月之間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日月一會是則二十九日少半日也天運之參差不齊日食之在晝在夜不可以一定論也必以日之始出則為晝食日之既沒夜行地下則將不得為夜食乎徐邈曰日夜食衆星無光蓋衆星託日以為光者也世之登泰山者夜半觀海山日入世之閒闇猶故也於此而或食謂之食朔可矣晝食未可也又安得不曰夜食乎予嘗遠徵前代魏永安二年十月己酉日食地下虧從西南角起近據宋世淳熙十二年九月望太史言月食在夜新曆楊忠輔言月食在晝慶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日食在晝草澤陳大猷言日食且在夜月猶有晝食又況穀梁已有日夜食之傳乎夫曆本春秋之所重者也今而曰孔子從周何嘗考殷曆設考之矣今論語家語禮記中庸皆不見也雖然論語所載詩書禮樂皆嘗討論獨無一語及春秋將謂春秋非孔子作可乎襄之二十有八年書春無冰哀之十有二年書冬十有二月螽不宜有螽而有螽可以有冰而無冰是二者仲尼或指以為司曆之過焉曆差矣則殷曆庸有不考者乎今而又曰杜元凱嘗用劉歆三統曆著春秋長曆亦不曾因推長曆言日夜食雖然

元凱長曆晦朔參差甲乙舛錯委曲從傳反謂經必有誤是雖未始明言日食之在夜吾以天運考之則必知日之有夜食不敢謂聖經之必無也抑長曆併考古今十曆乃知三統最疎固不肯因而用之以著長曆長曆大槩劉洪乾象曆耳乾象斗分細故不可通於古殷曆斗分粗故不可通於今姜岌有是言也庸詎知春秋不用殷曆乎今而又曰自堯以來因日之出納為晝夜若日出而已虧傷便是晝食不必言夜是故旦則驗日初昏則驗星此說善矣然聖人之作春秋所以宣明曆數而示諸人者將不復以日月薄蝕之故而後定也不然則固不能必日之不夜食也嗚呼天文曆數之學不易言矣聖人之占天也有可以度數求者有不可以度數求者而其理固自行乎其間又豈得以吾耳目之所及者而遽定也哉然今曰日夜食經本無明文惟見於穀梁子穀梁子

魯學也至漢鄭君信之晉范甯又信之今之世學者主胡氏
胡氏亦信之予固不敢以不信也然則吾明遠之所舉云者
傳之不信而惟何休劉歆之緒論是儆故又敢始終辨之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五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六

門人金華宋濂[illegible]

與黃明遠第二書論左氏一[illegible]

承示舉傳論左氏誠有可舉者世言春秋者必[illegible]
功罪五霸之間齊桓特盛雖曰諸侯實行天子之事僖之二
年狄人滅衛衛文徙都楚丘齊也遂帥諸侯之師以城之春
秋不序也止若魯自城然其義蓋有不與齊侯之專封者今
而曰使諸侯而城之將如城邢書齊宋曹之師或如城緣陵
書諸侯楚丘之書則否豈非霸者命魯獨任其責乎左氏乃
以魯會之後而不序左氏非也自今考之左氏誠非也然欲
謂為魯之自城則尤非矣方狄之伐邢三師有聶北之救邢
亦自是遷于夷儀然後三師因其所以救之者往城之杞夏
餘也而即東夷又為徐莒所脅齊也且為東略之謀夏既有
會于鹹次年之春乃往城其所遷之緣陵此二役也邢杞之

遷徙得其國家以往雖使救而城之未見其為專封故齊與
諸侯可書也若夫榮澤之敗漕邑之處衛也國破君死遺男
女流散遷轉莫之底止於是而救之於是而城之豈非所謂
專封者歟故齊與諸侯不可書也今而又曰楚丘在衛小穀
在齊均之以魯自城書也蓋莊之二十有二年城小穀左氏
則謂魯之城也為管仲然魯亦未嘗有自城它國之邑者杜
預注小穀管仲私邑今在濟北穀城穀城別是齊之穀邑魯
與齊襄嘗會其地而蕭叔就朝之處不同小穀小穀本魯邑
也曲阜西北有故小穀城孫明復曹叔考此當矣未可引以
證楚丘也且城楚丘之上年齊宋魯鄭曹邾為會于檉將此
六國城之也又況亡國之餘豈魯一人所能獨任其責者哉
戍鄭虎牢非魯之獨戍也歸粟于蔡非魯之獨歸也皆霸者
與諸侯為之也僖之三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陽穀之會齊

之霸者幾三十年左氏則指陽穀為伐楚之謀近世儒者亦
多從之何則楚之僭號稱王憑陵中夏齊之所當憂者門庭
之寇也其欲聲罪而致討者計已久矣兵不正勝師出不正
又不有以周詢於始則何以善處其成功哉今而曰齊及八
國侵蔡蔡潰遂伐楚蓋齊之伐楚因侵蔡而遂為之又不用
江人黃人之師也陽穀之會果何所謀乎是不然齊桓節制
之兵也兵有聚而為正亦有散而為奇先之以文告之詞而
耀兵於陳者齊及八國也示之以犄角之勢而按兵於境者
江人黃人也樂毅將伐齊則先約韓魏以分其與國之援諸
葛孔明將擊魏則申好江東以定其鼎足之勢蓋楚今為江
陵江黃今在汝蔡光黃之境自江陵及於其國者不啻千里
然楚之與國也孰讀楚事而樂告於齊此一會也齊之所以
敢致力於楚者獨不以江黃之謀乎及召陵受盟齊師老矣

陳轅濤塗實誤軍道使陷沛澤之中討之誠是也江黃二國
全師守境未曾出戰故又使魯主之而後用之於陳不然陳
豈有獲罪於江黃者哉今而又曰左氏敘蔡人之嫁蔡姬故
侵蔡豈先以伐楚謀乎以是知陽穀之必不然矣雖然蔡姬
未絕蔡人嫁之若曰齊以侵蔡之陋不足以令諸侯而欲以
伐楚名之此近誣矣孔子又謂之正者何也意者蔡自莘之
敗獻武見執既而楚人復之為楚屬國諸姬之陷於蠻夷者
自蔡而始齊也因是而侵蔡特以蔡姬而召釁欲使楚人之
不覺一蔡之潰乃移其事於楚則夫齊及八國之威已動於
鄢郢之都矣陽穀之會其與江黃謀此者至熟也雖晉之霸
亦猶是也楚之寖強非東方崛起之吳未有能制其死命者
始會于鍾離又會于戚又會于柤又會于向屢會之矣然未
嘗與之合戰於楚楚之歲有吳師實晉使　也豈非晉之所

以用兵者亦得於齊桓之約江黃者乎抑此二事又齊桓霸
業之特盛者也楚丘封衛也陽穀伐楚也春秋之大節目也
此而不辨則無貴乎知經矣它如邾儀父非字也當與郳子
克別是一人近世黎氏亦有是說然莊王之弟王子克實字
子儀又一證也如單伯魯大夫左氏謂周大夫則深致其辨
然魯邑有單父單伯是魯命卿周有單子則姓苑言成王少
子臻封于單或周別有單邑亦未可定也餘卷帙尚多又當
有待於面而後盡焉

與博嘉父書論杞

春秋列國惟杞最難考定下唯主左氏謂杞本侯爵或貶是
下辯者又謂杞爵為伯謂之伯者公羊氏之說也公羊釋經
桓二年來朝之杞侯為紀十二年曲池之盟而杞侯亦為紀
其後止見杞伯耳用此故也是不然杞之本爵公也當武王

克商未及下車存舜之後於陳則胡公滿也存夏之後於杞
則東樓公也存商之後則微子之在宋也地方百里爵號公
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其樂稱先王客而朝以備三恪故傳
曰王者之後稱公是則杞本公爵也周之盛時諸侯之封爵
甚嚴也微子微仲雖用商之舊稱至二世而為宋公胡公滿
之後則有相公孝公而杞自東樓公西樓公十世至成公皆
稱公無異稱也是則杞之本爵公也而又謂之為侯為伯者
諸侯之封爵亂周道之缺也自杞之入春秋桓之二年稱
侯莊之二十七年稱伯僖之二十三年稱子文之十二年又
稱伯襄之二十九年又稱子昭之六年又稱伯自是終春秋
稱伯凡六變春秋之書他國未有如此者後之儒者釋之不
曰杞用夷禮春秋貶焉則曰其國削弱而自降也不曰時王
所黜則曰霸主擅為之進退也由此觀之則杞之為公爵也

明矣安得主左氏曰侯爵主公羊氏曰伯爵乎然乎猶竊有疑焉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禮則夷之夷而中國則中國之杞宋王者之後也桑林之樂公侯合伯子男之禮猶班班然僅見於宋杞無有矣信乎其用夷也然春秋狄秦者有之狄鄭者有之狄晉者有之夫以其行夷狄之道也特以號舉而未嘗一黜其爵爵者先王之所建也今不能用先王之禮而用夷禮狄之可也聖人又豈以意升降諸侯之爵乎若以杞之用夷則已貶稱子矣而又稱侯稱伯且曰雜用夷禮則降一等純用夷禮則降二等特以其偪近淮夷也春秋之初杞即淳于之杞也而非雍丘之杞也嘗以來朝不敬而致討矣曷不於此時貶而獨貶其卒乎此一疑也春秋之世非先王之世也諸侯恣行淫亂不軌衆陵寡大侵小信乎封疆之低離也杞之自降則吾不知也且當時之削弱不特一杞也又何

杞之屢降乎然春秋之末諸侯之賦嘗重矣子產請之於晉則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懼弗堪也爭之不已卒以減賦夫鄭固自降矣春秋未嘗以男爵書之若杞以其力之不足禮之不講僻陋在夷不能自列侯以削弱而貶號為侯貶號為伯貶稱為子是戰國之術也而謂杞若是乎又況先王之封爵杞之世守也曷為無故貶爵以自辱其先祖苟又自降不已則將為周室不成子乎此二疑也成周之盛王室固能絀陟諸侯矣其東遷也王失其政諸侯亦於是乎不廷蓋非特一杞之為也使時王而能貶其爵削其地誠足以振衰周而起之矣春秋不必作也不然悖亂如鄭衛齊楚如吳楚天王不能一有所懲而獨絀杞奈何以夫王者之後於周為客而以夷狄視之耶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名名名不若字字不若爵爵不過乎使杞而可絀是果何罪

以至此乎書未聞時王之威令足行也彼藉區區之禮以感動諸侯至於曾桓篡弒之賊猶且錫命以寵之雖死不廢其賞濫矣其刑則未也又安在其能絀杞乎此三疑也時而春秋王道缺矣諸侯力政而後有霸宜乎其取先王之典而紛更之也然五等之封爵則未之或變也春秋之始年大國雖有欲霸之心而小邑未易以從霸杞之為杞是時一與莒盟未嘗自列於諸侯之會齊桓之盛且不足以致杞又百餘年而始同盟于蟲牢若之何而擅為之進退乎鄭大夫卒晉人將治其室鄭人不許豈不曰以大夫之在鄭而晉得以制之是邊鄙鄭也不可為國大夫且不可專廢置於鄭國又況同為天子之藩臣乎若霸主之擅進退者誠以甲兵之強弱幣王之厚薄也而借其等秩則於載書之際以莒子則先薛伯以曹伯則次許男或有之矣而未始敢變其爵也且杞之來

盟也晉人方帥諸侯以城之固將尊顯之不暇安得貶而絀之乎此四疑也此四說者必有所是亦必有所非其曰杞本夷禮而春秋貶之未盡其義也則又曰其國削弱而自降也又未盡其義也則又曰時王所絀而霸主擅為之進退也是則杞本何爵乎公爵也夫既公爵矣春秋曷為若是而書之也夫子之作春秋必關於天下之大故而後書蓋文武之褒大封而杞為首東遷以來彼且扶傷救死之不恤為天王者固宜發憤于上而振救周家之法度乃徒霸主僅假其大義以尊封弱國以聳動天下且禹之功及民也遠人之見河洛者猶思之況其子孫乎鄫不足道也而杞為稍大夫子蓋嘗惻然有感於心而特予之以王爵之不正者且以志其日就衰滅之漸是心也興滅國繼絕世之心也故曰杞之本爵公也杞之公爵吾於西周見之杞之為侯為伯驟升驟降吾則

於春秋見之見之於西周者正也見之於春秋者夫子特示其變於天下及變之既極又以子繫之當其卒也淮夷嘗病杞矣緣陵有城而齊以不霸當其來盟也東夏嘗不寧矣淳于有城而晉亦以不霸有霸非美事也無霸非細故也於是王道之不絕者如綫人皆曰杞先聖人之後也今弱矣而春秋屢變其爵將使天下之諸侯少懼焉則周室猶存也夫豈上絀夏下存周而果如公羊氏之說乎否耶足下既主左氏而學又執昔漢董仲舒與胡毋子都同業故春秋之教大行此不無望於足下也亦惟有以析衷焉

讀戰國策

春秋戰國之際齊先霸晉次之惟南方之楚實大與二霸相出入秦則眇然一變於西戎終之吞二周併六國類非昔之所謂彊者乃今西望而悉輸之秦豈果地形之便兵力之武而致然乎吾嘗求其故矣春秋之時齊晉及楚既彊地廣則主驕兵勝則民疲民疲主驕自顧無能敵已者亦不能以敵人然後秦以戎狄辟陋之國決起而與勝之又況山東之主年未踰弱冠材不逮中人一旦嗣后胄弟位重權高驕夫細兒專兵握政欲以是當孝公商鞅則非秦之敵也游說捭闔詭秦名以自決盟約戰攻扶秦勢以為鮮不然上無以僅存其國下無以私售其說曾不擬踵皆以為秦築帝宮比郡縣之民未始有一寤者惟夫山谷旅氓羹藿飯豆之人言之也切慮之也詳且有以深中齊楚三晉之病燕人者曰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韓人者曰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長存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彊者長久萬世之善計事彊不可則不如合弱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秦之兵至柰何合弱又不能相救助如一此所以為山東苦也其言云爾太史公乃遺而不錄世亦莫知其為誰之謀齊楚三晉之人類曰救國大否則曰秦與我厚一國受攻五國不救韓寔近寔先亡燕頗遠乃後亡齊楚三晉之人不監秦之所以亡山東者而競趨其所以亡豈果地形之便兵力之武而致然乎或曰當周之初本在岐梁沮漆之間商之中世特置西鄙荒僻之地而不之有故太王王季文王自其百里之國而興焉秦猶周也及武王克商天下歸周分紂之故都而立三監太公望處齊周公旦處魯召公奭處燕武王又自營洛邑居之而齊之以德秦則反是郡縣一置而子弟為匹夫仁義不施而刑辟為常行是秦雖能得周之所以興而獨不能得周之所以不亡山東既平六國為一陳勝劉項之徒大呼而起函關百二之險章邯百萬之衆終不得首尾相救又何秦之強弱不殊也由是觀之山東散則秦勝山東合則秦滅死君之亂亡將之家猶能使天下不為秦有況山東之完國乎夫天下之地方千里者九秦獨有其一此正孟子所謂鄒敵楚者秦又戎也公羊春秋不云乎秦伯卒而不名狄道也孝公商鞅未遇之初天下亦以夷狄擯秦擯之是矣而又事之何哉秦交之不絕與國之不恤從橫游說之不禁非秦能亡之也自亡之也是故曹操為國賊而吳蜀之不通字文為賜繫而陳齊之相攀亦終於必亡而後已豈獨戰國乎哉

讀韓非子

予讀韓非子書蓋法家也至顯學篇乃言八儒三墨皆足以

蠹國而害政必欲盡去乎是而後能治墨不足言也儒者之學通古今徹上下有國者無不賴之而非獨不以為然是又荀卿子弟子也一何迂誣怪駭若此耶豈以荀卿子之學猶習於戰國之俗而不純於堯舜周孔之道或有以召之故耶昔者孔子嘗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荀卿子則曰大儒天子三公小儒諸侯大夫士猶獨君子小人之辨然又非也夫儒者本學士之稱也苟儒矣雖其居一國大夫之職而其為天下平治之器舉在我惟治有廣狹則其德之所及者有遠邇今也大儒之効必以歸之周公小儒之為害若子思孟軻且譏之或言王或言霸或言強國務使世主攫焉以為政則又特變其道以曲從之道可變乎是徒苟冒而㝡惰繆學而飾說既病乎人且厲己也仁義必堯舜征伐必湯武子思孟軻之道將不槩然明白為後王法乎奈何欲法後

王而反譏之也當周之衰也孔子自其先代廢壞之餘修衣冠正禮樂明文章而以之教七十子也未始曰吾儒者也猶曰是有君子有小人所謂君子小人一義利之間耳又豈有大儒小儒云云者耶然以戰國之世去聖日遠而諸子之說紛起私意揣摩強辯相勝荀卿子號為儒者而未純於聖人及其弟子又自叛去夫然故人視儒者之學輕而非也亦陷於刑名法術之末且曰八儒三墨皆足以蠹國而害政至欲絀儒生去經籍自以其刑名法術之學而施之於天下此其罪誠不在李斯後矣荀卿子豈或有以召之故耶雖然先王之世先王之道無非儒也所以為儒之名者未見於天下也粵無鎛魯無削秦無廬胡無弓車非無也秦魯胡粵之人類能之而不有其名也夫既儒者之名立而後百家異說嵗貼日闢嘵嘵然矣其眛於私溺於一偏之見浸淫蔓行而不知返其誣者且謂吾道為無益必欲煨燼滅裂以盡之而自快其所欲為於是周公孔子之法耗矣故秦人之言曰詩書不如律令仁義不如刑罰詩書仁義蕩焉無餘卒至於危急敗亡而曾不少寤也嗚呼荀卿子亦不為無過也哉

讀公孫龍子

世所傳公孫龍子六篇龍蓋趙人當平原君時曾與孔子高論臧三耳至其著堅白同異欲推之天下國家使君臣上下循名責實而後能治者可謂詳矣自太史公劉向班固之徒率稱其出古之禮官及夫警者為之然後有敝顏師古曰警者訐也公孫龍豈所謂訐者哉然獨不明立一定之說而但虛設無窮之辭亦徒為紛更變亂而已何其細也孔子嘗有言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言觚而失其形制則將有不得為觚者又況治天下國家而不得其所以為治者乎此固吾聖人

之所慎也春秋戰國之際士大夫咸昧於義理之中而專以利害為說文姦言飾譎行日馳騖於他岐沉溺於外物而卒至背畔於大道之紘紀撤撤焉名不覈實老子亦曰名者實之賓也公孫龍蓋有審於是而言之或過是以煩滯於析辭而反闇於大體察焉而無用辯焉而不急鄧析之兩可惠施之多方皆是物也不然則吾聖人且以名正言順為先矣名位不同節文異數聖人嘗以義權其輕重禮正其進退是皆天造地設亘古亘今決於人心著於耳目溢於禮官之篇籍必曰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天下之事雖未嘗出於一定當其權合其中則固聖賢用心之所極無俟乎辨士假物而取喻者也今則彼為堅而此為白此為同而彼為異吾徒見其紛更變亂而已矣何補於天下國家之治哉雖然世之本公孫龍之說而欲求其為循名責實者少矣自今之言

吏治者觀之恒多文而少實官具成式吏抱成案標注時日捐陳辭欵非深刻也非巧詆也非輕縱也非失出也則已補苴其訛闕鉤䌷其姦伏類無有毫髮遺者然而經制之不定而虛文之相蒙風俗之不一而私心之相勝是雖有百公孫龍之喙且未足以處之者也然惟漢之宣帝自丞相以下必欲其循名責實為治諸生必守家法文吏必課牋奏至於文學政事法理之具一切必務其職者以矣然以聖人之治天下國家凡事惟執其大綱而不察其細略其小疵而不受其欺惜乎是時無以聖人大公之道告之而徒用其漢家雜伯之術王成或以是而得賞楊惲蓋寬饒等或以是而遭誅此將何以致是也與其名是而實非則又何貴乎循名責實之治哉嗚呼白黑之紛糅賢不肖之混殽後世之治為不及乎宣帝遠矣此予所以猶有取於公孫龍之說也言治道者可

為家說也哉

讀孔子集語

自孔子殁學者言人人殊當戰國之時遂有孟氏之學荀卿之學世子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學蓋惟孟氏之學本於曾子子思而獨得其宗至於荀卿則知一逐孟氏而復以人性之善者為惡豈不遠吾聖人之道哉然而周人世碩又謂人性有善有惡而恒在乎所養且作養書一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寔出於吾聖人之門一倡群和而告子勝復持與孟軻為辯雖以漢世大儒董仲舒劉向揚雄徒能反覆乎善與不善之間而終無以究吾聖人之實然者聖人之道則已久為天下裂矣孔子在時東郭子嘗問於子貢頗疑聖人之門為雜子貢則曰夫子之設科也以待天下之學者隱括之間多曲木砥礪之旁多頑鈍是以雜也然則聖人之門有以德行進有以政事顯有以言語行有以文學著門弟子各以其性之所近學之所說而往教於其國聖人在時固不至如東郭子之論其雜也然而聖人殁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吾於是而後知東郭子之論蓋出於聖人既殁之後而深慮夫戰國諸子之自相矛楯也自相矛楯非聖人教之若是其雜也學者自雜之也嗚呼一曲而邪說百家而橫議曾不悟其厚誣聖人而欲求暢其一己之私納之於聖人之域鑿空而無所繫著傅會而徒為募術聖人之道豈其若是聖人之遺言佚語則已衆差四出而不可致詰是故名家苛娩而煩碎言聖人必先於正名法家深覈而慘刻言聖人可以殺而不殺漁父盜跖肆為譏訕讖圖卦緯過於妖誣將其心自恥其文辭之淫妄義理之膚淺吾不託之聖人則不足以信天下後世天下後世又未必不以此而或疑聖人

之門為雜也老聃言道德世之清淨寡欲無為者多託之老聃蘇秦張儀言縱橫世之游說傾盛世主者多託之蘇秦張儀此其偽亦何所不有宜學者反以是惑也然而聖人之言記諸論語垂在六經是其一體一用妙道精義之發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諸天也又豈戰國諸子所得而易雜者哉雖然孔子家語初出魏王肅家觀其言且與大小戴禮相出入而王肅嘗持以難鄭玄世之儒者猶或疑之而不盡信蓋慎之也况今永嘉薛據所次孔子集語或本於戰國諸子或載於西漢先儒雖若聖人之遺言佚語類此而僅存吾恐天下後世學者之滋惑也書以識之苟或謂吾如劉子玄之疑古者吾知慎焉而已矣

書張良傳

或謂予曰留侯之先相韓者五世而韓滅故留侯欲為韓報

仇咸陽復建韓國之社稷既項羽殺韓公子成則又歸漢為漢畫策以圖楚及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欲復立六國後韓將再封而留侯乃借前箸以籌其不可為漢計則善獨不為韓地乎又當秦之初亡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焚棄先王之典籍漢興盡反是道留侯才智明達素書兵法僅託之圯上老父豈無以三代帝王之道而一言之歟此皆其可慨者也予曰不然方秦之亂天下豪傑並起非大家豪姓即其宗室父兄日夜嚙舌扼腕攻一城下一邑以務立其故主求以勝秦秦既滅而楚霸宰制天下立十八王又殺故韓王而改立他王韓失職矣豈不欲輔韓之故公子我留侯之力誠有所不及者故仇楚而臣漢非實委心於漢王也又欲為韓而報楚耳撓楚權立六國三晉有生氣而韓亦必有再封之望然當楚漢之未決又立六國以衆其敵使天下游士各歸事其

主漢無與成功漢之勝負未可知又況項羽專制之餘山東河北九江昌邑猶有故王有不可以紛更而變易之者使韓復得而存鄭昌之死非其意也韓其能久存乎田儋魏豹張耳陳餘之流皆不足以復存故國故寧忍酈生之謀而託漢之天下天下既定太原馬邑固已屬韓襄王之孽孫矣韓之再封又未必非留侯力也若夫楚漢用兵之後高祖自謂以馬上得天下而陸賈叔孫通皆故秦之儒生要之皆辯士非真儒留侯既以兵法決勝而素書又明黃老黃老之學簡而靖且與漢初除苛辭撓之法同一意何有於儒術也孝文時雖以賈誼之通達國體精練時務絳侯灌嬰且沮為洛陽少年喜功生事等宜亦謂俗儒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當世果有儒者亦將以是而受譏焉又未可責之留侯者也嗚呼漢承百王之弊而終不得以上繼三代帝王之隆者實一時之將相大臣使然是又何獨留侯也哉

亡友喬生哀辭

自予少居山中恒跼蹐回顧無一與交者言語趦趄動輒見笑以為木訥人也人亦未嘗樂與予交東陽喬生光庭素善予光庭世醫也性耿介欲以文墨自奮援予每推户造之從容文史間且引琴以自娛當得娫娓市若無行人神思悠邈括宮納羽驚飆入弦聲在指外嘗為予製山居騎氣引等曲騎氣者蓋曰以是騎天地之正氣云爾人或謂生此與俗辭好盡已之君則曰此吾辭也今年夏予北歸自燕而君以久病不得見病日劇自度必死比死猶耿耿不亂自世道降中人以下一溺於異教而已苟能充其力於緇黃而顧不能盡其心於措擲亦獨何哉賢者卓然有見於古持曰吾有先聖

人之法在毋崇異必務於正否則哀辭誕說之是徼亦何所不有以至荒胡不憂其死惟恐不芟之俗得移於中國盡舉世莫之悟也而生獨有可稱者焉予世之窮民也進將不能有所用於世退又無所藉以自治其身交友於是乎益鮮逢為之辭以哀之是歲至治元年也辭曰

嗟乎我觀我人均是庶物或厚而豐或佻而窒始氣作私乘輪為疾囂智鬱心娩慶賤貿歎腎墮壓神見鬼出忌蛇肆蔵翼漏增慄恒視力之可為至浪身而弗恤生其已知之矣莽乎以生慌焉以死錯寞之與居汗漫之為使馳朕聃以絶塵抗嚨亂而離澤邁躐躐巷黄耆殤子百年同歸天地曾不若一指也而予又何歎乎或者持爾故藝蘊爾奇音撫艦沉淺等椿發盎人跡罕到鳥獸衆吟豈微連伯牙之爾侍私有感於人琴嗟乎生自此遠矣形潰散而不收魂委蛇以何反是

將棄大區之寥廓而興造化者游衍季之何而獨使我心恍
也悲夫

亡友張生哀辭

曩予童稚聞予友張生始以贄來女氏重以親戚故甚狎每
歲時一會必出所著詩宛有二妙四靈風致倡予和汝且累
數十不自止至於言談爆動尤缺然不能與世俛仰而獨好
從博者游祖號馮陵幾欲起曾宋時其緒而與之交者乃曰
韓文公世緒大儒後裔且識其挾捭闔規人財公但含為善
戲不讀文武弛張之道李翱集載古據痛經一卷與盧關越
尚可覆也是將何代無賢哉至治初予自燕南還而生乃逝
女氏有藝假之學娶其妻子為其室癘疫遂殆盡生朝夕哭
拾遺骨混一函葬之女氏本宋書玄碑識其墓曰幸歲還寒
食沾杯酒盂飯不餒也自言生時具子午卯酉衝也多成敗

茲既敗乎我則天必更成我乎未及十年而今竟以戚戚死
豈古所謂秀而不實者乎生諱鑫字季長於是年三十有六
續娶卒無子又行事不少概見徒念其身死無後以悲會所
空予日以事不及哭有宿草焉故為之辭使就其墓而讀之
亦予之至情也辭曰
惟大塊兮稟我以精複黔靁兮造我以形藐兮生予中處攖
世變兮弗違日寧伊哀哀兮愈佛行者辟易兮坐者疎勞辟
子兮摛光蒔髮毛兮拂牙齒何衣冠兮紳帶又旨味兮肴膳
既藝藝兮不我乏烏雖之然後兮吾以復初豈兮窮兮可違
恍昔壯兮今老歲月歎兮如奔山虹零落兮不自保嗟妻孥
兮訴聚指債貝兮浮湛雖蘇身兮亦贅殆外物兮將烏求諒
眇眇兮跳丸智隆隆兮行乍大海波兮塵飛三山路兮六龍
起舞何人寰兮無常曰氣化兮則然道能存兮常默名可朽
兮不以年朝顏治兮桃其華暮敝殘兮烏鳶之食古今兮同
流天地兮罔極嗚呼痛哉兮白雲坳林木沉沉兮野猿啾嘈
嗟夫人兮不可見季逝者之如斯兮滔滔

亡友趙生哀辭

趙生季良家故宗姓也予少與之交者若干年自言妙推算
星曆所直星宿甚有力又自奇其容貌壯偉言語秀拔且喟
曰某生以布衣歷州縣某生以刀筆起佐臺憲某生以文
學升進館閣士無志則已有志事竟成吾北行決矣及行予
呼酒與生別又作序文一通以壯其志曰蓋古之豪士多閎
偉倜儻自異於常人然固未易遇也遭世急於用人然後遇
耳任以鄉田仁漢名士鄉在扶風西界小邑時自以無豪易
高、未長安求為衛將軍舍人貧不能給鮮衣玉具劍或為
家監騎奴所屈辱當天子擇材衛將軍家富兒貴賢豪庸俗

偉如木偶被文綉外美實中則揭然無一有卒無以易此兩
人者又困者必益伸暫暢者必終顯且世之難飢寒者窮乞
無所控告古何嘗無是人哉今生日論天下士之賢否時命
之窮達口不告宗黨之不別僚友北行慨然如必有所遇者
然本其平日所願欲以措諸事業且落落難合及朝上書
夕則名見一息有弛擔閒則華衣駟馬或隨之矣夫又何愧
於古人哉此殆生之所自信者久矣雖予亦幾生之必有遇
也自生去二年人從燕趙間來言生矣銳之氣窮憂之色日
闘於胷中猶潛然不為之動終以是而客死豈世所謂豪傑
有志之士人方譏其為狂為妄天又若是愁之者耶曾祖某
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洪州司法參軍生喜讀書庶幾復振其
家及是乃以喪歸三子儽然也有足使予悲哀憐恒於心者
又從而為之辭辭曰

嗚呼趙生才非不足用而命也數奇學非不能博而力又不得自進於時奈之何哉吹律本以徵贖攝韻篇以畀督斯奇材與飼客日切齒扼腕而不可忍數終衆人之異嗜萃時俗之披猖爭繁華於趙李競翁豔乎金張郊坰羅車騎第宅溢酒漿此生之所欲見於帝鄉也或者窮餓下俚槁項黄馘生未嘗睹城郭死不殊於土壤上猿猱乎下蛙黽僅耕鑿之是力烏能覩出日乎泰華之頂固已快雨零於窮隙矣不然使彼生者孫妻羸弱子經有以抱終天之戚戚爲何如也耶

李仲舉岑尚周哀誄辭

初溧陽李士良仲舉餘姚岑士貴尚周蓋逆旅間乎同薦于鄉至杭見尚周舟中年二十餘美風儀善言論絜士也及來燕邸乃與仲舉相見其年不復尚周貌加瘠言若不出諸口雅士也李本故家仲舉幼病母愛之甚及上禮部欲行乃閉諸戶使不得出泣目盡腫且曰我家左江右湖魚稻豐給子故多病又忍以風霜水雪錮吾子雖不仕進無損吾事宗黨親戚力勉使去猶屢進介致往米薪藥不絕于道仲舉歸將之官餘姚竟以丁母艱毀死岑自設科以來兄弟數人鄭黄彦實授之以學彦實故儒家子材高而學邃嘗夜夢坐岑廳上觀旛四設尚周年來少前拜跪乃脫身所被綠衣之覺而尚周至拜跪如夢彦實驚問尚周對曰士貴幸不墜先生所教彦實遂愴然不樂自撰悲誦一篇縱酒自恣卒不起尚周既仕官黄巖大姓李肩輿角道入尚周誰之曰是家隸鹽亭恒執持州縣短長後頗廉得其私煎鹽販過賕鬻獄尋罪丹書之李憾復以鹽法陰中尚周家會尚周出巡鄉部還以食遇毒死嗚呼自始至終未及十年哭吾友二人蓋幼而學壯或不及仕或既仕又且死不及究其所學予方幸此二人者能有所卓立乃沒沒焉若是枯筆硯費燈燭劬簡編欲少覬榮寵於當世爲何如也夫誄者哀死而累行者也我之哀矣又豈能自已於辭也哉辭曰

惟理之賦人稟其全惟氣之運人遭其偏誰謂我人不關於天狹挺之彝雖胡越之不間壽夭之數柰彭殤有不得而齊焉昔也昭佩清潔鋪張華繡恃似窮而實達聿致汝於顯觀令也收斂精彩沈埋槁壤抑似通而實塞終睽我之素焚嗚呼使多汝之材洲汝之頴膺銀艾而大耀御黄綬而難老吾何敢爲此二人者惑不然使汝貌不揚汝材不良毋馳心於媸醜僅屏跡於東岡吾恐太冥之間亦不得而汝留也泰淮之水赤城之山豈復有如昔之往還者乎赤城之山泰淮之水亦既志其所以爲生死者矣尚何言哉嗚呼

餘杭史生哀辭

諸暨方釣子清每言餘杭史生之賢生名坦字履仲自童齓時性敏而氣溫通書即善誦知義理及長學爲文則又中充而外若不足必欲求其至焉然生今其死矣生本世家子當其先自敬思弘離父子間三世有汗馬之勞用異姓疏王爵至近世猶前後絡繹爲王公者數人及故家喬木一壞於朔風頑碢之餘故生自爲撐植門戶計不得不力當其與子清友也居常矜以自持不妄言笑處衆侃侃有得則相告有過則相規信乎其有益者也然生今其死矣蓋予索居者久嘗欲就今求其人薄紛華嗜道義與之友則庶幾乎古之絶學可復也若彼生者未死尚可得耶夫天之生物也不常是既斂而息之矣還反而散焉故雖僅見其句萌甲坼而不究其實此固子清之未已而悲趺隨之者也予曰子清之所友又得其所求友者可不悲乎乃從而著其辭

茫茫乎堪輿靜者誰論乎動則或逞神嫵立極乎老龍斷趺
黃土肖靈乎壞蘇與俱清濁雜揉乎孰賢孰愚出生入死乎
孰軒其樞嗟史生乎美且都三十未有乎二十餘汝目光炯
乎汝頷欲鬚女衣汝冠兮張拱而趨古之世祿兮今則無汝
守伊何乎家有其書王綱之正乎精髓則腴摛藻渾灝乎騤
揚芬數中則已殖乎外不我詠苗而不秀乎汝非童烏天門
閶乎雲龍躍躍朝陽之爝乎鳳翽于梧文則記筍乎武或記
受學當其用乎不汝必須用遵其學乎謂鼎扛車前歌後哭
乎論胥以鋪世之人乎我其朕孫黎丘所呼乎我亦忘吾狂
梟既歃乎編走而驅彼黃不撄乎睢歌萬芝李毗是利乎蒐
瑣相扶牆珠毀璧乎孰我瑕瑜嗟史生乎幽不汙世之杌乎
我則吁雖曼爾脅乎不易我臚一朝之短乎古人與徒超然
以往乎溟涬之初究桀是非乎歌毀孰譽天荒地裂乎莽為

丘墟烏鳶螻蟻乎孰得而踰北風吹人乎積霰霏塗誰歟尸
者乎我索其居汝友所悲乎我闔其祖我擲我肆乎焉莫其
朔華蓋之山乎列仙有臞望之不見乎從以爾軀嗚呼惜哉
乎獨踟躕

亡友趙生哀辭

予友趙生良佐字子有宋安康郡王六世孫予少子有六歲
嘗兄事之子有喜讀書善行草及鼓琴畫竹石為人不類其
貌與人交必盡其情當酒酣或登山遠望慨然將有四海之
志焉他人不識也子有未病弟良儔病已葬遂為文以祭癉
曰吾父老吾弟病若不救是遺老父憂幸避我乎祭已體疹
痒欲病既病而弟死後五日子有亦死且屬其父斂我鶴氅
衣墊角跣足道書一卷納於是年二十有八矣尚未娶此皆
其可哀者也為之辭曰

伊荼居之怳傺乎出郭路乎何之飄風曶其折木乎楸澗水
以增悲自童丱之相得乎謂吾子之瓌奇短衣襦其擁髀乎
服長劍之參差諒先民之是若乎曾流俗之不汝知何舉世
之無似乎復降年之若茲嗚呼哀哉乎行道為之悽惻淚雨
下以霑纓乎面死灰而失色矧戴形之如贅乎將反真而為
息疑有日之來歸乎邈窮天而可得紛後生之章出乎務華
藻而備飾嗟沐猴之文繡乎負小兒之岐嶷爭從俗以售名
乎遂違古而非則何縱彼之不壽乎友奪君之甚力信造物
之不仁乎汝父得以為仇夭汝弟其亦已乎又使汝之不瘵
嗟夫人之有生乎惟賢智之是求何賢智之不憖乎不愚曾
之能俾炯天星之易晞乎爾野莽之將秋殆自古之皆死乎
寺遺骸於山丘悲尔化之有恒乎忍吾私而不哭逢陌上之
花開乎見城南之草綠知異物之終歸乎恨千殤之不足齊

啾汝於蜀蜀乎復吞聲而躑躅於是歌而弔之曰未始有物
何委蛻乎爾生爾死逢百罹乎脩短隨化天何私乎彭鏗殤
子世所疑乎羽衣騎鶴且癡乎大羅清虛仙可期乎騰言
往昔我心之哀乎臨文嗟悼孰諭汝懷乎

新安朱氏新注黃帝陰符經後序

予聞隴西李筌嘗得黃帝陰符經讀之數千遍竟不能略通
後遇驪山姥始章句解釋蓋甚怪矣自言神農氏棄蚩尤暴
橫黃帝三年百戰而未及有功天命玄女教以兵機賜以九
天六甲兵信之符皆出自天機合乎神智者筌又別著太白
陰經闡外春秋以輔行其說強兵勝敵豈必務貴於此經而
後能然耶廣漢鄭山古嘗語蜀黃承真蜀宮大火甲申乙酉
則殺人無數我授汝秘術庶幾少減於殺伐幸汝詣朝堂陳
之陳而不受汝當死泄天秘也已而蜀王不聽而承真死孫

光憲竊窺其書題曰黃帝陰符然與今經本寔不同不知此又何書也若乃筌務用兵而山古又欲務棊兵此果何耶夫老聃本道家之祖而其書多寓於術自其一心之靜天旋地轉陽噓陰翕而世故之萬變者縱橫錯暨惝疑棊格悉出於其彀而莫能逃乎是也是故世之言兵者考諸道術流於讖記洞乎飛伏孤虛察夫龍虎鳥蛇此殆孫吳韓白韜略機謀之所尚者然非儒者之正論也新安朱安國當光堯南渡之際每咎當世用兵講武之失故注是經雖然天下之時勢日殊而兵難隨慶苟取古人之糟粕而强謂我知兵是即趙括之不知變也自太祖始得天下太宗即懲五代藩鎮跋扈之亂急於偃武而脩文降及數世搢紳逢掖之士寖恥言兵兵日弱矣遂至故都淪喪三鎮隳沒君臣將相跳身潰散夷夏盜賊蟠踞糾結卒使王業偏安於山海崎嶇之間不復自振

此誠有可憾者然而撫摩疲民收合遺燼猶足以守此三百餘年之命脉而不遽至於淪滅者豈在兵耶是故承桑氏以文事而衰有扈氏以武功而敗文武二途要皆可以亾國踣家而天下時勢之所在不以兵强而存不以兵寡而亾者抑可睹矣凡吾儒者之言兵本以仁義言兵而深不欲以孫吳韓白韜略機權而言兵孟子請罷秦楚之兵則曰去利而懷仁義荀卿論兵於趙孝成王前則亦曰魏氏之技擊秦人之武力桓文之節制咸不敵湯武之仁義是蓋仁義云者實當世用兵講武之本也雖使黃帝玄女誠有所謂陰符則上篇演道中篇演法下篇演術千變萬化出無入有要之亦不能有外乎此者又况李筌鄭山古道家狡獪之流耶惜乎安國儒者自有正論何獨用是而後為言兵者耶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六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七

門人金華宋濂編

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府雜說

昨山古詩考錄自漢魏以下迄于陳隋上下千有餘年正聲微茫雅鄭廢絕未有慨然致力于古學者但所言樂家所採者為樂府不為樂家所採者為古詩遂合樂府古詩為一通以定作詩之法不無疑焉竊意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辭特以其聲為主聲之徐者為本疾者為解解者何樂之將徹聲必疾猶今所謂闋也漢書云樂家有制氏以雅樂世世在大樂官第能識其鏗鎗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此則豈無其辭乎辭者特聲之寓耳故雖不究其義猶存其聲也漢初因秦雅人以制樂歌為文始武為五行房中有壽人壽人後易名安世其辭十有九章乃出於唐山夫人之手文始五行有聲無辭後世又皆變名易服以示不相沿襲其聲實

不全殊也及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為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如以辭而已矣何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牴牾者多殊孝惠二年夏侯寬已為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未必始於武帝也豈武帝之世特為新聲不用舊樂耶自漢世古辭號為樂府沈約樂志王僧虔技錄則具載其辭後世已不能悉得其聲矣漢魏以降大樂官一皆瑕隸為之魏三祖所作及夫歌章古調并在江左雖若淫哇綺靡猶或從容閑雅有士君子之風隋文聽之以為華夏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鞞鐸巾拂等四舞皆存唐長安中工技淪缺其能合于管絃去吳音浸遠識者謂宜取之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以後北方歌工僅能歌其一曲耳時俗所知多西涼龜茲樂倘其辭之淪缺未必止存一曲豈其聲之散漫已久不可復知耶柰何

後世擬古之作曾不能倚其聲以造辭而徒欲以其辭勝齊梁之際一切見之新辭無復古意至於唐世又以古體爲今體宮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四句耳豈果論其聲耶他若朱鷺雉子班等曲古者以爲標題下則皆述別事今返形容二禽之美以爲辭果論其聲則已不及乎漢世兒童巷陌之相和者矣尚何以樂府爲哉傳有之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詩之與樂固爲二事詩以其辭言者也樂府以其聲言者也今則欲毁樂府而盡爲古詩以辭既不能歌徒與古詩均耳殆不可令樂府從此而遂廢也又聞舉琴者言琴操多出乎楚漢或有聲無辭其意輒高遠可喜而有辭者反不逮是則樂家未必專取其辭而特以其聲爲主者又明矣嘗令之言樂府者得無類越人之歌而楚人之説乎昔者鄂君子晳之泛舟新波之中也榜枻越人歌之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

予昌州州𩜱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鄂君子晳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説之乃召越譯而楚説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絶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説君兮君不知其聲則越其辭則楚楚越之相去也不遠猶不能辨又況自今距古千有餘年而欲究其孰非孰是不亦難乎昔唐史臣吳兢有樂府解題近世莆田鄭樵又爲樂府正聲遺聲然性愛奇卒無所去取兢則列敘古樂而復引吳均輩新曲均豈可與漢魏比倫哉若樵又以天時人事鳥獸草木各附其類無時世先後而欲以當聖人所删之逸詩是亦無異乎文中子之續詩也今欲一定作詩之法且以考古自名古樂府之名不可以不存存之則其辭是也擬之則其聲非也不然吾願以李杜爲法太白有樂府又必摹擬古人已成之辭要之或其聲之有似者少陵則不閒有樂府矣幸悉以教我毋多讓焉

三墳辨

三墳書近出僞書也世或傳大抵言伏羲本山墳而作連山神農本氣墳而作歸藏黃帝本形墳而作坤乾無卦爻有卦象文鄙而義陋與周官太卜所掌三易異焉三易者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周易古矣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先天之易伏羲之所畫者也文王倂之伏羲豈以連山爲易又首艮乎夫連山蓋列山也列山本神農之舊國首艮又有重山之象連山非屬之神農而誰乎歸藏本黃帝之別號初坤初乾初離初坎初兌初艮初震初巽乃歸藏之初經歸藏非他易也坤乾是已又何析而爲一乎唐藝文志連山十卷唐始出今亡歸藏三卷晉薛貞注今或

雜見他書頗類焦贑易林非古易也世之說曰易占以變故其數但用九六而尚老連山歸藏占以不變故其數但用七或用八而尚少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先天之易也連山七而首艮歸藏八而初坤亦不過踵吾伏羲之舊及推其所用之策連山三十有六歸藏四十有五易則四十有九又若不相爲用者而今三墳書獨不聞焉方孔子未删書之先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左史倚相又能讀三墳五典矣太史公所謂搢紳先生難言之者也孔安國尚書序始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者大也言大道也苟言大道孔子不删孔子删之此其文誠不雅馴矣東漢以來說者所指三皇之號又不一劉恕乃謂古無三皇五帝而周官特出於漢儒之手耳此其書果何賴乎嗚呼三墳自三墳三易自三易亦無緣合而爲一也外有紀姓者叙

上古帝王之世襄陽羅泌頗加采用以著路史泌乃採丹壺名山記呂梁碑及輶軒使者方言却疑三墳書膚淺不可徵亦但差錯其世次改易其名號而已紀者何非枯提合雒連通叙命之類乎姓者何非三姓六姓四姓二十一姓之類乎大率與路史合也况又雜引春秋河洛圖緯及山海經等書亦已博矣然亦何異三墳之膚淺乎莆田鄭樵且謂東漢諸儒尚喜讖三墳書雖近出庸不猶愈於讖乎乃引紫霄之傳而上寘諸古易經之列以為非後世所可及終亦不能掩其偽也嗚呼孔子歿天下言人人殊荀卿子激焉至言性出於聖人之偽卒併詩書六藝之正若一畀秦火而雜燒之又豈不以其偽之勝乎古人嘗有言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是則稽古而不究鴻荒樸鹿之世亦未為不知學也哉

伯夷辨

予讀呂氏春秋伯夷自北海而歸周至岐陽文王已卒武王即位使召公奭盟微子使周公旦盟膠鬲由是伯夷去之以自潔隱焉而餓死豈其然乎當紂之世天下紛亂伯夷之欲為聖人泯者久矣聞善養老而往就養岐梁之間固不在文王將卒之秋也且武王初政又豈果有勝殷殺紂之心哉膠鬲紂賢臣也嘗與之約戰矣雖天甚雨猶不欲失期往救其死況先使周公要之以加富就官之盟乎將已有墓哉一定之謀必陷賢臣於死地乎不然膠鬲非賢者乎又微子遭時之變猶念念不忘宗國雖不得已而去未肯自通於周以為已地曰利世為長侯守殷祭祀召公亦何以有是盟乎武王克殷復立武庚不幸三監之流言共為王室之不靖成王周公然後起而殺之也不然則請後七廟世守天子之禮樂豈有待於東夏之別封乎夫如是微子膠鬲二盟皆非也二盟

既非則伯夷嘗至周而就養矣孟子曰天下之大老歸之文王蓋未卒也藉令武王繼之紂而改行將先天下率諸侯修朝事夫嘗欲推亂而易暴也殺牲埋書而煩褻鬼神行貨要利而離間天子左右伯夷當聞其風不入其境豈暇到岐陽而後去哉去之以自潔隱焉而餓死知焉諫伐之後也然則雖受文王之養亦且必受武王之養矣太史公述於文王受命改元作伯夷列傳有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此又以為不見文王而遽去胥失之矣

樂正子徵鼎辨

齊伐魯魯平齊索岑鼎魯以其贗往齊人曰贗也盍使樂正子徵之使樂正子樂正子曰必以岑鼎往魯君曰吾愛吾鼎樂正子曰臣亦愛臣之信予謂樂正子未知信者也夫信者本一夫之私行而欲以應天下之變天下之變萬不同且使

其拘一曲執小諒者以應之鮮不白賊者矣蓋此有所謂權焉權者何義是也行苟合義雖言不徵不害為信義一不合徒務徑情以直行是則尾生之抱柱也今夫齊魯相攻擊危急旦暮耳一鼎豈敵一國家哉然而宗廟之重器不敢輕以與人也彼方以不義徵吾信吾則以贗奪真亦兩相當者何必若是慭慭然哉設或求鼎不已又求割地與求斬大將首與求太子為質而後退師於是使樂正子徵之且一一拘之乎抑違之也夫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而欲徒以執一行之是則用吾拘滯膠固之見而徵夫無所稽考之器且不可又況欲以聖人體道之大權而維持天下之變故失之跬步則憂在千里之外矣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孟子之言也彼樂正子非孟子之徒歟其相魯也孟子喜而不寐人聞之則曰善人也信人也嗚呼是亦信之小

者耳今也不信一國之信而惟信樂正子之信則樂正子見
重於齊魯也久夫既自信其信而君又愛鼎不若以實告齊
曰鼎固贋也然是鼎吾先君之分器將以是奉犧牲供祭祀
而周公太公實与享之不然則二公之盟不云乎後世子孫
毋相害也吾先大夫展禽嘗以是言却君師矣夫吾國不能
下人以禮而至用其世守之器君亦不能以禮服人而欲奪
人之所有皆君之所惡者也為此計者內不失鼎而我之信
義加於鄰國彼必悅服而去之信之大者也夫又何取乎一
夫之私行為哉然樂正子儒者其為人也好善且善改過惟
他書載徵鼎一事不類故深辨之否則戰國傾危險詐之士
踵相接也孰謂樂正子者非賢哉

甬東山水古蹟記

昌國古會稽海東洲也東控三韓日本北抵登萊海泗南到

今慶元城三百五里泰定元年夏六月自慶元桃葉渡覔舟
而東海際山童無草木或小僅如筯輒刈以爨聯東偏海有
招寶山或云他處見山有異氣疑下有寶或云東夷以海貨
来互市必泊此山山故有砲臺曾就臺臨砮射夷人矢洞船
楯入地尺又別作大筒曳鐵鏁江水表舟猝不得入前至泱
口涯石嶔險離立南曰金雞北曰虎蹲又前則為蛟門峽束
浪激或大如五石斗甕躍入空中却墮下碎為雰雨或遠如
雪山氷岸挾風力作聲勢崩擁舟蕩蕩與上下一僧云此特
其小小者耳秋風一作海水又壯排空觸岸沓不辨舟楫所
在獨帆檣上指潮東上風西来水相闘舟不能尺咫一撞燋
石且靡澌不可支持又前則為三山大洋山多礠石舟板釘
鐵或近山則膠制不動昌國境也昌國中多大山四面皆海
人家頗居篁竹蘆葦間或散在沙墺非舟不相往来田種少

類入海中捕魚蝤蛑蛇毋弾塗鯚歩腥涎襲味逆人鼻口歲
或仰穀他郡東徙舟山過赤嶼轉入外洋望岸客山山出白
艾地多蛇東到梅岑山梅子真煉藥處山焚書所謂補怛洛
迦山也唐言小白花山自山東行西折為觀音洞洞瞰海外
覺中裂大石壁紫黑旁瓣而兩岐亂石如斷圭積伏蟠結怒
潮撥擊晝夜作魚龍嘯吼聲又西則為善財洞峭石嚙足泉
流淙滴懸纓不斷前入海數百步有嶕土人云曹有老僧東
獨行洞穴且半里山石合一竅有光大如盤盂側首睨之寬
弘潔白非水非土遠不辨涯際凡自山北轉得盤陀石山巔
旌蓋高壘石如埋東望宵想像高麗日本界如在雲霧著
茶中日初出大如米篩海盡赤跳踊出天末六合翕然鮮明
及日光照海薄雲掩蔽空水弄影恍類鋪僧伽黎衣或現或
滅南望桃花馬秦諸山嶔空刻露屹立巨浸如世疊太湖靈

壁不著寸土尺樹天然可愛東南望東霍山山多大樹徐市
蓋駐舟此土人云自東霍轉而北行盡昌國北界有蓬萊山
衆山四圍峙立旋繞小嶼屹如千尺樓臺而中處又有紫霞
洞与山為鄰中畔通明方如大車之輿潮水一退人可入或
云人不可到隱隱有神仙題墨湧不能辨又有沙山細沙所
積海日照之有若手握則霏屑下漸成窪穴潮過又補終不
少損旁有石龍蒼白角爪鱗鬣具蜿蜒跨空亘三十里舟徑
其下西轉別為洋山中多大魚又北則為朐山岱山石蘭山
魚鹽者所聚又自北而南則為徐偃王戰洋世言偃王既敗
不之彭城而之越嘉王凡硯會稽之水又南則為黃公墓黃
公赤刀厭虎厭不行為虎所食者也夫昌國本禹貢島夷後
乃屬越曰甬句東越王句踐欲使故吳王夫差居之然不至
也海中三山安期羨門之屬或避秦亂至此方士特未始深

入或云三山在水底或云山近則風引舟去蓋妄說也東晉人士每愛會稽山水故稱入會稽者為入東抱朴子亦云古仙者之藥登名山為上海中大島嶼如會稽之東翁洲者次之今昌國也是年秋八月自昌國回姑蘇山海奇絶屢明晉人之不妄時一展翫宗少文卧遊不是過矣

周正如傳考序

予每觀左氏春秋王周正月釋者曰言周以別夏殷也及尋公羊穀梁二傳又雜引諸經讖緯孔子初無明說後之儒者頗用黃帝以來七曆求春秋時曆卒不盡合杜征南長曆反謂經必有誤經未嘗有誤也是豈夏正周正之果異哉蓋曰王者受命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故徙居處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而改正朔其一也此固然也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堯舜禹本一揆也何獨至於

湯武而遷革之於世之說者嘗謂當周之世春秋必用周正春秋尊王之書也隱公元年之正月是即平王四十九年之正月也然而前徵乎商則元祀為十二月而月不改後據乎秦則元年為冬十月而時不易春王正月似乎冬十有一月也而聖人易之以證其行夏之言程子所謂正月非春假天時以立義也自程子之意則曰夏正寅春也周正子非春也是改正者必改月也故曰假天時而已自今說者之說則改正者又不改月不獨假天時也雖王月亦假矣嘗又自異於程子也至其所自為說且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周革命特示不相沿襲巡守承享兵農田獵猶自夏焉果是則聖人又何必以是為顏淵告哉或者又謂古之改正者必改月商周之正月非春也伊訓元祀太甲三祀下不紀時泰誓一月召誥二月上亦不係時將以時自天時月自王月故也然而

秦漢之際每年之首必以冬書十月之上顏師古漢書注且以為孝武時改太初曆後乃追正前代正月為冬十月者抑難信矣至若孔安國之於書鄭康成之於詩禮且言古之改正改月者年首必係之以正正月必係之於春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三代蓋迭建之皆可以為正則皆可以為春矣豈不以子丑二月陽氣萌動雖謂之為春也亦可矣魏景初時楊偉造新曆請復用商正且以是年十二月為孟春次年三月為孟夏本鄭說也然則奉若天道敬授民時又不常有一月二月之参差哉今之說書者蔡氏父子亦謂如孔鄭之說則四時改易尤為無義三代之改正者必不改月商周之革命者特不過用其子丑之月以為歲首耳周官正歲周正建子歲首也正月夏正建寅月數也春秋之正蓋用周正而月數不改每年之首截前兩月以屬之上年之尾誠若

是則隱公之元年魯史必書之曰冬十有一月而聖人自削之也蔡氏父子以之言書則或可從以之言春秋則猶未可從也或者又謂三代之世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魯用周正吾於春秋魯史見之曲沃用夏正吾於汲冢竹書見之是故左氏雜採諸國之史以為傳或用夏正或用周正互有不同昭公之三十三年十月晉人會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定公之元年正月又曰會于狄泉是重出也魯太史辯火出之候亦曰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又一證也雖然王者之大政必叶時月而正日是豈容以一代之間而三正之並用者哉世之說者或曰易有之帝出乎震自伏羲神農之世蓋異建矣次而數之堯建子舜建丑夏建寅而甘誓且載其怠棄三正之文者本此也然自顓頊以來始以民事命官而歲月自當以人為紀先王為是推策迎日治曆明時民之

析因夷隩馬獸之孳革毨毴無一不得其居之宜與其氣之順者堯舜禹三聖輒因之而不敢變也意者秦漢之際鄒衍張蒼五德相生相勝之緒論歟或又曰天地人三統子丑寅三正古無有聖人所不道三代之改正特改人君即位之初年為元而已雖然此謂改元非改正也而改元者又非春秋之重事也將是數說吾亦孰信而孰從之哉黄陽董生始出夏時考正二卷云此巴川陽恪先生作也恪之先君從涪陵晏淵而淵又授業于朱子蓋嘗舉朱子之言曰三王之正不同周用天正豳風之詩又皆以人為紀是則改正者改歲首也未嘗改月數也上卷專論春秋下卷雜論他經及傳一切附著己說最為明了考正之作寔朱子意也然而朱子四書集註詩集傳自用周正周月臨江張洽朱門高弟春秋集注且謂周正建子即以為春聖人雖欲行夏之時而春秋因史

作經方尊周而一天下不可遽改之也朱子之意豈果若考正之意歟予蓋歸而質之黄君景昌君則曰左氏魯人也使其不與孔子同時亦當近在孔子後左氏信矣若夫豳風之詩周公所作是固追述公劉居豳之事當夏世所夏正若也未可以說春秋乃作周正如傳考二卷以辯考正之不然今兩書具在予故并識異說者以俟於董生為何如

古職方錄序

鄒予嘗治春秋左氏傳及太史公書竊觀黄帝以來王者都邑及春秋諸國交爭時分地山川城邑較之禹貢已多乖錯不可徵自孔子作春秋魯君子左丘明為之傳丘明魯人也尤識周魯典故莊僖以前特言齊鄭襄昭之後特舉晉楚餘大國頗及宋衛陳蔡若燕秦又以絕遠無赴告甚略太史公采世本戰國策作三代本紀十二諸侯世家其云舜稷契皐陶伯夷柏翳之裔詳矣垂益夔龍則曰其後不知所封又曰滕薛騶小不足齒周武王時侯邑尚千餘江黄胡沈之屬不可勝計故弗采著然則周制害已諸侯惡去其籍雖曰頒爵與祿孟子猶不敢詳況他人乎方堯遭洪水使禹平治州分為九及舜攝位冀分為三青分為二至禹而復合堯之舊班固云黄帝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然以禹貢九州計之五服相距方五千里僅得黄帝之半說者且疑九州之外黄帝亦嘗畫野分州舜之十有二州亦猶此也然周禮自王畿而次之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方而計者則為萬里漢地理志亦云漢之境土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其所紀山川大抵與禹貢不異何其里數若是之懸絕哉或曰尚書據虛空鳥路方直而取之漢志乃因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或曰禹之聲教所及地盡四海

其疆理所治制止五服若夫荒服之外則又有區畫者存非若周漢且盡其地之所及者而疆理之也何以言之王制四海之內截長補短方三千里是天子環地之實也故周禮雖稱九服周官止曰六服群辟又曰六年五服一朝是則侯衛以降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若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必兼及衛之初封人民氏族王田分器至詳至悉未有一言及附庸者宋仲幾嘗言滕薛郳為宋役而薛宰竟不從焉況附庸者朝從於衛夕入於鄭西通於秦南屈於楚蓋有之矣當世君嘗以此為疆界之分離者哉然又有一說焉夫冀禹之所都冀之北境自雲中九原二千五百里且至于沙漠不毛之地周之東遷洛陽為土中曾去王城八百里猶在甸服鄭在河南密縣百七十里已為男服蓋嘗順流拖便而鄭則成皐虎牢之險夫豈五服之制非若畫棋局然

以定遠邇也是故幽州邇於碣石而共工流蒼梧遠於衡山
而虞舜狩若謂周之斥大土疆又皆不出於蒼梧碣石之外
不然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至周僅千八百國毋乃
夏后之盛猶愈於成周之盛乎將此萬國者特舉成數而言
非實至萬也然鄉所言黃帝方制萬里而得百里之國萬區
者夫苟一國而方百里矣至於萬區則不止方制萬里以謂
方制萬里則萬區之國毎國以開方之法計是亦不過毎國
四里而已何有百里哉且國猶邑也鄭取十邑河南即虢檜
等小國芮耿四邑郊鄍邰滑皈等小國方里而井井四為邑
故小曰邑大曰都萬區猶萬邑也舉不及百里之數者凡以
一邑四里也齊魯之初封也孟子亦稱儉於百里儉者不足
也不足於百里也戰國時乃方百里者五必曰當在所損以
復於先王之舊若明堂位言魯七百里出於成王之特賜是

徒漢儒習見戰國之魯非成周之魯也漢儒所以言此者由
周禮公地方五百里之說誤之也然周之西都僅四百里東
得洛陽六百里乃合千里三公公爵也采地將不方五百里
乎苟方五百里則天子亦無地以自容當一侯爵耳藉令成
王未賜亦當得四百里以一州千里計僅封侯國二而有餘
三而不足將以何地而給千八百國之君乎是豈魯之侯爵
百里而止非七百里也周禮又討論於漢儒之手故以其封
國之誤者攙入之遂變而為斥大土疆廣為封建之說殊不
知禹服猶周服也黃帝之萬國舜之十有二州亦猶周服也
若謂盡其地之所及而疆畫之者恐不可以論周止可以論
漢漢之盛時東置玄菟樂浪北度陰山西盡西域南窮交廣
儋耳且有非古九州之域者故予毎謂封國當從王制
百里之國不加多也州域當從禹貢五服之地不加廣也如

是而已耳昔者晉陳壽嘗撰古國志五十篇世遠書無可徵
於是本禹貢采周職方用叙前古帝王公侯名氏都邑之不
同者餘及四夷種類亦甚夥矣合之以秦漢以来郡縣且志
其成敗興滅之端知者詳之否則或闕使後之博古君子覽
觀焉

後序

自古者帝王公侯都邑名氏興滅之故紛乎夥矣予少時嘗
疏其一二曰古職方錄且序之然猶有可疑者蓋孔子之序
書也自唐虞始荀卿曰五帝以前無傳人其文野及孔安國
書序又言古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徵楚左史倚相吾誰信
哉信聖人而已矣夏后氏承唐虞之盛塗山之會執玉帛者
萬國殷湯革命存者三千武王克殷大封同姓餘蓋一千八
百是果何以驗其然耶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絀夏武王資

八百諸侯以伐殷何不思之甚也湯始征自葛十一征而無
敵於天下及有事於桀雖亳衆尚憚於征役且諭之以予伐
之不得已又況其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率殷之叛國
以事紂武王豈得因六州之衆以往會於君哉及大會盟津
陳牧野率用西人不曰西土有衆必曰我西土君子下及庸
蜀八小國耳他無見也要之是說又因王制周禮之異妄言
之耳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禮大司徒
公侯之田則以一男當之推而極於五百里之廣及總天子
畿內與八州所建之國無地可容鄭康成云自周公攝政致
太平斥大九州增加諸國之地故禮與王制不合王制又殷
制也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合伯子男為一公侯伯三等
而已至周乃更立五等然禹貢所設男爵小邦已在侯服之
內寔有出於殷人之先者春秋亦未嘗不書五等之爵也孔

穎達云馬融依周禮包咸依王制各有所據難以質其是非雖然王制豈敢制哉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左氏傳曰列國一同或辯箕或細箕自實其所載九州千八百國之數比之王制地又加倍者說禮家祗上文耳近世說者知禮與王制不可合言自夏商以來分土無過三等班爵則必立五等至周而封疆少異而實不異公五百里其所食者二百五十里侯四百里其所食者百三十里有畸伯三百里其所食者一百里子二百里其所食者五十里男一百里其所食者二十五里自其所食者求合王制獨侯爵之百里子爵之五十里公則贏而男則不足者半又謂終周之世此爵往往設而不封公爵一宋是已男爵二許宿是已虞說則三公之公也蠻夷男則戎狄之長也雖然陳舜之後杞爲之後周之初封當與宋並爵爲公胡公東樓公猶班班然見於史陳之爲侯杞之爲伯後世之自降也任宿須句顓臾風姓濟水上小國微乎微者也與盟于宋來訃於魯亦得託於春秋餘豈無類宿者爵之以男乎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雖虞號以外諸侯入仕王朝既曰公矣未有不受公爵者驪戎國戎狄也推其地必在西周畿內豈自夏而變夷者耶且姬姓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無稱男者然又曰職方之制邦國千里封公則四封男則伯特建國之率也予於是始有悟焉王制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亦總數也意若曰州方千里建國若干九州之內則以之建若干國也不然天子之寰內公卿大夫與王之子弟咸食采其中所餘之地亦幾何哉春秋之初王政廢墜侯度放紛非西周比也公侯列國猶可見者一百一十七國求其大者纔十一二附庸小邑蠻狄雜種悉究其數齊負東海楚據方城之南晉雖其北而秦又崛

起於西獨未至流沙之極大抵自號曰霸朝聘盟會侵伐之所及者比之千八百國之數十八分之一也何大相遼絕如此耶然則九州所建未必實有千八百國或封或未封封則實有是國未封則虛是國以待可封之人如宣王之封申伯封則曰中國未封則猶曰謝邑或即以其虛國爲諸國之加地如宋鄭之間有六邑不屬諸侯則自掌於天子之吏是故公爵自百里而加至五百里男爵自五十里而加至百里非盡然也特以是而爲建國之率不得過也鄭康成不察於此乃謂周實有千八百國每國實有五百里至一百里之地非斥大九州之界則亦不能容是若干國也此其失也蓋惟子朱子嘗謂孟子班爵祿之言已與周禮王制不合而王制又自與周禮不合近世說者乃曰馬融之本周禮者自其軍賦而言之也包咸之依王制者自其田賦而言之也制田制軍縱橫準實必使周禮王制之不合者而必合於一也然以孟子當赧王之際周禮已不復存王制之作本出於漢之博士而周官又出於劉歆雖朱子亦固不能無疑矣闕之可也予故特附其臆說於是錄之後俾以俟大知者而就正焉

關子明易傳後序

予始讀文中子中說頗載關朗子明事後得天水趙蕤所注關子易傳十有一篇大槩易上下繫之義號耳音述其出處本末次分卜百年數別爲一篇似皆出之王氏或曰王氏中說本於阮逸關氏易傳肇於戴師愈師愈江東老儒也觀其傳統言消息盈虛爻象策數之類獨與張彝相問答膺之魏孝文而王氏之贊易世傳關氏學也是又豈盡假託而後成書耶夫易之道大矣世之言易者往往不求其道之一卒使其學繁蕪而各不同是故談理致者多溺於空虛守家

數者或流於讖緯此豈聖人之意哉蓋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聖人特因其自然之理故推而為七八九六之數非苟畫為將以著其未畫之妙而已後之儒者苟造其理而過為其畫之求太玄準易者也洞極則又擬玄者也玄之數起於三而洞極之數亦起於三生以配天育以配地資以配人猶易所謂三極之道也故凡三體九變三九二十有七始於萌而實訖于幾正且通為今其書世見之者亦少中說所載殆未嘗及此然而王氏每尊其學之所自且欲自當達者以為聖人復出王道復行而洙泗禮樂之教復明於斯世毋乃徒託於此而侈言之歟至於考之以典禮稽之以龜筮即人事以中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關氏之學蓋深於易者也雖然昔者子張嘗欲知來聖人但言其既往者以告之是故三代常因其禮之大體而或損益其制非謂王者有是禮也必過其

所卜之數夏以金王得數之生商以水王周以木王得數之成聖人不敢知也為其說者尊周漢廢介鄰且以明真主正統之所歸後世讖緯之流耳楚靈欲併天下既不得卜則投龜而詬天孫皓亦命尚廣卜焉且曰庚子之歲青蓋入洛彼二君者曾不悟其己之不備而徒欲惟天之決也故天命吉凶命歷年必以其類應亦可見其槩百元魏以下爭奪攘據乃若灼然親睹其事無有少差忒者張晏之說亂端見矣曾不告之以辟禍者何也其數也耶詮削選揭排沮武人不可謂之數也果其理有以召之故耶雖然法自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人而合天者也關氏每拳拳於天人相與之際今之言天者類曰是莫之為而為者終至於廢人事而不之講嗚呼關氏之學殆孤矣吾故欲削其不合者而著其合者且書此以質夫人焉

安箴

我相我心園中寂外一身之主百骸之會孰心弗真乃以安害孰心弗正不與安對欲而氣盈忍以質蘊衝為機張湧作鼓驕貪將急富梁肉物搖賊欲速貴期妄奢剛窮思何益巧莽何賴本根不守萌蘖徒汰撥目出光聲增猶沫塞耳有聲暴若雷磕一真尚迷寧安弗退卒與安居毋俾正敗我曰不然職用自劬勗言欲茲永佩安戒

躁箴

昔我先哲有理無欲後氏多欲理迹不足當其躁起熾彼炎焰不燎則蔽積為酖毒豈心爾恬念在奔逐豈貌爾夷陷若谿谷鉤理器呼躑躅跳曲匪蹶薄夫匪退踣陸何幾稱動動則相觸豈不或靜格爾迷復內省邪幾童牛之牿外博正行纖豕弗躑緊洗與宜不自表操雖躁勿躁敢不斂束昭然陽

明窒爾陰濁惟是躁心我告匪瀆

教箴

人可教乎教不可長孰使子教教其焉往惟昔孔孟豈不或然教其所可乃人之懲既辟以疾又鼓于瑟留亦不止几隱予几哀今之人欲一以教誠歉窮陋矜說華好狂獻黠繳自謂過人過猶不及迮爽其身毋謂人言無足去取吉人之辭不在煩輔毋謂人行無足是非守之以正動與俗違人寧教予予必自省彼何人斯教焉是遲

惰箴

惟我之惰我何以生我生之微曷敢荒寧莫健匪天晝夜不息噫之星辰麻有纖縮人之一身從幼及老夙疲是憂惕焉以保人寧幾何開口笑言曾不儆戒日趨宴安周公作書是曰無逸求其難難務在稼穡糞墻朽木嘗貫寧我聖人尚云

夫豈我可念慮之萌情或拜之事爲之著情或𢖍之我告子
情慉乃不改習與性成後慎毋悔

鹽官箴

鄭惟東南瀛海之府軋靈輸汝坤與孕鹵嫩之炎上潟以潤
下五味之長百穀之主豈伊廣斥禹服有貢物因天産利許
民共豈伊膚形周官有職禮存國容鹹佐王食時惟管生乃
始榷之圖霸何急奪民所資秦益其修漢承其弊將衆是濟
宣吾之私舟車交載水陸閒道牢盆斯給漕輓斯考口籍竈
人家具竈鹽苛碎已甚惕焉不保卓我漢昭亦或罷榷云何
可徵議在文學法如張弓利若鋒刃刃銛則傷弓滿則窮貪
以近實實不可即富以斂怨怨何能兌吁令之人汔可小息
敢告所司敬之毋歷

膚田箴

惟林其生亦夥斯植凡厥庶民我埶我耨衹命農父飭是滔
人井田之畫溝洫以均均以其流畫以其絡仁施膜乾利化
磽塉在山者激過顙斯搏宰順其行勿私汝鑒胡水之澤微
禹其魚胡水之污陸海以腴曰漳曰涇克釃汝渠曰史曰白
史不絕書胡可滅裂胡可鹵莽田畯之功水庸與厚厥有嗇
屋汝謂撤之厥有田畛汝謂割之慎毋輕民民乃邦本生養必
遂務在蓐蔞慎毋去食食乃民天儲蓄必羸否則齊揹自利
利民豈止川瀆非汝之苛我民之足我民不足其何能穀世
無
父誰踵其躅

韶石銘

迷矣上古帝在有虞時巡于南曰至蒼梧有嶸者石岌彼海
隅我奏我韶賁庭爾區或搏或拊或戛或擊徒之則純成也
以繹明我惟人幽我惟神我祖我考我臣我隣來汝之舞我

功之敘勸汝之歌我政之和前瞻無前後顧無後出三代上
居百王首孰強非嬴式訛人心孰淫非鄭卒瞶古音岭岭斯
深潏潏斯廣魚龍不波鳳鳥時往有嶢者石雙闕之峨誰使
洞庭不張咸池立曰盡書札云凳加非帝之思我銘謂何

秦坑銘

惟嬴之害自任不儒彼我坑者曰焚我書書日以壞嬴日以
趺竹帛煙起干戈流血邈矣上古無書可徵可徵者何刻木
結繩神羲繼天肇造書契智如倉頡文字轉熾啓我渾沌闢
陽闔陰天愁鬼哭畏厥人心孰墳而三孰典而五素王不作
觴世一瞽敝言如縷横議盈鄙鉤鈲析亂不樸益熾出王入
霸儒墨相駮徒兩業之何有禮學豈曰不焚動相詆誹伏合
遺燼頗倒是非汝塗攻塞拘汝奔走還我古初匪愚黔首有
書無人與無書同激銘嬴氏我將適從

春秋臺銘

惟汶之東古稱中都其西匯如鉅野所豬我昭魯侯言出于
待雷不發厥聖聖應在數彼羽者子乃獲斯麟麟聖是惻是
者以走嗟嗟宗周岌岌業業禮隳樂壞其戈日接齊强而操
昔悍而鬱晉禍爰相陵蔑弱邑觀歟雅理與欲夫既析之惟亂與
賊不其戒而其褒伊何畀以黼黻其貶伊何齊斧弗貸彼瞽
左生史編是徵惟高及赤口說相承一之弗協式用沸騰孝
子譽盾執鼓以興屹與者臺厥聖是處首圓趾肉角復出捺
莽徘徊瞻睠迷矣中土嗚呼吾銘永鎮鄒魯

磻溪銘

有渭斯溪惟石之磻誰歟漁者伯夷之孫自彼東海曰祖周
京我志非魚我人之完天錫有周君臣相懽要底于牧爰取
厥殘我咨我謀皇旅嘽嘽既定周鼎却闢齊藩方韶汝洸如

龍之蜿我獵我人非畋之盤既顧諸用如鷹斯擲發揚蹈厲亦撫此千惟古之道孰測其端勿謂伊人漁釣是奸我懷于今不古是觀已雖不能民之艱難有磻斯石惟溪之湍我勒我銘昭示不刊

試劍石銘 有序

吳故吳墟也自閶門東出十里許有白虎之丘王闔閭試劍石在焉悼靈物之不可見銘斯作

惟崚之鏁惟銛之斮山靈奉鐔白虎司鍔神威剸剛殺氣纏錯攻堅瑕破發通遠畧汾洮乘輅郊郢弛柝風斯輕剽志用驕虐睋然兕駭歘兩龍躍我思古人吁不可作

蚩尤讚

元氣肇開鴻荒斯闢凡茲庶民詎有兵革人禽攫鬬草木菑翳寔靈不鑿既鏍罔銜蚩尤者出始搆禍端猕是資涿鹿相殘掀鍾挾鞴鎔精瀉液舍我耝耰行彼劍戟惟聖制物與天同符君子慎術小人攺圖豈伊樹兵爰使絕興匯崭頭角終須肩髀霸王迭起仁義無稱揣摩捭闔掁擊橫行夫何攻戰尚汝禱禡九嬰乘墉窫窳在野善師不陳時靡有爭曹不是戢曷維其寧天生五材莫偃匯武我贊蚩尤敢達祈父

盜跖讚

我觀古人我讚惟跖彼何人斯去順効逆盜本有道殺人以矜橫行魯國按劍東陵榛輿是栖闇巇是鑿投骨起斷見金思攫世不予善居恒有循分均我義後出吾仁憯汝刀戟撲汝罟擭汝曰不然俾晝作夜我盜何盜取非我有不盜之盜人不汝咎聖人不作大盜日爭所恃者力相擒以兵上行下效僥倖邪侈因之而攘慼不畏死人豈齊豹地非稚狩誰生禍首卒化盜區跖斯可讀爲善者惕於乎哀哉尚謹罔極

延州來季子觀周樂頌

我之懷矣惟我季札來從句吳歷聘上國王綱頹壞侯度陻側日尋干戈不德以力大音揄欲二氣舛虐禮樂不興繫詰之則我奉我帶我車北東爰彼諸姬曰至魯邦魯侯賓之自鄭祖宮魯侯享之式命瞽宗首以二南繼以國風載雅載頌商魯攸同申以象箾文德之容亦有大武允恭武功淵乎蕩乎泱泱風風或韶以舞或綴以崇上際湯禹虞舜之隆曰護曰夏韶箾以終嗚呼四代一日備舉參聲知政闕覽博古或登或降跂踖偃僂夫何自鄶乃不及魯公畀私獲寵棄厥緒或偕以悄或攤或抹或舞或武盡方林之鼓踰河蹈海散亂無所先王之盛究彼始基器之尚存去道遠而仲尼有云周公

其衰豈獨郯子學在四夷邈矣千載詩亡樂缺設而不御瞭吧失列日趨淫哇恒用娼吶宣榭既焚本實先撥我之懷矣心爲孔恒作此頌章昭示來哲

漢武帝尋巡射蛟頌

惟漢六世大展巡狩於南服自尋陽浮江而出親射蛟江中獲之猗歟壯哉蓋大荆揚之域水土墊溢淫龍蛇行風雨愁作掀鐘蕩鞞睒睒憯憯莫之敢攖上乃御黃屋挾剛挂朱鍱闓體而勝擣白羽應弦以砰磕霄壯鱗爛霧鬱鬱有血淵髓破披角劙耳於是海童闢路川后清宮神靈格虞壽老懽抃信帝王之英略天下之奇觀已人莫不曰齊臣暨轟呂梁畜赫楚士劍揮江水血變彼一材官直制其死命烏乏以動萬乘也哉夫豈區宇奄謐四夷肆寘捲沙漠之會撫剡篁竹之炎轡無有不豁堅無有不瑕拒之者如撓沸劇之者如拉

朽將信威乎緩譯又何獨快意於鋤介嗚呼材之尚氣之勁週之悅遠之慵雲鳥之散波魚鱉之顯顛殆有不必勞弓而控鏑者臣乘臣翊臣助臣壽王躬睹盛美獨闕歌頌千載之下默默不文予故特附史氏之舊作是頌頌曰

大漢之興兮世燃其烈言巡東南兮路彼揚越一江橫匯兮陂障險隘有蛟崛起兮中路洶絕鶩擘斷攫于渤澥作孽上之頫恐兮鼓我旗厲起施猛毅于驊甬盡彀九疑曉出于嬌立藏寡舳艫暮拔兮波濤聲雪上神且武兮蹯仰相擬功貴不世兮威振有截舟車所通兮職貢用疾龍沙不揚兮瘴海枯竭上飛無所逃于下亦無所戕嗚呼漢之廣大兮古未之制

百里奚讚

我思古人惟百里子自其知學亦聿既仕出于宋將弗克離址移事周顛俊捉我執我告我憂我役于虞虞謂不可我遄

其驅鄭門不啓觿道是諭敢云我智我諫我愚豈伊一身終顯西土我肥我牛膚族五羖相業知關霸國超距國中行游童叟笑舞勿曰我老老無壯時勿曰我賤賤者貴基句萌甲坼握好之姿于實含抱貴有宜施嗟我時命萬世一院劉兹白使曹罔黃鉞太公屠釣何晚弗獲擊我人斯老死誰揚

接輿讚

古有狂者曰惟接輿辟世不仕裸身以翹故吉覓行神則內居鳥鸞獸駭雖聖弗徒聖人于行荊楚是届棘時斯亟偬政者殆矧麟未獲何鳳之翔曷遘我真迄受世害發聖所可彼猶不然曰父曰毋曰人曰天執心既一抱道弗權視茲犬彘獨不天淵夫何山谷卒道名姓無菁是食駟鎰枉聘聿知其光克性爾性高飏不群隱德之鏡我交者息曾弗服寡豈無汙濁識我踽涼既馳且騖滿國若狂古狂不作俾也可忘

古碣石辭

古碣石者本禹貢冀州之域盖今東南海運自海而北達潬河實出乎此予嘉其上符唐虞之舊制也勒之以辭

惟聖建國寔曰冀都北極之運萬邦作孚官廷綁赫峙彼中居士女和會盛鄒塞郛江檣白粲淮耜黃芡聿官有漕竟海其艫偉我碣石抗我海隅表此水道長爲委輸上嶠乾輿下結坤垠割流發春拔秀聳闢日月攜盤星辰盤互於神罔象疊艨艟龍扶攬守護寄蠡驅忌聾國用來通帝家自國有貢或河而溟或舐斯盤或絕或踰兩綵統帛金寶象珠犀是竭蠙珠漏細壓車朔故米粟誠係藏儲得一圭操縣萬命飯漯乘轉輓唐虞征需於穆我后仰承唐虞按之圖籍貢以德符普天率土瞻載罔渝偉哉碣石厥狀屹如若柱斯植若甬斯塗演漲如席涓滓以竭削嶢勒辭永代是模

白雲先生許君哀頌辭

古之學者必有師世之說者嘗曰經師易遇人師難得嗚呼經師豈易得哉自贏秦焚滅經籍之餘漢以來老師宿儒失其本經不惟口以傳授則或斷出於屋兩壞屋之所藏是以惟傳經文而不差者爲最難至於人之所以爲人示之以德義道之以言語則之以動作威儀是將使人觀感興起而易至於不自覺者無非教也雖然捨經則又何以爲人師哉然以古今經訓學術之變迭與而師道之所自來者浸遠盡惟伊洛諸老先生寔始倡爲道統而後知有所謂義理之學已而考亭繼之古今經訓學術之變至此而遂定必也誠明兩盡知行並進可以深造夫三代聖賢之閫域不然則經有傳之益以而愈差者矣是故古之學者常得其師傳每因經以明道後之學者既失其師傳苟非明道則固不能以知經經

既明矣吾則又知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不外乎此也嗚呼經師豈易得哉惟我許君昔從蘭溪金君履祥學金君本於王文憲公柏何文定公基而王何二公則又本於黃文肅公榦蓋此實朱學也然君天資深厚學力純至手抄口誦志行獨篤而且樂與人為善家故貧常敝屋以居達人大官踵門候謁交對論薦而曾不為之少動山東兩河江淮閩海之間宿客弟子擔簦負笈執經請業又必為之授摘明白剖晰[illegible]而後去初未嘗見其有情容是以終日危坐學徒環列無[illegible]無敖無嬉笑無[illegible]者華心浮躁者易[illegible]而日就於[illegible]嚀變化之歸嗚呼考其師友淵源之所自來君信可謂得夫師道之重矣此蓋世之所共見而無間言者也君諱謙字益之世為婺之金華人家居教授凡若干年年六十八以沒予滿以事不及哭而君平日遇予極厚於是特號哀頌一篇以洩

予情此予所以深痛夫人師之難遇而經師之尤不易得也嗚呼悲夫頌曰

夫天下之生也衆矣其生如醉而未醒其死若夢而弗甦何經籍之可聞豈聖賢之能對悠焉蜉蝣之起滅留滴蝸蚓之攢釁將一歸於斷盡卒無淫其厖昧惟古之大儒君子涵養省察戰兢惕厲道不遠人則天理民彝之所存經以載道則王綱聖道之攸賴宜身名之並立獨不與年壽而俱壞嗚呼許君博學無方篤志不懈上追洙泗之本原前淅伊洛之宗派昭日星之訓則理全而無疵闢荆棘之途則辭達而闡奧肅容而正襟悴面而盎背學徒來賓客滿座咸曰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是其軍轍之同門戶之正者歟之於難疑荅問之頃形之於動作威儀之際實足使人心悟而神會吾固知其人物之標表經學之占戚誠亦可以關其中而肆其外矣已而天不慭遺曾不使之多有舜考而奄然長逝庭巷兮虛闃書策兮塵埋會稽先賢失子破桂襄陽者舊奪哉著蔡宋屈穀之妙剖而無斁則渡者曰溺郢斫文之琴彈而無聲則聽者斯聵此蓋我許君之所以警斯世鎮末俗者遠乎遼矣自不可求之於一時而欲磨之於千載者也嗚呼青山如屏流水如帶惜哉遺魂閟此幽隧死而不朽烟然若壺死而可作則已恭黃土白雲之藉藉矣奈之何哉其亦有可悲也夫其亦有可慨也夫

張定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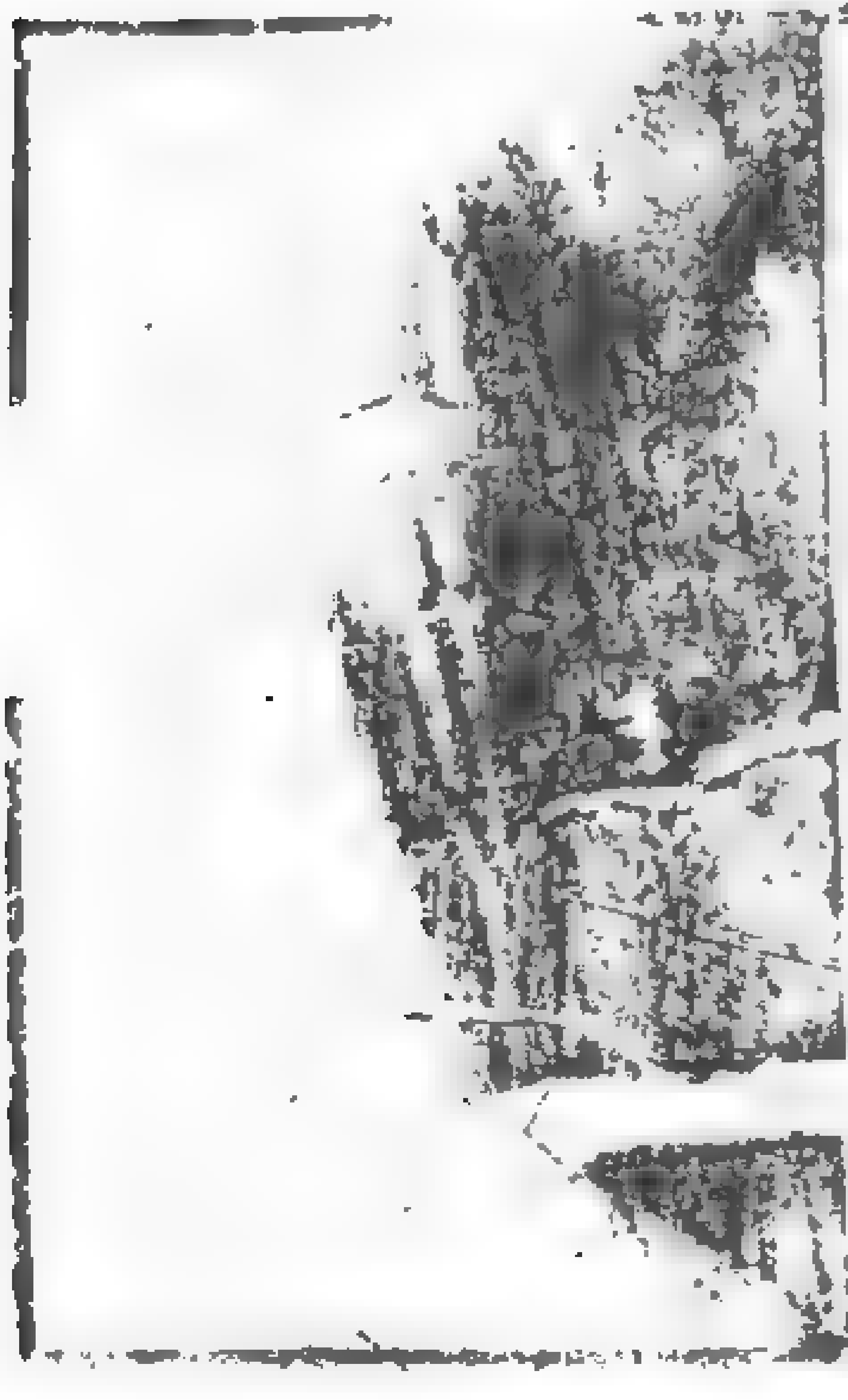
張定者鄱豐人初以武出千傳等賜弟從軍建康屢清淮落江令端平間宋嵩之制置荆湖孟珙帥軍攻蔡州奉命詔入陵定以受給錢糧從守鄂州時河南始通豪傑義士歲食官廩者僅萬人及兩淮進兵攻湖北制置司計議官出江陵

措置邊防團結水寨權守峽州將兵萬餘對壘生擒田統頭目莫梓公奪馬五十四騎俘數千人錄以功[illegible]閣門宣贊舍人知泰州累疏論清野利害不報去[illegible]軒劉兼沿江制置司計議官召守融州廣西經略司言左右江有警融據其衝欲調外軍定曰本土自有峒丁獠丁耳自便捷器械銳利若能團結調用皆精兵也可以應敵外軍雖入不諳水土惡疾不熟洞險阻無適於用坐受羸弊乃大賓酒數場亭上鳴鼓一呼萬甲集經略司聞而大駭遂劾罷定與潛蕃國杞知通州改守德安府開慶間賈似道開都督府定往謁曰德安地小不足展布四體勒須假君一命圖得要領歸報幕下會北兵十萬啟關續而東別屯黃陂陽臺定亟言德安城壁單陋合盡徙居民保[illegible]引所部禦之陽臺矢下如雨兵卒不得進[illegible]

吳王磯頭定曰兵法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今無府無先發之兵而德安移治後進我退異日將無地投足遂單騎詣轉運使趙葵禀議曰夫南人貴舟北人貴騎今聞北兵更用舟師鄂漢兵單弱不敵宜亟圖捕魚湖舡虜張旗幟部令不測使出沒於煙江北洲渚間則大江往渡之謀可少戢也不然一旦渡江復以鐵騎蹂我鄂漢必危葵怒曰長江天塹北兵豈易渡我君郡守知不離德安一步言及鄂漢何脅也定曰德安小郡鄂漢荊閫要害今則北兵破沙洋泊陽羅洑掠取漁舡斲改戰艦旦莫齊作不絕整兵練衆意在渡江萬一舉戰往渡東南閫動吾豈能獨受誤國罪哉葵怒愈厲曰漁舟如葉江濤洶然我轉運使也毋欺我定力爭不已曰事勢至此謀議不信嘻吾死矣已而北兵渡滸黃洲蔡遂殺定定死鄂漢大抵陷沒如定言

為說者曰予嘗到諸習過定所居處得其隱間故碑冊為傳方史孟之爽攻蔡州蔡下故所失地歸我子女玉帛悉輦而過北朝廷持其議曰今幸得一空城是後有受地之名而又無兵無糧以實其地勢亦不守史與孟皆報罷北兵復起於是趙葵許機等出軍河南大兵迎敵我軍隨潰遂劉唐鄧海泗以請和當是時定守郢州竟無與成功者已而寨焚破鄂漢有磐磬些善闕之兵又禱貴象奪夜沅抵長沙取鄂漢北渡與鄂漢兵合丞相賈魔閫督進戰遣使乞解而定復為之用且欲彷彿乎荊軻秦武陽之遺風非其道矣自是北兵南下由郢之沙洋攻陽羅洑直渡江至鄂南門丞相賈統兵花燕湖孫虎臣前鋒對陣夏貴挾戰船二千五百橫亘江中丞相賈將後軍殿亂射北船執練邏騎且挑戰北兵集將樹砲擊其中堅雷鼓大振呼曰宋人敗矣丞相賈即奮身失措舳艫斷湯乍分乍合北兵麾小旗率輕銳搖擊深入殺溺蔽江圖籍印符悉已還失軍資器仗狼藉不可勝計丞相賈東走揚州孫夏並降當是時定言悉驗然定死已久矣或曰葵與賈不協故置定死地或曰定使間到北欲翻漢陽城誘擾其衆失期一日故棄城出奔葵殺之也或曰賈至郢許納歲幣而北兵退復有隆誹懼泄故欲殺定託之葵也嗚呼萬倉海橫流之際人材國勢一至於此豈不重可哀憐也哉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七



淵穎吳先生集卷第八

釋迦方域志後序

門人金華宋濂編

終南山僧道宣嘗著釋迦方域志二卷言西域諸國佛經行乞食營建塔廟處與其風土物產甚悉文又足以發之唐藝文志載其目予始從學佛者游頗究其所為志者蓋漢之初世烏孫大月氏本在敦煌祁連間匈奴冒頓攻大月氏大月氏西走破塞王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自疏勒以西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顏師古曰塞今釋種也塞釋聲相近大月氏既居故塞王地烏孫昆莫又擊破之而大月氏西徙大夏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休循捐毒國絕小依葱嶺而居民俗衣服又多類烏孫張騫云在大夏時見蜀人往市身毒得邛竹杖蜀布身毒居大夏東南有蜀物度去蜀不遠上乃令自蜀發間使四道並出指求身毒率為西南

夷所閉不得通李奇曰身毒一名天篤即今浮屠胡也按此身毒塞種之捐毒也捐毒治衍敦谷西北至大宛九百二十里西至大夏千有六百一十里故大夏賈人云在其東南應稱里數至於數千欲以詐漢使為遠實一國也漢西域傳亦載捐毒而張騫傳乃引身毒特疑之也要之烏孫所治赤谷本塞王故國東去長安八千九百里而近漢擊匈奴收休屠王祭天金人金人蓋今佛氏遺像休屠王漢張掖郡地將近故塞國也而身毒及東漢又稱天竺摩騰竺法蘭之徒始持白氈之像及所譯四十二章到洛楚王英乃首盛齋戒之祀范曄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二漢方志莫有稱者然則身毒本葱嶺間小國後漸大故為他國所併仍冒舊國之號葱嶺以西乃為塞種葱嶺以東多是雜胡亦不待辯而可知者也及唐之盛天竺有五方制萬里號為大國東天竺乃與雪山吐蕃分界北天竺直接突厥塞王所君罽賓隋唐之間別曰漕國曰短吒且在西天竺之列東南海外扶南林邑又南天竺之隣境也今方域志殊不詳始本塞種猶稱中印度印度天竺之梵言猶捐毒也至謂其道則已幾徧天地之所覆載與夫貫古今而不可終窮者吁亦異矣哉先王之世道德同風俗一文為制度悉已定奇言詭行淫巧異技之人卒不自容於執法之吏去古日遠民不見聖甚則立枯抱石以為行髡首裸身以為飾或曰是方外之士也至於傷教害義亂大倫而猶不少顧始基之矣及漢而後天竺浮屠之教熾然衆之達賢君子反受其法又文以老莊列子之旨且曰史蘇嘗紀其異矣仲尼亦嘗許其聖矣何不可者吁西極之多幻也世之政教陵夷民惟異物之是遷宗何承天善天文星曆而胡僧所論冬至日晷與天竺占異周白蘇秪婆善胡琵琶一均

之中間有七聲則又得之西域於是西涼龜茲之樂陳於立部婆羅門九執之曆厠於大衍矣甚者周孔與釋迦並稱亦毋慮乎書革旁行而與韋編鐵擿之經混為一録也雖然天地之一氣既聯而萬形有變化容者羽者毛者鱗者介者根荄者浮生者而但出入於一機區已別矣安在其精靈之起滅因報之相尋哉夫何造化之功用陰陽之屈伸又與吾儒盛也傳曰五帝以前無傳人又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今浮屠氏乃索言之始於無所始也窮於無所窮也殆有出於心志耳目之所不能及者吁亦異矣乎自漢宣元以後西域服從於是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可考隋唐之世裴矩賈耽則又皆圖而志之若夫道宣之作本為其徒設也吾頗見其與前史有異故特為紀地理者述其槩焉

春秋繁露後題

昔予自京師還過樂陵問董仲舒所居處無有云遺廟在河壖廢者三十年或云茌平有別廟廟有元祐間碑未知茌乎何以得祠也時會新御史上章議揚雄不當列祀孔子廟廷林宗起者閩人顧謂予是未能刺舉當世乃剽竊先儒緒餘欲絀死揚雄耶然漢儒獨仲舒未列從祀不宜後雄竟未有言者仲舒所著書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多說春秋事得失公羊之義疏也今具存又總名繁露而章第或標玉杯竹林且雜取所對制策語是豈對制策時欲諸所著之書歟或後人附會之歟傳稱朝廷每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今猶載湯問郊祀一事若夫求雨止雨推陰陽所以錯行者類淫巫瞽史所為非純儒之道矣蓋春秋一經書災書大雩書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是皆實事非欲使後之說者因是以推灾異之變而且流於術數之學也漢之諸儒乃相承言之豈或求諸聖人之過歟京房之於易劉向之於洪範五行亦猶此也吁仲舒有以發之矣然而推明孔氏罷絀百家使學者有所統一卓然漢承秦滅學之後歷千載不可泯滅又何恃乎從祀與否耶

胡氏管見唐柳宗元封建論後題

予嘗觀柳宗元封建論言封建之法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莫能去之是非不能去也勢不可也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胡氏讀史管見則曰封建之法聖人所以順天理承人心而為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宗元說非是予蓋因是而求之則天下古今之變日趨於無窮又不可以一槩論矣夫自夏后氏之衰有扈之戰洛汭之敗商丘之徙斟尋斟灌之依禹祀之不絶者如綫昆吾之強自衛遷許又剗彰然自號於世曰霸此一變也而商周亦以是而得天下及周之東諸侯

削弱世室擅權晉有六卿鄭有七穆孫甯在衛崔高在齊滔滔者天下皆是雞澤一會溴梁一盟君如贅旒於上而大夫自相歃血於下此又一變也而三晉田和亦以是而得國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此蓋通論天下之勢也夫何戰國之世兵力日用游說肆行申韓以法術商李以耕戰蘇張犀首以合從連衡各以其能分適諸侯之國始皇雖大索逐客卒就其吞併六國之謀者又客之功也此天下之一變也而卒歸於士及天下既一始皇自以為前世莫能及遂罷封建而廢之郡縣自置殺豪傑銷鋒鏑墮名城欲盡屏天下之兵而不用又且貪驁亡厭科調日繁民不堪命陳勝吳廣攘臂一呼執耰鉏以為兵而民之從亂十室而七項羽以亡楚故將之子劉季以泗上亭長分割天下立十八王又五歲而盡屬漢此又天下之一變也而卒歸於庶人於乎聖王不作世道愈下天下之變則亦不知其所終者矣是豈宗元之所謂勢者非耶柳又考之堯舜禹湯遠矣及周而始詳商紂之亂天下之歸周者三分之二武王既以是而勝商商之頑民雖遷于洛猶且弗率則又告之以商之自絶於天與周之受有天命務采安集無所不用其心然猶不能已夫商奄四國之禍也當是時周幸不至於蕩潰動搖者豈無其故哉蓋周都豐鄗而文王之德化南被於汝墳漢廣之域自洛以東冀青兗三州昔本屬紂且大封同姓與異姓功臣以鎮之魯周公之國也齊太公之國也表在東海淮夷徐莒之屬有所畏焉而不敢動燕召公之國也成王滅唐而唐又以之封唐叔介在北邊北戎退貊之類有所懼焉而不敢越成

王在豐周公又自居洛以統之商奄既滅康叔以之國於衛微子以之國於宋雖曰治之以德亦以示天下形勢也始皇始一天下據關中廢封建勿王子弟及二世而關東盜起郡縣吏或降或死無一肯堅守者漢興懲秦之弊當項羽專制之餘燕趙梁楚太原淮南多王異姓故終高帝之世用兵不息韓王信上所親幸盧綰又故人也使當匈奴卒亡入匈奴吳芮乃以長沙卑濕之國使當南越則以國小僅存耳故又大封同姓荆以王賈楚以王交代以王喜齊以王肥吳以王濞然非制也是以卒有吳楚七國之亂何則漢天子止有關中巴蜀等十五郡而諸侯王連城列邑被于三邊固不可與成周並論矣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是又豈宗元之所謂勢者非耶於乎自予前說而觀之則天下古今之變至秦而勢為已極

自予後說而觀之則天下古今之變至漢而勢有不同嘗見之說守儒之常論也然而又曰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夫封建井田二者蓋同出於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時上之則分土列爵以建國下之則分田畫野以居民井田小封建也封建大井田也秦漢以來井田廢矣則是封建之法雖欲不廢而為郡縣也尚可得哉

張氏大樂玄機賦論後題

鄉予北遊京師聞太常所用樂本大晟之遺法也自東都不守大樂氏奉其樂器北赴燕都燕都失亂又徙汴蔡汴蔡陷沒而東平嚴侯獨得其故樂部人　國初有旨徵樂東平大常徐公遂與樂向日月山奏觀乞增宮縣登歌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故今樂戶子孫猶世籍河汴間僅能録其鍾鼓鏗鏘不復能究其義矣予因考求前代識樂自和現以下更六七鉅公而議論莫之有定前日之宿懸者本謂樂和曾未幾時倏已改鑄或云樂失之清或云樂過於濁樂工治卒且深厭其爐鞴鼓鑄之勞則或自取其樂之協時加銅齊以濟之當軒臨試雖以老師宿儒然不能必悟其銅齊之輕重而徒論其銅律之清濁也迨夫崇寧之世魏漢津乃以蜀一黥卒為造大晟樂府遂頒其樂書於天下蓋謂古之制樂者惟黃帝夏禹得樂之正何則聖主之稟賦上與天地陰陽為一體聲則為律身則為度故夫黃帝夏禹之制樂實自其身而得之臣今請以聖主中指三節三寸定黃鍾之律中指之徑圍又即據而定為度量權衡樂以是制則臣將見其合天地之正備陰陽之和而得夫金石清濁之宜矣當是時惟丞相蔡京最神其說先鑄帝鼐八鼎復造金石鍾虡雕鎪刻鏤蓋極後世之選已然以崇寧之指尺既長而樂律遂高

雖漢津亦自知之嘗私謂其弟子任宗堯曰樂律高北方玄鼎水又溢出律高則聲過哀而國亂水溢出則國有變而境土喪沒是不久矣嗚呼漢津所制豈復有加於和現以下諸人所論之樂哉然且至今沿襲相承未聞有所改作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雖然崇寧之樂亦可變矣蓋古之論樂者一曰古雅樂二曰俗部樂三曰胡部樂古雅樂更春亂而廢漢世惟采荊楚燕代之謳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不復古矣晉宋六代以降南朝之樂多用吳音北國之樂僅襲夷虜及隋平江左魏三祖清商等樂存者什四世謂為華夏正聲蓋俗樂也至是沛國公鄭譯復因龜茲人白蘇祇婆善胡琵琶而翻七調遂以制樂故今樂家猶有大石小石大食般涉等調大石等國本在西域而般涉即是般贍華言羽聲隋人且以是為太簇羽矣由是觀之漢世徒以俗樂定雅

樂隋氏以來則復悉以胡樂定雅樂唐至玄宗胡部坐俗部
立樂工肄樂坐技不通然後發為立技立技不精然後使教
雅樂天下後世卒不復知有古雅樂之正聲矣自唐歷宋大
抵皆然是猶未能究夫樂律之元而徒拳拳於黍尺指尺之
同異又乎大晟樂府之立吾殆未知其尚有胡俗之雜耶抑
果雅樂之正也夫以雅樂平淡而聲緩胡俗繁碎而聲急今
大晟之樂律太高樂聲急矣當大晟樂書之行教坊色長張
保嘗製大樂玄機賦論七音六十律八十四調本不脫乎龜
玆白蘇祗婆之舊正行四十大曲常行小令四部絃管猶欲
尚循乎大唐五代教坊法曲之遺此非胡俗之雜行者乎宜
雅樂之未易遽復也然吾就保之所學嘗謂樂工肄樂先須
通達強記巧妙輪旋復窮十載晚夜之思而務諳前人格節
之正固不可以草茅無識而輕議樂又況漢津蜀一黥卒稍

窺范景仁司馬君實之議論而且得與夫黃帝夏禹既食於
樂成之朝尚可至今沿襲而不變耶於乎誠以世之通音曉
律者蓋少也夫何天下四方之所尚胡俗伎樂率多輕佻剽
殺嘽緩肆前緩後驟不中音節它則倡優雜劇類且青紅
塗抹子女雜坐導淫教媟不得禁止然以胡俗之樂音節不
中則聲氣淺浮而日趨於薄倡優之技禁止不行則風俗流
蕩而不知所返此雖小節所繫甚大漢謠有云宮中好高髻
城中高一尺宮中好長袖城中全匹帛意者朝廷合議先正
雅樂然後天下四方悉更胡俗二部之不正者悉歸於正而
後止殆不可視是為千古之絕學也然古者律曆二事更相
為用太史郭公一嘗定曆議曠世所未有予謂宜依古法擬
室葭灰隨月候氣天地之中氣既應則鐘律之中聲當無有
不應者要在久而後驗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嗚
呼崇寧之樂亦可變矣吾又安得夫伶倫榮援之徒而與之
共論樂哉

續琴操哀江南

宋季有以善鼓琴見上者出入宮掖間汪姓忘其名臨安不
守太后嬪御北遷從之宿留薊門數年而文丞相被執在獄
汪上謁且饋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子將歸死江南又歸舊
宮人會者十八人釃酒城隅與之別援琴鼓再行淚雨下悲
不自勝後竟不知所在嗟汪蓋死矣客有感之者為續琴操
曰哀江南凡四章

我赴薊門四之一

我赴薊門我心何苦我本南人我行北土睎彼翼軫客星光
光自倍鼙鼓久沙我行靡歲不戰何兵不潰偷生有感就死
無罪莽莽黃沙依依翠華我皇何在忍恤我家

瞻彼江漢四之二

瞻彼江漢截淮及楚起兵海隅亡命無所枕戈待旦濱不顧
身我睎王室誰非國人噫嘻昊天使汝縲絏義黨心寒犍兒
膾裂黃河萬里水雪峨峨爾死得死我生謂何

我操南音四之三

我操南音爰郎我酒風摧我裳冰裂我手謫遣于野昌云同
歸目眙伊阻不得奮飛持此盈觴化為別淚昔也姬姜今為
憔悴山高水遠無相見時各保玉體將死為期

興言自古四之四

興言自古使我連蹇麋鹿是游姑蘇荒草起秣我馬裴回舊
鄉江山不改風景忘亡誰歸塵埃不見日月梨園雲散羽林
鳥沒香聲嗚咽悲風四來爾非遺民何獨不哀
右續琴操哀江南者四章章四解或傳與人謂翻作讀其辭

甚悲因其辭以推其心則其所悲又有甚於此辭者謂非㓨作不可也當宗季年大兵壓境兩宮且以琴酒自娛故老言度宗在宮中嘗以畫鶴自隨盡日不辭權臣弄國江上之師不暇一戰反以捷聞蓋必有以壅塞其耳目蠱惑其心志而然歟否則慄慄危懼之不䘏而又何樂於酒藉令長江天塹北軍不能飛渡安能坐守東南數郡為一雄茲國哉梁蕭繹時江陵戒嚴百官戎服聽講老子中既輟講諜者言魏軍不出四境帖然又復開講一日以至力屈乾倫身困辱幕雖被刀斫椄不得悔嘗宗季然矣夫人者乃能以善鼓琴見上吾意其不為鄧忌必為雍門周然不能一悟主聽使之少有更張亦能使之泣若破國亡邑至聞疾風飛鳥之聲竊竊焉固無樂已及大事已去獨其心怏怏憐走萬里若不釋然者嘻亦晚矣天寶盛時取者李龜年恩遇無比祿山亂龜年流落江南每歌數闋四座莫不嘆息泣下又況天地顛然山河頓異使夫人者尚在庸不有以泣龜年者泣之乎予謂琴操多出於憂愁窮苦之人而有所守者歸之於辭適冥焉故錄之若曰南風不競則自古見之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伊耆氏大蜡樂歌辭

大蜡之禮廢矣記禮睹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也又曰天子大蜡八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蓋夫天地之大德曰生發之而為庶人庶物陽舒而陰斂雲行而雨施功加於歲則報之以歲事之成勞著於民則饗之以國典之正伊耆氏果何氏也將始之教民以田者也三禮義宗曰伊耆氏神農之別號後之蜡者先嗇祀神農司嗇祀后稷則固非伊耆氏之蜡也烈山氏之子柱本為稷而周人更用棄禮且有若是者明堂位載嘗有伊耆氏之樂而周官籥章掌豳籥者鄭玄又析豳風七月一詩以配之或祈田祖或樂田畯或息老物籥豈伊耆氏之葦籥者乎自秦始置臘漢魏之閒二禮並行魏高堂隆曰古之王者各用其五行之運盛者為蜡終者為臘及隋開皇乃停十月之蜡而但行十二月之臘唐貞觀初因之前以寅蜡百神卯祭社宮辰然後臘宗廟近世則蜡臘又特通行於一日矣夫以夏正十月周正為十二月由周夏之正所建不同卒致蜡臘之禮相襲無別呂不韋月令孟冬之月勞民休息臘先祖五祀鄭玄注曰此周之蜡也然而蜡之為蜡未嘗及先祖五祀豈秦制已混之乎於乎大蜡之禮廢矣記禮者尚存其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樂則無可考者欲補是無益也雖然載芟良耜聖人之經已吾猶後世之復古者補焉庸不有

土鼓葦籥寂寥之末音者乎遂從而錄其辭

於穆泰鴻傲降嘉穀神莫帝隗肖靈之翔經營標野茂薦腥熟沐哉洫茲億載蒙福　先嗇一

皇監下民云胡其播篤生厥以克用封殖協風鳴條壚土釋發嘉承天常式保爾極　司嗇二

倬彼田畯人遭阻艱茅蒲櫌鉏鎛以完率育稚耋告成萬寶越瞻乃粒報王之造　農三

我田甫田我行畷郵騶泰之臚童莽何秋迷惟風后并晝九丘盍不古處允茲民逑　郵表畷四

大哉若川亟寫中野稻人滿波甾瞋以雨胥澗畢達畚鍤具舉豐年穰穰求得我所　坊五

先王授民兆營茲洫宿莢勇与勝胝是力從橫川𡿨經緯國都自西徂東慎不可踰　水庸六

自古在昔虔共粢盛有函斯活田穉乃榮豈亢何稱猶牙弗
猗莫贊匪武用迪厥成　猫虎七
玄冥盛陰十月霜雪草枯木凋坏户咸閉祛除妖孽剗療蠱
蠹暑生寒死不瑕有害　昆蟲八

田居子黄隱君哀頌辭

始予弱冠時從黄隱君游隱君諱景昌字明遠世為發之浦江人自幼敦樸而開悟及長益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巖南公嘗一再擕予詣隱君質春秋隱君則曰墨守是非初不可以草草矣已而予授其孫迪學且盡發其春秋公穀穿傳論及三代用正日夜食之辨每言春秋一書自公穀氏口説相傳至漢然後著之竹帛是故經有脱編有錯簡學者上畏聖經下避賢傳訛舛訌漏不敢較也辨用正曰三代正朔改正者必改月數而春秋左氏為寂明大史推日食則曰當

夏四月是謂孟夏而經且書日食為六月梓慎占星孛則又曰火之出也在夏為三月在商為四月在周為五月而經且書宋衛陳鄭之災為五月它如晉卜偃因童謡而驗晉人之滅虢又極有以見夫夏周數月之不同矣蔡氏傳書乃曰三代之建正不同月數不改凡朝覲會同巡狩承享之事必以所建之正至於數月皆起於寅嗚呼蔡氏之為是説豈欲以嬴秦視三代耶秦史所書冬十月以為歳首後九月以為閏月月建一差閏法不合後九非戌而十月亦非亥矣然而秦人自以端月為正史以十月書於元年之首者大初曆行漢世追改之也孰謂三代類是耶訓必以十有二月而首歳者乎辨日夜食曰天之七政日月五星皆動物也而日月且有薄蝕之變春秋據見而録故言日有食之不言所食蓋慎之也穀梁言王者朝日日出而有虧傷即是夜食是以經不書

日日辰晦朔言日夜食不可以日定也雖然王者朝日則已見為晝食非夜食矣聖人豈能據所不見而即書之經耶或曰春秋之經無日夜食曆家之算天度必知有日夜食是傳者因經以著曆數也予謂經書日食三十有六後世善曆者推之或有甲乙或無晦朔不聞言有日夜食學聖人之學豈不反為巫史家所笑乎或曰世之登泰山者夜半見海山日當是而食將夜食乎抑晝食乎予謂古人之占天者當晝則測日景當初昏則驗中星自帝堯之分命羲和者此其職矣又何敢以瑣闒雜説而輕議聖經者乎自予當時觀其辨日夜食凛凛不可屈後得巴川陽恪春秋考正一卷言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數出入經史無慮數百千言隱君且明其不然乃作周正如傳考彙分條析文極多此寂其善持論者嘗又考古今諸家所賦詩上起漢魏下迄于六代陳隋而止唐

以來古體之作一變今體不盡録也間則致書巖南公有古今體樂府之辨曰夫古詩三百篇之外後人所為漢者惟漢魏為古體之宗而唐沈宋則始為今體之倡然樂府辭乃與古今體何者漢魏以還言樂府者本是古體及唐李太白宮中行樂辭梨園之伎者按歌之特是今體律詩王摩詰渭城歌世以小秦王調歌之又謂之陽關詞攫是今體絶句它如古挽歌辭左氏傳所載歌虞殯者雖不可考漢魏之間所歌薤露蒿里則猶古也自唐至今之為挽歌者必以今體五七言四韻為之何耶又如古樂府題胡無人鈞竿等篇唐徐彦伯沈雲卿方以五言今體為之河滿子一曲司空文明又以五言二韻為之蓋今日之所謂律詩絶句者也此果何耶唐人詩集每有標題古詩律詩古樂府歌引吟行者杜少陵集中獨無樂府嘗累讀而深疑之蓋夫古人之詩一章一句

動合律呂被之金石筦絃播之羽旄干戚與夫唱嘆於工師
瞽矇之口皆是詩也何有詩與樂府之別哉或者不悟且曰
此為四言此為五言此為七言此為古詩此為歌行此為琴
操嗚呼陋矣此皆後世擬古者之一失也昔者曹孟德召李
堅為鞞舞辭欲以聞西園鼓吹之舊堅以亂離久廢不逮古
曲子建乃不泥古曲之名遂別構之何後世之言古曲者執
題立意若宋齊梁諸人之所為者耶宋齊梁諸人之所為猶
若是則今體之拘拘者吾可得而盡錄耶欲觀古今體樂府
之變辭之所自錄者繁可見矣隱君晚自歸田居予因作田
居古調辭九章一章曰耕田二章曰抱甕三章曰濯澗四章
曰暴日五章曰候旅六章曰倚囷七章曰畈蒉八章曰釀酒
九章曰閑徑每一客至霑醉恒擊節高歌超然自得然頗自
謂東都名士大夫不欲以文士得名及老猶親自刪述不已

且曰吾老矣恐一旦即死無以藉手見古人吾又豈得與夫
文士齒哉於乎揚雄法言書鄭子真李仲元王充論衡書谷
子雲吳君高子真名動京師子雲身為五侯之客仲元非不
有隱德君高非不有文翰而終以不顯奈之何哉此殆當世
逢遇之不同初不可以士論賢否定也隱君已矣予故悉疏
其文且作哀頌一篇就以祭之使後人之讀是者知吾之所
以哀隱君與夫隱君之所以自哀者矣於乎悲夫頌曰
於乎自古皆有死今之死者已乎可哀方來如秋濤之未息
既往類老樹之先摧當其壯年卓落呻吟佔畢聖賢合席道
其晚節偃蹇浮湛里閈漁釣爭隈生而無爵沒而無謚直隱
居行義而止耳心之所存道之所繫則或前有千古後有萬
世內有中國外有九域予嘗觀其著書成篋擇筆成冢將以
韜經而致用猶恐一旦先狗馬填溝壑無以自見於世眼光
流月古音轉雷倏爲榮華茲固不能必料其播之簡牘刻之
琬琰忽爾變滅抑亦不得必禁其聚為燐火委諸塵埃於乎
孰君平日之所自論者不待後世而悉驗雖使投塚兮赴溺
冶銅兮鑄馬孰知其學孰慕其材幸而屬纊幸而蓋棺夸而
得塤則終身之願已哀又何猜有肴在俎有酒在盃歷上下
四方曾不可以復作盍歸乎來

觀生堂銘

義烏樓君國禎善醫自號堂扁曰觀生請予銘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我觀其生雖以聖人對時而育物者
率不逃乎肖象與形聲誠推其本則民不夭札物無疵癘特
在乎風雨之調寒暑之平遂充其技則炎冷迭變燥濕殊施
廼欲寄命乎蟲蟲之甲翅草樹之根莖上追苗父僦貸季之
神賾下逮桑君秦越人之智精每能洞見乎心肝膽肺之絫

絡實有以雜覈乎鍼砭湯熨之重輕我求我醫何異操兵視
一身百骸之會如國之有政穿山林海陸之産則辛酸苦滑
猶干楯矛戟或宜野戰或類防城然則兵本所以活國醫本
所以活民而特繫於我用之能否彼不度地而浪戰不診脉
而試藥者亦徒使夫天人之交戾龍虎之妄爭是固未足以
以究夫觀生之易而盡彼衛生之經猗歟樓君幼通難素長
識運氣遂以醫鳴居藥在庋著書盈櫃吾然後知夫周秦邯
鄲之所貴者悉殫於戶而無逭其情矣

義烏樓君王汝墓碣銘并序

義烏樓君王汝既卒予就其家求書子光亨出學童識字一
編請予序曰凡盈天地之兩間者莫非物也史皇倉頡始制
文字而正名百物天下之物舉之而無窮故古今字書之學
亦與之變而無窮形聲事意轉注假借音同字異音異字同

鞬自一起而成文極其變或至於什伯倍蓰而不止兩漢之
世悉隸小學學童習之罔有遺者晉魏以降士不師古而俗
書偽學之日勝造字偏傍點畫亂讀字輕淺重濁鑑小學〻
童識字日少涉事日踈造理日窒馮私臆决顛倒錯遝或以
目前近事幾不名六畜錢不辨菽麥況天下之物可舉者若
是之無窮哉嗚呼弊也久矣盖今王汝頗以暇日輯古今字
書尤注意音義聲韻訓詁同異題曰學童識字是雖未足以
盡繼古小學然甚精緻可傳予盖序是語已復還其書光亨
泣且請曰書幸序已塞上之碣獨未有表者敢重賜以銘按
君樓氏諱有成字玉汝世為婺之義烏人曾祖男祖琰父建
中咸業儒君自宋季早以善詞賦有聲會江南內附而君遂
老家居教授江淮提舉司聞君名就檄君為路儒學學錄
君竟以不覲聞達卒家寢至順元年冬十一月十八日享年

七十八配童氏子男四人長曰則仁次曰於義次曰彌老幼
則光亨也孫男十三人曰憲曰用口性曰韶曰祐曰武曰行
曰善曰與曰玓曰𤨏曰玲曰璉曾孫男六人致寧致康致愷
致中致和致悌光亨等卽以卒月壬子日葬君于智者鄉梅
口山之原自墓去家不越百步武而近予觀宋季以来東南
學者多承故家文獻之遺彬彬閒出而義烏何茂恭喻叔奇
兄弟最為翹楚曾未百年文墨寖衰閒編零落可以使人長
嘆而於邑者光亨每言君輯古今字書年已衰耄然猶日夜
發聖經賢傳諸子雜書而誦之隨得隨抄遂成卷帙嗚呼其
老且勤也若是豈宜使之泯沒無聞哉是可銘已銘曰有嚴
斯栽有植斯瀦誰歟室者曰光一儒安爾塊魄仞爾室廬爾
嘗爾烝子孫靡不承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八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九

人金華宋濂編

古琴操九引曲歌詞

始予少嘗學琴學之數曰曾不能布指爪而辨徵角甚矣哉
琴道之遠也盖予每思古人之去我者久不可復見徒欲想
其遺聲遺韻而庶幾或得其心術之所存情緒之所託終以
不克而後止是以常咏其辭樂家諸書又或不載或有載者
多非其舊且至有聲而無辭甚矣哉琴道之遠也古者琴有
五曲十二操九引五曲者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本詩也
漢魏以降惟鹿鳴一調僅存十二操者將歸猗蘭龜山越裳
拘幽岐山履霜雉朝飛別鵠殘形水仙襄陵古辭或存或亡
而存者類出後世之傅會漢蔡中郎及唐韓吏部曾作十操
水仙襄陵且以其繫於樂工琴師不復採用故今特因琴操
九引復補其曲辭是數曲者頗本於婦人女子仇儷覊旅幽

憂抑鬱之懷君子猶得以少反於古是則所謂琴道之遠者
誠有異於閭閻下俚折揚黄華聽之則嗑然而大笑者矣夫
何遠哉遂從而具錄其辭

烈女引楚樊姬作

蒼巫山兮崔嵬又江水兮委虵草木兮芬芳鳥獸兮號悲孟
冬十月兮森然樹羽野火賁揚兮袒裼暴虎君王耽樂兮妾
心獨苦妾心獨苦兮無使罪予嗟嗟兮國之無人莽莽兮雲
夢有洲甘酒兮厲生淫戲兮袖来君王耽樂兮樂滂沛妾屬
深宮兮焉知外嗟鹿與女兮自古戒之君王亟歸兮匪妾之
私

伯姬引魯紀伯姬作

北風兮喈喈雨雪兮瀌瀌我心兮殷憂東海泱泱兮大邦為
仇平原何有兮廣澤有樹鳴鴈哀鳴兮麋鹿騰驤兵車轔轔

兮在彼行路疆事弗靖兮委儀章而誅去我生而存兮日賊
我國我死不瞑兮思不血食父母既沒兮歸又不得周公有
鬼兮曷徼子福我泛兮柏舟蕩々兮中河時歲不與兮可柰
何遭此鞠訩子柰若何

貞女引 魯漆室女作

春木兮含英野花兮幽香我何所嘆兮我何所憾主少國懼
兮使我悲惻嗟彼女子兮婉々令姿歲年不出兮老將逮之
嗟彼女子兮無非無儀肉食者謀兮汝何憂爲我菽我葵兮
我藩我圃過客馬逸兮莫之或禦藩拔葵踐兮飢哺無所刷
堂失棨兮婦女爲慮悠々蒼天兮天道悪盈知我謂我兮東
心獨貞陽和幾時兮霰雪其零懷貞見疑兮曷其可懲

思歸引 齊衛女作

麥秀蔪兮禾黍油々越有鳴雉兮粥々道周朝陽烜然兮雲

霧塞天中道排徊兮畏我好迷紅顏摧頹兮欲飛復止縞衣
入吊兮既悲且毀禮有未荅兮不敢狥死先王之懷兮敢辱
王子父母鞠我兮胡然棄之宮庭嚴邃兮延閟於斯身微節
大兮旦不可緇創巨痛仍兮隕命爲期我思古人兮我敢失
正天命早寡兮匪汝子聘我歸之思兮渺哉河梁誰謂衛遠
兮歸我其航

霹靂引 楚商梁子作

步出郭門兮一何蕭々念彼古澤兮興言來游山長水濶兮
曠無儔侶天地晦冥兮霹靂欻乎玄雲兮冱凝慸雨兮滂沱
冰雹兮交加蛟螭兮滂波捷々業々兮天何我賊軒軨騁虢
兮道不可以咫危顛疾蹙兮物無不靡側身慎行兮庶無罪
悔神龍之歸兮肅然川坻雷公上天兮挾轅以馳昔何嚙嗑
兮今何怒爲虐咸去我兮誰其得知

走馬引 秦樗里牧子作

白楊刀兮兜鍪弁枕戈待旦兮思報父仇父仇既報兮義不
共戴亡命不出兮遁我於臨山高無人兮上無日星夜闇有
馬兮繞屋嘶聲天不祐我兮恩追我兵橫屍都市兮國有常
刑我彷徨兮莫顧我旋沂澤渺瀁兮道路超忽我啼斯漆兮
我軀斯厲所處何危兮命縣一髮追兵既遠兮孰知其然馬
跡在地兮莫辨東西父不可見兮我志獲伸我死得死兮嗚
呼終天

箜篌引 漢霍里子高妻麗玉作

浩々兮洪河有叟一人兮擁壺赴渡我急爾止兮無檝迎汝
彌竟汝渡兮爾何所若龍伯兮馮陵鮫魚兮紛差戕風奔騰
兮霧雨渺瀰磨牙吮血兮制汝殭屍爾死於渡兮柰何乎我
我亟從汝兮我死其可毀容惡服兮志不可回理魂隕骨兮

委命黄泥碣石嶄巖兮望不可測精衛銜石兮曷海之塞兮
海之塞兮恨與之平和我如此兮不如無生

琴引 秦屠門子作

山嵯峨兮我車之將水泱漭兮莫之或梁世而溷濁兮黑白
不明干戈日尋兮武夫頻行天寒而凜兮廐有瓜缺士賤以
拘兮不敢容悅黔首之愚兮爾乃自愚謂儒可保兮儒則何
辜長纓兮縛胡頭曰兮語難堯舜遠而兮旦不復旦豺虎咬
人兮潔身去亂商雒有山兮曄々紫芝嗟彼美人兮致子望之
何世之不偶兮曰安其危而利其菑天道至此兮我命之衰

龍丘引 楚龍丘子作

春花兮亂開秋葉兮淪墮時不再來兮我憂用老女行懷思
兮我歸無所鳥則有翼兮魚則有鬐潛靈有岳兮江漢斯波
排徊不進兮危彼路岐僕夫告病兮飢馬嚙其我憂之歸兮

吾鄉我里門閭依稀兮墟墓則迩魂神惝怳兮一夕九徙父母何在兮敢及妻子天陰歲莫兮北風之寒曰我無衣兮坐不能飡我拊我膺兮摧我肺肝閔天浇浇兮吁嘈其增歎

三彭傳

昔在天地未判之初混混沌沌玄玄黃黃載清載濁實陰實陽水火交運日星乃光爰有神人厥名曰突寔生其間吞吸元精孕胚臣霧上顱下趾肩髀成形口味鼻臭目色耳聲一機既闢萬化則行次有三子受氏惟彭孟琚仲質季矯是名相其居處託彼衆眡私其喜樂潛覷默爭吉凶糾纏禍福槍攘無有昏畫讒言其興無有刀機積不相能人類用殄鬼在為朋天下雜擾而欲以聽直於明庭於是黃帝乃召天老而問曰朕治天下嘗以為天下已治矣三光齊明萬物順軌教流民人德洽遠迩昆蟲喙息草木蕃孳華夏蠻貊率我綱紀彼獨童妄嚚昏頑鈍椎鄙機心曰滋嗜慾鋒起是何人情之大不美也彼三子者何以敢于亂始欺天老對曰臣不識世俗盍即是而詰焉孟琚率爾而前曰自臣之生茫無識知秉心多慾觸事即思揣摩傎倒神去鬼來佪翔無象旋轉九垓莫高匪山隮若阜陸莫逐匪淵規我汨沚貪贓務貨衆問抵巇巧窮變態枚數根荄他人富利視若己私叢為姦府襲作佪媒孽冢注睛綿歧流禁己尚可得靡有已遺仲質愁乎其容以次進曰自臣有行獨我勞苦顇然變色恭亦齊怒狡中懱量揣臟腑言搶暴發氣觸交鼓雷砰電轂烽爟蠹午草梏風動淫毒齊攻挑浮嘍嘈殽唾唶嘵誚譏是非偵錯橫堅執蛙睅睥魷蝗攘股妄情我強一與時忤千金解仇睚眦為傷世不我容胡寧可數季矯後至奮而釦曰嗟乎異哉伯仲之言臣殆不敢以默已自臣之兆肆其殺殘挾朕危踞瞋目語

雖岸濕鶴猳蛇矛茶饋嚼肌淺憤鍥骨未瘢力可撓扃雄狡弗完射則命中飛走欲殫一言相加六親無離兵在其頸駭上衝冠精神標散魂魄遁奔積骸為丘流血成丹戰聲未衂斂膽已寒志在我勝嚼齧吾端於是黃帝育若有聞黯然不怡起顧天老復極其辭已而披三子者逡巡拱立錯愕失次伺辭而進曰惟帝請問下民鰥寡無益臣雖不言帝之視聽可盡蔽欲蓋臣聞之人生一世本自化樞孰不百年我謂斯須倏其童幼馴至老枯何頭不禿何體不臞貴賤利害手躓死喪病瘦悲嘆四好開口笑言能得幾娛縱情恣欲豈我過踰方其賦形我有畸幹目怵美目清揚雄騁技大肩背豐厚手足輕快語音如簧容止若畫市童與嗟隣媼竊睞是皆自然間有竭害至若疲癃連蹇兩脛蹜蹐步趨如蟄頫面弗顧視臣之全生而抱形者百不逢一孰可倚賴飢羸危窘菲惡困殆羯羠不充裘裳弗嘑視臣之順適而愜體者千不遭一夜何然悔占人嘗有言曰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則用之山丘之高川澤之卑肖翹蠉蠕華實葉枝時至氣來各有所宜是以人為萬物之靈而實用夫萬物豈我之私然則世之所有天之所樂但知任情何有規矱名車駿馬轄轤綰絡芳酵美饌鼎飪罽羃約奇聲異伎旋竿粉澤任口醲鮮隨身煜爚此殆臣兄弟之所喜聞而時俗之所謂癹蘧者也嗟乎人不可以無權權高則廓權降則穫人不可以無勢勢盛則爍勢傾則縛惟泉溢觸而必達惟火燎原而熾然則欲辟臣者逆天而自蘊是故思之不得而至怨怨之不已而成傺臣猶恐其未足以竭平生之志騁一己之欲徒大期俛仰而向盡此所以怨戚群跳而簡憪者狀雖然彼兇而暴世之下畏罹法受戮殘吞狗猪當其生存恣意所如此通而睿聖人之徒黃馘槁

項飢餓體膚及其役身併盡丘墟是蓋天下之雜擾者或脩
或短或黔或皙或壽或妖或遭病患或遇禍亂各有天命弗
勞人力頃自困於昬睡反謂臣之讒賊而彼衆人方欲以是
而聽直於帝庭也孰為直歟於是黃帝乃召天老而告曰自
朕之治天下帝榆無道侵欲諸侯蚩尤暴起兵亂冀州太一
奉符天一獻謀一戰而勝涿鹿是都稽巢營窟風雨漂摧果
蓏蚌蛤臭穢腥臊民人告病我是用憂制彼藥餌務為民沴
彼三子者叫呶雜遝兵之不可藥之不及雖欲本其致亂之
故用以變之毋乃天下終未能盡治歟天老對曰臣聞上古
開物之時天高地下風氣漸張醴泉灌注地膏馨香上飛下
行身有光芒歲久念食嘉穀穰穰民有爭心変生稽鍊爭之
不已殊厥井疆天人既雜善惡乃彰彼三子者始得以自肆
其姦而莫之或攘然臣嘗揆其言矣蹠也多思宜於長願而

卻慮貧也多慾宜於憤世而嫉邪蹻也多殺宜於徑情而直
行是誠有害於聖人大公至正之道者臣則請帝杜其宴安
之毒防其壓疹之機況其腐腸之食纔其伐性之媒則彼三
子者之致亂猶可及止已何謂天下之未能盡治歟於是黃
帝乃即齋宮累月不親政事經年不近聲色悅兮惝兮而或
與方寓謂朋等問道具茨合符釜山且又神游於華胥氏之
國天下大治由是三彭不振遂至於亡
為說者曰予聞祝融之子厥有大彭寔居彭城是為彭姓至
周有彭人別居庸蜀微盧之間非其後也蓋今三彭氏本在
於黃帝之世則又異矣雖然大彭之後有彭祖曾以雉羹享
帝帝錫之壽考至八百歲而彼三子者乃幸人之有過出讒
于帝以求享而人用是禍患妖札者相繼此則又與彭祖者
果異歟悲夫

潘生傳

潘生者富陽人世業農幼喪父獨與兩弟奉母居閭巷與人
執埴甓治筐筥又為善工大德間江南大饑人民道殣者相
望自度無所得食曰吾然無以給母則母子俱死等死盍若
用吾強壯以延母旦夕活乎即以母屬兩弟自傭回鬻人乃
告母曰兒當傭錢塘數月得錢米活家且自活母勿憂既回
鬻人得轉鬻遼東遼東大家軍户遣代戍虎北口會上有詔
江淮子女流徙者衆禁人毋得轉掠饑民使悉還鄉土遂從
遼東給過所道遇一女子鶉褸跣行問之則曰淮産也昨因
饑父母棄我轉徙數家今主家使我歸君南人儻扶我得同
歸乎於是日即操瓢道乞迄淮菁莽中雖顛沛流落親暱日
久曾無一語少及亂沒淮曰我家通州今近矣君盡送我到
莊乎及女子上堂見父母攬涕泣起相抱持詰門外同來者

何人即引生更衣具酒炙藥飲酒半執醆跪曰吾女幸完骨
肉歸見鄉里免罹霜露盜賊君力也今吾女猶處子君誼屋
恭淮楚間且君去家久母不知在亡歲了存饑鄉閭必離析
廬舍必墟莽雖有兄弟亦恐不能自存活吾家尚薄有園田
給衍餐粥吾女實君箕帚妾也君必無歸生則毅然謝曰吾何
敢以若女為利哉吾雖賤不讀書且義不敢取況吾母固衰
耄癃尚可活萬一母死兩弟傭或有一存今遂不歸是吾瀆
死吾母也吾又何忍即安此土乎遂告歸母死者蓋三載兩
弟亦死生追制服積食其故枝於鄉以終
為說者曰凡人自立天地間夫妻子母天屬也人子事親候
顏色具甘脆翺躬盡力雖生死不暫違去今生自棄其身饑
莩中規奉其母母幸粗延數日命猶念母終身何謂孝乎世
衰民散饑難男女或強暴侵陵或誑誘善淫鮮能自合於禮

法者今生偶以塗路相遇皦皦不汙卒歸其婚可不謂義乎嗚呼世之不及此者衆矣一恒人乃凛然類古獨行君子尚可謂世為無人耶然生將以老死沒沒視彼妄婁益彼反以義俠特聞嗚呼此又何為者耶

韓蒙傳

韓蒙者永豐人家本江東大姓善買至蒙益蓄善田踰數萬畝計牲對悖常低首下氣類懦夫女子未嘗敢出纖介語鉗制人視歲貧窶鞠餘給鹽米疾死或給棺蒙鄉里時蒙舉火者或數十家蒙每售田田必過直與錢且追舊券自焚曰某售某田彼欲速我貨令我入穀田實上腴我欲久有我業又衆人之時詘恣贏於已毋乃為過貪已乎復白與錢蒙既老謀卜山以葬鄉人有山家吉即獻山蒙不可蒙諸子遂害匿田與山多冢埒蒙又不可曰我死歸我骨免烏鳶免螻蟻山

泉封木志為我有且彼豈或不能自為家窮歲我乎復估山所直與錢鄉人不肯受名与飲強授錢乃已自是鄉里童耋見蒙山必讓曰吾長者凡在東阡西隴田芃然茂園萎然若池尊鉅魚山養嘉木蒙曾不待防護程督利日歸蒙然蒙頗以財自衛無有妬蒙而思欲撓奪之者故蒙卒以富饒終其身嗚呼世所謂大富家者豈盡蒙比耶自其乘時射利血牙腊毒不至於谿壑屬厭不肯已終不免自陷其身為刑僇之民自蒙處之誠不肯須刻安寢食彼方亟肆其術肥家而瘠鄉恫疑嚇喝持鄉社輕重搖脣鼓筆挾州縣短長技以争強競得於一時不卹其後或一世二世三世子孫既已凋喪齏舍既已摧落田園易主丘木斬伐罔有遺雜至使鄉里衆人追數其既往之愆尤曰天定者勝人視蒙獨不可愧耶嗚呼吾每觀數十年來世衰俗下田力頓耗泉脉寖竭歲無美禾山恒蕩然池多罾嶬不得孳鯢鰤是豈天時人事相為上下本其人一以貪殘剽[illegible]之行自決於天不有天菑必有人殃而天特有以默勝之耶然而天下多故閭里益驕糠粃不竟口衆褐不掩脛悲憤恚悍而欲競洩其毒以逞莫之底止是果世無富民長者耶嗚呼幸使吾鄉里知有蒙也可以勸為說者曰予聞穎川白晉言如是晉嘗宦游其鄉至蒙家蒙具水陸羞時新蔬蔌醯醬葱渫烹淪調齊飲酒授獻酬拜跪恒中禮一對言必及於善毋齊遇它過客盡然此殆富而好禮者乎晉北産淳樸不妄人也故蒙之行事實可傳

會稽傅氏夏小正注後序

夏小正本古書殘缺近會稽傅崧卿頴就大戴禮校讎刊注刻在會稽學宫盖昔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杞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說者則謂夏時夏小正也聖人嘗春秋

之世每告顏淵以王者百世通行之道首曰行夏之時殆取其歲時之正政事之善也此豈果謂夏小正之一書哉周公之時訓已不常之月令類若一本於夏小正而又加詳漢魏以降嘗建讀時令之官凡以夏禹周公之世宜典守之而不敢有逆故也後世儒者乃欲舉時訓月令而盡黜之且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常起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可以非時而暫廢苟不即行而輒廢則天下多滯事矣予試論之天之與人一理與氣而已盖惟理常為主而氣之所運一屈一伸一闢一闔暑焉而土山焦爍寒焉而川澤凝沍天下肖翹蠉蠕根荄浮生之物無不熏蒸融液周流交灌而舉不得逃焉理固在是也聖人之所以為人每全其理之所賦而又順其氣以行之不敢少逆因時制法按月布政春夏陽舒而賞慶行秋冬陰慘而刑威作是皆

悉本乎天之一屈一伸一開一闔而固非我有作為於其間
萬一有逆乎此而天道遽為之變一言之數與其休咎一事
之動與其咎應春秋洪範家類能言之而後儒或譏其屈者
此猶竊謂時訓月令之可盡黜者也嗚呼夏禹周公之典不
幾於遷遠矣乎夫夏后氏之政典嘗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然所
謂先時不及時者豈有它哉春養孤子秋食者先每事不敢
有違其時者是謂經制盛夏非行師之期而出師窮冬非肆
眚之日而肆赦則是一時之所值有不容不舉其事者是謂
權術自天道而觀雷霆霜雪一切各以時至者則理之常不
以其時至者則氣或有以激之而理則非常聖人之典皆道
其常者而已矣今而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
無常起居膳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可以非
時而暫廢是徒苟用乎一時之權術而終不得乎王者之經
制且夏禹周公之世因時制法按月布政天下亦何嘗多端
事哉為此說者殆不究乎天人之一致而務欲裂而二之者
也然而古者聖人之道每與天地之化相為流通泊然而神
明內居杳然而氣化外變是故冬而振雷夏而造冰宜若或
違於天而天固不能違之此不可以一槩論也自惟聖人知
其理之若是而必道其常以垂世立教陽氣一通則鑽燧出
火陰氣一斂則築室藏冰觀其所以彌綸匡贊節宣調變於
天地陰陽之間者豈為無所用其心哉達賢君子治其一身
且順天地四時之變調其居處節其飲食禁其嗜欲適其志
意一國之政辟之治身則又大矣傳不云乎周歲多燠秦年
多寒是特昧乎夏禹周公之典或流於舒緩遲緩或陷於嚴
酷刻深而不自覺焉者也由此觀之孔子嘗有取於夏時者
天時與王政相參王政得則天道自應後世儒者乃欲舉時

訓月令而盡黜之則先聖人不謂其歲時之不正不謂其政
令之善哉嗚呼此亦不得其說矣

南海山水人物古蹟記

南海蓋禹貢揚州之南境春秋戰國時地本百越至秦始通
而尉佗王者五世漢元鼎中南越平立南海等郡屬交州治
蒼梧建安中徙治南海吳孫權初割交州立廣州而南海郡
屬廣晉因之宋以後江左州郡析置不一至唐即以南海郡
立廣州永徽後嶺南五管悉隸廣府咸通中復分嶺南為東
西道廣為東道唐末迄五代南漢劉氏據之及宋初而後平
今廣州上路領縣七番禺秦縣南海增城漢縣新會清遠隋
縣東莞唐縣香山宋縣廣大府也山水人物古蹟之灼然可
紀者夥矣粗載其大略于篇

番禺山在番禺東近城兩山相屬高丈餘山海經黃帝生禺
號禺號生禺京處南海一曰二禺山或云黃帝二庶子善音
律南採真海竹制黃鐘宮遂隱此山

五仙觀山在子城內楚高固時有五仙人人持穀穗一莖六
出乘羊衣羊具五方色遺穗州人羊化石仙人騰空去

南海廣利王廟在番禺南廟有唐韓文公碑玉簡玉硯象犀
精緻鄭絪出鎮時林靄守高州獻銅鼓面闊五尺臍隱起海
魚蝦蟆周匝今藏廟中宋真宗賜南海玉帶番國刻金書表
龍牙火浣布並存

浮丘山在南海西本羅山朱明之門戶浮在水中篙痕宛然今
去海四里有葛洪珊瑚井洪煉丹海神獻珊瑚

中宿峽一曰峽山在清遠東山對峙江中秦趙胡曾釣得金
鯉可重百斤貢之秦王有釣鯉臺東有尉佗萬人城南有標
幡嶺唐大曆間哥舒晃叛廣州討晃夢神人謂曰見幡即回

及晃平四師山頂有掛幡
白雲山在番禺東山高無泉有龍化為九童子泉湧漏時有
五色小蛇蜿蜒下為大小水簾澗秦安期生隱處始皇嘗遣人
訪安期生或云子城東有安期生蒲澗溪澗中産菖蒲一寸
九節食之仙
任囂墓山在西城内囂秦二世時南海尉病召龍川令趙佗
使行尉事囂死秦亂佗竟自王
越王臺在大城北尉佗築西有越王朝漢臺歲時望漢拜兩
臺踞山巔屹然山有達磨泉達磨自天竺航海至指其地曰
地有黃金萬餘兩貪者力鑿得泉達磨曰是可銖兩計哉今
海水鹵鹹泉最洌
越王趙佗墓山在南海南自鷄籠岡北至天井連岡接嶺佗
葬輀車四出棺塚無定處吳黃武中交州從事吳瑜訪佗墓

莫能得獨得王嬰齊墓珠襦玉匣玉璽金印三十六銅劔三
爛若龍文琉璃玉押金飾後瑜携劔經贛上飛上江水
南越王弟建德故宅在西城内吳虞翻移交州時有園池唐
六祖慧能剃髮受戒寺有壇壇有菩提樹旁相國融譯楞嚴
經有筆授軒大硯融自刻大唐神龍改元七月七日天竺僧
般剌密諦自廣譯經出此硯堅潤可愛藏殿内有屈眴布西
天衣織内相大如兩指
越井岡在南海南一曰趙佗井一曰鮑姑井鮑姑葛稚川妻
嘗行灸南海善灸贅疣唐崔煒遇姑得越井岡艾南漢劉龑
號玉龍泉禁民不得汲
石門在南海北山夾江對峙如門漢樓船將軍楊僕討南越
先將精卒陷尋峽破石門東有貪泉晉吳隱之刺廣州酌泉
賦詩處隱之北歸家人攜沈香一斤覺投香江中

漢徵士董正墓山在番禺東正州人清白不群晉隆和中太
守豪育伯求其後旌之
馬鞍山在番禺北秦時望氣者言南海有王氣發卒千人鑿
山狀如馬鞍漢伏波將軍馬援嘗駐兵山岡每風雨晦冥聽
之若有軍聲殷然
盧循故城在番禺南城南小洲狀如方壺蓋循故居處今盧
亭夷人男女椎髻俗採魚蠣藤竹又有龍户一曰蜑户舊傳
循字元龍此恐循遺種五月一日禁水蜑户不設網罟
石鼓山在東莞南山有石如鼓鼓鳴世亂兵起盧循東寇隱
隱有聲
金牛潭在增城南本增江水潭有金牛晉羅公鈞得金紲牛
從紲出見人復没斷其紲得一尺義熙中周霸甫勇劃得三
尺唐韓文公宿增江口有詩示姪湘

甘溪在南海東晉廣州刺史陸自西北百餘里築堤瀦水於
城南漢劉氏闢甘泉苑汎杯池南有陸公亭故基夾溪種刺
桐木綿花開殷艷如畫
樟大山在番禺東山有盧循母檀氏墓東南有盧埃循浮海
與吳隱之戰立烽堠處山下溪有神鼎唐劉道錫刺廣州還
人像鼎耳出鼎耳斷鼎没執鄉者耳盡痛
馮盎墓山在新會北盎世為南越首領祖父寶守高涼聘譙
國夫人冼氏寶死冼懷集百越斬歐陽紇陳紿洗鼓吹麾幢
至盎三世武德中盎將南越衆附唐
赤石岡在番禺西南山色赤如火然唐有扶南人請以黃金
萬鎰市山羨寶藏刺史常明曰南州鎮山也弗許
景泰山在番禺東北山巍然聳拔下為越溪唐景泰禪師卓
錫處古有七仙人守山後嶽得石穀二古鏡一紹興間風雨

山裂又得唐天寶時銅鐘並藏寺中
黃雲山在新會北唐一行禪師來游此山黃雲自山出如金
粹映衣袖遂卓菴山巔弟子至者餘五百人
寶莊嚴舍利塔在西城內梁大同間曇俗法師奉武帝命求
釋迦舍利創千佛塔唐高宗時廣州都督李重建王勃記有
古井九眼塔內有古鼎藏劍一鏡一鈷鉾下掘得佛牙舍利
似是梁代故物
金芝巖在清遠北唐天寶間望氣者言南海東南內有靈山
發金草遣使得金芝二十四莖錚然作金鐵聲
黃巢磯在清遠南黃巢寇廣州殺李岧覆舟處
西樵岩在南海西南岩有石室石珠飛瀑如瀉下為五女湖
沙灘瀧秋泉龍湫九真洞歲時恒禱龍湫占風雨雲氣南
漢時有鳥利仙迹

鎮象塔在東莞西南漢禹餘宮使邵廷琄造廷琄劉氏愛將
嘗告劉鋹曰漢承唐亂帝天下有故干戈弗及漢寖驕今諸
國悉珍寶奉中國漢不可後否則宜歛兵自守已而宋師至
廷琄將舟師出洸口鋹疑廷琄必叛殺廷琄禹餘宮漢離宮
九曜石在西城內城南湖長百餘丈水凝綠列石嶔奇突兀
數太湖靈壁者九南漢劉氏集方士煉丹處
蘇文忠公古舍利塔在東莞西資福寺羅漢閣狀若覆盂文
理類巴蕉五色備具蓋古佛腦骨也比丘祖堂夜夢赤蛇吐
珠白壁上旦果得舍利建塔公自作銘以實之
東坡泉在西城內天慶觀蘇文忠公初鑿得一石狀如龜泉
涌出號龜泉淸冽亞達磨泉淳祐間經略使方大琮浚泉護
以定林廢寺鐵井闌大琮有鐵井闌銘
仙女灣在香山南海中宋益王昰南遷泊仙女灣丞相陳宜
中欲奉昰奔占城颶作昰殂葬香山宜中遁殿帥蘇劉義追
宜中不及夜有火燒仙女灣舟幾盡
崖山在新會南山有兩崖對峙海潮出入宋紹興間嘗置戍
衞王昺南遷結營崖山海中海水鹹汲道斷天狗墮海聲隆
隆如雷丞相陸秀夫朝服抱衞王沉海文武嬪御從死者萬
數
大奚山在東莞南大海中一曰碙洲山有三十六嶼山民業
魚鹽不農宋紹興間招其少壯置水軍嘯聚遂據其地今有
數百家徙來種藷芋射麋鹿時載所有至城易鹽米去
爲說者曰東陽李生自海上回爲言南越事山川風土悉有
可考者夫南越本一州地自秦漢以來始通尉佗之自王劉
龑之專制亦嘗自同中州崛強數代至於天下盡一而後歸
有定豈不以其山海之險遠故哉當今廣爲大府自江嶺而

上經大庾關隘之高峻自閩徼而入過潮陽嵐路之稀遠自
牂牁而下則又將歷潮江湟水瀧石之嵓崿黃茅青草炎瘴
戕人毒蛇猛虎山谷盤踞是故世之仕者恒未嘗願至至則
常數期日而或不足以償其苟且塞責之心然而晴天勝景
山靄開而海氣伏珍禽嚶鳴異草叢生花有素馨朱槿果有
荔支龍眼檳榔蒟醬之屬芬香殊怡鮮甜爽脆魚鱉蜆菜堆
積於市酒支數年苟能順其風氣時其調適宜若無間於中
州至於控制山蠻懾服海外大蠻夷歲時番舶金珠犀象香
藥雜產之富充溢耳目抽賦帑藏蓋不下鉅萬計又必賴夫
涉江逾金之吏而後有以愧夫輕生好貨之俗厥任至重故
常劇於他郡而必欲其稱職是又豈得以其險遠之故毒瘴
衆之而戒略於民事者哉然則世之仕者勿以其險遠可忘
必圖其政山海之珉勿以其險遠自恃必奉其法度此則天

予堂陛之間即爲廣府誠不可以不慎也雖然自秦漢通蹄以還南越幅員數千里莫不自歸於經理撫綏之中至唐而後列爲五府廣府寔大山深峒悍民頑俗獷草搖風動常必德懷而威懾之然後自已間者一時山峒灝灝無所覺知之氓弄兵潢池假息湯釜至使父兄子弟媮城柵繕壞塹晝夜鉦鼓凜焉若鉅敵之壓境訛言相驚繼之朝廷以是而屬法令儆盜賊修馬政禁兵器是雖一指疥瘍之微而徧身猶或爲之不寧者蓋久而後克有定此豈可以輕視南越一區之地而不深戒其山海之險遠者哉嗚呼今之所紀者山川故在人物則悉已往而不可復追矣遂因及其風土政事之際者著于末簡尚有觀者曾可謂爲晉宋少文之臥游云亦哉予故得以具論之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九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十

門人金華宋濂編

讀唐太宗帝範

初唐太宗帝範一卷十有二篇太宗嘗手撰以敎太子五代喪亂書有錄而遂闕暨今上征雲南始出以獻而舊十有二篇復完予聞古今欲治之主不世出嘗必立爲治天下之法使其後嗣子孫有以世守之而不敢失墜不幸而一旦昏庸懦弱之君或繼其後亦得有所扶持憑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此雖三代聖人制基垂統立經陳紀而務欲定爲法度典章者然亦不過數傳則已自弃其先祖之訓蹶國敗家接踵而有夏之太康商之帝甲武乙周之幽厲宜若無異於漢唐之季世然猶幸賴其法度典章之炳然播於宗廟布在有司賢聖之君復有赫然而振起者有此具也自是以來漢承秦亂而高祖立漢家之法唐受隋亂而太宗設唐室之制嗚呼漢法遠矣蓋惟唐制傳之未久而天下多事夷狄侵凌藩鎮跋扈盜賊相挺而起莫之能救此其故何哉當隋氏大壞太宗始欽然盡舉天下於盜手即議立國法粉飾朝章誠欲創其基業於前而特垂其統緒於後使後嗣子孫得以繼續而行且將有恃於此而不害於無所守者是故職官之任定以常員師徒之備設以府衛用以授田則口分世業之法均度以斂財役民則田租身庸戶調之制不紊自古者聖賢之道不作而一切霸強苟簡之術用太宗乃能慨然庶幾乎先王仁義之意而務成貞觀二十餘年治平之功自漢以來可謂古今欲治不世出之主矣然而太宗每知太子之仁孝慈懦恐不足以任國而僅述古昔聖賢之遺訓帝王之常法強而敎之謂爲帝範及至太子即位曾不幾時内則惑於嬖后外則斥逐賢相則夫天下國家紛紜變故之迭至曾不可

以思患而預防者卒至於易姓(既號稱後宗而後已然)雖幸其有所扶持馮藉且不至於盡亂而僅存者賴有法也惜乎當時太宗立法之際身教則從言教則訟每求其所以致然者自其法度典章之中或不能自免其瑕纇罅隙之可議書有之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太宗之為治無乃文謨武烈一本於正又能無缺者豈或猶有可憾者耶何則太宗親定寰內蓋因隋氏高麗喪師之後而得之自其即位北滅突厥薛延陀西制高昌從其種人編置沿邊州郡而蕩然無有蕃漢內外之防及其晚年又且東征高麗頻死而弗已是雖高宗之葸懦猶襲其故深異乎漢孝元之議罷珠崖者降及數世而明皇繼之君臣宴安邊隙數動至竭天下之兵委之西北付以蕃臣中國空虛大盜承之而遷延由是天下多故藩鎮槃錯奚契丹深入河北吐蕃回鶻連

陷秦隴震驚都邑師徒撓敗土境日蹙而唐室之號令所及曾不出淮浙巴廣數十郡地而遂已戰官之任師徒之備授田之法斂財役民之制大抵悉改於其舊此豈非當世邊境用兵之或過遂致蔓延於中國而不少熄哉然以唐之子孫昏庸懦弱或危或微不絕若綫是雖太宗之法守之有未盡替得以扶持馮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誠求其所以致是亦由太宗平日貪勝好名之過邊釁間隙實有以先開其源而漸熾其禍是則太宗前者包括四海指麾群夷適足以為當今屈己和親敗軍卻境之効不可救已夫然故唐之一代天下之致治莫如太宗天下之致亂亦或自於太宗而後世議者不之覺也嗚呼予觀太宗之志嘗欲法三代欲行周禮遂黜封德彝之說而專用魏徵之仁義貞觀之治夫豈近世所可遽及使其當時立法之際而其身之所行者一本於正無復可議則雖三代聖人創基垂統立經陳紀之道何異於是然而太宗終以不能企及者是亦貪勝好名之一過也詎不信夫

詰玉霧辭

予少嘗有四方志既長而益病且惜其志之或不我遂也於是假兩秦龜用以卜其出處行藏之決者而玉霧無所徵雖然古之龜書則久而不傳於世矣作詰玉霧辭

予昔日之有事兮曾端策乎元龜虔搗我以吉繇兮曰速行之不疑曖循而弗立兮年偃蹇以失時祗自畫而復躓兮豈玉霧之獨吾欺惟玉霧之神聖兮諒天道之秉為鍊時日之臧否兮佩國家之安危何嘉林之養壽兮撫芳苓以敖嬉還清江之授節兮竟豫且之見羈將霧繹其果獲兮爰眂高乎卜師矧梁米及夫稊黃兮幸鑽灼而無遺眞古今之至寶兮

寔誠敬以自持曷玉兆之罔信兮匪玉咸其孰能詰斯嗟童蒙之我洛兮長素書以延竚歷壯志之未及少試兮迍蹶堵之恒處彼周路之砥平兮嘗掉鞅而騰驤此嵁谷之險幽兮闕蓬蒿以畸旅況卑汙而蹇淺兮久屈蟠於泥土極虛夸而誕慢兮謂音節之協夫宮羽言無徵而悉合兮行無實而畢舉用靜作之在人兮何冥頑之不吾告語縕天高而地下兮聿依附以相成尚祁寒與暑雨兮或怨咨以為聲當耘耨而務植兮追負擔則資饟每號號而街鬻兮競馳騖以交爭紛燕南而越北兮特跬躅而不行顧驚而楚痛兮恍肝膽之相擬窮心思其恣橫兮馨利欲之捲攘使太虛之日以百變兮曾不足以攄萬有之異情舉陰陽之雜揉兮肇品庶之馮生宜洪纖動植之散殊兮實豫定其翅足與根荄何自知之不徹兮卻齋核乎噬霧苟然霧之伊茀兮僅枯骨之我鑿胡文

章之不鼓汝嚮兮抑智慮之不媢精信乎不內而務外兮故
卒與俗而咸謚爲誑自玉霧之有言于庸一泯於至默雖吹
韲而我瀆兮恐告猶而弗食孰方功而義弓于孰體色而墨
圻楚霧投詬而終不汝畀兮關朗豫占而任德玆一息之尚
存于幸五官之識職諒用舍之無与於己于蔗藏俏之是力
柰自治之不勇于敢罔撥而欲檤毋謂龜筴之不能以知事
于極神霧之不可測

寱宜楙辭

予自一二年來病旣久而日以嗜睡睡又多夢或謂予古有
善睡者其神名曰宜楙盍寱之乎予每悔夫病之亟矣惟睡
爲能少息夫病也然而晝之所思夜夢見之紛拏膠擾不遑
少止是則甚非學道者之所宜有也作寱宜楙辭
伊我生之多病兮亟獨處而向隅爰有托於假寐兮僅身心

之舒愉幸世紛之刋落于寄吾夢之宴如等百年爲一指于
謂八極其蘧廬昔宰予之在聖門于曾嚴斥其不可雕朽何
儆戒之邊忌于恐宴安之或踰豈宜楙之每爲我崇兮竟淫
驕其逬誅予誠與汝而並世兮敢自陷於非夫惟枯瘠之若
竝兮卒戰兢而自勵凜形骸之欽肅于召魂魄之迷潰竦志
氣而汝擊于充氣循以爲衛抗槁梧之不復瞑于麼狂癲而
弗寤披昜華之根撥于欽邪壘之讖誠尸蟲襍雜而不黨兮
繭纏綿而何齊欲天地之一淸兮恭聖賢之吾對渀霧爲之
寐然于蘊妙繽之無外精思慮其若一兮致事爲之弗閡信
竝魔之霧遂以不返于吾益見其通明而罔害嗟早歲之我
痼兮柰平居之鮮懽固精神之耗蝕兮漸榮衛之疲殘迄旦
爲之見揩兮徒夜寢之蔽胖曷畀我以宵嘆兮思濟身之艱
難當日用之不遑少息于紛俗变之相干頋嗒然而欲一隱

其几兮懼纔紊之弗究文儒或殆其名磬兮劍士寫喪其懃
順尚宜逐擊攪之盍去于寐呻吟唯嚶而增昏信默々而昨
化于直餘々而道存吾何負而我遠于雖自訟其奚殫彼陰
陽之交會于特感變之所起宜正□之有占兮實緯緷之相
倚猶古昔之睡蹤于復昇落之跡餘豈物化之往來于孰夢
覺之非是欺吹髮手死灰于姚撓濟於止淵形接而謂夫皮
膚兮竟神通於胃髓何今魚而昔鳥于且我蝶而彼蟻方雲
霧之儵爲飛滅于又雷霆之鳴暖胡何患而或盈倉庚于賤
飼鼻而邊喻朱紫信苦樂之相乘于罔動靜之可翔謂靜生
之可以自勝于卒勤勞而弗已誠道眞之不至于故徒与世
委而同軌自我病而益病于匪宜楙其誰尤肆搮存而不舍
兮收視聽而与謀儆聰明之不我靈𧫝兮僉渾奐而優游要
㞐慴之晝默于俾蔐寐之日寥惟眞人之無夢于在一默而

何求縱我夢之或可少徵于吾又何翔黃帝与孔丘盻晴懇
而咲澂于殺齒爾以歌軀頭宜楙之一寱以不復乎用稽首
于玄都

葛天氏牛尾八闋樂歌辭

古者葛天氏之世世道治矣而人民康乂樂是用作始敎人
摻牛尾投足而歌之是亦天地之間自然之至音也然而樂
辭不傳後有博古閑覽者惜古樂之日闕不顯諡而補其辭
凡八章

載民一

於赤顥穹降厥生民生民如何群物與淪俗無上下親孰父
子爾騃爾狎孰綱孰紀泊乎無名澹乎無聲天地無作聖人
化成我民自化帝不汝得是曰載民我民之則

玄鳥二

玄鳥來矣我民其興氣以陽發質以陰凝玄鳥歸矣我民曰
息靜安其性動職是職爾居爾巢禽獸蟲蛇爾食爾火鮮鮐
果蓏我利我養相時制宜匪政匪教尚安所施
逐草木三
邈矣上古元氣肇萌彼浮斯蔓庶草彙生孰闢我區孰豐尒
茁標山林川澤皮採實火無熾炎水無浩洋狡蟲斯伏蟄焉爲
弗翔允哉樂茲草木蕃廡嗟吾何思維聖之緒
奮五穀四
孟春正月我出于田剝我勞勤賜我耨耜揉木爲之剡鐵耜
之天雨濟之時風籽之維麻維芑維稻維粱弗尒穢莠亦弗
蕃植五穀告熟民人率育育焉熟焉自古有年
敬天常五
太元伊始風氣日開天有常道生養死埋大雛巷中麻麥畝

首貨財既來什器孔有飢則咷咷食則吁吁飢則求食飽則
棄餘於乎不顯孰不念聽日監在茲柰何不敬
建帝功六
昔在泰皇君臣道生君有五期爵有三名上昭天光鳥獸文
章下協地符龜馬圖書一人在位萬邦順軌無幽弗燭無險
弗砥黎獻共臣鼓曠畢從匪帝之功伊誰之功
依地德七
我望兩海中有崐崘天霧披跡乾曜合元孰來登龍孰度乜
圍人翕並援庶昆蕃毓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甲曆既正揆矩送
秉帝手何言天地之德我民之依俾民弗忒
總萬物之極
自有聖人我草爲毛何毛何血蜀弁弗裳雖聖人富雖聖人
壽聖人之厚萬物之阜熙熙乎和皞皞乎大道有自然德無

難界爰命樂師投足操尾欽茲令哉天下攸歸
右葛天氏八闋樂歌辭凡八章善孚嘗讀吕氏春秋頗載葛
天氏之樂名而不聞其樂辭予故本其樂名特補其缺樂則
古矣樂辭今也古今之樂殆不可以遽同者也然今之天下
猶古之天下是雖遼乎邈在數千百載之下何獨不如葛天
氏之世乎古之說者每稱上古之世代曆紀者尚矣自皇雄
以來伯牛受禪迄于葛天氏十有餘傳歷年之久近都邑之
遷徙要皆不能以必得其實者況其樂哉然以古之王者道
合乎上德依乎下怡澹而神明內顯恭默而政教四達煦焉
而春蒸蒸焉而秋肅肅陰陽之氣蕃殖而斟布民物之俗優游
而康樂由是天地自然之音出之於口而成歌天地自然之
節動之於手足而成舞舞必三人歌必八闋操之必以牛尾
播之必及於帝功民事吾知其節八音行八風屈伸綴兆俯

仰參錯而具有其容矣吾又知其沐浴膏澤歌詠勤苦聲文
音律安徐和緩而務合乎法矣皇雄之琴女媧之笙朱襄之
瑟伊耆之葦籥桴拊擽彼此相襲是蓋近而莫咸韶濩遠而
巾拂鞞鐸之所自出者也近古以降大樂官失所古樂日廢
然而五音七音六律六十律四清聲八十四正調之法度猶
有賴乎西域龜茲之所傳唐末五代之亂又從而殘缺不備
訛謬失節至使蜀一縣辛而欲立一代之樂府鎔金鑄石崇
牙列簴足以極衆工之選雖若名儒鉅子學不聞古樂無其
師竟無有一舉口議其可否而請以更張者於是古之所以
吟咏其性情動盪其血脉消融其查滓者無復可見而淫藝
邪僻驕慢輕剽之風日競月增醜不之恤子女雜擾舉聲號
呼杯盤狼藉頓足跳踴則已雖出於鄉邦聚會賓客讌飲之
間矣噫嗚呼古今之樂其信不可以遽同者耶此予重有取乎

葛天氏之樂名而特補其樂辞者也後有聞者得而歌之且
将惕然有感於古樂之不作矣又何愧乎樂辞之令也哉然
以黄帝以下六代之樂与夫成周之九夏唐元結皮日休乃
得而盡補其缺甚乎哉之軒乎舞之或者當百王之末造而
猶可以得返太古之遺聲乎嗚呼遠矣乎是以特録其辞而
又論之尚庶幾乎大樂官之株擇

嚴陵馬君仲珎父誄辞

維元統二年月日嚴陵馬君仲珎父卒家凡歷六朞始克葬
于新亭里先人墓側我二三子追懟其遺行之不昭於時乃
作茲誄用相其哀誄曰
於歎馬君厥姓維嬴是曰造父別封趙城趙之既王奢也善
兵爰邑馬服開國扶卿世降炎劉北州籍名援介戚里融振
儒聲逖焉鉅唐重績治經孰揚天朝燦撰節旌信篾苗胤何

代弗紊揺尓宗譜百世一程故汴之遷視杭作京靖念尓祖
策科騰英敭歷州縣執持憲刑鴻路鳳翥玉叡米清徑騎法
從領袖明廷端紳搢擬實棟國傾維吉維仔流風盛行曰孫
曰子夥有簪纓世祿日遠家儒相承如何君子異我編氓維
君自幼鍾厥豐儒長而好學耽玩書史昭茲六經卓有根柢
老儒後先捜擿章指孰王非綱孰匪弗髄發揮義珠談論蠭
起洛觀百家涉獵稗技偶墨交幟態刑迭變鴻荒迄今王霸
臧否薄海内外華戎遐迩孰詩孰賦經合宮徵或玄或竺魁
別邪説我常謂多君謂道咫泓涵浸潤吸噓嘲謔君不自能
蔚為秀士立辞撝藻聞者風靡自君既壮聿有時譽矧學之
餘弗據要路緬尓祖德敢懵我故識尓學業肯踰我素名場
大開百郡充賦匪闕伊楚矜懮犇鶩彼稻此粱揮霍吞吐聚
焉風雨散若雲霧孰玉弗雕孰金弗鑄匠般何人文梓弗遇

嗟哉數奇得此遅暮誰非退鷁誰不脱兎我攜我簦爰告我
渡我吏其儒律我章句彼賢非賢孰妬弗嫉蔚城甫里雪浪
煙尌人皆儒顯我獨儒誤君何不淋復奪君遄豈無文學尚
寐無寤千載一朝畀彼丘墓伊昔大化乃形尓身既具四體
孰儲尓神何言何默既哭既顰何冠何履披服穣穣孰贏尓
學使尓有聞孰嗇尓仕忍不少延維其生之天閼弗完豈如
無生實漠自然我問元宰孰司其權紛綸変易測是天淵愚
家者壽智勇則顛卑汚者寵藻麗弗宣顔駟騫剥至老乃遷
劉蕡擯斥歐有誣言言念君子過彼二賢嗟嗟奄迫命不可
攀孟子靈卅曾奉顔色爰受君詩僅識鄙墨君不鄙夷忘我
年徳我心尓諧略我儀飭我來自東我病殊極君苦我留撫
旅社席陳觴酒有翻倒琴笫一年一集歌咏忘食云何遄誰
久不我即我邸于西遇君逼側大江作潮我涕我泣鸞鳩搶

地我罹我罪曾是茲秋嘉節是逼黍以實心強欲登陟揺天
陰雨被裳若寝故安何有獨不遑息割然長嘯岩谷罔覿燠
悽中人展轉病極君生窮奢君死豪特新亭之里痛此窀穸
我今誄茲玄石弗朽嗚呼珎父是用哀惻

春秋胡傳補説序

春秋之學自近世本河南程氏曽有春秋傳序而傳未完武
夷胡公安國蓋又特出於程門之後而私淑艾之故今胡傳
多与程説相為出入吾固知胡氏之傳春秋本程氏學也然
而隱桓之際訓釋頗詳襄昭以降貴簡甚衆又况光堯南渡
而胡氏以経筵進講至於王業偏安父讎未報則猶或未免
乎矯枉而過正也宗人正傳閣者嘗讀胡傳乃因傳說之未
備從而補之此仍有益於學者冀余嘗論春秋之大凡欲以
發明胡傳之一二而正傳先之故敢私序其說於正傳所論

次之後曰夫春秋者魯史爾自魯史而為春秋則春秋乃史外傳心之要典而特為聖人命德討罪之書矣然自唐虞以來典禮教化有人心感發之妙爵賞刑罰有政事勸懲之藏伯夷之降典播刑皐陶之明刑弼教何莫而非此道也惜乎春秋之世文武周公之舊典禮經皆不復井然振起於天下而天下公侯五等之國亦罷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事天子惟吾聖人蓋有聰明睿知之德而無其位於是獨持其命德討罪之筆而欲以定天下之邪正也吾賞焉而賞非私與邪也吾罰焉而罰非私怒此其陽舒陰慘舉直錯枉之間先後有倫衆體有要是謂經制持衡準的不容少柰人情之輕重不同世故之治亂亦異是謂權義游移前却必得其宜要之堯舜文武之治未墜於地而吾聖人所以務盡其祖述憲章之道者至矣實聖人時中之大法也夫然故春秋聖人之法書

世之學者猶議法之吏惟其知聖人之道揆而宅心忠恕然後可以通聖人之法守而立説坦夷雖然學者復以其一曲支離淺中狹量之資求之未易以及此也或曰春秋新王聖人同之粉飾太平而多發至治之世曾無奸暴之俗而惟以德化者也或曰春秋衰世聖人且以為舉國不可勝誅而多從始亂之俗雖以微小之罪而必舉其法者也是故舒之而遂縱者陵遲廢弛無法而益亂操之而愈亟者煩苛刻戾得不至於秦人恃法而浸濫乎嗚呼二或之論誠非所以識吾聖人時中體道之大權者矣又將何以窮經而致用哉自王安石以丞相詆經春秋乃廢詆不用世之學者往往多自為説至於意有穿鑿巧為傅會分裂聖人大體乖異先儒成説漫有精義至當之論一説之外不知其復有一説也蓋惟程氏為能通乎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又無完書世之盛行胡傳而已胡傳本乎程氏之學程氏之學又信乎聖人時中之大法也然而猶有所未備者焉今也正傳乃從而補之誠是也正傳其真議法之吏哉雖然前王之律昭然甚明後王之令紛然雜出宏綱大指既無其統微辭碎義蓋浩乎多若衆商矛楯之不相合者吾益懼焉卒以待吾正傳而後定也昔季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善哉言乎學者又當自是而求之此其必有合於春秋者矣

吳氏戰國策正誤序

戰國策十有一卷凡言周秦六國宋衛中山之事古有高誘註宋為踈畧近世縉雲鮑彪乃復分拆章數竄易字文悉令可讀而不致有聱口齰舌之虞雖然古意寖已失矣要之古令之字義皆不一同南北之方言或隨以異而彪欲以後世

窮鄉曲學而盡通之吾知其必至於穿鑿粉飾而強其所不可通則反不若誘之疏略也宋人正傳嗜古書嘗以國策之多誤暇日則取太史公史記及戰國諸子所自著書前後比較既又考夫近世劉敞錢藻姚宏等本參伍錯求然後有以見其語言之殊異傳寫之訛而是正之蓋頗資乎誘之近古而深惜乎彪之妄作也於是世之讀國策者文從字順不失其真戰國君臣從橫游説之事併可得而極論矣蓋夫古者先王之世道德同教化行而風俗一士之有賢材學業者循之於身著於其國或以德舉或以言敭要皆可以考名覈實而趨事赴功無或敢為欺惑變亂而惜乎是非黑白之混淆也然而聖人當夫天下極治之世每有慮焉蓋曰朕堲讒説殄行震驚朕師豈不以世之讒人傷絶善人之事震駭衆人之聽邪僻自此焉而進用矯汚自此焉而假託出入起居

號施令將無所往而不臨於道苟謂世為極治而慮不及此吾恐其漸為始亂之基矣是故聖人深以讒邪之說有未易化而且有以敎之必使其遷善改過而後承之膚之否則威之夫然後士之有德有言者各稱其任而天下之欲趍事赴功者亦皆實有所稽而無慊矣自戰國以來先王之治日以遠甚聖人之教者罔聞知士之紛騰馳騁於天下者曾無常有之善心而惟磨厲其舌肆為讒說莫之能恤析言則離於理破律則壞於法亂名則喪其實改作則反其常此固先聖王之所以誅而不以聽者而戰國之世乃安然而行之厲君弱將纖兒佞妾刼之以敗降殺戮之苦誘之以聲色狗馬之好情知非是巧為文飾鈎欲離合強相傾陷卒使上世元德顯功之胄日就淪亡而後已嗚呼讒邪之說有可畏哉蓋昔孔子嘗用於魯未幾而即有少正卯之誅徒謂其言行之偽

而不由於誠學順之非而不由於是雖吾孟子亦甚慮夫處士之横議異端之並起詖淫邪遁不可勝籍惜乎孔孟之道久矣不明於世戰國之士不復知有義理之當然而惟以利害相勝故令斷斷然悉以為古之讒說可聖者也然今誘也注之彪也釋之吾正傳乃徒而是正其誤又豈不以國策之言為不可廢歟雖然正傳學孔孟之學者也自先王道德教化之治本諸人心猶於簡冊究術洋溢遠而未斬是故春秋之世鄭之賢大夫且能善於辭令應對諸侯辭有敗事聖門言語之學達如子貢亦或一出於魯而彼齊晉吳越等國為之有變至於排難解紛成疆取霸而後定焉前乎此矣於是而後公孫衍張儀陳軫樓緩蘇秦蘇代厲之流揣摩捭闔權謀術數浩乎若江海之浸洸乎若鬼神之不可端倪雖其讒邪之說罔知義理而顛倒錯繆之一時口頰之移人固有非後世膚見謏聞者之所可遽及嗚呼先聖王道德教化之澤一旦而遂至於此言之可為於邑矣然自其文辭言語而觀之惟楚漢戰爭之世尚為近焉已不能盡及它則曹魏鼎足而劉璞李唐柔布而分藩交兵之際奉使往來權術相傾議臣蠭起曾無異於戰國楚漢紛紜之時者竟未嘗有一言語之慨動一文辭之論勝雖以當世史臣極力摹擬而為之亦且羞澁畏懦衰耗促數無復有昔時辨士說客之遺風矣是故世之讀國策者卓然自為先秦之古書不可廢也必也本之以心術之公約之以義理之正謹之以辭令之載戰國其文而非欲戰國其學也此則正傳之志也又在乎世之學者善讀焉而已矣

石陵先生倪氏雜著序

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趍於南或推皇帝王

霸之略或談道德性命之理彬彬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不可勝紀蓋東萊呂公本其伊洛義理之學且精於史永康陳公同父方與之上下頡頏其議論而獨貴於事功夫以國家兵戈離析之久王業偏安人心不固紀綱廢壞風俗薾焉莫防意將自有酌古準今知時識務之士雄豪智勇闓爽穎茂而出於其間或者猶慮其古方新病之不能以救亟也當此之時同父嘗陳征討大計石陵倪先生朴實先後同父草書萬言欲以兵戰自效不下同父然同父因其才力氣岸之豪中陷於罪辜至老纔得高第終以不得馳騁於中原而遂至淪沒先生方自以其學勝亦且不能於鄉里至以罪廢徒竊陽故雖有志焉而終以寒窶而老死蓋予每觀先生之書則為之就吟痛惜而不能自已先生嘗本其兵戰之所自出備知天下山川險要戶口虛實著為輿地會元四十卷又推古

令華夷內外境土徼塞之遠近繪以為圖張之屋壁而預定其討策逆料其戰守者不一而足是將頓出為當世有用之學而不欲僅為儒者陳腐無實之空言當時之士惟同父為能知之先生亦惟寄示同父而不遑以他及者也然使先生之志且與同父獲用於世天下之兵蜂操蟻聚勝負雖未可知必也人心國論之既定于一力守東南以為保障尊意西北以謀進討江淮襄漢日以寧謐秦鳳陝蜀之間遺民襁負義士壺簞尚不為無補於萬一者是則後世所以深有取乎樂毅之常生而重恨曹嫁之海〻侍盡也夫自南北分裂士之學者方守於一隅而禹跡之所被者率不能以徧歷黃河之源出於崐崘黑水之流播於南海而近世地理之家茫無據依遂相臆度蓋今海內混一重譯萬里黃河自星宿海散源歷九渡河而後北會於臨洮積石之西黑水復流其西界而徑趨於滇越之外境若可以燭照而數計者譬如談天文者每以洛陽居天地之中然而南至北景北踰鈇勒斗極出沒高下之度殊不可以常度準又豈得徒溺乎羲和渾天之器而獨不少究乎周髀句股之法哉是故先王輿地會元之書茲既不能以復見至於華夷內外境土徼塞之圖則猶未免乎參差矛盾而未盡善者此殆古今祖述編類之一疵也雖然先生之學誠可謂博而有用者矣嘗呂公云〻先生貽書同父謂宜力學以紹呂公後而同父咈然不悅是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卒不肯俯首以隨人下而欲自表〻於世自今觀之前輩老成凋喪俱盡新學小生鹵莽不學是以一切墮於黃茅白葦而欲以為同竊其殘膏賸馥而不敢有異至其立言籍口結舌而無所裁明臨事則亦玩時愒日偷懦憚事而不足以赴其鼓舞作興之機者此皆見棄於先生者也

藉令先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義理而又無貫乎永康之事功則其所就且將不止於此雖然今之學者尚可及耶吾固未易以王道霸術之並行而遽少之也初武夷謝翱皐羽嘗困先生之書選為一編今始得其全帙號曰雜著者觀之又嘗過其所居則山洞湮塞棟宇傾蕩荒丘牧豎悲歌躑躅猶能示其故墟而亦不能詳也況其所著之書耶嗚呼士無當世之功業而徒務於有言不至于此不極也是又古今文士著錄藝文者之一歎也悲夫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十

淵頴吳先生集卷之十一

石塘先生胡氏文抄後序　門人金華宋濂編

鄉予嘗見求康先生胡公錢唐寓舍每嘆古今道術之異及今覽其所論著則尤得其父兄淵源師友講習是非取舍之或不同者蓋自近世周邵二程始推聖賢理數之學以淑諸人然而學者秘之則謂其學之所出者遠有端緒不言師承而今說者乃稱濂溪之所授受實本於壽崖佛者之徒先生至為論辨以著明之曾不容喙是殆當世士君子之所深感者也夫以周程理學之盛而邵之數學且不能並傳於是朱子乃以東都文獻之餘一傳於閩之延平而又兼講於楚之嶽麓誠可謂集濂洛諸儒之大成矣當是時也二陸復自奮於撫之金溪欲捷孟子曾不以循序漸進為階梯而特以一超頓悟為究竟今則至謂朱為支離陸為簡易必使其

直見人心之妙而義理自明然後為學自謂為陸實即禪也故曰世之學者知禪不知學知學不知禪是豈深溺乎異端外學之故而遂誣其祖乃舉堯舜以來七聖相授洙泗以降四子所傳道而悉謂之禪耶惜乎予年甚少僅得一再見焉而不得親扣其詳也雖然春秋戰國之世聖人不作處士橫議天下之雜治方術者不為不多是故老與易並稱儒與墨並譽世之學者或欲援儒而入於彼推彼而附於儒卒無益也然亦用是而日雜矣流及後世秦謂方士儒漢謂治黃老者儒晉王弼遂用老氏之說以注易唐韓愈至謂孔墨之道同道不同則不足以為孔墨然而佛者徒以西方之傑戎暴入中國言語之不達被服之不合趨向之不正而今乃欲一混而大同之不幾於蕩然而無辨矣哉必也天下人心之義理無古今無彼我無華夷無內外雖欲一混而大同之亦可也

此其道術之所在苟或不契於古之聖賢則其所以召夫後世之哓辯譊咋者不能遽已先生曾不此憚而直以此道為已任又著明之予殆不可得而妄測者也夫自江左始平上即遣使重選南士之賢者士之一時幸脫兵燹擾攘城郭墟莽之後當天下大定懷才抱藝不肯一出而少試焉是亦終於潔身亂倫而已矣先生蓋自宋季為渝酒人因得陪四川大幕府末議號稱南中人士及宋內附或以先生姓名薦達召見意謂先生且大用復出而教授廣陵凡歷數任僅尓沒沒於州縣之下僚不至甚顯然觀其所至教士也必曰嚴恭寅畏其教民也必曰孝弟忠信此其道術之正仕處之合文章之懿政事之著誠有大勝於今人而且不後於古人是豈苟然之故而遂已者哉當予初見先生時先生嘗語予面黧黑而多黯黶撫而不閑黯則無澤不閑將失氣無澤而又

失氣雖壽微也爾曷不聞汝氣而從順且爾獨不見尓家豬之盛酒若乎夜變或不覆則酒旦失味而不中飲汝之失氣亦猶是也予固疑先生或得乎攝生養氣之道者及予自燕南還予又與鄱陽董仲可會稽方九思福唐高與生建安虞光祖及金谿傅斯正五六人者再見先生先生則且指語予曰世之觀人者自夫出處進退用舍得喪之際有定論矣尓等得無頗有孫尤者乎傳之曾祖父本學於陸亦喜談陸者自近年科舉行朱學盛矣而陸學殆絕世之學者玩常襲故尋行數墨益見其為學術之弊吾意若其幸發金谿之故櫝而少濯其心耶曾不數年而先生竟以衣冠沐浴端坐嗒然而遊化予方無以終事則徒識其遺言撫其墜葉而且繼之以涕泣不能自已嗚呼臨長川而後嘆逝者尚可得耶尚可得耶

范氏莛篿卜法序

莛篿卜法者本楚越閒小術也自楚屈原始稱有莛篿之卜越相范蠡頗有其書然今特類後世術者所託要之亦必古有此法矣當卜時自其所向得草木枝初不計多寡左右手一縱一横揲之以三而數用其仂然後一時之吉凶從違休咎禍福既立可見者達賢君子或棄之而不道或時有可采是豈所謂楚人鬼而越人機者乎蓋昔越相范蠡嘗与大夫文種事僕上計然計然世所號文子者也而蠡種實爲楚人而往仕越悉通天地陰陽之紀察日月星宿之會明鬼神幽顯之理達龜筮鈐決之奧治國臨政謀敵用武莫不如其所頓欲越以霸強何蠡種之能有以盡乎其術也予嘗考之大抵本出於太一六壬玄女遁甲風鳥雲氣之道越王句踐宦吳吳將赦越蠡占則曰王閒喜時日加戌時加卯功曹爲螣蛇

青龍在勝先是謂時尅其日用又助之事不利而有傷已而子胥諫不果赦及越王句踐歸國越既治吳而蠡去種占則曰王勿追蠡〻去時陰画六陽画三後入天一前騎神光是謂玄武天空無有止者吉則死視則狂已而蠡去勿複追吳越春秋具載其事而史記特惟蠡種之術乃出於計然然自越王句踐之還臨明堂蒐練時日又類後世五行堪輿叢辰等家既有不合則稍爲事杞五門初未審所謂五門者果何術也吳越春秋蓋輯於東漢趙曄或時漢李頻以天文讖緯九宮八卦占候之書爲内學而曄自以其說勦入之歟不然史記之言陰陽多忌諱而太詳者蠡種毋乃酷似之歟是故世之學爲天目計神孤單閉杜奄迫關格制客主別勝負之術者每託於蠡而行之莛篿之卜特其細也然則陽至而陰陰至而陽〻節剛強而力疾陰節安徐而重固又且游觀乎天地四時贏縮進退以爲常是豈但古之善用兵者爲然哉雖一恒人之欲卜其動作云爲亦不過此而已夫然故微而思慮之所形著而言行之所廢至以天地之靈變鬼神之幽隱而吉凶悔吝之來若有應焉誠有不容揜其僞者雖微端正策旋式布恭人心之皎然常足以先知而預定矣又況達賢君子出入起居浩乎与天同運發號施令貫乎与神俱化然且不能不假是以示諸人也莛篿之細時有可采豈謂其果足以盡乎天人之道者哉雖然越王句踐之陰謀譎術苟他無所徵纖毫瑣末類出於陰陽時日之占而後用事吾猶恐其未必致霸必也五穀蓄金銀實府庫滿兵甲利然後用是以定王心之疑動越民之所欲報讎而威敵者則庶幾焉是故令一恒人之所卜雖以民俗閒小事亦必天地之氣應与人事相參乃可以見其成功不然則龜爲枯骨蓍爲朽幹

猶不必泥况莛篿之細者哉予具録之又足以通知古之多異術矣

唐律刪要序

予嘗讀唐律每患其繁曠難省故頗刪其要且務觀乎古今立法之淺深用刑之輕重又從而序論之曰夫古者先王之治人也以德而輔之以刑後世之治人也德則不足而惟刑辟之是用春秋傳所謂三代之衰然後制刑者也自戰國之世魏李悝始造法經商君受之以相秦及漢蕭何攈秦故歷代相因至唐則又承隋開皇之律是蓋唐律本隋漢律本秦其實一出於戰國李悝盗賊囚捕之緒餘而已不復二帝三王忠厚哀恒刑期無刑之本意矣然以秦之爲秦焚滅先代之典籍坑僇儒生猜鷙爲殊尊嚴戾刻深而詔天下學法令而師吏惟隋則亦庶幾近之而任法者也益當秦之時孔子没而

異端辨處士橫議而說客妄售其所自為術是非矛盾紛紜相勝然秦方遺仁恩尚首功而儒者又不入宜其一意任法用吏以為治若夫隋氏之初江左齊梁貿遷靡代北周齊習華夷天下幸歸於一而風俗未淳朝廷議政之臣類皆俗吏沐壐之徒苛刻煩碎未甚有紀故隋且惡其連篇風雲積月露華而不實者而猶未嘗識夫儒者之真亦宜其一意任法用吏以為治孟子蓋曰言非禮義謂之自暴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秦則不知儒而不用非自暴歟隋則不知真儒而不得用非自棄歟是殆秦之任法雖累於隋而隋之任律則猶襲秦之故智而或過焉者也夫以秦隋惟吏之是師法之是徇自謂其法律之密督責之嚴可以肆其鉗制束縛之術於朝廷之上故當以一人狙詐猜忌之心而盡疑天下至於衡石程書衛士傳餐而日有不給及觀其所以為効秦則始皇東巡西狩而郡縣之供調不闕不足嫺驪黎陽洛口倉庾豐盈而其後猶足以聚數百萬之盜賊而不盡誠可謂極其盛者雖然關東之禍至有土崩瓦解之勢而一切諉為鼠竊狗偷之盜而不欲聞曾不旋踵而二代之亡若出一轍是何德化之不足而刑辟之是用者遂致然哉然而漢以寬仁攔秦法唐以仁義變隋律蓋欲一返乎秦隋之所為是故漸仁摩義淪肌浹髓必也儒者為能究之誠有不在乎俗吏持簿書急期會務筐篋者之所能測識也其創立國法粉飾朝章雖若有媿於二帝三王忠厚哀恤刑期無刑之本意至於後世杜張之深刻來侯之羅織戕勦民命傷殘國脈無所不至然猶幸其本根節目之正者尚足以維持調護乎天下之故而不極於亂於是馬鄭諸儒曾以文律而章句之長孫無忌等十九人亦已因律文而作疏義或從或革或損或益

且酌其中要非苟然而遽已者故漢嘗引經以斷獄而深得夫法律之本唐則每以書判拔萃取士則猶使之知有法律之實而不為空言此殆儒者用世之功天下致治之効將萬一乎先王明刑弼教之餘而固非秦隋任法用吏之世可遽及也嗚呼古今立法之淺深用刑之輕重悉已具見乎此儒者何嘗不知吏而吏則不可不通儒尚德化者何嘗不任刑辟任刑辟則不可不務乎德化者也是蓋漢唐之所以得秦隋之所以失誠可為後世之龜鑑矣

儉辭

史有言周高祖儉者高祖常服布袍寢布被詔天下庶民以上惟聽衣綢綿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九種餘悉禁之予謂高祖未嘗知儉未嘗知禁者也夫古之長民者常齊其民於是國有異服之禁以使其衣服之不貳而徒容有常然而齊王之衣紫鄒君之長纓舉國皆從而效之且至去衣紫斷長纓而後止高祖之意固是也乃以人主之至尊至貴布袍布被自同於庶民而矯枉於當世乎然自元魏周齊之際兵戈日尋民物虛耗高祖且欲以一儉率先天下使凡奢侈過度者皆有厲禁則國家之經費民庶之蓄藏可以日趨於富盛而無有不足可謂善矣雖求其如王者之政是猶未得其本之說也夫以天下九州之廣生齒之衆今之世去古遠甚然而國家經費之務常若不給民庶藏蓄之資亦或蕩然無所贏餘上固不容不以儉化其民而民亦當以儉而自化雖然未也當國初時始得河北即議宜課銀絹之數河南猶未下及下河南而江淮吳楚實為財賦貢輸之淵藪猶未能縣度支命將出師運芻餉粟宜若晝夜馳驅民人困乏不能供億然亦未聞上下以是而不足天下一統六十餘載經費藏蓄

而無其實又何獨異乎國初之時哉夫漢自文景富庶之餘孝武承之而益以修大東征西伐則有費修郊祀求神仙則有費興土木造宮室則有費巡游般樂則有費歲使言利用事之臣疲民蠹國海內空虛及其末年始欲務農重穀以救之亦幸而有此爾當今之世一遵祖宗之成法邊境無兵燹之警宮庭無丹臒之飾歲時常祀亦未始欲講封禪而屢務般游也然而山林藪澤土力之所產茶鹽酒醋民業之所資一皆日增月益絲枲纖析而悉輸於上西域之羊馬雲南之斛蜀貢齊之絲纊江淮之粳稻又皆畢入於天府而無所闕夫何大家之貲中戶破產小民嗸嗸曾無衣食之所國家上下終未得如文景之富庶豈或猶有類夫孝武之空虛者乎當是之時上欲常服布袍纏布被以一儉而化之且未能化又從而務明上下服色之禁自以為高祖之良法善意復行於

天下數禁之書譚大夫之詩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是故奢僭不法每形於上杼柚其空日困於下人主不是之思乃欲自苦其身而往救天下之俗且曰吾以一儉率先天下是墨子之道也墨子之道是豈聖人君子之所得為哉吾故謂高祖未嘗知儉未嘗知禁者是猶未得其本之說也世之議者每究其本蓋曰國家經費之務必在於抑橫政而節用民庶藏蓄之資必在於修農事而重穀君民上下貴賤一體貧富相因感之而民不徒於從化制之而民不徒於知禁者蓋亦反其本矣昔者齊宣王幽獵於社山父老十三人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賜父老無徭役閭丘生獨不拜宣王怪之閭丘生曰臣聞大王來游來勞大王願得所欲於大王今大王賜臣田不租是倉廩空虛賜臣無徭役是官府無使非臣所敢望也臣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則臣可以少得所欲焉嗚呼自高祖之良法善意復行於天下又必實之以閭丘生之一言則天下郡縣之間選廉黜貪平法薄賦且將以是為抑橫政修農事之本焉是謂知本是即孟子所謂無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是即吾所謂王者之政也作儉解以通之

春秋傳授譜序

春秋之道本於一離為三家之傳又析而為數十百家之學學曰彩傳曰鑿道益散天下後世豈或不有全經乎亦在其人而已矣自孔子沒七十子言人人殊公穀自謂本之子夏衆先出左氏又謂古學宜立諸老生從史文傳口說遞相授受彼此若矛盾然自是學一變主公羊者何休主穀梁者范寧主左氏服虔杜元凱或抒己意或博采衆家蓋累數十萬

言自是學再變公穀微左氏乃孤行不絕說者曾不求決於傳遂專意於訓詁江左則元凱河洛則服虔自是學三變間有一二欲考三家之短長列朱墨之同異力破前代專門之學以歸於先聖人義理之極致咸曰唐啖趙氏自是學四變嗚呼言春秋者至於四變可以少定矣予嘗觀漢初傳公羊者先顏自胡毋子都而下得二十四人次傳穀梁自申培公而下得十五人左氏本於國師劉歆未立博士故傳之尚少而東漢為盛東漢以降學者分散師說離析非徒棄經而任傳甚則背傳而徒訓詁哓哓譁咋靡然趨下夫學本非不同本非不一而末異乃若是此其欲抱十二公之遺經悲千古之絕學發明三家之傳而去取之者誰歟然予恭得而譜是者四變之極也四變之極必有能反其初者唐啖趙氏蓋嘗有是志矣繼之者又誰歟古之人不云乎東海西海有聖人出

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自其此心此理而論之古之人有與予同者乎不同者乎同者然乎不同者然乎此其沒世而無聞者多矣顧焉者譜於此也蓋昔唐宗表微嘗著九經師授之譜且以識學者之無師嗚呼人師難逢經師易遇然今經師猶有不可得而躋見者矣則吾是譜之作又豈徒在表微之後乎

春秋世變圖序

古之言春秋者自漢至今亡慮數十百家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一以理斷之而已猶未足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而權之者也雖然孔子嘗論之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然後諸侯大夫得以專而用焉逆理愈甚則其失之世數愈速此非通論天下之勢也春秋之勢也然而欲論春秋之理者不外此矣公羊子蓋深有得於理勢之相須且曰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而漢之學者特昧昧焉乃設孔子高曾祖父之三世以制所見所聞所傳聞之治亂春秋非孔子家牒也特以是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而權之者也蓋昔陳恒之弒君孔子請討之左氏記其言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非之蓋謂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乃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耳豈計魯人之衆寡哉夫以理言魯為齊弱久矣孔子非不知魯之未必勝也務明君臣之大義以討天下弒逆之大惡因是足以正之周其復興乎若以勢言周室衰矣晉霸微矣魯又弱國也陳氏世掌齊政民私其德必慶人倫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於是舉吾全魯以體之則齊之罪人斯得矣是故弒君之賊法所必討者正也專國之姦勢亦有所未易討者然必有以權之者矣人孰不曰事求可功求成是取必於智謀之末也聖人不如是也嗚呼自王政之不綱而後有霸自霸圖之無統而後無霸人情事變雖未嘗出於一定惟理則無有不定此古之學春秋者所以率論理而不論勢也自今觀之天下之勢在是春秋之理則亦隨其勢之所在者而見之春秋之初世去西周未遠王室猶欲自用焉下及中世齊晉二霸相繼而起則霸主從而訖之耳至其末年王不王霸不霸戎狄弄兵大夫專政是戰國之萌也而世變亦於是乎極公羊子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蓋深有得於理勢之相須者也世漢之學者且曰隱桓遠矣孔子則立乎定哀之間耳遠者亂近者治聖人所以成一王之法也此豈求其說不得而強為此論者哉又幸因其有是而後世得以推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與夫聖人之權者先儒蓋曰有隱桓莊閔僖之春秋有

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此三者豈非公羊子之遺說哉然則予之所以圖是者非私見也非鑿說也公羊子意也孔子意也

春秋舉傳論序

黄子讀春秋者四十年老而不倦嘗著春秋舉傳論一編屏除穿門授別傳疏使之一歸於是然後止蓋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咸斷之於聖心高第如游夏且不能以一辭贊焉公羊穀梁乃謂得之子夏文多瑣碎語又齟齬要之二氏皆未成書特相授受於一時講師之口說者謂孔子當定哀世多微婉其辭復秘不以教人故諸弟子言人人殊異然自孔子後一厄於戰國嬴秦之亂漢初學者區區收補意其焚殘亡脫之餘不載之屋壁必載之簡冊非徒出口入耳而已又況春秋之文數萬獨以口相授受庸詎知不有

訛謬者乎濟南伏生治尚書上使掌故鼂錯往受之僅一女子述其老耄之語世謂生齊語齊語多艱澀故今書文亦難屬讀然古人之作書者非齊人也柰何若是是則公羊齊學穀梁魯學非二氏誤也學二氏者誤也且孔子又何嘗定哀世多微辭哉苟曰微辭以辟禍春秋不必作矣況定哀又孔子所見之世也自所聞所傳聞之世一切褒之貶之且及其父祖當世而輒微之吾恐非聖人意也聖人豈避嫌者哉不然亂臣賊子懼誅其既死寃獄聲懷無懼於當世是又豈吾聖人之意哉必也春秋之作未始秘不以教人西狩之二年孔子卒矣論語禮記諸弟子之問答殆無一言以及之得其義者蓋寡矣然而左氏約經以作傳下訖晉悼知伯之誅在春秋後孔子卒已久或曰左氏魯人也或曰左氏楚左史倚相後也若其說晉王接則謂別是一書意者當西漢末与

公穀二家爭立博士故又雜立凡例廣采它說以附於經是豈左氏舊哉今黃子舉之皆是也昔者晉劉兆嘗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乃取周官調人之義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夫調人之職掌司萬民之讎而諧和之為春秋者亦欲令三家勿讎將天下之理不恊于克一而後世之譏且容其潛藏隱伏于胸中也何以調人為哉故唐啖助趙匡近世劉敞於傳有所去取咸自作書而今黃子又翩為之可謂聞風而興起者矣非必曰此有所短彼有所長去其所短則見其所長者固可取也不然盡去三家之傳而獨抱聖人之經且自以為必得聖人之心者吾又不信也此則黃子之意也

孟子弟子列傳序

太史公孟子列傳首孟軻繼鄒衍騶奭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子曰皆在孔子後荀卿可首也彼數子者不同道柰何同傳將以孟子寘諸戰國辯士之流乎是又非不知孟子者也一則曰述唐虞三代之德二則曰述仲尼之意彼數子者亦有一於此乎當戰國之時士多以游說縱橫攻戰刑法之說行而時君猶欲好儒自飾吳起戰士也乃以儒服見魏武侯武侯之子惠王與齊宣王皆卑辭厚幣以聘孟子然徒切於事功卒以迂緩不合人且謂其好辯而已儒墨並稱百家雜說渾殽之矣豈太史公獨見而溺聞若是乎方其叙孔子世家進之與十二諸侯同列周本紀十二諸侯世家則又皆書曰孔丘卒尊之也至矣及所載多左氏國語雜事欲以明聖人多能聖人豈果以多能稱哉又作七十弟子列傳則徒多剟論語問荅以實之餘復家語弟子解他悉無所徵是亦孟子列傳類也東漢趙岐始注孟子其序曰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史不載今猶見故列女傳且言孟子將去齊

毋老擁楹而嘆有憂色母乃引詩易語之似与充虞路問時意同岐又曰有外書四篇文不能弘深今猶略見劉向說苑所謂人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者疑即性善辯中語若他事之逸者雖太史公不能具知況後世乎蓋戰國以儒自名者八家而四家寂寥子游氏子夏氏荀氏孟氏孟子學出於曾子子思荀卿猶從而譏之曰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略法先王案往舊造說而不知其統我則異焉治則法後王而已矣至於子游子夏亦曰是儒之賤者所重必仲尼子弓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仲尼弟子有馯臂子弓漢儒林傳商瞿授易仲尼瞿傳魯橋疵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昺論語疏引王弼說逸民朱張字子弓然弼說又不見有他據也要之孔子嘗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蓋與子

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也將荀卿之學實出於子
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亦已浸淫於異
端矣於是孟子之沒者久所謂溝瞀儒正指萬章公孫丑
之徒也荀卿在戰國號稱大儒猶同門異户者如此又况鄒
衍㒓淳于髡墨翟以下諸子遠離怪誕者甚矣何可與同傳
哉荀卿既死李斯用事孟子之徒黨盡矣悲夫予故本太史
公孟子列傳删去諸子且益以高第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
凡十有九人云

宋鐃歌騎吹曲序

自宋之南遷說者常欲復中原地蓋謂大江之南東至滄海
西兼巴蜀而北以淮河為外屏然而禹跡所及但自蜀江而
下文王之化亦且止行江漢汝墳之域不及江南春秋列國
無慮百數江南惟吳越楚三國楚之始封畢路藍縷以啓山

林吳越亦斷髮文身披草萊以立國大江以南半為山海險
阻無人之地此天地之氣化所以極衰於古而併盛於今也
嗚呼世之迂者果不諳國勢達時務哉春秋之世吳嘗強趙
乘其弊而覆吳越王勾踐乃能無事於霸而自安於蠻夷及
王無彊方聽戰國游士之說而欲霸楚遂擊越而走之東盡
吳故地北接齊韓魏之邊西壓巫黔中國大國也曾不旋踵
又一折而盡輸於秦子女玉帛犀兕材木終不足以抗秦人
天府陸海之饒矣當漢氏盛時江西一境人民户口不滿六
萬唐之中世江淮遂為財賦之淵藪奉朝廷而度支經費猶
不能給自今觀之魚鹽米粟漕運牧養灌溉之利過於古乎
抑不及也謀不審力不蓄兵不練財不阜欲以空言復中原
地不亦難乎蓋昔景德澶淵之變上方以北兵深入兩河震
動而不以歲幣講和為虞是固欲捐銀綃數十萬匹兩而弃
之苟安而已宣和京城受圍未暇一戰已請和而納幣紹興
再造不思其禍之已成復踵而行之馴至完顏氏之大壞可
以監矣開慶鄂渚之虞且欲遵其覆轍卒以不及踐言而致
滅宋之禍自祖宗之世兵弱而不修於内財匱而復割於外
此其實已久敝矣當完顏氏大壞人孰不曰時可為機可乘
大河東北彼已委而去之關輔以西隨以陷沒山東十數郡
奄為盜有宋之設施號令幾若可行於青齊然彼以既衰就
盡之國猶能遣使來督歲幣遣兵直窺江淮且不得以必勝
之也况欲以是當西北方王之氣哉當東都盛時每以天下
貢賦之全而憂不足三司條例青苗保甲害民蠹國曾不之
恤紹興以後國愈蹙財愈匱山林原隰陂澤之所出一切毫
計而纍數之至不足自給東南民物之凋弊者極矣買公田
造關子亦猶三司條例之遺也雖然亦何補哉此蓋自守不

能難與言戰宋亦不復知有中原地矣故老云理宗在宮中
嘗被酒上芙蓉閣見淮上有黑祲十有餘年不散南偏江東然
灰下已而彗星竟天災異若此徒論春秋戰國時事以鼓其
說何世之迂也是豈國勢之不諳時務之不達者歟非耶武
夷謝翱皋羽故廬陵文公客也於是本其造基立極親征遣
將東討西伐作為鐃歌騎吹等曲文句炫煌音韻雄壯如使
人觀在短簫鐃吹間斯亦足以盡孤臣孽子之心已嗚呼尚何
言哉初漢曲二十二篇魏晉又更造新曲十二篇但頌國家
功德不害別事大樂氏失職唐柳宗元崎嶇龍城山谷之間
亦擬魏晉未及肆樂府令翱又擬夫宗元者也鐃歌自日出
至上之回凡十二篇騎吹曲自親征至郎吏謁故主凡十七篇云

淵穎先生集卷之十一

門人金華宋濂編

桑海遺錄序

項予嘗從鄉先生學見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齊子善論文丞相宋瑞事云自江西初起時崎嶇山谷贍募義徒畊甿洞丁造轅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實為驍將大衣冠指麾衆皆詣闕感泣求效死已而當國二揆交沮用兵師無宣諭卒無犒賞盤桓月餘僅令守姑蘇一路張彥提重兵居毗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絕大湖掃蕩者是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部政府六書趣棄郡猶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陷復令駐兵餘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慶遂奪其印不予漢輔道德剛道北軍入城與權又絕江道乃即日拜樞使又拜右揆補与權處且令往軍前講解救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道奔迸收集亡散無兵無粮天下大勢去矣帝霸交馳正偽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為大臣元老者視易姓如閱傳郵況當滄海橫流之際而披乃以異姓未深得朝廷事權欲雙手障之至死不屈微其二子且有愧色於宋國矣其書大略如此予後又獲見淮陰龔開所作文宋瑞陸秀夫二傳益益詳焉方唐末五代之季藩鎮跋扈武臣驕矜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地甲兵之強類無不欲黃屋左纛自為者先宋知其然一旦戢大位即罷諸節度兵符遂用儒臣以為治終不足以盡復乎石晉所割之境土迫乎宣和衰乱北兵南下急若建瓴曾不得乘一障設一候而遂至奔亡不守後宋再造東南區區山海之間內政不修外猶恃夫江淮以為固久之南北交攻而荊襄之藩離自撤其蔽荊襄受圍鄂渚有陷巴蜀侵陷廣西之烽燧亦不絕此其國勢垂盡受兵處多殆

如囊中探丸圖中逐鹿無復有潛藏隱伏地矣所可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二三百年祖宗培養作成之澤薰蒸著文忠臣義子或死節或死事蓋無媿焉卒之宋瑞秀夫前後死國精忠激烈誠有在於天地而不在於古今者嗚呼吳晉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是哉龔開者字聖予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洳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騣霧鬣豪骭偏側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輙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志節既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愈高古至為此二傳大率類司馬遷班固所為陳壽以下不及也此其人殆亦無愧於秀夫者哉予故私列二傳以敍其端詢之故老微之雜記題曰桑海遺錄且以待太史氏之采擇

古詩考錄後序

予嘗從黃子學詩黃子集漢魏以來古詩凡數十百篇詩之作尚矣蓋古今之言詩者異焉古之言詩主於聲今之言詩主於辭辭者聲之寓也昔者孔子自衛反魯乃與魯太師言樂樂既正矣而後雅頌各得其所史遷則曰古詩三百餘篇聖人特取其三百而被之弦歌所謂洋洋盈耳者不獨主於聲也或因其斷章取義而欲以導其言語之所蘊或本其直指全體而務以約其性情之無邪是又不以其辭哉制氏世世在大樂官蓋頗識其鐘鼓之鏗鏘而不能言其義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調猶得為漢雅樂之所肄且混於趙燕楚代之謳者無幾自其辭言古今義理之極致一也自其聲言則樂師瞽矇之仕未必能勝夫齊魯韓毛四家之訓詁者也雖然古之安樂怨懟哀思之音蓋將因其辭之所寓者而盡見

之故當時之閭閻者則從容和緩觀武者則發揚蹈厲是獨
非以其聲辭之俱備然哉自漢魏以來誠不可以望古三百
篇至於上下千有餘載作者間出如以其聲則沈休文之樂
志王僧虔之技錄自能辨之苟以其辭則令無逾乎黄子之
所集者吾猶恐古之言詩不專主於聲而今之言詩亦不專
主於辭也何則古之言詩本無定聲亦無定韻聲取其諧韻
取其協平固未始嘗為平仄固未始嘗為仄清固未始不叶
為濁〻固未始不叶為清自近世王元長沈休文之徒始著
四聲定八病無復古人深意新安吳棫材者乃用是而補音補
韻先儒亦嘗取是而叶詩叶離騷蓋古今之字文不同南北
之語言或異而音韻隨之是雖不待於叶而自能叶焉者也
故當觀其辭然則古之言詩者辭而言樂者則聲也采詩之
官不置樂府之署不設吾無以聲為也若夫今之言詩既曰

古近二體古體吾不敢知而近體乃謂之為律者何也又安
得不求夫聲辭之俱備而後為至哉考乎古者考此足矣試
以是而復之黄子序于末編

陳氏大衍易數後序

凡天下之物必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〻始於一有
一而後有二一者奇二者耦而後有陰陽老少之變七八九
六之策〻三變而成爻〻六變而成位此聖人所以觀變而
立卦考象數而建卜筮者也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
有九自其大衍之五十者總之則又合於太極之一是皆天
地自然之運又豈待乎人力之強為者哉何則一定者理也
雖其體甚實所訣無形未始有定者事也雖其跡本虛因應
乃有理在是數亦不外乎是欲求其極則天地之開闢人物
之消盡且可以數並之著參兩而盡決之者吾聖人固未肯
輕為之說也是何世之業〻者然哉自秦燬六經易以卜筮
故存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菑川田何易道大興魏郡太守
京房則又受學外黄焦延壽不与何同漢初河內女子始獻
易說卦盡与老子同藏於風雨屋壩之間京房之說互相出
入故世之術書凶刺休殺者微焉是果吾聖人之遺意哉它
則進退以幾而為一卦之主者為世對待以世而為其主之
相者為應世之所位而陰陽之所肆者為飛孚乎所配而陰
陽終不脫其本者為伏孚乎世應周乎內外終〻始〻而後
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人自以為能探河洛圖
書之賾家自以為能發周孔文象之蘊餘則或入於淫瞽方
技之流与易大相遠矣先正蓋有見焉必以名理論易而或
不以象數論易雖然是又可得而盡廢者哉括蒼陳生嘗出
大衍易數一卷間為予占考其法則曰聖人之立卦者八故

天下之物苟囿於數者亦不過八吾則本其所值之數輒以
八乘除之或以身之所處定其坐作動靜之殊或以字之所
畫測其向背俯仰之異八而已矣自八而六十有四自六十
有四而四千九十有六用此道也嗚呼生之於易勤矣要之
特京房之法耳生則又曰是固本之希夷氏者也豈彼生者
希夷氏之遺裔歟先天四圖吾聖人之學也生盡歸而務求
其要歟一中造化心上經綸盡在是矣

秦階六符經後序

秦階六符經者本黄帝有熊氏世不傳當漢建元之間東方
朔始陳其說欲以觀天象之變定上心之侈者應劭仲遠又
疏其文頗類甘石諸人所為託之者也蓋古昔聖人之論陰
陽五行者尚矣幽贊乎神道發揮乎天理是豈無其故乎特
未嘗腃於多忌之學欲肆其一定之說也苟曰乾坤開闔莫

非一造化亭毒之妙其言必有其徵某事必有某應喜樂好
惡出於人之情饑華泄雹興於天之治天人兩間似皆有以
潛回其機密運其軸而無難者是亦管窺蠡測而已矣自劉
向言皇極之建不建京房又推易卦直日用事董仲舒睦孟
之徒又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之驗或身遂以死或國
隨以滅迄不少殺然而天文月令讖緯術數百家雜起不曰
龜龍河洛洞幽靈之府必曰鈐決冥與數禍福之源甚誕而
角辯啓吮而鑿牖抵足以長姦偽而甚不足以祛邪惑者大率
漢世世主以是論政儒生以是論學何其涯也子不語怪力
亂神又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庸詎有若是云云者乎
當東方朔陳是說時上始為微行行暴肆侈越制亡度聚斂
屋鄠杜陸海之饒廣上林苑東征西伐軍旅數起黎民失業
父子相食斯其為人病也酷矣天人一理也吾知修吾事以

畏天可也日蝕地震冬雷夏霜蒙氣還風旱乾水溢天之為
也人何與焉天豈若世之小丈夫然哉悉然喜賴然怒人人
而欲應之以吉凶妖孽之來也一日之頃雖千枝百變而為
之亦不足矣要之天為天人為人毋相瀆也至其所以兼統
而一貫之者昭昭冥冥理無變氣有變也然上初即位天表
已多變關東大饑風赤如血齊楚二十九山同日崩考之人
事則猶未有可感者變何自作哉將人子未嘗有過父母乃
先作色以待其有過固不可也使朝廷多欲之心一望文景
富庶之政未改是且委之天運之適然者歟抑亦君德之勝
為足以銷天變之迭至者歟不然未可知也而今乃欲以膚
學謏聞者盡之則非矣揚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
不通人曰伎嗚呼伎而止者此非黃帝書也甘石諸人所為託
之者也雖然觀是者又可無畏乎哉

王氏範圍要訣後序

天文星曆五行之說尚矣黃帝風后洪河上公有三命一家
藝文志不著錄也梁陶弘景始述三命抄略唐僧一行桑道
茂劉孝恭咸精其術韓退之言李虛中善用人年月日時知
人命貴賤壽夭者是也貞元初李弼乾又推十一星行曆後
傳終南山人鮑該曹士蔿為世係之星曆所謂十一星者日月
五星四餘是也然而天體至圓二十八宿與之為經日月五
星皆動物也且相循環運轉乎三百六十五度有畸之內與
之為緯尚書堯典考四仲中星各以時異秦漢以來諸儒又
推十二次度數十二國分野及所入州郡躔次乃若有一定
不可易之處是何天運之常旋地維之不動者又若是參差
不齊也哉晉天文志天東南有十二國星其星有變各以其
國將天之所覆至廣華夏之所占特東南牛女二宿之下狀

此十二國星又与前十二國之分野異矣意者牛女二宿當
十二次則為玄枵星紀之交當十二國則為吾吳濱海之地
天運之常旋者本不常居地維之不動者固有定屬也雖然
北極居天之中常在人北北斗實為帝車運乎中央亦處人
北蓋嘗北至幽州碣石之野斗極且當人上北過居庸西渡
涞水北斗已南邐而下人且背之而馳矣由是觀之華夏之
所占者豈直東南十二國星哉未可以一槩論也日君象也
行則有常月五星臣象也行則無常蓋日之常行也則有中
道曆家所謂黃道是已月五星既無常行乍南乍北或贏或
縮且或不出於周天二十八宿黃道之度而雜犯乎河漢內
外諸星此又豈可以區區算數少測之哉它則紫氣以祥彗
孛以妖羅睺計都以蝕神首尾古未嘗与七政並列春秋之
書星孛或入北斗或在大辰本是妖星為異老子之出函谷

紫氣臨關亦是氣祲雜占王朴五代欽天曆又謂鉡神首尾僅行於民間小曆而已今其說一本之都利聿斯經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謂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彌乾實婆羅門伎士而曹士蔿又作民間小曆者此其為術固異於甘石之舊矣夫以天地陰陽之合散而庶人庶物莫之能遺氣賦之形理賦之性性之體本粹然至善者也氣之運譬之草木春而榮秋而槁倏而凝聚忽而澌盡亦其宜者爲不推之以一理之同而徒役之以多術之異不亦末乎嚴陵王生乃以範圍要訣一卷示予其法皆原於易又有過於三命十一星之外者列之以千百十零附之以氣名體性尤與潛虛擬玄者合也此其庶近於理者歟將其人之創爲是法者亦且有得於河洛圖書之奧者歟故予又特采別說以序之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後序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一卷八篇天隱子亡其姓族邑里或曰子微託之者也夫黃老之說始自黃帝老子太史公老子列傳則称其以自隱無名為務至其道乃曰無為自化清淨自正無它異也當漢初黃老盛行至武帝又好神仙文成五利之徒迂誕怪譎之士神光巨跡千變百幻雖曾一致禱山之祠欲追黃帝之遺風者獨不及老子神仙方技豈又與道家戾歟東漢以來世之儒者方以天文卦候為內學而為天子公卿之所賓禮甚則自陷於鬼道大慈落之葛玄緇之玄之後則有鄭君鄭君之後則有葛洪葛洪之後則有陶弘景洪與弘景本儒者當天下多故欲自縱於方外逸民之間一傳而王遠知再傳而潘師正三傳而吳筠司馬子微考其學今天隱子之所述已盡之矣予觀天隱子沖澹而閑曠虛靚而寡欲黃老之遺論耳然而龍虎鉛汞抽添吐納之事未之及也豈或秘而不言歟夫以老子之脩道養壽雖太史公猶不盡信又況後世之迂誕怪譎者可必得而悉徵之歟自今道家而言彼謂性宗儒者則曰此心也必主於覺彼謂命宗儒者則曰此氣也必保其純一天人達性命同其血肉口鼻之粗而得與造化溟涬同入於無盡〻之妙此古之人所以長生而不死者豈或別有其術歟不然天隱子之學亦止於是而已歟或曰孔子嘗師老子吾聖人蓋尸假者也特以語怪而不言故曰述而不作敏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則老聃彭則彭祖也雖然老子東周一柱下史耳幽王時有伯陽父顯王時有史儋本是二人且不與老子同時老子固壽矣太史公欲合伯陽父史儋為一人且為老子則亦疑弗能定也彭祖本大彭氏國陸終氏第三子當堯時始封又國語曰大

彭豕韋則商滅之注謂在武丁時自堯至武丁中興上下且七八百年亦無緣大彭之國自興至滅止當彭祖一世世之言彭祖壽者吾又何得而必信之歟蓋孔子所言老彭自是商之賢大夫不謂老聃彭祖也老子嘗問禮矣彭祖者竟何為耶豈或果有養生之說耶嗚呼吾聖人未嘗言養生然亦未嘗不養生禮者所以節其動容周旋樂者所以發於詠歌舞蹈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無非養也固未嘗以養生言也天地陰陽闔闢屈伸之變亦何所不有夫又何謂乎尸假矣哉嗚呼天隱子遠矣吾將東往海上廣乘而問焉庶幾果有所遇而必得之者耶

歐陽氏急就章解後序

歐陽子急就章一卷蓋據元豐九域志作也自唐失其御天下亦為十數至宋而復合然猶不足以復唐世之土宇曾未

幾何南北膚爭光岳氣裂兵戈日尋生靈塗炭於是我朝興
焉一麾而克有中原再舉而底定江左然當大軍百戰之後
閭里蕭條荆榛滿目户口凋瘵流轉異鄉雖以昔日大藩列
府控制爲面今則徒類附庸雄城壯縣顯著版籍今則不聞
建置甚者至以東南財賦之贏而往濟西北之不足碩獨何
哉嘗聞古稱秦雍爲天府齊地負海亦號東秦唐世頗稱揚
一益二而東西秦實爲不及宋承唐季亂離之緒内總二十
三路外制兩國遼得燕雲三關之險夏制靈武河西之饒太
河東北陝西五路之民歲窘於兵不暇自救一旦而南遷吳
會荆襄兩淮又爲邊面而應敵重以山東張林李全之變淮
甸空虛蜀本富險平世金珠錦繡之美衣被中國金房假道
徙示夾攻黎巂奇兵竟成斡腹由是兵禍相仍創殘不振則
亦非復唐舊矣然惟吳會近畿之境自唐五代以來吳越世

奉正朔保境息民盡至宋移蹕江閩嶺海之所奔輳及其既
亡又未嘗苦操尺寸之兵而拒敵故今人物之所聚土地之
所産猶足以爲天下冢雖若一城百里之縣至或升爲散州
上秩以治之國家經費度支資給陸運海運動至百萬豈民
力之果裕哉此猶富家萬金之產田連阡陌粟盈倉廩要亦
取之有窮用之有竭初不可以富强恃而不惟安養之是務
也嗚呼豈惟東南一隅雖自西北休養生息之餘亦不可以
不深加其意矣是故當今之務欲富國者必在於養民欲養
民者又必在於重郡縣之選嚴守令之職尚重其選將任之
以久而可成功尚嚴其職將權有所歸而易集事今之世每
以三歲爲守令滿秩曾未足以一新郡縣之耳目而已去又
況用人不得專辟臨事不得專議錢糧悉拘於官而不得專
用軍卒弗出於民而不得與聞蓋古之治郡者自辟令丞僚

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屬是故守主一郡之事或司金
穀或按刑獄各有分職守不煩而政自治雖令之主一邑丞
則贊治而但掌農田水利主簿惟掌簿書尉則惟督盜賊令
亦不敢獨議其政之當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於吏部
過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而爲姦勾稽文墨補苴
罅漏空擲歲月填塞辭款而益不能以盡民之情狀至於唐
世之賦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額兵則郡有都試而惟守之
所調遣宋之盛時歲有常貢官府所在用度贏餘過客往來
稟賜豐厚故士皆樂於其職而疾於赴功兵雖不及於唐義
勇民丁團結什伍衣裝弓弩坐作擊刺各保鄉里敵至即救
而郡縣因自爲領着也今則官以錢糧爲重不容盜臣常俸
至不能自給或多贓吏兵則自近戍遠戍爲客軍尺籍伍符
各有統帥但知坐食郡縣之租税然已不復繫守令事矣夫

辟官涖政理財治軍郡縣之四權也而今皆不得以專之是
故上下之體統雖若相維而令不一法令雖若可守而議不
一爲守令者既不得其職將欲議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習
故辟嫌碍例而皆不足以有爲又況三時耕稼一時講武不
復古法之便易而兵農益分遇歲一儉郡縣之租税患不及
額軍無見食東挪西挾倉廩空虛而郡縣無復贏蓄以待用
或者水旱洊至閭里蕭然農民菜色而郡縣且不能以賑救
而坐致流亡是以言治事而事權不在於郡縣言興利而利
權不在於郡縣言治兵而兵權不出於郡縣尚何以復論其
富國裕民之道哉嘗求其故自我國家起自北土經理中原
中原豪傑擅動甲兵保有鄉里因而降附使據其境土如古
諸侯大關幕府辟置官屬錢糧獄訟一皆專制於己而不復
有關乎上已而山東衛子地兩兵強跳踉負固卒貽征誅殲

戚而後天下郡縣一命之官悉歸於吏部錢糧獄訟類皆關白奏讞而不敢少自專焉由是郡縣守令之職始輕而不得自重矣必也辟官涖政理財治軍四者之權一歸於郡縣則守令必擇其職國可富民可裕而兵農各得其業矣此予所謂重郡縣之選嚴守令之職者蓋視唐宋之故典為然實當令之急務也於是本歐陽子之所集為踪其古今郡縣之沿革與夫政令之設施不同者以序之雖然此固非歐陽子之意也予亦過論矣哉

樂府類編後序

初太原郭茂倩次古今樂府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紛亂尾雜纂擬盜襲唐賢間幽厥人視聽今故就茂倩所次辨其時代且選其所可學者使各成家又從而論之曰古之言樂者必本於詩詩者樂之辭而猶於聲者也太史采之太師肄之

世道之盛衰時政之治亂蓋必於詩之正變者得之詩殆難言矣乎自秦變古詩樂失官至漢而始欲脩之燕代荊楚精協律呂街衢巷陌交相唱和當世學者司馬相如之徒從以西蜀雕蟲篆刻之辭而欲立漢家一代之樂府傳及魏晉流風寖盛而其所謂樂者亦止於是嗚呼令之去漢則又遠矣故令或觀樂府之詩者一切指為古辭雖其浮淫鄙倍不敢芟夷殘訛缺漏不能附益頹獨何哉誠以古辭重也魏晉以降蓋惟唐人頗以詩自名家而樂府至雜用古今體當其初年江左齊梁宮闈粉黛之尚存及其中世代北蕃戎風沙戰伐之或作是則古之所謂亂世之怨怒亡國之哀思者而唐人之辭為盡有之欲求其如漢魏之古辭者少矣雖然漢承百王之敝治不及古唐之於漢則又不及於漢者遠甚是故秦虢列第國忠秉政妖淫蠱惑養成禍亂而天下之俗日趨於遊蕃戎構難隴右陷沒侵陵侮辱蹴我場疆而天下之勢卒以蹙廢於邊擐甲執兵無有休息唐之盛時雖若未見其衰敗亂亡之成及其既衰而遂不能救然則唐世之治固有以致之而唐人之辭亦於是乎有以兆之者矣嗚呼世道之盛衰時政之治亂蓋必於詩之正變者得之豈不然哉然而上自朝廷下至閭閻委巷苟觀其詩者則又必因其言辭之所指聲音之所發而悉悟其心術之所形氣數之所至予聞唐有宋沇者開元宰相璟之曾孫每太常樂工奏技即能揣其樂聲之休咎遇有工善箏篥者且曰彼將神遊墟墓伎雖善至尊不宜近已而果然樂工大驚夫以春秋之世鄭之七子嘗賦古詩而趙孟欲以觀其志之所向然今宋沇乃能以其善樂之故察人死生貴賤不遺毫釐何其神哉嗚呼詩本所以為樂也詩殆難言矣乎今之學者深沈之思不講而講

為鹿踈鹵莽之語中和之節不諧而益為浮靡簡短之音此其心術之所形氣數之所至不惟趙孟知之是皆見誚於宋沇者也予故論之使後之讀是編而欲學是詩者可不慎哉

春秋釋例後題

春秋左氏漢初本無傳者劉子駿始建明之欲立學官諸儒莫應然傳之者亦已衆多賈景伯服子慎並為訓解及晉而杜元凱又作經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四十卷且歷詆劉賈之遺獨不言服氏豈或不見服氏書乎亦不應不見也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地志本之泰始郡國圖長曆本之劉洪乾象曆世多言其天文星曆為長然說經多依違以就傳似不得為左氏忠臣者南北分裂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永嘉舊儒華陰徐生往讀之遂撰春秋義章以教學者是永嘉時猶未尚杜氏青州刺史杜坦及其弟驥世傳其業故齊

地亦多習之坦元凱之玄孫也姚文安泰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說劉蘭張吾貴之徒則又隱括兩家同異義例無窮嗚呼漢初習經者專門而今河洛習傳者宗服子慎江左尚杜元凱矣晉劉兆始取公穀及左氏說作春秋調人而令蘭吾貴又會服杜之說矣聖人之道不自是而愈散哉自唐孔穎達春秋正義一用杜氏非徒劉賈之說不存服義亦不盡見固不若兩存之以見服杜之為孰愈也今釋例具在有劉蕡序蕡太和中對賢良策譏切人主斥罵宦者文極激學一本春秋與漢董生天人三策相為上下蕡亦自擬董生且曰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未盡者今臣復為陛下言之壯哉蕡乎至為此序獨不類唐文之衰至此極矣

春秋纂例辨疑後題

自唐世言文者一變而王揚盧駱再變而燕許三變而韓柳

雖其文振八代之衰及見當世經生攻訓詁治義疏則深致之太常殺脩新注公羊退之欲為之序竟得掛名經端以勸不朽及寄詩盧仝又言其抱遺經束三傳然仝所著春秋摘微一卷間見一二亦未甚為學者輕重惟子厚答元饒州書恒頗歸於陸先生之門執弟子禮會先生病子厚出邵州竟不克卒業先生蓋河東陸淳元沖也與子厚同郡且云先生師天水啖助及趙匡知聖人之旨兼用二帝三王法至先生大備春秋集注纂例辨疑微指等書苞羅旁魄膠轕上下一出於正於是乎春秋有啖趙陸氏之學往予北游京師始從國子學見陸氏纂例十卷是金泰和間禮部尚書趙秉文手本太原板行後又得陸氏辨疑七卷微指二卷而集注久闕自唐世學者說經一本孔氏正義及宋之盛說者或不用正義六經各有新注爭為一己自見之論而欲求勝於先儒已成之說宋子京脩唐書猶不滿於啖助者豈啖助實有以開之故歟雖然啖趙陸氏未可毀也後之學者自肆於諸難聞域之外口傳耳剽而不難於議經者必引啖趙陸氏以自解是或未之思也夫

春秋析衷後題

自西漢學者專門之習勝老儒經生世守訓詁不敢少變纔而舊說日以磨滅新傳之後出者獨傳於今春秋一經始立公羊氏學又立穀梁氏學東漢左氏學又盛行古傳後出者日勝後儒注古傳而世亦取後出者為宗公羊氏有胡毋生嚴彭祖顏安樂而後何休獨有名穀梁氏有江公尹更始而後范甯獨有名左氏前有劉子駿賈逵服虔後有杜預故預亦獨有名嗚呼豈預必能為左氏忠臣哉休固陳蕃客也自謂妙得公羊本意故今有公羊墨守十四卷穀梁廢疾三卷

左氏膏肓十卷北海鄭康成獨反之學者多篤信康成今猶見甯所集穀梁解又服虔自有左氏釋痾一卷不見也雖然公穀左氏三家之說後出者皆傳於今殊不知胡毋生江公劉子駿諸人復云何也藉令諸人所說不廢至今並傳孰能有以大公至正之道一正之哉不然猶治亂絲益棼之也說曰以說外日以外不以聖人之經觀經而徵諸傳不以賢者之傳解傳而又徵諸何氏范氏杜氏獨何歟至今三家之說尚未泯則唐陳岳之折衷此也庶有得乎蓋昔漢儒嘗以春秋斷獄予謂非徒經法可以斷獄而獄法亦可以斷經何者兩造之辭具備則偏聽之惑無自而至矣揚子雲曰衆言淆亂折諸聖讀春秋者曾不明漢晉諸儒之遺論又何貴乎學者之知經也哉

春秋權衡意林後題

劉子作春秋權衡自言書成世無有能讀者至意林猶未脫
藁歿遺闕蓋昔左氏言孔子作經從諸國赴告故又博採他
事以附經今劉子乃據閔因叙謂聖人悉徵百二十國寶書
傳者從之將當時諸國所赴告者各有書也抑此豈即墨子
所稱百二十國春秋乎東遷以來晉有乘楚有檮杌魯有春
秋秦世家文公以後始有史以紀事王道衰諸侯力政二百
四十二年之間凡經傳之可見者一百一十七國晉地理志
且引夏商時國二斟豕常過戈之屬非周有也齊桓晉文之
盛朝聘盟會侵伐敗亡者無慮數十而附庸小邑蠻夷雜種
又豈悉有書可徵乎史稱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周
室且歷聘七十國又云與魯君子左丘明觀史記自隱公訖
于獲麟要之春秋因魯史也因麟出而虛其應故取而脩之
非本書獲麟者所書周室事亦鮮無攷周史孔子世家孔子

嘗往來齊宋衛陳蔡之郊晉故霸國也趙簡子殺竇鳴
犢至河而弗渡楚亦欲以書社七百里地封之子西靳不可
又輙反於魯將所聘者又未必有七十國也然亦何暇悉徵
其書乎墨子戰國人妄稱有百二十國春秋耳非聖人之遺
言也何則杞宋王者後爵稱公皆大國也宋頗存王禮而杞
乃以辟陋而用夷孔子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唯古之官名得之剡子它無見也雖然聖人作春秋但曰魯
事以寓王事隱桓之初王政不行而魯與齊鄭宋衛交齊桓
肇伯而魯事齊晉文繼伯而魯又事晉襄昭以降伯統將絕
而魯又事吳楚之故經之所載類不出此數國事然則春秋固
魯史也魯史所不載聖人誠不得而筆削之又何待悉徵百
二十國之書乎嗚呼閔因之說是亦無徵而弗信者矣

春秋通旨後題

自宋季德安之潰有趙先生者北至燕燕趙之間學從者
殆百人嘗手山一二經傳及春秋胡氏傳故今胡氏之說特
盛行胡氏正傳三十卷傳外又有總貫條例證據史傳之文
二百餘章子容集之名曰春秋通旨輔傳而行當胡氏傳春
秋時光堯南渡父讎未報國步日蹙將相大臣去戰主和寖
忘東京宮闕西京陵寢而不有者是故特假春秋之說進之
經筵且見內夏外夷若是之嚴主辱臣死若是之酷冀一悟
主聽則長淮不至於自畫江左不可以偏安此固非後世學
春秋之通論也然而胡氏傳文大槩本諸程氏程氏門人李
參所集程說頗相出入胡氏蓋多取之欲觀正傳又必先求
之通旨故曰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若一以例觀則化工
與畫筆何異惟其隨事而變化則史外傳心之要典聖人時
中之大權也世之讀春秋者自能知之固不可以昔者歆向

之學而異論矣趙先生者諱復字仁甫國初南伐攻德安潰
之仁甫遭擄遇姚文獻公軍中文獻與言信奇士仁甫方以
國破家殘不欲北且蘄死會夜月出即逃乃亟被鞍躍馬踪
積尸間見其解髮脫履仰天呼泣蓋欲求至水裔而未溺也
文獻曉以使死無益乃還然後盡出程朱性理等書及諸經
傳故今文獻與許文正公遂為當代儒宗仁甫為有以發之
也先正有云世之去聖日遠故學者惟傳經家雖仁甫當天
下擾攘之際乃能盡發先儒傳疏而傳之不亦難乎上在潛
邸嘗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
引他人之兵以伐父母者故仁甫雖在燕久常有江漢之思
誠若是則吾仁甫亦無愧乎胡傳之學矣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十二

淵穎先生碑

浦陽江之上有大儒曰淵穎先生吳公以精深玄懿之學發沉雄奇絶之文闔陰闢陽出神入鬼縱横變化其妙難名生雖弗克顯融以伸其志既沒而言立浩浩穰穰其書滿家信一代之偉人足以猶芳猷於弗朽者也先生諱萊字立夫姓吳氏其先皉陵人一遷于番再遷于睦三遷於浦江之新田唐乾寧初有諱公養者又遷縣西之吳溪實德政鄉尊仁里也高祖諱聞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曾祖諱蕃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祖諱泑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渤國公妣金氏追封渤國夫人父諱直方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

妣盛氏初盛夫人懷娠始七月翰林公忽夢岳城神人飛空而來直止夫人之寢心異之越翌日先生遂生因名曰來夫人頗知書年四歲授以孝經論語春秋穀梁傳隨口成誦七歲善屬文有奴僕命驢之言嵩南先生方公鳳見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今名族父幼敏家素多書先生時出與群童敎私挾一編以歸晝夜讀竟又復往易或以聞于幼敏追而觀之乃班固漢史也幼敏指谷永杜鄴傳謂曰尔竊觀吾書能記是當不尔責先生琅然誦之至終第一字不遺幼敏以為偶熟此卷三易他編其誦皆如初乃盡出所藏書畀之讀巖南益異之許以孫女妻焉且授易書詩三經義跨秦漢而下諸文章大家先生一覽即悉其指趣巖南退謂人曰明濬如吳某雖汝南應世叔不足多也自是以來先生博極群書至於制度沿革陰陽律暦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尤無所不通兵時朝廷將有事于東夷即自奮曰此小醜耳何以上勤王師使某持尺書諭之足矣因撰疏論其事會病不果上延祐間貢舉法行有司以先生名上豫東旅公叨來巴西鄧公文原及吾郡胡公長孺主去留士此三數公並行老成學術淹貫自非博古該今明體適用咸懼不得在兹選而先生與焉於是東經齊魯泛楚之郊北抵燕每過中原奇絶處輒賦詩長想平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争之遊壹皆前迎後却畢在塵沙霧靄中遂與當塗李益徐姚方九思臨川傳斯正賞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自謂綽有司馬子長遺風焉以論議不合於禮官退歸田里出游海東洲歷蛟門峡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看觀日賦以見志還寓同縣陳士貞家士貞之居與龍湫五洩鄰標異泉石似不類人世先生日歎咏其中暢然自得或

至意者志遊游覽之暇不廢著述重取春秋傳五十餘家各隨言而逆其意一以理折衷之譬猶法家奏讞傳經要書所得其情而曲直眞偽無所隱至若繫辭釋例纂例辨疑微旨折衷權衡吾林通旨之類皆有論著復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不當使與鄒衍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同傳曰删去諸子兹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古今樂府不同郭茂倩不當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就其所次辨其時代使名成家名樂府類編古之賦學者尚音必使宮商相宣徵羽迭變自宋玉而下唯司馬相如揚雄柳宗元能調協之曰楚四家所著名楚漢正聲其他著述若叫者東不能殫數也四方學士慕其聲光多負笈從之游先生還之恒若撫子姓羞服有不給者周之監察御史許君克學行部浙東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薌書院山長未行而疾作衰風

挾沴血交踝頰面黧黑兩脛羸孱不可越戶限重紀至元六
年先生年四十四棲遲衽席愈不自振忽夢作重汪踦替燎
謂人曰汪踦殤者也予自嬰疾以來何藥不嘗而勢革若此
今歲殆不起邪夏四月九日竟卒于家遺命治喪不用浮屠
法諸生胡邦翰鄭銘等來相治後事二子士評士謐以至正
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柩窆鄉之孟塢去家南五里而近
及門之士以其經義玎深而文辭貞敏也私謚曰淵潁先生
郡大守縣大夫復各祠之於學官云先生自少有大志專思
濬物不欲以文士名每慕張宣公為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
苟取表裏一致與人游雖然有恩愈久愈固身雖羸弱若不
勝衣雙瞳碧色爛爛如巖下雷見者改容聽其精絕人以古
詩文試之先生察其辭氣即知其為某代某人所作當其賦
咏捷如雨風一日於故人家見几上堆剡紙數十番戲為長

歌頌刻而盡闔對嚴巧文采繽麗觀者驚以為神謂非人所
能及所著書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
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
樂府類編若干卷唐律刪要若干卷文集六十卷別如詩傳
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改誤未完夫自文氣日卑士無真識
往往倚人之論以為低昂其推古之作者則曰雄渾瞻富唯
有漢之文為然淳質雅奧亦唯有漢之文為然今之從事藝
文者如之何可及也嗚呼豈其然哉苟以先生諸作寘之司
馬遷相如劉向王褒之間吾知其未必有愧也第以數與時
違弗沾一命以至於死不大顯白于世所幸雄篇鉅册炳炳
烜著有如日星尚當藏諸名山以俟後世之知揚子雲者銘
曰
大火焞焞司于南辰重明宣昭神之伸也有赫厥鬯郁紛輪

囷敷為至文降于人也命藻交橫黼黻斯皇變化凌厲動無
方也雲流森行品彙咸亨於皡其光寂無聲也胡積之腴不
顯其施迍于泯莅朱鳥之匡也騎箕之精上為列星焚天之
符合地坤也石室之藏雄文吐芒鬼神呵衛禁不祥也泰華
嶙峋長河翕沄來世有耀與之俱存也門人前史官金華宋
濂撰

謚議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而文見
矣是則文者囿囿乎天地之中而實能儷翼乎天地品裁六
度叶和三靈敷陳五彝開道四德何莫非文之所為而所謂
文者非他道而已矣故聖人載之則為經學聖人者必法經
以為文譬之於木經其匡幹者歟文其柯條者歟安可以岐
而二之也自史氏失職以訓故列之儒林以辭章書之文苑

雖欲昭後之世而失之古義蓋遠矣有如長薌書院山長吳
公先生風裁峻明才猷允茂潄六藝之芳潤為一代之文英
纂述之勤汗簡日積於詩書則科分脉絡而標其凡於春秋
則貶略三傳而探其蘊於諸子則研覈真偽而極其言於三
史則析分義例而嚴其斷藻績所及無物不華汪如長江峻
如喬嶽激如雷霆和如春陽其妙用通乎造化其變通莫拘
若應龍之不可羈視其所志真欲等秦漢而上之凡流俗剽
竊無根之學孱弱不振之章皆不足闖其藩垣而逐其軌轍
者也嗚呼盛哉門生學子僉曰經義玄深非淵而何文辭貞
敏非穎而何於是私謚曰淵穎先生云門人金華宋濂等謹
議

附錄一卷

吴禮部文集二十卷

（元）吴師道撰

附録一卷

清鈔本

禮部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吳師道撰。師道有戰國策校註，已著錄。其集原名蘭陰山房類稿。此本題曰禮部者，蓋師道致仕以後，授奉議大夫禮部郎中，以所進之官名之也。（考張樞撰師道墓表，杜本撰師道墓誌，皆稱致仕後授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而宋濂所作墓碑，則稱以禮部郎中致仕，元史本傳亦同。蓋元史即濂所撰，故與碑合，然樞與本皆師道舊友，不應有誤，或濂記錄未真也。）凡詩九卷，文十一卷，流傳頗尠。此本乃新城王士禎寫自崑山徐秉義家，因行於世。師道少與許謙同師金履祥。所著有易雜說二卷，書雜說六卷，詩雜說二卷，春秋胡氏傳附正十二卷，於經術頗深。所補正鮑彪戰國策註，及所撰敬鄉錄，於史事亦頗有考證。又與黃溍、柳貫、吳萊相與往來倡和，故詩文具有法度。其文多闡明義理，排斥釋老，能篤守師傳。其詩則風骨遒上，意境亦深，褎然升作者之堂，非復仁山集中格律矣。蓋其早年本留心記覽，刻意詞章，弱冠以後，始研究真德秀書，故其所作，與講學家以餘力及之者，迥不同耳。

王傳婺州蘭溪人自羅州知學
土翰章甘思涌溢發為歌詩清
[illegible]書真德秀遺書乃儲
勵日長月益
許謙二穫
廣造履
異端為

[illegible]部縣丞眼
不敢[illegible]洛錄事會歲
民仰食於官者二十三萬口師道
付粟四萬七千[illegible]百石以賑飢民
部使者轉聞於　朝得粟四萬石
糴四百定賑之三十餘萬人賴
通州建德縣尹郡學有田七百
之部　興事建德俾師道究
[illegible]國籍悉以歸于學建德素

尤重　民以為病即為極言於
書左丞呂思誠侍御史
廣之名為國子助教尋陞博士
[illegible]家學之言而遵許衡之成法
[illegible]出人自以為得師道丁內憂而
奉議大夫禮[illegible]致仕終於家所
著易詩書[illegible]傳附辯戰國
又御[illegible]年春師道同
[illegible]臺監
儒[illegible]云

[illegible]
望嶧山賦
雲卧八極賦 并序
懷別賦留別楊志行待制父子
重治四[illegible]甫廉使徵賦
山中人[illegible]甫并寄尊翁存雅
[illegible]
揆初堂詞
鶴野詞為蕭存道元助作
白雲詞贈龍虎山孫道士

卷二

古詩五言

秋懷二首
和李恒之[illegible]閤[illegible]
[illegible]李龍眠[illegible]字

上京[illegible]日 紀遊 [illegible]五首
題吳謝氏春草池塘
清明哭
送人貢秖米之京
和張同[illegible]二首
金華[illegible]
溪山[illegible]
合歡木
追和黃晉卿北山紀遊八首
瑩源
草堂
三洞
鹿田
寶峰
潛岳
山橋

寶石
林日雨
九日登響山奉呈同游者
廬山紀遊贈黄伯庸
望九華山
魯港
十二月二十七日宿七里寺書壁
四月二十六日即事
薔薇花詩爲監州黄子素作
百尺山圖爲輝東陽賦

三卷

古詩五言
追和杜牧之弄水亭詩韻題清溪圖
遊東峰分得松字
陳生山水圖
德興開化道中三首
過常山趙忠簡公墓
信饒道中雪

入建德吟
巖巖齋詩爲蕭徒周經歷賦
二月下旬寒日在郊書事言懷二十韵
和臨川危太樸見寄
目疾謝柳道轉張子長惠藥
贈鐫者劉生
九日約遊齋山不果曉登尊經閣
四月癸卯原父杜徵君自武夷出道蘭
江道傳子長來會明日往拜許君益
之墓道傳有詩因次其韵
靜樂齋詩爲黄子素提舉賦
過高郵訪毋公叟提舉邵文卿檢校
送徐檢校之浙省并簡蒯改王正善
賦苕溪漁歌送殷尉之烏程
題靜虛齋
贈淵黙子
蕭存道元帥出示竹後題
常德玄妙觀陳道士語成三清昊天殿

留昌平四詩
居庸關
虎峪淙淙泉
劉諫議祠
宋懷陸碑
題趙子昂為吳德良所作蘭竹圖
清明山房詩
標山亭詩為張惟遠秘書作
閔中張氏義竹詩
送曾道士
送錢師復下第歸杭分得居字
送王止善提舉廣東舶司
分韻賦石鼓送達兼善出守紹興
正旦卧病寫懷
寄題上清薛玄卿嘯林臺
伏生授經圖

卷四
古詩

十臺懷古 并序
姑蘇
章華
朝陽
黃金
戲馬
歌風
望思
銅雀
鳳皇
凌歊
賦烏江山廟
促織吟
曉霜曲
斑騅吟扇圖
雪夜
送陳瑞外游盤山并寄友
殺虎行

留別求愛廬
次韻冬夜吟
子昂摸韓幹牧馬圖
落花行
寄李坦之
苦旱行三首
落葉行
春雨晚潮圖
殺虎行二首 并序
寄黄晉卿
追和坡翁松風亭梅花三首
後苦旱行
答黄晉卿約遊金華三洞不果
燕子行
寄黄晉卿
次韻苦寒行
梅花桂枝歌
和李坦之九鎖山閒蒲
墨竹行贈元生
桐廬夜泊
山樓秋望圖
飛來峰
墻西梅花
梵隆畫蕃王獻佛圖
題趙守雲壑振衣二亭二首
和申屠子達春暮田家即事
瑞河道中
孫孝子詩
追和吳主夫寄韵
雪中簡吳子高

伍卷

古詩七言

寄張郎夔永畫
舟行得風
過池陽遊齊山洞
錢舜舉摹李伯時畫鳳頭驄圖

赤松山圖
挹翠軒為監州貫子素賦
柴桑晚色圖
蠶桑圖
仙壇秋月圖 并序
五月一日即事
歷山尋真觀
七月十八日出郭外抵昭潭訪道觀失
食松葉盡枯感賦
謝張稅官惠山水圖
李既之賦廬山雪夜田遊商德符畫
池陽紀事
潘默成鄭北山二手帖
代東吳子彥提舉
李龍眠飛騎習射圖
秋山樓觀圖
紅玉杯為陳雪嶠太祝賦
送達天山之江浙檢校
三月十八日張仲舉趙伯器吳伯尚王
元肅同遊西山玉泉遂至香山
題張仲舉為鄉人作西原隱居記後
陳教授捕蝗靈感
分題賦得守居送王致道僉事之河東
百魚圖
三月二十三日南城紀遊分得朝字
分韻賦二疏供張圖送王善父司業致
仕歸
分題賦三高祠送馮公鳳參政之江浙
省
題趙氏詩母詩卷 并序
九月二十三日城外紀遊
北山行為方壽父作
憶去年
六卷
律詩五言
送友人

和陳瑞卅二首
和李坦之
送孫稅官
陳慶士挽詞 瑞文乃尊
和友人
哀陳瑞叔
次韻林初心先輩二首
春日襍詩四首
和元生惠韻二首
春日二首
六月二日市西避水三首
宿龍華寺
二月十七日寒食同胡子仁出城至廣教寺登懷李
送張教諭之分水
送人北歸
送王仲言升察院書吏二首
出洮湖江口
寒食
和孔用道御史留題韻二首
再和二首
題官舍壁三首
送嚴生教諭樂清二首
中秋泊舟淮安望張仲舉助教不至
崔鎮宿還舟中
咏蜻
重過彭城
徐生省親歸高郵
吳秀才挽詩 左卿子
贈苗伴讀試中歸省
送魏主簿
送盧道士歸天台
象山圖
送鄞州判之餘姚
玉京山圖
送項生之遼陽教官

觀南陽高武宣王誥詞其子渾瑛治書
徵賦
即事
分題賦雞舌香送蘇伯脩侍御之西臺
送納文榮江浙省部事
和蘇公伯脩曲阜折居落成
分題賦漢川送蕭存道元帥之雲南
分題蕃宣樓送山僉憲之閩
次韻許可用參政從幸承天護聖寺是
日陞左丞
送趙生時主
分題賦白簡送李惟中治書之西臺
分題賦漢陽樹送蘇伯脩參政之湖廣
省

一

七卷
律詩
八陣圖
寄友
送林初心
遊仙居南峰 并序
赤壁圖
溪亭夜宿
和遲彥常留別
野中暮歸有懷
送郭雅宜之吳興
水軒
寄葉敬言并簡晉卿
寄張子長
次韻遊山石寺
次友人韻二首
送李僉憲行部之越
寄李坦之
和黃晉卿見寄三首
喜雨
寄以行山長
贈王生

送邢晉卿御史言事去國
題瀏陽李氏遺經園
賦舒彥昭語齋
江山秋色圖
送李巡檢
送尹縣丞之金谿
謝克章松巢
題謝克章君琬兄弟詩卷
題天台戴氏詩後
榆林驛夕
送甘生南歸
為葉敬甫母綠石
送周剛東之太平縣幕
五言長律
壽張希孟參議父濟南郡侯
和黃晉卿北山紀遊韻
次韻王繼學參政胡古愚編修剪燈詩
送袁奉御降香入閩寄母
次方韶文三首
東王仁境
送許益之赴趙侍御招二首
送人之台州
送吳閑閑還山壽親二首
答蔣春卿見寄韻
客杭九日別柳道傳黃晉卿出飲江頭
陳氏樓客雜甚
送孫伯芳致意姚子敬
讀唐末史事
送友人之閩西
京城寒食雨中呈柳道傳吳立夫
三月二日麗正門書事
恩榮宴
送劉縣丞之官寶應
送陳煉師歸越
送臨生歸天台二首
送夾谷知州

中秋次同院人韵二首
畱李王河驛會括蒼友人
送楊彥行待制赴北
賀仲章吾士視詩
九日病中柬郭車金尹方公亮教授
謝別趙子威憲掾
中秋次劉經歷韵
贈史彥甫
彭子中從龍麟州先生
喜白吳劉師魯撫賦
再和鹿田寺吳存吾詩韵
題黃晉卿應奉上京紀行詩後
寄黃子素監州二首
送王照檢

八卷

律詩

奉安仁山金先生神主二首
和鮮于伯機舊題柯山韵
寄劉士明同知
校棋水次
題傑氏牡丹圖
送劉君錫掌四化
次韵九日
寄題盧夫人廟
重贈王月岑相師
和劉謙甫二首
和吳教授韵二首
送陳汝錫錄事歸河南寄意楊祥艮初擇二同年
和李希曾憲史韵二首
夏日田家和程子仁韵
和韓廷玉韻
送馬元博升察院書吏
和吳存吾題金華山鹿田寺
秋日登景德寺山閣
遊三天洞

尹彥道興崇徽周文公祠宇之感
萬里清風堂宴集呈彥道知州盍藏郡
帥
衢州超化寺
宋南渡後朱希真任玉山記元長嘗寓
有雲山閣張巨山作記今摧敗不可
登矣
寄題永康上安寺三峯閣 峯石奇竹而
程復倡永康其名不僅
謝宜春易芳猷帥闢見寄詩
送人之宣城并寄諸故舊
正月五日大雪連日寒疾不出
送人歸婺源
重過齋山清隱
山行即事
寄題岡山道館
送陶生之江西
送帥劉中萬戶二首

寄友代辛仲別
和友人惠韵
題吳教授重陽詩遺墨就用其韻
佳山水亭
送人之開化縣幕
舂陵李惟中司業同年赴京至彭城而
別
九月初旬臨清下陵明舟中
靜復堂
碧筠軒次人韵
寄題化信庵
送俞巡檢之邵武未回
送徐縣尹之夏聯
送鄭知事之杭州
送張某尹之孝感縣
蕭存道元帥平雲南海後頌
送劉伯溫之江浙省郎中
送陳道士歸龍虎山

端午
送曾貫述江西廉
送高知事之道州
送顧縣尹之安豐致意石林書庵
次韻張仲舉初教上京即事六首
聞危太朴王叔善除遼文閣檢討四首
寄題趙仲明霞板亭
送傅士開從曾之饒州
送孔周道御史之山東憲副
至大庚戌黃君晉卿寄杭與鄉善之翰林黃松瀑尊師儒魯山上人會集賦詩今至正辛巳晉卿提舉儒學與張伯雨尊師吉麗武上人會再和前詩上人自京以卷相示因寫往年所和重賦一章
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崇文閣下試諸生和仲舉韻
楊氏水北山房
先天觀
餘干張氏濂堂
題曹士弘文後前蕪湖巡檢
送雅琥正卿補建寧運司同知
送毛道士歸先天觀
城外見杏花
王仁甫左丞宜閒閣
題盧倩雨別圖送張道士
南臺趙子威照磨母氏眉壽堂
次韻柳待制直院晚歸二首
送孫生歸豐城
送揭生傒侍父南歸
元夕感懷
清明
五言絕句
客石談獻玉絕錄事因賦二詩
贈王月屋相師三首
謝氏友山園

嘉定黃氏瑞竹
雨竹圖
畫兔
贈周靜之
題織圖監州黃貢寺教授
宋津墓圖
錢舜舉畫卷
讀左傳偶成
山水圖
淵明像
竹圖
探芳亭
畫鷺
連藕花葉圖
溪山雪霽圖
正月六日離建德道中得詩三首
畫松
題李孟采卷

六言
小竹石圖
水西道中
仙居圖
江湖入境圖
洞庭
武昌
廬山
海門
太湖
浙江
靈隱寺
西湖
題永竹小景二絕
題高彥敬越山圖三首
山水小幅
即事

九卷

律詩

山行

桐江道中二首

病起

追涼書所見三首

秋江晚渡圖

烟寺晚鐘圖

郊行

杜鵑

元夕

赤松二仙圖

夏夜江上二首

溪上

次韵黃晉卿清明遊北山十首

輓車圖

讀陳後山詩有感

和陳景傳寄方韶韵四首

山鷄

偶題

明皇聽笛圖

犀帷圖

孟浩然跨驢圖二首

班姬吟扇圖三首

息齋墨竹三首

春日獨坐二首

次七夕韵二首

除夕

昭君出塞圖二首

楊妃上馬圖

秋月三首

霓裳圖

即事三首

堯民醉歸圖

七夕

春暉堂

芙蓉翠羽圖

紫極宮太古樓
漁樂圖
吳城山阻風
泊李王河驛
集句二首贈合浦季通
返里二首
寒林雪暮圖
桃源圖
玉澗禪師山水
雨中即事
贈醫者陸生
御鄭灼泰圖
大澤雖
凍蠅
題閔士元汉溪擢歌二首
蘭亭圖二首
西湖圖
積雪騎竹圖柳道傳提舉自作此圖并
題某所為詩有百年行役今如此安用文章氣吐蜺之句
題山水圖送人歸仙居
正月六日七日舟中即事二首
贈虛舟道士
唐陳宏畫明皇擊梧桐圖
贈日東僧清允夢
葉敬甫所得見齋墨竹為火燎其半
捕魚島
春日雜書
僧志南有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之句正建德梅山寺僧四首
雨宿招賢寺二首
村行
為梅圖
梅聖俞四禽言此建德為令時作也宜今四禽皆山春夏之交禽声喧然因
感梅公詩集為一絕

贈衛人説相者
題梅溪詩畫卷
玉花驄圖
遊赤壁圖
秋江獨釣圖
青溪道士與呂圖二首
子昂蘭竹圖
揚州四首
張子固秋泉卷
胡古愚後京華雅集詩
十一月十二日崇文閣下被試二十三
日出和張和季二首
宗教堂獨坐二首
唐馬圖
殷節婦
劉節婦
趙節婦
送吳秀正赴奉聖州
趙子固畫梅
方方壺道士爲危太朴畫雪林圖二首
崇術堂前棠梨
張果對御圖
送人歸宣城
盱江朱孟章母壽詩卷
送人之蘇杭二首
郭天錫雪山圖
送人之宣城
宋高宗書杜陵驄馬行
宋顯夫司業出乃兄誠夫尚書中秋五
首并達兼善侍郎詩因次其韵
憶建德五首
元旦朝回書事四首
閏二月朔
三月十六日止二十一日雨不止
十卷
雜著

三國志雜論
荀彧
郭嘉
田疇
赤壁之戰
曹植
司馬懿
華歆邴原
譙周
郤正
孟宗
甘皇后
漢魏正朔
汜因改定文
附錄
讀左傳并注數事
儀礼雜說
社主說
讀太玄
秦隋論
吳揚論
原士
任人
劉梓汝材名字說
十一卷
書
與許益之書
謝趙子英墨副書
答謝君植書
上趙侍郎書
上敬威卿茶政書
謝傅知事書
謝李溉之御事書
上袁伯長學士書
答傅子建書
與權茶提舉書 元凱

與劉生論易書
與孔用道論事書
表
賀建儲表
國子監賀 親祀禮成表 庚辰十月四日
賀聖節表
箴
齋居四箴
孝箴
思箴
言箴
行箴
勿齋箴
進脩齋箴爲舒誠汪仲遲作
靜心齋箴
正齋箴
刀筆箴
銘
刀筆銘
樂善堂銘
儀思齋銘爲三衢程國表作
在止齋銘
九思齋銘
靜本齋銘
思勉齋銘
蘭溪州新刻漏銘有序
思豁齋銘
存誠齋銘
贊
宋中丞孔公擊蛇笏贊并序
伏羲畫卦圖贊并引
自贊圖像
北野兀者贊并引
汪玉淵畫龍贊
高馬小兒圖贊
冑刑定畫像贊并序

僧後庵贊
澹樂齋贊為肅存道元卿作
幹勤典簿名字贊海身字元常
天馬贊
大雅公自畫昔丙圖贊
頌
汪氏宜人不用僧道頌
十二卷
記
雲石山房記
山意亭記
詠沂亭記
止齋記
果育齋記
金華縣延濟寺修造捺田記
金華北山遊記
蘭溪州新亭記
明善書院記
巢雪樓記
德讓堂記
山泉記
江竹磯石志
定性齋記
後始齋記
寧國路修學救荒記
蘭溪州新修門樓記
北山後遊記
七進圖記
婺源州靈順廟新建昭敬樓記
婺源州重修捕盜司記
書壘記
東陽縣修學記
滕縣尹政績記
婺源州蒙古字學記
婺源州學記
十三卷

記

忠節祠碑

蘭陵官舍壁記

敬經堂記

梅谷亭記

建德縣復地興造記

池州修學記

建德縣延華館記

孝感泉記

如蘭齋記

敬義齋記

靜思齋記

玉雪坡亭記

金溪孝女廟記

朱敬平反獄事記

浦江縣尹惠政記

十四卷

序

忠義錄序

送方孝父之道州序

送趙伯花序

送趙子敬復墓役序

送元生序

送王文學序

送石林州判序

送江野蕭侯序

送王教授之南康序

送葉審言巡檢序

送劉教授序

戰國策校注序

送包山孫山長序

送芊蒲曾之江西序

送吳孝縣尹之辰溪序

送吳教授歸番陽序

贈黃伯庸序

送黃仲仁歸嚴陵序

送梁仲庸御史序
贈申彥直序
送李慶昌憲副序
張屏岩文集序
春秋胡氏傳附辨雜説序
香溪先生文集後序
送徐生序
送浦江邑長元凱出序

十五卷

序

敘鄉薦錄序
敘鄉後錄序
送張州判序
送陶教授序
送汪山長序
送徐學正序
送胡生序
贈姚學正序

止推官母夫人壽詩序
秋浦類集序
讀四書叢説序
詩集傳名物鈔序
送琳上人序
送用章序
送崔生序
張文忠公雲莊家集序
遊西山詩序
送王生歸省序
送舒生序
宋侍御妻張夫人挽詩序
馮景仲存拙藁序
送尉彥誠序
送魯子白下第南歸序
董氏傳家錄序
送蕭君祐奉羨序
送浦江邑長宜詩序

陳監丞安雅堂集序
送杜宗元察椽序
送吳學録序
送程知事序

十六卷

題跋

陳森詩後題
登瀛圖後題
洪範謝氏衍義後題
題樊紹述絳守居園池記後
書韓幹馬後圖
跋李息齋墨竹
四皓圖後題
跋跨驢覓句圖
徐忠壯公手實後題
趙氏壽詩跋
金蘭庭詩後題
桃源圖後題
邵氏今是堂藁跋
跋東萊手書張孟遠序
跋李安忠画鼠盜果
東坡贈巢谷詩墨蹟
題謝君植吳主大詩詞後
劉漫塘語録後題
古三墳書後題
百丈山鍾氏田券跋
歐公書州名急就章跋
當觀我所作業審言字解跋
趙子昂書東坡詩
鮮于伯機書太白詩
東坡二帖
跋趙子昂帖
吳傅書
杜瑞父墨蹟
題子華子後
道冲師書山谷煎茶賦

范元卿詩帖
北山遊卷跋
題潘默成贈方仁声詩後

十七卷
題跋
罗隠甲乙集自書後題
東峯亭記後題
趙彥衛補定晏公紀後題
姚氏校注戰国策後題
宋高宗書東坡遊径山詩
山谷老人帖
潛虛舊本後題
家刪堂詩卷後題
揚補之畫梅并一紙書東坡詞贈彭詢
青老
鮮于伯機書贈弟挂子帖
馬氏家譜後跋
鮮于伯機遺墨
跋輞川圖臨本後
定武蘭亭跋
王磐齋先生父仙都公幹所書硯畫後
題
仙都公所与子書
潘默成醒醉帖
鄭北山墓誌銘跋
北山感雪竹賦後題
蘇文忠公雜書小冊
于介翁詩選後題
朔程效升讀書工程後
陳氏鳳髓集後題
讀易雜記後題
朝峯亭詩跋
梁昭明太子書隱山寺楷碑跋
建德縣學產碑跋
跋山谷草書船子和尚漁父詞
跋葉審言所藏晋書唐石刻

跋宋賢手帖
蕭懿祠堂新碑跋
跋汪元思同鄉集及所錄朱呂二先生
詩帖
題家藏淵明集後
徐文清公手書雜著後題
八卷
題跋
儀禮經注疑校記異後題
靈棊經後題
特所得文鈔後題
柳常侍所藏褉帖後題
題胡古愚所作大拙先生傳後
題東坡所贈李方叔詩真蹟後
跋王荆公手書
跋嚴堂記跋
劉謙字說後題
述律元帥授姓卷跋
道源文廟銘後題
跋東坡枯木竹石楊補之墨梅
趙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彥敬詩
坡公書東皐子傳
許益之秋夜雜興詩
司馬出祠人物記
題危太朴所藏諸卷
范德机墨蹟
又
吳草廬遺墨
包恢宏齋所作約齋說
文丞相與危公書
虞學士書南豐擬峴臺記荆公詩及虞作
曾文定公祠堂記
趙年成文所作鄧平仲小傳及倩鄧子
略後
答陳衆仲問吹劍錄
張氏先世勅黃後題

張氏墓後銘
籍御史治獄記
呂文穆公祠詞
唐鄭渾告身後頌
汪氏浩村詩跋
辛丞避顯名後頌
米元暉雲山圖
李西臺書
顯儀禮無本跋
書荀子後
書揚子後
書文中子後
王彥章畫像記後頌
長安志圖後題
米元章帖

十九卷
策問
江西鄉試策問一道
又一道 南人
又擬二道
鄉校堂試策問
國學策問四十道
家塾策問二道

二十卷
文移
祭文
事述
請鄉學祠金仁山先生
代請主北山書院文
請傳習許益之先生與書 公文
代孫龔錦御史請刊近思録發揮等書
公文
祭邵州判縣尹文子文
祭許徵君益之文
監學祭陳眾仲監丞文
節録何王二先生行實寄史局諸公

吳氏家述

附錄

元故禮部郎中吳君墓表

墓表銘

吳先生碑

目錄畢

吳禮部文集卷之一

賦

望嶧山賦

友人黃君晉卿向嘗為予言鄒縣之境東望嶧山峭然孤起孟子實生於是可想見其人焉予過其地瞻眺興懷信斯言之有徵因賦以道之其詞曰

濟重江而北征兮漫千里之平陸過邾婁之故墟兮極東鄉以騁目羣山委蛇而奔湊兮青迢邐其相屬岸峻峰之孤起兮儼雄踞而特首絕浮雲而上出兮俯培塿其無儔曰諒惟東魯之嶧山兮實岱宗之陪輔杳日觀其猶未覩兮乃獨伏於先緒表積石之嶙峋兮仰矜豫而布附勢結撰而綿延兮冝著名于終古恬行邁之靡靡兮勝遊邀而不可登披圖牒而考稽兮嘉詩書之所稱神禹定其職貢兮察孤桐之挺植魯侯荒于大東兮遂保有以為域彼徂徠其何知兮家萬里之轍迹升躋嶺而頫仞兮斯廉陵而

助職咸陽既已飛灰兮野火冥不散夫積石修
心忽其要在兮惟樹德之罔極吾独慕夫山川
之精英兮徵聖賢其觀當偉孟氏之特起兮在
戰国而堂々氣浩然而剛大兮塵后土而憐窮
蒼雖假聖之有迹兮邈餘子其罔敢望此嶧山
之猶故兮信聖立而俱長徼予反言若言兮見
有懷而不見恨欲語其誰同兮徒激昂而增嘆
嶧山一名邾嶧山亦名鄒山 而很段多
以[illegible]典[illegible]未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在兗
州鄒縣南二十二里鄒山記云鄒山古
之嶧山言絡繹相屬也今猶多桐樹然
則詩見嶧之嶧書之嶧陽同此山也書
蔡傳地志云東海郡下邳縣西有葛嶧
山古文以為嶧山下邳今淮陽軍下邳
縣此據鄭氏說按此則徐有兩嶧竊恐
鄒嶧為是也

雲卧八極賦 并序

集賢都事李君灝之風神高邁夙有山
林之趣題其室曰雲卧八極取太白詩
語也且命東陽吳某賦之愚覩君方以
才業用而其言將飄然推注者故為之
其適其樂而復因末簡以致意焉其詞
曰
承吉元之運會兮復穿堂于長庚負高岡之絕
壓兮中湛然而寧清養玉芝以為糧兮吸沆瀣
於金莖襲蘇蘭之芳菲兮覺明瑞之晶熒渺独
[illegible]之營々羨山林之幽邃兮
有白雲之英々眷謝公之遺躅兮芥希夷之高
情淸怡悅而自足兮雖与共君一坐擁盤石以
為休兮籍長林以為帷枕[illegible]之幽光兮睨浮
游之冥漠兮聆弾之淸琴兮送遊翔之黃鵠嘆
飛泉而漱松風兮渺天宇之寥廓駁飛神而輕
舉兮凌倒景而上浮建采虹以為旗兮挾迅電
以為鞭前飛廉而後豐隆兮並羲和而弃流始
發軔于暘谷兮拂予袂于扶桑遵無隅而行遊
兮遨窮歷乎安荒軼朱天之爤莽兮直參井之

爾當跨崑崙而越流沙兮求羅雲之所蔭不周
呀其欲合兮余起陵以往度恥閑野之重陰兮
命燭龍使先路循微閭而拒艮維兮倏踢、其
無終子游胃其有尼兮聊拜節而從容曠一息
而萬里兮時窮髮于咫尺俯齊州之九點兮曾
不啻夫蟻垤㕦下土之接、兮紛萬物之起滅
志彷徉而廣夫兮形逍遥而自得羌襟樂之可
懷兮吾寧放而忘返委象則而植中兮揆厥初
而[illegible]無根兮飲不滿夫錙銖妙元
化之於穆兮倚機要之而樞橫方寸之內外兮
顧何違而非逆時動靜而不愆兮與造物而為
徒委余心而一致兮又何必避世而離居亂曰
雲蟠林栖荒以寐兮埃壒涸濁不可息兮至人
之心不滯于逆兮惟特惟中自大一兮

懷別賦 自別楊去作待別文上

余懲古人之不見兮每撫卷而長歎幸斯文之
未埋兮有作者其猶可覩行四方而歷求兮嗟
遇合之良難驅余車于宛陵兮忝畢冗之微官
際碩師之庚止兮扶來之鵷鳶仰門墻之咫
尺兮從凡衆之盤桓鼓往笥之芳躧兮挹詞海
之餘瀾誠內光以自慰兮忘栖、之解徽既注
適夫承明之廬兮邀邐聯乎雲構忽惝怳其奉
歸兮踐良期于歲寘方金匱之紬書兮競群英
之禅冠通清光以奏使兮衛奇寶于琅玕何翁
季之齋志兮追嘯歌于考槃羞余抱扶懵懷兮
憎怦蕃手肺肝望白雲之悠、兮眯飛雪之漫
[illegible]之余含之叢蘭惜芳容而
遷睽兮尚勤劬夫加餐餘諂、而日靡兮慨踰
名之訖完時動靜必則樂兮夫豈非小子之所
安雖千里其歷遥兮炯相照于中冊

至治四御史試成憲甫康使徵賦

至治之元
英王當御時崇尤教大啟宮宇都城嗟諮民勞
伎臣憲、執法四臣列疏臣直伊何由
聖明啟維時植嘉實懲定怨誅賞乎加誣以誇
烟粤若古先郝木謀鼓戒

光邁邦貴在憲府
列参虞心志誇徙武偉[illegible]名節美樹
星化更新直氣斯吐生盛殘[illegible]寵以異教嗟々
在位有目斯睹恪恭角識正直是與明々
國是赫々
王度毋利而同毋禍而懼明于一時千載孫者
小儒作詩用贊言路

山中人二章贈方壽甫并寄菊存雅

山[illegible]洲芳翠微水冥々芳谷崖
凄秋苍蒼芳迴露綠無芳言採吟嘯芳林間楓
寸々芳欲落桂青々芳生寒平玉女芳寡嬌
故宮芳躋既紛雲旗翠[illegible]儀欲降芳復还々々
芳何許愁慘戚兮不得語送須臾白日盡思軒
轅芳漠如雨昔與客芳同游今独居芳白頭欲
往從芳路阻倚倚秋風芳弗見佇雲芳悠々
[illegible]清客諧開來久
山中人芳相羊衣芳蘇芳蒼葉佩飛霞芳長明
襜揚而脉芳上睇飄蜂芳入荒塞洞為芳石
房宮原無人兮白雲莊々山之英兮不来光日暮
兮細狸歸来兮誰語採雅音兮超前人以騁武
揮五絃兮松風洗双魚兮澗中攀桂枝兮長相
從我所思兮微若人其誰同

南安軍新酒堂祠神樂章

宜春彭居寀卿佐治德耳訪求眉山先
生遺跡得故所鑿井漢之文新作載酒
堂肖先生像買田奉祀其表皆化俗之
[illegible]為史者所及諸以為文君
詩紀之當矣予想夫考成指務之初當
有樂神之章因補其遺音韓子為柳
州羅池廟碑末係以歌而先生作韓碑
勃之間採韓語輯取斯意即先生所以
道韓者還亨先生為先生其吐諸其祠
曰
薦子舞兮且黄瀝桂酒兮登香普無席兮今堂
丕欲居兮背堦海時不容兮何害吾未離人
兮望與元氣而薦天睨劉天兮雷涛貢羆八敖

兮為嚴以邀神彷彿兮稱豪風詩書兮以之教
民飲食兮知教井有源兮寧宣而澤公神在天
兮猶地有泉公昔言之兮我今永然相此邦兮
尚千萬年

揆初堂詞

揆初兮落堂思予親兮不忘羅昔飛兮周界親
不在兮焉具教嘗揆初兮旅日思予親兮罔極
心皇兮鼓瑟親不在兮焉其自逸嗟予身之在
[illegible]而揚然盍今歸以為
期[illegible]

鶴野詞 為某某道元帥作

鶴東飛兮遼海之涯海隆隆兮不驚波鶴西飛
兮蜀山之外山蒼蒼兮草木茆茆鶴飛來兮中
州閬河廓兮烟霧收望神京兮穀闕倡威鳳兮
遨遊周旋兮月白寥清唳兮中夕欲擣翼兮遐
征超滄池兮一息嗟昂昂兮今安在野兮能
翔廖落兮放入極廣曠迥兮誰為期

白雲詞 惟吉居山 徐道士

白雲兮浴浴觀游兮太空白雲兮冉冉暮歸來
兮山之崦歛不盈分兮散彌八區變化歘忽兮
若執吸而飄虛舟有人兮神明游乘元氣兮上
浮而清泠之甘澍騰蛇馭于靈湫御人兮歡舞
儲胥兮羅織陽其光若琳宮兮瑤宇繚道遥
兮容與欲往從之兮路修阻雲遥遥兮增懷人
兮延佇

吳禮部文集一卷

吳禮部文集卷之二

古詩五言

秋懷二首

江南木葉飛江北百草黃風烟澹蕭蒼悵望川途長寒魚聚其群鴻雁忽成行俛仰念時物棄居歡淒涼昔我二三子毅好攻文章浮沉時相失天森不得將人生四方志企爾揚聲光登山豈無舟涉水亦有航矣誠諒不屬離別庸何傷思豈不懷獨步登高丘摩山俯斗蝎百當丈河流八月草木凋萬里風雲悲寒鷃蕩白月孤鴻去悠悠鴻飛不可極其下為九州古來英雄士百戰橫文手念我當壯年亦復戲蓋地遊豈無午時路欲往誰見收君看天馬駒失足羞塵牛

和李恒之二首

白雲滿蒼梧黃葉墮瀟湘九疑青峰下冰冷孤祠荒漠漠帝子魂千載懷故鄉秋風吹落日猩鼪啼幽篁瑟聲杳何處臨江思茫茫倚楫欲予之南望湘沅裳

又

中原帶黃河大行卧崇峯寒空渺萬里日暮愁雲陰高鳥飛不度孤兔餘哀音英雄百戰地意氣俱銷沉秋風舊城闕野草荒烟深哭亡不可極北望淚沾襟

李龍眠蓮社圖

遠公廬山下手種玉色蓮清修香火社離還山林[illegible]前橫橋虎溪水古松東林煙頂看茶遺老顏磐趺枯禪石壇花雨浴稽首西方仙休吟散梵帙風罏存寒泉巋巋精節尚歸心赴斜川分手溪上笑攢眉社中緣淋浪漉酒巾籃与摇醉眠止飲諒匪難恥受異教牢宝山舊行跡寂寞餘千年竟今妄庸見講誇後相傳陶翁我尚友捷卷心茫然

浩然觀分得浩字

過雨秋正佳出郭山漸好松門表靈宮石澗緣細道宝壇故業積禪殿漆色早丹還井水香仙

古庭柏老伊昔崇玄元構祠始天寶靈風郤倘
塵金幢飛翠葆猶餘千年像遂走犀更特武生
無俗情道此窮深討天根息俘俘虛白生浩浩
永懷潔身私啼聞恨柏櫚倆避雲鶴獺雪山動
秋草

和黃晉卿放古五首

美人隔雲端可望不可隨天秋光景暮青鳥倏
何之明　不識察耿耿長相思令胡徐有合來

又

士生一失勢忽作鴻毛輕悠悠百年間臨河俟
其清黃塵漲白日古道無人行衰榮迭代謝故
新更送迎惟有達識者撫古流芳聲

又

升高望廣野游氛紛飛揚海無潛鮪變金名何
能長英英冠蓋區覆手孤兒揚富貴莫是道悅
何今人志

又

天氣無停吹比鴻復南飛鴻飛有時息游子去
不極滄海轉憔悴緇塵化衣色散擇有高枝芳
桂無完皮多才祇自累不隱知何為

又

生抱世外姿與世鮮所歡同心久㬋闊歲晏搆
餘歡要濟子歸來制芙蓉秋蘭散髮咲明月行
歌乘琅玕　超然息萬慮莫令造化謪

上巳日泳西化遊

今歲[illegible]明月　天空朗遲晴　及此新
[illegible]情[illegible]心得良辰[illegible]稍屠嶮始循長溪轉棧
倍清林竹沖湍起亂濤秀峰岐孤橫避適見漁
翁擲飯聽鶯鳴步入松寺小生逢僧話清洗鉢
戲遊裸出門看除情便矇竟風快陵杉知景傾
前登石廟高俯睨春無平泛泛下白鳥冥冥飛
悠英揮觴復臨流敘歌聊濯纓境出賞殊勝神
怡體自輕細懷宇宙間持日多令昇五侯競豪
麻君人浪托生豈若吾遊往蕭然緣無營

夢見大父有感

死別一紀餘故迹隨流波哀謁在腦樞悽若嬰
沉痾非夢臨我前儀服冠裳〻手持一卷書授
我仍長嘆竟來鸞且悲庭樹殘風多惝恍送歸
魂冉〻荒山阿永懷鍾愛心生死猷不磨俟影
踏前訓浚世期無他柰何人事非志願常蹉跎
平生素無淚此夕如傾河

題東吳謝氏春草池塘

江左富詞藻謝公閒情坊偶緣春風夢爭詠池
[illegible]中勒雅　之絲情鍾同根愛妙
契天機全西堂湖[illegible]流東吳盛才隨烏衣萃萬
門冠蓋何能翻看花玉缸飲聽雨書床睡含〻
得妙唱馳拳誰後先飛亭歷野木極目春無邊
出芳動纖漪湛影搖清漣時今塵中客性蕩寄
所宜惜細不能句迫拜下蒼烟

清明哭

曉風吹陌塵野哭終四起人哭尚可悲我哭那
可止哀〻兩年間奇禍不少佚哭母哀未終哭
弟幼哭子生來亦何娛展轉荊棘叢慘服骨肉

究豈恨同飲於吞陽編犀動雲屐劇孫弁呼天
自號喋尤怨寄昧理涵飯迫苻辰隙壞魂魄寄
旧謁眼欲枯泥痛徹心髓

送人首杭米之京

后皇制任土職貢來四方牧異匪余求服食乃
其常金華有嘉種玉粒含芳香士人昔犀端每
歲獻其鄉頗聞播種初竹者避映彊斂汲畢徹
納之雖不敢芸擾〻府中集數日何奔忙殊戮
[illegible]元圍牙中式度儼封謹慷囊
知余歲早虬殺望茅葉荒野人懼不供挈瓶趨
林岡及兹年充斂揚帆上天倉惟民秉恒性食
肯執不忘勤動非所辭有司貴循良賢侯重承
命蒦視嚴周防〻竹〻不可遲去〻凌風霜
玉食論兄登仁恩沐汪洋願推及物心共樂斯
時康保風以為贈別意何悠長

和張同父感興五首

遠段嘉定居沉思惜流景秋風從何來脫葉下
高柳更長夢屢斷月墮窗已圓感時增惻憂撫

躬裁深省幽婆皇群嫡寡步何餘勝過殊性深
馬你華念終珍至门百矣樂妙理存呈静玉韜
山自釋飾絮衣須綱

又

驅車游甲原北渡臨大河仙觀岱宗雲封挹東
瞑很廊嶺溢隨胃萬象柯森羅繁根若因、惠
步無善艳八極法無根巫連宙泰和遍遊尚有
期慨然長歌
家話南限陣經際俱無海受佁子惜終歲誰
闡闡振公數相過不憚百里途高談振風雅攜
袖光曉珠顏令好懷闌有若沉痾蘇瘳陰瓶盖
遊浪跡九軌衢四首南江春情炯竣扮擒同心
合有達湧我穿非國

又

我生苦無才旅步殆追古嘐樸佁管組但乏投
農圃一經業三世顧跂恭厥祖免俗並未能用
時終衕植蓍言佁市畔惜志希習者

又

叢霧知蒼松盤根織刑岩萬塞泥醉韜同雅不
同呈類很漫滔天投足義無地袍　抱屋胃岌
岌抗獨志萬鐘与千金何与平生事

金華觀分得琴字

春晏殘宿潮雲間涉高岑發從勝友俱遊此物
外心月屋探勇仍桃渊側重陰盤坐白石臺長
嘯青楳林莫栖虛皇居急雨含蕭森松風飛涼
今[illegible]可[illegible]瓜味永千載同遺音

山僻館同

平川深輕舟蒼石擁高村炯中建峰翁林際飛
覺露茲宇誰所嘗列仙實來聚我生悲溪谷息
去谿塵路坐恐孤風觀臨風悦延佇

合歡木

合歡受嘉名剡復知葉旦誰主座特多慈光蘿
漢岈離、青葉解舟、紅萼散静和宿露卷動
与微風恋物意豈悦人和樂自堪玩塞乎蹇所
詒能多念情上難方私生植根向庭畔

追和黃晉卿北山紀遊八首

靈源

昔從招提遊春投上方宿 池光蕩寒烟 月影深
巖屋夜久渺不歸 多人話心曲

草堂

秀嶽擁翠屏 飛樓俯遐景 幽泉雲根出 峽雪
激清泠 誰知一源微 流潤被千頃

三洞

[illegible]馬里峯 洞門春且閉 丹光夜
飛樓如何安 掛單可闌不可還

鹿田

山空鹿不來 玉女孫猶古 雲林暗白日 空翠洒
飛雨黃精苗正肥 蹤地無人取

寶峯

草深山徑微 宿雨含泥溼 遇雲陟層宮 盤石磴
幽樹來逕立 望樓悵然還獨去

潛岳

潛公舊遊處 清風滿林壑 流古春 苔生居空夜
泉落性餘一鉢在 上有塵漠

山橋

峨峨拱澗上 飛梁倚空上 雲端柱遠白 風林舍
餘學之子有高懷 楮溪山泉當

寶石

春山花亂開 野水被竹路 僧居不得到 居人知
准處有時夜深 夢踏雨穿雲霧

休日雨

[illegible]不休 今晨雨勢急 暫息散
[illegible]騎 解衣東軒下 卧聽浪浪流 豈不厭喧濘 所
欣稍經勝 索琴試一彈 書卷閑復收 蕭然濃欽
水兒女更咿唔 始知一日閑 未易千金酬 我非
達時才分當老林丘 失足墮塵網 憔悴祇取羞
達人教言歸 人復哭我留 我留意合謝 作詩聊
寫憂

九日登學山奉呈同遊者

學山臨學津 曾識太白來 我欲游其間 却愧非
仙才 況乃傳檄官 終年走塵埃 幸茲九日暇

與瘳老隱高秋帰雲物薄日翦後開驅馬青松
陰披襟上崔嵬前覩孤坂低下瞰清溪迴諸峰
送遠色攬結何雄哉野菊半含英澗澗初發醅
且盡一笑歡良會不易諧溪生花如昨新人化
蕉及想見登臨時逆氣横九垓寧知千載後我
輩往排徊呼之倘可作相共揮手盃淒其冥色
合颯颯疾雨催扶携下登舟冰竹沿灣隈何者
千仞餘浩歌散餘哀

[redacted]唐

[redacted]於姿載舟薄其趾陰雨深
蘇之芊生氣清含涼受塵君知寧辭三日滯未
恨一見遲邂逅得隱士欣然即迎隨晴雲散諸
峰擁青蓮參差五老太古色相對心融怡披衿
手鹿迹扶筇微崖轲風雲香餘韵書臺杖屨基
前歸掛五乳仰頏抑鞍覩却指白鶴仙下瞰神龍
深飛橋度三峽勝掉凌深危嘴清潭電雪駐轉石
雷霆馳蒲莫不可留澌澌山風悲唄發開元遊
實渼渉清澗入門雙泐色夾道萬丸拔飛虹灣
清峰瀲出下深池竹亭复幽閒四壁多殘碑出
林送落日猶月仍遨嬉移舟星子湾回首烟霧
時歸來記所歴一一天下奇於山信佛遂覽勝
總多遺簡書屋有程過不嗟伴羈懸懸此時路
依依後來期莫栖雲松間歌飲澗水酒昔賢有
高躅安用微官爲

望九華山

輕舟下池口遥望青陽郡雲間見九華争先出
[redacted]競圭首削竹筍披春芽笑
[redacted]明麓遠勢何駢誥下有岩谷
幽真空誦往也說戒求世士錢以名號託舟崖
不受澤青餘鎮加那千載知屬誰含情寄置謨

宋齋主号九華先生

魯港

支港分江流長烟接淮岸青山暮隱隱白波寒
漫漫津鼓迎過客舟聲休館蒲叢盖寂寂
家亦相與携行值遺老話舊留永業當時一声
鉦散率十三萬嗟哉伍居肩勘欲比姬旦

十二月二十二日宿七里寺書餅

微宦不遂意一身抱長憂況此山歎年饑者堆
道周及物豈無念越職非所尤惜哉古今難剏
分動感仍荒村走風雷破寺寒颼颼中夜眠不
眠輙為此淹留

四月二十六日即事

竹光含積雨滿室青沉沉階除無行跡時有坐
忘吟臨池竟日間飲水美書琴感慨復長歎誰
[redacted]天末門外江波深黄身上高
[redacted]南風一何往還還投我衿

薔薇花詩為監州黄子素作

紅刺纓倚條倩陰羃高架植根向來誰佈此結
歎含佳君有雅懷在泮樂休暇抱翠開新軒爛
錦迎初夏香隨夜露發色許晨霞借孫謐殿奇
絶衆自共寫淡素枝貫當中鐵葉紛無不生生
無窮意心本潜萬化至理淵對存悟循須莫討
今辛歎鹿鳴竹將勸為篤明倫崇根属斯士勤
懇蘊英華豈無微烨烨動光價字孫當膺未

遊同韻椽歎吟停扁仵宴賞飛蓋盈岸更花丹青
傳千春不凋謝

百丈山圖為釋東陽賦

嶻嶻大雄峰故是洪都望若人真有力待生不
復潦穹崇搆靈殿金碧開巖峰天華百谷滿鐘
唄僧雲上緬懷李唐主詩语留奇壯至今昭回
光草木変姿狀上人東陽秀法筵擁龍象猶抱
入秋蒙御袖有百丈山川禀現異宅據神府主
[redacted]佳句獨攬阻攀躋披圖坐
惆悵[redacted]

唐宣宗題句

吳禮部文集二卷

吳禮部文集卷之三

古詩

追和杜牧之齊水亭詩韵題清溪圖

池陽瀕大江群山勢奪舞高覺出塵想萬屋駢民五陝濟清溪流光照城南戶飛梁壓水天荒亭仆風雨載酒客誰來吳水人已去蒼烟帶林薄綠野分畦圃貫楠櫛比排魚含伍伐堵秋色澈生晚夕雲閑映渚葭、蒲柳脫槭、蘇盧語[illegible]光雅明泓毛寒未減珠光特[illegible]道旁石忽十里清瑤堆館研爭刻露僧居草棘翳仙洞霞霏盼却還翠微絕岭浸秋浦太白與樊川千載不可遇搖筆想吟詩攜壺記遊處何當占民耜便欲棲村塢磯釣具竿綸訪耕餉引杯暫遊竟辟微官漫紆組中情況謠詠萬象悠朝偈九華與未已剝水觀宦貧忽見張公圖如得千金貽潋止爭席裳詩無百等悠、山水思冉、年歲暮展卷尚頻來猶堪浣塵土

天曆己巳予過池陽與友人自清溪遊齊山獄詩紀其事而溪上之勝未之及今觀雲源草堂所藏張公翊清溪圖及諸巨公名章妙翰爲之惝然自失因和杜紫微詩韵一首追述所懷非敢儕附前人第以既未獲見是圖用志喜幸以示

游東峰分得松字

[illegible]東峰周遊搏荒址分坐雁[illegible]烟中寒樹重巘隱目已想出尋與未情味歸來童冠嘲言踊遺蹤

陳生山水圖

白雲從何來崇紆截青峰落、倚岩松泓赴淺浪平林出茅屋倚梁示相向如何舜毋人此境付室嬉憶我秋雨餘江南入遙望

德興開化道中三首

春晨氣陰植雜卉香滿路百舌鳴高林墟烟陝如霧晨夫啓門出在野各有務村人往何為憧

憧自來去

又

宿雲迷球兩峽、吐晨旭晴光動千花霞雪眩
川谷白鷗藏深叢黃鳥鳴諸木德仰竟忘疲歷
幽溪百曲

又

兩崖蒼石間湍水激清瀉山花爛紅芬光影迷
上下春風忽忽起意乃娟竹者飛花撲人來攪
[illegible]

過常山趙忠簡公墓

客行常山道溪駛波流、流沂時崇岡間是丞
相墳今舟步林翁隧道不復上石麟已寒語峯
村何叔翁其傍昔方居泥迹隨耕耘亦有難任
者遠去去榆柗長吏桐鄉流澤識期會動首治
業進採此事今無問堂、中興烈忠正而德文
禍胎侵月奸究既資陰氣浸涼楷車還倉卒書
城契誰知厨帳平乃能拄使君蒼天佑賢俊繳
尔岱空群興懷慨前事空山照巷雲藏陽曾母
在喏罵吳之云騎箕歸天上千載作清芬

信饒道中雪

五載樂閑曠閉關無世營親種竹後言還迫此將
殘年江湖多北風臨流竟回船連句嘲凍雪驢
馬不得前錦溪何淪漪芝山亦清妍望之故人
居欲往無由緣溪、四野白青是誰家烟陰夫
是飢由呼酒還听然我豈不解飲自苦誰法絵
前途幸无迷努力勤揮鞭職思在憂民才薄之
[illegible]田園

又述懷吟

悠悠東陽橋後沙蘭溪波千里名地同休、卯
井故亦合星不覺遷轉姿馳驚嗟窮山中寧
知擬予步三生有夙習未遂亦奇遇極恰廷指
姿諸俗涯心素硯顏民社寄抑志薄書務煩系
父老迎亭來寧前路

巖、齋詩為蕭姓周住居賦

泰山峙東方特起窮附托磅礴岩、姿作鎮長
四岳休、俯峰早瑣、立極博巨靈鍾奇秀后

土標名器古未卯孟氏乳像儼剌若尊土雜柯
柏開吳道時廓到大塞兩間作配真不性去之
二千載士氣日以弱陵夷役崖岸陵遠沢根譏
自非豪傑者所主為能卓而江名世家清風在
臺閣當蔭樹虞冠且賛美容懷正色前犀祁忠
年投一詩難並驟倚重行克經濟略矯世越旦
行名齊並徒作此流俑巒杜代病宜峻藥平治
今我誰與謂高難奇

[redacted]在初畫寺書懷二十韵

[redacted]用文從宦所至歎飄飖命薄自
招悪去年行視早四境災及半逆知憂未歇奔
走舍敢惮羸廉無餘粮私室乏折借民窮固堪
憐借庚那可緩饑者擁我前對之謾兵嘆蕭條
室山巢狂葬苦序暴寺出宿指便觸峻步宜慢
為丞姑痾眼擇溪傍弱耽止飲已兩年涙巢日
無算非記当所安穀食空墟桑松楸入我夢思
淚性酒飲子規非惡聲夜半勸相嬶是時久不
雨望望復憂旱風雷忽震薄脩嗚連旦起看
考言，脩然一味散天心自仁愛君使民命訴
言生華及物此志誠汗曼投劾方自苦偏又嗟
誰供

和臨川危太樸見寄

美人江之西道路阻且長欲往從之游未遇脉
風翔翔、隔秋水蘭佩美容裳瓊枝手自折贈
客來池陽寄章不金我炫紫金玉章畫生拙為
支窮山抱荒涼徒勞復賞痾不去策非良秋風

[redacted]子長惠藥、

處世五十年苦眚仍少病天與兩目光炯炯、素
清淨前年醫生左赤脉叙交權審因廖其源五
色非所睹考書徒風習翫讀亦本性雖才二事
切未必該諳証從來不辭飲初勾注解度積毒
根胃腸標表皆昏昔鐵刺多難施流血和淚迸
井砥上宦青數市寒皆唇拖冀動盈筐口喏不
論命重氣常全掃除昔時一盛茌苒三載間視
眺猶未瑩偏盲亦何害惡者適相慶推算二三

友為我憂悯、許君康貽書力勸宜習靜攝
後省思慮生但微攝心留上下居火寔以水勝
矣、降不恐竹之久閉定殷勤聊与很有便常
致詞為言醫法難信師慎毋聽一翻消奇藥千
里轉持贈緘封謹視復述語頗詳竟開異香
悉為節金膏凝試之果旬日奇効他莫並感之
欲泣骨振足舞豈乘我生未見道絕塵恍攬輕
眠為懇訓言存豈中來正扶持謝諸公勝句究
[illegible]芳苓小邑令鄉山杏在望歸
舟[illegible]後遣看雪遠相聯揮往送旅
鴻飄丝動高興從今後暮當不復憂悵悵永懷
何能忘臨風寄旅詠

贈鍋者劉生

邯邑荒山中文陋儒往敝當房概蕩傍大半蕪
榛醫官居有情圖象奇想識雖淸白象久埋梅
公亭已廢永懷前賢迹敢忘崇化意亭池復畑
現講肄闌新往故人思我文題蒙何表識碑榜
清芬豈揮難攜捨之了當圖來奇迹良有南

通聽拔夫枝垂折知筆勢我無及人從誰墮峴
首淚應然漢刻工尚可傳好事歸欲無長物摹
搨遂盈箱學士最往常山林深風嗜旧渦禾本
業良友修一二照樓金華九謠誦以年歲剝磨
千仞崖遥了當一坐

九日約遊齋山不果晚登尊經閣

常愛杜牧之齋山作重九捧觴酒歸清詩播
人口我來慨風流已落千載後深秋偶當滯崖
[illegible]風戒二三友俄間車馬
[illegible]柳烟霏翠帷褪林藪欲往
那敢前蹤跡漫持觴看晚風送淒雨坐把騷散走
參前儀高閣直上敬虛牖冥述瞰臧廊投屐見
蒲柳清漠禾莖下草微直坛播古今杳同夢何
物能終久斯人耕㐲隱而去世希有飛椒一觴
暴頑、諒非偶直樂君叙而歪讓揭星斗早識
尊閣意大豈免杯酒登高誇識藏無賦當不朽

四月癸卯原父杜微居自武夷出道蘭江

道傳子長來會明日抒拜許君益之墓道

傳有詩因次其韻

五年絶聞傳主居大江得來歸頭問同攜迹方
枝皆何言得良會且策臨蘭陵太常儀者德隱
君德沖衿追逐金玉章諷和霄鳳吟紫門閉清
雨竹樹生深々笑言常契闊喜我病不斷渠了
飛中來領志山水隱他坐鐘期過賓世閒讀琴
稚淺白雪充不見傷我心來多拜基下衿佩來
森々斯文且淪落白日氣昏隱往德固不回当
[redacted]蕃、金華岑兩絲來云
遂予章[redacted]送者

静樂齋詩為貫可秦提舉賦

天趣与时欣深淺互相酬山夫綠樓身咸々恒
若病卑我有哲人多物德無殊悅仰伯仰志廣
胖心体逸融々始內充術々形外感生見萬物
春年自中局學澗乎涵泳居逝也風雩詠于載
真踐誰誰与聴希聖君度远武商文末世脱挾
承予自孤標金朱非風性婷偷臘壽節伯与寒
士並至樂静乃在無欲斯能静過波主静功知

山貴先实揭若示毋忘朝夕寧未赦

過高郵訪母公吏提舉邵文卿檢校

昔我來高沙初識入仕途因頭謝書册便受朱
墨拘河堤事方急羲淵驅千夫呼声相摹力赤
日煎肌膚是秋復隱徐四境無遺租採竹負痛
也陽兄病舟孤朝饗逆邪萬暮宿蘭菰蒲都冬
寒到官水雪勝重河嶽高商帰休酬罰不少貸
獨吳迎殊方抱恨絶復蘇尔來二十年猶祿仍
[redacted]傳上京都維辞下書若詛
[redacted]人不識居、記市衢故人喜我
至倒履迎門趨坐定察顏面憐我老更癯升沉
各一嘆存沒付長吁邀我且小留相与为歡娛
同行不可後亦復循御輛脱鏢紲日持觴送
擲隔後期仍南還項言擊其駒我實甘棠愛屆
巫悅吾徒感此良自慰意氣瞭佛思燗、千里
心持與嬰杜珠

送徐燧趺之浙省并簡前政王止善

皇朝樹藩垣江淛天下最星惟財賦猶改修亦

宏大犀傑極高逸古士多譪譪菊參每從容身
捨尤侍賴徐卿世石家城居根風裁運籌佐清
觀遠声淌吳會今朝從班行深意良有在更展
化陰新洗日感除邦眷懷東南邑頓見萬里外
元宰迴批轉會并亦根拐然終公論白少貢泉
心快誰當進良漠清舟桂彫磨諸公 正崖石瀕
書互行遠王公山陰高前改民所受一游必接
武二妙実同載我生一何幸識君向燕代与王
[redacted]相知十五年來而已如对
處[redacted]桐待後日都城南各覲及

注會

賦若溪漁歌送殷尉之烏程

若溪多漁村渺渺連寒潭歸舟閑和樵清唱烟
水隔尹隨晚風聲長入秋山君官曹閑無爭聽
之聊自適備無滄浪思恨不同泛宅如達多典
子底問金華客

題靜虛齋

靈廟本純一中物定其中物去一自存靜虛仍
間適風收水上翳静鑑影空該境來易瞑而尔
圣李功多言徒分分清閒無極翁

將淵然子

圣人與天陸淵然以為宗老化見燔燔雷声隠
隱隱家莊既一世独貴技下萬之人慕嘉名自
視將無同誰云比德雅企可齊華嵩不言本希
声多言貴守中性祇尔師訓勿律主下風

送存道元帥之冬行後題

[redacted]嚴寒駕將軍疲驅馬肅肅出
[redacted]仗戟六尋拄一迥晋吳靜每
頌閑洽清歸未不言功高卧竟都城載懷戰閑
若洗乃飢餓并流離注道路白骨何縱橫悽慨
嵗長謡緘題遺公卿至今讀其辭惻惻傷其情
風塵隨汛掃寰海仍升平寄勿繫廟謨但願休
甲兵

常德之妙觀陳道士蒲戎三清昊天殿

迢迢武陵源仙蹤隔回舟風吹洞中花時逐江
水流洞空闃雲陽棟宇森雲蔭高居睡逝鴻岳

光下墜樓九龍岩遺台夜半鐘鳴琴佛康金寶
年遲補祈千秋於穆一氣元穹寞与誰詩當擁
十王造功化弘以周赫、旦明同及尔王与游
齋居謹村趙佳矣亦形泳

昌平四詩

居庸關

神京望西北連山鬱崔嵬百里達關門兩崖思
中開林嶺通掩映碍道隨縈迴並知古益塞通
[redacted]洞鑿途清泉行行未及
遠[redacted]華屆榆林近相前驅未在還
憚迫隘嗣轄疫綿細惟天設限嚴萬古均雄哉
擇廷思伴代鍵鑰無自推
皇衛極隔、未法無駕猶也早正邪恰然無奔
春雷前趙見行殿邇崢積雪堆騰陵萬馬驍暮
繞龍虎臺選生一何幸獲參儒臣陪遊寫未成
賦頌、嗟微才

虎峪深、泉

居庸古塞口諸峰互嵯峨左轉萬東林黃葉墜

殘村出草棘冽石溝淺微波黃塵款騰起知有
飲馬馳前趙俯絕壑素碟淺坡陀影秋水澄瑒
泐鴻不盈科無復声涼、虛名誤未適下馬小
排徊土屋依岩阿野老向我言深入水木多前
年邑中人來北來下戈番鮑數十里隘陋穿誰
何枇源志樂土甯山有遺歌誰知戰争場咫尺
隔徑羅欲遊苦無、斜陽下前坡

劉琛識洞

[redacted]甚梅質良襄無未一集驗
有[redacted]言母乃痛吾我那近居陳
義固當正爲時吐忠憤辞不顧驅命同遊班摩
顧得失非所執滔滔狗曲學胡不愧元圣
斕祠字名教係邦政居庸峭摩天過者殊深敬

朱懷柱碑

昌平官道傍剝碑何壯偉有唐營府皆懷柱姓
朱氏盧龍若諸藩臣互雨根抵尔訊淵与陷逆
氣專有始賊、元相國歸華方述紀寧知兩月
後口穢不貸尔千載於斯人遺臭同一軌荒墳

荇無迹石欹相撐倚雙蝸已押地文字耒殘毀
徒令竹秋君嗟了嗟借修聖賢樹功德金石無
溢美末世乃澌好事定有以是奈何極寄崇耒
君勝耒已留此戀不忘并以愧酒子

題趙子昂為吳德良所作竹圖

出爾何特特珠星不蕭蕭石間脩相倚會合不
待招吾宗昔妙年依光近乘軺清芬散春且風
氣凌烟霄美人松雪居逸思共飄飄忻然染毫
[redacted]三十載不虧美瓊瑤相期
[redacted]山林遠無求君子心自保同不凋

清明山房詩

中扃抱靈景湛湛一物齊云何衆形役生受吝
坏汙君子中夜存平旦氣則珠神光燁無垠还
我摩尼珠

樣山亭詩為張惟遠秘書作

舜來有眉山崭然植雙標下瞰城中人孰敢當
其招潘以撰奇賞侗客窮岩嵬嵠高吐浩氣向
與長風飄至今嚴嚴酬仰之在層霄以了上翮

翻集梅硯山耕刈茅覆白雪鑒石誰青瑤樹以
檜松株坐待陰蕭蕭勝言繼先志在為遠席置
韜筆華不住風者山泉饒吾何詠把膝談女稍
穿蓼田經自詠補雜不擇每橋我米岩栖人平
生志耕植忻然慕高躅東望浮雲遙揮弦送飛
鴻因之發長謠

閩中張氏義行詩

我若杜州縣天府遣敏荒勸分走郊野日夜憂
[redacted]射利閉困倉非無補官合誰
[redacted]試活厚世武中陽有寒為我
言好義閩中張季排高貲家有施貧人根隨德
被鄉閭斯士宜表章因之感前事使我增慨慊

送雪道士

洋光爛雲錦宇居晃瓊瑶年有秀仙子風度何
飄飄松床卧散髮光洞行吹簫春序倏已闌憶
在山中松

送錢眸復二第歸杭分得居字

錢子南州彥入貢隨方物振羽臨春風翻然去

羅嵩朝臣漫知己良友惟称屈倩才豈終滞篇
製宜㸃散京都覧壮麗客思忘煙薪衣上者淄
塵歸向西湖洗

送王止善撰摹廣東舶司

炎州隣滄溟萬船集奇貨有司慎委寄資用邦
國佐王君閑敏姿殊歷声華播漕輕有㝡根謳
謨輩之課曹陪青埔滑今向為府出経等都誠
客車馬日相過旁人尤吹噓多看飛舄迎珠序
[illegible]里凝言抱清風席以斎禍懦
[illegible]崖序蘭賓千載郵梨詩述君一
来和

今韵賦石敵送達兼善出守紹興

石刻三代遺稽散岐陽蒐剳落卧榛莽守宝誰
見收金源土好事馳載来到五豈知楼门鎮天
為吾邦留我老青摩挲攷古思西周使君精篆
於声華振皇州之過史籀製惜傳東攻休䠞、
五馬来東向今稽游今稽豈無碑頌述佳詠浮
彌言室仁化樹績垂千秋

一五旦卧病写懐

老懶歎貧難悲淒違尤正高卧豈不佳抱病
難為情况思性昔夢曆、還自驚光陰不知
起燒竹釗天明援筆写夢乃合竟氣何縦横中
年廿故道𢡖勤争將近飲杖趋大府惜踏曉
鼓聲山縣精雜客揺飛快寒情晚陪大明班
蹈舞随公卿韶音聆清曲仙仗宮貴錯悦懋
天上游持用諮年廿霞才同怛悴夏恵何交
[illegible]舍精經六十竹已衷石
[illegible]成雅歌尚年嬰情旁鄭了耕春陽被
犀動我体當和年巍園悦慈藉曳履聰嬰鳴
竹裏有深緣冊焼非浮紫案道希爾備飲和
復美營

寄贈上清薛玄卿璧壹

上清多宮居金碧耀日開天道西額膝寄丝
自成臺宝隸四山合清碧両溪廻環玕雜玗
瑛一、古仙武徼征人如爭何躬清相陪風
昔賦遠遊並海觀蓬萊經緯竹宮侍宝谷自

緋細朝登雲霞夜出星月来高蹈凌秋旻
逸氣橫九垓渺乎不可攀延佇起予懷

伏生授經圖

老生抱百篇藏壁避暴秦漢興流亡安取視
半不存二十有八篇當時號今文苟非著簡
冊文字何由分無端要國宮倡說異同滋
主本經失口授數以馴承風競接響誰復究
其原宏也尤厚誣因國略闡陳生老不能竹
[illegible]而易其說謂不能正言諸生
述[illegible]書無人今何使女子此爭決非
真能來止授冊豈復書所云藉令書所云富
視生必視唐儒更妄謬謂目方眊昏肩兼百
歲老出壞抱究況息初二子意殊粉孔壁尊
以彼口傳說謬與吾書倫為知反自果異說
詳其根柢謬悉處古悍及恣絲紜此筆不息
量按攄為奇新但知快攻擊何曾精討論試
君然觀簡今古文所均口數豈應不究其文
未獎此理最易辨既習常因循考古貴求是

執要元不煩請誦馬班書毋為浪嘵喧

吴禮部文集卷之四

古詩七言

十臺懷古 并序

友人自杭来示及淛南王 十臺懷古

詩讀之感慨不已夫江山故宮歌舞遺

跡千載之上英雄遊者千載之下殊見

竹為悅何廢興孰能無情而詩人尤甚

[illegible]詠歌詞雖不同而意脈合若物之

[illegible]安得志章哉余生好遊

[illegible]原郡馬李長杜拾遺覽觀四方山川

之勝以壯其文心切慕之異昔浮江淮

泝湘流上巴峽過秦漢故都歷燕趙齊

魯之墟所見如十臺尚多訪遺老詢故

实足以發一时之興快當若之個歸而

讀馬杜之詩文以證其所得焉耳

百花洲上姑蘇臺吴王宮時花正開半空畫燭

西子醉三更鉄甲東門来吴波渺渺吴山簇不

見娇嬋倚闌曲丹楓落月怨啼烏碧草東风為

走鹿闔閭丘墓相連處處恨夫差迷不悟纖指

千年血未乾游魂夜哭臺前路

右姑蘇

雪王傾國崇臺宇按劍章華睨中土弁裳伏地

走諸侯鐘鼓凌雲震三楚騁驕不顧伍子諫落

成乞与吴兵游孤毋竟走江上路塊土難枕山

中愁十年作氣作蕭瑟回首華容歸不得飢虎

[illegible]細腰却舞新王前

[illegible]楚宮模闊森相似丹楓蒼桂

渡孤綽錦石清江旋連嶂行雲漢漢飛雨寒孤

猿啼、千花間翠旗龍駕杳何處斷魂殘夢愁

空山微旦宋玉吟能賦當日襄王豈真遇千古

秋風恨未平高泉飛落三巴悲

右朝陽

昭王銳志美青社築土甃金奉賢者四方劍佩

集燕趙千里風塵空駿馬郭君自舉先聲豪傑

生獨步超凡塵酬恩一雪伯國恥建功豈待雪

天高、君臣意氣千年少落日荒墟沒秋少黃金
買骨滿長安惆悵英雄布衣老
右黃金
項王戰馬從東來意氣蹴踏金秦摧入關不若
沛公懷還鄉却上彭城臺重瞳按劍風雲霽、万
延騰宮烟霧起淒涼垓下泣名騅寒語江濤餘
數騎寄奴千載心手雄登高把酒臨秋風淚移
[illegible]百戰東城死、
[illegible]歸酒酣思悲風雲飛見重環臺
和[illegible]文光滿座同沾衣一歎豈佛白日動再
歌淮楚長波還龍驤氣拂半空寒虎士心馳四
方象河山荊棘長陵荒野中怨響犹飛揚高臺
未傾風未息故鄉之恨那有極、
右歌風
桐人氣追前星野思子宮殿歲華晚高臺有恨
岩州新大野見蝶金犢遠一朝弄兵兒戲輕百
年種愛天倫謀庚園魂魄夜啼、、湖楓風雨秋

陵、、漢宮樓觀連天起方士重吞君仙鬼望思
、、終不歸茂陵老淚如傾水
右望思
半空高棟翔金雀玉扆德帷塵漠、、西陵老樹
腹色寒建安殘妓春情薄曲終紅袖舞尊前樓
傾斷魂飛人間分香淚老恨不滅秋風吹入苔
花斑漢家一片當時土肯為好难戴歌舞銷盡
[illegible]魂落日漳河咽寒雨、
[illegible]陵王氣飛翔雲鳳皇臺上声和鳴風吹春風
花冥、、風去秋風荒草生嬌娥舞散高城暮青
山迥隔丹丘路斜陽門巷語烏衣細語汀洲飛
白鷺江空天闊風影遙扇仙冷羅淮能招六朝
宮闕烟蕭、、月明半夜人吹簫
右鳳皇
大明天子逃南國好將三千奉万尺報鐘激浪
楚日白霧瀧凝楓湘雲異陵君高宴金樂来侍
匡卿英朱顏開豪城宮衣領花椒寄奴士陣生

壓疑啓々醉夢春風我不須江東数千里酒霧歛開帝業鎖青山空映當塗水

右凌歊

賦烏江山廟

鉅鹿一呼坤軸折咸陽宫殿紅三月鴻門壮士斗声飛帝帳虜人劍光裂芒碭雲气騰五龍偶竟三宝明主出八千子弟風雨散拔山扛鼎成何功天亡戰罷徒云尔欲問英雄呼不起荒祠木擁蒼烟夕陽長照烏江水

促織塗

高秋白露如零雨促織鳴寒近床語無人不寐空閨深共向西風訴誰苦玉關征人去不歸無書寄与來鴻飛背壁孤灯照清淚誰家急杵献寒衣八月當寄時今年轉恨衣成遲天吴顛倒旧綉裂春蚕練損新絲稀夜長抱膝三太息此懐促織那能知徹宵淒々月欲沉四壁蕭々声轉急吟成錦字長相思万里秋空凝怨碧

藏硬石曲

空雲野淡青鸞舞月色慘々黄鋪沙几天青女愛妬帶笑椋珠露成飛花僅禽淅颯動庭竹滅上帝鳥咎如笑瑚肉妹蕭聖輕氣古初芳花難碎玉繡帳垂深　處雨々金烏喷情發春濃入骨不知寒屏外瓊風倒回去吐魏破夢驚晴充酒波愛瀲酥花香笑看碧尾涑鴛鴦豈知卵屋怨冊篆

班姬吟扇図

陽歌吹圓春儀秋風蕭々長信宮冰紈相対愁色鳥知与尔同秋風空庭無人綠苔滿楠萱凝嬋寸心遠孤吟声入蒼空長行雲日暮含清琬妾泪班々扇上詞妾恨綿々扇上絲輕塵鎖篋素月臨初寒掠幔清霜飛一時淒凉千載惜宛轉餘妍寄丹躬人間恩怨非獨心三詠綠衣空嘆息

雪夜

楼高夜深風撼扉酒醒雪落寒生衣空山万水凍雪合陸々蒼兕鳴声悲西隣吹笙宴豪家畫

燭摇空光爍々陽春入髓米猶酏玉壺催前東
古白閑門凍卧一長歌任渠盈尺無人過未安
高節世々有活陽暗尹今無多

送陳端符游盤山并寄友人

一尊三人同吟嘯風雨久請歌死在日別思已
盈聽天風北雁吹来書、中間我今何如別時
有詩寄君去書来何事新詩無君家有樓君望
遠山约我人游歲晚猿啼鶴舞迎長旅雲影界
[illegible]層疊巘山中酒熟梅花開何妨満引傾千杯
[illegible]歌响撼金華風白石叢、竹蒼苔山雨山飛
多詩木想見飄翻飛車来百年盤峰此客少諸
君意氣須傾倒

殺虎行

蘭溪太守令列昆廨虎有耳胡不聞夜深安尾
古道上日暮持犬荒城根風吹黃葉走白額獞
大一見惟踴躍亂刃交揮白雪濺双蹄思逆金
丸落後車詩送如獻俘留軒裂肉尘須臾長河
無破思堂赫里中三害今何如平生意氣多豪

點々砍矮衣馳疋馬一掃腥臊險穴空長歎慷
慨南山下

留別求叟廬

拈蒼石山列仙窟一洞寒雲扃白日黃精已办
空山粮青鞋欲躡出人迹荒城九月風雨多冗
坐空齋蕭瑟溪南木落少色黃千峰蒼々老秋
色明朝且訪闌明廬琴書四壁一事無蜀花滿
難酒滿壺幅巾短笻成𨁂圖插花傾酒歌何如
[illegible]風翻回送飛鴻脈長歌而望歸来乎

次韻冬夜吟

荒城虎號風色變雪殢天星沉不見起呼斗酒
拔劍舞壯空神光耀流電洪濤龜鼉翻東溟空
山石裂山鬼哭酒闌匣劍長太息怒氣衝冠巽
髮森風㧾泛々牲六合日月烱々懸丹心少年
遠氣浪自喜讀書無功不如已倩奴坐享鍾鼎
貴公等政堪滿壑死更長凍雪三尺深花膝高
歌茅屋座夜光横道驚睛目陽春抗吾掩涕耶
蒼天千尋地萬里嗚呼知己之士真難遇

題韓幹牧馬圖

開元內廐多名馬，妙手無双數曹霸，弟子韓幹筆意新，承恩亦向天𠃊畫。含毫拂練五雲動，旋向轉軸聲龍化，圍人臨閑控金轡，御鞍初卸收黃帕，豈草脫槽蹄不斷，飛花卷仗春停駕，西風四首征塵生，別棧青騾愁獨跨，趙公何從得此本，步武曾韓相上下，驪黃歸空四海眼，丹青妙績千年活，誰云此馬不復存，看取匣中光照夜

落花行

東風吹花，作園美人脉脉，凭閑干，贈投紅延遊舞鳳，故尋群，細家敘鶯，去年送別城南道，城南飛花映芳草，閑河万里人未歸，風雨一番春又老，捲愁無語，返空閨，撥釵攏鬢香依依，綠陰鎖窗蝶影斜，空枝帶月鵑声悲，青春不護，回游子，不願期美人，捲回長相思，恨身不似花能飛，花飛終恨沾塵泥，安能與花飛去陽關西

寄李坦之

逸人一出九嶺山，胡吳莫越無時閑，烟霞縹緲隔清夢，鳳誤修途傷朱顏，今年閉門敲江浒，簾藥高堂奉慈母，春深花落愁不知，多謝新篁向風雨，天涯獨鶴少儔侶，我時過君詩稀落，行空日暮孤雲飛，西望青山渺深去，山中之人不復回，松声咽水舍清哀，洛陽年少今亦老，漢廷循相誰憐才，人生未遇休嗟歎，浮榮無根易起忍，千年同此文章在，半夜高吟鬼神泣，相逢三月一字無，近來清思知如何

苦旱行三首

五月苦旱今未休，青空烈火燒新秋，雨師不仁龍失職，百鬼廟食蔻無謀，我欲箋天訴時事，只恐天公亦昏睡，蒼生性命呼可哀，風雷何日從天來

又

皇天不雨一百日，千丈空潭漸餘濕，連山出火楊葉黃，大野揚塵烈風赤，田家父子相對泣，枯禾一莖血一滴，中夜起坐忡石憂，雷霆萬萬里居

又

吳鄉白波田作湖，越鄉赤日淫潭拓，衾裯不換一斗米，細民食貧豢已無，連艘積庾射厚利，嗚呼此曹天不恤，聞道閩中米價賤，南望棲寒悲長途。

落葉行

山窗秋眠抱秋冷，四壁蟲聲中夜醒，天清忽雨忽萬點，月出枯柚紛婆影，開門颯颯悲故林，滿[illegible]亂葉擁楚岸，石澗流紅細泉咽，蘚徑掩碧綠苔，冷余高秋若誰聽，蕭瑟却憶江南遠遊客，楚天搖落白日高，万里扁舟落秋色，江南客未歸，山中葉亦稀，相思遠道寒樹下，有恨惆悵秋風吹，山空夜寒風衝微路，霜露沾人衣裳濕，秋乎殘雪飛。

春雨晚湖國

昔年曾看錢塘潮，龍山山下乘春濤，中流回首湖潏變，孤塔不動青崖高，雲昏水暗雨陣黑，雪噴雷搏潮頭白，浙江亭遠亂帆飛，兩無波眠可花溫宜江花，～現欲斷歸來十年，今復見浩蕩，東風滿晝雨淋漓，海氣飛人面，春深故園芳草生，悲哀遺恨何時平，重游千古惜未得，推篷欲寂寞含情。

殺虎行

潞州胡氏，至元間隨夫劉平徙二子戍棗陽，暮宿沙河，虎至，曳平去，胡氏挈虎足，呼七歲子取車上刀，逐殺虎，扶平奔棗陽堡，三日而死，棗陽趙侯上其事於復其役而旌其閭云

劉平夜宿沙河濱，猛虎曳出車中眾，妻奔前三兒取刀，殺虎扶歸棗陽城，虎雖已殺死，平亦不復生，婦人義勇為四海，朝家旌節垂千春，陽呼往成當軍，兵銜天落，尸從橫是時，不救虎口死，我人痛惜金紛紛，太平何衞非樂，主骨肉燈前夜相泣，獨君為取麒麟与鳳皇，傳我此圖書卷去。

寄黃晉卿

猗猗有客今奇才，椽章千丈翻風雷，讀書臥坐
廣文館，騎馬欲上黃金臺。石頭城邊訪遺跡，長
吟不拜公卿擲。故山叢桂吳君歸，十年被褐無
人識。我游東城誦佳句，風雨深春綠苔暮孤舟
落日竟空回。去歲來鴻不相過，文章語語借子
嗔。賞生滴去楊雄宅，一時豈作失意士，千載同
是非常人。相逢車蓋不用傾，與君異縣情已親。
下榻來送三輔去，日夜悵望東南雲。

追和坡翁松風亭梅花三首

老坡醉墮閩蠻村，賦詩無礙水雄魂。松風亭高
寒琴丶，羅浮山頭烟昏昏。朝雲已空頻外夢，陽
春自到江南園。園之人誰棲迴，不信當時盛多今
再溫。高歌起踏中夜見，不眠坐見空山曦崟崑。
萬里浪奇絕玉堂四首深君門。綠衣飛去梅樹
光，千載白鶴遺餘言。材居頗了且勿出，桐扃清
倒花前尊。
平生江南烟水村，梅花欲開先作魂。翠毯醉臥
花下雪，銀燭爛照林間谷。頻年早佩酒禁重，病
肺抱渴如文園。夜寒霜墮月滿屋，松風一曲山
翻溫。嗜花自灑清洞淚，吸景不待朝霞暾。舊游
俛仰未成夢，歲晏蕭條空閉門。故人萬里不得
見，新詩一笑誰堪言。水香花落春眠起，安得快
意傾吾尊。

又

佳人獨立空人村，天以與香來返魂。翔風侍竹
翠袖薄，凍雪拂地青雲昏。我居山中臥愁寂，十
年不醉西湖園。水晶月墮破殘夢，燈青火白淒
餘溫。明朝烟嶠三尺雪，亭亭玉樹迎初暾。冷光
逼似屋白空，清氣韵溢元芳門。北晴好趣誰共
領，對花寒坐忘言。我今覓句漫自苦，從古撞
杯傾金尊。

後苦罪竹

青宮晶晶，白色白，竟夕飄風颯枕，阪禾壁楊壓
東是蜀，千頃漲江上龜塘。前年一旱因未蘇，四
年三年見所齊荒村，十室歲八九，新人化作傭
中耘田，序布入稟弃宗妻子，存者今為奴空名，

脈飢不得实豆儒官粟私門餓民田无限何自
憐貧弱祇賴天公扶呼嗟畢竟耕桑及天道冥
漠知何如

答黄晉卿约遊金華三洞不果

百從金華遊寄我金華篇金華相望半百里嗟
我独往心往然憶秋九月天氣早夫容前峰四
路轉僧舍盡間水石新松声深竹女蹤伏落葉
裡者、白鹿鳴空山、空洞窟研半往青苔如
花猶如乳烏嵩霞屋蹄侍搆乳名近人欲飛舞
其條二洞更迥絕異獸蛛形洞出砂空窗忽透
中夜以飛岩長掛青天雨仙家樓觀何峥嵘去
松霞氣丹光機初平兵安期生相逢一笑便相
迎我生胡為墮世網回首白雲空系情

燕子行

清江朱楼相对開少年燕子双歸来東風吹高
社雨歇一日倏忽飛千回翻身却向烟中没掠
地復穿花底出花飛烟散江冥冥城郭參差酒
餅日無情遊子去不還短書寄枝秋風前絲箋

不卷春色所宜梁泥陷琵琶怯飛檣冉冉瀟湘
滾春盡天涯路漸隔一夜相思柳色深洼上楼
頭淚如雨

寄黄晉卿

故人別我今何遠書来尚作吳興客天目雲愁
百里陰太湖浪激三州白孤城渺莽雲很庭高
秋帳望川途隔周南太史經歲滯洛陽年少何
人憐似閒幕府招延君待律應須早致身蒼儒
白首遭兵馬游戲聊復鶯腐人客中得士誰肯
徐新詩滿幅來起予人生可樂在知己来心不
为食者魚耳楓葉赤照野水飛帆萃蓋何時徐
令我孤吟五湖勝閑门掩莫秋風裡

次韻苦寒行

江雲味黄昏日淡若寒欲樂清旋那俟算冰脫
燈起玉雞春風高遏飛過陽春却在玉堂家使
坐不愁坊娛深捧醽艷眼送一曲閑開下肅真
百和君莫笑前詩為清、破屋單衾空隨陽耻
寒南征鴻漢詩來要州雪中至今千載書清風

梅枝棲枝歌

棲子千歲枯梅枝，鐵骨疏瘦苔爲衣，不雷花萼混凡木，幽榭觀劉含天梯，巖陵主人欣得之，類扶笑倚長相溫清，餘冬樹雪月艷闌，清夏林烟雨姿千峰万壑同，木殊飄然今從遊何處，二將形影共歲寒，杳向風塵中捷步，雖隔花開春正繁，安得棲來同嬉叔，手招仙人喚綠鳳，側身飛去青雲闕

和李坦之 九鎖山聞簫

青山九鎖多飛樓，仙人吹簫樓上頭，洞中鳳舞花冪冪，潭上龍聽雲悠悠，曲成三弄秋未已，夜深月出開獨倚，風聲流向滿千巖，長松忽聞悲風起，一從之子離故山，夢憶嫋嫋空濛間，錢唐道士紫玉崖，情復聽之開心顏，斯人思古更清息，回首山中亦別鶴，憐君獨寄向江城，青楓望斷天霜如，知音之士不可忘，感時插手成永傷，莫怪吾輩向常徠，愁來聞笛賦山陽

墨竹行贈元生

汴州太守，天下無，墨竹一幅千金俱當，今李已得其法，聲價絕代傾鴻都，元郎眉宇清如水，早年學筆仍相似，靜臨真態燈月下，獨玩天機風雨裡，瀟湘千畝春林深，清湘一片秋雲陰，引筆數揮只尺遠，幣古鬱，然人心，東城重來春欲莫，寫遍人家屏與素，墨痕醉袖雨淋漓，蹀躞馬蹄花滿路，古來奇士非畫師，鐵幹不受塵埃羈，胸懷成竹手工知，根源一，葉與枝，我才愛竹志難飢，歸來城南待筍蒸，當當万個意已足，安得與子同幽期，風吹落日翠袖遠，高歌把卷長相思

桐廬夜泊

合江亭前秋水清，歸人野市夜餘聲，燈光隱見隔林薄，露宿閑露青熒熒，樓臺斷續燈斷遠，何處吹簫秋未斷，淒風涼葉下高桐，半夜仙人來絕獻，江罪山氣生白烟，忽如飛雨栖棲船，倚蓬獨立久來眠，靜看水月搖清圓

山樓秋望圖

荒崖蒼蒼、映高林、缺飛樓秋色露、樓中有客
獨凭隄溪上何人却歸去、風埃低雲傷我神、攜
爾乃得尋其閑情寄懷眷意未已一夜夢過江
南山

飛來峰

何年靈鷲西飛來平地湧出青瑤堆危根盤結
樹奇古不著寸土天所栽上有長藤走寒崖下
有積葉枯枯苔懸崖琢鑿危崖覆嵌竇工出宮
闥風山根出泉行未遠細響激激隨傍迴流風
忽起林影亂秋日欲落猿聲哀我來臨流一罷
足試歷窈穴窮搜覓胡為列佛棄殿思高下斲
鑿依岩限當年時人癖靈越恐勢方位准敲樣
形嫷朝夷峙堊塔魚降冥出颼寒厭可憐卷石
亦當危舊觀一夫何由回人間好山似多數爾
曾錯揚彌九垓人逼冥冥幻光崖更修金碧湔
瓔瑰惟塵霾傷再開閉始得一洗還識揆千古
山水其不憐之擬將庸俗細宜亭生對懵嘆
息出山始覺心怨哉

墻西梅花

墻西古梅側欹側一半花開出宮道傍過者
爭往見美羨折攀枝矜媚好幽姿詎肯隨俗態高
節何如委凡塵心非真契漫相逢計失深藏難
自保何如宝山荒澗底千年古柽無人到寒香
不道煩蝶知落英惟有春風掃會當移植遂爾
性不用長吟對枯槁

梵隱畫番王獻佛圖

如來宴息雙跏趺碧梅滿座紅蓮敷身如陷雲
與枯枝一意先有寡相條不知何因被服殊俊
耳卷髮黄乳滑蛟瓏巨鬣元俊驄金盤五色摩
尼珠碎璨攢
貢陳匣匣拱手恒主親和愉且明神心摩情超
妙然常布一情夫乃我執論非空無見之不覺
借勸眾群酬眾喋請來思作詩三嘆還君圖

題趙子雲壁振衣二亭二首

誰訪山北庄光書中金屑白雪莫玉烟下出
翠屏裂岩涵忽湧銀濤出主人一見凝似恍收

攙奇現峰十摺，仰為無天作飛雨，俯視盡形造
情瀫卷舒萬變真性，狂靜不測神机作思出
妙處當自領，豈但卜筮詩經云。武昌寺臺一十
万，請家經營無形聲，青衫不受塵土沉吉貧懶
有山林情，座間翳林老，河山健筆一落爭峰嶸
旧胎俛仰二十載，卸驂王馬東州，城卷中髣此
千仞壁，使我想見精神寓

右雲壁

人間埃壒作茫茫，染衣將淄昧目黃，誰知深士
本無污，有如濁水涵月光。武昌參軍來揚劇，宣
贄服訴環舊椅，几幣漳由附斜日，瘦馬渴汗如
流。暑冰濯濁只尺有無點，白雲翠壁搖清浪，花海
五上手留斷，振衣長嘯天風涼，俯視拔之塵坎
聚仰見蹤跡，孤鴻飄神怡体恬，心自適，便欲起
忽談八荒，屋平生情当時矣，騰諾千載，道茶芳
羨居，投俗古來少，洗濯餘事改文章，飛霞之佩
高桐穉餘子，滅跋誰能習，

右振衣

和申屠子迪春暮田家即事

長河無際浮空冥，一鴻可溉千村青，禾苗蔽
日不見土，下有蛙水鳴泠泠，白魚肥美新酒
熟，飲食得來老陵丁，四貫光聲將數息，中夜
甘寢何曾醒，我來往此良自慶，公餘但欲深
閉戶，歸耕未成沽狗祿，飲流不恨無輕艇

衍河道中

雪穿隱空如刺，媒疾風忽雨相隨來，我舟中
流四無際，為恨拍舞聲喧逐冥冥，不復辨共
人觸樹乃始知湾隈，被蓬淋漓泥被衣，想唐
為我滿塵埃，莫投村店雨不已，土床漏屋生
莓苔，跳蛙鳴蚓入我座，四壁聚蚊殷雷，十
宵不眠坐達曙，嗟豈有意於肆細，好移船繞
星火急，深水洞決隄防，斷河渠係者峽背責，
奈何天意方為災，貢藥土非所深，誠謂覺
仰明前孔

孫孝子

孫邵新城孫孝子，趙家楊曹寓百里，無病去

官如脱屣鄙営場，剖進不赴。詩奇荃荒芦且正，剩冷莫、烟旧寄皆。著書終身守松梓嫣、旅娌寡嫂孀劉座摩之寄傳也。諸公之行亦无比，飛書上闡，掃厥美華表煌、若干祀礼瑯世季浇風。靡被衆内食悱冇耻，涸背畏赦請那咒弄表忘哀丞從仕，我深媿之。人所談誦公之事，尤卓傳秉𢇁与天至终始。皇化清明叔者理，公今作宦在风化頒令闡佇歸一洗四海浮之偷丕矩。

追和吳玉大寄韵

吾年已丙人追門，只尺軟語勤相温感居然意深到骨，旧落声致，不得吞聲心苦，别又五載日月敺，忽如跳奔。一官恨走千里外，長淮巨澤波澤、、簿舟循檥逐雁鶩，蜀士吞婦驅枝龜，老視同来竟舍吾我，足稍禁思猶寄，安知一瓢奇禍作，悔不早計，回首穢少本隣領翦戮士、扶抗翻[illegible]仍寨鍵，和今憂忠蛙逝清淡

但欲遠出，忽剩落京華，旅往居家厚，匡中手録今枕存，雪白魚炕，每共窗泥塗，乾雪更相搖、者春忍作條，偶别掃衣便捐出攀，九仲斜日重回首，御傳新柳番周坦，霜蹄驛獭来游失天路，每賜淮殷勤索居，先人思轉劇，替了莫吐胸中言。仙華絶頂有奇觀，下眺海日扶桑，脇控剡溪予王女，逃把兩逞歸粤客，現著書華室，何歲晚与君霞帔同高擬，丈夫最達定足論，要以不朽垂乾坤。

粤中謁湘粤父

雪中簡吳玉方

北風吹衣馬遠鞭，周鄉注来津渡，登歛亭相看家不獸，今胡蕭陣々雲層，歸来静听打窓雪，松竹细摧寒灰騰，故園梅花入我夢，淮遠鐘鼓催晨，與君家澤、、百間屋，陳守安、、追辰凝。吾年之客哀馮陵，美人狎坐酒如風，今年之客貧如傳，名梲滿雷蘿盃冰，人生役此合自適，阴君淮受当淮懷，亡愁感畏令我狮

吳禮部文集卷之四終

吳禮部文集卷之五

古詩

寄張師夔求畫

我於山水宿好歟早年畫亦窺其藩却觀作者
還自愧一朝棄去無留痕張君妙悟有天趣不
待師授知根源宦游浮浮得佳勝目力所至氣
已吞烟雲蒼蒼瀟湘浦樹石慘淡江南村漁梁
茅屋帶林薄點綴清妍雜異論究陵識中數相
過襍遝篠叢方填門謂予雖愛不見索寧有孫
求持璵璠君不見班公一筆新畫畫王宰不受
促迫煩古來奇士多異俗所以千載名長存吾
言如斯亦非激君諾也定應無諼

舟行得風

江勝印鼻濆沓波秋來江風西北多擊帆鼓蓬
疾於電銀屋怒擁高嵯峨江南江北青山色著
意相看忽如失我行亦速亦何害人生所快寧
多得賈人舟子勿嘯呼野有無注耕田夫三月
不雨田水枯

過池陽遊齊山洞

識南飛橋跨清溪度橋並隄千丈堤、旁水尺翠微出繫馬道傍尋杖藜峽、石骨不見土一色斷削青玻瓈怪岩奇怪係左石絕頂俯瞰長江憶當時登高插菊處至今勝日爭攀躋崔亭已頹斷碣仆爾片滿池寒螢悽杜郎風流今何處祇有茲山仍號齊其間一洞景更絕嘗子曾遊知旧溪踰岡涉巘數里陰路斷忽復迷東西石芒鉤衣藤罥帽荒榛叢篠交冥迷逞呼野人問不識下趨却躡洞邊蹊前瞻在處似彷彿與僕不惜重攀躋徑穿窈窕詩窮穴俛首匍匐勝柱膝日光忽滿天宇小所見豁爾如醯雞流想垂蓋住高房旁入諸曲房與閨對著二碑叉氏種欲讀奈此苔蘚泥斯人好事世亦少挽置仰視蓬無梯惟問名字手摩挲後來遊者就題稽洞中風生滿幅亂日晏雷氣寒凄、追尋林麓出山下虎嘯鹿、皆新蹄僕夫驚畏行除逸歸來追憶猶神悽平生好奇已成癖世途艮僕思岩拓模碑本寄印佃讀我詩仍欲煩鐫題

錢舜舉摹李伯時畫鳳頭驄圖

汴都五馬來西域當時總入龍眠筆錢郎摹得鳳頭驄想見厚中更殊特大宛渥洼疑龍種開元四廄森天骨超然意氣欲爭雄直比來儀稱瑞物宋人兵力非漢唐裕陵開邊往援鬼章戎禽修貢廟于闐致職俑來玉吁嗟元祐乃致此信是當國謀謨良諸賢一去寧復得此馬不在吾何傷

赤松山圖

昔者曾踏山中路、、入秋涼止春莫落花紛而東風來飛觀遺石流泉去拂衣起隨解道士旁指皇居牧羊處山空石化牛羊、、祇有叢祠映高樹神仙之蹤多飛樓銅林對卧枝上頭杉户洞深兩崖寒冷夜琴笙不留休下年身陷黃塵底今喜歸來山尺咫間開眼中赤霞起万峰千峰翠相倚寄書約我同心子再買青鞋從此始

紅寺了張子長詞跋

挹翠軒為豐州胥子素作

廣文官舍青山圍，青如不受人指麾。使君胸中有峭奇，不揮揮筆坐致之。靄烟落几送秋色，岩樹排闥呈春姿。清英之氣不盈掬，淨洗塵土仍光飢紛。倚席肩吾兒童比，今揮秫餘談一朝為兒發光彩，寧復打頭嫌屋卑。使君退食常看眠，岸幘並坐同衿期。琴清茗冷半醉後，雲子鳥送微吟詩。野人未窺門外径，一咲倘許相追隨。

紫桑晚色圖

先生早賦歸來篇，紫桑中唐依園田。重華坟遠泪遊泉，聊復以酒陶其天。野人田夫相周旋，偶失姓字寧非賢。清晨柳門來翩翩，手中有琴無負肩。更進觴酌雜亂言，醉即麾予我欲眠。氣韵太古羲皇前，禰此自是無千年。匡廬影落晴江邊，故墟老木凄荒烟。我嘗過之心惆然，是圖物色誰寫傳。碩起九原從執鞭。

為桑圖

詩圖十本無与魚，就中寫出豳風圖。忠臣方寸寓物色，欲使目擊知艱虞。公宮親為古遺制，手拇膏、看風庀四海，枝條雨露恭万宇。机杼弄千世，誰知後有歌舞荒，裁雲剪風金埒歲輸下孔一日費，紅女夜注寒無襦。畫師此意誰能識，不寫尋常奇麗暨數葉婦，即諫書品目人間書第一。

仙壇秋月圖

宮扇馬遠畫，宋寧宗后楊氏題詩自稱楊妹子

宮中美人秋思多，夜揉明月追仙娥。畫闌桂樹倚婆娑，碧落天壇飛珮珂。畫師不解西風夢，筆端便有華陽洞。更將妙畫寫清詞，軽扇君王心已動。炎精季業堪嗟嗟，到尔妖辰傾其家。甲生道揣到濟讀，鄞中丞相真奸邪。吳宮一掃荒烟冷，舊事凄涼復誰省。百年永鑒不可忘，付与人間看扇影。

元詩　人道中秋明月好，欲邀同賞意如何。華陽洞裡仙壇上，今夜清光此處多。此白樂天作

五月一日即事

里雲滿洞如顏山、白雨注地声淙、、頃臾雲散
雨止歇斜陽著高林間、、泥、、方濃綠影美
微風自相觸新蟬忽作去年鳴使我悽然感心
曲

廬山壽真觀

縣西倚江勢崇嶸閎構得此高作障廬山擁盻
據東流道家撑觀森南向重華遺迹室在焉但
俗相傳逸汪洪貴冠冗更綠礼浴客居早栖禽
帝儀三池人言有靈物禱祭累々響應我為
早請不敢語云更夠躬修俛仰煩冷畏景方雨
劇臨下憑高聊一暢隔山遥認舒州山隱々孤
城拍烟浪

七月十八日出郡外旅昭律沿道觀野食
松葉書於成而賦

縣南縣北幾百里沿道蒼松半枯死蠹剝無數
枝上髭食盡青々成蟊子雪霜不朽千年廊稚
敗一朝天所使殘摧碎々也抗張流膏滴々注
未止植今林垫少光色敗似蠅鯨因援蟻工人
云欲實早飛昔歲逢之早無比炎風烈日勢轉
虐更況飛蝗西北起救災無策空自嗟誰能為
挽天河洗

謝張親官惠山水圖

昔往九華過清溪迷向香山蒼翠微歸来卻睹
公阿書苦境恍惚心神飛一官復忝府下邑心
苦敗將遺年欲清游高哦奪遂息道看數含往
依々長月語不江海客相逢望此荒山圖手揮
東絹兩巨幅親自持送知我非異林枯木帶雪
色春紅遠浪揉烟霧桂之皇壁溪相対想見盤
礴深天机踟躕輕舟數来往應識吾水亭前砂
楼憂乘興為一寫重与此郡增光輝高紅奇獻
著案急白頭落々知音稀留中舊珂破未減向
但留受序餘殘金寺幽人念我嘆息感安何
當歸

李溉之賦廬山雪夜旧送高德符一首

王郎孤撑劍漢宇調仙醉石果石丹何如彭蠡

雪月舟前望匡廬中夜裝松林灯火深遠、、僧
窓澗邊寒颸、、李公之詩高於畫謂是奇絶乎
生造乾坤清明浩元際俗子塵衿那得但詩畫
同成一段奇彼此天机自深契翻人好畫復好
詩仙舟可望不可追御門昔別二十載展卷動
我長相思卧遊八極誰能羈月天雪夜如見之
至正壬酉方秀才作雪卧八極賦

池陽紀事

至元四年十月冬池府承命而馬臨惟池學康
秉驄憲十年七八歸橐雄尔行揚數語盡公枝官
道偕俱慘康惟有婉捷心願同肯池屬邑最近
御筆舟此去宜先從人會厚邑張其鎮青歲行
者人馬傳契香再拜先聖宮顧依皇雪保撒影
沙頭一帶臨大江上有牧池連元我悍季夜伏
芦葦叢棲行不侵循舊封伏者引去元留除官
湖周遭十里通牧家根據居其中良田美稼供
蝦蟹接圃話實辭皆家歸途却遠山之東不屋
實生婦女藉前遮竹與花其松白涎四生相奇
沖忽稱一夫擇且貪翅若事有衆所攻極堅究
轉急毒西正之不可移柳、、為陳法理闡其驗
稍復散去實牧遂去来王官昝家常戶取鼎革
酒吏空我今有志雖不充念之為情徒滿谷明
朝渡出新河聚湖江未遠勝顛風排磯起警如
擅舂倉皇未及往摧遂拖橋個例限滿窓已分
杖賓歸魚飯一舟力勝百指工正帆近岸離奇
森風舟神色方怡敵此行不謂有此逢弄人每
倚天為崇天亦惜我何驚、、書生昧事真愚惷
犹欲匡別見寸功徹官已及三年終歸歟、、
遙軒陽

潘燕成鄭北山二手帖

潘之挺之玄雪仍鄭子嫱之當道懸行排老伶
竟死終乎生大節特先同貫先他人筆畫工兩
公驰比得所謀再拜稽首朵粹恭焉然百世犹
清風

代東吳子房投案
時為福建副官

祖君作畫功有偏，誰甘不渡橫野水，天工亦有
氣同空，人間莫羨黃安子，牙籤書畫光燭天，不
知更占幾万籤，主真天遁易約束，且放蓮葉浮
空仙。

李龍眠飛騎習射圖

龍眠手帖言元豐初點檢南宮試卷畢
須集英殿門處奏進試因得至衛士
班見飛騎習射挽強揚枝戲將乘興將
筆寫得今追圖大槩云

東都全盛稱元豐，天子慷慨思奇功，蒐兵閱馬
振百度，坐欲折箠笞羌戎，羽林衛士天下選，內
廐汗血皆飛龍，射鵰穿柳雜戲劇，移置行陣寧
非雄，從臣絕藝龍眠翁，曾從侍仗明光宮，研鑿
飛騄親眼見，十年落筆逾精工，君不見閻元天
寶馬蕃廡畫手，亦有曹韓同小平，涵青賴休澤
人各物今真奇逢，好頭赤玉花驄，轉首一笑浮
雲空，盛衰反覆古今夢，空譯死衝吹秋風，紛更
復復竟何益，福啟大梁塵再蒙，披圖考古三嘆

息我思聖人憂日中。

秋山樓觀圖

柳道傳常博以荊浩所作巨幅縮成小
卷

恭甫先生客燕都，假閱三館之圖書，秋山樓觀
忽到眼，印章猶是宣和儲，當年絕藝洪谷子，身
在太行秋色裡，万里雲飛木落時，退寫牙闌半
空起，先生恢廓山水胸，分畫史雜考工，倡窮
得意微妙處，自出変態經營中，蘭亭易用燈展
影，拜人乃以縮畫容，莫言尺素非巨幅，形骸雖
異精神同，京塵歸來二十載，篋中玉氣騰精虹，
一丘一壑金華下，以道卷舒無愧者，淡然誰識
先生心，許我閑來時看畫。

紅玉杯為陳雲嶠太祝賦

吳人探玉河源水，夜候霞光盡空起，得歸万里
售中州，琢刻為杯世无比，截肪栗色非不奇，雖
然通赤希見之，延閣下置爭注目，誰復更稱黃
金卮，小體新璧真珠涌，掌向桃花、下唼但餘

落日爭光揮未許妖姬比顏色、主人今代陳孟公、閉門留客酒不空、千金之裘五花馬不惜買醉酬春風、公虞家世多珍物輕寶幽懷存故笏筆、虛舞羅紋閣時、丁整深藏莫刊訣

送達天山之江浙檢校

君家世翔漢未住嚴陵州、嚴陵擬蘭溪一水清徑、、一水中間不相識、數千里共、京華遊今晨通門索詩句、却挂雪帆向南去、葉林秋府歷已周、當坐錢唐省中暮、省署官清秩更優白檀請曹替玑務曾中書傳令得試、况乃年華未遲暮西湖春水生綠波、嚴陵起人先往遊迎客、俱來共且歌、叢髯老生雙鬢皤手不停披口吟哦兄切祖恩遭訊河、郡門見柳御思多、送君行兮將奈何、

三月丁卯日張仲舉趙伯范吳伯尚王元肅同遊西山玉泉遂至香山、

肅清門外春少青、背城曼衍趨郊坰西山曉晴如畫翠、高下不斷如連屏道傍巨家烏鳥還寒食野苔道隨勝清深路扶雲泥石護控度馬仍於綠行、山近寺妹見半空碧瓦浮晶熒光、朝堂構天下魁千門万户儼宮庭寺前对峙兩飛閣金铺射日開朱櫺、截流累石作平池俯瞰雁陰相縈繞平臺當前白玉座刻镂精巧多殊形庸時御舟此遊來清蹕妙雲画舫所沿徙万柳著新綠、未見蒲萄珠烟江見飛猿下趙海宝鷗傍我清思浚滄溟遊觀兩、博款趣上有寸子碑婢妹王僧泥法語高座擂鐘擊鼓聲發塵欣然肅容道周歷顧縣仍妒何押臾後園小殿野花木綠陽香陰扰深石坐臨古文誤疊、伊蒲清供分餘餘出門暗風撲人面、前趨復歷覩与候泉乾土功少歇少林有廣塔高亭、香山蘭若金源旧、猶餘大定殘碑銘、長杉老檜見未有、澗水遠屋鳴清冷、板危陟峻劇崎嶇、却下远走誰能使朋剪列坐杏花底侍觴受此香雪寒日規漸隱半峰側酒行不盡杯玉拼衆賓未醉有餘興

惟我邦餘嗟稠縣疾驅信馬路已熟逗見横堞
塵異、歸來門巷未深黑春宵點點明殘星廣
文官況復于水窮後聚散如浮萍玉泉頗恨不
少住客意更覺同揭舲明朝清滸望夢境誰書
印塵視陰廉、

題張仲舉為御人作西原隱居記後

張子風有山林趣為愛西原隱居廬桂杖寄寓
記者道結屋臨溪約同往園風詩裡無十畝太
旦書中寄千樹故御樂土不可忘一笑歸來未
逢嘉

陳敬授楮煙寫紙

吉亭之夏識生熏楮除分道療如風寫紙從爭
心稍榮調選結力休蘇癥焚香稱神、與道煙
自相食一夕窗大書耽帛雖歸馬兒童以老爭
言功我聞問元相逃豪按稽古法界次次目前
陰惡爭塵爾諸字乃在其、中當今明良布德澤
四錢米斗何難同近聞道種時生地、居道賓楮
无如之

分題賦餘字居送王敬道僉事之河東

青亭好誦餘官文若叔姜注徑紛紜細推窮鑄
廉斷句訖君繳日閱霜降姬周文訖西漢絕八
代安康如闢奇、韓門義、詣詩聞、兩馬駒出塵
與殺聲牙詰曲漫自喜豈比盤語妙理源要敍
月餘志群化仙說奇陰歸雄漢南陽道編畫宋
蘇東雍攻剔偏完存、精華秀發絕塵論定但鬼
眼并時翻高才注、或陳出六有絕削全不煩
後來摹擬風臭下稍以輕勝較舌根平生未識
守理厭正思謬流尋討論、中朝御史出持節按
學歷、咨周曼者風訪古亦延賊方我一子殘
北園稍視高下弒感植虎豹西南何處門闕墉
紛佛陘北磬望月想像渠東寓甲寺池亦渠子
未、遂同近聞復原宴送眉旅鍾鼓樂臺花朱
閣井縣荒基歷遠鹿莫群祗見古流就入淤鍊
心稍冒良亦善臨風三醉拾其魂先生郭魯文
雅馴玉堂潤色言如綸咸池大章已高蔡所述
已諭先下陳漢于宿有好古辨莫吳墨淺痕猶

神、事詢故實補遺闕以自娛悦貽童孫、

百魚圖

小魚戲、、同儕嬉摩肩出没相追隨鱓乃掉尾
般其後氣滄変化非凡姿水漾蘋藻相因依嗟
魚之樂魚自知画師點綴百態具問尔當日何
田疇大放舟網係如織罟市何曾持盈只有生
長把竭澤憂相戒緩圖过河注江湖新水春柏
天、安得魚我俱態然闔道君王闕重謂頻繼周
頌多魚篇、

三月廿三日南城紀游分詩朝字

蕞蕞老生双鬢凋長年扶策陪吟遨春光忽盡
餘一日、休暇幸此同揚鑣南城路曲不知數往
、遍遊傳金遼頹垣廢巷多委曲高门大館何
寂寥旧時宮闕向南除偏廊千步庭迢、、豈宜
門頭楊柳色、慓悍突兀留双橋、人家漸錦野景
曠渺廻綠水低平橋牡丹藝植此最盛時連畎
接相縈繞望琮數里地如綉千本万本爭嬌嬈
深紅淺白態各異黄紫不數魏与姚洛陽風土
況前代却視幽異倫蕭條天邦王氣鍾地脉坐
受此面摩花朝徐熙趙昌死不見安得對此圖
生描水邀小亭容可數置酒折花析見格霞舒
雲卷照四壁時有落葉来叔、、僕談文字送觴
啟間以嘲謔更喧嘩雲陰慘淡雨欲落林悲日
莫歸途遙須臾點乱少無數白楊樹遠声蕭、
水淋衣裳泥蹊滑奏走千里趂城進同遊莫悲
欢事俱天意欲活田間苗穗綴金鱗庚舒日暖
、、天宇間微霄向手仰根不少往過門下馬何
相遊人生会合豈常得況有師長聯肩僚病叟
不飲很自苦歸来燕誤誰能說故園桃李夢飛
到錦鉦驚喚催明朝

分韻賦二絕供張園送王善父司業致仕

、歸

長安城東门雜逕送客車、、數百兩高盖陰
草探西都明主優賢日東海老臣辞任初一家
父子信奇事況乃同時还里閭傳車下馬生張
次驂牲行酒聯騎繇當時送者亦可景惜我名

学元人書黄塵漫〻長安路疾足高才逐肥馬
祖見人覓公卿來不見人送公卿去朝不載東
軏佛歎難衷何如白首樂放廬趣買黃金日供
具賢孔踪大夫此事從古先後來復有楊司業
昌黎孫是斯人徒公以官与楊公比一旦歸江
六相似高節清風盡於斯嗟取良工繪畫圖共
仰修名照青史

分題賦三高祠送馮公屬參政之江浙省

閣芙平策倘徉吳門成歸家浮五湖洛陽僊客
思蓴鱸秋風桂冠不少酒甫里先生似居洛日
祿祀看元尼麻三人世異出處殊高就一節同
是今兩元吳江之水通具區香吐千丈僧寺祇
烟波冥〻七十二峰碧想見精爽不死來往就
倚蒲明月鎮行中書諸往祠下斂容趨往來其
間豈不可報国未敢辭馳驅福星夜照東南隅
願坪顧見蒼生蘇時清无事不酒遊他年畫取
歸去扁舟圖

題趙氏淂母詩卷

安福趙伯琛逢原請康之亂失母所在
日夜通派號觀冥報後從峰變川道中
過有虎因小憩塗兩飯者言以母在瀘
南遂尋訪以歸

朱公刺血書咒唄趙君施食邀髯佩人言二氏
力有神百里歸來母同載嗟孔彼教猶是晏皇
識本真天性大感通祖在五孝為此道明〻母
訣娠

九月廿三日城外紀遊

初秋暇日休務歟五門城外觀新河斗門洪水
已數日浸漫〻无餘波從横嫩鑿引別派隨
官暫往枕揮河循堤側足惧跌愈驚見崩坼當
盤渦攸播周市不復識祗有積土高坡限城南
廉〻度阡陌跡柳掩映連祐荷清臺突兀出天
界金光耀日如新應珠衢道裂其的衆環倚
植森交阿佃書深刻皇祐字規者嘆息爭摩挲
司天晋重事不毀回首荊棘悲銅駝長春宮花
最宏麗飛樓湧殿凌層城茗竹矢婚百歲物復

有但蓋低頭姿平生未聞百一幅樂石經置周
虞河金源中葉盛文物玉堂學士銷鳴珂雲樓
昏暑作薄飾欲與唐音爭崢嶸至今摹搨傳好
事通士却換人間褐仙杯珠紫巨枇杷御畫雲
鶴韻宣和不知何處有此本偶尔結實良非他
瑶池漢殿語經昧遂使世俗犹傳訛尋幽訪古
意未已起視落日歸禽多却越林亭憩清絶盆
蒻采、黃金粟璧犛研雪新醒碧對此不樂將
如何京華同壚百穀舞飾鶼翠相迎嬌娥儒冠
已受俗子笑況復襄客雙鬢𥈞下惟閑閑來跡
少、蘼蕪不百庚門過清游良友事追逐未忍過
樽尋漁裳今朝不飲心已醉喫看坐客茶顔醺
鳳城手掩歸路暝爭道擊轂如飛核九衢其滿
漲塵霧漸見灯火稀星羅作詩寫實不可復岂
上巳後試撒戲

北山行爲方書又作

岩、仙華峰下有詩人家左擔倚蒼之首土右
枕近平之翦客一時山水微張此文章仰君方
水歲清且閑日揚几杖隨追攀至今倡和犹在
耳隱、澗水打風聞衣冠雲散迹如掃白髮吾
肩君亦老高門長鋏不可彈邑而結屋黃生少
飛鴻印雪無元播北村之名不忘欲時、矯首
寄山路朝吟莫諷生酒新歡充炊米妻挈眞祗
有青山不厭人

憶去年

去年生
神京兩向官河路時當二月三月交杏花梨花
正無數丹霞紅雪幾里白日青天映高檣舟
行夾岸看不斷竟日犹疑仍故處可憐春色值
人愁血淚沾衿不能賦今年家病劇愁、春華
度一枝不到眼、、添愁倦卧听寒日雨三日
想見離披委塵土山壁野橋渡幾何向來奇觀
真難遇我非世上豪華輩對花酣酒娛歡鍾祗
恨家無千頃地、盡栽万樹開白紅佳時月健無
一事更有好友來相從微吟百匝遶花下滿懷
洪蕩長春風

吳禮部文集五卷

吳禮部文集卷之六

律詩五言

送友人

秋風吹古道木葉墮征衣明月今宵缺孤雲何處飛關山行路急文字賞音稀莫待相思斷天寒早賦歸

和陳論升二

高谷伴佃獸酒思淨塵棱舟大插金井花香拂玉琴滄洲風月滿紫閣霧雨深鴻鵠陞平地誰知萬里心

又

白雲燕薊北悵望兩分襟夏帆層生扇雨音思滿琴青天孤鳥沒落日大江深閣欲飛車去高歌激壯心

和李得之

丹房天柱陰客棹越江潯鶴起山中去龍聽石上吟天光澄碧眼秋思玲瓏琴一曲歸來調風飛上滿衿

送孫說官
名山宦游客長廊水雲遙百貫日中市千艘海
上潮民淳輸課集仙近賦詩攜後夜歸舟隱西
湖何處棲
悼虞士槐詞二首
識荆已久
墨衛西湖上詩藉詩寺中安知虞士脉竟老湖
陽家無荊風稻追金張索雷堂骨歸現漠之故
園野花紅
又
風雨前朝夢關河百里身白衣終晚歲冉冉樂
餘春令子天涯客長懷闕下人存亡兩悲他回
首一傷神
和友人二首
吳越饑荒索何御可定居乾坤有此戚州里負
寬書赤子魂如寄將軍腹未虛有才時不展感
慨欲何如
又
俗徒不可語之子况離居江上又若山中先
素書烏鳥春樹綠花殘酒尊虛相見應相問心
情百不如
哀陳瑞叔
跌宕三千首淋漓一百杯兮庚驚滿座有客慕
理財書 忽報換燒舟白鶴來斯人不復見揮
淚惜多才
次韵林初心先輩二首
太史淳周而醒儒亦廣川功名歎白髮風雨送
流年故園 裡滄洲夢迢平生心似鐵相
對冒淒然
又
倦客無人問逢人孫自嗟孤舟在江漢老夢繞
京華聽雨閑錐燈看雲短情錢周宵者已定莫
向王庾家
春日雜詠四首
二月忽將半一春能幾時寒隨鴻雁別雨趁杏
花期江水碧于酒山雲白似炊登樓思無限孤

客在天涯

又

雷雨連三月、溪山擁万花、晴呼禽砰々、風舞燕
斜々、野生知春意、幽栖感歲華、恒花犹可薦、
落任生涯

又

挖電時聞落、驚雷夜轉多、摧花々太甚、裂樹欲
如何、事不関閑夢、犹虞廢舊歌、明朝好風日、一
解奚春波

又

閑士偏怜日、貪身不受風、柴門花片落、藤架鳥
声新、寂寞清千慮、妍華並一塵、未嫌还注少、應
是不摩人

和元生患韵 二首

香色渾無定、清才映謝运、合須乘駟馬、莫羨拜
双星、村竹人俱瘦、看山眼独清、浸即宜諧憶、烟
雨澥寒灯、

又

春遊有風伯、何處怪幽棕、落葉江辺寺、飛泉石
上松、飄蕭怜野鶴、更咽咲秋蛩、且共談文学、座
談偶几重、

春日二首

雪盡潘如洗、江清碧色勝、春声喧候鳥、野色亂
風條、和日曄々、淨遊絲々、遲意行何許、反住
興酒令朝

又

凍谷鴻誰煖、春現咲我方、閉門春寂々、閲鏡感
堂々、若少仍无主、帰鴻只戀鄉、東風不世俗、頻
到讀書牀

六月二日市西避水 三首

白眼風前闊、青眸眼底无、騎危争上座、取快欲
乘槎、六月衣犹天、千山氣不蒸、安流終有日、鼓
棹任天黑、

又

雨久知天漏、溪狂李海漲、驚呼聞坏屋、棲走見
孩舟、堵井誰為快、乾坤寺是罪、独怜如寄客、漂

泊幾時休、

又

二十年前夢、寄知復此來深痕挽斷壁、斂他已
業空悲憂今適劇、風瀰遊不回江声中夜急流
萬有餘春

宿龍華寺

河口龍華寺秋風驛外航雁声連石、幻影水
中央日里仍跟歲公移同華落光心共借流處
倘浸待徑

二月十七日寒食同胡子仁出城至廣教
寺登懷素

寒食逢休暇、遊尋善不遠山中懷素寺、陌上踏
花歸漢況隨流水餘情付落暉、他年記良會、回
首重依、

送張教諭之分水

騎馬青山縣彈冠綠髮年小海文學掾印工孝
康虹淵工酒任術行人笠塵錢相期振遠業究
水政多賢

送人北歸

孩揖南州客依光北府居起拜從事辟歸清古
人書莫而江雲滿春風作柳珠他年有來雁毋
惜問何如

送王仲言升察院書

聖皇新下詔風化肅厚囿江石循ヽ選臺中得
望郎功名三尺法意氣九秋霜勉昌多知己報
無重激昂

又

依冕滋家郡稚好孝漢銘真才堅百煉正色靜
厚驗臺府闻新辟參軍悦下察深知不論不相
望來應速

出蕪湖江口 七月二十四日

江風淡秋曉佛佯桶無顏黃葉下高樹、白波吹
亂山清滋仍覺勝久往特知閑田首究陵遷依
依更欲還

寒食

寒食倆逢雨貧家不識春、雨華閑深屋書毋稚

閑身忽忽話華老詫、世事斷平生紙自養不
興酒杯親

和孔田道御史留題韵二首

旌旗趋樹海、斧鉞下天関甘雨洗四野清風生
万山花采公餘錄中長縣庭幽墨妙留題層光
華漢此還

又

衣繡層雲上乘軺万里餘詩清雪江竹食淡撤
山蔬白筆裁魁蠹青灯需閲画不才为令除事
獲望前賍

又和前韻二首

宦情元自薄民事政相関日晏案無吏春深思
故山衆人皆欲醉百计不如閑遊矣鐘其子環
集积花迷

録 諸子後悠々半世餘未辞閑令未敢厭庚
即薦计丹非無馬南淇亦有魚永超吴遊客冒
受你塵賍

題官舍壁三首

除令不谐俗類若清静風焚香小閣上隐几亂
書中暫喜過客少更聞甘雨適莫嫌官俸薄樹
雜止無以

又

听晴小池上、脩無亭午涼雨過露花氣風醒夢
葉光依窗紫蘚泳、御見黄鳥翔兩喜没元事与
二情両忘

又

宦令千秦程迫秋氣已旌池烟明鶴影林雨斷
蟬声红惜芙蕖落青於荔荏生今朝少公事吟
富且怡情

送嚴生教諭樂清

萬古斯文在浮雲世改新冷官寧下士傑士冒
凡民言史三年積傳教一縣春、妙龄勤自厲得
禄慰双親

又

雁蕩東南勝茲遊執与同詩吴闔孫滿文氣發
奇雄真懐家居樂兄慶康錫雲進歸行有日重

咏舞雩風

中秋泊淮安望張仲孝即欲不至

中秋淮泗夜誰共好懷開看月坐復坐可人来
不来孤得粃短思多病負深杯想見無誠路吹
蕭瑟醉回

崔鎮霜迸舟中

柳陰望不極兩岸草虫鳴精水往秋滅清風終
日生閑逢看佃字得擇問兼城知是秋邵州近
青山數點明

咏艣

劃木誰爲汝船旁兩翅斜畫波成ノ乀出語轉
伊啞動搖雖因手圓机爲有牙莫嫌終夜躭相
送到天涯

重過彭城

重過彭祖国更上項王臺山接徐邳来河兼泗
泗来関爭雄百戰踪賊等多不人物今在無城
筋真止石

徐子省親歸高郵

昔賢高沙邑筆未二十年曾允嘉樹植訖有欣
人恰然冒迍不倦思親艱涌絲翻言款滨踐郎
孝里家傳

吳秀才挽詩

孝婦子

州来曾哭子皇謂復聞今甚切吾宗恨何堪乃
父心青蘭霜日慘白屋夜泉深猶有文章伯揚
若慰善吟

贈苗伴讀試中歸省

同世春秋學成名弟子員少進登仕版县慶及
親朱屋亘新妝硯求可不膠船到家多暇日慎
勿弃通編

送魏主簿

未識衛漳邑先聞薄佐賢氣應超鎮廛声已軋
喝絲春雨花環熟秋雪稻滿田輕車有使来應
採擷篇

送盧道士歸天台

淮泗柳仙速風声在世間德耽歸養母質老早

還山之子忽王還斯人應可挈天台春已莫花
落水潺々

峯山圖

突兀山如象東南倮衡岡先生說往蓬仙伯御
風還孫少晚谿碧桃花春明閣
柳京看圖畫屋工愧人獨

送邢州判之餘姚

東越之官地依々舊兩經秉潮下別浦佩印到
乃逕秋雨春阪白藍烟海氣清有人傳美政應
呈慰予聽

玉泉山圖

何許泉如玉元因有玉人山暉神發夜木秀澤
今春此日還看畫無緣可卜隣寄聲來遊春莫
涉世間塵

送明生之遼陽教官

夫子秉持意終然復酒話千年達
聖代六籍到邊荒馬驕襟衣添難林識錦還歸
過吾里細寫說遼陽

送邢晉卿御史言事去國

白簡當庭日青山入夢年自輕身去
國力在竟回
天峻節量綱重清風屋稱傳
聖朝惟直士未許竟飄然

題瀏陽季氏遺經閣

歐陽學士外家

瀏陽有高閣何似漢東家復見歐陽子手緬季
氏書藏金誰羨淑宗相呈尋六湖庭多香火殷
勤將寄與

賦舒彥昭澄齋

方寸有天君休令渾世紛真空清映日秋水觀
涵虛即君誰開觀齋居獨遠塵虛知舊遊者此
意與平分

江山秋色圖

江南何處景一幅溪含暉少不開黃落樓臺深
翠微陰連秋水淺舟與莫雲歸我亦漁樵客悵
紅里掛衣

送李迪德

閩在蠻溪上沅〻士子膓怨更新武弁寧忘旧
儒衣野少侵階長山雲送塞飛溪無塵事少与
物自忘机

送尹胜丞之金谿

丞佐官非下斯民委寄深宜甘辭苦依檄吾贊
鳴琴山好杭驂秀溪清莫厭金前人有遺美即
此是官箴

謝克章訪果

詩人清似鶴雅意在巢訪風迴餘枝疏雲來户
牖秋輕身將太古留爪記奇蹤咲問騎鯨客何
如五老峰

題克章君暁兄弟詩卷

謝氏家声旧今猶好弟兄依〻对林語翩〻在
原情寄芳花韡減春池少自生殷勤同姓老理
尔早來宗

題天台戴氏詩後

戴帝尹者為軍范大監因附後或著之

不起有子秀秋官与從子同徵〻詩從
子仕皇集賢閣學士

摘杯聊夕佳軒

客行閩塞地万頃溪千嶂過雨夕陽好閩軒山
氣佳偶無成勝事秀尔散清標千古陶明意態
〻未易諧

送甘生南歸

幸〻從師要充心志
帝京河風送帆影携日讀書声万里閒雲到三
年待有成猶怜倦游客白首不勝情

秀葉敦固賦毋係石

客〻係從宗依〻石在匡石如心不轉係与恨
俱長尚想精神躬無寒髮體偏殷勤珍贄意尔
後永毋忘

送周劉東之天平縣幕

黃山當縣庭三十六峰青公事隨時了吟声伴
更聽府曹懷旧雨儀部仰華星上有經行處追
飛迴敬李

五言長集

寄張希孟參議父濟南郡侯

碧玉龍飛日高人鶴髮華萱異國業運風縣仰
遺賢名魁濟南士書藏記上扁家庭名輸出第
士國封延高唱遣商際閑情寄謂冰雍容鼎養
樂叢歡地行仙侵景陽春駐芸光金節全式閩
神降岳還有使傳宣稱壽歸鞍聯承赦恨快學
鮮枝南星似李林下酒如泉碧藉香清泉奮松
霧紫燭明生昨夜見深入下秋天勝集轉車蓋
華青被金拓行衣揮玉杖縣服映霞悵幅傳舟
青雲養得四海傳

和黃吾鄉比山紀遊韻

三洞金華比蒼、天柱杯灣空情自潤拔地主
千峰林石鼓還壁名稱絕復遍向田琨少碧隐
樹晚花仙嶺當推舟入御庭載酒從沉醉怕羽
士稀硯香山東陵櫚碧通峻泛流竟真霄千年
香仙鹿兩寺互僧鐘摩裂森關嘆傳聞旧化秘
轉建奇宵迢望學星印玲瓏水際朱藤蔭客向香
桂葉亭荒餘舊、、旧有舊、亭今無鶴石
雲生正濃、、蘭若知何許美蓉復在東互盤隨
坐曲一路聽琤琮山斷低為野溝平不見空暮
居深橋靜朝磬小樓重傳琉璃縣鐘呉嗟村猶
宮拂衣登頂寧棘少人逢飛殿仍逢時重閣
改不封歸尋草堂卷坐恋小軒風兩化三人合
相看一笑中孫枝忻影迹薄玖愧才確別袂分
殘雨衡門翳野蓬後游寧未卜思劇漫憧、、

次韻王從學參政胡玉亟偷俗剪灯詩

剡者推永叔并州剪水刀輕明新雅製巧極
織毫不諫琉璃青渾疑錦繡韜紋仗葉佃叢叠
縷引長條花少形相鏡鴉窗撥粉騰光匡彙
爐遠色賤塗青愛看詩斑假媽逢騎归騎香風
翻宝帶華月潛雲濤良夕娛佳賞元臣念小勞
都人慶共樂歌舞送春醪

又

基宵灯久樊燁映斗魁新工生刀剪妙製匪
搖蓬宋月圓、現春雲佃、裁千絲希拂綴一

象百盤圓華蓋空中樓覓東海上來鶴啣白雲
幽與微紫霞杯攜帶鹿添僊稗桑逍遙積埃光華
個翠鞋兮賦動不絕晴空春聲時丹心户歸闕
省郎方自感身很淹詩不

送宋奉御降香入閩壽母

使節光華述親闈壽祿形秋雲孤影白春中寸
心貴孫君通天意深息生帝延香從九霄下路
向此閩徐地知程身繞呂烏訊有虞庭敷施
〃諸自感冥〃賜教天倫重遲忻雨落來綵衣
回百里華髮共千齡冠錫翔書誥欣迎擁傳綠
丹青傳感事垂世永昌矣

觀南陽高武宣王汲詞其子渾璞以書徵

賦

唐教歸
真王英雄起壯氣挺自肆激蒸伏劍走幽燕武
略孫淮敵神鋒唐猾兒攻城奪矢石拓地攬山
川淮甸感如掃雲方命也照長驅趨東南直搗
海南巡名冠三軍節功閣半壁天王仁惟不殺
偉勳更光前鐵馬戈挺息欽悼佩服鮮曹不劍
尚在鄂國忌逾登星閒悲蒼漠山窮想故所分
祠迴南紀通儀傳儀凌煙蹤傳曾閒國丞家復奉
賜綵衣郎入奏
丹陛語似宣 聖代昭恩教王封衍土田風雲
壯汝氣日月酒重泉別開冥斯廟光增太史編
衣榮千載少忠孝一家全矣、丹青繪傳、幷
碑傳祠御修秩紀顧彥俗神篇

即事

上聖方虔已元旦康集幽雷建昇震起日月生
冥象一掃苛秦湯重恢大漢風孔建金簡石御
鴻猷全宗復獄垂明祭史孫延寫功成俗開一
根本陟止犀工思務除民惠光宜捧冥聽小臣
圖報如兒路敢忘也

分韻賦雜言香送蘇伯愉侍御之西臺

儀美南州產苦才性不移昌登英帝錄名著漢
宦儀含波深滋霖揚芬蔚吐珠從宦陪論列徵
物詩追遜忽降香路長將遠白玉蜂眷懷敷奏

初西上且達〻
送納文蔡江浙省都事
分省東南重都曹左右并衛開除目下欣值化
往吏淮甸新功業甚恩旧姓名揚鎮趙臣鎮振
玉出
神京臺閣人争送湖山氣已添進奇押上掌提
筆念蒼生春語宣寛大秋聲援俊英羞行端不
負持孤漢子卿
和極兮伯頌曲阜新廟落成
聖皇尊御極闕里重興文宣寝新儀盛牲醪特
蔡祝辭宣上意銘石達臣勲禮否深凝雲林
楷落蔭墳、鐘金声九奏衣布仰主重、抗詩親遣
裔言詩風異開道祠承寵渥序晏治恩勤已定
封王爵仍增守廟員山川方眼燿天地正氣鍾
豈比東都碣徒傳韓府君
分題賦鶴川送蕭存道元帥之雲南
扁鶴慶除山水出雅李得刹
鶴野連東粤西南内鶴州山連巴蜀外江接夜
郎迎青竹鹿寧宴慢塔想度驃忽逢岩石勝宝
慢地雅偏佛刹多金象更仍羅翠毳天逢閫府
日人記省兵争華樹侍飛羽行雲息桂孫雲方
寧渡返祖列重重宣孝
聖歎新樂覌風續旧偏翻、此時与何必羨芝
田
分題蕭宣撫送山僉憲之閩
大府開閩土危旌鎮海陲飛雲浮畫棟虔日照
高牙普羅善侯良今迎使者東三山掃指顧万
縣仰光華儀謝臨誠處道遲敢更徹沃陰千樹
翠嘉子半空霞栢呀俱清温肩像六静嘉宣風
問民俗作序抒
皇家事、香冥兹依、紫禁花陸高慶有職留
待君自抄
次韵許可用參政從李亦天獲聯舌是日
陞石出
西北摩山迎龍〻護
帝假玉泉流海淵金剛侍雲翔四月就舟遂千

宮馬首賦落花叢鈎佩高拂擲帳播翠女還分隊材宮遷傚休和戸宣鼓畜珠献禁樺航天雨晴初霽瀏波静不揚老光浮瑲、欲訴振鏘、光暗露青偏醒朝雪色漂玉淋數　御座翠殿散天香内宴筵初秋仙韶樂更張路慶遊逐野黄鵠下回塘馳道風隨輦行宫月轉廊塵同遊上苑何似亭雲陽心共斯民樂須咨上相良傳宣予州轄擢首谷休光勲業期千載楷柙莘一虚序調羹居泰階深彝安荒盛事傳新句近儒之寸長猶將歸美意往誦補侍郎

送趙生時立

送侍戚均廉居然乏反躬獨憐故人子相伴夜窓燈學自言詩懷才須耕秀就重圍類述訊長路想先登運業千峰露漳河十月冰青看期正送白首仁兄師我亦思兒輩因行恨不勝

分題賦白蘭送李惟中治書之西臺

執憲業臺應俗容香物宜挺然无不撓縱君自無瑕玉雪看心映風霜入手隨主當文石陛墀趣紫宸兹䔍筆塵同色侍書光有儀孝倚嚴祠思對分皇書思西陜分治日中朝泪侍時儲名青史册素志白圭詩比直神斯聽清明世所知當年觀多智此事即吾師

分題賦漢陽樹送蘇伯脩參政之湖廣

江漢交流處川原樹香浩晴光朝歷、曉色莫蒼、陌上平如薺烟中細布行蔽虧城忽見掩映屋低昂秋引登臨興春生戰闘場烏声樂林莽牧地富耕桑政府迎參謀儒紳動龍光切懷神禹績憂婦召公棠大别祈稱博南樓想鶴林願勤与封植清蔭被吴荒

吴禮部文集六卷

吳禮部文集卷之七

律詩

八陣圖

慘淡風雲回指麾濤聲洶湧尚含悲推奇智在人誰識長策柳迸石不移天下奇才同嘆江流遺恨杜陵詩當時萬事皆天意三顧英雄猶出師

寄友

聚散悠悠水上萍相思千里夢魂驚門前白日閑花落盡入春風芳草生天比雲還回雁影江南春盡老鶯聲飄零王粲今何處想見登樓此日情

送林初心

溪上閑傳洗客塵千篇高詠句清新春風冠蓋吳雄慕夜雨江湖老大身萬里燕山壯氣十年吳國起閑人時來須得文章力手看微花紫禁春

游仙居南峰 并序

大德十年秋余來仙居閲南峰為登臨佳處而未之識至是偕邑人往焉山去邦數里而近仰見白塔立雲表階落葉綠相上空曠極目無際遠興道寺章安尊者道場近時邑士吳君直軒請僧寫島右偏小軒為臨眺之所層峰拱環一水回互寒暉清氣蕩滌心目平沙遠村烟樹魚鳥如墮瀟湘圖畫中視軒扁藍光大字瘦硬可愛果閩翁郎三益為書劉明府陳古崖先生詩在焉有近人登高懷古詞亦悲壯時衆客互觴喧嘩余獨操片紙吮筆視佳者記之癖好類如此客有導余循東廡拂塵壁讀陳仁玉擬騷詞陳風流文翰邑名喜觴詠山水閑嘗視軒前小阜當再覓今其後業不復葺是為勢家有客感舊故嘆息不已余亦悵然既而曰人生良會閑

口一咲不易得今古異假事奚足介
我於是命酒相屬與甚頗曰欲暮乎
醉而寐余聞天下奇觀狂、因文人
勝士題咏益之今南峰溪山甚佳留
題甚多古靈不可尚已如郭三益詩
亦清麗惜乎傳誦者少而南峰之勝
不得附之以顯也茲適不欲作詩索
諸為倚歌和之非求多之也庶得者
其詩而廣傳好事者耳

藍光野外空烟輝寶髻石上寒風淅秋高林傳
衆葉眈日暮澗谷孤雲歸山空竹靜僧睡艇舟
閑江清人渡蹊澄高北酒澥今古注款與逐征
鴻飛

赤壁図

沉沙戟折君請秋殘墨蒼、戟閉休風大千年
請伯氣江山一幅掛清愁又夫不學曹孟德生
子當如孫仲謀機今難逢形勝在狂歌千古謾
悲、

溪亭夜宿

闌、亭未伴野雲橫蘭、東風冷客衣孤鶴有声
溪上露落花无影月中飛愁鎖綠鬟三春遠夢
掛青山半夜歸溪迹漁樵莫惆悵得時奴隷總
輕肥、

和送彦常留別

落日平蕪轉晚暉西風殘葉攪秋飛江南烟水
孤鴻冷冀北弓刀萬馬肥、寒落酒徒愁夜棗、支
離冷骨特秋衣剔淡之子聊相慰莫向青山又
賦歸

野中暮歸有操

野田蕭甚草虫吟墟落人稀修竹陰白水西風
孱雁急香林暮雨一燈深年豐稍衣飢人色秋
老誰憐倦客心酒葉未聞詩侶散菊花時節負
登臨

送郭推官之吴興

水精宮裏宦遊鄉聞道眉餘藹侵畏清氣入懷
生物是仁風到處洗村墟深春柳色湖亭靜落

日菊花容得香我欲假將身未許夢思風物九
迴腸

水軒

碎萍落々點清圓山影層花不得紅荷栖待闌
高似竹龜兒步浪小於錢敲針作釣凌風立盡
石房床聽雨眠層處繞堤君自示林塘何處不
翛然

寄葉寄言吾簡者卿

無厚越水旧衿袜何事今年賦遂初田舍終遙
虎頭根買誅可復免園書閉門深巷楊花滿送
目停雲暮雨疎不見黃生今數月因君聊與問
何如

寄張子長

落々長遺俗子憎別来懷抱向誰傾有時錯莫
呼張又兄口吹爐唇賈生吒石山中尋藥侶覓
雲林下讀書聲知君亦有逍遙興肯与卑栖咲
不來

次韻遊山石寺

雲鎖陰涯護澗丘君因述將遇良遊江潭日照
魚龍冷野殿山空草木秋生寶泉香聊作供蹟
詩僧々独含愁肯將塵事姑清賞不容登臨興
不休

次友人韵二首

風埃飄泊望誰收動氣盤々狄九州鄭老有才
翻得冷沈郎自瘦不勝秋芙蓉白鳥滄洲思晏
草荒庭落日愁客裏得錢那惜醉歸來瓜芋熟
西疇

又

齊大錐刀相自笑莫將清氣一時分休文漢上
多明月郭景山中有白雲詩思凌秋添勝注母
任參夜得奇聞飄飄物外何須恨漢世公卿貴
少文

送李金吾行部之越

天上神仙氣自清南行万里識儀形繡衣使者
新詩斧因子先生旧執鞭馬踏秋原風猿々離
盤霜陰日冥々假令太白詩千首天妖雲门近

眼青

寄李恒之

九鎖三茅似聖宮故人相見幾時同青楓月落
重江外翠柏天寒絕谷中文字相知惟我爾精
神不隔邊西東長安冠蓋休如數老誰憐賈
弓依

和黃晉卿客杭見寄

一從君客江城東、詩思淒涼酒盞空天末倚樓
孤帆雨春深閉、落花風丰生正坐才名誤万
里誰憐意氣同坐憶王孫尋柏隱莫、草色向
人濃

又

書閉蕭條已半年知君近買過湖船江花日暮
吹紅雪庭樹春晴起綠烟客裡光陰遙如許人
間岐路正茫然離居詩似滄浪泉際齊錢塘日
万篇

又

翰林學士巴西虞天祿儒臣漢世雄一咲吟边

餘殘老盡誰方外二陸風吳天有斗星歷驗冀
北成屏眼已空十載神交未相識卧海迷谷眼
鶴髮

喜雨

高旒深清有剩泉風雷初及聖恩光涼思到骨
與中夜飢火燒腸洗積年上帝自仁身為吏書
生有喜宜園田東南未借明當晚擬向狂遊万
里船

寄蔣山長

吳興博士荊溪上別來見書十載餘浮世升沉
堪一咲勝懷吟簡未相忘蘇翻寒日江湖白雁
叫秋城草木黃猶有舊時詩卷在高歌聊復慰
淒涼

贈王生

清酒王郎還好吟嵚崟如鐵氣蕭森歸帆千里
歲云晚破屋乙泡風雪深痛飲廣文逢郡獻獨
歎鄒客見知音五雲東畔三峯際別後相思試
一尋

吹古韶文三首

婺女城頭掩半扉沈侯樓上鎖斜暉聽鴻前度同游盡化鶴重來万事非山水娛人真不惡文章警世啟多違何如有酒身長健况月登臨莫便歸

又

何空風穴瞰君勝天台遺居物色饒玉女灵旂畫蓋永石壇仙樹長春餘百年適老風流在千里澤霄臺霖遲我亦平生愛丘壑相從處石樊栖遲

又

昨歲別君一再臨坐成久別思難禁雁回衡岳夜寒白花落湘潭春水深假覽山川誰似尔爭雄文賦古猶今倚門莫怯歸來晚遊子終懷寸草心

采王仁境

有客空齋嘆不曠鄉心二月亂于絲香花深巷春風裏茅屋疏田夜雨詩天氣未佳宜小住人生行樂竟何時乞君安得千壺酒闌飲狂歌慰別離

送許益之赴提侍御招二首

揚帆千里載書琴此事光華喜見今青眼將才真有道白雲出岫本无心校書燈火西齋靜聽講衣冠北府深歲晚歸期良自保孤根未恨遠家林

又

樓府烏臺峻碧霄金陵佳麗未蕭條詩書正氣它諸彥花月殘歌嘆六朝山倚石頭青入畫江吞天際白吹潮勝遊健筆追雄渾為寄林間慰寂寥

送人之台州

六月征途盡小休振衣逾過海東頭半空霞赤山初曙絕頂夜涼江上秋詞翰清妍應有助閒書客身寧无意丹況一嘆歸期遠背向滄浪寄野鷗

送吳閑閑真人還山書觀二首

翠巖芝蓋黍表氣名在鈞天四海聞重見蓋石
陰溪室由来香国属吴君三秋勝日双親壽一
詔清迎万里雲宵陪光栄勗閲恭祖将思孝眷
殷勤

又

天恩親許舞彩飛鳳部書通珮璟江上白雲
秋近令人間業氣暖浮閩木乃金母斉高筭並
少琅玕満玫山千載楚萊芳踊在羽衣交映彩
衣班

答蒋春卿見寄韵

雲錦衣裳傍日織娟、秋水隔相思書来両闕
通千里雁入西風柳万絲久別忽驚詩句好重
見未覺鬢毛衰多君世外殷勤意古道寧論俗
子疑

寄杭九日别御道傳黄吾卿出飲江頭
陳氏樓寄雅書二首

薄陰江日淡暉、殘葉隨風上下飛陌上吴兒
應競賞天涯陶令止思歸秋花殘花連金剩晚
樹平湖出翠微千古興亡竟何極不須登覧重
沾衣

又

黄菊開時酒價廉晚声沙市萩青帘不堪衣袂
犹虜客偶上楼頭試捲簾良友相逢还易别老
兵对飲且无嫌西風放棹航山去何必啼狂脱
帽簷

送孫伯善致意姚子敬

下帷閉閣想元虚落、經時一过君但有誰能
知自家聞身那管似浮雲憂来意緒送唐尸別
去識蹰憶右軍歸見西州里名士为言吾甚欽
斯文

讀唐末史事

黄屋漂搖劍戟閑英雄誠興詠沾衣空吟陌上
行人去誰救山頭諫者飛計失迁臣无远略途
窮天步從危机晋陽一旅開洪業落、関河満
夕暉

送友人之関西

相逢未久復相違走馬西行壯氣肥弥天四方
男子志烟花三月故人思泰山渭水金城周漢
闕唐陵野草碑万里茲遊何可色閑門咲我白
学騷

京城寒食雨中呈柳道傳吳主夫

春深不見試輕衫風土殊鄉客未諳孀烟香烟
生天上香花殊雨似江南杉樹昨夜猶未夢樽
狙何人可与渶閑尹不知住郵还清泛為通汲
征驂

三月二日慶止門書事

萬騎遲閻殿上林內前車馬未駿風回輦路
香烟合雨映龍樓柳色深淮子康呼驚过客倚
官凝望侵華音修門此日逢佳令退人清光倚
照臨

恩榮宴

聖主親策第一春遣逞多士際昌辰墨痕金榜
重烟濕花艷瓊林雨露新千載文明開至治
九天恩重愧微身輕肥不逐時人慕葉守本生

一念真

送劉縣丞之官寧慶

人言淮俗稍真淳君去扁舟早問津鐘鼓京城
五更夢 劉庄任鼓樓前 弦歌沙市万家春名郡
尚記唐守石作吏當如漢世循同是青衫更鄭
懷後来还許望音塵

送陳鍾師歸越

鳳棄橋边一振衣瓊臺旋餅動光輝浮雲散尽
青山在華表依然白鶴歸方外經今猶有事人
間何處可忘机慶湖禹穴經过地且莫傳舟訪
落暉

慶湖千秋觀禹穴寺成觀今皆為寺

送蒲生歸天台二首

昔遊曾攝上天台風雨窮秋路阻艱俗駕竟回
倉猶下夢魂長逐赤城間黄精仙術寺寺長遥
閉寒雪日日闢之子明朝却歸去悲今諸蕩香
雖參

又

陋巷蕭然可洗羅比鄰杜恢數往過秋風海國
芹初熟今雨崇門草更多心醉案嫌无痛飲情
親不恨有雜款啟人憶我还相問耿耿庭知未
肯慮

送吳谷知州

陋邦寄足駐旌麾不待尋常報政期官有薄琴
歌未已棠无蔭茂論何為票票全印香重在落
丹心白日知得意居屠非祇羨社稷遺愛便
人思

寄劉士明同知

前謂進程帶古誠濯纓何畔水泠　共和升往
臨門入最喜書声陽座聽宜殷勸駟足屋下人
生聚合寺重萍琴酒茗茶何時共直待秋風月
滿庭

扶視水安

扁舟為瀨水為家充日往、不見溪阜際滿畦
什詰曲風前几席坐歌錦官蔵迫我寄无县世
事逕人裡自嗟遲悵御山好兄弟登高把酒对

黄花

題傑氏牡丹圖

草葉扶疎映綠霞天葩飛標守華施共騖冬樹
精春既須信人文来物華浴水千年重有讖長
安一日更无花至今好事看圖畫誰似高昌進
士家

送刘君錫宰興化

涵詩三百啟云何出庭時宗倩已多要為朝廷
陳雅頌光令并邑化弦歌誰御歲晏鴻安宅海
岸壇横水息波長报太平寬詔下早宣德澤趋
陽和

次前九日

卧看衙門落葉飛紀年黄菊寒香微滿郎有句
休誇老陶令無錢合賦歸悄悄形容種白眼娛
人山水足清暉詩君同上南園頂長嘯秋風
振衣

寄題威度夫人廟
王仲達州判先世

玉洲、上旧家鄉員嶠千年儀未亡穿使丈夫
壽廟食慶隨王母共仙極暮雲冉、吳旗存社
雨霏、醴酒香來有天恩修封秋閒孫朱紫看
餘秩

重贈王月屋相師

扁詩猶記十年前一笑春風万里還老眼依然
天上月青鞋未了浙東山自知生世非奇骨相
喜逢人不厚顏為問何時逃法浣雲林相伴看
學顏

和劉瀟員二首
時永福寺避暑

名藍詩卷代壺觴借卧僧坊百尺廊林下何人
共蕭散世間无處覓清涼水花照主淨池月風
殿既傳法般香獨有閑時心未忘普思霖雨起
賢良

又

毒日餘威尚凜金秋期過半竟駸、塵闌未地
呼天注普憐香灯付雨吟閑頌音生甘俛首俗

任世事只驚心果衣高咏紫芝曲何處雲林深
復深

秋熱時五月望後不雨至八月

和吳叔授韵二首

客居未定復窮年人事多違一任天薄宦已眇
高士嘆疏才拙得遂賞於傳書草、寒廳底風
雪霽、瘦馬前自倚此心堪對越不須香火勸
精虔

又

杜門飲水可忘飢半世迂疎已自知栗里園荒
應有夢敖亭山好愧无詩万間誰肯容寒士五
斗猶須尚小兒回首京華舊游處獨君屢念壁
中碑、

送陳汝錫錄事歸湖南寄意揭拜人張
仲擇二同年二首

念單俛首困奔趨豪氣如君世所無餘子下風
揖百尺春看勝日酒千壺數亭遊騎留題句湘
水歸帆入画圖量有翱翔真易事人生誰似彩

衣娛、

又

姓字蒼恩忝後塵一官從武復宣城仰瞻健翮
青霄去却笑疲駑峻坂行舉世要知吾道重可
君相印此心清湘中旧友煩多謝寄雁回時好
寄聲、

和竽希曾憲史韵二首

高步青霄計未差征途祇暫走塵沙烟波江上
吟哥少風雨城東看落花攬轡欲追千載士和
門皆向五侯家還知齋閉清無事滿案殘書壓
復斜、

又

平生忤俗苦无愚心事蕭然有髮僧作吏祖師
三尺法清書昔日十年燈空將璞玉嗟誰賞溪
落樊籠未能愛憶金華三月暮猶穿雨上
峻原

夏日田家和明子仁韵

小溪百曲帶山長五月田間始插秧桑烟風颸
壁平地參城兩化出堂場村烟靜雞犬近茅
屋蕭竹樹凉疲馬奔怪祖自笑遅聞何處覔
茶香

和韓廷玉韵

脩門咫尺是揚眉假覽山川自好奇春水比淇
鵝化果秋風雨闺雁來遅上林鉅麗能忘賦疊
嶂蒼寒正入詩賴有同時賢椽史相知不負此
心期、

送馬元博分察晛書吏

科目聯翩好弟兄十年早已到京卿飛鳥又報
臺端集柳股偏依冀北生江水帶城佳麗地春
風着柳别離情升沉咫尺仙凡隔相念無一
寄聲

和吳存吾題金華山底田寺

金華峰頂前朝寺曾拂題詩古壁塵岩洞清遊
如昨日雨窗寒夢共深春他人豈比余同姓異
縣爭知此卜隣多謝聞孫意傾倒借書開鎖不
嫌頻

秋日登景德寺小閣

閑元求閑今何處此日登臨憶故郎落木高城秋借落孤山中甚暮蒼茫前朝事往空遺迹倦客愁來只望鄉何物閑憎深閉戶蕭、寒菊數叢黃

遊三天閣

稽亭山下三天閣憶我金華物色同極地飛峰雲洶湧映空嶽穴樹蔥蘢不知混沌何年鑿直把神仙有路通終擬赤松歸隱去請遊還隨夢魂中

中秋次同苑人韻二首

鳴騶雜遝款庭中宴罷扶歸看醉翁禁鑰鎖深秋院月天香吹灑露華風終宵倚樹怜吳質何處登樓覓庚公把取清光照方寸此時分散莫匆、

又

江右衣冠代不空況聞興運日方中詩書有道興周學文賦多才侍漢宮碩識就光天下寵啟

聽秋露中問寶送輪此日陪諸彥淺薄慙無報稱功

留李王河驛會指蒼友人

斷港今執說李玉長江元不負興亡淮山終日空凝碧河柳經秋未損黃多謝長風留過客相看好友話同鄉行款拾取磯頭石携袖歸來比夜光

驛在池陽上七十里江邊小石通明可愛

送楊志行待制赴北

南士今誰列從臣喜聞新命掌絲綸中天日月開昌運當代文章屬偉人蓮炬正紅宮漏夜柳絲初綠御溝春平生經濟匡時畧獻納應須語細陳

貢仲章學士挽詩

卿來相從厭人間公又云亡我淚潸文采猶尚南國士儀形空想北門班百年鄉曲虞先覺万里祠官竟不還悵望蕭然動哀曲潮風吹淚雪

堆山

九日病中東邵章甫令尹方以亮秋投

卧病深居斷往來、鈎簾獨看菊花開、江山信美
非吾土、風日雖佳負此杯、万事心違將老矣、四
年客路盡歸來、登高投筆犹餘興、眼底誰憐宋
玉才、

謝別趙子威惠椽

歲晏蕭、雪擁門、軒車背傾病來卑、非関知已
無青眼自為憐、御有白雲、風氣、一時傾忙扈心
期千里重新文、敦亭山好何堪恋、独恨相看邦
秋分、

中秋次刘往歷韵

雲擁銀盤上海濤、風吹金粟散江皋、氣乞多士
潮增壯、塵淨孤懷月共高、惜景未思尋夜枕、分
輝直欲到秋毫、叢文堂上官壺酒、記取今年与
茲宅

贈史康甫

辣闈重、、深鎖閉、任士一咲開心顏、共看中秋、

浙江月、郭浴西蜀峨眉山、子拖漏書背且逃我
国朱墨方未閑、不妨顏詩記長會他時相值青
雲間、

彭子中從就麟洲先生校文赴郾城教
諭、

從師有樂世誰知、經覧詞場亦一奇、兩閩湖山
秋隱、、同簾灯燭夜遲、、升堂惟許彭宣侍、蒋
士塵無杜牧遺、此去还聞郾城拆、田頭須憶久
談時

喜白髮刘師魯徵賦

從、兒女敢嗟衰、只恐流光鬢底催、白歲從為
豐首誤幾人得擇書標未秋風紗帽從吹頂、鬢
雪花枝且照杯、自許貞心比松柏、不隨秋卉共
凋摧、

真和鹿田寺吳存吾詩韵

十年不到雲間寺、白石清泉咲俗塵、壞壁詩存
蒼蘚古、空山鹿去野花春、旧僧零落多歸塔、胡
火蕭疎近失隣、好事主人餘釀酒、從今未注不

詩類

題黄晋卿應奉上京紀行詩後

居庸北上一千里供奉南歸十二詩紀實全依太史法懷親仍与使臣悲牛羊野闊低風草龍虎臺高樹羽旗奇絶兹進陪禁從不才餘包愧桐邉

寄貫子素鹽州二首

妙年富貴復何如自愛名家万卷書南紀尚聞周東方不忘使君車滄洲野鶴同来往碧落閑雲共卷舒軒冕尚来非分外素心祇喜未忘初

又

閬道今年入帝鄉扁舟春水下衡湘鄂公圖像凌烟閣坡老文章白玉堂俛仰塵無超世美経綸盡是濟時康相思遠別西湖雨後會重逢話更長

送王熙擒

世相傳家皆尚多將軍横槊意如何踏花驟泉

七卷

村無事送酒玲瓏座有歌白日萊衣動光彩香春槐樹長枝何双溪咫尺聆佳話未用離愁賦渌波

吳禮部文集卷之八

律詩

奉安仁山金先生神主二首

我里堂、有碩師窮經白首竟誰知潛君宣化
文明運百世流風道德祠御曲論公身没後衣
冠色動礼成時服膺私淑道編在堂之方來需
保姿

又

仁山、下故書藏上沂真傳自紫陽果秘當時
素海變道行異世日星光先生永配千年社學
子濟董一瓣香論藉廣文崇秩季相看不恨鬓
毛蒼

和鮮于伯机旧題柯山韻

樹古崖深畫景冥仙橋有路上神京洞門呼月
青霞出轉指樓空白浪平通信地長鐘異質誰
今無客禮偕名千年大柱無窮意勝説休仍笑
老生

于青道與崇徽國文公祠宇之感

闕里名存第宅非斯文天為啟良机礼崇盛德
千年祀功比倭田一日歸故井ヒ消泉激、渭
居丙叔寸 南街春動柳依、溪山光景元非
昨想見神遊憶佩帝

萬里清風堂宴集呈壽知州益盛郡卿

二月高堂酒滿杯梅花雪落杏花開文章太守
庠除集子勉元戎小隊來四座清風談未了方
山斜日首重回處諸謬忝嘉賓碩愧金鄒枚賦
詠才

衢州趙化吉

前朝老屋半倘欹尚想諸賢今集時閣外雪山
天度、誠須風雨卑離、渡江廷馬定成嘗印
雪孤鴻自是悲贈是同行非俗子傳家借帝錄
殘碑

大宋南渡往朱希真汪玉山范元長嘗寓
於有雲山閣張巨山作記今推敗不可登
臨矣

寄題永康王安寺三寧閣奉名金竹石

柱後塢承康縣名花溪

道家浪說蓬瀛山，何如此地三峰環竹岩石柱秋葉、花溪雲塢春滋、寄通異景人莫測，中有高閣倚孤閣，我居不遠二百里，今當一往窮登攀。

謝宜春易苔嶽卿閣見寄詩

同上燕臺記昔年，重游兩鬢各蒼然，升騰大府方飛劍，搖落微官謾草玄，時有使碧雲樹句，門无人候雲溪般，浮生聚散何須論，仰止芳名守肉傑。

送人之宣城并寄語故舊

我離宣城已五年，送子行邁心茫然，益爭縣耳宜自哄，雪泥鴻爪誰知怜，溪山到處足清逸，飛仰在今多俊賢，游從宴處得真樂，莫惜頻寄新吟篇。

正月五日大雪連日寒凍不出

殘冬兩度聽驚雷，新歲陰寒雪作堆，病客老容仍朔至，義山春色幾曾來，冰霜滿眼加添飯，杓火頻添個撥灰，最憶二兒同笑語，五更孤枕夢初回。

送人歸婺源

夢隨東帛出山來，仍逐双鳧並路回，暇說儀鸞領秋業，荒田庭長春苔，稱梁盾「非高志，棲楠森、總異林，吾道未窮先哲在，紫陽千仞藹崔嵬。

重過霽溪

翠微曾与客同游，陟嶮搜奇興未休，八載重来驚老大，千年高味想風流，雲迷複嶺深藏洞，水落寒江遠見洲，安得狩離張太守，畫圖真与還清幽。

山行即事

穿雲渡水百盤迴，身在青紅錦繡堆，野老隨人冲雨過，牧兒疑我看花来，山林自是平生志，州縣元非健吏才，但得彈琴无餘者，不妨歸卧守蒿萊。

寄題留山道館

幾度燒丹訪葛翁何山今復見新宮神仙自愛
无人識採鎖誰今有路通碧水帶花來洞口玉
笙隨鶴度雲中更尋復石依稀迹轉覺迷深與
未窮

葛乃坑山水幽邃有石上復亞

送閔生之江西 二首

大江西上好青山曾記輕舟一泛還翠袂小姑
烟雨裡白頭五老露雲間子遊仍及春風早我
曾寧如昔日閒廬山迴業案憐爾祖千年高節香
難攀

又

憶昔洪都與勝遊桂花莊上共鳴騶鎖深嚴院
書聲斷劍化空亭氣收往事十年春夢變斯
文千古大江流西山晴翠東湖月廬有迷人遊
子頭

送師劉中萬戶二首

閩南小魁敢披猖府新開選帥良中道還閑
曾壇錄回卑復見羽書忙從戎嚴令風霜肅振
國丹心日月光此事正堪深嘆了春和歸滴采
薇章

又

秋滴飛覓傍欲回忽聞万騎自南來是氏舊向
叢山走桂令書達香眼閣禮樂詩書曾壁水動
名園遇合重金早聞言諸東風裡戲彩庭前春
青林

寄交代李仲劉

一派清白鏡重聞更添新亭記老梅千載前賢
想遺烈三年四令愧非才廬滴花木春添種莫
遺千年夕下未深護有閒聽俗子登臨元不秀
御杯

和友惠韵

交情落落曙星稀心事悠悠倦鳥飛佳友每欣
遇福話俗兒偏嘆戴書歸淮山江水風吹暮寒
食清明雨濕衣白髮相看一樽酒不妨秉燭對
餘暉

贈吳教授重陽詩適至就用其韵

秋風老菊尚餘香，誰信外詩近夕陽。壹家子牧
遺墨傳佳人，竟賜衣黃，州來南國雲仍冷，香
水東流日夜長。泪落織頭孤宿仍，去年空过鄭
公卿。

佳山水亭

百年老屋半蒼苔，一日佳乳旧觀回。浮世何曾
改山水，高懷聊復寄亭臺。夜深漁艇唐頭宿，日
落僧窓竹裡鬨。此去京華塵土裡，時時还有夢
飛來。

送人之開化縣幕

我亦曾爲縣邑官，宿僚每嘆合并難。幕中娛書
能交賛，堂上清琴坐可彈。露宰雲占黃孫桓杉
懂秋擁碧嶒峨。送行还憶往过地，珍重諸公各
加飧。

春陪李惟中司業同寺赴京至彭城而
別

佳節移照碎維減，未廓何期泰見收。二十年前
依虎橾，我千里外逆仙舟。黃樓同上还分手，紫
陌重逢尚及秋。又承春帝新命下，早修儀注贊
皇猷。

九月初旬臨清下陵州舟中

誰云北土異南方，九日晴曙未隕霜。河水漲黃
千里疾，柳陰濃綠兩堤長。豐年有象占農畝，佳
氣非烟望帝鄉。貽酒一升猶可飲，枉愁先寄共
重陽。

靜復堂

震雷初動復爲元，能見天心本静存。夜氣清明
守靈府，春陽消息認孤根。披圖細玩先天奧，問
道深懷立雪門。莫以佳名事觀美，化机妙處不
容言。

碧筠軒次韻

驕氣修竹拂春雲，爲愛堅貞節獨尊。食肉可能
醫俗士，無絲莫共乞天孫。清風繞屋琴似翠
霧侵人几席昏。想像斯軒元未識，題詩先到楚
山根。

寄題化信廟

歎蘇隋準伏屍枕籍為君王解急圍楚炬光情
燦黄屋晋城有土瘞遺衣功名不与山河堅義
烈終同日月輝新廟落成牲醴藏千年魂魄想
依々

晋州有冢

送俞巡檢之邵武朱曰

坐厭寒氊作廣文忽騎快馬錦將軍民安樂土
元元髩士有通才政不摩折柳都門三月雨看
花山寨万重雲武夷溪曲應相近為我肥書問
隱君

送徐縣丞之夏縣

馬上御愚未鳴琴送別因風感慨深此日大夫
花滿縣當時丞相布為衾朝廷每尚廉平政父
母誰无惶悌心愧我不才曾作邑相逢社誦古
人箴

送鄧安事之杭州

寒食匆々不少留故人相送出皇州春閣南園
遺依慕作識西湖柳映樓知已定逢迎閨房清
才無得傳書派是流郢洞齊今非昔好与黄堂
贊遠若

送張縣尹之彥縣

十年前無香園東此日重來嘆乾仁得意言為
万家春頌詩仍醉百花風莫忌妬字氣誅悉雲
夢袗期浴廣中愧我不才曾學製欲淡旧争情
忽々

蕭存道元帥平雲南頌後贈

長發大劍壓毛錐印度人言屈用詩誰似頑声
騰比闡吏兼威果震雨夷十年尚記先朝事万
里重迎大將旗今日妖懷銷戰伐莫嫌无路獻
雄詞

送劉伯温之江浙省郎中

江浙連閩屹巨藩年來民力見凋殘帝於下士
眠對虎人質南州無鳳鸞槐影書飄香墳闘湖
光晴照画欄不清風迅掃諸曹務應共賡僚一
咲歡

送陳道士歸龍虎山

誰子學道出人間親在高堂鬢髮斑萊子寧忘
自戲彩張侯庭夢手持環神仙天上歸瑶錄烟
雨江南望故山猶羨相知老宗伯建章珠玉貢
林間

端午

今年重午住京華一寸心情万里家楚些誰添
當日恨戎葵不似故園花棗頭新墨蹟依府墻
外高門響佃車朋侶蕭疎歡事少誰今衆莫受
風沙

送曾賈還江西應

桂花莊上昔年遊送子曾偕行吏遊望氣此邦
終得劍濟河今度洪奘舟此文已徑同天運續
學深期為道謀京邑相逢纔分手春風遙寄曲
江頭

送高知事之道州

元子輕還滅祝祖陽公道患殊儒類寧未息
山愛塋今日淮分判吏符漢上訪賢談太極雲
間懷古問吾樣佐徐喜得詩書屬從此瘴氏盡
少蘇

送顧縣尹之安豐致意石林書庵

致匡曾陪胄子遊青衫初著感鳴騶柑楊卧雨
公庭晚祝稼連雲田舍秋今日淮鄉真樂土百
年仙吏帛清風詩書万卷庵中老問道廬知不
遠求

次韻張仲舉助教上京即事 六首

海波填碧酒全盤當日經營得侯髦周開下年
開帝業漠都作鎮真神京宮中双鳳朝扶輦帳
下千年夜捉宿萬国会同時肆覲衆星還共拱
辰高

又

大駕時巡鎮北庭皇風万里暢威靈有年太史
頒書向下日祠官已祭星白草黃雲秋漫〃朱
樓華樹晚冥〃南歸却作滦陽夢應是平生旧
所經

又

翼〃行都歲〃臨名王諸部集如林毡車滿載

彤庭帛寶馬高馱內府金暮散款呼灤水上夜
騰光氣黑山陰
世皇謨畧真宏遠共感湛恩到骨深

又

虎賁猛士羽林兵繚繞宮垣帶雉城　主於水泉
長凍沍天低星斗徭光積雪廬區脫雪彌野馬
陣腥䶸字到韻巻北巻南秋吹襆祖塵楊舘自
書聲

又

聖主恭勤服御衣猶宇羽獵羅連閤金華功講
進毳士業殿觀相卻竟妃洞鹄有切神化寄扣
闕元事湅書錄高秋八月時廻畢還与都人侯
六飛

又

孔雀欽翔久盤廻延閣寄崇隆複閣四海宣文
千載仰兩生接武一時來佃書共欲識金匱持
筆竹登襖草營努力深期根知巳明時肯負書
厚才

聞危太朴王叔善除宣文閣檢討　四首

陰山分派自崑崙朔漠雖遐迎北門還見馬馳
知牧地時逢水草似漁村穹廬初動秋風曲青
塚嬋娟夜月魂今日八荒同一宇向來邊徼不
須論

又

兩都賦意徑蒙今日奇逢有此行弟子侄欽臨
壁水諸君篇翰出西明眼中高閣祥雲色靈裡
宜奇舊雨声千里相望勞問語追摃先路者為
情入

又

亭障連山入香薩起卑如雪漫沙場鵰盤天陰
秋霜白雁玉關南不葉黃狐客塵於冠戴塞閑
愁元奈曾吹羌歸來若屢桑乾水莫是并州是
故鄉

又

灤水縈廻草滿川
皇都佳氣鬱浮天端門高映双龍闕馳道中宮

萬馬騎群后承恩款湛露從臣侍詔賦甘泉更
闌而西獨租稅田野清平樂晏眠

寄題趙仲明霞坡亭

雲石曾營臨水儀霞坡更出舟山陽東風桃李
紅成陣晚照柔榆綠作竹落筆時爭吐淵源
丹夜、共浮光書來特說新亭好飛佩何當与
頭須。

送傳士開總管之饒州

留衛行都已奏勲又聽五馬向江雲傳君人合
登台輔當國氏方仰使君入龍南金元足貢莫
店陽鳥不驚群向來曾是咨詢地治績應須早
上聞。

送孔同道都事之山東憲副

那師宿宇晉東方出使開操遠有光臺上霜華
隨馬白庭前檜色照人盈惠文未必妨吾道衣
備從來表故鄉独悵此時知己别素心千里重
相思。

至大庚戌黃君晉卿客杭与鄭善之騎

林貴秘課尊師儒魯山上人會集賦詩
令至正壬巳晉卿程學儒孝与張伯雨
尊師高彥武上人會真和前詩上人至
京以卷相示因憶往年所和重賦一章

桂先人物一時雄心迹每須較異同來此清談
散花雨依然舊夢聽松風画圖長共湖山在物
坎猶驚歲閱空万里忽逢東海客前詩重寫思
何窮

十二月廿四日至廿八日崇文閣下試
諸生和仲春韻

黃昏庭樹亂烏號門外休　散白花卷地風來
華燭滅半空月上赤闌高冰花看硯凝寒玉蒂
亂番飄響夜濤暮老諸陪春俊列不堪鄉思正
如毛

楊氏水北山房

楊君水北山房住想見蕭然遠世俗茅屋秋風
墜黃葉燕泥春雨侵玄文字傳圖画京師看未
畏声名慕府闌我欲相從好兄弟銅樹谷石肖

平分

先天観

谁同君陪作仙客讫虎宫前路不赊珠现宝光
超乘来鼎分真火养丹砂玉笙夜度云间鹤碧
水春流洞口花欲问先天昌中事鼎炁何处卧
烟霞

餘干張氏谦堂

同居九世百孙义六世谦财今更敦终身不失
一段地此族尤宜双表门里中时有凤凰集堂
下春来花树萧所析异争激谓依我点希伯州
来孙

赠曾士弘文後前兰溪巡检

赵宦刀笔健为吏随世功名试换文尔笔安知
良太史吾御犹说故将军百年请老寒秋素四
尺孤坟暨暮云赖有賢郎能效吴瞻将遗棠橘
清芬

送俶琨止郡福建盐运司同知

台閩清光燃翠華玉堦微步响冲东却游万里

梅花雪又看三山荔子霞因计从来賢海国
皇恩难得到天涯使君篇什多风雅光子疲民
说嗟嗟

送毛道士归先天観

自共闲云转出山就携诗卷借人看不随方士
留燕士还与仙翁守汉坛花落雪归春日暮天
宫鹤子晓星寒瑶宫缥缈无由升别後从谁说
寿丸

城外見香花

曲江二十年前会回首芳菲似梦中老子宗章
厚实食闲来野水看惠风树头倚雪飞还白花
外青天映更红闻说琳宫更佳色明朝携酒访
城东

王仁甫左丞宜闲阁

试向宜闲阁上坐静观物理笑当当风生秋树
侍依依雨足春畦苗护绿碧水自随鸥泛远白
云偏共鹤飞高向来轩冕依華蕚此日今轻似
羽毛

踏盧溝雨別圖送張道士
盧溝橋邊柳色春盧溝河畔草萋萋東風攷吹
雲雨送北闕為有天香攜飲闌小樹見花落塔
入烟村閒馬嘶後月歸來重經還五雲坊望鳳
城西

南臺趙子威熙唐母氏自壽堂
高堂此日拜瓶卮家慶相傳事更奇戲彩往見
來稻居獻桃阿母下瑤池雲烟色動金花語雨
露香生玉樹枝儘醉中山千斛酒仙遊遨景正
無期

次韻柳侍郎直院晚歸二首
庭杉吐殿引淩霄露井銀床凍不流雲露窓深
隔風日鳳皇戶集和鸞恭書成恰孔分曹寫直
霜鬢香滿袖歸自有詞臣宜白髮杞簡珍重此
時投

又
早乘元夕到烟霄晏退侵淩水氣消得食保儒
倘共潮歎嘲早子空知語天憐病目今年減雨

送涼思昨夜飄无補明時合歸去山中林待放
人樵

送孫生歸豐城
丁戴成均尚褐衣論詩竟是知音稀摩英雄還
款請廊狎客叙歐賦武徽劍氣秋成還入望書
灯夜座耿留擇白頭倚席成何事回首南雲點
合歸

送楊生德傳父南歸
白首詞臣生
帝藏翩翩之子一時疑夜光匣裡双神劍春水
壯詞五彩和冒學新功存閒冊人生至樂在庭
闈誰知情別情偏切目斷江雲日暮飛

元夕感懷
天衢鼓鼓閙香塵宮舍蕭園宿醒猶不飲閒閒
宜逝客無眠对月轉思家三年元夕留京國去
十載爲處鬢華江上春風後期在㵎燒銀燭对
梅花

清明

清明頻歲客天涯歸愛江南好物華烟煖人家
柳楊槐雨晴門巷梧桐花誰恰卧病春将過孫
起喚詩日又餘杏酪不酒時酌我自燒新火試
新茶

五言絕句

客有談敵去絕往事因賦二詩

荊璞寧非遇卞和欺識真識真不自保翻恨世
無人

又

識趣全琴在當音千載期朱弦何用絕自首不
求知

贈玉月庠相師三首

威儀談有則形色寧非天開口問窮通休休事
可憐

又

我觀不亞數我心當惘然請君視此庠晴月光
無边

又

圭華四十年忽有万里行今看憶君言一唉希
风生

謝氏友山園二首

邃邃深相逆偃蹇自难親之子与為友此山餘
降人

又

如與山岩姿安石丘壑情徑見佳茅子使人增
眼明

栗庭黃氏瑞竹二首

埋川濟瑞竹黃氏見高門冨庶庭如此時來豈
有根

又

曾聞冤公竹插地竟成林句謂依非瑞請风执

至今

雨竹図

千年舜妃泪、一幅湘川雨、掩巻不忍读、余心止懐古

畫兎

孑灵广寒府、不充中書署、谁念秋水边、弄月凄風露

贈内静子

止水还能照、死灰寧復燃、寄言内静者、求静莫令偏

促織図 監州貫子素徵賦

華屋歌鍾夜、何従識草虫、惟應苦吟者、相対共秋風

東澤暮泊二首

人家烟霧裡、灯影樹林間、撑空青突兀、知是鳥龍山

又

四山歛暝色、百舌沸哀声、夜久月未出、川光虚自明

倣舜挙画巻二首

紅白芙蓉黄葵

不向東風闹、酣霜拒秋冷、紅白為谁妍、自照滄浪影

又

秋露満金杯、秋風吹道衣、陽光淡欲出、相向独依依

読左傳偶成

勝毋不可入、相人寧盲飲、陰為如死鳥、更有在乾候

山川図

白雲映高樹、上有青青山、不見遠人居、應在雲深間

淵明像

清節有高逸、沉冥兼酒徒、畫師寧識此、偶出之撑壺

竹図

逶石逶新芽、清泉映淯翠、姿妍既陽春、幕孔歳
寒意

環翠亭

萬山蒼環合、高亭一張衣、拂衣下山去、帶將空
翠歸

笃

根、風生柳、毬、雪點磯白、猶秋水玉、香映暮
天飛

蓮藕花葉図

玉雪簇玲瓏、紛披綠映紅、生、无限意、只在吾
心中

渓山雪霽図

橋凍騎驢滑、灘嘶理桿雖、何如閉門者、不識風
雪寒

正月六日雜述德道雜咏三首

前年踏雪去、今歳踏雪回、天知我衆空、從以萬
銀堆

又

深村出市歸、草市亦灯火、无夕約到家、、人應
侯我

又

荒山与吠狗、千轉復万盤、親然金華出、使我心
平寬

畫松

風霜不改色、水石淡為鄰、孤合空山老、豈知人
世春

題李盤泉巻

山中百歳老、曾見群雍流、懶說前朝事、清泉照
白頭

小竹石図

千畝蔭渭川、方寸儀華萬、兩竿巻石間、蕭、亦
清風

六言絕句

小西道中

鵓鴣林外索婦、眠犢沙頭草添、春水石橋紅番、夕陽茅屋青帘、

仙居圖

雲氣參差青嶂、樹林飄渺飛樓、誰識仙家歸路、桃花流水漁舟、

江湖八境圖

洞庭

君山隱隱暮碧、洞庭渺渺秋波、露寒白頭懷古、湘靈莫奏雲和、

武昌

草生白識春洲、月滿誰登夜樓、寄笑漢人文賦、蕭條晉士風流、

廬山

晉妙峰看飛練、栖賢峽聽奔雷、三疊谷簾未識、至今卻悔歸來、

海門

多景樓前獅石、浮玉山下中泠、長江天塹安在、北固烟光自青、

太湖

雲樹烟波浩渺、漁村橘里縈環、想見三高不死、超然來往其間、

浙江

兩山晴雲時轉、三道奔濤霖漫、白塔改雲高敞、行人來倚闌干、

靈隱寺

平地埃堆翠嶺、何人鬼刻神剜、今有風雲震蕩、舟還前日飛岩、

西湖

花柳空濛春霧、菡荷浪蕩秋暉、水光山色長好、舞榭歌臺易非、

題永竹小景二絕

秋樹霜藤崖壁、藕花蘋葉汀洲、更看蕭蕭水竹、有人倣元扁舟、

又

修篁烟景濃淡遠樹人家有無此日亂山深處
映田幽夢江湖

題高彥敬越山圖三首

漁浦渡頭烟淡錢塘江上潮平吳越興亡何在
青山長對人橫

又

潮平風定日落雲白山青雨亂憶詩晚秋天氣
浙江亭上凭闌

又

西域有奇士來州無限佳山一幅西興漁浦
風流千載人間

山水小幅

蒼峰秋雲更白青林霜葉偏紅江南八月九月
人在詩中畫中

即事

殘書長日茶思高座清風涌聲青荇池邊飲馬
綠槐陰裡聽鶯

八巻

吳禮部文集卷之九

律詩　七言絶句

山行

林中禽語意相關池上魚遊心共閑忽到水窮
雲起處悠然回首見南山

桐江道中二首

東風綠水動微波晚泊灘頭理釣蓑喚起江湖
昔年夢一帆異雨聽漁歌

又

連山紅綠照清溪倚棹行人思欲迷多少春禽
好音語止嫌杜宇作聲啼

病起

單衣小立怯西風病骨詩愁冷淚中一片清秋
在何處豆花籬落雨濛濛

追涼書所見三首

小風不掃晚來雲天色澄澄碧瑰痕回首銀盤
砾湧處火峰化作雪濤奔

又

沙溪歸人已罷舡石楼逞树自生烟溪四路轉
知何處一鳩斜陽数万坪

又

涼風琴、響千嶂漸出平原草樹間秋緣飛螢
已無力暗然数丈過池來

秋江晚渡圖

十年吳楚老西東屡巻高歌興未窮渺、孤舟
呼不得好山无数夕陽中

烟寺晚鍾圖

半空孤塔聳飛椽四壁長烟漲白波落木連林
秋色老断鍾残磬暮楼多

郊行

浴鳥翻晴日色曈平蕪千頃路春烟何時擺落
塵愁事灑至清江釋草牀

杜鵑

春風望帝舞餘魂呂甫離愁錦水濤千載此會
同姓杜泉吟無処堂前見

元夕

掛基梅巻鎖春晴酒思灯光角黄心聽徽宣和
太平曲待看明月到更深

赤松二仙圖

四海萃光雅慰眼半生書册政七年赤松有路
不歸去花落春山百草長

夏夜江上二首

流屋清江万斛水風蕭瑟竹光寒夜深月上
門不掩卧聽釣歸舡過灘

又

洪濤半夜蕩蜀山月明風急雨龍翻、呼兆江边
縛纜示喬瞭白石青楓根

溪上

桃花漫、杏花乾一寸青蒲刺碧漣春色滿溪
人不到野鳥皆工小雅牀

次韵黄晉卿清明遊北山十首

千峰烟雨乱峥嵘中湧芙蓉一朵青想見登高
能賦客吸呼山氣聚英灵

又

幽賞方濃總昔時、青山自謝我曹奇、不知同侶
東林社、還有當年遠法師、
又
蘭若青林數里程、孤峰當道送迎迹、歸來寒食
清明夜、枕夢松風澗水聲、
又
珠璧黍米客千衆、芥納須弥等一塵、始信狗師
瓶活事、故將異幻駭庸人、
又
煌煌丹光潤壁紅、牧羊先在瑇雲東、杏花落
春風老、承得相逢一咲同、
又
仙佛偏于勝處多、飛空金碧倚峨峨、白雲深鎖
藏深屋、誰訖北山人姓何、
又
林澗尊宿潦殄蚒、不減當年許與交、十載相思
不相識、雲山塵咲俗緣累、
又

藥草生苗宿雨撒指、野菊晚班衣相花氣盡
櫻桃遍山北山南謝豹飛、
又
行歌共訪撩丟前、絕壁層雲一遑翶、誰念愁吟
溪上客、落花微雨待諸節、
又
一壑風烟自可居、十年湖海漫狂遊、短衣射虎
真堪樂、莫恨將軍老不侯、
靴垂圖
短轡長驅後先驅、遨利奔名迭所如、落日中原
天萬里、我曾止坐出無車、
讀陳後山詩有感
我名異世偶然同、身迹沉微精更窮、寄食尚怜
往鄭築、叢書未易見蘇公、
和陳章傳寄方韶文韻四首
北里高樓笛夜吹、酒懷詩夢與秋哀、書達無限
望鄉思、獨對寒灯聽雁時、
又

風流文采弟兄誰屈々像人共夜闌芳于寧堪
採擷對後游聊作採詩看

又

黄塵那解污清流笞裹千尊莫負秋闌來芙蓉
弄江水咲携壜月上沙頭

又

風流遺老曉星殘湖海知心夜寿訶欲語言英
向何處猿声葉滿秋山

山雞

斕斑五色出深叢顧影徐行氣自雄飛去漢廷
應作鳳野々情兄任西東

偶題

塵土侵懷屋打頭出々市廛總悠 南々萬古
長青眼莫怪拘着不下樓

明皇聽笛圖

小立華清院宇春倒身横玉咲迎恩秋風吹斷
歇場曲疑碧池頭急管喧

羣雁圖

飛影成行止共餐稻粱易足水雲寬誰知江海
難摩老樓对秋風不忍看

孟浩然踏雪圖二首

風雪蕭々破帽斜玉堂四首夢應非處門杉徑
寒门凍擁被徹吟笠憶歸

又

直語先因任苦懐清游随意渺寒原風流鄭五
雖相似應愧詩儒位轉尊

班姫吟扇圖二首

已信當年有結衣漫將團扇寫新詩才明白斷
袁業夢肯对秋風作詩悲

又

當君提携識精恰安身寵々兮任長梢照陽楼龍
妬臺惹得似斯人晚自全

自斎墨竹三首

長憶東陽川使君楼風冷傍庭休文石根數葉
蕭々碧長伴遠人一堅雪

又

碧鮮迎舞翠華臨一口清風滿禁林得去雖閑
渚先壽报思誰識此君心

又

彭城一派接洋州千載真傳屬蓟丘奉世隨風
潑墨水難神誰識与天游

春日独坐二首

茶烟濃、風前步屧華沉・雨後添何處楊花
念曲傳殷勤入室更芽薰

又

也會看樹一雨添小雨隨風十數番无酒无詩
亦是客潛然終日自清歡

次韵七夕二首

織女黄姑有定居河梁歷處度穿虛世光換、
寧知此處嘆書生苦信書

又

流俗无知誣陋遇矜能了道亦浮虛鄰衣自富
何関我不用逢人乞腰書

除夕

瘦竹蕭、一樹梅閑門倍客少雪來明朝遥莫
新元日不用山童掃雪開

昭君出塞圖二首

平城圍後就和親不斷边烽与戰塵一出寧胡
從漢世論功論合勝前人

又

巫峽故山花樹紅村、鄉塚曾春風琵琶馬上
无窮恨恨當年誤人言

播地工馬圖

龍羅金鞍步、建居王剔殿待多時延秋門外
驚塵起夜半無人見夜馳

秋日二首

酷暑煩蒸日望秋耳根恨不聽蟬、夜來庭樹
秋風起独覺却添无限愁

又

少時倔強不知愁每嘆詩人嘆白頭四十行年
還自笑風前搔墮一莖秋

寬棠圖

一曲霓裳舞樂催相傳親聽月宮來當時果有
飛神術未路因何死馬嵬

即事三首

日炙風吹野岸旁形容塵土汗如漿平生三伏
寧知此高臥當門綠倚林

又

解衣坐憩野人家滿樹紅葉夜合花河水悠悠
纓可濯我來非是羨魚蝦

又

離家始識家居樂涉世深知世法殊豈是一行
能作吏已慚數月處現書

堯民醉歸圖

時行巾服俱非古儀秋以前誰飲醇寫出太平
真樂意陶然如此即堯民

七夕

木槿籬邊絡緯哀卧看河漢逶天迴西風不管
扁舟客吹下樓頭笑語來

春暉堂

尊心何此報春暉游子遠遊歸更遲甘旨高堂
日娛養頹君不識孟郊詩

芙蓉翠羽圖

一幅當知旧畫圖芙蓉紅擁翠禽稱龍沙一万里
秋風道此景君王夢見無

紫極宮太古樓

實无眼前安得壁人生變幻等飛烟還成有物
知誰識長向千秋万古傳

漁樂圖

罩罔帆檣來去船老妻會笑小童蹲寄人曉看
漁家樂意雇厓正可憐

吳城山阻風

吳城堤下繫船初津吏催程要簡書却謝北風
多雅意留人兩日看匡廬

省李王河埠

崖兒不如歸與儂何人知我愛孫懷江濱羞話
三更月听說松陽卯酉峯

集句二首贈谷清季通

江上春風添客舟鳥啼花落水空流功名更吝一杯酒与尔同消萬古愁

又

梅花梨花参差開如何不飲甘心哀百年莫作千年調二月已破三月来

還里二首

鄰屋荒墟巷陌非故庐在眼使依依祝融回禄偏怜我莫恨知心一世稀

又

東家滿装千斛舡西家腰纏十万錢我歸无物堪誇客方寸夜光長炯然

寒村雪暮図

水抄栖鴉暑已殘沙边落雁雪犹寒江南江北曾行路今日山窓借画看

桃源図

翠嶂清溪遠近春紫刹雜大接比鄰花開酒熟身無事便是桃源画裡人

玉澗禅師山水

玉澗詩多画上題如何此画不顕詩依稀樹石皆遊戯一筆金元卯更奇

雨中即事

山雨冥々水満溪倚闌望断轉凄迷黄鶴不曾人跡絶盡日高林相对啼

贈醫者陸生

三十年前識乃翁鳴絃飲酒近隣東閉門秋院梧桐雨卯話人生如夢中

郡郎酌春図

勇奮功名一覚餘千年重有此翁無昏々酔夢人間客争向君家看画図

大洋雁

源々青烟障白波連舡千百雁聲悲喚醒羈旅十年夢似泊高沙蘆裡時

凍蝿

偶不能飛静若痴忽然容易惹情嬉主人偶見犹怜汝不忍营々捷々時

頂陶玉元双溪擢歌二首

緑裏青羃老子真源水桃花曲岸新故里双溪
誰憑識擢款今喜見斯人

又

漫郎孤唱發清娛甯里春吟思傑然更聽正声
韶護四武夷山上有飛仙

蘭亭図二首

京洛銅駝少林深春風修竹滿山陰右軍曼図
心如洋也伴蘭亭醉客吟

又

觴咏情情落筆時後来感慨已先知山陰道士
衣冠少竹裏萧祠澗水悲

西江図

西山翠滴大江流歴、閑図記昔遊蘇箕滕王
閣時閣秋風斜日下城頭

續雪騎竹図拂道傳捷挙自作此図弄
頭其所為詩有百年行役今如此安用
文章吐栈之句

自憑新為自製圖記曾万里径

峯奥莫嫌不得文章力風雪詩人老蹇驢

題山水図送人帰仙居

仙居直接天台路无数青山与雪树行人已在
画図中、久渡夢図入山去

正月六日七日舟中即事

雨声入夜波番天梦四月出春風顛雪香乱落
衣被遥知是梅花吹满红

又

江清日净午風柔淺眠烟嵐紫翠浮揚柳夫活
花未動无人来共早春舟

贈虞舟道士

我愛虞舟宣良名无心随處任流行抱琴却出
龍門峡明日江湖春水生

唐陳宏画明皇擊梧図

三郎半醉玉頹然手挈青桐舞節催老樹無情
應解笑曲成那得鳳皇来

贈日東僧清先壽

萬里滄溟断去蓬湖雲野鶴共羈孤程應清夜

禪床月醉照平生夢有無

善致甫所得息斋署竹為大幢其半

李侯妙画奪天機回禄祝融將取之摘是清風、

满盤谷不令雲蔽尽高枝

捕魚鳥

翻身舞影撒重渊百計求魚飽不飢巧拙並生

还自是何曾飢死信天缘

春日雜書

浮無事况有詩情馬上微吟太瘦生楊柳吉光

山市湖一番風雨近清明、

是時僧志南有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

楊柳風之句

过建德梅山寺僧四首

玉峰春色動情烟白、红、取次妍看眼却無

看花小卧聽箫鼓度山巅

又

清明長是雨綿綿今日晴光時节年山縣闭门

花事忧正愁无水救春田、

又

黑蟻啓生桑蚕小河豚過上荻芽肥雨晴野外

人声動美散庭前燕子飛、

又

山藥堂多心共苦藥書拋久眼渾迷舍南舍北

園、樹无春子規朝暮啼

雨宿招賢寺二首

山路残春已歇竹僧房今夜有傳青岩前流水

岩前雨可耳一年無此声

又

招賢寺裡解招谁误我今年两度来山雨留人

行不得愚民心事有谁知

村行

烟樹交、桑竿鳴雨泥滑、竹雞声青蛙白水

迷漫漫遠径濃陰語曲行

帛栢園　漢阳縣大别寺中

栢貢荆州任土風漢阳遺樹尚葱蘢休誇此是

移曾植四海青、尽禹功

梅聖俞四禽言山廷婆名令特行也吕
舍四周皆山春夏之交禽聲喧然因康
梅公詩集為一絶
餅焦亦足療朝飢止飲壺廬生用提風雨肅
泥滑滑不如歸去去來兮

贈鄉人浣桐君
秋澗桐看眼為閑與湊鄉井究時回次吾骨相
應雄改換有新痕工顯來

題梅溪詩畫卷
淮海張公昔好奇畫圖一幅寫清濃速淮合承
詩人屋更看梅花雪壓堤

玉蔬蝴圖
满身霞彩尾蕭梢玉蔬濤淩意氣驕莫向赤墀
人駐目只疑踏雪未曾消

題赤壁圖
燒天烈火万艘空樓槳英雄智力窮何似扁舟
今夜吾聞簫聲在月明中

秋江独釣圖
戴冠古服理無綸恐是子真華行人今日宜征
莫尋嫏水雲真得自由身

清溪道士熙易圖二首
圖像煙微久失傳故從方外得先天姓名不落
人間世只有清溪黑易仙

又
每愛研朱滴露痕都欺脂氣已如仙隋人不悟
姓人樵木鶴何曾得上天

子昂蘭竹圖
湘娥清泪未曾消楚客芳魂不可招公子離愁
元處寫露花風葉共蕭蕭

揚州四首
畫棧清歌塔舟來芋稈酒家樓四城列屋
數十万依旧佳南第一州

又
長憶如常故城並枕説英雄李与姜唐人當向
揚州死不死何曾有耿光

又

居士祠前走細泉先双亭上看仙花一年閑適
閑三度不是春風也憐花

又

滿黄蝶舞志已迷元瑞更欣工天祿庭前木鶴
真此戲況說雪中犬与雞
腰纏十万貫騎鶴上揚州昔人以為戲言
誰兼得之戲盡試有是事也到寄鳥騎之
已

潘子固秋泉卷

表澤盤溪訛昔遊白雲人去自悠〻秋風何處
異果落塵有清冷一日添
曾遊莒之門

胡古愚後亭雅興詩

京華風物太平時履馬青山鬢欲絲二十年來
佰澤年征塵騎公華中詩
十一月十二日蒙文閣下私識二十三

日出和張仲舉

宜燭風簾微散明屋高人靜步來去不知聽听

肅〻雲何似山窓洒竹聲

又

林領深閑長不歸雲庭寸遠月樺〻書床塵動
牙籤亂琴與聲喧打穀微

主教董師坐二首

楊柏成林擁綠陰鈎簾獨坐屋深〻日長清思
無人共話有黃鶴送好音

又

庭下高槐垂下張風吹嫩綠有微香窓簾動
玲瓏影付与病人一晏涼

康禹圖

飽食天淵逸氣生只愁去伏溪長鳴香點攬入
美宜手便首何妨逐隊行

陵節婦

南國征人去不歸春妍懶着舊時衣至今門外
冬青樹不与風花工下飛

劉節婦　屠君妻

勤苦良人李妹殊、戰早已攝飛鸞埋城心仗

刀圭力不假尋栖向虛寒

趙韵婦　聯尹妻

夫子曾彈渾沌集、聲忽斷音沉、夜深一掬
寒岩淚要聽秋風別鶴吟

送夏李正赴奉聖州

書卷春衣共一車、出關千里漫風沙、驛雲五色
天西角、書及高秋望翠華、

又

弓刀射獵古雲中、聲教明時萬里同、要向采園
要品騰裁丹桂侍秋風

趙子固畫梅

千樹西湖漫碧瑤、醉拈玉笛遠花吹、聽令無限
嬋娟意、留得春風雪一枝

方、壺道士等危大朴画雲林圖二首

抱朴先生李大还、偶然乘鶴來歸山、迎陽坊里
看圖羅、夢遶白雲青樹間、

又

海上三山樓觀閑、蓬仙早晚御風回、畫成疑緣
人間境界問何因壽得來

崇禧堂前棠梨

西無堂梨一樹遮、諸生長傍夕陽斜、清明休暇
无人迹、落盡風前玉雪花

張采对御園

多欲求仙亦已癡、先翁勾惟善覓嬉、歸去却向
何山去、不放青驢蜀道時

送人歸宣城

聞道宣城甜大棗、戒來民屋半蕭條、明時錄事
今頭白、自寫平安父老書

題江朱孟章母壽詩卷

吾國莫羅三春雨、曾孚歸看五月花、想見瑤池
迎阿母、康姑山下擁雲車

送人之蘇杭

江國蕭條超大餘、繁華無復似當時、西湖依旧
青山色、莫向秋風咏黍離

又

吳鄉水落稻平疇、蓴菜鱸魚滿意秋、爲問西風

斜日裡有誰酹泛五湖舟

郭天錫書曲阿圖

梅亂春雲雜暁嵐時予漕雪出青藍依稀一筆
誰傳与北固山前海岳庵

送人之宣城

昭亭山下宛溪頭楊柳芙蓉岸、秋總是同時
迎送處夢魂猶逐故人舟

宋高宗書杜陵驄馬行

江沱燕息共怡然先澤中原壯志弛非見騏驎
取刀下不須更寫杜陵詩

精志忠

宋顏夫司業出乃兄誠夫尚書中秋五
首并遠粟言侍郎詩因次其韵

良夜清尊一笑開水边亭樹䔍城隈祗今惟有
青天月曾照當時太白來

又

曲江騷學瑞春雲二千年前遂後塵今日重來
陽春侯相看移有兩三人

又

宋公高製擬昌黎筆勢雄奇見起槪浩氣祗今
人物微狂瀾誰障百川低

又

翠華南下拂秋天龍虎臺高古塞迷誰擁江南
白羽客連書清語对床眠

又

會稽太守出清顏追逐揚鑣過蘭橋想見相思
浙江夜月明猶醒卧閣蘇

憶建德五首

芳蘭溪頭春水生玉峰高下雜花明縣廷清坐
見公事閒聽游人弦吹声

又

尼佛岩前山逕面曾因祷雨得清吟至今六月
牧溪夢長見飛泉雨冰流

又

石門相向立東西側過行人躡嵸梯山下雋鷲
忽飛起風吹草樹見清漣

又

水[illegible]出乎石潭邊訖向城中日時路秋風吹雨
破寺涼數日吟哦不能〻

又

只先係〻想未忘我無邊愛比甘棠兩亭手挍
闌花木五六年來幾許長

元旦敬由書事四首

[illegible]松高聳御樓東清隔望畫景中黃繖雲幢
[illegible]南[illegible]時下畫堂[illegible]風

又

福開戲票祥雲清次第春雷万鼓鳴最愛鳳笙
〻翻製新飛舞不識是何方

又

金年千秋萬春雪微送抵客歲風臣白歡尊前
那得到庭看拜舞付隨人

又

朝散緣中下崇微揮袂爭道度如飛同來各向
朱門去獨有西山伴我歸

閏二月朔日

病過春光兩月程幾番風雨幾番晴不知開到
荷花樹今日俤聞燕子声

三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雨不止

閉關因病得深居客至猶嫌禮缺疏連日雨深
無一跡且拈丹筆了殘書

九卷

吴禮部文集卷二十

雜著

三國志辨論

荀彧

操欲取徐州還乃定布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内云云攻之不拔畧之無獲不出十日云云

此是學李左車說陳餘語

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无降心

此是規摹韓信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語

議迎都許彧以為云云彧勸操曰昔高祖代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云云

操以詔書示彧云云彧曰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耳云云

此段規摹韓信語言項王為人語

操與紹連戰議欲還許彧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於先退云云

或說操宜復古置九州彧言曰云云

此是比長良諫立六國後事

杜牧云彧之勸操取兗州則比之高光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漢代譬之教盜穴墻發匱而不與同挈雖所以論彧者未盡亦足以誅姦鄙之心矣司馬公乃謂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比擬于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豈援彧引高帝不但取兗還許之事或言山東未平彧則以高帝為義帝縞素劉項之存亡以釋其疑操以彧為子房而彧勸功其挾天子以令天下操患力不敵紹彧則論引高帝宜矣史氏紀載大抵因其言而文之未有全出己語況彧之言不一豈得皆為史氏之文飾乎司馬公曲為彧諱其論未當若乃陳壽規摹漢史諂諂自喜真以高帝視操則有之矣夫假人必予其倫書之无識累責邪

郭嘉

魏書曰備未奔以爲豫州牧或謂操圖之嘉曰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云云

傅子備未奔云云嘉曰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宜早爲之所今操使備擊袁術嘉與陳昱俱諫時備已去操悵不用嘉言

曹操不殺昭烈此自英雄之度嘉昱算略之士悵圖之不早耳昱傳載與嘉並諫遣昭烈謂前日不圖備是其識不及前二人皆嘗言之矣授董昭亦勸操止備三人者其智略同而操之所深信也三人皆言之而操不聽豈非借度乎綱目據魏書從嘉採美而操沒善豈其實哉

田疇

田疇感伯安之遇痛公孫之暴虐志失言義存報主可謂壯矣茍量力不敵衡情莫遂獨往終身固亢尤旨既能合衆致強謂宜伺時乘隙渴止而輒執餼槊之手而獲遲不擇所從爭成脫庭以明素志可也當鮮卑輒建烏桓之衆來侵背易京之師輒乃改更時常與之比肩侶有徵命亦可因以殄賊于此之時靡聞感奮何乃操使臨門聞命忽從輸智猾賊用爲啓導飾言御郎之從以稱非義之從是致歸插間命與尚援首不念公孫之殄滅貫田假手于二族爲儺人根能免愧于顏乃哭尚以徼義辞爵以爲高可謂輕量無宜其就免當者矣

赤壁之戰

赤壁之役漢賊褫魄迨其輕敵淺謀先以自擒操瞻孫權書云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評者謂操欲間瑜故爲是言果誰欺乎攷之史瑜勸權戰也謂操衆不習水土必生疾病且然之符也魏志則曰戰不利於是大疫則疫在戰後矣于瑜傳乃云時有疾疫此不足信也黃蓋用謀因風縱火瑜傳所載著甚于吳志乃云操燒其餘船引退夫燒盡此船延及岸上營落豈復有餘自燒其餘豈人情也原壽

之意輕欲附合操書掩飾敗衄之醜故為異同以亂其實不知明者觀之豈能眩乎

曹植

操之諸子彰最為僭暴璽綬之問誠有異心倉舒早慧而請年稍延殆未可量植文藻而已矣以任性不飾柔志無他非丕所忌也黨儀廙見誅灌均希旨而禍不烈者良以此致逮叡之世上疏求自試求存問親戚夫以植之才固宜見用曹氏大計固宜厚親戚然當時踈遠猜忌之弊已成言之者適所以為迂於事而昧於智也植乎吾知免矣

司馬懿

司馬懿請與武侯戰曹叡使辛毗監其軍以制之請戰者外示武而監其軍者知其不敢而飾其事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武侯料之明矣史又謂先是懿數請與亮戰按建興六年春出祁山冬圍陳倉魏皆遣曹真來拒八年真請由斜谷入寇遣懿泝漢水由西城與真會漢中以大雨道絕而還九年出祁山寇始遣懿來拒遇于上邽斂兵不交至鹵城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有畏蜀如虎之譏不得已而戰遂大敗由是論之懿始終不敢戰、則敢耳史氏之言抑何誣乎居參其重會露其情所謂欲蓋而章者歟

華歆邴原

管寧華歆邴原史稱三人相與為友注、並以名德之士尊之是當評漢魏之際清風全節高躅不污惟幼安一人從逆滅義無若歆而原亦篡賊之臣豈二子者矯飾于初年而狼藉于晚暮耶與寧並列豈直麟鳳之於狸犬乎裴氏著亂賊腹心之評亦止為不當以先後論而不序其非倫何也致之世說載擇組擲金及分坐割席二事又魏略稱寧嘗嘆邴華有仕宦意則知當時已不其賢否裴氏所宜著錄而反不之及蓋亦同乎世識崇飾其賢掩匿其惡而孰知惡之終不可以

擠也

譙周

譙周陳壽皆巴郡人也壽於杜瓊傳載周問當
塗高之義明魏之當興推備禪之名知蜀之必
亡與周傳知禪降魏之言相表裏大槩謂天命
在魏又以尊司馬氏之繼統耳周言於禪曰若
降魏魏不裂土以封請以古義爭之此誠大謬
無識之語而壽謂眾人無以易之理又言劉氏
無虞一邦蒙賴皆周之謀吁賣降覆國俛首事
讎曾是不以為非而反以是為善乎又載 與
周別周語予曰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
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揚劉同軌
雖因年歲比方實則竊自比擬雄之失節周尤
有甚焉更生忠誠周自視何如而況敢上議聖人
乎周不可勝誅矣
壽之著此者以矜其平素親遇之榮其他褒贊
如
所謂後進通儒所謂行止有取子孫亦忠篤質
素又引董子比之所以尊揚周者不一而足猶
秘御惡一至于此其罪當與周同科矣

郤正

郤正身草降箋臣事讎賊故其論義作也不斥
其不孝不忠之大罪而專其小善以為稱降叛
之相為御也陳壽取而著之篇其自為論也亦
止責其躋戎度擾而已君臣之義置而不論可
乎

孟宗

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古之人不得已則奪輟
忠而全孝傳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
也金革之事無辟孔子以為有為、之蓋臨事
而制是豈可以為常也孫氏之制為長者死
倡化悖興甚矣有人心者皆指其親而委質子
當時禎悼吾父孫皓令釋服悼亟作檀擬孝
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奪情滅孝誰之罪歟孟
宗喪母奔赴自拘聽刑陸遜為之請減一等其
柔忍篤不為淫刑所撓可謂絕無而僅有者

矣
朱子嘗謂此事關係甚大
孫吳志司空孟仁本注引吳錄及楚國先賢傳所載寄鮓生筍等事當并書之宗事他見亦多如孫綝廢亮而為之告廟仁居獻之朝充所臣綝而不能止此自其失不可以此而廢彼也

甘皇后

昭烈祖雄父弘名字僅見至于母嫡室皆不知誰氏元年既立宗廟祫祭高皇帝已下不必已建親廟並有謚號嫡室追崇禮亦宜之豈有此之未及而下議皇思之謚乎孔明舉事必不其然此皆記載缺略之罪
孫志建安元年呂布襲下邳虜昭烈妻子求和得還三年布遣高順攻之復虜妻子曹操禽布昭烈得妻子五年操擊昭烈虜妻子禽此則昭烈妻凡三見虜也
甘后傳云昭烈住小沛時納為妾昭烈數喪嫡室攝內事隨至荊州產後主昭烈以建安六年至荊州十二年後主生十三年操追及于當陽長坂趙雲抱子禪保護甘夫人得免
又劉封傳云昭烈至荊州未有繼嗣養為子劉未至荊州以前未有子史之所言自相戾也

漢魏正朔

魏明帝景初元年有司奏以為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為正三月定歷改年為孟夏四月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于郊祀迎氣礿祠烝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月斗建為歷數之序齊王芳正始元年春正月始改從舊景初元年四月至正始元年正月即漢建興十五年三月至延熙二年十二月也魏志所書例差一月今依目所書上著漢年而下從魏正如延熙元年正月立皇后張氏今書二月冬十一月蔣琬出屯漢中今書十二月二年三月蔣琬為大司馬今書夏其餘皆當正自昔言漢初及秦元年冬十月皆謂不改月惟顏師古謂之皆太初正

歷以後[illegible]子大事記之類任史最精此
有所據由晉山[illegible]有云顧以夏感二月[illegible]當時
不改月何以有[illegible]言魏明之制因為不典其[illegible]
月不改時上因可以推見前代之必然也
　綱目改定夫
建興十五年春正月魏黃龍見以三月為夏四
月　魏制三[illegible]為不[illegible]之廟
　夏五月魏地震　魏以陳矯為司徒
不利[illegible]孫淵自稱[illegible]　六月魏擊遼東[illegible]
[illegible]張氏[illegible]
[illegible]八月魏大水[illegible]后毛[illegible]　[illegible]魏
[illegible]營圓方丘南北郊
冬十月吳以諸葛恪為威北將軍　十二月
魏遣太尉司馬懿擊遼東　魏鑄銅人起
土山于芳林園　魏光祿勳高堂隆卒　魏
作為諫諍不果行
延熙元年春正月魏以韓暨為司徒　立皇后
張氏　立子璿為皇太子　吳鑄當千大錢
秋七月魏司馬懿克遼東斬公孫淵

八月吳中書郎呂乙伏誅　冬十一月蔣琬
出屯漢中　魏主叡有疾立郭夫人為后召
司馬懿入朝以曹爽為大將軍　十二月魏
司馬懿至洛陽與爽受遺詔輔政魏主叡卒
太子芳立
二年正月魏以司馬懿為太傅何晏為尚書
三月以蔣琬為大司馬　秋九月吳遣將軍
呂岱克武昌　冬十一月魏復以建寅之月
為正　吳將周祗有罪廢徙廬陵

附錄

綱目延熙八年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
十二月尚書令董允卒以宦者　黃皓為中
常侍
按漢志九年十一月琬卒董允傳九年卒此
皆仍通鑑誤　目錄九年琬卒不誤
又按允傳陳祗代允為侍中與黃皓互相表
裏始預政事祗死後皓從黃門令為中常侍
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　秋景耀元

年卒換此文則皓此年未為中常侍也然專
政則自允卒後始
九年以姜維為衛將軍與費禕共録尚書事
按維傳在十年亦仍通鑑誤
景耀二年秋八月陳祗卒以董厥為尚書令諸
葛瞻為僕射
按祗卒在元年亦仍通鑑誤
讀左傳并注數事
左氏所引夫子曰云云多非是張子
長孺之因録其道
宣傳二年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云云
書法不隱一語當是夫子之言其下二語後
人依託文飾之辭未諳尤謬
九年陳殺泄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
辟其泄冶之謂乎
泄冶諫死無非可議況君以書名無褒詞强
生異說引詩云云便誣夫子之言是以忠為
讒也其不然決矣

昭傳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云云數親
益榮
平丘之會正於義也夫當是傳者申言之杜
親益榮必非夫子語以子產古之遺愛語例
之恐止一句為是
二十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云云仲尼曰
守道不如守官
官不外道豈有舍道而能守官耶孟子所引
無之則非夫子語也
杜注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
也其說似美而非君招當往豈非制非物不
往豈非道乎
子產卒仲尼曰古之遺愛也
注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見愛注非愛者惠愛之愛即所謂惠人也杜
言叔向古之遺直也
前注叔向之直有古人之遺風此注亦當從
之

二十八年仲尼聞魏子之擧也以為義、、其
長有後于晉國乎未句必後人附会之言与畢
万之後必大語類
僖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
敗
注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
此秦伯車敗也蓋筮既吉而今車敗惧不祥
故詰之徒父復吉之云云
按文登涉河侯車敗三敗必獲晉君三敗及
韓下如按晉侯云云
非指晉侯車敗明矣杜蓋因侯字即指為晉
侯誤
獲其孤雄夫孤蠱即其君也
注以孤蠱為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象未
聞
晉惠公于曹君故喻之如此詩剌齊襄亦云
雄狐
晉戎馬還濘而止
注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墮泥中
按注以還字句畢恐作一句讀言還轉于濘
而止也以還為旋改字而義又迂曲
儀禮墮祭說
士虞禮
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祝命佐
食墮祭
注下祭曰墮、之就言猶下也
周礼曰既祭則藏其墮謂此也今文墮為綏
特牲少牢或為羞失古正矣
釋文墮許恚相恚二反　綏祭許規反
今按綏祭即是指綏言祭下之文無字不同
釋作音未畢、
特牲饋食禮
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挼于醢祭于豆間
注命詔尸也挼祭、神食也
士虞礼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
周禮曰既祭則藏其挼、与墮讀同

今文改挼皆為綏古文皆為挼祭也
挼醢者染于醢
釋文依註音墮許恚相恚二反後墮祭挼
祭皆放此
挼如悅而宣而誰三反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
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挼祭
註退者進受爵反位妥亦當為挼尸將取主
人佐食授之授祭者亦使祭尸食也
其授食之取黍稷肺祭今文或皆改妥作挼
矣
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挼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
註挼祭示親祭佐食不授而祭于地亦儀簡
也
少牢饋食禮
祝反南面
註墮祭爾敦
釋文墮許規如規二反下同

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祭于豆間上佐食取于
黍稷于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
佐食兼以黍而授尸尸受同祭于豆祭
註牢羊豕也同合也合祭于俎豆之祭也黍
稷之祭為墮祭將食神餘尊之而祭之
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
上佐食、、、以綏祭
註綏或作挼、讀為墮將受嘏亦尊尸餘而
祭之古文墮為肵 音祈
釋文綏許規相規二反并註挼及隋亦放
此下同
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
註右受佐食不手受墮于佐食也至此言坐
祭之者明尸與主人為礼
墮祭所以祭鬼神之物祝生者之飲食必祭也
其礼則尸與主人主婦皆有之祝出迎尸、入
即席坐既舉奠祝命尸、取菹擩于醢祭于豆
間及祭黍稷肺等是謂尸墮祭、神食也尸酢

主人、、拜受爵工佐食取黍稷肺授主人
、受佐食坐祭之所謂主人墮祭、尸食也主
婦亦然
儀略尔士虞禮所載及特牲祝命挼祭云云
少牢尸取韭菹條尸墮祭也　特牲主人拜受
自條少牢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以下主人墮祭
也
特牲主人適房條主婦墮祭也
按張云三處任甲墮皆不同此五字或為墮或
為挼為羞為綏為挼鄭以羞綏挼三者已從墮
復云古文作挼以特牲及此士虞皆有挼祭故
亦兼挼解
今攷鄭注作挼不作挼竊疑挼字似綏而義同
又有而誰音亦與綏墮易混張或據別本爾但
士虞特牲俱有挼醢祭豆文鄭雖兼解而於皆
為挼祭也下如云挼醢者染于醢則自有先後
初非混言之其釋挼則主于墮與三者不異張
似不察也

又按此字凡八又有隋妥所號不出皆字訛
音轉所致釋文既依注音墮而士虞特牲
從去聲少牢從平聲亦失于考定從一也
禮記曾子問綏平聲
周礼守祧大祝隋或聲去或通用二音亦皆類
此然其義則同也

社主說

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遺而樹之田主各以
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謂若松柏栗
者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
注主日單社蓋用石為之此各一說也後之言
樹者
白虎通云因樹尊而識之使民望見敬之又所
以表功
尚書無逸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
諸社惟槐莊子齊櫟社漢史豊枌榆之類
言石者孔穎達引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
石是一類

崔灵恩云社主用石以地産最實
呂氏春秋云殷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太社
主石之類
按唐書張齊賢傳門用家田主所宜木今社主
石奈何齊賢等対用之田主用所宜木其後問
之社非太社也
陳祥道禮書曰諸侯社皆主樹之爲主以象其
神大夫以下但各以地之所宜木以之説考之
則用各有當矣
春秋傳陳侯擁社見鄭子展陳祥道云果長五
尺不可得而擁蓋用剛尺有六寸後世定爲五
尺陳失考也但其剛半埋地中必旧已然果埋
而又取以載恐不可从
朱子謂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以幣帛
就廟社請神以注然不可致
按禮記君行載遷廟主先遷主則以主命蓋廟
先虚主則社亦不當虚主矣
仁山金先生嘗引朱子説恐當以此爲是論語

問社事　孔氏用大司徒文及注又釋朱子圖
之窃謂三代之社雖有遷改其所置之處即其
境内之土何宜松宜柏之不同耶又夏土何以
松宜松殷土何以栢宜栢耶意此三木乃天下
常植之物先土不宜樹之不同以示改制如子
丑寅之建黒白赤之尚尔
楊復儀禮通解備其載陳氏説引唐儒議石
尺寸不同當考
唐書旧主長尺有六寸方尺七寸今宜長
五尺方二尺
通解旧主長二尺五寸方一尺七寸今宜
長五尺方二尺
又唐儒云社稷主用石按稷舊制无主朱子
社壇儀云

論太玄経

聖人之作易也果有心乎哉語象著形説馬獻
圖假手於羲皇一而二、一四、而八又三重而
六十四猶本之有幹、之有枝秩然而成階然

而序從橫上下錯綜參伍无往弗合殆若极天
下之至巧者而史遷謂伏羲至淳厚畫八卦蓋
自然而然巧者因无庸其間雜以文王周公孔
子爲之文彖彖繫不過因理以明數即卦而示
道而其爲道也變動屢遷不爲典要三百八十
四爻不三百八十四用而止故天地鬼神之秘
萬事萬物之理包攝而無外貫通而無遺觸之
而值舉之而合筮之而灵天下之人神之而莫
知其故信天天之爲之而非聖人心思智慮之
所爲也千載而下豈有加哉揚雄作太玄以一
生三、生九極于八十一其策揲以三虞三用
三十三此其法大与易異者也易有彖玄有首
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易有言玄有文
易有繫辭玄有攡瑩掜圖告易有說卦序卦雜
卦玄有數有衡有錯此大同其義例而異名者
也且玄以準易實將模放擬則自比于聖人漢
儒以議其非聖人而作經後之爲之辭者曰玄
所以贊易其大異于易者如是不識何以爲贊

也蓋雄深沉好思常覃思渾天三摹而四分之
本有見于曆而因曆作玄而巧求其合其思誠
苦故其詞艱深易以天玄以人易以无心玄以
有心孰謂玄足準易哉故其紀日不及月无待
閏晦朔以冬至爲天元三月地元七月人元而
夏至反在地元之中陰陽之爲氣也二歲之爲
物也方以三數乘之則皆不可得四分而加一
率四歲而加一日則千載之後大冬爲大夏旦
筮用三經夕筮用三緯日中夜中用二經一緯
吉凶不在其逢而在其時日中夜中夕筮无大
休咎而旦筮者不大休則大咎敵者昔人嘗論
之是皆不得乎自然而往生于心思智慮之爲
母姬乎支離外滲之至此也或曰折尊毀无可
知吉凶易道无往弗存况玄于十餘万言高者出
蒼天深者入黃泉其言奧順甚寓至理詎无耶
耶曰折尊毀无將以求卦也卦者无心之具故
假諸无心之物求之而後吉凶之理得今玄也
生于有心之爲猶執泥不平之權衡而稱物之

輕重焉可信也著者雖自謂後世復有楊子雲則知好言君子立法為其當　而已言之書今執昧昧也吾識惜其人而非天將自附于易而逾遠于晉而死所用之後之才智出雖下而好為寓鑿附會以求易者可不戒哉

秦隋論

三代而後混一天下者凡六姓秦漢晉隋唐宋享國長久稱漢唐晉未久而亦裂宋稍久而播遷秦隋最先亡夫合天下而為一雖盛之勢秦隋唐一也而傾覆衰弱若是亟者何哉昔人以忠厚者延長暴虐者不永固不易之論愚嘗因而求之嗣姓之君雖雜任曹角智力而得之非若三代之積德累仁者獨漢為近正其餘已不能然況秦隋乎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不可尚矣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猶不愈于不仁乎當其取之之際威武之時多患淺之日少死以大相過且其子孫有賢聖者生于一再傳之後有以結天下而固人心然後植長久之計文帝之于漢太宗之于唐是已彼秦隋一傳而又得暴虐之主死病也晉武之興繼以惠帝特以昏庸君稱也不可救其實非若二世隋煬之惡也民執哀之而戴其後宋興數世守文當請康閒享國已幾二百年政亡而猶存而混一之盛終不可以復得彼論者徒知忠厚者足以延長而不知忠厚之淺當上亦開國之初而為之斯時也治亂倫理之決也武帝窮兵從欲虐耗海內向使繼高帝之後高宗中宗暗庸不君向使唐太宗之先漢唐之祚不保其往而扶植不慶楊廣不立秦隋之為秦隋亦未可知也是故善觀人者不於其先不於其後惟於其一再傳之君之賢否而知之千金之家有子不肖蕩其貨財而曰其孫猶賢也不知孫雖賢而其富已不得而有矣吾觀子嬰慨然誅趙高似果而材隋之末世亦仁柔無罪天下大勢已去其何救于亡哉嗚呼以是觀之則知前說之益可信矣

異端說

自佛老禍中国垂二千載莫盛于今日昔者其徒屬于有司而未嘗自为官府别为異教而未嘗假以名往垂家舍自也无妻妾子女之畜恩衣薪食也无田宅車服之養当度者给牒于朝未有指教下僧于主者而即書民籍也金紫银青閥府之號聞見前代特記其異未有設大官縦政府在外者与州縣並也主其教者尊礼若神王子在其下宮府玉食服御擬万乘天下塔廟一郡動千百區其徒率占民籍十三皆度手有司之職而貫實寬无異衆庶是以循涯者入旨先輸者入旨退官審民見幾于有司者入旨假借以肆會邦而言之者以为滞法之者不得逞甚威之婆曠古未有也余聞二氏之教以清淨寂滅離世棄俗为務凡係尊威震皆彼所禁而不得为者今一切反是則其教固不行矣二氏之言高者直指性命为宗闘勝大之說聰明者或旨卑者淡禍福偏業輔以禳禬禁咒愚賤者信旨今之目之者曰是能祈天永命也是

能致实致福也如是而已不知其誕也是尊信其祖而未如及其精也夫其能自主者在禁欲忍雅而其溺人心則性命之說为尤甚今也为其徒而不知其道尊其教而不及其精徒曰佛老之威盖眩于耳目之外而不察其实固未嘗威也是犹積源之无根流人之威氣寔是恃也亂昔者進取詞章之學方行于世遂以为儒道[illegible]威已而不與議者犹未諳今之大位大僚[illegible]帶之教礼楽刑政[illegible]其[illegible]明于上海因人安矣[illegible]刑措此儒之教[illegible]何使佛老之实用則且天紀[illegible]今日之治乱進取詞章之不用而儒道亶实用于隐然之中所謂威者不在彼乎彼之威者实則衰而吾之衰者实即威本則主矣恃之以久勝之以漸異端之害有不息者乎

原士

士之名何始乎生人之初其愚昧一有聰明才智者出为之君始求其才智者自輔而为之公卿大夫于是擧其尤者選拔秀于庸而士之名主

官其後制度益修選舉益精側言試功察德考
藝自家而舉于鄉自鄉而升于國都王朝上之
取者無異途下之進者無他道學官而後任再
當是之時四民並称次則農工商惟士得仕官
天農竭其力者也其人惟能而賤唯工治其技
者也其人治小道而弗因操節事而弗漸商通
貨財者也其人含冒以谓利狡詐以房民故不
可以士外是則處官府職簿書有吏胥下是而
任奔走服役有胥徒胥皆治于人而不可以治
人者也傳曰辨上下定民志使士農工商交致
其能吏胥各守其分上下有尊卑貴賤有則礼樂
刑政有所措善治天下者不出此道而已後世
不然士胥失其所以為士農工商吏胥失其所
以為農工商吏胥侵奪詭亂淩越倒置蕩无往
常民志之不定上下不止其所若是而求治猶
適粵而北轅也蓋數者之中必有一重焉、、
者士而已治國平天下之道必出于士而爵禄
名位皆士所宜有分也士不專有而彼得以有

官安得不雜然而興得然而爭而替其眉欲无
涯之心亂故士者衆民之倡、先壞而餘隨之
必也變今之道反古之制使士有常用、有常
尊而貴者出焉為之範防裁制則一正而民定
何亂之足言焉乎天之生斯人也畀之所以生
之道必使知是道者司其生焉彼農工商之徒
守一能雖不足知道焉鮮耳士雖弗能皆知道
參官者衆耳人而不學不足以為人就於褐而
禽數舉而加諸人之上而令而治人也可乎亂
夫欲治天下者必定天下之民而定民者必先
定天下之士是故作原士

任人

有國者必有法任法者必任人、、者治道之大
論也法有常制雖甚庸之國不能非人无常情
雖至治之朝不能皆善皆世之所尚論法律者
遂以為人之難任法之易守也始有任法不任
人之説其言曰威則威時同君无原更迭秋趺
極治者數百年既節福敗迹不可致此任人之

弊也後世一定于法雖庸君中才相与坐而守之可以无事此任法之效也豈不然周召之徒能用周之法所以盛其衰則反是任人非要乎秦人蔑棄賢智純任法律適其亡也未嘗改一刑而損一条任法可恃乎法者具也人者所以操是具也操得其人則究而不廢法之用有窮而人之用无窮吁後世之法非古矣若其次者則固百世相因而无改今之有司負今之法亦天工而子卿大臣下而方伯連帥不得擇生殺之柄而禮刑社稷之事下而為州縣之庸者皆得与待令之政吏其成案引比附拱手聽命一皆歸得增損其權輕其勢卑是雖有大好惡亦无所容而上之人亦將曰彼不能出意以有為則所謂守吾法而自足不知任之既輕彼亦應我以輕簡簡其職蔑其政一有不恵則拜移而為害固有大焉則消沮而為小欺民玩惕而示天下以不信積習陵夷益病吾法、、之不行自上壞之盡亦反本矣將欲任法必先任人安能選擇人之难能孔然則所謂任人者又如何而後可曰所謂任者非必予之以太甚之权也專之以責其功尊之以勵其節予奪操縱使得稍盡其才而微文細責不得以撓之亦可矣吁今之任人者固所未論也今之取人則是切感焉儒焉而不本出于儒吏焉而不本出于吏害進雖出不試而用者居多今將得人以任法其勢不得不擇人而授任古選舉之道弊矣宜先選其中而宜于今者乎必使進取一新有以振厲天下之才然後徐議其責任之道亦庶乎其可也

劉梓汝材名字說

木之類非一而任獨称梓材言木工者以梓人非以其良故耶愚嘗讀詩疏之方中而求梓之為物通考傳注諸說或云椅梓即楸言梓楸云楸二種理白色而生子者是楸与梓相亂未易明因記審諸謂北山有梓實而俗楸庸多喬俾但當以俗而實者求梓自謂此說或得之夫

以得為材之良其名顯者又如是而數千百年言其種類形狀尚不能定則世之用得者未必得其真、者或混而莫之辨也惜哉木有材未嘗即人、即而用之故有千霄蔽日瑰巨傑異之姿性、生括山阿埋藏澗壑彼固安之而世之小有才者惟恐不見知惟恨不見用貴賤為鳴號以其自處反不若無知者亦可愧矣故愚因論得而竊有感以識之而未有所發大梁段吉父偕其友劉生見予問之則得其名請才其字且求予為之說因其遠有命也舉以告之生眉美而敏從學未固樂交賢士大夫以畜德進業他日庶幾有成者先于身惟慮其不能大其用毋苟于自售聖賢之道不出乎此生誠有志者其必因予言而知自勉也

十卷

吳禮部文集卷之十一

書

與許益之書

僕生幼而讀書為文感氣而銳思貪博而騁能自以為遠也既而悔之聞義理之學聖人之道於是乎在時則仁山金子講道游婺之人而弗果往家貧無書里良師友又少閉門矻、弗知所向切自念道散乎摩經會于四書周程朱張諸儒又表章發揮之微言精義抉露無餘矣遂慨然曰吾他無書獨無四書乎吾先所與游獨弗能尚友古人乎於是誦其書思其人優游涵泳乎性命道德者幾時妹而茫乎其大也從而繫乎其明也久而確乎其信也烏乎道造孟氏不傳殺如荀謂性惡懿如揚謂善惡混雖如韋子謂性者生之質殺如王通以性為五常之本正如韓愈氏言性有三品斯五人者其絶類離倫非不卓、然著矣而皆昧乎論性今予之愚一朝而識之天之予我者如此先儒所以啟我

有又如彼奈何忽而棄知無聞之不如見之、
親見之不如援之、精先師友以為資亦終焉
寡陋是惧環視當世汙渠論骨訕笑近聞友且
未多見況于師乎足下早登仁山之門深探玉
何之傳肩伐而氣清道信而學篤于僕則又道
先登長室師而非友也比嘗幸得見退而追圍
世故常獲有請一年于茲足下又贄迎之以文
字者屢矣僕識不佞試以所得于先儒而欲終
躬行者誦言之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學
者工夫惟居敬窮理二事正容謹節存心主一
敬之事也讀書問道應事接物窮理之方也二
者皆主于敬焉斯言也先儒所以合聖賢之精
微而示人以行者與倫体用本末而入德之要
與僕之生也愚而　之求也久方將請事于敬
未能習而安也而歎焉親炙漫若是如進學何
足下倘嘉其志矜其愚而尋教之賜一言以自
證則先儒之啓我也足下之成我也幸孰大焉
幸孰大焉

謝趙子英啓劄書

蓋聞公卿大夫求士、不敢求于公卿大夫古
之道也後世失所以求而于進務名者厭不至
工之人惟樂于諂佞者之已售其道遂大壞若
夫窮居草茅修己俟命非其人不見非其招不
往終身無聞而不悔者彼孰從而求之幸而在
位者以道德學問接天下之才進思實而黜浮
華擇退靜而抑躁競明向所謂士宜擇呈乎其
間無而晉分之不可于介贄之不可以易就有
不得而進者欲為善而有遇不其難乱其所伏
窮閻粗知讀書學古道才品不異乎凡庸術業
不企乎高明吾斯之未信而寡知之求生三十
年不一登貴人之門道不同者州里或未之識
非敢為亢也士當如是焉爾乃者閣下持節浙
東聞其以道得君以正孝同世以學化屬僚為
心其所設施卓、乎古人之風一道之士翕然
作興如某之愚亦將刻厲思奮伏惟非才譬其
門而無以進也一旦閣下枉而見之于而進之

衆人之上擧之而不置閣下求士固異世俗而
其奚以得此乱退者其形戰掉而弗寧困自埀
曰佳今以往昼夜孜孜慎厥身脩佩服敬義循
蹈中正窮不失守達不悖道惟彦与愚則為之
以無負閣下之知又進而祝曰惟閣下益进、
天子之光大寵所學正渥明道使吾
君為堯舜之君斯民為堯舜之民功施當時澤
被後世以冠天下士大夫之望孝身親見之閣
下或有問焉亦将有以自復矣

荅衡居禎書

往所寄示詩文往以郵作為復此承書生指氣
思少自見非能有所聞得于足下也使来居書
称許甚厳且謂古今文人才士不足而愚不知
道若僕議論胸中必出于正又悟其渾沉無聞
不淑、于世好而為是也伏讀以還愧不敢當
而又有不敢不勉者頼略陳其愚夫古人之于
文章皆德厳而主言中積而外形是何敢希望
萬一夫固所好而不可名能為文也名能為文
且不可而可謂之知道乎雖然名不能文可也
謂不知道則不可人不知道則無以充其形而
號称為人況于文乎昔人謂文為貫道之器自
今觀之道能貫文非文能貫道也使其心果有
得於道所發必出于正則不待求工于言語文
字之間是惟無作、則必傳僕雖不才切有志
于是者其不合于世好則已知之蓋昔者上以
文取人士以文致顯權奇世翕然而豪傑特起
之士獨深愧之曰是科舉之文而非古文之文
也於是始意追古若韓退之蘇允明之徒然以
遐厚之氣蓋世之名公卿將相之知或所至煥
不及其或老死布衣佐而作者亦有人焉道顯
又無幾為古文于用文之時猶如此其不遇也
為古文于不用文之世直將何所望乎君子之
于衆人固有分矣所貴乎君子能篤于自信不
背數行其操以隨俗而已僕之是非徒欲古其
文而欲古其行、、、者志在古道百里二十
有九年来髮以上即學世故危苦進退衔然而

安之天不猶狹所向少諧自度與人无求亦弗
以爲意獨念朋友道息序無與言先无與遊爾
矣僕雖无所與正平生知己數人散在四方貢
弗能遠游以相從若
足下者風声意氣未嘗不曠千里而相接然後
知僕雖不合于俗而合于當世磊落之人使累
千万而皆磊落之人則我輩奚足道孔
足下與僕視世之奴顏婢口行飽喝宵脂暁糞
而志得意滿者皆爲之寒誰可死不與易也切
觀
足下高興明儁文行著于西州而落落弗偶傷
游嘯歎其自信亦篤矣傾與僕同病而益以是
爲高方將共此道以爲千載之期凡所遭雖奈
年今尚何言孔

上趙侍御書

當今天下之官朝廷之所甚尊寵相所不得而
論貴臣大戚莫之與抗者風憲而已士之任者
必此而行志凡國家利害民生休戚用灾賢否
無不得言而行者號令所加如迅風覆霆無有
禦其勢而逆其指旨然君子居其官則思盡其
職、風憲者宣教化肅紀綱而已寬弘清淨化
之所以宣也操察彈劾任之所以肅也後先雖
異而体用相資而世之爲者多失之天資淳傳
好爲苛細者網羅文深聲忍毛摯而失之過矣
反是者又以姑息爲仁含糊爲量保全禄仕爲
德其長纂從會積冤厘善尤有甚者是皆不知
正道而卒離于風憲之職也惟閣下則不然纂
者起布衣草廬之中擢在亞位踐服中外數十
年所至官天下咸信其有道比者按節東方環
緣海上荒陬窮垠之民吹傾相告復見成周盛
漢使臣之風蓋其清心以省事而察奸不遺鼓
化以弼刑而繼悪不貲体用之間坦然一出于
正者閣下者可以爲法矣
天子嘉其功升之臺端真儒鉅人之澤將演溢
于無窮夫南臺監攝天下之半當閣下登進
之初其設施必有非常者是不得而知也今風

俗弊壞莫甚于兩會滔濫沈其中民之寃者失
職何可勝數夫堯舜知仁猶不能徧物而急于
親賢
天子選擇而任閣下、、所得薦舉者諸臣僚
臣耳是不可以不急也總而計之幾何人向也
閣下之在浙東雖一人而見于此得數十輩參
峙而錯布之必能以閣下之心為心而奉揚閣
下之政使界南數千里皆若身親而視臨之守
令施博者在此道也切觀閣下平居講論才德
以任為樂其受
君長民之念忠誠懇惻上通于天、、將大其為
而不止是也以臣、、之意輒因其職之所在而
薦其說冒惟進退之辜甚

上啟咸卿參政書

其聞天地間有清明正大之氣不在人則在物
故在天為列星在地為河海太華在飛動為龍
鳳麒麟皆拔類而出群者乃若鍾而為人其淺
必愧怯而無發其量必卑廓而淵深其德必敦
厚而粹美其文學渾以雄其議論閎以實其功
業篤偉而滿盛聲昭當時澤流無窮莫不稱其
氣之為畏生請書上下數千百年時見若人者
少矣方今際一元之會宇宙混同
君明臣良意必有當其數者冒而不可以泛、
遇也比者閣下之使浙東切嘗聞其為人概然
起而注拜之向之所謂清明正大者真有以
得之于心目之間為之忻然而自慶今閣下赳
拜天奉揚於東下又有亟見之機冒夫臣、之
愚願亟見于閣下者非他也嗟賢哲之靡常樂
盛德之可慕平生之志思少自見遡餘波而挹
流風以詔拔其終身夫天之星辰遠而不可即
也河海太華是跡有不至也龍鸞其犇騰世或
弗之識也而畏也方亦敢于大人君子之門非
徑一識之而已又何辛駿謹奉書以聞伏惟鑒
例焉

謝傳知事書

十一月念六日某稽顙再拜奉書嘗謂士有切

身之憂則於其所樂為者有不暇顧虜甚难之務則其于知已者有不得伸由古以來所為嘆惜而太息者此也某生死他長以审世儒相知論書為主其妙也未嘗不欲慨然自肩于古人而自十五六時即苦憂患嚴於其後日愈甚學身外依而復于、其独也家有數老人下而昆弟无田以為資飢寒乱心僟悉營伦常痛其業之不修而挾册之无所也里中有扁以子而教者遂往而從之給亦逃其勝務以插其室陳修已及人未能有益惟年其甚近而朝夕之養得以不廢計出此而已比亦傳命者謂閣下欲延致而館之稍窃念矣閣下清名美政表儀臺府某減舊下国将投光榮以自附者知遇之萬一環顧其稍如沐諸以亦辭重以毋氏初喪神志迷謫雖欲往有不得而往者其命也夫而閣終、未已令復以訓導之職處之將優之以廩粟號之以生徒以致其來天以雅城名區青佞林立宜令其人而使扁偏者疑識其不可一也某于世柔脆樂致曠而習偃蹇也久使之處尤家之程督事上官之將迎必闕敗而不支其不可二也然又有大不可者訓導雖小職列在學官而可使被疾狂者于、然居之乎雖然閣下之愛我者至矣某之所以處者深矣時人窃去之于世或對而于里或白頭如新甚則鳴號于其前而不一顧者者不少矣某也前无介伯之素後無左右之譽而何以致此乎有一于此環諸且盛將以定其居而寧其親不祥之服有時而除天幸忠浙河東閣下未即遣朝某將叩門电謝分達衛伏惟所命之其何辭以為諫唇、所標起言者不能悉自敢於冒罪庚奉書以聞伏惟矜察不宣

謝李溉之都事書

蓋聞修其實而不求人之知古之道也然微識衆人耶不知吾天何悒識大人君子耶不吾知吾愧焉事而吾知則天下之樂孰大于是舒摩亏與士投牒自進操數寸之管書數幅之楮以

資一日之長謂之不求知可乎雖無易有之君子以同而異同于求知而固有不同者焉蓋自唐虞敷納以言非言固不能以知人也徵其抱美懷奇困以自見篤學信古不阿時好者豈无生于其間因其言而得其人則非賢且明者不能也某南方之鄙人也少而嗜學習為文辭嘗未從科之時日夜刻厲以庶幾乎古人素非志于求也其抱負篤信雖不逮夫向所云者然亦頗知自異于衆人家有垂白之親覬其成名而償其夙昔業儒之苦也是以冒昧而來獲謁貢于京師、、鴻儒碩士比肩主而稱執事者則曰是博學善古文才氣超邁縱秋精絶樂善而不遺者也及試于有司執事實贊持衡者而置不才置諸選執事誦其文而榮之識其名而稱之傳者藉、而某知未之知執事誠賢且明而某不足以當之也嗚呼人固未易知而知人亦未易某之此來廁名英俊之後諸公之知也而執事獨賞之至稱之為知我為最深使其声溢于時而其歸也得以白于親誇于鄉使其自以為榮其報宜何如也輒奉書以道其區區之私其詩文一卷或賜覽亦足以得其所存惟進退之幸甚

上袁伯長學士書

古之學者必有師其授受之次可歷數雖去之數十百年讀其道德論其文章宛然如其人之在目何哉以其傳之真也後生小子不幸不及見而知又不幸而不遇其所傳授之人則雖升其庭循其書終不足以得其初焉東萊呂子之在乾淳間而婺實其僑居流風遺化深矣易世淪據秋魁論衡雖欲考德問業而四之攻者皆无存者矣先生世鄞中大家閭人與呂子章行言論風旨相及先生漸漬其淵源而博聞精覈之季親從其徑而得其書又嘗從金華之下生屢陪之上致其景行之思而修其教育之方得之于呂子者多矣以先生家世之懿天分之高充而大之閎中而肆外是以流譽

天朝興學
帝制當代所倚重而天下之士莫不以為宗師況于並浙河之東而風昔所向慕者孰當先生在處澤將其執童孺其後益遠而足跡不能以自致今年春以鄉書上礼部先生實考第之而繼名選中遂獲出於先生之門自謂才質凡下豪陋無所知重以衣食憂患累其心年四十而不加進將來之亦偶然得之滋愧焉耳比嘗承末光而聽緒論茫乎其自失若河伯之向海若宴人子之見閎美也然先生惓惓于斐其言藹如其又年為門生爭和之學不儀他人倚厚教之廓其隨昭其蒙蔽其橋實其虛導之入其藩而廣識窺其室堂以其所得于斐者退以游焉之人先生之賜也是亦君子之心也聞旦夕趨上京而某亦且南還將何他日而卒業其所為詩文先生已嘗見之矣謹復錄數篇為贄誠知屬甕釜于金石之側為不知量然舍是則無以為函執之基惟采納焉

答傅子建書

辱被手書佩意深至于秋場中奇字稿棄闈篋罪無所逃足下不以見尤而執勤勤欲師問其言不敢當既嘗以語余生初已復于足下今又推之以高文譆益未已念不可不一白所懷嘗謂今科舉之制先之以四書五經傳注主其氏、、所以明義理正學術次之以賦詔誥表欲其為古文章終之以策觀其見識果能是則其材器亦不早矣況又本之以德行乎二百年間所得亦可睹矣切怪比來義理之學日以晦堙文章之體日以亂激士氣日以衰薾懈怠宜充啟孔大柱司文衡者不肯心服前儒好持偏見詖說述謬妄者敢于違明制而不惧此最大害也又有專治一經不知首之二程參之賦策以觀其全而模擬風議之辯得以售又有好取俚語不文之作以不拘格律為 僕每與人剛辯者此也慎選主司其首固不在我等者但當潛心經文篤守傳注郡令

而發明之者乎文非賈馬晁董班揚韓柳陸宣公歐陽子王蘇曾不觀自然過配古人度越流俗遇明有司不患于不見取彼區、拆虞之論揣摩之術君子之所不道也聞嘗有問于僕者以是告之往、豈其言進其知理然而咲望而去之是以門弟諸業之徒口絕決科之習又安有所為足下發式者哉而欲敵者不過如前之說而已足下倘以為然循而行之自當有得于裒然之舉舍足下而誰哉

與權茶提舉書 元凱

有衣帶之士誦詩讀書常念有以濟物與時被一命効一官既于事勢之難而在上之人莫可告語則亦未如之何若乃事之可為言之可進自遂其志而止不亦甚可愧哉某與閣下同出科目昔在里中閣下來長濟邑實相聞知重以相顧之勤不以凡俗遇我也今茲典領權司某適在臨蒞之下事閱民瘼而茶山層土物不產一旦而茶无從少者爾之所不至木苗草葉足以代茗飲非民同之所急也自來歲出甚微兼有門攤已為重困近乎損增引目六百外有帶出日加于前細民无由赴愬有司莫敢一言嗟責刻期倚辦科以濟一邑之害莫甚于此某亦來也親見令歲徂賦抗且釜懸而全纖絲纊雜色之微寖至皆出怨詈滿前所不忍聞竊禄于此固亦何顏伏惟仁人君子量哀斯人之窮而察愚言之非誣惻然之損減數百道之引額數十疋之錢使是邑之民世、子孫无忘閣下之賜其為无他長亦能相與頌贊謳吟以濟詞其事于无窮豈不美歟事已其不贖此後以申言之而非利也伏惟垂聽而細加采察焉不勝幸甚

與劉生論易書

承寄周易全通一部番陽董真卿所編集者并今觀其所見某何人而敢與此伏讀以還竊嘆其規模之廣大羽翼之深博若乎其自失也徐而察之則有深疑而未安者欲隱而弗白則非

删反之義而失所以命之之意欲言之則其書
已成流布方盛匡匡之是乃敢涌言其失无乃
不可思之遲回遷復數月念其得罪于斯人
孰若使斯人不得罪于前儒我嘗謂著書立言
必有大體領今董氏之書所以為經傳者首條
凡例是也以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揔曰經
夫子大象小象文言繫辭傳字謂如此庶幾
經傳不相混而相統可以合四聖人之書程朱
之傳義而觀之又序其所以作之意則曰今易
自費直鄭玄以孔子象彖傳附釋正經之末而
參解文王周公彖象經文之間并附文言則始
于王弼程傳主理義而仍其旧古易自呂微仲
晁以道始復而未及呂伯恭復分上下經六十
四卦為經二篇而以孔子十翼為傳十篇各為
卷以合于古朱子本義主象占而用其本朱子
所謂宗晁呂者不過欲學者不別四聖人之易
以求之古耳若例以古人著書經傳各自為卷
寓意解經者之漢儒若以孔子之傳附羲文周
公之經亦統程朱子之傳義附四聖之書未見
其不可也董氏之説甚美而概無欲任會通之
責其忘甚大獨惜其于朱子之説有之不詳而
所以論諸儒之亂古者誤至其承欲自異則又
蹈于前儒亂古之轍而不自知何以言之朱子
嘗謂晁呂之議費鄭王互有得失蓋先儒亦言
費氏以彖象參解易爻初不言其今傳以附經
自昔多謂亂古自費氏始其實非是可見朱
子之精鑒呂子謂費氏經与古文同此為之
得也

魏志謂鄭康成始合彖象于經甚明孔疏謂夫
子彖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王弼分爻之彖辭
各附當爻下今王弼注本之乾卦存鄭氏所附
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二卦弼之所自分也朱子
此言亦甚明矣而董氏乃遍謂費鄭以彖象附
經謂王弼并附文言而不及其以象附爻可謂
誤矣程子據王弼本而為傳時未見復古之易
朱子後出而始明豈得謂程子主義理而仍旧

朱子主彖占而用吕子此亦誤也義文周孔因時之殊究通作用不同固难執彖狥卦執彖狥爻以求其必合復古者止欲使學者爻離彖合之舊非若程朱傳義專解経旨可相附也以今董氏所偏乾卦觀之則鄭氏附彖象之旧但移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句置于彖傳之上其後文言則亦王弼之旧自坤以下則又改弼之例而從鄭氏盲本彖曰象曰而加以大象傳彖傳小象傳字卽任如故而改主標幟其得失又何相遠於易董氏於吕氏易下明載朱子辨説而略不知爲何耶其大体領如是他固無以議爲且朱子之義自与程傳体　不同而程傳發明之義理是自爲一経可也不當強求其通天台董楷集程朱傳義而附以門人所録已有可議況近世淺易者休、外二家而自爲説者多矣若取其議論之優長理象之的當是相發明非草無絶識未易鑒擇彼新奇穿鑿者祇以汩亂何有于發明耶今之纂注改朱先此欲言甚長非頃刻可了若其名字義例之未安因革芽引之未當中間引朱子欲因邵子大易吟以方圖分作四層之之誤以爲董楷其是謂之説如悮旅表卦以有離之類又未可一一僂數也董氏自言學有淵源而師新安胡一桂氏自言得于胡爲多固切非書盖非一日意其旨于自信未嘗從人啓確而又君見近日易通四書通等作過欲傳世無遂柳太倉尋世有識者必能辨之豈待悉言過先之尔信筆隨劄草句以示不知者准以轉叩諸宗人仲退文無与不無遲以一言見教幸甚

與孔因道都事書

孔子德爲聖人其後世復多顯而賢司馬遷史記列于世家近之絶識蓋此類也因是考之漢自安國而下在東都則若僖若融在唐則若穎達若戣戡在宗則若道輔若文仲兄弟皆以儒者名節相望不絶

天朝崇德倍封衰同聖裔意必有名世者生焉

而今見閣下則其稱首也今之省臺要官中州
士大夫居之者必其才足以濟時謀足以經國
才第足以服百司聲望足以動一世然後人莫
得而間之閣下向爲材御史風采振中外適者
晉涉都司適當
聖君賢相更化厲精之初綜理贊決沛然而歸
重
聖朝之所以寵閣下將有大于此者矣某南方
之鄙人也以家世儒業弗能他業遭逢科舉得官
歷吏五任今録某無他長而頗知自愛不爲大
人長者所棄絶數年在江東小邑閣下時以行
部至境上蒙察于衆人之中而置之文墨議論
之末然儀頃别去不復相聞矣今歲里居忽被
明教之命暨來　京師始獲閣下之在臺府也
廣廈其名而兹又以昔之台衡將与此選嗟乎
某何以得此於閣下心誠好賢不遺小善求于
汨沒而拔拭之俾脩其初服以從縉紳先生之
後而幾據其說謂之素爲賜甚厚然識洵

天子之學首善四方者也助教秩雖卑實任傳
士教令前之屬此者多方聞博習之師其何敢
望其萬一況閣下以聖人子孫紹百世之傳經
斯道之重區區獲遇以爲已知固此生之深幸
而達猶狹隘之質職業之不稱以上累高明不
得而不懼也到官三月矣於閣下之門不敢進
爲私謝念將被以背教以免于戾亦不可無以
自白並録其舊所爲詩文一卷而以書道其拳
〻伏惟裁察焉

表

賀建儲表

恭聞濬哲　淵衷升崇
上嗣三靈定命兆姓繫心中賀伏以天作之
君必有聖神之繼
父傳之子是爲古今之常理蓋順于人情事尤
閔於
國本周后詳謀最久咸遵世子之方漢帝即位
未幾尚徇有司之請蓋以嗣不早者理不屬教

不夙有德不成憲觀往故事有先見恭惟
皇帝陛下符盈以道慮遠惟明謂丕承
列聖之休已恢弘業而垂建萬之策宜在
青宮正禄
毋訓之基勞叶宗藩之議日欽日長爾以正序
惟德惟賢可以君邦本之主兮斷以定志莫異
承祧之重用新援冊之儀
繼明以照四方具瞻令質
元良以貞萬國永固丕基其壽不謂迂臣幸逢
慶典守
宗廟社稷欣聞大寶之置安孝羽翁于弋願謹
延人之游習

國子監賀

親祀禮成表 庚辰十月四日

伏以聖德尊
親丕顯徽稱之虔齋宮蔵祀事嚴吉禮之成其
協神人光主
宗社欽惟
乾剛執柄渙號揚庭謂
帝王之道相承必先報本而
祖考之傳有在莫大正名于昭鏤玉之文甚盛
奉璋之士誠既享于
廟假度廣辰于 朝儀其寺叨應勝序与觀餘
典推仁錫類允懷孝姓之心紀德報功願卫萬
壽之頌

賀聖節表

伏以
乾始統天紘 聖物作副之月泰元授策叢祥
當至正之年先被嘽興祚偉
宗社恭惟
守仁主事偃武修文復舜日以肩興求賢致治
開往 而典學遜志務修幸逢
興治之朝蔭命延長之慶其寺幾皆舜與負際
更封蹈舞 朝班睹
盛福而下拜咏歌儒館頌福禄之來崇
盛

齋居四箴

予幼而志學行年三十而業不加進過未能寡其于誠也之道可慨多矣論居深念因爲四箴以自儆曰學曰思曰言曰行庶乎約守近脩交至互發以造至善之歸云尔

汝之向也靡靡乎騁外今也知反乎内吾幸汝之悔也汝之向也剽鋭以日倍今也不加進而昔退吾惧汝之怠也勉之哉志不可棄資不可恃工不可畫功不可覩若是不至則非汝之罪矣

右學箴

心虚而靈思膺以通廓然心量非思曷充知由尔精義自尔旁審意之發決志之從弗昏以謬時乃之功聖人不思吾聊寔同動而无邪靜像其容敬以一之希聖之終

右思箴

汝言好直、則取憎衆人好諛、則汝弗能嘗然吾弗違汝之弗直而惡汝之弗慎其出世人言万端巧佞詭欺陰蹈而試陽導而遁汝直弗慎亡辱之兆烏乎察之幾反之思、而得之言無後時

右言箴

力行天下之獨奮志百世之上不知者以爲愚未信者以爲妄嗟、君子惟病天已完覩汝昔亦先踏已先民有言靡不有始數之、、汪慎汝止聖賢同歸天地是似謂予何人爲之則是

右行箴

勿齋箴

視聽言動天則自然已私一萌遂与物迁則之伊何曰惟此勿解勝彼私乃全其德昔顔氏子篤行求仁博文既極約礼斯循嗟後之人請勿毋易明審其幾先審非是知之斯勿既勿乃識子欲希顔視此爲程

進修齋箴爲舒誠汪仲進作

德期于崇不崇則圮業要于成不成則毀山虧

一篇正也吾止數節既勤敢怠係理是以君子
乾、不已、、伊何聖師有昔思信佈肆一滅
表裏知至知終有條終始顧言体之恍信實假
刊落枝葉屏黜口耳不背于時乃有滿已以是
進脩未道孔途述古敢現用相吾子

靜心齋箴

人之一心至妙以神乘氣而動易失其真乃放
以逸乃昧以昏易有視聽而弗見聞彼氣撓扤
若亂驟奔制之亢之則唯天君聖賢有訓曰格
則存擊敬之子生佐長民百變紛紛方寸經綸
揭名靜心思義以循誠靜非寂致力惟勤解靜
其心理得氣聽太極之分陰陽互根厥義自昧
請毋泪陳

正齋箴

乾道變化命自天各正其正天乃全或周而生
理皇然中爲之中本不偏端居守一靜以專百
体順令供周旋有動斯直道乎、生爲民表身
即先如以德是齊其整允哉君子希聖賢配名

思義種知梅

銘

刀筆銘

刀筆吏具也人情孰不玩筆而畏刀然吏之
刀削簡而已吏之筆民命係焉自後世易簡
以楮刀之用廢而筆尤重且專可不慎哉文
學王君爲其友作刀筆賦甚美而復求益于
予因據其所爲者而爲之銘、曰
刀以利筆以銳二物類相似也以言其形則秋
毫之末不勝於百鍊之鋒以言其用則削剝誅
刈操制生殺刀與筆有以異乎吁刀莫惜于筆
也筆莫忍于心術也有形之刀易識而无形之
刀不可御也使凡爲吏者外不舞其手內不欺
其心挺而不權委而不撓至公付物而責名
違其重輕居乎可以寄衆民之命而司三尺之
平矣

樂善堂銘

至治元年春于月松江趙德瑞偕季京師一

時江浙之士惟德瑞妙年而失父母、、其
在允相欣羨德瑞之父以樂善名堂集賢學
士吴公爲之記道其處家居鄉之懿備矣請
公復爲詩文贊之而吴集爲之銘、曰
善根厥初帝降衷樂而自得乃其然欲消形絶
雲卷空晏扃涵深春鄗、不參以人天與道參
然動靜常從容曲形飲食聲雲風聖賢狂語極
剛因後有學者於其宗識身本自明善功似是
而非審所從度差仍習失正中福利傳誘歎見
童稚暮耕析晦不審知之自固樂且无趙君名
堂綫于郎上若聖武道關語天爵不蹈方寸、
餘慶要後昭無窮

儼思齋銘爲三衢程因表作

儼君思敬之容儼以思敬之功思有時儼无間
表東一動靜貫嗟程君敬自持從不已夫何思

在止齋銘

萬殊仵倫互有則至精无形儼爲極暇、人已
均是德兩還厥初會于一行者之宗射之的計
切先後知乃得先民語學要世式片辭指示一如
餘日揭之齋楣綫其會念茲在茲永無斁

九思齋銘

心官思唐作聖思不存爲乃痾物有則事有理
帝賚湯田思耳視聽色貌言事則之循好是懿
疑忿得悟自審理之從安以順昭訓言九目九
各專一非雜操存思識於其要猗其君揭自詔
嘉尔名暄尔實非思勉功乃極

靜學齋銘

由靜而學先也既學而靜後也柳君道傳以靜
學名奉㮚植自之齋自其先君言之也吴其軒
中其義而弗以後勉爲是植勉昌銘曰
皇錫厥明衆理森具匪敬以存曷居其舊是植
我本以秀以思博極窮深鈎玄析微微微既彰
靡動非定衆止攸宗萬變斯應泰宇發光物意
同春寔陵於光聖賢其倫先民之言揭自我友
曷孔秦君視此座右

思勉齋銘

建陽蔣師文從宗孫杠伯原徵君學以思勉名其讀書之齋不鄙命予申述其義辭不止予杠君且与師文共勵焉銘曰

非思非勉心之真不思不勉德之純真時求知等思民祇而不已斯聖人之盡希聖思勉遵孝者務此宜循、惟皇降衷布彝倫先哲溪洲日星陳孝思而若翼与輪服膺敢有怠弃勤道微極膺道見神明搜衆理區以分允蹈固執誠其身終以曾伋知与仁從容聖域坐自臻蔣生氣質清且淳從游碩師吾有聞心解不但佔畢呻乙切百倍紀勤詢嗟思何知義日甲按常挺实非奇新与予共勵堅書紳

蘭溪州新刻漏銘 有序

至元重紀之五年歲在己卯七月蘭溪州新刻漏成先是監州貫其哥輟俸錢以予同僚市銅募工鑄為圓器浮箭識刻至是設事領惟旧樓旦暮鼓板似損缺恨失常節乃闕庠于大門之右以安處之惟州縣之政因非一端止時示民实急先務故挈壺歷載詩刺其非更致以明人知其政所係重亦載蘭溪由縣內附二十年而為州、、四十有五年而刻漏始有修廢孝堅民所同新邦侯之情不可无紀乃述而為銘、曰

範金為壺斷木置箭節度以水察刻斯辨隆固有則莫先正時覈令興居是用不迷猗歟賢侯處典庠孝爰度爰謀庸以新守匪宇之崇明惟新匪器之尚存乎其人昭示啟昏順以示感作此銘詩以示無極

思容齋銘

臨川危素太朴徐尊論礼经之旨以思容名齋有志于學者也東甚吳 莫歷稽經傳而為之銘曰

人心通微主宰是身以內御外粵惟天君下莊則慢致肅則一以外養中粵惟天則昔君子淵複礼勝私當非而勿其要在思亦有子與所貴在道止得近信動遠鄙晷子思一言嚴以思識

耳目弗思孟訓是程恭惟五事曷本天授睿敷
冥若聖術至九合思与容以学眇同各専其一
並致尔功惟疑念得視餘稍異事理無適初行
俱至聖賢有訓哲人在前嗟尔庶子毋怠勉旃

存識齋銘

存識繫乾本文言中庸識以天人論七篇要在
存不存洛儒四勿言不煩瞻賴因工夫同原閒
和隱君崇墉垣中有安宅天地元理謨[illegible]訓辭
歷昏寒、此道今誰敎子名其[illegible]充知尊[illegible]

贊

宋中丞孔公擊蛇笏贊

古先聖王之治天下也驅禽獸而遠之使民
得安居錯陽以損神姦使不逢不若時則政
教修明忘行循正人物異方妖得不與世衰
道微民時其衰氣類感召春秋而下妖異如
不絶書傳曰人無釁焉妖不自作夫人者物
之君也靈明主持之其顛倒迷背物既得而
執之政由毛鱗介之或変化人身而不安其
類則具耳目口鼻為人者失其常性以論于
含數又何疑孔余讀孔道輔在寧州時以笏
擊蛇事未嘗不撫卷太息夫蛇之為物形怪
而毒人不常見今也以當晝為陰暮以庭除
為窟穴以牲醪為飲食吏民奔走傾向而神
之怯弗怪也公抽笏一擊众感氷解抑何偉
哉公之平生大節剛毅忠勁得之深而養之
熟矣當其擊之非笏也其氣也非氣也其義
也義以決勝氣以直前笏以達其至而已呼
邪不勝正妖不勝德孔公施之、初應若響
向天君四海長延民任任身之寄者果能此
道將見山川鬼神莫不寧草木鳥獸咸若三
辰循軌万有通性斯民壽考富樂終身不見
異事孰謂不古之治不可復哉公之八世孫
其宗藏其笏追懷高風因述梗槩而為之贊

有妖維蛇民訛厥志淫、孔公奮擊斯斃公笏
盈尺義烈万鈞遠聞群疑以生我人公在朝廷

堂儀動色同吾帝堯爲世則凡百君子正直
是將式余珍藏惟德之光

伏羲畫卦圖贊并引

有太極而後天地形有天地而後聖人生天地不形其化息聖人不生其道隱大哉羲皇其天地之全而聖人之宗歟蓋自鴻蒙肇分化育絪縕神用顯行無所不在而未有發其秘者惟皇含德淳厚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俛仰察觀遠近交取圖已契乎其中而就焉之圖適贊其決時無聖人則已聖人生焉則易微斯圖八卦之妙吾知其帝終秘已天地不能言聖人言之天地不能畫聖人畫之森然未畫之前粲然既畫之後冥合風成自然而然夫皇人之爲之卦時聖人之生也天地無心而有心卦之畫也聖人有心而無心明乎天地聖人之心者可與論卦畫之原矣歟

贊曰

大化不言至道誰傳厥開人斯焉生真淳既錫我圖爰假我手契由右持圓以右剖由一而根有萬其支是明所流何慮何思權輿人文昭晰天秘冒乎孰若鬼神鬼帝高下未論萬世未終全像觀、易其有窮

自贊圖像

汝氣頗清汝貌多骨魂處乎玲瓏之場儀旋乎艱險之域易非富貴姿亦無賞識色胸涵天和是稱聖則待見璧完秉志山立夫惟有道好學之士與之千里而神交不然則對面而弗識也

北野无名贊并引

郡師蕭侯家以野之區嘗因以爲號復繫之曰无名者以自狀異乎侯之爲名也夫名之由生以其實也无其實而蒙其名不可得也今人有珍瓏言目以毀瑕就彿無色處況乎以殘形加全人乎庶幾欣然自居夫何敢蒙稱多寫亡侯亦寫百士之生世孰不志于行也彼疾是以余猖狂自恣抵目隨職顛揖頑仆卒隨于疇後吾欲善稱末矣其有裨用世之

資而或剥于任沮于勞臨武旌垠不敢以遊
豐蹲趑趄嗟躋泥塗是亦焉无足供放于湯
放士冥乎自然道形而臨实摘美而蒼法樂
剧而悪戒常游因以葆真不衒外以實禍淪
然而全肆然而安役一世命万物而衆莫窺
其所以然斯不亦无之善者乎是教者之操
不同由前之為侯国非猶田後之称亦並乎一
私智而非吾所謂道也侯世勲膺寄元孫愛
之后聞天下子孫衆縱我政達藩屏寧為庶
臣今侯名德才業蔚然于時將材務之而效
国子民者勝周道之破乎曠海表以方行思
佞篤敦惟聖則是循無任而不自得碩有取
于是者特戟耽惕居不忘居安之戒云尔因
為之贊以申其義贊曰
无名則残伊实匪究人无而名特惧于安嚴刑
摘外務専其内執与中行心体俱泰廓然康衢
義踏仁趨動与天随貞吉无虞

王玉渊画丞贊

天雲無海水王震万里而入拉神我希斂復齋
渊清於玉一清

高馬小児図贊

昔不云乎小人乗君子之器盗思奪之矣
甚聞聖于作高馬小児図蓋出于此其自
為詩則如文致委曲而略于未語見意不
敢盡也是輙不揆申拉其詞以著戒且以
贊奇屋之不終己云尔
託之婕姪稚奇嗟不達刑以児酌童稍尔何如
婁勝淩傲以娃碧有我無训詳據非宜或奪之
彼奪亦莫窺光帝閔庸与碩顧託身孝明時

胥刪定画像贊并序

君臣父子之義不明于天下好臣倡和説以
誤其国賢人君子力争而不勝国未如之何
然其正大之情莫得之氣于載而下聞者执
感憤激烈則民彝天典之重豈不足以有所
助我宋請康之禍酷矣高宗習于秦檜之謀
忘仇請和屈膝請命紹興戊午道夢臣交以

合詩以為不可而胡公銓上書言尤切真金人購以千金濟之驚嘆東陽賈公廷佐時為迪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一再上書累數千言劇論醜虜不可忘名分之不可驟和約之不可信請誅王倫將虜使決意用兵其激切之詞有曰陛下為戎人諸侯臣為犬馬陪屬曰此天也祖宗之天此地也祖宗之地一朝而化為夷虜之天地可乎無天可戴無地可履不如無生曰陛下委靡從虜則天下將圍視而起不怨虜而怨陛下曰刻讐之禍可為寒心陛下尚何面目戴黃屋王天下耶烏乎其言一至此乳大略云胡公固皆其君所不能堪又謂今有將可使有兵可戰直為枉曲為是毋以強弱多寡論是又本乎義理之正而深識事勢之宜非區區較計利害之間者也胡公既遂竄而不頓帥及豈以其報不直斥檜而獲宥欽玫之宗史當時內外之臣如李綱王庶曾開張燾晏敦復魏矼許忻趙

雍胡銓朱松張廣凌景夏常明范如圭李彌遜方廷實梁汝嘉樓炤蕭振薛徽言之徒章疏略見一二而廷佐曾不得籍名其間豈又以小邑下官在所略邪觀 之集說議令上見孜世知誦胡公之書而不知有公惜哉公字子野世居東陽之蘭陵宣和中入太學登紹興二年第歷朝常為大理司直通判湖州台州遷擢寔一司勅令所刪定官後屢起知處州請遍致其仕今其鄉猶稱賈刪定子孫多以文學顯者七世孫祿生公之書及家譜示予併獲拜其遺像英風義槩凜凜如存吾鄉有人如是而忍使之泯泯湮沒弗彰不自揆表而著之復為之贊曰

昔在紹興虜身和議嗟嗟賈公獨為已甚戚越抗疏攄情陳義子房之忠仲連之志天地與立曰惟綱常之書之存千載有光其官卿卑聲節甚偉遺像凜然孰不致企

僭復庵贊

性返未儃化洵謬兮而曰輪迴遡者復兮靜極
動生　道之尊兮而曰根塵絶無蹤兮本未罔
予復有何義帝兩在前毋落吾事

淡樂齋贊為蕭存道元帥作

軒冕俎圭盛貢服兮綺頭華據廣居室兮八珍
九鼎僭玉食兮歌鍾美人侈聲色兮目玉珠金
圖藏積兮嗟嗟世人孰有極兮君子之心不留
一兮天機者欲相出入兮惟遊于彼樂斯得兮
无我莫莫商述律兮尔兮尔庚常而匠兮漢不
自知樂歷物兮真逍遙自然非有徼兮又奚區區
較得失兮孔顔在前昭哉道則兮

翰勤與溥名字贊　海壽字元津

仁者樂山体則似之靜而有常其壽也宜壽繄
海名允常維字從以捨言旌毋乃異仁由知發
動自靜根二者則一或義兩存先生命詩既箴
既具予言非贊亦德之助

天馬贊并序

至正二年秋七月
上在灤京拂郎国来献馬長丈一尺有三寸高
六尺四寸昂首復馬三之一烏身俱黒後二
蹄白食芻粟倍常閑以田潼奇偉駿駮真神
物也拂郎在西海之西去京師数万里凡七
渡巨洋歷四年乃至
上
御慈仁殿受之後月乘以帰燕既勅画工為
圖仍命詞臣贊之臣其具員李鍾目睹盛事
謹再拜稽首而献贊曰
房星降精龍生水中挺生雄姿西極為宮
聖人御天臣不敢賀四年在途祇献墀下玄雲
披身白玉莖蹄昂首如山石驥讓嘶神物應期
孫右元臣不
命自来懷遠之德有方時乘一日南京吉行無
睚永奉
皇明

大痴子自画背面圖贊

元祐罪人東坡居士面有何善作此孝止疾走
避影息陰則也胡盖而章枕書遺子

画奉扇障画并作元祐罪人像影示邁入
字揭逕秀有陵

頌

汪氏宜人不用緇黄頌

釋老氏之教震動四海其言死生輪迴入地獄受諸苦狀尤能驚怖愚俗從之者如水趨下非一日矣男子剛明者閒不惑至于婦人女子陰闇柔弱其從而溺焉毋怪也書有治喪不用浮屠而其母欲用之者問于朱子、、告之以當委曲開釋必不可回則亦不得已而聽也夫惧于佛親而從非礼过不在其子而母之賢為難得也新安吳谥以其母宜人汪氏墓銘示余讀之知其臨終戒不用緇黄作而嘆曰向所謂賢母不可得而見者豈不在茲乎吾其他懿行甚悉而此為卓、、特異因特為之頌云

頌曰

異端惑世崇誕証張皇鬼伯司幽和婦妻惟怯

九為趋原始反终本不殊指往為復理所無昧
返日月舍此途傾貲謟邪反訴怪異母絶識超
摩超训行厥後無世模得孔果勝丈夫

十一卷

吳禮部文集卷之十二

記

雲石山房記

吳興望西浙令集賢趙公以詞翰著又為郡之望西一門俊秀林立播風流而挹芳潤泳、絕類他族莫之抗吾友明仲其一也明仲於公為從子其序益親人益勝韻事賞好尤異閒嘗語余曰昔先大父蓄一異石高數尺廣如之柔質浮瑩奇礬層涌如片雲然不知何從得也易世來故家遺物此猶獨存吾嘗葺藏修游息之所而植于其前因以雲石名之子能為吾述其槩乎余觀万有在天地間一物自為一形而不能以相混惟雲與石也不然雲之行空也浮游歘忽而不主乎一倚石之在地也殊詭錯雜而不限一態千變万化敵巧出奇隨衆形以為形而無窮今君之所蓄其雲耶其石耶孰得而定之也然而雲氣也聚有而散無石質也一成而不瀆主而不敗是雖無情而氣行乎中安知其非雲之所附歟夫天地之道一動一靜而已動資乎靜、主乎運互根而不相離子不觀夫雲之起石乎膚寸之觸毫縷之泄蓬然而垂天油然而雨天下渙然而解寂然而無而石固自若以為石靜而未始不動也以為雲動而未始不靜也子于其間亦知其所以然之故乎知乎此者天地之道不外是矣明仲篤敏有才非徒游戲而玩物歸休乎是居暨吟而暴坐試以是觀之

山意亭記

東平李侯守蘭溪即其居之東築亭扁名之曰山意州固多山猶城之南與山接枕花塢者實金華之支傳溪而止高而環窮而容嵒遜言而行徐田以植泵枝名今其下多喬木禄章清池古石迭邐斗絕不異雲石礎岩侵之末也領樂居之亭則踰父因岸為基覆以茅椽以竹板以代甓平倚也坐其背而非其前旁兩窗因方相時而突以山可見也休暇時或飲衣宴坐凝眺往倚拱翠浮嵐近在目睫為之欣然忘食倦肢

尚清簡恬于世好所至杜門不通請謁微其博彼而此處焉何于山獨憐憐也然君視仁名而書字其名是亭也復有合非徒遊觀表高勝若天柱類之玩朝眞採菊之見夕佳以適逞于塵外而已聖人以樂山喩仁靜言体壽言同也使夫人重厚安裕天質為道之樂是也固宜理之在天地間无處不有在人者不異于物而在物者亦以為人也仁之根心與生俱生山之接于目無一日而不見也善体仁者得之于目而喩之于心從天下之山无所无大而陳于前者皆吾為仁之助也奚特此哉体之而得焉則有吾胸中之山目是无山可也古人所謂得意而忘言者其此類与然則使之意為可識已因書其槩俾登斯亭者省焉

詠沂亭記

仙居在天台為下邑李宮視列邑特最由大門歷殿堂兀兀數十楹其後餘址犹秝是傍以周垣缺以方池杉檜腋亓蒲蔭蟠逶有亭曰詠沂當池中而高梁倚石以度迭騎清注隙息是宜歲乙巳大水亭作又明年縣尹边君世安將有作遂命君王敢叙其學施俸相厥事既成視旧有加士民以起處賛嗟乎吾道之廢興奚以一亭為哉凡人之情習于事物之交則泰山前陳而弗顧作于視聽之頃則植數丈之木而為之動容故妙天下者机而觸天下之机者新之也浴沂咏歸之書童而誦之老而不知者幾何人哉斯亭之未作也清池涼風散毒于榛莽之間過而不問者凡何人矣一旦煥摘翼然翹佩于然臨池御風仰而瞻俯而思曰昔也野也學從事于斯矣其言謂何哉其志謂何哉豈无慨然而嘆躍然而悟者乎迺君可謂知為教之机矣昔二三子言志莫不志于詩同夫子獨与點而哂由篁卻略夫事功哉亦日為國以禮而已果能是道則与點无幾尔迺君既以禮為國吾嘗又因其作新之机以亦點之志交相賛者也是則亭之廢興所係豈不重乎

止齋記

友人某孝道隱居有日矣以止名齋識所存也嘗為文示予且以求益因為之言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莫不有所止也凡吾几席之內六合之外倫紀之著食息之微錯布橫陳至賾而交至者紛然之中有渾然之極焉雖然之中有截然之則焉无方无形至剛萬有而天下之齊者息督者盡滿者塞賢者不能過愚者不敢不及聖人不得而名之而強曰至善不得而形之而借喻于止以為孝者之的也然理一而已一本萬其分在物其分在心至善為事物之止而人心又為至善之止摩動係倫靜為之君變化千億唯自天一往來憧憧不如守中易之艮其背吾夫子之操則存豈非衆理之歸而萬化之根與今吾子亦止之道必有致于此矣愚聞之孝有要知也行也行不先于知知不易于行真目而趨不見鵠而張其弓可乎哉必也致格以精之問辨以明之暸然无疑于天下之收于是居而育也全未發之天收二者之功則蒙斯於道斯止聖賢之歸猶沿流而至于海也然動止相資寂感相因而育又果之本也天下之道此其最初乎元實從事於此其必有以知之矣夫蒙之發也以剛明故蒙以九二當之剛發于果而明根于育明所以同天剛者也以卦言則坎以內為明艮以止而明足明也其定而光闇然而日章者乎聖人之剛惟恐其不明聖人之明惟恐其不蒙若是而蒙則異矣无實天資剛明可氣議論煒然方進而用于世寄金于醫非其志也余于是而信其有志于道故因疏其所見以為復而願相勗孝焉

金華縣慈濟寺修造捨田記

浮屠氏之教今為盛塔廟在名山川通都大邑者閎傑瑰麗不可殫紀下而一丘之勝一室之聚莫不錯據駢峙爭務為完好日有加无已天下之田一入于僧業遂固不移无徇增大故田益以多其徒亦淫淫優為之宜也金華縣慈濟

子之齋斂乎之形儼乎其若思渙乎其若忘慄乎若不波之水溫乎若休物之陽鬼神不能窺其際風雨雷電並至不能喪其守擴然而迎郛然而當乎物動亦止靜亦止而吾之止者不與之俱亡若是其庶幾乎道乎

果育齋記

松江孫元實以匡李教授金華余居弁之游間請余曰吾嘗取易象之蒙以果育名齋子其有以申之余謝弗獲既而為之說曰艮上坎下曰蒙曰山下出泉天下之水皆山出也江河淮、不知其凡千里矣其他或近焉或遠焉皆不能不行而不終于山也孰知其涓然而流涉然而傳則一為而已此水之初也故觀水于海之大未若觀水于山之初人之初也蒙而不終于蒙、必通蒙非患也而通之患也作聖之功不于其通于其蒙聖人觀蒙係辭吾休焉真純湛然靡空所遁吾決其從如矢斯激已涵渾融中有靈根吾滋其萌輝光日新蓋果也絕方動之岐

寺者距城西二十五里載郡志然不著所從始相傳以為吳公為前望南山皆有林麓當白沙溪之間亦勝處也謂政宗乾道中且二百年風摧雨壓弊傾腐撓甲殿將甚餘亦皆殆不支衆議庄蕭惟石潭者概以為己責摰悉其資無靳又翱以化誘游所施于起至大元年冬撤殿更新之門堂兩廡鐘樓藏室以次葺凡數年後事潭有己田餘五十畝至是以歸于寺將使歲入益裕而精以久焉亦材且勤矣余聞宮室田里者先王所以便民養生喪死而無憾也民生當時咸知自食其力而通其事以相成無敢傲焉以游其食而奉之非有功于人則敢于上者耳今世祿浮圖氏能為國家祈福永命則其功宜不甚大斯民所以竭智力而事之咸謂當然其徒固可以拱手嘗成安焉肆焉而因天下之物不必其己之苦也今潭也汲、乎揮其体膚筋力以修陳起廢而寧其居又以其積累之業遺後之人一無異于齊民寧非樂善于彼者乎吁

此诚善于彼耶抑可以垂有戚也夫

金华北山游记

出金华城西门遥望峭锐孤起苍翠秀丽者号芙蓉峰北山之支也十五里始至其下为智者寺翠灵瑶师源教在今实名刹西偏游览最胜处亭榭错峙有曰上方境界者予所甚爱也寿自山趾蹬道缘涧上至此旷然平衍有大池可数丁亩最后秀微高出屏抱如画游时且迫暮瞑色四合空翠欲滴坐亭上皆出木搀风水声在下人语究转森森然闻少焉烟敛月出池光瀹滟上下相映几当倍无此景也客高谈朗吟响答林谷达夜半乃已翌日由智者右行取道游三洞陟降冈岭久乃出两山间循水行山渐峡水石清峭十数里不绝野人方开径桐下便樵採拔藤古不峡崖冲流皆放道无有比向所见益奇又、数里达金华观、前流水横披图青石弥布若鸥卵大者若斗异瑰丽、累累杂、错互枫柏青樱葱茏迷翳盖于洞甚近也三洞者上朝真中冰壶下双龙中下二洞皆在观左下洞岩于实出可覆数百人小宝宸舟游者仰卧以入然之穹然高敞飞崖流乳列石怪状为华盖为衣湧涛积雪为龙为巨为牧现畜町者为田方者为床为钟鼓可为击为砚一眼受滴水以手承之则否他诡异不可悉名次中洞穴仰天堕石键崖谽欲磨绦陁深入如堕壶中飞泉出岩半数十丈散葉为廉下注无底怒声奔雷使人胆掉发竖出宿现中山两夜作水声雜然如呼如啼如嗔款悲冷为不寐达旦雨稍止行数里趋朝真重冈复岭所历益高获历俯经万仞藤萝翳苔滑涧前向金精绝乃还游鹿田东西二寺鹿田者相传仙人宗玉女驱鹿以耕山有玉女墓、上树不知名甚奇西寺第一轩前王石森然穿穴玲珑类灵璧太湖间以巨竹泉酒交其间普照成潘公所题道刻多存者宋寺两留三宿山高雕寒云雾晴薄门外迷不见行路室中沉、题不不人壁题游时吴琳诗

有雲晴雨未疑是晚山深寒在不知春句似爲此日發相昇附火劇談燒笋引飲而已既晴風日清美野卉叢香山紅澗碧春物爛然林薄鳴聲嚶嚶棲巖者道相偶由鹿田抵山椅石山禅澗主樹出石上蒼然同色飛梁絶峽口迴顧攢峰雖崖湲流曲折隱見真絶景也久之亦未丁里至赤松長松落落孫山亭數百歲物度鐵舟山訪二皇君祠閣石羊道跡僅有存者入小乘源兩崖夾澗奇石刻露倚淡多桁花亭宇相望有流觴曲水處碧瓮屋環香荡側披落紅出波上然後映娟方列坐小憩數道士攜酒至取觴以浮談辯喧笑甚洽醉至止宝積觀宿松声澗響凄然相和如琴瑟不絶蓋昼夜皆然山中所歆聞也明日寒食有懷松楸遂由東閣入城以歸金華爲天下名山環亘數百里岩洞泉石之勝國在山北距余家不再舍而生未之識友人張君子長約遊屢不果常以爲恨至治二年三月子長復道人邀予欣然從之起壬申迄戊寅凡七日以雨道險故不至朝真他如安期生石室劉孝標讀書岩智僧寺可游者以十數皆不克往然茲絶奇麗之觀所得亦多矣先是約所至賦詩宿金華觀僅一分韻止既歸將追賦焉而汨沒多故請事漫煌澌落明年余之官高郵秋中行境內澄突求宿者三月重湖巨波蒸滿斷港激漫洗滌未於山巷石硯工不可得而所值士皆卻酒无一可與語者況望如子長輩乎坐念昔游彷彿可記者筆于篇時一誦之使精神飛越如瞻對山水間亦足慰也書其一以貽子長云歲癸亥十一月十日識

蘭溪州新學記

蘭谿升縣爲州餘三十年任守牧者幾人能有興作神祠之修庶宇之崇官舍亭傳之新咸出意相勝獨學宮在城東因舊制卑陋日就圮不支朝廷右文闡科風厲鼓舞是宜在所急曾无一人顧省者豈所謂知本哉至治元年知州夫谷侯某銳意改作閔學帑不足又慮煩役民俾

士之録籍者以力自石自夏徂秋中外告功啟
庭門堂齋庖湢舊咸闕周垣宇廡宦若危屋突
昭于今廢、翼、翔漕神建衆妙肅其規又先
作聖修儒道登筵行釋奠禮未幾吉官事遷拾
繼者中翰韓理今知州崔侯其慨然念不可廢
前功于是葺其偕楣其闕飾其所未及而州判
王君某役督助而贊之既考成庀績職教事者
朱某來請文且謂吏咨侯能新之于數月之間
啟六年之後得崔侯乃完好之者亦必難終之
者爲不易二侯之功其可以巨細論哉是皆宜
書也愚既直紀其事而復爲之說曰因廟爲學
近制也吾夫子功著天地教万世非以廣尊嚴
闡先緒王居岩吾徒之庠因而大昌非事狀書
之孝識陋矣嘗識登先賢之祠考進士之碑碩
儒名將、可稱累傑其居哉天下之事後出
者必有加于前而俗之趨下者常莫餘挽而歸
于古安宅廣居人孰究之惇厚高明可以自致
如假宮其宮而人之砂新其室而習之汚則賢
州侯之意義矣故愚願以流于衆庶其進居國
族仰與倪寮擊慄振飭思所以稱是而度越于
前人哉

明善書院記

帝王群聖人之道至夫子而明群聖賢之言至
朱子而明朱子之功異世之夫子也厥今尊右
表章戶教四達荒陬遐徼孰知誦其書思其人
廣事推恩務明道化之地祠祀之舊者哉處州
松陽縣舊市者古治所也唐葉法善宅舊距今
縣一舍許宋時里塾甚盛朱子提舉浙東常平
按行至則爲諸生講說有葉宸者能述論語孟
子大義朱子異之俾主塾居咸淳季年葉再遇
者請建書院曰明善入國朝名存實廢前太常
生里蕭君子登慨然志興復因他宇爲祠事在
法善故墟之陽時至元二十一年也事方萌芽
撥田以教吾徒後四年子登白其事行省即命
爲山長又六年廉水王君淮來代斥其地首建
祀殿及大門延祐五年山長汪存旦攝而廡而

朱子祠宇抵闕論廢徂剝未改泰定元年蕭君
復捐牧事請于部使者節下府縣而主簿常君
禮董建焉明年山長郭維未制而完之越甲申
迄今餘四十年蕭君實始終是其力為多而先
主其大者俾易為繼則主君之烈至是而交懼
其志也王君時佐晉州請予以起廢之不易且
欲蕭君請願有紀于惟道在天地間秉彝好德
在人心靡一日泯滅因無因育為寄于是有感
焉請書以紀貢于虞矧于御志派者孰不欽飭
一旦化為俎豆絃誦之區淵其身而致力者往
、生于道南獨何致宋儒李夢興倡其說者郡
人也當時朱子凡不能免誣知易世後事歎也
迹之所經感慕其跳躍不可得彼抵逐拮摯者
至今善祿之是孰使然哉善不可以終宮晦于
一時者必著白于万世諸君子扶植之功豈非
有得于明善之旨欽擎士之居游者不急其所
闡異端距邪說惟理復是祇俾夫天命人心之
本昭晰而先迷然後識之于躬以底于誠以迄
于初是為元貞與復之意則所主將介天衷俱
徹尚何震隊之虞哉

景雪樓記

劉君剡善將涖廣西憲慎將自金陵來宣城告
所嘗往來者別余遂過焉一再見相与道古今
數文藝恨見之晚而別之遽也因為余言家本
蜀眉州實峨眉之陽先人始徙金陵閩峨眉巔
極侍天閑谷錦邊雪經歲不消望之皓如積玉
今居西鍾山諸小樓名之曰景雪以寄故鄉之
思子為紀之何如余聞有生者皆本于土血氣
之屬无不知土思依風首丘過故墟而惆焦物
猶然而況于人乎聖如仲尼而思魯雄如高帝
而思沛周青越吟是孰使然鄉土之思不忘本
也不忘本者仁也峨眉之距鍾山遼哉邈矣思
峨眉而不可見、鍾山如見峨眉焉追本之心
油然而生可不謂仁乎惟君之心抑可尚已又
聞長老言宋之南學駐金陵諸故名坊巷大抵
皆東京旧季年蜀士儒東南僑居亦寓蜀扁山

川陽俛悵、我思徃道恨予无窮今也宇宙混同四海一家桂林為秦漢自越之地古中国万里君今注節注異時峨冠朝服而夕至可也然則幸生太平之世而快其風昔之願可不知所自邪念先世之勤苦致當今之報効惟到其勉旃

德讓堂記

吳以国氏国録太伯始故子孫在吳越為咸番君者四漢初居番者宗之今教授君存仲遂甫能譜所自出宗之下皆歷歷可考且以德讓名其堂取至德之旨也昔子泰伯以天下讓聖人称之其後季子慕義而興復以国讓讓遂為句吳家法彼季子猶可及若泰伯之為則自有宇宙以来一人而已夫德下衰寖起父子兄弟間箪食豆羮忍以相奪相殘自非世積先知聞斯人之風未嘗不釋然意消遐遐二千年秉之以始者孰非神明之遺乃与俗俱化曽不復聞有高節茂行彷彿先烈之万一者此予于君之名堂不能无慨然也稚聞番人言君早孤逮長受三尊田序服兄自取寡約餘悉帚有人皆以為難撫教諸子循循雅飭閨门内外肅雍无間言兄其御人与四方之學者咸尊事之蓋其天性純篤而真誠不渝故自身而行于家自家而學于人者如此其視讓国天下曷有大小之殊而同于為讓可以无愧斯堂之作孰不謂之宜哉雖余忝宗姓泉落不違遠借仕宣城屬不鄙夷而命之記予因其為讓者才知視君何如因是而砥礪激昂以自貽示咸德之末異時斯堂不為寓其里則庶不之志也君毋謂余不讓

山泉記

王君其名其居山泉君比士而寓宛陵非鄉也其居在闤闠中前直官寺左右雜民伍闤山与泉无有也抑山泉者蒸遐寄其之現遺人隱士之所樂而君方將應於府碎佐部使者奉修寮屬服簿書贊畫之勞曾有山泉亦不能從容盤桓也然則何取乎尔也人謂君矜韵高勝引與

以世故而蕭然自遠不異林壑間是亦美矣而未也在易有之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艮上坎下蒙為山泉不待夫見然而高潔然而深固先注而不在也致吾果育之功使行完而德充不在夫隱而為高仕而為通將先遠而不宜也君之取義其必出乎此也其必求无愧于是名也

江行磯石志

游大江上行彭澤湖口縣境中滸多石山舟人呼磯頭在彭澤下者曰馬當曰峯背曰彭浪曰小姑在上者曰繫表曰團石曰中子山就皆自東來下起下伏稍近江忽若奔赴欲度界而旋卻盤礴怒突騫峯驕奮形體大略相似繫表就宕峩峭立余時夜半攀壁下与漁舟聚宿月出其背光射山上樹如細竹茨乃照舟中也小姑者時江中与彭浪对若闕門舟行出其中峻急甚孤圓高聳南一面欲岐首樹木扶疎若鬟漸遠望見亭亭烟雨中青髮翠袖姿㡧貞絕俗呼小姑亦善狀也上下鍾山者吳湖口縣左右俗謂上為鞵公磯下為叔磯皆壁立千仞插下鍾中一道斷缺為土有竹木稍異時久乾水落峙浪可三丈許以故今見根底奇怪或森列如立笋或下垂如滴乳觸縫散布者如樹根四出層突而下削者如河岸殘泐孔穴玲瓏水所注射而不見其出也有就岩穴置大士像龕若天成山麓盡處積為亂石高者十餘丈大者如屋其次如數石筧並方床斜几磊磊樽柱間為倚磴擁立上投平可坐側視山兩旁至絕頂皆峻、殆望類人所畢疊突壁太湖者蓋其石相之有户故山得鍾名大難以字不以為然恨余不及如公中夜獨往一聞噌吰鐺鞳之音以証所言余由湖口道彭蠡三十里中流為大姑山片石方而長又呼鞋山世以並小姑而奇峭為不及矣東至南康二十里慎頭磯摩石如幞襆星子渡視落星卷石又出大姑下而磯石之觀止矣仰見匡廬方巍然高大如王公在人儼容莊

生自焉當已見是山至此幾三百里蓋無不在
磨當中亦得我余評湖江諸硯上下裡勝江中
諸石小婦勝而于匡廬則無餘名焉婦志之何
賢諸善述者

定性齋記

聖人罕言性難之也六經無言定者僅一見于大學程張子始為定性之目亦異矣夫性統于心心定而性存今曰定性未能不動是以心言又豈非異乎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膠擾紛綸于名万狀日至于吾前持吾方寸之虛明而與之酬酢于無窮雖然之際卒然之頃高下弛張疾徐疏數無不欲其投機赴節合軌度而中肯綮是必有道焉遂物者汩沒而忘返惡物者有意于絕之忘返者衆人之患而絕之者異端之失也大公而順應其君子之心乎內外兩忘動靜俱定其定性之餘事乎吾嘗誦程子之書歎其精奧宏深與易論孟表裏其語天地聖人之常以為亦不外是蓋持養純而自然之為非學者驟可至述而亂其端則有知止之功在當謂從事于此然後徂而不定則庶幾可也宣城劉君子仁以定性名齋而質其說于予、觀子仁之為人明敏有才達于世故不激不阿自其居鄉周旋親故間識患曲當出而為部使者所宿礼歷交諸公與其佐屬人各不同而處之一无失言達色非善于應物者歟顧方學經講考劇日夜以求聖賢之心者是能因其資以致其工即其事以驗所得其於定性之名豈徒取其異而玩之耶故是敢誦所聞而願相與勉焉

復齋記

宣城魏氏故宋參政敏肅公諱良臣之後也由紹興至今二百年子孫執禮秉裕不替然而知學者鮮名莫字彥明者實八世孫勤善好修語業績文尤邃于春秋貫串諸家講肄不輟凡其鄉之學是佳者咸推之嘗求所居齋名以復如蓋取左氏舉万年仕之語將以追先猷紹前烈而述其光顯盛大也旧其志可謂壯矣撫魏以國

氏雖百如僕斯爲諸侯而辛廖之言驗後之魏
者相在漢徵在唐皆位宰輔而敢亦登政府
數千百年煌煌簡冊前後相望而畢公高之澤
遠矣天壤間得姓受氏孰非聖賢勳德之胄彼
其不克于爾而復微復熾者政復何限有能奮
然欲振而興之其人爲何如參政公之世抗迹
也虞明固宜慕之不忘溯其所由推而上之姬
周之先猶不有可念者乎論者謂左氏好誣所
載此類非一殆若淫巫瞽史之爲夭氣化之循
環人事之先兆固有若此者是未足學也天下
之物莫不有始亦莫貴于始公侯之始誰實爲
之復以侯者當思復其所以爲公侯者耳矣聞
君子有反性之說明善之教非所謂復始歟公
侯之復天也性善之復己也己修而天應之理
也修于此而彼之應不應有所不計焉亦理也
左氏必諸天吾必諸己而已虞明之致于傳說
也審矣抑其以是名齋固有志于學者其不以
予言爲不切矣夫

寧國路修學政叢記

江東憲府蒞寧國政化之及寧國蓋先賢劉其
素號名郡而當邑宣城尤衆繁務劇按臨者深
所致意憲使寄蘭子從栽之日今御史梁子克
中實爲經歷便佐相得選綱具張斥奮聲號察
好明謹威布澤訪一道請識而寧國之士與民
則曰二公之于吾郡若修其教養事其情之尤
著者也初學徙東郊與廟並列地比水環堤爲
固久浸蕩隳大成殿改建皇慶甲寅撓已聞見
不知始何時穹右支復趨令門啟道蔽蕪形砥
也梁子以白于使既按視命易殿檻二梁一前榮
方壹做今成均副置儒學弟子漢以來諸儒補
其未備舊堤周五百丈憲副李公學修其半至
是完之增其廣高別爲新堤二十丈引川達于
衞龍以翼以欄易民田之間垣挾徑之沖構
石梁跨水上至者始復由正道入領縣林壞橋
映宮墻絢麗一旦景象異而心目變也先是李
通祖隱于齋民彩于隸青精歲益多又竊錢藏

府中者中統鈔一千六百定或借言貸取息贍
用即爭假借去展轉虧易久將不可知乃處有
司括隱欺復斂所散既給常費則以佐興修而
一路之教授方君晉旹任故至順元年夏涉秋
後爭時旁郡皆以歉放賑廩粮而旋撫不饜又
以官餘錢增與官編工前所未有也已已旱飢
宣城時具錄其數至三十万三餘口便卿然康
寧夜趨拮俚與梁乃議所以救之策首省郡募
民粟幾之万石食之已乃便請江浙省言狀遍
于米四万碩施者八千餘平價而粜而宣城得
四之三旹念民先以采則遂散之而以旁邑所
易鈔代輸凡一万六千七百定粒者七千四十
定而其餘執不足以繼也于是聞于臺請所浸
入賦合一道之存者為七百三十六定遂條屬
分易徵饒信三郡得鈔三万七千七百八十定
有奇且廣衆為歉而惠未浹則選吏四出覈實
而廩其遺無後復吏遂吏惠散所有凡歷時自
十二月止四月受米人二斗幼半之鈔則如米

之直施合前後凡三萬當其赴趨之紛拏給予
之纖悉好之辨智並條所以撫摩禁防者充
不曲盡疾疫不興寇攘衰息是古之所善救荒
者不是過也民嘗請畫象主祠咸遜謝弗許繼
而梁公有南臺之命李之士將代不煩繕修崇
在所紀救荒其可後乎孔天與李救也救荒政
也知救斯知政而信食重輕養教先後固孔孟
大旨二公之設施措注未有不本於此然則并
書而並傳之其亦可也是于荒政嘗預便令而
修理之役則又承命而董其成故詳為之書李
公名嗣宗尤密意是察舉提實啓其端嘗議故
論堂齋庑市材需時將繼今有作分部賬簿图
縣飢六万七千七百餘口勸民米一万三千六
百十七石鈔一万一千九百定而官于米一万
石均散代輸如宣城其在廣德建平二縣飢尤
信功亦不細事隸他郡當自别有紀云

蘭溪州新修門樓記

蘭溪州治即門為樓執故宋為縣時所建規制

宛然相傳且二百年矣今置論刻樓鼓角其上
此歲為政者更遣大廳及左右吏舍獨斯樓尤
敗旹歲久屢修敝亦隨之視瞭帶儀民以為病
至順元年丹陽羅公某來守是邦俯而嘆曰矣
今不圖懐必重費民力且于治未信而勞之不
可今長官杜庭賈公某繼至以義成仁治廣學
從明年冬乃議修理既循倡先惟是一二富
家之役于官者積費既息欢趍以聽鹿材庀工
如作役宮官不与之于是椳楹榱桷之朽敗者
易之坏闕先甓之缺敗者補之丹碧黝堊之漫
漶者新之不數日而訖工煇煌絢爛騫飛球踊
前後映帶不復見新故之異而聲實有戢更奇
有次侯伯之居為之歸然幡重旹嗟夫今州縣
之作雖矣公家之財自毫分以上不能擅有所
費興已則仰于民彼侈然好大剌謂而不卹者
固非已而務資其彩者必苟于官又孰肯趍而
處之哉宜嘉夭二公之有以致此刻其務足以
政作而止于弊修補處存前美而帶濟塞後費
之無經退然不務于衆能以出奇務已以求勝
其慈愛忠厚之意蓋非他人所能及者是不可
以无紀也故因吏民之請而着其槩使來者得
有攷旹

北山後遊記

至治壬戌之歲予與張君子長遊北山其後先
因至旹年運而往与世益䟽山水之香益深今
年二月六日独至靈源尊虚話琳師已出鄰細
故庸觀乃一公止于留明日同往法清寺觀乳
泉又過慈源寺憩水石篁竹間今而信宿而歸
既而子長以書抵予曰黃君晉卿旦夕來。則
約偕至山中予喜甚日行訊至四月丙子今予
尊虚琳師出所藏書畫有張公湖清溪圖及宋
人墨跡甚多觀已出坐大池上亭景清曠即上
分境界也丁丑道前閣之康田林徑翳深於石
間植有高數尺者西寺第一軒已燬于火惟岩
壁啟在登其半以之御見有字隱、曰滿紫微
字即點成乃別一行曰喻子才云、東寺門徑

更新館締構居加暮而宿居即向時冥坐雲霧中者也戊寅早往宋仙女墓前一徑可趨朝真洞予以昔所未窺舊欲訪黃君担言其險絕乃止歷冰壺洞次双龍洞命未至者入游憩岩下閱所立碑石云元祐中郡守張公蒙三洞名按郡志其人名壽是也字多鍋名惟清獻趙公最古和金華觀出循故道還鹿田前趨山橋道旁藥草雜生木異狀多不知名非特仙墓上然也近橋出岩乎王論明楚書堂故基仰穿帷倚斧澗穿行老樹怪石間幽絕特甚有小徑云田山登岩巔可極目數百里云金華偉亘是遠絕須有洞日往三洞處正當鹿田之背者為三洞南為橋岩逆數十里間雄峭奇處之觀華此矣既絕山橋緣澗左行磴漸趨下度五盤嶺稍平更前出孤銳者芙容峰也下為法喜院旧名潛岳、、者芙容別名也戚公堂隨僧飯于寺今髮斜蔵邑直寺門數十步為公墓明榛蕪矣主僧遂酌池上夜宿寺堂宇整潔甚安己卯登芙容峰領東華入寶峰寺竹深澗鳴古屋闃寂登芙容因碌坐僧玉澗師若珍所畫者師畫山水甚間畫必題詩卷有思致既蹈領下陰徑迳竹堂休息山行凡四日一往周旋崇岡時而從者黃劉二生也明日庚寅雨通歸因念至大中與吾鄉約遊典果僅與子長來今二十餘年而復踐宿約豈非幸歟第恨其別之遽歷覽之未周而後今之未期也嗚乎天下之至樂山水朋友而已使吾之三人于此嘗一瞬之栖相與穷年恭山飲泉誦歌課吟以樂其樂亦無不可者而迫于世故不得以遂吾然今日之樂詎可忘耶故序記之以附前志之後使覽者與有以知吾徒之志云爾至順四年五月日志

七進圖記

七進圖者畫金華潘氏父子也竹隱老人名祖仁字有父子卖女孜子京方奇亮青七人首畫一竹床老人衣冠臥文筆工石手支胸左手攜膝更呼屋尾置書華般陳下六子一女环侍次

画奕舉觴進一隸袒裼右提酒壺左持其杯次画
二女御嗹竹次人皆面捧樂中芍藥前人以右
手扶盤花隱其手女玖在後自持花一枝重壽
特起異于盤中者次画京拱而行從隸以竹枝
貫雙魚于盤置刀一帶掌務之騎笔一捧以献
次画茶具陳列供事者數人一童跪地垂手持
瓶因睡或拱低觸其鼻微醒欲嚏方坐充其上
以飯授陷于炉者將瀹茶也次画亮捧五木以
趨次画竹間一室虛牖明瑩几格精屏書者迎
之以請竹風蕭然老人擧而手發巾帶而行六
子豎童子奴八人導從前後蓋竹隱自序文云
晝卧于家憒恨觸悒兒曹思有以娛之推次序
列各持一物侑酒以進自酒而下至于博老人
皆卯之最後伺子請至竹間室觀所儲書于是
釋然起而病良已其文規模秋游而藻麗出新
意書以漢隸亦工每段次画于文同字伯時白
描語精絕似之然未有考也按竹隱後贈中奉
大夫奕後名良佐字致君贈通奉大夫晴德卿

其子也京後名良貢字義榮一字子賤田舍陸
甲政和五年進士第二人官至左朝奉大夫徽
猷閣待制中書舍人兼侍講自號默成居士方
後名良瑗字仲嚴終太學生奇後名良翰字淵
倚紹興丁丑年進士官至太府寺丞倅平江府
亮後名良知字斯愚早卒青後名良能字季武
登紹興五年第歷官秘書省正字江州倅默成
常自稱兄弟六人又云吾母生子十有二人長
女適錢任國稱之為姊即玖是也紹興乙卯默
成自左史除西掖竹隱年已九十次年卒計其
生當慶曆中及見累朝文治之盛沾染既深言
語自妙而超然清遠之風行于家庭者如此昔
子朱子極稱默成節行而以夫子所謂剛而克
然者當之誼知其精神心術之有固有所自也
孔竹隱之文他无見于世圖亦餘二百年物異
時轉徙流落不可知其傳未必廣也予既從潘
氏借觀録其文因略記画之次第併附六人者
之實往名字而需論默成父之淵源使世之

未見是同者於是而有考茂尊賢尚德之心將諫然而生鎮不美歟

婺源州靈順廟新建昭敬樓記

婺源五顯之神聞于天下尚矣蓋其上當天星之精據山川之雄偉英豐靈煊赫衆目自唐至于近代跡具紀載

國朝加廟號崇封爵香燭金幣之賜遣使時多每歲夏初四方之人以祈福會集祠下者上窮荊越下極揚吳衢舟塞川車塞路佰百貢列廛珍貨填積賦美于官施溢于廟浹旬日乃止尤為一邦之盛故廟之宮堂華殿飛樓複閣宏侈鉅麗所以致崇極于神者靡遺餘力乃至大四年儀毀于火僅而工不暇與之十年間所當建者十已八九獨大門昭敬樓猶闕且為最先之地而反後焉一簣之功若有待然者元統元年今達魯花赤亦思塔乃實總廟事首議及之庀工于夏構架于冬為屋三重楹六三之其費皆出于廟之田租与其施財後既非常帑亦無侈明年知州于乃文傳至方相与謀稽其出因振其隳敝飾然有餘功以不暇秋七月落成旧規復還高廣有加金碧煌煌榱棟巍巍如浮雲峙闕生雲氣而臨風雨勝龍翔鳳鶱頡角而鼓羽翮也視瞻不聳肅敬自生神居之嚴名號斯稱尤材与工之費中統鈔以貫數之四万五千五百有奇先是夏初之會于乃實督其役入華複重之害而薄其征来者益倍歡娛四出時有金芝產于殿之右梁奇芬瑞果數月不变今猶蕞其上亦異乎乃之為功感美吏民咸願勒石今某適過是邦俾執筆以序徵諸見聞可信不誣竊聞聖賢之語政治民事神而已然必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何哉使其職業之不修怨嗟之不卹而徒媚神以徼一日之福彼聰明正直者豈肯偏而歆之今乃可志和衆帥正自躬政肅令清化以大行年穀比登疵癘不作耄稚歌舞湛思惠澤明是宜加彰示眡賜其于神人之間可謂無愧者矣是職宜書凡州之僚屬賢

是役者同知某州判某吏目某也

婺源州重修捕盜司記

州以判官兼捕盜而不著自有所以專其事也然判官二人迭居迭更若專而實分又日常坐大府學直其署因陋簡且刪于其堂宇漫不加省亦勢然也婺源由元貞乙未以縣升州即尉治為捕盜司在州門之右蓋故宋時所營今又四十年敝壞可知矣泰定三年州判錢倩主瑤紀嘗一修之後八歲庚午韓君昌淮呈職侗聰諳度計其壞又甚于前念不可不圖也于是捐俸倡先出意經畫役不及民而事隨以集易橈以堅更腐以良門堂列廡煥焉如新又為之架垣以周外茂觀以莊乎戈方矢裝服械器悉而完之藏之庫以俟同考前官之氏名紀刻以示久皆前所未有者君之用志亦勤矣我夫官以捕盜名非徒詳盜之能實貴于無盜而已哉源居萬山中樸地阻僻民知務本而畏法然細探好究之禁不敢一日廢善其道者存乎人耳君來是邦因其俗之易治而叶寅良宰長之為以相安于清靜之化故四境晏然囹圄之積于野者不移而獄之生于堂者無聲桴鼓不鳴柝播亦卧可謂美矣且又不以傳舍視其居出其餘力以興敝補廢是非本末具舉者孰故而命而為之書

書堂記

書者天精之說名所以載道者也自書契既形聖神迭興闡天之奧彰示大訓為萬世建人極以加矣道裂而分諸子競起百家爭鳴其羽翊夫道者固不可廢而偏詖僻邪淫荒切之說亦且托于其間是果足以為道乎哉七略四庫之目録閣崇文之傳鄴侯鄴架之儲非不美且富也彼固有精偽者存在夫人慎取之而已彼愚妄為之說曰由千萬偏而約之于六由六者而會之于四又自其四者而貫之于一要其人與書志心與道俱而後為至耳河內九皋公平生淳嗜好一、諸書所蓄几萬卷倦居豫章闡樓野

鶴軒之右遂置于其上而以書壘名之且特敢
先朝所賜大學衍義尊閣之以爲壘之俱既自
爲記以述其由又作歌以道其樂曰是書壘之
名聞于時予觀公在正統初以文翰簡眷知積
歷華要後屢典大郡皆有風績惠愛既以其所
得書者而見諸行事之間歸視其藏益以充娛
于是載道者矣抑吾聞軍壁爲壘而狀物之大
者曰魁壘爲古之善治兵者以吾之不可勝待
敵之可勝節制既明形勢既諳守則有餘至于
談笑折沖指揮披靡雖百萬之衆可坐而挫之
矣吾儒有云能勝物之謂剛剛則常伸于萬物
之上若此然則公之所謂壘者可知其剛
然而大又豈可量也我客有進者曰公之壘嘗
試而效矣凡公所施爲斯世將无不被其澤而
自頌其壘于公何如公莫然笑曰吾知吾書而
已遑卹其他公名薛超吾御史大夫卓周清敏
公之子今爲三衢守云

東陽縣修學記

有地百里視古諸侯其甚數萬服屬僅令長時
異趨殊古治要避然有解無意詩書粗至聞則
其笑于世之吏亦遠矣蓋知孝道則愛人而能
如孝敬信則必知夫道事必有本而政與教
非二致也不然則有倡其作以厲民飾觀美以要
幸者又不若不爲之愈人之識能賢否何如哉
東陽縣教諭東君惟孝以書來道其邑尹許侯
思忠修學之美曰學創自前代更歷有年外爲
廟祠而中實廢壞許侯始至即慨然有志頓改
作則重新而益修亦未易爲以至順壬申新從
祀而廡餘將以次及元統乙亥春且滿未代爲
大殿乃由大門殿堂齋廡前後書閣朽腐者易
之傾侈者正之闕敗者補之黯昧漫漶者鮮明
之又改作櫺星門及便門亭凡牆宇嚴像飾顯
恭〻費皆出于士之樂從者而官不與知焉落
成之日士皆易觀耳肅視聽以駭而嘆前此之
未見也蓋侯之治邑也明敏而有惠愛故久而
益學他政績彰偉皆可紀而此尤係于教請書

以示方來，于學其言，知許侯之篤于政教，而非
為民要譽者之比，是誠宜書。惟吾郡多名文人，
何取於拙陋者？敢辭，而承君復再書，謂侯嘗過于
蘭溪子實受學之說，而君亦援先世契好，請益堅，
乃直叙其梗槩，而復為之言曰：東陽為婺大邑，
昔之賢令長，如唐戴叔倫有遺思之碣；宋唐肩
中、鮑令安上建夫子廟，有恩于民，至今人目其
所憩君為鮑令君。民俗因學矣，自湯宿、洪之見
革，以文顯，而近世尤多宰輔，至連四五人，咸以
文學科第進，儒風抑盛矣。山川如昨，聲氣猶存，
吏宜過不古若，而考士大夫宜盡出前人下哉？
今許侯之美，諸君既頌之，毋忘因當因其作興
之機，而勵其景行之實，化吾侯明德之風，而表
用士維楨之教，至是而交無愧焉。尔亦君懷亦
侯之志，克相是役，教事迄今乃成，宜不與其有
榮乎？

張縣尹政績記

蘭溪縣初因附時民范守者以迎降，退本令縣
致富。至元二十三年，盜劫其家，縣已捕得盜者，
范擅從賊殺人，又慮張其失亡數，令因妄引其黨
寄其產分證，以知情賂結上下，皆聽其所為。縣
令東平張孝安獨主盾，然直民冤，捨其爭。時民
亦爭，訴于提刑按察分司，判官麻思安、、王
尹、通討范奸狀，繫之獄。范急，厚賂守者，一夕
逃去。今監察御中八思不花主房行部，脅諂蔷
處范匿旁近數月，人莫敢言。縣丞薄陸為耳目
摘令去之。范因過寺，某奉御至京，師倚權臣桑
哥為奏言范所失皆貸中，官時宜罪有司不理
者。得旨，遣尚書忽審，因至婺與宣慰使八都馬
辛按問，徵備于是。兩御史麻察判及尹皆坐罪
咸被衷，一時追逮赴懟者，非濮悸，實盡死里中
大家富人及風音識微，慙與學諭察司舉尹政
績者，皆被禍。徹虐并命，相倚數年，徵猶未已。范
之黨，通累千萬。初任授五品秩，行泉府司少卿，
改兩浙轉運使司副使，陞同知，乃死。尹儒家流，
為人慈和，言語懇款，至遇事激烈，弱水火不顧

有古循吏風既至閩濮復尹衙為遊又以忤官
免仕其罷時年且七十子喪惟一孫在翁無以
歸寄于翁祖父推相好大德癸卯未旬止數日
師道時從容侍聽談金華年諸老道事及進士
詩賦手授善醫方偽以濟人既至眠書先人祀
相愛愛至今不能忘也比歲有自北方來從白
雲許先生游名眉壽者公之曾孫也一日過予
為道前事眉壽亦早失父思聞翁人言不能忘
也俾予章之予固樂道人之善況于張公且吾
州田為縣時尹江六人其賢未有如公者距今
五十年人能道之思其推擊奸強志不屈終使
果如其志即吾里數百家善良之福免矣可勝
惜乎范務既消歇子孫日就破蕩數年前有坐
殺人死獄中者止向時因盤究溫處疑步不差
閭者怙之今眉壽從師孝道不遠千里志操卓
然將為時偉器天之于善惡報施果不誣也故
為書其蹟非徒表斯人之美俾世世稔予為惡
者亦有所鑒焉

婺源州蒙古字學記

國家混同天下一文學建字書以達言順事卓
為一代之制不患于古爰命州郡建孝立師置
弟子員優其入仕之途所以尊右渥完之甚至
然歷數十年遠外之郡孝執有未及立者婺郡
守吏之迓張婺源知州于庚文傳為政之明年
百度具修廟學帝孝凡先聖哭之祠庠序書院
之所咸煥然一新星孝之後且以次及今江左
參部會憲朵兒只班公至謁以其事州之名族
汪氏泰初者服侍之化欣趨請命指其地之右
州治大門東南者願自任經營不煩公家闕地
掄材券夜役力中為帝師之殿門堂齋廣列左
右而時後先庖庫之細亦周不具至元二年二
月九工八月告成體勢深宏既足以昭尊事之
嚴而師生之衆亦不患于無所容矣侯又念官
室之完而廩稍未充乃歉在官之田豪民所占
匿者二百有十二畝有奇取以畀孝計其歲入
亦不患于不給矣于是僚佐吏民咸謂州之有

學學之有田志自今始以永于无穷于侯之功其可泯我代石来請文以紀之是固宜紀也抑予聞字書之學後教之一事耳周官保氏教六書漢尉律試八體諷籀九千字以上前代國以是為重也且声出而字生声又字之元声音之學則秦漢之前未之有也夫其細轉杳冥盤旋宗廟感通之用神矣是皇極之元會運世要不出此昔人極論華梵音字謂其或察于字而深于音或精于音而略于字字有限而音无穷則无穷者其至乎是固昧昧于此者惟因書之行溯自神禹源流甚遠蓋華音字之如學者所宜知也婺源多才俊于侯既作興之將有穎悟而傑出者異時非直潤色鴻猷彰明治具而天地運化之微古今不傳之秘亦且于此乎得之侯之功又豈不大乎

婺源州學記

郡于侯文傳守婺源首惟學校是完是圖曰惟婺源徽国文公之鄉也吾受天子閫極之恩文公之教不及此今吾亦以科第至是官哉于古二千石刺史而又適臨是邦則學之修吾教之階梯非吾之責而誰歟于是即文公故居為祠復新安梅屋書院且并及于學焉婺源宋為縣時屢徙今在州西偏者最後也延祐甲寅中燬訖于亡以次而復工務速成材弗堅緻僅二十年已不勝其敝矣時諸生方李復榮欣然承侯指顧相與出力改建門堂先其大者則又自前暨庫稟之餘礼殿從闕因旧而修拓地而廣博聞齋庠揭以新號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皆侯所命也始至元元年六月次年七月竣事高明靚深宏麗輝煥既遠過于前時而游居易心瞻視改觀其為作民琢倅之助亦豈小哉學正呂君合相後視成乃耆艾之士取書師道曰顧以有紀師道惟吾之記是學者程龍圖等老洪内翰景盧而我文公藏書之閣閣程之祠則亦為是學作也師道何人而敢續其後則力辭之既而呂君不

遠五百里走池建德邑謁師道須至星邦嘗與
彛奠于庚指語以簡與之所令其言寔酬必有
述毋誤師道又詩不獲卽念侄之與孝蓋將深
有得于州之士欲略陳其題則諸老先生之論
則以具矣若孫公推原三代養士肴與之請孔
氏盛德造材之敎悼後世之不古若洪公嘆古
人臨事委而不亂是天資不可及以孝悶輔以
習之功士不素養不可望其必然二公因知敎
之重矣我文公則謂屋之所以孝知有所至
而力行以終之
窮理以勝其私而復息其切于孝者皆聖賢不
易之法而庚之名斋適契斯義其可令是而他
求乎婺源山水清嶠其間者多鍾而材少長卽
郡縣校庠甫蘇較能洋洋乎誇馳騁而以風聲
自任者若汪如林動欲名實漸廣濡染柳威矣
尚其反躬就實明識而進克忘先文子之訓以
昭吾差州興起之意抑敢終蓄其區區之愚諸
子以為然則請終諸庚猶之石以為之記其必

有裁也夫

十二卷

吳禮部文集卷之十三

記

忠節祠碑

天地有大經亘萬世而不泯者忠義是也夫惟取亡之國其人乃見而有道之朝務存至今不貴其抗而錄其節至于倒戈迎降開門納款者号賞之爵之而未嘗不疑其心薄其行是亦高祖致丁公之戮文皇堯君素之贈皆所以植天衷正民德當世坊非淺見俗識所能測也宋趙昂發者字漢卿昌州昌元縣人也通守池陽時天兵南下池守臣已遁趙侯權府事即命為具自知城小兵寡勢必危已貽書其弟塑以死報主元十二年正月城陥侯與其夫人雍氏訣雍氏曰君能忠吾獨不能為忠臣之婦相從地下乎侯署大書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妻俱死節義成双遂俱自經于州治之後堂大丞相伯顔入見而義之命以禮葬于東明寺之側擢侯以科第進前為遂寧潼州幕官知宣城彭澤二縣人稱寬居先生蓋醇然儒者也是不能決圖于鋒鏑矢石之場而守死弗去于義為詳若雍氏區區一女子非服習素聞又豈能若是耶宋嘗贈忠毅侯節義夫人廟號旌忠而事不及行矣迄今六十有卯之父老道之者猶咨嗟太息而未嘗不誤丞相之威德也今復紀至元丙子之歲府經歷蕭君文程始至來建祠事慨然念相之未立乃與是德書王僧正宗謀闢大門左宇並設二主書使爵謚而扁其額曰忠節之祠既舉吳又將經營以奉其久蕭君是今儒吏執國家祠忠臣褒節婦具有明治若趙侯夫婦者誠當一旦而發于蕭君豈非足以增世教之重國 聖代之所崇聞者君廬陵名家風裁峻整愚事必達其志嘗著孝忠二史表近代之人物宜其奮不顧流俗獨汲汲于衆人之所緩者豈苟然哉師道既承斯命以紀其事且為蕭君送迎之祠以畀其邦人歌之以行其思焉

詞曰

大風起兮雲飛江之滸振揚兮孤城隨其將危城之危兮侯守不知死封疆兮吾分之宜嗟嬉妻兮閨中婆激義烈兮將頭同歸玉碎珠隕兮皦不渝希師胥降兮彼何人斯靦腼捐軀兮兒女嗚咽企双翔于青雲之上兮每每焉詰不愧死其異為齊之山兮秋之酒儀巍義兮新有宇拜回風兮神來下虖有類兮奠有醑邦人欣欣兮願侯毋忘惟忠惟貞兮福汝祐汝禧非臣兮誰則無婦儀我民兮永無窮以終古

蘭溪官舍壁記

至元乙亥之冬予按建德廣下聞其地亦稱蘭溪曰嘻予蘭溪人也天復畀予以蘭溪思孔則考按圖志蓋蘭之溪發源于縣東迎春洞之側經縣治西流會充城驛以入于江昔以多蘭名夫蘭以芳香比德君子予固願為君子者今所至又蘭俱蘭之于吾吾奚可于德不類能無愧乎惟古人為吏未嘗廢讀書彼其汲汲焉猶恐溥書之餘不敢舍其力以娃識知夫所資者之在乎此也不然則君子之畫而小人歸之矣今予病目猶乎明乎始庭居官舍往有小閣自山瞰池前把玉峯翻高爽取所攜書數十餘種列左右几上積揚而中處焉時二兒以病留家於其當且長而曆李久則命取以來子二自為師友凡退食之暇休沐之日靡頑刻舍是也湛焉而四望則烟雲之吞吐日月星之陳布草木之悴榮息呈昏明晦明四時之變交于吾前可旦而奢之也若夫民瘼政疵于此思之將以有行也矣言之行于此省省將以有改也烟霞之集于此止于孤坐灌而清之也怍觸之來于此放款長謠行而平之也至于六籍之微言百氏之殊義夜思而有得則旦一起而筆之竟乃上馬以出歸則不暇解帶往退而拱冊若追所忘參訂考證識疑經積枝僻異注異舛或目暗乎疲則二兒從旁助予而彼亦程其誦說歡其課習每為之忻然竟日忘食與寢焉焉乎此傳今也前

學者有若人欲不可致也後學者有若人
皆未可知也顧于之清泊寡識不滿彼一暌
而彼之所樂者方倍此吾不與易也於是且兩
章吏民於而述其為中而諒其識顏相安于清
靜至連月無詩詞造庭者所語不過祖賦送迎
之事而于益得以樂其樂也時方更張庶政督
責承察州縣殆不可為儒儒者惧為微投劾以
去卿又法所不可或且窮而罪之因撫卷喟然
念早承祖父訓自知刻厉未免綴文中歲漸有
所論著雜與偶然得官亦有以自見矣獨恨奔
走簿書又撓于憂患疾病未能卒業家昔先書
從人借不可得嘗憤勵求凡數千卷而鄉先正
之遺文備論世所不知者手錄益數屢皆平生
所甚珍惜遠莫能是致常思守者常謹以為深
憂嘗、金華文獻宗派二三故人道德文章皆
當世之望忽焉獲附其間與將相從以居朝夕
亦所以教異時有所樹立可藉手見古人亦不
愧至矣臣世清民其責決不在我而科之興廢
又生保吾之輕重孰亡見聞之喜見禍而其于
乃父之志庶几識之矣因序而揭之壁間以勵
于之毋忘

教任堂記

古之賢者必貴、而得祿者必富所謂富貴以
道得之者也後世不以其道而得富貴者多于
是始有所視軒冕爵祿金帛以口不言富貴為
高者或以為言則交譽其隘如桓榮陳車馬腸
以為稽古力韓子訓子詩、語御相先先戚不
免于學者之譏是皆過矣孫向而不深察夫事
情者也嘗韋玄成相繼為相鄒魯間為之諺曰
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夫以經經而以黃金等
得天類于前所云于是言攘其意則亦有數論
蓋亦金君謂經術充窮通經者安道金者危初
不以利之多寡相較言也孝也祿在其中吾徹
諸聖人而已利祿豈在所惡孰河東王君元肅
與其兄元輔孝侍父母游孝江南父母有四方
之役而其母凡事意于教俾從碩師良士游業

氏而聞彰元甫今方以察唐升御史府稱推所得于經者以用于時自念所以至此者皆父母之教之力因以教經名其所居之堂焉夫父母孰不愛其子教之以聖賢之道其為愛子也至矣子孰不欲振其親以聖賢之道淑其身其為振親也大矣是石父母為賢在子為孝異時居三公位享万鐘祿亦以道得之而不愧者人將以書之義章氏者而義今之王氏彼不得以專美于前矣然使凡天下之為父母者皆視王氏以為法其有関于世教又豈小哉斯堂之美不可以不著乎故于得因元甫之命書而為之書

梅公亭記

士君子宦游之邦去之數百年人猶想其風烈而不忘至于旌表而彰顯之是皆好德之心然其所以使人至此而為末俗之劝者豈小補哉池之建德故宋尚書都官員外郎国子監直講梅公聖俞景祐間為知縣事集中詩凡百篇皆在是邑作而當時風物宜況之大略可考見也後人常即官舍西偏為梅公堂以祠之既廢而令棠觀重建于縣圃之北世易事更復改縣後之丰山亭為梅公亭以識其旧其凡六化為荒墟師道之来也按行遺址見大碑在莽中中荒見牧豎樵踏其上老木三數株錯立蒼然為之踌躇太息自是嘗搆之念往来于懷越明年如克就緒為屋三間復命其號限以周垣鍵以外扃飛屋崖檻高亢疏明既成邑人髣其景仰之思而復山崖屋環繞映帶又得登臨之美以相樂也嘗宋之初文体卑陋公倡古談之作一变其習歐陽子以一世巨人而盛推尊之若已弗及又以仁厚樂易温恭謹厚稱其人同時諸公交口論薦曰仁不大顯而文章行義足以儀當時而表後世建德學邑自唐今長凡何人而公之名独稱之至今是宜可以勞力致哉使凡吏于此者登公之亭誦公之詩思公之所樹立以自勵則斯邑之民將受其賜于无窮不然

里皆公之邦人也師道于公无能爲役然不可
謂无志于自厲者斯亭之作既自爲之經營而
衆素敬服乃命邑人其董其事不以煩民凡
可久而善來者翻有賢官其或過者之爲慢不
加省修其記懷泯滅亦將何以孰亭成當至元
三年丁丑之歲十二月乙亥明年春三月某日
記

建德縣復地興造記

建德地處萬山所盤治所據其會玉峰當前
高大聳特若蘭之溪過其下合他溪以入于江
奚然寬平故重門復虛障、遠湍左右枕有餘
地其後巷負山于以爲亭榭爲宣師道枚命來
尹者志檢圖誦究陵之詩求前令甘侯卿吳淵
嘗若覩之所建主如朝峰羊山之亭梅花之虛
皆久无存而追時改作梅之亭者尋亦廢左偏
衆樂園四周數十畝民相爲侵據墾池以爲田
寨門以營全桑麻菜蔬之利實蕃而歲輸織微
以益其欺山東趾有泉夷旱不竭號清白泉亦

堙爲壟壤今有訴其事者請之制府特移券給
我且版籍既易久不可稽按深希縣奸狀既得
乃悉反所侵于是爲屋以蓋屋者量其地之入
以供官用呼老人指故泉處撫之即潰涌而出
復治其池復屋其上仍作梅花亭于舊址加闢
而廣雜植花木爲繚垣泉上而下屬于岩後又
念公宇異祖宛而正門特卑陋不中度撤而新
之三其中間廓其兩序稍高闊以稱前後其
材多取廢閣梢傾之餘廢物之細碎之邑人計工
傚傭如作私室始至元丁丑冬十二月乙亥明
年三月丙申竣事自惟治邑无狀而幸于茲力
之所及僅若此誠不足以誇示而父老咸謂彼
地昔歸人習奸欺惧將復有如前之所爲者不
可使泯沒无紀也請列于石而併節取以續之
語刻其陰義不得而辭也嗚乎天下之事有廢
有興恒相尋于无窮前人之于茲地可謂勤矣
使繼之者常若而人則永存而不廢可也而何
何于更爲甘棠之樹勿敢翦伐覬首之得見者

陞泊依其所恃以存存者蓋有在也而思古切
、無逆料未者之不無憾、焉惟惡奪者之復
主不亦悅乎另然後今以往將有大興我邑之
瑞驗徵傳績遠過于前而深喜予之恆者其有
致于斯言矣

池州修學記

古者先聖先師之祀必于學語具禮經而其詳
不可得而聞矣後世廟祀夫子配以高第從以
諸儒制日益隆然廟以崇聖神學以處師生當
别而不混嚴而不褻明唐凡爾池陽郡學在城
東南稍直九華門清溪之上宋政和也至元三
十一年燬于火延祐五年又燬禍建從先規度
苟略故未久而多敝且前廟後學議元同防注
柔交依而虎唁覆棻代板穿漏傾圮圖位剥落
甚非所以昭尊事而致虔敬也至元重紀之四
年從憲通議公學雅不忍于任歷吴君遠翔以
職在主領碩賢敢寧寔圖更張監郡公迭引思
八風有興學之志議以克合僉尾交贊先是學
前歲直池之利或妄援汜禁例罷免學止歸送
同鄉其折存廢者徵得錢為貫一万七千有奇
因以充費于是撤舊而新易腐以堅材設復完
縣豐更換田門而嚴甚以序及齋殿兩旁限以
為館啟閉有時育儒從祀一百有五人摶土設
色咸稱其能從賢祠之次治工神之樓閣仍登
之室論堂齋序寮比以豎最後尊經閣前從景
陛起吾所建者特為雄偉復稍加修飾神既安
處士亦安居嚴淨尊嚴一洗前陋又議以餘貲
完諸學樂器如其數倩亦不細矣惟池學
饒洪湖土田歲積弊俠奪于豪民者已置廊同
收督之所占射擅為已私公家之獲十不一二
陵夷頹削不振已甚是以一切承陋俾弊而莫
之省吴君方以白之通議公究其事命南臺御
史燕理溥化召張召廷行部按臨深以為言亟命
為清乃懼退歸更換敷句檢遠復侵壤尤不者
之也竊聞聖賢之道莫急于正人心欲其思于
化聖人之業盛於多士之咲而學之治者是識

何必我盼官府吏莫敢與抗是孰可坐以懦而元主之罪乃若自為屬吏啓好姻悔甘心名教罪人毋怙乎彼之悍然而與之也人心論循至此亡可哀已明、寔臣振厲于其上良守賢牧未課式元示之道解因時有作夫俾之周旋于宮墻儀象之間有以肅其容止其趨徵其媿悔感悟之端庶几可與為善而從事于詩書禮樂之教則是邦風俗之一變而美寔于此乎肇是役也寔議之始迄用而李録鋟其佐為奉行而程督之者府吏陳某也李肩艾之士以師道目擊躬承請述以文輒不辭而直書前以警夫世之有人心者

建德縣迎華館記

建德為縣介池饒間瀕江連淮其南道所出則涉重湖以及穎海故宣諭詔旨之使乘船馳傳之臣聯絡先塵日官吏迎候郭外率露止道旁或莫不入則寄宿民家追隨畢汙不事而兩拜跪沮洳中相顧以為病比歲師道為尹時欲規便宜處營置若亭館者補前政之缺今以復縣署越歷、亭吏建大門葺諸與陋夸、不暇而未日追之矣東平李澥仲剛實來代于仲剛舊從于游者也且別則具告以昔所未及為者數論仲剛欣然蓋有領也于既歸里中一年仲剛以書來言曰生縣北郭門洗馬橋之東得民李氏地以官地之在内者易之為屋凡十有五間門堂室庑甚以度厄偪廐库咸具所須為不過修革不及者非住昔曹之所遺者有所庇依而弭節休僕望而顧止者弭然得其安光是庶貴之先後僚佐甚數養誤以為之先民之役于官者相率致助不足則又助其餘以費之始于己卯九月之庚申迄冬而畢其役非甚煩而材費亦殷然因其所欲而不怫集之以和而不傷庶几昔時者之志而樂聞者敢以歲月之記為請于既躍如以喜則為名之曰迎華之館且以復于仲剛曰夫亭傳之設非以飾美觀媚往來也知民命之當尊則知使臣之當敬豈細故哉以

仰副之才成此国不难是在乎尚有感召师友道义交承美荐久矣趣之亦不同皆而为之若不相识主异道分不旋踵变其为而败其成者则难、皆是也师道政事无以喻人惧得罪于斯邑而仰副之归于众则曰吾一备乃之为今又嘤乎其之侵必非为随而以为同者矣别兹兴理若社稷庙孝之类不一役特以是钦翔论在所以南化之因并兹所欲言非以为浮且浅也纵令而后以探察谘访为任者于是时息焉也能稽察本详公论以得其所为可不惧哉可不勉哉

孝感泉记

章贡萧乡汉臣事亲至孝从事四方辄迎以俱守禄而贫养无而乐人以为难其为南康府史也父卒不远千六百里归葬赣县金湖之冈为庐冢师阃称也母卒又不远千八百里归祔父侧筑土以坟迎墓而庐动循礼法尤人所难也其尝母葬时严冬冱寒身先后天取水数里外一

夕未暮二十步后相上梨泉流郡人走观声异德贤惟汉李侯其为书孝感之泉以表之盖天历元年也汉臣李安幕府师道获闻其事因为之言曰天人感应之机诚而已诚则神、则安化无方况一念之孝出于诚者乎泉者流通之物也吾之精神实与之为流通此理之至微而其著者彼剌山而飞卓锡而涌泛天异教鬼人不戴孰得较之况于人子之为其亲者乎是故味泉如江姜诗之感也寒流于庭宗思礼之构也乃若安金藏葬亲南阁埽地忽溢刘常老父子豊冢大谷山飞流再涌此皆古之传孝事应章灼所谓诚之不可掩者乃今于汉臣见之而与之齐美于百世之上岂不伟哉是观今之以孝友旌赏者其称述必有异汉臣之事异矣使因李侯之奉张而大之可也距今十有三年而甘自湮晦若未尝有非出于为善之诚而能若是乎故思为之记如此然亦知其事之不终晦也

如蘭齋記

理之在天下未有不同而人心常遷于不同者何我私心間之而已君子之學將以反乎其同也破私而為公并異而為一則凡天下之我同者未始有間也夫言發乎心人之相與居必有以見乎言也苟出乎其同然之真則言之者藹然而可親聽之者油然而有得心融神会而彼此莫之違又何不同之患乎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蓋大傳釋同人九五之辭也謂君子之道出處語默雖若不同而其心之同終實无間故其見乎言而有味也如此是以觀同人之義矣且聖人論君子之言而獨取乎蘭者蘭芳中也君子實比德焉同人之上卦乾也聖人並言斷金如蘭金之為乾固矣若馨之氣陽也君子陽類也草之芳者是不一名而蘭為眾芳之宗氣之尤純者也乾純乎陽而无雜此蘭之得附於乾而所以為同者歟其比類亦大矣其庭楊君仲傑名其友王恒讀書之齋曰如蘭屬使濟南張先生為之篇以寵加之楊君與余在國子同齋以授余曰盍並記之予以未識恒楊君為言其人好修而文溫靜論辯君子也又聞張先生以風紀臨是邦所肩禮者惟楊君與恒二人當道其居相從于文義之與他人莫與焉然是則齋之美不為虛矣抑思切有風焉是蘭溪之人也居多蘭之御德則媲焉然其心未忘蘭也今吾未獲造如蘭之齋方一造焉其虛而主之耶予而進之耶不可知也富高之[illegible]兮之道備詩以文字自見而不為君子所安是則幸之大者故受命不復辭且著其說以請

敦義齋記

國之方興必有非常之人出而佐其開創經營功在社稷澤在生民于是又有賢子孫以當承平守文之時以通事君而肯一代之治不其盛乎翰林承旨孛尔直班公其先晉國忠宣忠武而王者起朔庭首佐皇業錫土祚封傳至公八世矣公生長富貴雍容好舞而處之泊然焉

忠間孝由是入此閣侍任惟遭逢聖明顯被光
寵是豈乃之自致而必則惟念吾之所以圖報
者亦惟力于孝而已是以夙夜孜孜無敢怠忘
歷蹤聞侍亦甚切而至要者願得一言爲之指
歸而服膺踐行之乃取坤六二爻言以敬義名
齋猶不鄙其愚而命之申其說愚何足以知之
夫易卦首乾坤而是天子皆以孝言之乎乾則
曰學聚問辨進德修業乎坤則曰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乾言健而有爲坤静重而有守其德雖屆
亦不也乾君道而坤臣道也然乎孝則皆極其
至者也孝莫大乎主心而制事直內則有以主
心方外則有以制事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是以
諸儒又從而演繹之以爲是合內外之道也是
持守講孝不偏廢之功也是敬爲義体而義爲
敬用也是二者交持直上達天德也敬義之極
无餘体之而致其功則在夫人耳是復何說哉
審觀以爲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今之以坤道自
居者坤所以承乾也當聞承啓沃之任而爲傳
賜光明之助則大人正己之事其可少乎且文
之詩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也由直方以致大
不習而无不利則其見于用也執謙篤乃之爲
御史也諱知不避權勢近承命有所舉治發替
不回所謂不疑其所行者于此已見之矣方將
大用以光于前人以慰天下士君子之望可不
益知自勵乎

靜思齋記

自道安之學教在四方吾金華何王氏實得其
傳吾以愚之不才留於斯而與有聞可謂幸矣
朝廷表章道術既出于一吾者莫不曰自道安
而好　者每恥于自居陽合而陰違特吾說而
行何其拜者之少也戒均肩善天下魏國許文
正公之教一以道安爲宗夫以公之特起北方
地之相絕數千里而先後一揆若合符節曹侍
嚴事公之神明獨照天乃之心其爲百世之師也
宜哉師道之爲傳士也與真定楊君士傑爲同
僚士傑孝于其鄉之隱居學安定滑獻字敬仲安

民之孝明祖建安而宗親固者也士僕舊守師説籍然後敬慤實之風與于言而為尊道也則知其嘗得何王氏之書與其句讀音訓之法又徵于所授墨轉謂傳派、并置何其甚異于人而同于也於是王僕既去為御史執時、相過談此事一日謂予曰予生好靜知靜之可以為孝也又知為孝之道未有不原于思也故嘗名讀書之齋曰靜思以致吾意子為我中其説于聞圣賢之孝心與理而已理具于心又非相雜也靜故心不外馳思故理有所得彼碁然猶其心如槁木死灰者非靜也襍然而然碁注然如大軍之遊騎者非思也諸莊謹一之中自有明睿通微之妙燕閑送相之頃不忘運量裁省之功聖人之所以主於孝者之所以作聖不出乎此而已曰然予又有説焉嘗觀于易之復矣五陰閉界一陽盼復聖人贊之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以靜為天地之心不可也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可也然非靜明何以見天地之心此上㫖晴昔聞諸御孝者非靜思之要肯致士僕明于易者也因孝以為書于此有同乎抑有異乎一言以復我屋几樹數之義焉

玉雪坡亭記

天地間有玉清之氣得之者則為天地之至潔者玉雪是也雪而于天玉産于地其色同也昔者孟子之論白猶孝白玉白雪之白者蓋以他物莫之與並而吾夫子所謂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者玉雪者其可涅而緇之哉植物之中有梅焉其白蓋玉雪之類而其孤高潔傲凌嚴冷先得氣之清者夫玉之不可以多致而雪之不可以久玩也可以列植而從觀者其惟梅乎是嘗識於説以為世之人有好梅者其必有以知之矣宣文閣授經郎周君伯溫為余言世家鄱陽之東望湖山之勝四山如城双澗交流前居第之西有坡焉其先大人植梅百十株嘗自號梅山翁以志其好其尊翁待制暨伯溫母氏封植之勤伯溫嘗聞郡志於宋時守居多梅有亭名

玉雪坡者愛之亦作亭坡上揭其名插闌東京師復令善畫者為之圖以求士大夫賦詩屬予記其事予觀周氏三世以文儒顯梅山君錫命詞林而伯溫父子接武于廟亦既登白玉之堂游摩玉之府矣歲時庭從出居廬陵溪京雪山冰谷青人所未歷者皆自況其處今也江鄉澤國月香水影迷處奇絕之觀又將帽巾藜杖逍遥其間以尋退休之樂取數不既多矣乎予聞君子寓意于物或引以娛德為天之所以与我潔清純白固有甚賞于物者矣早夜之間躋瀹而照明之使一疵之不存一塵之不污以保完其精爽昂照映天壤流芳无窮可也伯溫之志其出于此歟噫徒玩物適情而已異時志乘隱者玉雪之名係之周氏以傳豈不宜哉

金溪孝女廟記

撫州金溪二孝女者舊氏之女也以栢唐宋居時賓以其地產錫作冶場私家頗有賚迫使冶其事鑿山烹石无得傾貲以充且不足日緊撑括無之秘先子二女痛不能救俱自投冶中死臨川黄憐聞于州州刺史奏于朝進為羅治鄉人即咸通僧寺祠之國朝大德四年縣丞吳瑾始刱為廟于石鐘山下延祐五年縣尹李存復新作祠祀與于前矣先是至元中府尹張國紀賦銀屬縣從會趙侯反復之獄刊孝女事先金溪且親至其地詢察議者口塞于是縣人始知孝女之為賜而長吏之知政者兼章之惟恐後也鄉之士危素執猜其事之未白于世請其友青陽李存記之又求奎章閣學士虞公集書之名卿顯人又詩歌之由是孝女之名不獨玩之人聞之矣素在京師今縣丞尹大鵬將之官旨之政丞至即展拜祠下顧棟宇傾敝弗葺惕然有懷名者父保之雅州名山刘子若者顧以私財自竟不煩而集實至正元年三月也明年丞以書言之素素以其予謂不可以无識也予惟先王任士作貢不強所無深溪長谷光怪窮發奇偉橫陳歛瀉而擠

之自夫豈利小人鑿空造禍往、而無金從之
金豈昔有而今無耶意者地之名實累之所往
至大中鑄錢吾州金華又有御名銅山者有司
以為言乎而争寂之此類也考女之死可哀也
或称投身作銀又謂死後金不復產是皆欲見
其異而未究其實者烏乎死其所以生其親又
能從其數百年之實使世之為者有所切而貪
利好欺者有所懲其功大矣亟留意廟事歸于
前人不問可知其美而危君之據拔出潜得衛
鄉并是亦仁人君子之用心者得不樂為之称
道耶無典祀既嘗封錫未加危君方與朝之豬
者能從今得之當又有紀矣至正二年十二月
日記

朱敏平反獄事記

天台朱敏明德和為仙居縣吏縣林弘道誣兄
翁歸與陳甲共殺其父獄已具明德疑而詰之
乃弘道與兄有隙令陳誣引之而其實利得兄
也王乙妻沈以奸誣夫而誣王從妻明德止其
罪并坐受賕者潛畀刃殺僧大亨祠邏江乙等
四人殺其牛明德疑争盡出帚問乃其仇朱丙
自以牛皮付捕者妄言得于乙家于是四人皆
得脫次吏瑞安州慶元慈溪縣盜殺海商事久
不白有憲疑其冤抑府命州姜判官往勘姑以
明德實往意為初縣共捕方甲等十五人鞠之
皆服因王乙獄稍探得情仍數設後令數遞以
倒得贓明德察其差則方等贓皆非而王乃
真盜元物三百六十有六其存時十四人者死
其一餘十三人悉從遺陞吏溫州樂清縣留人
夏氏不誣執季甲等二十五人為盜親獲盜得
官明德直其冤從婺州復辨明造偽鈔因林乙
非同情者前後所全活四十餘人嗚呼獄重事
也方今平反失出其有著今亦無功德奈何
周民命者沉酣利欲良心泯滅久矣曾何責于
小吏乎不謂于明德見之也使四十餘人不遇
明德則惟有就死而已推此言之天下之冤抑
可勝數耶而有人焉如明德則其敎天豈不傳

孔子嘗識明德劉勿士也聞其少孤鞠于祖母々々注琴不食肉四十始昏人強以肉數年後見所爲琴詞不食如初其秉志不回如此宜能爲人所難也諸公既上其名于薦書矣今得徵休寧幕職循常調爾而旌賞之令未下也故愚爲列其事庶几見者或有省焉

涌江張縣尹惠政記

漢初曹參相齊聞蓋公言清静而齊治後入相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自始歌之歸功參民民確矣子嘗論當時齊魯諸儒往爲休々先以孔門居敬行簡告之者天簡之一言足以已清静而致又本原持養之功老氏而曾及此乎甚矣參者之不察也涌江父老來言其尹張侯之政曰侯爲邑且三年先疾悍遏色簡節而疏目訴訟之至者每開諭俾自釋鬪役聽其自議而均賦税不得背貴而集蓋以康爲本而寬以輔之其心惟恐煩民而民亦吏相戒飭惟恐以煩有司是以田里晏然而承事服役者无以行其私也吾嘗懷德而因根則顧托之首右旨子其文丈又言侯好讀書公退杜門惟披卷危坐焉乎侯其有得于敬簡之旨歟不然何以能若是也孔人知有爭之爲功而不知无爭之爲功有爭之功小无爭之功大侯之所以得民者在此因宜有述孔婺之所轄州一而縣六其諸長吏々賢者僅一二人而侯與焉公論甚可畏也風是譙々衆焉俟之狼方騷尋而賢其簡民々有等不幸如此詩人豈士之思其能自已乎此于之所以重有感也是故彼其重德而承清風或者愧悔改居寔爲涌江將他邑実受侯賜侯名悦遂字彥直大同人祖父皆有勞

本朝伯父札嘗平章中書侯以父任累仕江西州縣而至今職云

廿三卷畢

吳禮部文集卷之十四

序

忠義錄序

嗚呼天下之生久矣亂亡之國代有而忠義之士靡國無之蓋天地降衷君臣大分亘萬世而不泯者也故開國之君其待亡之國臣抗命仇己者雖殺之而未嘗不嘉其節貪降附之者雖貸之而未嘗不譏其行所以旌義勸忠懲姦貳而懷二心立萬世之大法也惟若宋季者哉朝卿武夫與兵威所加望風降者坐一時伏節死義以為其主者往往而有之後來文章者固不得廢將平章息三紀于茲微者將弗遂烟滅乎吾友張子良慷慨好義者也于是乃博采旁搜傳信裒集凡得死節之士八十有七人女子四人為所錄雖前朝之臣而著民彝輔世教固亦聖代之樂聞也予嘗論宋三百年傳世十六唯道君荒淫徐死甚失德其守國以仁其用人以儒其待民近厚當其末年賈似道專柄誤國進用者皆依阿喪失之徒風俗委靡趨媚苟免及亡而我朝秉其敝是以興師致討惟切責首禍數其失信背盟之罪而已天時人事可見也世之議宋者曰崇文太甚抑武太過兵勢衰弱以于魏之特委靡之末流耳今所錄如文如二李陸謝輩蓋宋之真儒也其武臣擁強兵膺重寄者遂爾降敗而祀將小校軍臣散隸死者不可勝數彼又何以得此于宋人哉于戲忠義之觀于存者而知其亡德澤之服觀于戰者而知其國覺是錄若或因乎言而有致云

送方壽父之通州序

士生志四方蓋游宦所必至者之人皆行之往悲夫今之不幸也科目未興而先以為宦從師道息好士禮廢而先所于游當今南北積蔭之時而老于草莽林穴天下若塵先氣根不續哉勢有所未能也葉子閑濟陽方君存雅名及見其詩文采交之明從閱往往為予言其人要老

而流風臞釋樂道人善蓄摸其二季游江湖贖
士夫間而恨未之識也今章秋澗李父子客令
一見語未平掉鞅去高姿勝韵嫺嫺心目間司
月未已既而壽甫復來過門言別曰里故人之
官春陵邀我偕往雅聞南方風物山水之勝将
覽以自廣胸中之奇也余聞其言弄之感、然
忻羨不自禁平生少年時意氣激昂万里咫尺
謂司馬子長特易、安知當來困損至此哉今
君既然而游元假于仕独遇好士者之求然焉
東西府不如志安得企而隨之乎然今所游尤
余所動心者道蒼梧瀟湘之墟望九疑之聯綿
舜峯之蒼蒼重華二妃之遺跡尚有可見者乎
歌七泉之詞弔侏儒之民見次山陽元宗之文
章行事尚有可考者乎焉然子試有志于學也
其為我出城西度曾川訪濂溪瞻紅園之尚存
問子孫于異代掃而備其遺書特无極太極之
妙想像无窮回答之殄以一洗万古之塵陋頓
不偉然他日遲君之歸當累日劇談告予以所
得于将盍愧焉不若是而止也

送趙伯罴序

甚哉為學之難也資至為師非其人未至也師
得為父兄不以道未得進天子之以其資而人
誘之不以善學皆果于自棄哉固有父師之間
不能交遇而相成不有王子此工人彫琢之幸
得善工主人信其技付之以所甚愛聽其自為
而元敢撓敢然後器成用遠而稱天下之良玉
為呼成人之材而欲交盡其善若是者亦希矣
故程太中知周子之賢而遣與河南之道君正
獻仲集君之教而卒成宗儒之名孰謂千載之
下元人哉趙生伯罴生有道者家清淳沉厚夙
有異質得游來南得師之良實惟許君討論指
授夜以繼日凡羣經六藝之旨亦充乎其有聞
矣余既其從師而進于學猶乎若宮鳴而商應
也源乎若日出而冰消也勃乎若時雨既至草
木被之而興之學也崇華茂美從與誰俱得師
如是知其不能舍而去也今將有行則如之何

無然吾亦止而已道子正若必吾焉許君之李上宗紫陽今之求聖人道未有舍紫陽而經者也自今其尊前聞遵舊功求紫陽之徒而從之焉是亦許君也韓子不云乎詔何而不受不止無有遁焉乎吾于海李若必慎其所道乎之所道正矣既善其始而慎其終矣循而不止有不至海者哉勉矣厥成以揚文師元人善教之美吾于不乎望

趙子毅復墓後序

自聖人之道不行而異端恣横浮屠氏尤甚非特遠時然也其徒學多強力忍離其志齋一衣冠之士有不遠焉故塔廟被八陲而吾有魏疏之宮財施傾万家而吾憂不足之敢取輕見訊疾視被侶或與之抗而不勝則益以為異呼異端之不勝久矣皆意夫為之者氣餒而才操常事有出于經常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疾者其罪而擊之寸足以集事氣足以厭羲然而不勝者未之有也特吾沉豫之兵至千万人此嘆一夫之敵哉趙君子毅先世居蘭皋其故墓在郭東與今集賢以實同自出也子孫散處吳越間祠田墓亭守者不支并于豪僧君聞之走數百里以肩于有司而争于郡府誘撓於者百計共屋卒遂贖明還居于直墓開浮屠氏以禍福語聽世而奪攘舞奸殊不自覺何也蓋其為教也矣倫滅親絶葬廢祀于他人尚矣恤我國狂子無所忌而施之吾儒徵趙君得不破元人之訊乎君既記事告墳祝請三室修治缺哉松楸薪然詞像如故肆穆塚得以喜以悲予因君亦重有感也五陵之愁雲北邙之悲風金盌珠襦不知流落何許而君家一抔土猶存于衆據之餘後延于既失之後斯子孫之功有識不可誣已況予抑異端喜世教一舉而二善獲耶予既喜其事因序而貽之俾示其後之人而且以属吾黨之士

遜元生序

公卿大夫之子與子庶民若州為其仕之異為

也謂其才之易成也昆岡元凡珉鄧林元散木其所播者固異焉與樂之官既速世之必得仕若旦元用斈為膏粱綺紈移其体傳式声色奪其志異時續膳鍾愚隨先敗官者十而八九敗孰元才也我直自弃耳蓟丘元生侯伯之家明雋好修氣和而行謹屬文為詩尤工書画人皆賢之愚謂以子之秀贊于世固可、貴以君子之備則尤有所當勉若子之斈外也非內也華也非實也盡六求之為経乎要人之経乎非不習也習之乎心身則吾所謂內而實者也夫如是則有大過人者矣子之來獨深慕交予方將切磨相經以久而得不可通故其意諄切而元知其言之直也今之請世者若必通乎一経要徼乎言子之將有慕勉程督而不容自已者焉然或讀予言之過則將曰子責我以斈則予應凡斈于此矣是何逕律固拘世之不予取也焉乎予非乎比也乎固康氏也

送王文斈序

文斈乎官也今之求冠而儒者含墨而无以斈仕而或若董不諳焉謂其以雅混正少姑先也夫其責者戒而戟斬進者豈不以持守嚴肆之異歟至其穩利欲而瀸名義則以縱為所守為拘矣是故君子之論元彼此先後一以賢否為斷耳王君仁境以文名四十年而来教吾州其光或有可者歟君年售于而秀視以友相与適古今較文藝如源泉之不窮如良賈之善鑒如宿將之將兵深溝峻壘應敵整暇然于之所敬不恃此耳抑其隱者有合焉兼余貫果銳意輕天下事謂人生取快意即已矣必規、然自束縛我及覽聖人之書乃知天下之事无不至于理而止安焉而聖孰焉而賢恃焉而衆人夫吾之斈固將主乎人而希聖也守其歷乎以是戰兢自持弗敢一引首挂足以出乎理之外而指目武者莫不以為拘也今觀王君之為簡重而少与沉潛而寡耀進不希合于以鄉退不責根于諸生其所守何如哉今夫世之机詐誕慢

使娟捷給辦為踈通者方操取富貴以驕其妻妾耀其鄉黨閭里而吾徒乃相從于寂寞之道果能有遇否乎噫然君仕者也去此將未可量若余之莫宜者歸休城南下居于清流修竹間又將動搖其体膚筋力以奉數老人杜門飲水之餘誦歌謠吟先王之道以自適其適而君將歸仙都尹能相留以居相從而游也因感而為之書

送石抹州判序

儒之仕于世甚矣乎居而峩衣服談說據古道則交手揶揄之動有所營則几席之下不能跬或矯衆直遂則必責捷至况以之趍仕而時而榮欣慁其志雖矣哉真堅者不折其潔者不汙真儒者无敵人持秉識真不爾溪君州來宦者几何人而以儒名若曰今州判石抹公始言其至也人已聞其声而知其非時俗之儒矣顧以罪而承尊而独向揖于小人狃其習辭其詐以窺吾之國探從雖不言足以排峩議文足以駭俗吏焉下地振動乎樞會丞于是非曲直之大奮然抗積重之勢托不鬪之柁而无爭衆皆危之而公以有成被窮詞挾持者卒亦无得也愚常痛儒之受誣而恨真者之未遇乃今而神王氣振非幸其私也七聖賢之脉凜、復生功烈亦不细矣渊持以為贄而公撫然曰子徒知夫成之、易而未究夫為之、難也仁之勝不仁因也踐子迹而不知変則權格撓衆若亦豈少哉然後知吾之未至于公者不足以知之矣公之居是邦与愚道若以為有并若丞是且别見謂之曰子何樂于仕合于同處工下說隨今陪止是耶且丞于道亦萬年使别去千數年南北方里外予試以問諸人甚必不变矣夫以區、之信公豈同他日哉出若雖工處若易為惡生无邃時用矣惟治聆過周窮守義自度可以究及他時亦有以復于公焉既書以識別又當以是日夜服膺而无忘

送計野蕭侯序

國朝以武定天下垂五十年民不識兵老臣宿將傳子若孫皆習而從者咸挾册吟誦搖數寸管以與數行墨若競于是時言古文矣愚聞文武一致也古之人入則訏謨廟堂之上出則折衝萬里之外而秀之民有力于農業子孝者急則擐甲胄而為兵其道之出于一上下同之莫或異焉夫尊君親上之方應事制變之宜所謂文者夫豈由士未能然哉比野肅侯世勳舊家早從碩師遊天分素高而又喜以充之其已歷陣雄若湖海脩漫不見根畔也閱歷明達如晴月霽空物無遁形也操定機宰群動若陰陽闔闢晦明倏忽而元氣自若也故其累鎮邑藩卓爾不羣去年江西洞寇竊發師環境不逞矣乘傳馳赴召諸將切責勝約束指不數日渠至戮下人莫不多其功自侯視之其所試者毫末耳烏乎世非無奇才也或棄而不用或用而不竟或限也而不能以施及若是侯者其可謂竟于用而無所限者乎夫文武之事與時弛張而思患哉之所以必備也隨而思振文之所以不墜也非有道者不能兼盡于此侯周慎之為學愚現於侯之為注、、待下不伐愚知略明以善其要無人所難能也今方由金華易鎮裕蒼山水郡也地僻而佳閒政之暇優游高居玩心神明氣無識融、妻順侯天德之志其得矣是行也喜而為之辭

送王教授之南康序

士生於耕群之才接任之韵竟游四方陸、得山水勝處亦一樂也江以西匡廬鼎大林谷景石之瑰絕天下王君傳明教授南康行且有日君故相家文雅洛美為時羽儀前官桂林窮蒐探遠歷覽萬里今獲得是山以游抑何幸歟夫愚之學孫匡廬若以其古多高人名士之所息適猶其在焉耳山川清爽之氣日夜不乏絕今詎其人羊聞虛素誕妄之徒讀僧異教高宦瑰竿汗漫綿絡而去播揚者靡摩狹屬而已抑深藏高蹈者不求人知人固不得而知之邪又惟

昔之宇是邦者前則濂溪後則崇陽道德仁義之風入人也深固當久而不忘科目方興尊右正學雖彫爽微然知挾其書以吟誦者乎豈邦者當何如其興起耶因君之行其有以知之矣若未遇則夫袁賢以筆化作人以淋頼若君之賦也愚生好游嬉于夏思弗獲相与峨雲松歟飛瀑激秋長謠往來洞谷中以肆其韻些企君之教有成奇其昔人垂榮是山則其庶、蒸義于君若不既深矣乎

送葉審言赴榛序

國家未設科舉士舍李授元所予仕故常多而雍十年來旧制既復士出且有途而其難益倍何耶或謂貢士數狹不足容或謂由下升高者葉无有成崇試万一者不可必未能以此而易彼斯言信矣而未深悉夫弊端也蓋向者學校之制專故有司之舉選也加詳而素前輩在列然有典刑清議未泯然有畏忌雖出而躐進者間見于其間而未若今之甚也夫其弊成于外

而吏部受之而始議滏次柳准矣近議者建白俾我剔授學書友人無君審言与焉余愧君遅剝縣序閱且三十年而至于是使循常調以出一命之獲必尚俟數年矣且反之矣彼其一旦凌越為若夷者歲月未久暇豫以待之為計不已得乎以君之才得職教一郡雖往價其平生之業其于宣昭文化作新多士二者所當積也願使之凝者池岐涸之下吏投簡濡而背兵戰毂攜避而司警逞令所宜有者不可得彼万不遽君若技可柔之机輪徒律而得之此令之所為得憾而窃嘆者也至於文武一道也君學易而琉通小守章句而不知變者從銳是取吾知其稱以抑是遂例授閩海頫嶋絶遠處而君所占乃指蒼梧雲之覺便恭而近家先道里之狠君尤自以為幸矣然无不平之色誰知君之介、予惜若獨不能已乎焉乎世之易處而衡推若又矣上此哉余何送之甚也

送制教授序

天下之官卑而寔貴者無如學官其名則師其職則教其風紀之尊與爲孔他有司固弗責以跪拜之節庠序則坐若講若説經則聽若在下官屬之所貸更責之所不加雅容委蛇亦何樂如之彼任州縣者則有奔走俯仰之勞文法期會之責固皆分之所當爲而不敢卸顧此視此則有間矣陸年子雲泰爲學官而不可得後泰與計偕來第奉旨受　一命爲丞而見爲學官若彼僕異若此亦學未而愧也拂拭由學官而改調若例得薦書則其身之所處前後頓異計其思事徼倖未必不悔爲之而有羨乎者也余來高郵識教授到大省其人莊重温讓信能孫其職之責者時方以秩滿去過余言別將告之曰余欲子之官不可得矣今子將舍子之貴而就我之所爲豈得无悔乎或若語予曰大省典教是邦一新學宮功最巨當從處並與介然无所污與之日財粟耗羨溢以遺後之人吾受知庠石用薦若去爲廉掾藩者即不復愧首州縣間矣夫騏驥驊騮一日千里若決不在凡馬之到然則選之昧乎料事而所以知大貴者不其淺耶

戰國策校注序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病之南豐曾鞏再校之疑其不可考者缺焉高誘爲注宋尚書郎括蒼鮑彪詆其疏略謬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脱誤時出己見論説其用意甚勤愚嘗並取而讀之高氏之疏略信矣若謬妄則鮑氏自謂也東萊呂子大事記間取鮑説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謬誤雖未嘗顯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見遂益得其詳焉益鮑專以史記爲據馬遷之作固采之是書不同者當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乎存古學莫善乎闕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示謹重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比事次時當有明徵其

不可定如署闕焉可也豈不諱爲傳會乎又其
所引書止于淮南子後漢志說文集韻等書攈
拾書之見文不問本事之當否史注自裴氏外
索隱正義皆不之見而通鑑諸書亦莫考據
如是其致誤固宜頗不祖鮑氏以陳賈爲孟
子書所稱以代燕爲齊宣用是發倚史注不思
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鑑謂史失
其次也鮑以赧王爲西周君而指爲正統此開
卷大誤不知河南爲西周洛陽爲東周韓非子
說秦王以爲何人類專王盟詛罵何爲他事以
魯連約矢之書爲後人所補以魏武鄢陵爲人
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馬熹爲楚昭王
卿此類甚多尚安得議高氏哉其論說自謂翊
宣教化則尤有可議若謂張儀之詐奇畀爲將
死之言善用人非以免雖爲君子所將張登狡
獪非君子所排藉代之訑爲不可廢陳軫爲詭
類雜摹蔡澤爲明智保身聶政爲好畀羊爲隱惡
君王后爲賢智婦人韓武瑟爲義淵衛嗣君爲

賢君皆悖義害正之甚者其說君拘人也之甚
矣文不足論也鮑之成書當得吳了卯同時剡
川姚宏亦注是書云得會稽孫朴所校以閣本
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及見晉孔衍春秋後語
參校補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則大事記頗引之
而世罕通傳知有鮑氏而已近時浚儀王應麟
學紀鮑失數端而廬陵劉辰翁盛有所稱許以
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數而劉特愛其文采其
他固弗之察也吾欲悉揣其大意字不正乎呂
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爲據
蓋以游士增飾之詞多誇重以抗升乎難因鮑
注誣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是
而正其非庶几明事跡之實求義理之當焉或
曰戰國策者六經之弃也子深辨而詳究之何
其戾鮑之隘、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
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
不足以爲病彼曾氏之論是書曰君子之禁邪
說其將明其說于天下使皆知其不可爲然後

以禁則斧以戒則明愚者耿焉耳是非之在人
心天下之公也是豈曷竟不道耶　大儒九所
為何擇乎鮑氏或將寡學淺聞陸漢後生藉之
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也

又

國策之書自列向第錄建南豐曾氏皆有序論
以著其大旨而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
得不然曾氏訊之以為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
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要矣之法而所謂甚邪
著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其論正矣而鮑彪以為
是特求其故而為之說者非其本旨策乃史家
者流善惡兼書勸戒決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
能廢君之何置之鮑氏之言殆後出者求備耶
天天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於知假義以
為名伏正以為功戰國者兼為此攻伐并吞相
詐相傾機變之謀惟恐其不深捭闔之辭惟恐
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間有持論立
言不戾乎正殆千百之一二爾若魯仲連蓋絕
出者然其排難解紛慷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
心未聞於反正明本拯乎事為之外也況其下
者乎當是之時本仁祖義祖述唐虞三代卑然
不為世俗之說者孟軻氏一人而已求之是書
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惟載其絕春申之書
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餘其存者僅
〻一書又何略於此而詳於彼耶史莫大於春
秋〻〻善惡兼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
示大訓是書善惡兼錄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
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為漢季子之金多位高則
諂〻動色語安陵嬰人之國危則以江乙為善
謀此其錄顏若奮以猊之則以為秦兵不出函
谷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者甚失實而
不顧也則稚于鄒則其書不純置董子於則其
氣亦奮善言之少而是以勝不善言之多君子
之所以羞而謂之邪說者蓋通論當時習俗之
敝以其重而若之也且其所列固有忠臣義士
之行不係于事者而其徒春秋祇秦漢載其行

爭不得而廢魯氏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為史
也哉切嘗謂天下之說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
于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
于是書也攻爭受窮情偽則守益以堅知益以
明小人之于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則得而
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
未嘗知是書而其心術行事无不合者使其得
是書而究之則有不然者矣然則所謂明其說
于天下為施絕之善者詎可少乎

送巴山孫山長序

今州縣學校有書院隨處山林間不得曠過
長吏過客之所不至校官奉俸自給日與諸生
詠歌誦經其中暇則升高望遠仰林俛壑生居
右而羅清泉亦足以啟塵慮蓋境靜則志專、
、則業精、之皆學者未有不與此也孫魏若
不然、古通都劇邑舍象術浴處出由令計諸
有司死屬日造請以鄉邑謁秩衿佩明燈酒食游
戲徵逐于講習何有又有科舉進自進僅一至
縣者賴主席而家食繞緯從滿則取牒資往進
若是者其賢不肖如何哉衡巴山書院隸閬化
、、山邑巴山之勝可知矣宣城孫君任山長將
往徵言為別予与之交早從而知其曾大父處
士敬甫從朱子游甚契毋其季大父栽德雲谷武
夷之風是行也將充然有得其當此而不為徒
也決矣因書以為贈

送芊希曾之江西序

士之負清才而抱直道者使之磨風紀之司遂
其高志而有以自免宜也然寡持少皆不能与
執捷者競進則遑迴藉抑與誕拂戾者有所不
至然之若宜何如哉東平芊君希曾字遊真場
聞從李名師工書善古篆質直耿介士也往歲
安知江東金憲拔萬刺公辟從事幕下既而調
江西不還推挽者緣沿牒而東今歲凡舟至宣
城顧以例不可則從之西為者家數年往返凡
千里羈旅之寄條江濤之陰躁風雪之暴寒人
不能堪居方怡吟玫古城、不少休察其心爽

然而自得挽其气浩然而不衰抑暂已至此吾使之邪吴语知非世俗所谓迂远而渊于事情者犹君之自处已定而愚亦傍已者傍人焉耳今江西一道颇使杯未至无后有如君此拔萬判公者君亭久播哉

送吴孝廉尹七辰溪序

仕以行道古人皆然才足以自见者亦以直遂傍己而不狥乎人而又塵豫免庠王以养其父母妻子供輿馬道里費故得安意守職而无所憂嗟乎吴君今之不然也大者不能伸其道而祿又弗給夫何樂乎仕哉士生斯世亦才有高下平居讀書史考古人成踪潮口論天下事幸遭明時可自致其身自一命以上苟存心及物必能有濟焉甘槁項黄馘遂与草木俱腐所以岩居一之圖道不自量亡進而与時流偕乌道其真蒿州縣間居心推到觝頼家譜前模後場搃独以撑家十方凡寄擾也向避害耗資于无益学家以自困未学不惜然悔振然愧飄然欲去之也比来宣城識同姓子孝君益乐故相許公鑱者曾孫忠清相傳充庠膳美居仕莞庠亞仕今授辰溪尹以君家世之盛文雅政事之能固非予所敢望向年處汴濘心事異同以相得為最深每言當今仕宦独吾徒為難盖欲己未能無以釋為循者之訊然犀置雜處中山林之氣猜苦之習無往不在未易与俗人言也予聞其言孝前說者之為之相說一矣君方治陸辰溪、、吾荷遂潤其徑質而贵荷斯民得賢尹寔将被其賜今免庸貴始識其趣、、若夫別以見予之深意予于孝若子屋一瑕之其念予否乎

送吴教授帰番陽序

余来宣城得同姓三人焉則德良友則子孝而教授仲退君則文人行也今年春子孝出宰辰溪未旬日仲退以官满帰番陽二君者与余以文交游是遂相继别去何能无介介于懷子孝行既序以道之于君欲无一言得乎余覌世之為

授官者往、以薦學也當為善地夫其厚于行别傳于彼志之所存可知宣李最江東積除僥至發于人隱于無所用君復若并潤出內之器常題已逸焉乎若君者可謂絕充而僅有矣吾華君願以老請憲使成公勉留之令監分省庫屬官以下咸謂師來宜迓宿謁君情謹未暇不當以例去而君堅不可大書致仕其門具舟亟行怒弗及其言曰余幼學于父師無老弗離書册間牽浮除資與名薦書被一命不負厥職至矣年及而弗去人謂斯何焉乎若君者可謂元悅于進退之際矣余潤君得愛人以德故于君之去未嘗不嘉其志而健其決然惜君之僅有而重夫離別之感若又生焉直書、一己之私也哉君之季行嘗見于手所為德讓堂記等是而現之生以得其人焉

贈黃伯膺序

吾友中黃公可玉在杭時友人寄余詩一卷中有公名字恨未及識嘗賦江道意後益見其詩文潤色郎世蕙老恨今年還豫章將遊匡廬抵南康風雨橫作艤舟上觀潤瀾伯膺子學宮知為可玉子也學規九賢甚一名瀠字膺伯者考亭門人曾大父也可玉之父子麟字麟卿不為郡守少行表不食李唐宋以循介稱文亦精發今爰詞泥於名他人實其筆也予是又知其家世之詳而伯膺一見如平生歡聞余肯山遊忻然挺明日由五老峰下拜白鹿洞祠出坐枕流亭勘書臺排徊風泉雲壑間隱尋瀑至風雩澈石甚嘆工鐫字洗然想道德之遺到書過白鶴觀弔故先遺蹟前趨栖賢院臨玉淵上望三峽橋下瞰深陰瑪瑙石奔怒奇壯衷蕩心目即陸羽謂的泉而返又明日訪開先寺僕以康祗播經行閣快杖數里入門左坂剗峰插天屢萬竹亭登澈玉亭踞潤玉石上仰青壁萬仞而虎流自絕頂下合注瀠潭中瀠散分去日暮涼風出谷若潤无吟久之乃去乘月夜返星子渡舟中嘗其尋遊快勝君鄰揖衣按榜前導遊栖避

名蹟或殘碑舊碣則指以相告拾竹倚坐則縱談詩文樂而忘疲恨不同月瀛狼居山南北之勝以永歲華也既作詩記游贈伯庸而伯庸復出可玉文及所自爲詩謂余盍評之余謂先隱居學有淵源又質諸閩人頗師文正名世伯庸妙年卓識現承家法出語趣過人不待愚言責矣獨自念今兹之來而將處者孰非文學之選竟而及達序未嘗有如伯庸相視莫逆爲一世所儀者間伯庸省母上有司壽宜樓要稍石以見光而乃周旋林壑之何愛之深詩之學習好之殊異邪愚既獲從匡廬游又喜覩吳父子黎作之妙是行所得在此而不在彼矣聊序其事以識余之遇與伯庸達毋于他人一爲匡廬誦之

送黃仲仁歸番陵序

番陵蘭溪壤相接黃君仲仁我鄉人也其爲黃試郡學録指尋與游及三載吾余以別其言曰宣城之教官前此實何人矣或不安于職或不

侍從吏今幸依大府之光被諸公之知循浮其間至是秋且滿、宜去矣無同代我愚方羈槃下書翰滿望、代者未見乎致數仲仁之去不可得聞其言務若屢樊籠而羨飛翮若矣當春和時舟行泝桐江上宛轉兩峽間達峰摩天江水清激修紅綠緑舟木蔥蒨子規號鳴向磨岩石金堂歷其處也神與境合燴恨何極並出万一有於余者得兵林麾歷得遂野性及時擇種將我評酒與之進退豈不快哉夫鄉物之思離別之感人情之所不能無者故余因而拯道所懷若夫仲仁之才美與其度乃是學而可銘頌者則有諸君子之詩在

送吳仲庸御史序

至順元年六月甲辰江東憲使察蘭公副使李公暨從歷吳公行視巢湖出民之苦者焚香夾道羅拜曰我曹須遣饑凶數萬人而不寧生之父母妻子不謂復見今日公息德甚大不知所以報惟使公壽考祿福保我民既退議相與

繪像而祠祝焉者數日吳公撫南臺監察御史
拔去民又善甚子惟江東按蒞之初首俊與副
同于其上而梁參貴居多誠不可泯也先是公
始至有所按治椽曹或陰左右之既發覺不自
安乃白書言訴諸飛謗相構扇以撓惡得公持
之堅自悔邪自屈臺府清明衆服之公爭當物
議而厭人心南臺所隸十道江東最簡事而公
適當其擾率今使之來桐安清靜而天災非常
又有以清其根難宜為弗身而才倩因以着宜
其顯被是推也公早踐華要方啓事司
朝廷耳目之寄清風惠澤所被益廣豈惟江東
而已然江東之民懷思于公若此籍甘棠之遺
陰念相卿之政績之重若之驅按平時使節與
時重來而父老尚有存者庶及見之豈小益事
哉

贈中考直序

士平居尚志孰不曰忠不吾用、苟得濟物一旦
得職則汨沒利欲而不酬其言者多矣然同有

小大故所及有廣狹而又有不能如其志者焉
吾友戚小而施廣志遂而事成者不止雖予始
會之寧國中椽考直從白番陽來與之語而異
之後見其府中所主見不卑然可稱歲已且宣
城早飢甚考直受命司憲以捏救為己責方秋
時城中米絕細民死所得食皇皇旦夕弗則
首省富者家為之節量規畫以安之已而原亡
四出勢益迫念官庫發兀侯命將後弗及盍先
豫功分遣于自江右遂伸揮邑而相諾于是民
之所不能自食者餘五十万口若相第、日救
千百揮府縣门不去豪民大家方與己削額抗
除因怨怒詩謗群起而至二人日夜坐縣中疲
精竭力為所欲為者一夕甚寒予以還歸沐及
门而考直至語余以事之難仰屋太息繼而痛
哭余語之曰利于人而害其躬者天必不爾事
安之是時之始相慰勞而事之濟否未可知也
積郡使者清明見任不疑事卒以集之幸天
其後落處散財分任以出考直苦益多議者嘉

其爲耳目舊書進之情送是固激切之公余聞有所爲而爲善者不識因上之人以戒切而標以歸己者悖孝直皇有是哉所深喜者爲人之所難盡力于己知而得以遂其濟物之志焉耳彼秉特以利其狡抗餓莩之呪而奪之餐者方驚然自以爲得而堉瘵有枝連之俾不遍者以何足与議我屬今將帰避念前事撫痛定思痛因并書所欲言者以爲吾鄉吉孝直勗子爲善而子世之毀譽年命皆不必計是亦隱隱之志也

送李慶昌憲副序

士錫一命而上即可以擴志於物况乎秉臬戟爲鷹鸇秉節憲清肅之司者哉然風力堅強者或騖而少惠廉務明察者或迫而鮮弘全是道者蓋難其人乃今子江東憲副李公見之公御物甚爽爽思不少貸莊敬之容望之凜然而遇循良堂隷之有禮幸莫扶植惟恐或傷之詢訪周詳律理精覈若不能竟蒙遺而捍奕之德坤

雅之量恢乎其有容焉蓋其踐歷三臺爲材御史聲望之著非一朝而達于風憲之体亦其積習然也兩年分部徧竟而宣化振俗祖與滌蒐清風所激康粟昭穡達歲荐飢宣歙間流民千餘人自署郡屬措授且不開公嘆徵之雖其黨發粟功分縣救寧因廣德建平諸縣所全活若數十万口惠澤尤博以大及物之志亦足以充愧矣雖然甚焉至子畢康謂吉謝李翱然北歸處心之心因非薄淮陽然志是且明儀天朝隆清諸道持六郡教十縣之民蹇炎所依而下官來屬國子安全之內而藉以自立若匪・之署若不少虧能充悅然此哉其常學爲文講自公之偉績輝煌見之頌述而公崇傳靜軒閭先生之華若李溪之子韓公者故不敢以無陋進屬將有行而其系且壽宦閭宣之人士綾爲詩歌謠吟疏不能自已李其梗槩以侗瞑者撵焉

張序君文集序

去傳世不壽以言而言固傳之於也夫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夫德修于身不見于言有之矣其見于言則亦皆心術行事之所寄如景之出于形尔不然聖人豈為是確然深信之論哉若吾東陽屏岩先生張公之為人純明而粹美无諸而淵深篤愛友議教素篤行自其鄉之人及吾黨之士識与不識皆稱其為君子長者也當宋季年以詩義為浙士第一入太学繇二十有六歲英華之氣發于文辭同時華流固望而敬之矣未幾國亡隨其居北迁道途之変浮蕩詠之將拖閱時悼已悲歌長吟又有不能自已者焉方中朝例授諸生官徑何親老乃歸遂專務学教授改調時年甫强仕即懷捐棄以遂志養杜門深居沉潛經籍涉析群言益造精微不為苟作蓋其自少至老至所遭不同而履度若一故所著述皆本性情義理舂容和平粹然一出于正教其平生所為弱無一豪不合者所謂有德之言豈不信哉公既沒其子拒衆道遂屬晉為序雅聞公晚年所彙筆碩以涵性善道區區以言語求公特其淺者也况子長短章之才閑辭之学方大振于文異時并其前人而尊頌之宜也於是何取焉於念初与子長定交迄今且三十年聞公常屬以采某无從來无許其周論見前自延之華堂竟日談学雖旧游及留與時事常出教論相示每讀一篇已析言其所作之故蓋公平居人未嘗見其面也蘊焉不才負公期待衣冠道盡風流日微故書以致其拳拳之思有不知其僭矣公名觀光字直夫屏岩其號里系事行詳見子長所目志茲不著特别取其出處之学有係于文者云

春秋胡傳附辯雅説序

讀春秋者必自三傳始甚矣三傳之不可尽信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于經而義未必尽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説者謂三子皆口傳受之学者乃著竹帛而謂之以其師之目本皆不誤而證説往往附益其中

其信然歟前儒固守其說唉趙氏以來始有所
去取折衷至宋而二孫二劉穉許呂氏各稱名
家要不能免異于三傳至河南程夫子教人讀
是書以傳爲按經爲斷推明聖人經世之法而
於大義益著其論中更王氏以私意廢格咸所
續嗄胡文定公當紹興中專進講聖經大儒本
孟子徵辞祖程氏根據正矣自謂事按左氏義
取公穀之精傳有乖謬則舍而信經又謂左氏
傳通諸史叙事使人見本末傳說既久浸失本
真要在詳考而精擇之可謂通而不固者也然
故其爲言識初而
不足以云功戒者
孔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爲主則不可管
也故于朱子之論謂其以義理穿鑿失曰穿鑿

則不可謂之義理蓋義理正而事情亦無然故
曰以義理穿鑿而且朱子嘗訂諸經畢惟於春
秋一字弗之及嘗怪不見國史終莫知聖人筆
削之意又曰已與聖人神交心契然後可折其
書呼國史豈復可見聖人如天、、豈易知蓋有
闕焉而偶合者矣朱子無不備于胡氏而終許
其大義之正則讀春秋而舍胡氏未有不先焉
者也方今設科表章與三傳並立者宗之宜矣
而議者挑戒病之間亦補綴文義敷以昭示安
者隨而辨之其或事義延相發明者附以見焉
吾冒昧不諱而廣几察于胡之大意因以識陋
存疑將質之當世通經之士凝諸他日進學之
工糾爲是書志在而異于疏賊者是則區、之
志也

香溪先生文集後序

子朱子集註孟子全載范淳夫心斎由是天下莫
不聞其名且與天壤俱存也後學茂明攢之蘭
溪人因其里居稱香溪先生祠于學宮明矣其

紉卿詩其文集不可得嘗讀點成詩乃與范賢良書而知其交讀徐志在少叙言傳而知其所取又得前輩諸傳始藉臺載雜其諸詩經見其餘而仁山金氏四書考證譜范集迺亡以金之論聞而云然殆无有矣居其鄉里其人而不得誦其詩而讀其文不能不致于恨焉至順辛未始得先生文七卷于親友吳氏蓋其首卷也陳公若有序稱從子諱居右建邢養氏二十一卷則遺者尚多一日先生族孫來言家藏缺自一至五卷惜其无從補也于是折然異之矣仁咸淳鳥乎百年之間一損而劉兩家之藏不盈而今所亡其數存其間耶先生當任與中學賢良方正以奉祠當國不起大節偉矣其學多本于經貫穿精覈諸文皆嶄絶潘健拳、明整簡然後家卿先正有集蓋自先生始也古之矣若常恵无子孫之傳而有子孫若毋患其不知學近時范氏之族屢之富青若恨其不能壽為先生置祠奉嘗至于斯集之傳又不過當時一徇

者不得當時贊僅焉斷尽而不甚者因自若乃至以有徵矣今右史禽孫濤念殘編之僅完懼泯沒之甚至首刊數卷將卒其族人之力而終之不朽其美又以右史蓄斋集未及刊則以其與番溪唱酬諸詩先附見焉俾予序其事于是編固雖有述又嘉濤之能光昭其先處賢子孫也凡與于此者豈不與有榮乎

送徐生序

學未有不原于知者也理散乎萬微而心統乎眾君非有以格其精則粗果慮之習騖泥切實之功少昧迷其真而何以措諸事為哉此古今學者之首務而甚難者也愚少也非不學聘乎末流既而反求諸經粗知陽儀撥然念卿之前脩皆已論謝而无存矣幸而遺現諸論未盡湮滅每嘆其窮深析微精研妙契因求守其書用心若深文之支然非過為煩密也以為不如則不足以得天下之理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因是而悟先儒之言確乎不我欺也

然又能持養涵培交相發而浸浩至焉高嘗志
于斯矣聞者希來科假微宦出入世故退而思
其所為可愧可悔者何限政其未能精知耳近
歲歸休屏處優且安心方寸日求其所未至于
高尋傳元與切磨者亦非盡善之道也三衢余
生來者明至見而益疑其天資明銳而基于考
柔甚篤且歷諸子以前備及一二畏友必欲聞
其緒餘、、孜、、將之日夜而進之其用志可
謂勤矣予是且歸復治其故業乎方資明友之
助而其不可留又恨未能盡其所欲言者而寄
微言于予遂以平日向學而嘗歷者告之非以
律以人也顧以之道乃儒先之道而不悖于聖
賢者也生于予言果能不疑否也三衢多君子
生歸而與之游居者非若予獨嘉陋之所得者
有得焉幸以告我若其決科成名以取顯耀直
易事耳姑少須之

送清江邑長元執公序

科舉之設所以望天下之士者重矣由科目而

仕者其亦以有異乎人歟異乎人者豈有他故
我正身明教守職奉法一循聖人之道而不戾
明天子之意則所謂異者又不過即其常而已
彼其矜誇[illegible]務事功要輸其合于前、、之耆者
居于積弊[illegible]焉者漸漸斯說久其害為吏則未能
自信否也浦陽與吾里壤接嘗見前太常博士
柳先生談其長官元執公之賢知其一出是道
也蓋浦陽山邑號多事易治公既臨之以不[illegible]
嚴然堅清也擔董然慈良之風恒久不渝而租
賦簿書之餘惟與講孝弟農務[illegible]令而民自
化子游不云乎學道則愛人仲弓治曰居敬而
行簡斯人也非有得乎是與未之多見也今其
滿考邑人士爭為頌歎而遂以屬予序之誠嘉
夫公[illegible]有子婺予以其所立真足以增斯自
之重而[illegible]業文信柳先生之不誣不敢以未識
為其面今即則書所攜序而何乃至是非相為
業也非有為而然也吾聞君子之善、、足不棄
遺足為而學道者以徵而進之彼將益勉其不

至于已爲盛德于人爲令名古之道也書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秦穆之言夫子尚之帝王之所而大學之論平天下亦引以終聖賢之歸重于好善蓋如此先君之心異時居侍從之官以能扶持善類處文傳之任亦能獎拔後進爲稱相大臣心能使賢人端士咸得其職保子孫黎民而利國家其效大矣豈直思慶幸其私而已哉雖然朋友之交則有規切之義焉非丞美孰能盡善

此畧不有所遺〻也君其勉哉明以告哉毋徒譽我爲也聞將解官而還書以識別且因來問而請焉烏乎敢不致書夜以毋忘君知

十四終

吳禮部文集卷十五

序

敘鄉前哲序

師道曩侍先太父儒人先故時過從鄉里前輩事頗竊聽一二遺文殘帙稍得玩誦每樂而不厭然亦恨其時尚少弗能問而識其詳也比年諸父論表衣冠凋喪出里門無與儒者游、書閱故藏則近因里中大姓故軼已多俛仰四十年欲質其事而無從求子孫僅存者率迂董受狎聞之陋然及其惟其不切營爲家族序舉數人爲問亦無有能言之者可勝嘆哉因念蘭溪縣溪縣令傳後爲三河戍唐咸亨始置縣迄宋季上下千數百年山川如昨清英秀美之氣實鍾于人其間豈無名世者而郡志所載僅六人且仙佛之徒半之則記載缺略可知已尚浚郡梳道在嶽勣文學之風何啻什百于前碩儒才士名卿顯相、聯然出不可謂不盛矣爲世未有紀者若其人名位論著剝然固不可

泯不幸而不為人所稱今蒐邊微史數千禩盡
搜有知之者彙因比次得若干人略溯本末聞
采詩文附焉元則缺之非從而詞藻也闡其言
論風旨而其學問志節與夫當時風俗人物亦
可概見而祠廟碑志則又足邦故實之所存如
東峰亭記進士鄉飲尚名九傳六書在所考并
置于首名之曰致鄉錄焉鳥乎惟桑與梓必恭
敬止桑梓猶恭且敬之况賢者乎其生也後并
獲執御于諸老先生然高山而挹遺風未嘗不
振𢌞興起可不知所自邪君子之學上而聖人
生乎吾前者吾之所以階而至于聖也善克從
而弗存而求其修身踐自邇况夫邑之傳有在
是者乎彼其閱視此合而決不一鄉達古千古
而獻傳近代則与重鄉士尊前輩之意不類邪
其所致知也

致鄉後錄序

宋紹興二十四年吾邑通守洪邁修秉陽志其紀
當代人物僅僅數人蓋斷自渡江以前理則宜
然而其所記者下及紹興者又不盡見此例則
所遺固多仙釋之徒與賢士大夫亂愈若滕章
敏宗忠簡輩又皆出于其前而不見列何也最
後事類一秩凡稗官小說怪誕瑣褻之事涉于
吾者悉不并傳則博矣元乃詳于所不必録而
略于所當錄者乎按吾邑昔隸會稽後爲東陽
郡以至于今千數百年矣晉魏以前如江治中
王徵士非列華稽之文則莫得而知郡志三夫
考而類是以傳然然不得其名信乎託載之不
可闕也况自宋中葉以來材賢輩出其嗣于清
康奚紹之際者皆生以嘉祐以後經儒之際孫
氣之閣室苟無我忠義功名宗以當為第一下
逮亂道禱學呂太史道德文章那為一方師表
下代視前世又遠過焉于是名鄉相踵及乃大
魁項儒名人偉士肩摩踵接蓋不可勝數而其
李年比山何公魯齋王公則又紹紫陽之的傳
王金谿胖者純不失其正亦盛矣哉王其名爵
在史編論著在天下尊尊傳頌之決不至泯沒

元何羣集可也特以微不著者遺文逸事猶遁
殆絶或地望舛錯久之失其姓者有知豈无憾
于其、耶思不自量既集録蘭溪諸賢因及一
郡著事體重而闕見聞寡不能盡知故所録僅
止此方且與同志博考而且載之非敢有所舍
取也然務意主于表微而并及顯者其或人文
俱盛録所弗及者亦不无微意焉吁士之傳世
視其所主而已豈漏不周于録而傳者因多因
于録而傳者寔一二然亦非遺〻之愚所敢使
傳也夫何憾于儕哉

送張州判序

乃有士之見拔于有司若有座主門生之分蓋
自唐以然儒林之盛事也然今昔遭殊者也取
才望以為不敢薦之出于己今也糊名以防私
至謂之非己知可也况乎庠十數人生一登之
上甲是已吾聚訟紛紜衡鑑之不精者取之失
當使僥倖者得出乎其間而且號于人曰吾主
司馬異時恥累及之蓋有不免而尚得為幸也
哉三衢汪中孚至順壬申中江浙選于實与闈
焉明年遂登上第官州佐以歸一再過于敝修
事分氣意勤懇不類一時同升者竟不知其何
以得此也雅聞仲孚素以孝行推于鄉其人徇
、謙謙見之而信吾于仲孚益深有喟矣夫士
由一命以上即是以濟物今之司民社任長佐
者至字制撓但不得以盡如其志然隨吾力之
及亦天不至焉特平生所守者不可易耳其次
者保被其身所不忝者世方指以詬病吾与仲孚
深恥之願常以為言而竊嘆也因其之官書若
序一贈之

送陶教授

科舉學校之制相為表裏者也今科舉方興而
學校日就衰落是豈无其故哉教官之選不精
亦其一事也近歲者歌以進士任教官往取之
鄉進之中者蓋有意于華雅進之弊矣而有司
未之改也吾竊覩近法以當士舍者乃无所于
仕者時負材望而畏名義者懼、屈多且自卑

而進升陞以歲月或白首僅沾一命其陞遷者是之難也比年變化教條栖遲儀出而擁臯比不自博而儒者太府揭、然誇於人曾不少愧其人如是尚何責以教養之事哉陶君士元世衣纓家當科目未興時以才學知名府薦為邑教為郡正山長而今調教受侯陽于是距始仕時或三十年矣後來者或反出其上是于士元不足較吾獨嘉其雍容恬靜稱教官之名是行也况將元貢厥職矣士元尤善為詩侯陽古鄭子止周南侯廣之施也夫其秉操而循礼列于止風至今想西周之盛則其俗用美矣當文明之時詠歌太平而推廣大教學函諸士元之所優為也鄉先正華仲至亦嘗為是官華公深于詩而遺于教見稱于昔之君子遺風餘韵想猶有人誘之使異時談士元者與華公同稱其美而復吾邦之有人顧不美歟

送汪山長序

元統乙亥春予道過三衢將往謁倩敏以故居一償而晉之明涉而謁山長汪君處謙其人清雅簡甚温而文與言若有郁若于院數日留處於日周旋不置登相與出西郭門拜孝弟里遠望見標翔起田野中登之肅院而拜肯像于堂清風生氣凜然在人接於鄉細問先生旅其漫不可改四周迴廊多竹樹尤隆可容侵據於已人拓庭下二孫韋當時所手植者大縮然竿大數十圍其一且半枯抗之慨然太息時工人方治碑齋之如前此推壞尤甚監郡薛侯為興修汪君實董其勞恒屢查繳居請于侯謂田之糸供祖給則又君之能有為而前長庸者之不逮也烏乎太末之區歷千百年而有一清獻公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立誠百世之師也汪君其鄉若同當有所興起為長者宣同當知所諱功奉祠寧教者固當知其風昔治其田土室居以元負其職不然是皆名之罪人也予論汪薛侯之為重為衢人喜幸矣今君之滿歸也士倡為詩寄以華其行而屬予及人不遠二百里訟書

俾予序之。予既識汪君拔之人，情不得辭，第不
知諸君詩謂何，言而不及乎清獻也。苟知清獻
為不可忘，則將有奮然而興，以大振夫里閈淪
薄之習，是豈不足為汪君榮，而君去此二宜无
忘其業行之思，以交相背也，碩不美歟？予是直
書其說，因以示之，庶其有激也夫。

送徐參正序

古之士者世為士，未嘗程役，其業流風，庠學固
難以之望後世矣。世道日微，詩書仁義之教，祖
不能以淑其孫，父不能以訓其子，有司設科
孫之逞枕不能化之使從也，徐且奈何哉？孰識
徐君子聲素儒家流，先成為善士也，來為吾州
教官，予是又識其二子及孫，皆被服儒者，訢
然一家三世，自為師友，心竊異之。時予方歸休
里中，杜門日无所所為，研弄丹鉛，披册諷吟，自
以為適，而君家父子不辭往來，經義微辭辨析，
考求異書名篇，手不停抄，其嗜之甚，若飢渴于
飲食，得之而喜，至明璿拱璧不足過，即習氣深

至者，不若是三年間，相以成，蓋不然，以予之迂
疎，猶僕孰肯過而問。即予聲在吾鄉，方一事尤
可喜者，仁山金先生立祠是也。尊賢尚德，能為
人所不為。吾嘗閱吾州教官稱儒之名者，君者
不一二，而一門嗜學，世之愧者且多。訓吾鄉也
哉？予家父祖儒傳，予至予泰，勤末第，自度无補
于時，惟退讀故書，訓飭二子，使粗知向方，謹身
寡過，以不貽先人羞而已，不望昌隆。今君子子
聲，那苟進者，子聲獨去，當得初品官，子孫旦夕
與賢與積學之儒，責勤課功，青紫可坐指矣。吾
然後為全，多志得意滿者，吾豈彼義哉？使有子
若大願洎有過之者，吾將與君共任此道，要就
相去三百里，渺聲渺可及。幸時登蒞，无忘于
似之，好自今以始。

送胡生序

胡章煥文自樂平不遠數百里來，介其宗人仲
退文書，持所業詩文一編，納拜款謁，將古師弟

子之孔覲甚恭緯甚畢異我生之為也自子來
此邑亦致以古道語民崇興學官程講說閱月
者之間示大方意美材良質何地而無必有自
拔于習俗之陋者夫何作之而不忘勵之而愈
隨二三閒未見有一人如生之為者空谷足音其
為喜何如哉夫學問之道從師取友多見洽聞
固貴于游然孟子論友一鄉之士為未足
而友一國之士又以為未足而友天下之士又
進而尚友古之人其從者及門受業者則又不
外其身而勉之以歸求有餘師夫尚友古人重
不在方冊乎歸求有師重不在身心乎孟子又
慈夫人舍近趨遠貴耳賤目者豈無意耶生之
遊也清贈言于仲退大而出首道番易是博士
祝君蕃遠二君皆于所教者今自番而東是于
循于學殖荒落有愧二君其何以語生之來而
滿生之望哉生復借之先後之進業而遊四方為
其所遇者必廣矣漢夫科目廢四十年道延祐
初而與又二十年當至元之初而殺甲子凡一

周矣前乎延祐諸老尚存典刑未泯學者並善
士類皆先所為而為則識慕傑之士而文詞之
律律諸不厚近年士習疏狹高者務求異乎
前哲卑者不過爭為摘摩熟路之說文氣卑下
敝敝日甚識者已逆知有中更之事闊尾小夫
拔奔偽冊假固不足與議君將日乎入亂問為
諸老之所經養扶植者倫謝相繼凋零無我得
不重為避然我所深喜者仲退文以八十之年
博力未衰進德修業相望勝壤教學以文義曜
磨使乎頗自愛令後有括乎之約旦夕研求當
搽凡杖而從之惜生不能借此念宋早於二番
其前進我若夫求道而外若為己而外人則祝
君之爲生者已盡無不復云

贈姚學正序

科舉學校相表裏者也由儒而仕者不為進士
則為教官科舉廢而學校存猶國有重不以學
校為至重哉科廢二十年所得者可數其英儁
明達者時儒眾者不少不幸而有暗㓜其間注

、逮吾散官以者遞相沿循以一紙百直决絶
之而後已可勝嘆哉學制既專宜其選必精夫
何雅出胥居猥濫充斥浮滑聲甯廉恥道喪華
小夫庸豎日夜相與較商合錙銖苟欺苟競以
争學校不廢猶廢也雖安姚升笔之為也學正
也傳教法招生徒治宮室蓄田土明會計斥囊
冗奮然為人所不肯為于是屋燃刚举讵拔百
出升笔出江寧楊君志於莆田陳君粲仲摘言
且并亦益又知升笔少受學于楊君其傳縛教
諭也以謂以斯行驗其效比三年有陳成君謂
江浙校官毋遽致而求如升笔者辭楊君之尉
之者既驗矣今池學之情遠過錢塘使陳君聞
之又將摩嘉而學道愚何足以贊一辭哉愚吾
未得承下吏愚无救蔑罷戰兢惕厲得不以罪
去李矣而見升器旋然自拔為今教官刷恥增
吾道之重故樂為之言以勵同志使、若升笔
重不補哉愚堪升笔之為人温雅慎密而其中
屹然不可奪直于用重惟教官他日有楷風績
于大藩而揚聲華于天府者必斯人也必斯人
也

王推官母夫人壽詩序

池陽推官王君景福之母張夫人今年八十有
五矣推官世居有莘舊成均高第仕州縣所歷
著譽河陽之郭未嘗不奉母以從則池猶近也
池陽在大江之南水陸數千里風土異方安輿
之來雍容和愉凡甘旨問起居身率婦子稚孫
歲時奉觴壽拜舞笑嬉所居臨高城風日佳時
俛仰溪山挾行笔竹公府早休娱侍終日户庭
无他聲港孫誦書琅然人生之至樂天下之應
事庸有過此者乎吾然斯試推致也而喜于君
碩又有器量者焉自其為刑官也清心以御物
每屬邑吏至則戒以毋妄生事、之至者㳂澈
詳明而哉决平恕故人知畏慎不犯斷獄符少
留而不敢專者侍累歲牧内可者傳不疑有所
平反則母為之喜吾知推官君之有一白其母
矣古人所為養志者非此之類歟然則夫人之

壽社益未艾也集既喝嘆嘉而又獲覩壬大夫善頌禱之辭輒識其言以序于端

秋浦類集序

天曆己巳予以公事过池陽望九華登齊山學一賦詩後过里于北山少堂見張公湖青溪園及之丰以來諸賢題咏遂和杜牧之弄水亭詩不數年忝按建伊趋謁太府溪山依依後在目中似有夙緣于是詢杜亭之故基訪張園之遺刻皆元有記德之者秋浦志亦不能詳焉之太息梅公聖俞以景祐間為建德令後人闢堂祠之又徙而為亭皆苑癈于既綴亭之舊欲記其事求梅公為令歲月志亦不書如翔鳳亭等作財皆得之宛陵集中又既新邑學宗祀堂常博挪君道傳為作記俾求榮公中舊日記並刻之竟見首亭本者因嘆其文献之不足徵維、見此郡乘若詩文者則為虛也因而其法亦不可廢也比來城中獲覩青陽楊君秋浦類集自唐宋至近時凡為此而作与夫語涉于此者靡不登載蒐攟纂緝編麗彙諷玩累日既有以滿其前日之所恨因參以見聞補其遺缺并所次簡署者間著見来一二暇以書来求為之序惟是編有益于茲郡不甚不傳遇言何足輕重哉但念池陽山川之勝千百年間官游寓公牢多顯人而生其間者頗未有磊落奇偉与其山川称豈風氣猶待而發耶抑有人而未之聞耶況來季攘搖淮右戎壘相望殆若邊陲征徭無民不事文久矣青陽踪多儒雅楊君好古博聞喜与名士大夫恨遊乎未之識也何當得郡凡章之下相視莫逆繼從茲事視杜荀鶴冠卿筆當邀在下風是亦一快惜不得陪姓書此以寄意云

讀四書叢說序

讀四書叢說者金華白雲先生許君益之為其徒講說而其徒記之、編也君師仁山金先生履祥仁山師魯齋王先生柏從登北山何先生基之門北山則學于勉齋黃公而得朱子之傳

者也。四书自二程子表章学阐其旨，至朱子章句集注之出，折衷群言，集厥大成，说者固蔑以加矣。门人高弟不为不多，然一再传之后，不澌没而就湮，则畔涣而杂，真其的然久而不失传授之正，则未有如吾乡诸先生也。盖自北山取语录精义以为发挥子章句集注相发，鲁斋为标注点抹，撰笔闻示仁山，于大学有疏义，指论孟有考证，中庸有标抹，又推所得于何王者与其己意并载之。君工取澜湾之蕴，至见仁山甚晚，而并诗录深，天资纯明而又加以坚苦笃实之功，妙经融于言表，或况其于胸中间难阐隙，充少凝滞，抑扬反覆，使人读听深思，随其浅深而有得焉。故自远方来从学者多数百人，遂为一时之盛。今观其说之编，其于章句集注也，与者白之，约者畅之，要者提之，异者通之，画图以形其妙，析段以显其义，至于训诂名物之缺，考证补而未备者，又详著焉。其或异义微指，则曰自我言之则为忠臣，自他人言之则为谗

识金先生有是言也，此可以见其志之所存矣。呜呼！欲通四书之旨者，必读朱子之书；欲读朱子之书者，必由许君之说，兹非适道之津梁、示学之标的欤？是先君未殁时，西州人有得其书而欲刊之者，君闻亟使人止之，且恐记录之差也，则自取以观，因得遂为善本。诸生谓予当尊君之知，俾序其所以然，窃独推念昔闻北山首见勉斋临川，将别，授以但熟读四书之训，晚年悉屏诸家所录，直以本书深玩，孟不忘付嘱之意。自是以来，诸先生守为家法，其推明演绎者，将以发朱子之蕴而已，故能传得不差，阐大光明，或克至于今日也。又念某识君之初，尝以持敬致知之说质于君，君曰是之。后学朱子见延平时，其言好同恶异，喜大耻小，延平语以吾儒之学，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朱子一生，其言精粹妙契，著书数十万言，莫不由此。学于朱子之书，当句诵字求，如君朱子之用功，而后足以得其心。此君之举举，为人言者也。然则得君之

叢說而遺之者其于君教人讀書之法尤不可以不知也故因弁簡之君名添基世系履行與紀述經論著詳其友人張樞子長所為行述茲不復序云

詩集傳名物鈔序

白雲先生許君益之讀四書叢說某既為之序矣其從姪有懷曰先生所論著經詩傳名物鈔為成書向聞屢以示予而一二說亦屬予名予其簡予盍有以播其說念昔者君不鄙我相與反覆論辯徇閩篆輯之意而其經之體段予固詩略竊焉夫詩之興尚矣當周盛時在下則有二南之風在上則如雅頌之作周公取以列于經也其後風雅俱變夫子于諸國之風則刪其淫邪于公卿大夫之作則取其可為訓戒者東遷之後王國並列于國風而於商周之頌考其遺失又特著頌之類至魯頌則因其所用之樂歌以著其實以是合于周公之所取而為三百篇君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指周公之經殘闕失次者深是則詩之為經始定于周公再定于夫子所逸未刊亦典不言已于秦火中可經者言而諸儒不察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宋一二大儒始略發之豈然程語以言成公說主序說子朱子灼見其與沉掃勸情本文顯白每篇則定其人之作每章則均以賦比興之分叶音韻以復古周分域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異釋而使人自悟微物變蕪蔓鄙復述溫柔敦厚平易光成之旧自謂先後道根烏乎詩一正于夫子而制定再正于朱子而義明朱子之功萬世永賴此名物鈔之所為作也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黃公謝傳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達君四傳有緒光閩益大以尊君念朱傳猶有未備者吾授傳來而多引王金氏附以已見要皆精義微旨前所未施又以小序及鄭氏歐陽氏譜世次多舛一從朱子補定正音釋考名物度數粲然畢具其有功前儒嘉惠後學羽翊朱傳于

元亨室小诗而已哉然有一事关于诗尤重者不可默而并言鲁斋尝谓今日三百篇非尽夫子之旧秦火诗书同祸书亡缺如此何独诗无一篇之失以秉淘唐棣鉏首菁菜先正芹篇何以皆不与而已放之郑声何为尚存而不削则歆言诗始出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盖闻夫子三百篇之数而不全则以世俗之流传管锈之滥在者益之而不辨其非朱子因尝疑桑中溱洧诸篇用之祀何施神亭何资荐何词之讽何礼义之正不得已则取鲁氏所以论国策者谓存之而使后世知其非知所以改之、意仁山受载予论语考证谓诸儒皆然之甚尝举以告君、方逢因金经宜不得而取也今邹中二南相配图尊斋所定者盖合各十有一篇退何彼襛矣甘棠于王风而削去野有死麕则君固有所于斯矣以君之谨重虑启天末流破坏之势然卓然有是存疑辨哉如鲁斋之言使淫邪三十余篇悉从屏黜之例岂非千古一大快事乎后生如以为然也惜斯论未竟君不可作矣姑识于序篇之末以俟后之君子考焉

送琳上人序

金陵古帝王都阅数百年王气肇兴龙翔当天子是寺建巨刹甲于海内开山訢公居焉尊贵隆重当世之极选东阳辉公实因师门前自江西万丈入觐君对称旨与以因修禅林旧规当时诸方以二师之聪明辨博上闻屡知信能弘大其教称其为师表者也琳上人者辉公之弟尝将命共事获阅览次之意左右周旋二一时之盛哉今辉以王吴兴道场上人不肯伤恩之思治装随者俱将之金陵拜訢公席下不惮千里而身东丁水云之乡浙淮浸以望寺楼之秀美四顾陈谷嘉树茂林院挹夫清逸崖磊之状飘然后西临大江徽中居山川之僻踞殿阁之翔滂又得天魏伟宏杰之观所以动荡其心目无不可喜者尚二刹居匠又皆方外人物之闲

藪江岸而精擇必得其秀敏者而与之游乃若篤交乎之情而切偲之義怡然而不違洪然而有得超乎若其陽鹿苑之游亮乎若寒珠林閣宇山概我而歸是何良不虛矣予寡交辭諸每嗜遊於山巖植泉石間工人弟昆特相款密嬉公既有四方之役工人日從事臺見輒盍疏時論文藝慰其寂寞未嘗問教因而相閒過然恨嬉而別久又未能一識所以然讀其文章而想其隱然也自月前鄉僧自金陵來謂予嘗語及予將又得嬋公書而上人適有是行徵言于予、烏能忘言耶烏乎道之異不得而強同也情之同不得而爲異也若予既道其意、以贈上人而又屢致其繳慕于二師者是豈川人之情也哉、

送趙用章

今歲夏四月予于汚柳君道傳于南阳祠与至日泉上君識趙用章道其居高州古坦莊字脩、君得于日外寺邑故家之不屬者也及秋手有比工之從周章挑載同行舟中追隨款乎里不置因得歆語乎生知其善詩而好遊每稱戚故旧經官四方未嘗不徙焉故東陟天台西登彥阜陸來江湖間又嘗一至京師今其再也夫山水之樂搜奇抉勝固著人之高致若章師者乎之隱自川有求者不至用章之志未可知也一日來告予曰吾之是行川有處也涯艱巨嚴覆親韙顏而已向嘗尊俠先之彥柳君嘗以梅石名其齋今集隨諸公昇我以處士之命用是以爲號遂受而不辞持此以歸倚俾梅石齋間不寧是矣予聞其言然後嘆用章之賢于人也夫奮起據夬自南而北者揭袂掀掌莫不有芥拾青紫之心奔走逆旅日夜不少休以徼倖于一得而不得者亦多矣乖義而遺命詭易而戕談性、皆是也若用章者豈不誠賢乎哉用章徵言爲別將請于名士大夫賦梅石之章必有能表明之者且然吾言迂矣歸以示柳君幸爲予刪之

送崔生序

古之人懷道自重則以行于朝歸則以教于鄉進退綽然無往而不自得然時人覺後尤所賴歌而樂之者以道之所傳者衆而澤之所及者廣也郎中呂公仲安自中書辭即歸蕢身閉門授徒來者四集或死以告諸生爭出錢買材以年大其居一時興起甚盛聲流閭巷師崔生者其鄉人也公為少司成時嘗留受業閱之欣然命車載進若恐弗及夫以公之文章議論提諸公間而至剗之氣不撓之節四方士莫不延頸願見況于親炙之者乎其在江東時公被擢自海上還一見受知今倫負笈雖有愧于前人因生之行慨然興懷安得走廬晉之故墟揖河汾之遺風擬現冠緌之盛琴瑟書冊俎豆揖讓之容未所謂英材者而樂之與時光于邦家無愧乎其師之所立者不在此歟符離像克敦亟淡生之美予之微言固道其所欣慕于呂公者而并以為生勉焉

張文忠公雲莊家集序

人聲之蘊為言言之精者為文而皆出于氣也昔人謂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是氣也孟子所謂浩然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者然夫其養完而氣充然後理暢而辭達孟子之言非為作文設而作文之法孰有過此竊嘗以是驗之世之人即其文之高下而其氣之大小能養與否與夫養而未至者舉可以得之也故濟國文忠張公名養浩字希孟厥或學孟子者公早負文名由至文而仕顯于朝建白諸中天下方好文一時詩疏言語公在陳林最盛而公顏頑其間及至治時所上時政書萬言切詆權時更變法度小使或蹈禍不測遽登山隱溪閑閭細民戲玩小人主所宜作兆類畢歸衆成為之然而卒以直見貴其剛大之蓋歸然而莫之遏者方一日之發於登歸參議中書歸臥華不注雀山之陽始十年屢召不起偏然雲莊之居悠然山泉禽魚之樂沉潛乎經史百氏益肆

於閒和平沖澹之中錯以奇峭蘊藉處皆依擬義理而切于日用之實流布自然而无微辭幸若之態而兼善可知已翰林閻公景從起為西臺中丞以激厲憂勞致疾而歸奉元致樓梁未自懷其夕有光若星殞于閣南則其平生之氣感動至于如此豈独見于文也哉雖年某至京師公已逝第時以父病南郡侯年壽八十常賦詩頌美以致慕向之意今公之子秘書郎引出家集示予重惜以之不可見也以雲莊集四十卷已刊于尤興學宮臨川危素復搜其闕于治教大体若為此編秘書屬予以序顧以親多名公鉅撤不敢則無其集數月而請不置因為推公之所得者如此若其世系官位之詳則有太史之傳墓道之碑茲得而略也

遊西山詩序

三月十七日金華吳師道正傳晉寧張翥仲舉襄城趙璉伯器臨川吳當伯尚河東王雍元肅同遊西山玉泉讀聖寺還至香山院歸各賦詩以紀實先是護聖王僧月潭師致書甚勤留之不果則約以每遊又約以詩為寄未及寄則又屢督趣之予是衆篇為奉納之山中四人者推某為最長故其詩居首而又援敘其略嗚呼吾曹東西南北之人幸而會于京師佳時勝集倘佯名山水間悅懌于心師超然方外而能悛、為其高致尤可愛而仰也秋風稍欲客與未已又將陟陵嵩約茲峯下三宿之遊哉法而不可師其肯以語我來

送王生歸省序

民生于三曰父君師入而事親出而事君而從師者又所以學夫事親事君者也師之責亦重矣夫一鄉一國之間者有道德於藝出乎衆人則將棄衣裹糧不遠百千里而從之今也天子之成均詔建之慎選十餘人群居而列教室不足以啟諸生之心有以精其能而成其業其相与也豈下雖節合君市之人哉然陽城之為司業諸生有久不歸省其親者遣之曰孝者將以

學夫忠与孝也傳敎斯言夫歸求有儒師而不過孝弟而已茲固聖賢之書而陽子得之者李而出于識則何性而非德之地哉廬陵王先生光輔居大學三年今以親有歸生乃吾同年李素今居之從子故喜親子其天資淳厚尤勤于李穎于倫質倚席何足厭其心而諸先生之有造于生者固不薄也茲既有以慰其親之思而又毋忘諸先生之教則于道而盡遲生之事也有日矣

送舒生序

番陽舒生元以國子伴讀授寧仁衛教授需次京師將暫还其鄉过予請一言以别予聞國初時臨李伴讀之選甚嚴而精如耶律公有尚高公凝姚公燧皆出焉出今之在朝廷與各公卿著者可歷數也近歲法弛而弊與其進也不以材其試也不以經諳肄而請者瘏然而家居循日計月候期至得任如探囊取物議者咸以爲言而未有能奮然起而更之者盖積習既深而難革者之所不樂故亦寧然法之行乎昔也得人間多法之數于今也又直元一二才且良者居其間可以執一論乎吾由泰定初補四門生至順間為伴讀而至今將二十年尚及接前人之休風其進之也公其傳習也勤受命而戒敎以其所諸人若遠以淑後之人吾知其必能也然其在李館與予不相及其前而工于詮書于進至而與聞其同前凡八人独生時至時至京衛之璧不忘師友之源其七人者予未嘗見其類而古之為學至者果若是乎此愚于生之請特亟而勉之又以如法之弊而不可不更者如此上之人尚有以圖之哉

宋侍御妻張夫人挽詩序

婦德常外閫饋食酒漿平居无事往往惟不幸而没則於挽能言者而有銘誄之作又有哀挽以相爲里之挽于是隱者宣徽者著而人得共聞之古之賢婦烈女得以不泯于世者職此之故也侍御史宋公壽卿之配張夫人既卒婦葵

渭州公既請于大梁吳侍制孝輝爲之銘孝輝方以文章重一時士大夫咸爲詩以紀其德惟恐夫人之盛美弗得揚而无以慰侍御公得士之悲也吁以公之声望羽儀臺府秩貴二品夫人非封京兆光顯盛大是豈不足以傳然居考諸公銘若詩之所稱則知夫人固自有以傳而不係于其夫若豈所而喪也哉推恭抑事揚善鄉詩所哀詩示予俾序其端予愚不及識公而聞其人乃今又獲睹夫人之德既爲之嘉嘆遂受命而不辭

馮景仲存拙稿序

士以科第進遂奔走祿仕舍其舊學至絕口不言文者儕見之未嘗不爲之太息也君子之于文猶日用飲食也豈有飲食而可以一日舍哉斯人也即其後而譏其前則所學蓋可知矣禮浚馮君景仲延祐五年進士也天曆中予至江西君爲省屬一時洪府上下多名士大夫君有文声出其間固已心識之今茲來爲成均同僚得讀所謂存拙稿者其詩斷自泰定丙寅文則間存少作蓋去擢第時十年矣夫以君之學既足以成名而又進以十年之久始出所爲自見方一再州縣佐停簿書牒訴中汲汲不少休日進月增弗懈而及于古豈不卓然異乎流俗也哉蓋君之學根據經傳出入百氏以取材羅絡甚廣間嘗與之商較作者趣度高下當否不爽毫髮其爲人樂易清美厚居陳說古今辨諸餘學而獨恂恂似不能言者以故知與不知皆愛之蓋其所得者深故其發之也慎所著者善故其守之者堅此尤人所難也顧不以愚之不才朝夕周旋若以爲可與語者故愚輒以所知君之說如此若夫名位顯聲重于時則圭齋李公實君之鄉人而知己之尤厚者得其一言足以自壯而愚非其比也

送尉秀誠序

東平尉秀誠別三十餘年矣一日相見京師鬚髮蒼然生矣乃始能識問所從來則以泰陵葬

蕩雀也閩所歷則由浙而江東而荆湘由南越察緣而跡閩中邑傳以至于今也予是懷彦誠昔在金華与許君益之游居所厚者張子長登子子因以友彦誠也是時趙公子英持使者節來浙東以古道風厲學者後進晚生不俟莫請之予許君深所敬禮延致其孫璉字伯器者而吾教人以游從之雅獲登可門相与歡動欲舞以思自拔于流俗之可謂一時之盛哉既而彦誠用薦者從牒去後數年科目始興許君終不唐子長嘗應而止乎遂亦未第与伯器為同年彦誠則久不相聞矣趙公既沒今几二十年許君亦前五年卒存亡離合恍惚隔世不自意至今猶及与伯器為僚而今忽又与彦誠遇也彦誠數來取許君舊詩注下不自禁又道子長嘗走兩中訪之百里外感激大息嗚呼士君子行已之致文友之道始終如一則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後行達其言後庶其前則尊不醜于面目孰若相視皆然而見愧者哉彦誠履調長沙武學暮且

夕且行持一卷授予謂有諸公詩而予序之蓋謂其才藻見予已識今也坐幕府治文書佐工官以惠澤一郡則不待言因持叙其所感者焉猶冀古在刑書尊以示之治相厲之一端也昔然予又有請焉昔武在閩中懷与武夫接武矣者唐君子林伯原父与吾許張所敢者彦誠本之衛也惟子長歎為予拔之于山水之幽深僻現所藏之書及其著撰之富而未遂也万一过之為致予言老病且衰負惠事之不果久此當引領南還庶我償其未償之願乎可從見彦誠矣尚復識之

送曹子白下第南歸序

至正元年科舉制復行明年士偕集于春官自科廢且六年人謂未易卒復而明良相逢復之不旋踵其奔赴孫萬師之下之日与士大夫屏手相慶又獲覩英俊之來風動雲合誠平生一快也臨川曹子白夙有文聲尤喜其在數中矣子鄉之故惟先目者不知吾囿以吾之目而信

人之目矣既而屢進有司輒予白不與焉予疑且疑謂其學之不逮耶則益之者殊矣謂予之謬于料事耶則同予者衆矣思之而不得其說向學從觀唐宋小說記科舉事謂有鬼神司之故有當中而黜者黜而中者每笑其怪誕自今觀之今益不能免有司之不知與考往之審詳其知鬼神何哉予將有以解予白、、云屬之恬然未嘗見濃墨不漏色則其冤筆尤非人所能測也予聞予之族祖南豐先生嘗試而不中於歐陽公嘆其魁壘挺出而怪有司不能定取、操也已展南豐集其文數十百言示公、讀之以為有司可予而已可賀也其後公知貢舉南豐舉以進士成名一時之不遇誠不足為輕重哉予白不御予教釋其文相示予先歐公之声譽莫能法而大之也然朝之知予白之文而裨其屋者有之矣然豈非今之歐公哉安知異時之不出于其門也予白勉之南豐之集幸予子手澤

董氏傳家錄序

國朝奮興朔方一時中州豪傑之士佐命歸誠宣督効力卒成万世之業重臣大家封爵非土食及子孫距今且百年傳者或絕或微可屈指而數其蕃衍顯仕號稱極盛者藁城董氏而已蓋其始由太傅趙國忠烈公（俊）而與一傳太尉忠獻公（文炳）少保忠穆（文用）太師正獻公（文忠）而遂大再傳而右丞忠愍公（士元）平章忠宣公（士選）太傅清獻公（士珍）季及其餘伯仲之屬益遠益衍迄今七世且二百餘人內而居政府臺閣外而在藩閫風紀州縣者不可勝紀真可謂盛矣愚嘗讀漢功臣表見其後多以罪廢者甚一再世而國邸除宮又有感于今之故其于董氏不能不深深嘆也且董氏何以得此哉自其祖考以忠誠結主知愛憂勤許不入于其心者草昧臨陣之時猶干戈定城邑体好生之仁而不肯殺戮子孫家法嚴乱數指矣若士扣恐不及謂國王以為書後之基而為之後者又皆莫

不承訓孫德修已好脩尚文而敦孝凡声色乘馬驕佚奢靡之習所染不存故居官守職多剏毅兼謙能以政業自表見是則天下称董氏而推族莫与抗堂不宜我今正獻公之曾孫監修國史府長史鎬著董氏傳家錄謂諸公為董氏紀載者有 世系有家傳國可即是而攷其本末矣然二書之所不及者亦不能无也乃以譜系列于前而係以墓道之碑贈謚之制與夫行述謚議請旌遺事之文互參輯比次凡傳譜之未備者于此有考焉予得而讀之因為之言曰董氏勲勞在國史彼家傳世譜所以著其詳而今錄又加詳焉夫史臣之体程其臣細事且互峯義存筆削其立法也若夫孝子慈孫所以振揚其先將無所不用其極焉一言一行之涉于見聞者皆當盡存而无遺所以隆孝愛之至情措一家之私記則莫詳且多不厭矣是史之為其有合于此錄也夫使凡董氏之族見也而樹夕惕厲以无忘先人之豐功盛烈繼〻承、与罔无有是編所載者不止董氏之慶其可量哉長史属予為序輒謝不獲故述其槩附于末而處其右請以錄相之類而有文辭者焉

送蕭君祐基吴序

宣城予旧游去之十餘年矣父老故人猶念之不忘聞書千里外訊其安否或遇之他郡則亟見道往時雖事太息元方及人之德也而何以得此輩、皐司清潔所居持風裁以主善類故民、若得史屬其孝夫重死所自我教導蕭尹汝之建德行部使者至予以侃直獨薦若不測時蕭君、祐實從與屠揚伯昂力言其无他乃解然君者因不吾知而二君知之我亦得之子宣城一時之冤子孺仰偶然也往嘗作詩以謝二君而无因是為君祐道人此予來京師子之致語而益信其賢方以外銀服除奉中臺之命條之江東予心不能无動焉吁今之為州縣者益難矣其人難矣稱其中臺无介然自守若蕭其所為素與俗忤而又不能容悅以事人故其

得禍最速非盛風紀之賢明者維持保護之其不殆殆矣君能推其心以維運暗使者固有合不然亦有以佐其諫諍之所不及而救其本指之不當愚方爲一道喜幸而重真以其移而已耶生行有期撥東南運數尊死侯懲、我思父老故人有見問者爲我多謝

送浦江邑長官詩序

予讀漢循吏傳文翁王召信臣不過數人指其事而稱之者興學務農增戶口修水利弭盜賊人一事或兼一事不言其事者則曰奉公廉平治行第一或言其民歌舞祠祀之盡舉其大則細可略者其長則實自見民之久而不忘則當時親載處墓並可知已若河南吳公治爲稱首僅附見序論何其簡而有法也後世則遺愛紀政績者自農桑學校以至屋宇細碎无不具四善二十七最之目亦有遺動累千數百言而不已何我浦陽趙君致拜稱其父老之詞曰邑長官世曆以慎密而寡欲者也爲邑三年民樂而安之其滿而去也爭爲之詠歌願得序其所已然者焉予聞縣不易爲矣其不能爲者固陷而好爲者復失之擾、之功雖佳之事利與而害生愛之而反病焉者多矣去大甚殺不急舉撥煩相安于清靜是亦足矣室西地爲我喜爭父老之稱其長官也慎則畏法寡則足心而又以喜歌以爲之本言甚約而其實亭至循吏所列而何以加諸惠況因是而得長官之賢又喜其父老之質而不替有古之遺意焉耳故書之以爲序

陳監丞安雅堂集序

至正二年七月　日國子監丞陳君衆仲卒予京師中書左丞許公親率者鄭以下予且肆司業王君洽于衆曰前是監官不幸者有之矣預賻有原予導陳君貧加厚可也予量數發二日諸生復相率出錢紀得五十緡合其家所得賻緡而藏若干以其贏給衰葬謀歸葬蕭中則道險遠君嘗貸錢繕山水將老焉遂曰葬錢繕可

遂參政馮公赴官浙省司業君以書与折然許
為外地西湖上乃以其錢四之一畀其家俾車
船其三則吾之馮公葬畢而歸傳翁為後月馮
公書來報君如約焉乎是舉也何其多義也湖
廣行省參政蘇公時亦戒行為其曰陳君所以
致令名者文也文之傳則朋友之責也異時吾能
使之傳子盍裒集之焉乎蘇公之舉亦義也予
即訪于其家則其子多以借人留者不欲傳錄
而後出、之始自南寄來大抵非完本矣因而
為之序次詩文詩總若干篇雜著若干卷君以布
衣起遐陬挾策入京師首為平章趙公所知游
中丞馬公學士虞公間而于虞公尤密其所稱
道見于文字若他人不可得也諸公相繼淪散
士大夫之望隱然屬之君不辭其任止此也予在
南方時嘗讀君之文而愛之來京始相識幸為
僚我朝夕接知君之于文用心甚苦功甚
深藻清組織不掩其工不止而予不能也嘗見
予所作曰吾視子之為人和順近意謂文亦當

然而行除委折合書思致何其与吾意合也予
是遂棄視所有予性耶表孫寧君之識不敢隱
也君之學得于外舅趙大遠若孔暉者為多孔
暉翁齋海鹽之孫有學行君早經指授故前輩
制度尤所習聞且言任事于文奪其志自今頗
以大者遠者共講焉予謝不敢當而二人之真
逆深矣宜令相近歸即相過或踰月輒談尽二
鼓乃去自始病予其得未嘗間數日不見、悲
談文義之外不及他也君之于予豈若眾人哉
纂次遺文固其責也況重以蘇公之命乎因念
諸公尚義之舉不可以死生異以予之与君相
得者採其使粟以識予悲若乃評其格制求其
精華序而表揚之使來、不泯非蘇公而誰敢
虞其右論以俟君之世系官位學業有石諸子
又畫像志情乎叙并以請君嘗名堂安雅今予
記之不果作令題曰安雅堂集庶成其志云年
月友生東陽吳某某序
張杜宗元纂錄序

詩不云乎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甚矣哉君子之
難見也古之人有詩風載而高聲名著一時之
士歎其御登其門以為至榮大幸是則詩人喜
見君子之義苟應氣求物之經者固以其類哉
風俗之司君子之所張也其抑揚進退之以輕
重榮辱天下之士與君子之所賴也為之梅史
者與有斯責矣徒治文書從雜語而已哉其有
出名家尚儒雅放暇沖澹夜、焉悔、焉日夜
以稽經術較文藝為務所至乃求賢士大夫與
之游得以深接其本而大孚于用所者可謂卑
爾不厚者矣夷、也道淵何淵焉而今于杜君
崇元之來見之崇元之來必東也所停之邦實
惟金華畸昔文獻之盛至不可復見而遺休餘
澤治被深長後來相望跡未嘗絕是以閱君之
風莫不投袂思奮延頸願交者元他焉亦欲自
附于君子之列耳此好之美也侵則紱之修已
也而宜不友相遇而相成哉某在江東時識君
于行部今相距不再今而兩年間使一見屬有
出真之蔭弟薛日陪冠佩之末趨拖簡冊之諸
論而君後時、深念樹循而尉藉之自惟僻陋
豨退方為係俗所甚惜君之何而不見弃于君
子也君方升陟御史府辟命之下咸以為慶而
與不能不惜賢者之去焉雖然吾黨之相與切
摩者亦曰古道耳苟識不高則所就不能以踰
今人問學不充則所立不足以追古人而與之
並崇元志于古道矣去是而羽儀臺府瘝声實
于
天朝方將為天下善類喜而奚私別之戚、也
哉

送吳學錄序

教官遷擢久矣未有錯君道者之尤甚也自唐
治負販以至賤韓雜色無不得畢假是名者可
為君道長久息盍數年前以司廩計者升邑諭
郡錄或議其非而罪之者矣今之為是者問其
名則曰德行文藝也將延立國也呼德行不可
諸也已遺逸之科胡廷所以待詩起之士安用

此蒐瑣筆果百百哉妄修風靡豪恥通表必有
任其咎者而莫之敢言也里人吴履德基由天
台直李為衢李録德基世儒家自少至長不廢
換卌若人而我欲執不謂宜是然以德基而異
于非儒若未足多也要當異于俗儒而後可非
惟異于俗儒也要古之號為儒而實則戾儒者
吾与之異而後為至尔德基頃甚良行甚淳居
林山之下先正陳文川書多見之甚于鄉先生
之学尤嚮服膺而異于薄吾常有不獲卒業之
嘆比年俯瀏猶如抽律聊徵窺閫深考回陡手
昔民酒國莽為之内熱源汙致治道自力則老
庶及之矣德基年富不離庠序今又兄出内会
計之煩而有優游暇豫之樂柯峰迭絶之嬉携
来書而陸績焉以求聖賢之心脱俗學之陋將
見充然而不告浩然而有得匯恭蒸業自致遠
大何施而不可美有子是區區者哉

送程知事序

三衢程國表調佐池陽幕過予而言曰予嘗仕
池習于池之故矣且有以語我事予告之曰子
臺綂蒞東南而江東視行臺為最近憲府之在
宣城又不過咫尺間臺府之言朝發而夕達于
下也江東教郡之政夕行而朝聞于上也是以
百司係然恐者惧以戒善者勉而修以諭之漸
楊観諸道尤速而先下曹未属猶有以自見者
其待之必有異也又况以儒而進者乎其才不
能以踰人政不能以異人而超之承嗣之節又
万不若人惟以拙誠代巧詐而已至于好豪之
謗証叔責之弱作謂必蹈禍乃有明争而類釋
之者嗟乎其何以得此哉池當要沖輕節之所
陸来户实尤易著聞今之仕者以逐臭司臨扎
道為憂内慊故爾君吾徒則何往而不宜哉國
表聞之喜甚凡有合者然于其行也予又有公
於之清焉池李院士田陂湖尊子孫有力者十
之六七推予承鄉史命按蒙本月閩遣侵七百
餘畝豪董莬殘式見中傷令以滿去則君子擯
勵于碑俾不没君起家諸生能克念及此予此

于者吾道請也予在建德時植縣門建寺崇化
堂館官舍隙地作梅公亭清白泉亭將山手植
花木頗爲登臨時處今去之七年其存不可知
居士歸已試陸訪焉甚揮溪山之精英一吐爲
句錦落千仞之崖異晴寄予以爲光寵尤幸之
幸者此予之所禱也而識之毋忘

吳禮部文集卷之十六

題跋

陳森詩後題

金華陳森茂卿善爲詩年三十以死其友黃君晉卿訪遺稾無得追次所聞凡十四首爲之序又屬致意且懼弗能使之傳余讀而悲之昔李賀早死李藩求集其詩訪賀親故或恨其負才取而棄之嗟夫有才不幸而又湮没于俗善人之志終不可以伸已森之詩清峭刻厲聞其人恂恂不出門庭甚矣若心思背世好不幸而止是也彼聞者將深思慘厲而皆棄稾其詩而其存者抑何限哉雖然文章之于世孰于彼者此哉茲焉固有卓然絕識之士遺之以不朽李賀之詩今之簡之伊誰之力也哉又謂詩人多窮才者多夭此又不然賢者貴而仁者壽理之常也而相值實難今夫世之老壽顯榮生無以喻人死無以垂後泯焉草木俱腐者爲不少矣以此方彼又何如哉詩以工而傳森詩誠工使得黃

君數十篇風聲意氣曠百里百世而相感矣况
借助于顯達者而後能傳耶君又何惧焉烏乎
斯言過矣聊以申吾黨之志云尔

登瀛圖後題

文皇延攬英才當其開天策府時得十八人以
為之用異時房杜為元臣餘皆忠清英亮宏碩
藻振蔚然臺閣事業補益計其相為討論非但文
藝之末而已遇嘗攻之史而切於許敬宗者亦
在選中敬宗諂事后附李義府殺長孫無忌
褚遂良韓瑗輩名污天壤間文皇固未料其晚
節使此十七人而与之同列豈直鳳麟之于獍
大哉千載而下者有考其罪而削去之者

洪範謝氏衍義後題

洪範一書有大禹之言有箕子之言自為經傳
其文甚明而傳注者昧焉孔氏以初一曰五行
止威用六極為禹所第敘而不及其餘中又有
頗錯簡先儒或是正一二而未究故讀者不能
无疑謝氏章作衍義致圖數之錯綜而推校其
改革經統之精要而發明其道可謂用志于此
矣但其淵疇之說引禹謨九功即為九疇謂範
乃箕子所自陳因九功而演者其言曰六府惟
以三事五行從以五事九功繼以庶徵蓋威九
疇從以總用五福威用六極為列數于金木水
火土之次箕子則壽言五行而以稼穡為之土
之對三事衍為五事正德衍為三德五事八政
无非利用厚生之本五紀庶事无非五行之運
順至其次序或有差互則若易先後天之不同
其言均有明証若合符契夫以二篇相望于簡
冊之間數千百年習而不察謝氏獨能摩以為
說而異矣切有疑焉神龜負文禹則之而敘以
為疇若五行五事蓋已次第而定每疇之下又
條陳其目若一曰水二曰火之類時尚本文自
水曰潤下而降乃箕子釋經而為傳條疇皆然
惟八政一疇稍叙爾且禹謨曰功洪範曰疇二
字未嘗互見漢陳總政敘泰之事範若天錫人
禹之洪範之休段圍大于漢彼所云功者指其

威儀而言可言順而不可言逆可言吉而不可
言凶若六極者亦可以言功乎戒休董威義主
功賛九功之事曰休曰威臣与作福作威者類
此特指君之所得為而福極盡有君所不得為
而多係于天者矣使謝氏而曰禹因九敘故功
亦以九名而事亦出于兩互相參則可直以為洪
範有數無間大經大法皆出于漢是則不深攷
為經其傳之過也昔南豐曾氏亦嘗謂漢言六
府則兼言五行六府次以三事則五行次以五
事九功言戒休董威則九疇言庶證福極帝王
治天下其道未嘗不同嗚呼是為説者其非謝
氏之比矣謝氏其勤以為己説而故異之者乎
故凡讀書者无先畫同段正文字講述作而後
義理可尋不然則雖善其説而攷證疎、、
則尋剌抵牾而不合、、則又何足以為之善
耶吾鄉仁山金先生嘗深究洪範之説而定著
經傳見于書表注今亦漸行于時獨不復述之
特講其大旨又使後學者知其表注之為有功
云

題樊紹述絳守居園池記後

樊紹述作絳守居園池記文体奇澀讀者不能
句讀前代為注解者數家趙仁本出近時宜益詳
且精余覩之尤疎陋因是為正十數條并補其
剩遺者著于左云按紹述文甚多鮮有傳是篇
獨為好事者嘗示澀異新僻以資笑甚矣人
情之好奇也昔有唐元和長慶間昌黎公以文
雄一世從之游者若李翱之純皇甫湜之瑰張
籍之麗郭良之秉若巨細无不有而戴孫樵
奇澀若詩則盧仝文則紹述惟韓子兼之故凡
銘詩刻盧銘樊墓用其体若將狎其横鶩屬其
殘斷而係其卒者夫韓公之奇、、之正若此二
子之奇、、之偏者也文章貴不用意溢于正而
奇出焉蓋非能奇之為奇而不能不奇之為奇
也是作也其出于自然耶其有意為之耶識者
其知之矣然呂恭誠推紹述謂其詞必己出至
不煩繩削而自合文從字順則其他文殆不盡

甚此矣或曰子謂皆人好奇得怪而謬釋之不
或同嫁而哭其裸裎乎曰非也周詩蹶盤有與
義缺文焉彼誠不可以意通也而此也佛美以
銀裝形以也蜀帝以異餘而黍之　可見矣彼
解者疲情畢力而挽戴焉則樊于空非過人者
哉

書韓幹馬圖後

明皇在御日久宇内承平畜馬蕃息内而帝閑
外而諸監池志諷詠可致也故其神駒駿骨注
、而有一時曹霸韓幹筆從以善畫馬著稱人
物之遠相畫非異事與呼開元之盛極矣凡天
善而地生者莫不豐衍浮溢況于馬乎馬之盛
而奇者出焉理固然也方姚宋柄國犀吴通外
名卿材臣不可勝數彼及于一藝者特其餘而
上皆精妙絶倫非後世之所可及也夫人事氣
化感應相尋而至治休明之效居工藝首之澤
著驗昭灼盡如此況夫神龍之孫鳳儀麟出而
比屋可封被堅執鋭左右服御者莫非聖人之
徒詎不信歟廣平王氏家藏幹畫流傳甚遠其
爲真贋无疑余独尚論當世之故而重有感也
豈徒實好云乎哉

跋李息齋墨竹

文與可蘇子瞻以來二百年墨竹一派今薊丘
李公得之其用意命筆天趣直令等而置之未
易優劣也或謂二公在當時英貴重而用惇流
落亦不少所拒能救之哉李公今方以此工當
天意寵命赫奕柳葉矣愚謂士之用世以本術
改業而爲事乃其降三君子之道一藝也然而
遇與不遇有命也此君何與焉因覽此卷并識
其語

四皓圖後題

子房招四皓定太子司馬公疑其黨子拒父於
通鑑不書朱子綱目著之而嘉其有合于納約
自牖之旨至其厚鴻鵠之歌則以爲子房特叔
其正且重者存之而爲是舉不獲已之謀二説
交致其意而呂成公謂其有合于首止之義所

以論子房者僅矣過何敢復讀嘗以四人出處
論之羸秦漲毒天下人孰不欲甘之桃源之居
後來始聞計其投兼避穢深家惟恐不与世隔
示商山聯轡間路在近秦楚兵爭之場隱子則
非其地也負之隱矣人且棄之知而謂帝不可
屢致者則在當時躬此之事其接于人也蓋四
人者負高世之才當搶攘之秋皆以大有為時
武之不當而老之至也此有文王則若伯夷太
公起而歸之而又義不辱于慢罵之主一時詞
孔勤厚而其事則將以定天下之本而非區區
者是以畢子一未事成計安既從而去不知其
終夫畫尋常之為武此之前者是僅得一二至
論其務節則直以為辟世深藏之倫殆未知其
心也近時保郎劉因名士也其須有言聽馳恨
陸先遯世畫務心与遇之形言罪此而有合惜
不及見其人而与之工下其論也

玟璿野竟句圖

野以暑祿秉肥者鄙之特于詩人且出張東華
白遊華陰島沖尹師浩然鄭蘇徽元風雪中皆
画圖物色也杜甫然詩註忠不忘君不可而已
李素而孟賓賈寒而鄙陋不但其詩人而似之
于嘗評其優劣如此第不知此卷所寫何人識
者自能辨之

徐忠莊公事實後跋

始余幼時聞里中徐君者姓曰忠壯公微言之
後少長閱宋史見其以建炎初死晉寧之難論
者謂其攻禦備盡力屈不得与王稟死太原同
科又知公生与予鄉与吾里境地風氣相接忠
勇挺然使讀者不敢以曉弱樂示偉矣欲從其
家求觀遺文舊事以究其平生則皆死以應者
然其他族在西安龍游者猶盛一日其裔孫某
攜公事實來告予君銘狀傳誄及當時序命之
典甚具既讀而知其詳某謂是編嘗一再刊
今不存將復刻以傳并以鄭秉野史凡士大夫
所稱與夫公之先世一門行業可考者衷為一
編又以尊余附焉謂余蓋有當余惟忠臣義士

蹈白刃死城郭封疆豈特以要名計耶孰使一時不見死迹埋藏无聞其氣落軒天地若固自若剡能言好義之士何世而蔑有耶忠壯以邪立以此國史載之天下後世誦之伊誰之力也吾聞孝子慈孫所以論著其先祖者其心无它子孫記之而後他人誦之宜也他人記之而子孫忘焉吾不知其何心也忠壯公之為忠也其子孫能是孝也見其忠與孝兩無虧之孫道者秉彝好德之心也是編之成又豈一家之私榮而已

趙氏壽詩跋

人子富貴利達皆可以力致其不可以力致者有二焉曰壽曰賢子孫是也壽而有賢子孫若辭相繼而壽又相繼而有賢子孫若尤難矣人之生美惡厚薄稟乎天惟善可以自致然善而獲報則亦天也兼其美且厚者而食其善之報固造物之所靳哉量乎趙慶甫帶為運司幕官退而老于高沙之上今年八十高沙之人士相與為歌詩以頌之先是慶甫之尊翁八十時其鄉之貴公名士亦有頌美之作至是而再見其盛事也慶甫之孫仲敬為南臺掾以今所得詩索章序是先生敍之繼而作者未已傳以命予、知趙氏之再世之壽賢諸公之孫述觀其家之蕃芬又知其累世而賢貽所謂壽之厚美而積善之獲報者與是然金固是而有於盛焉予家先大父壽九十今予之親余且八十矣比常遊以來兩喜輒不樂日夜念鄉井故舊竟念而歸隱、憐宦不能使其親老娛而心安尚何以為子予祖父之壽者與趙氏同而視仲敬之所以榮其親而耀于時者百不逮一得叙此卷豈不愧甚矣哉

金蘭庭詩後題

蘭庭先生金君名似孫字浒肖先世在宋為富家其父之教字仲華由太學舍選登淳祐七年進士第官至工部架閣掌政試吉州文山出其選文山領兵赴撫州通蘭溪以里第故戒軍士

無一人敢登岸者其尊揩可知也君少任敏涯記王萊子文科既廢遂一困于詩情執擊振有思致甚深切人世攸事豚衣冠表氣里中畏者狭威悲離惜君甚君性抗不爲屈又傲侈寡交好使酒多与人忤盖所負素高故也既狩不施家事藩落感激情思益放于賦咏間殁絫五十有一子先祖父自築開口時維作其門君實嘗受業得畢後遂爲姻家吾祖既年含君死与言者不數日亦相过、輒命觴俟談唱酬推歌或數步鄧郭間竟日留連小子未嘗不操几杖從後少長學爲文辭每見輒勗之今枕離追憶其言也君殁時子尚幼故書遺藁皆散軼于家所有唱酬者死或独知于介翁集爲全貼依韵盡知非倚自然今選君千首而以此篇附焉焉乎士之傳也以文章而已以文章固不待文章而傳特穷微在下文章甚不章而殁後者多矣君今居之自負其才不屑于俗踏古也所爲猜士其詩獨事感時董不足以自附于風人之列而今鄉人道之已少更數十年將并其姓名蕪之識者不甚可惜乎余非能張而大之念累世事分之深其僅存而可傳者不容棄捨于卒是之義之所當爲也吴時來氏風芷邵秉禹論吾鄉人物者康有取于斯焉

桃源圖後頌

昌黎韓公有桃源圖詩卽是圖以著其虛其詩首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末復云世俗寧知僞与真蓋本以陶翁之言爲然且古今所傳避秦者蓋之云從採藥之女入海之童往、不少桃源事未見死特所記漁父迷不復得路者有似乎異境幻界神仙家之云代韓公之所以不能无疑亦還現陶翁氣韵淳古寄意羲皇遠避炸季微然暴華之際可感者何限異時所賦綺君商山爲戎少疇諸多謝詩与自精真今何如象向且如此計其于桃源圖所樂閑頗言高舉于此可以知其心而事之有无真足論我评是圖者試以蜀言求之

邵氏今是堂藁跋

吾鄉先輩宋南渡後如邵子囦應公鏞特深究經學邵子易禮記應子易書禮皆有論著或書邵耶朱子集中所稱長沙博士以張宣公三家禮疏及上釋奠儀或列今學官者也余嘗見應氏書為藁及子備經禮記集說間得所引一二也則未之識陋陋竊自愧二家子孫或謂先傳者意其閟之尔不然豈不甚可惜哉今是堂藁為邵公所著也其曾孫均出予從、載求識記之作詩治略藁皆可傳誦因跋藁以略其根柢則公之學之蘊亦可得亡于此矣又如朱子在湖南學者之有言文學自將海詩不倦若夫其親灸已知如此尚何假于仕之不大顯學之不厄用耶邵氏由今是而盡盛世孫事改流風就俛量偏均所詔求言得之羌堅之手著方因惜中衰善世勤惧貽後之弗繼篤然孝子慈孫之心可若薄俗倘易禮二書存盡并廣其傳今是之不朽未在茲乎

跋東萊手書張孟遠序

朱子黃呂成公云一身備四氣之和狀公之德最盡百世下究然如親見焉嘗聞公少年頗麤急因讀論語躬自厚薄責于人章氣質變化德量寬弘其自治勇而所養純可知今觀送張孟遠序盛稱其德居趣執明博閎達道古今簡詞章頗以為并如而其所以自況甚深甚為著若不滿于張者豈其恃才負氣而不適于中和抉說論文詞之習而未能進于道與得公之言以以藥其病其受賜也厚矣夫世之病是者多倫雖見是篇而免公之賜亦孟遠有以發之并受孟遠之賜也曷香公里人沐麗澤遺教鄉以所見附于後不自知其當否也孟遠名建衛人張溪伯陸之孫溪從韓世忠討伐勇戰死若孟遠師任玉山嘗見張魏公公奇之援從朱張呂三公遊後上書竹趙雄筆安吉大水竭民組穎守起上章求避孟遠亦請詞遂不出其人亦可尚也

跋李安忠畫鼠盗果

徐熙嗣崇画茄鼠圖今李安忠画鼠喫茄支蓋
同一机軸世之可画於甚多而彼乃用意于鼠
与果矣使观之者爱慴而玩画中事要之妙至
以移人也哉

东坡赠巢谷诗墨蹟

春雨如膏晴

蘇文忠公贈巢谷凡二詩此篇与元脩集是也
皆元豐六年在黃州時作吳興施元之及其子
宿吴郡顾景蕃同注公詩後出頗精篇中第十
六句作寒燈明 此作寒夜
又云今成都府治石刻一鄭字作一尊乃元祐
間所書者如此則公手書是詩非一本其不忘
相從夢寐中故形諸篇使人想其風槩

題謝君植吴王夫詩词後

延祐庚申冬余北上过彭城黄鹤故基倚作洄
受康四望青山逶迤殘冬參差孤城但黯淵戲
馬臺何處同行吴王夫喜為詩予古相与誦蘇
子由黄樓賦文、山彭城行爲東坡而最後三
年之淮東泊舟宮口遇故人謝君植飲酣同上
北固多景樓時雪初霽風起浪作江中來去
舟千百遠若疑立不動者望維揚隱、寥落
目君植善樂府因舉李稼軒姜白石旧賦一
二闋悲壯頓挫使人涕下不自禁俟忽十年思
二友未即见一日閲故篋得所寄此诗同联掇
成卷念昔游所欲赋援笔记此俯有二友作不
辞道余所不能言感慨激烈与古人争雄異時
庶或见之

劉漫塘語錄後題

漫塘劉先生德行文章師表當世小試令長颇
時事方異即遠引高蹈其後垂諸老相刃招致
与之反其志抑偉矣其子宣城獲現李宣所刊
語錄而先生之曾孫善儒亦儒寫是邦出所藏
除籍田令直秘閣頌词官特授将作少監诸告
身乃表之甫撰墓铭太常考功谥議讀之深歎
起敬独恨全集未见尔語錄者王使君遂得之

子先生之子汝選泉集家庭親友所記季孫中
一卷今十二卷第三條論作時文〻 〻注已下
疑可削字此條詞旨鄙淺無乃增益者耶欲出
第四卷二十八條所云亦此類皆當在所去也
其論欲学孟子是且学孟子則与先儒孟子才高
難学之旨異而謂程子氣質之性氣对義理字
質对性字之性字贅若謂程子以天地之性与
氣質之性对言正大有功于論性者不知何故
為此説也生晩豈從質正姑闕所疑
上二卷第三條作時文〻 〻如街市旋立勢
賣
第四卷二十八條作文字須是要有新意如
作雜班末後令人攻羨

古三墳書後識

古三墳書一卷宋元豊中毛漸得之唐州比陽
民家紹興中沈斐刻于婺李迂叟火炫不存矣
從張子長假其書讀之所謂三墳以山氣形為
別以伏羲連山神農歸藏軒轅乾坤為今其目
放答有傳又有姓紀皇策政典之篇後李揚天
鑁中青城山羽石中所得不云何人亦可疑矣
仁山金先生謂周官外史是有三皇五帝之書
未聞放典之名倚相所讀或別有異書不可以
充厥者三典還引三墳五典配三皇五帝反滋
紛紛伏羲之書要大于卦夫子從而翼之備矣
黄帝之書存安得而不錄後世異方技及老莊
書所載往往傳述失真近時三墳書大張商英
家且古易既有六十四卦安得又有三墳毛山
堂辨之以此理而推其偽者也三墳漢藝文志
已亡晋史載劉恕撰書百数卷謂日连山易
子長謂此書卷頂不同亦非恕所撰者天漢乃
唐末殊去之二千年一旦得出裂石所得尤偽
惟誕妄罷了武云張商英偽撰蓋得其実矣既
明其偽固不足深辨略舉一二以見撰者之謬
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〻〻生四象〻〻
生八卦先儒不知先天之義故多誤解今其書
曰混沌為太始其数一〻為太極天地之父母

一控易天高明而清地傳厚而濁謂之太易序天地之數大易之數二、爲兩儀陰陽之形謂之太初爲天地之交太初之數四、盈易四象交而成万物謂之大素爲三才之始太素之數三、盈易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者天地之備也其言顛倒錯戾漫无化統而自比于易可乎夏書政典云云先儒皆以爲指羲和林氏猶謂上文郓有常刑于先王之誅文意已之此乃戒吏士之辭故金先生表注用之其說正矣豈區、摹擬傳會者所能知哉且諸儒皆不信其書而毛晰沈翌時信之亦好奇之過爾翌二衢人字文伯嘗爲婺之校官所著春秋比事陳亮序以爲湖州人陳振孫謂明有沈文伯名長卿不名翌今因此書猶識知亮誤也因并記之

百丈山鍾氏田券跋

百丈山在洪都爲名刹有田若干畝鍾傳董地博超賊微遣時稱雄擁數州地區、土田毋丗已不能守句使散落民間誰傳有道其名氏者乃今得托名山以傳豈非幸耶東陽釋尊師潤視故券發此而表章之參政耿公文并序其事其考慮嘗一至西江識公其人覧身長者言尤可徵此軸又還序山中之寶物之傳其所托者如是亦可以有感矣夫

歐公書州名急就章跋

漢黃門令史游撰急就章多古語古字顏師古注之朱子嘗校其文而近時王應麟復補顏注其意歐公州名急就章一時以文爲戲而音韵協比別出新意亦奇作也公嘗修五代史著職方考列州名于上篇就之作其序諸子此乎其文第少而次括甚多使者爲之注釋若豈不勝于他地域等書類王華人今豈況之耶抑有之耶

潘硯成所作粟番言字辭跋

番言手簿持之官晉江過金蘭阜持其池時卿先生潘公所作字辭見示番言性不忌家庭之

訓与其執友之言樞机之發曰慎一日式克至
于今茲也摽雅宦臨民規惵万端約而攝之又
達出于謹審之外審言固將其益充其持守之
功而坐致夫敬信之效矣予家祖又雅交子蕭
蔭先生而審言与予辨今孫篤兄其家所藏前
輩片言隻字无不得覩而此帖特未之見耳
瀟乃自吉得假蔡忠惠公今觀其字与如之狡
之嘉佑問蔡公書授于旬正泉州安靜堂若書
江隸泉城蕃言博高以挹其高風祝頌珎碩之
繹緒者先民所偶然者因喜而書之以識別云
爾

趙子昂書東坡詩

東坡先生月夜飲酒杏花下詩風致飄逸神情
灑落子昂每愛書之亦其平生有契焉耳予評
趙公之書當如蘇公之詩不知其覽者以為何
如

鮮于伯機書太白詩

大德丙午某侍先君存奉在仙居边尹世安出
所得詩一軸示予中有此帖蓋亡固求以歸太
白詩不傳黃美伯机所書道勁奇逸尤其詩意
若時、把玩諷詠喜忘亡句知為宣城而前漫
不之省也後二十年當泰定丙寅予為宣歸事
歷五年而去山有宋公寺祥華神祠蓋詩所
敘至因得窮极幽邃道尤書堂寺黃葉泉在焉
林壑谷間每同逕迴繇獲其意竟日而返居城
中出門即与山直相夕在目中所謂相看不厭
者真感先識人生行止豈不有定數耶予嘗現
覽圖史知天下名山川處比南北數千里行所
歷凡或異特天啟其遭界我寄現豈直啟身而
已哉

東坡二帖

右大蘇公手筆前一帖為陳捕、之書也後一
帖題黃道師是狀也補之丹陽人每為上宗金
陵兆至蔣山訪楊德逢所謂湖陰先生者嘗不
值題詩于壁云我山扶杖來飄花白下風輕來
腳斜身似旧年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德逢

絲于荆公、有爭帶百姓之戲亦有詩贈補云
南郭先生比鵝鴨羊、过我未燃鬥休論王謝
當時事大招鳥衣州旧時正指此也當日用事
時閣与不通及退歸後泛之溪因該公絲此益
知其為人又腹与之怡云万里海表不死歸宿
田里有不起之憂若得少駐緩與故人一笑又
出理外此在毗陵屬疾時時補末詩其子蕃以
上甚嬌、矣師是本末集質者公為閩之奉化
黃氏者改已悉接師是毋章碩人懽其甥也子
由宦陵州由是師是二女皆為其子婦遂遊所
娶是也指宗帶較名用林布以是泪之後宝文
閣待制如定州而年補之甚遊荆公而尤厚于
蘇師是是傳錫而与蕃相王是作于其董二人
出處不同而尚德守義不為勢利回邪变易其
騎則一而已敬仰高風因識其後

跋趙子昂帖

子昂李士自其尊公來吾里久阮自着其甲為
吳興吳現其蓄陶士元書既以浮叙親情語為
懸又以見相憐鄉物喜不已蔣起然棄捐之情
犹呈以后薄俗猶恨其晚生小子不及一識之
面耳

吳存吾書

存吾先生墨蹟手在宣城閱視既多嘗評其秀
勁似顏魯公踈思悉奇逸似米南宮而其高處
時出入章草二王亦近代之絕此幅醉墨怪豪
神氣飛動超乎畦徑之外可喜可愕尤与常所
見者不同也所書詞乃康伯可雪夜從蕃泰直
赴溪安酌者一本謁花似梅花月破黃昏似月
滿前村況着謂楊柳一物黃色與夜意重複遂
謂前說是矣黃昏字用林和靖詩語意非指夜
也改句不逮遠意甚又有改江路溪吹下猶。
為乘下同雪皆陋語耳

杜瑞文墨迹

杜公世居吾鄉之常者諱汝霖者字仁翁李子
安定胡公學為李公援所稱其孫後　五子瑞
伯高蔣仲高許升高趙季高瑞叔高伯高登名

成公門同時陸務觀陳君舉葉正則陳同父咸稱其文漢魏閒禕中兩以制科薦有橋喬橋仲高占湖漕常贊吳儀楊長孺與之善著杜詩叢微辭喬椽孫總之爲序幷高豈同道朱子與季幼少諸人遊諸手以布衣召入秘閣校低季幼文皆相工下幼有拙表集葉正則序人稱金華五高而伯高爲最許子去偽許子去輕許子去非詮子友華亦皆有名守臣趙汝騰薦去偽請官之其子濤之若以附春秋領鄉貢易世後感激自悼矯行晦迹寄食西峰僧寺而終自汝霖至濤之六世仕者不顯而文采聲華聯袠不墜亦吾鄉罕有也此帖乃去輕手筆蓋先大父提舉前之友還幼又見詩帖尚多今存者止此當宋季士競舉子習而杜氏一門子孫咸尚古文尊今罕中碑碣可見者老有家法下至字畫亦異此帖尚得山谷老人筆意要非不習而能也還嘗覽胡野雜記杜詩漢爲杜衡續郎老者又識其名今遭滄浪新傳翁於此矣每惜其片言隻字無所不錄之于此又因詳著其世及所見聞庶來者尚有攷焉厚齋者季鏞伯韶括蒼人僑居金華甲下字號考其詩當是甲子云

題子華子後

予幼時見鄉校壁間石刻朱子與杜幷高書稱子華子非常可笑者深之而未見其書後得而讀之又考朱子號辨其可笑之實竊得天爲是者之狂猾其心止朱子以書出越中恐王銍姚寬所爲是公武以爲元豐後學子所作蓋因其中多字說改謬也還謂其僞之顯然易辨者孔子遇程子傾蓋見家語子華子說韓昭僖侯見莊子戰國去孔子世遠二人而合爲一篇以莊子爲寓言則陸德明云觀人者必非妄也承嘉葉建康尊信之重惟孔門弟子元記有孟荀漢唐之士皆以爲異說理而棄之遺于古人可信者惟攄扶識詞而予所不可信者獨經竟而深取之不識其何說也二條序

一稱悉希子並希者唐南岳道士緒靈符號夢
臣文子即其諱所謂訓解玄通經者蓋其人以
是書至唐始出故依托為之
又云讀呂氏春秋見子華子云云今第二章了
氏穿井得一人之說即呂覽所載對擇可以驗
也
一稱朔畿叟若釋今書涉昭傳矣一則其意又
使人疑於莊而證其為偽又以實其倫離簡
斷非全書之語先為探繪畫眩而孰知夫人之
終不可誣哉。輒因朱子之言而接其遺

道冲師書山谷煎茶賦

為絶禪師道冲蜀人也書山谷道人煎茶當宋
渡江中偽蜀殘破垂于泛下夫其置身方外恍
不忘國家之戚非直鄉土之思而已使當時士
大夫見之能無感于心乎

范元卿詩帖

此吾鄉范瑞臣元卿舍人書也元卿同吾鈔洽
問翰奇覽壹惟爾才過人蓋内而又兄之斷摩
出予與紹興亂得諸留滯之一時之盛也知詩
稱三一什若居律字茂通香溪先生後字茂明
之從弟而元卿父謂載茂明香溪之兄也詩有
吾兩庠姻人婦姪此之句蓋元卿以亂道寓守
晉康是已出稍此當在其後也與德章劬接皆
乃里中陳氏元卿庠和其詩以見于器齋集中
也

北山遊卷跋

右北山紀遊詩文一卷金華葉謹翁嵩言為傷
黄溍晉卿蘭溪吴師道正傳東陽張樞子長釋
元一之所作也自至大庚戌距至順癸酉二十
有四年間凡屢遊五人者若不必俱而遊必有
作研唱遺前清知繼後或覽時感奇或因事紀
實凡登臨之美賦從之樂懷賢弔古之感所以
攄一時之興而不限乎異日者悉于此乎在吳
吳溥卓安輝師及其弟琳公博雅好文乃吾徒
之作前後所輯元道者出以示予遂繕寫成卷
而總歸之草堂因念始遊時嵩言年未四十為

最長晉卿次之師道與一公來三十子長來二十也今壯者老而步之齒已過于昔之長者矣其間儒墨之異歸出處之殊致佚勞欣戚之不齊可感者何限聿而相視死悲履屐之力尚深夙好不渝泉石之盟如故豈偶然哉更二十餘年不知當復幾游而所得復幾篇僅如能集書不一書而已也

題儒默成贈方仁聲詩後

學道慇慇未見功敢言凡質下仙風他年一鉢江湖去先向苕溪訪舊游默成儒士送方仁聲詩也前有序云方吾里人客寓吳興神情散朗如晉宋間高士晚得官無仕進意築廬西溪名白雲菴以儒生養性為事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者凡二百餘言稱重甚至真蹟藏柳道傳博士家按方一名勺當政和乙未年已五十是時士之能以才藝名者有岐路可競進而超然高舉如此豈非賢乎所著泊宅編十卷行世泊宅在烏程相傳張志和浮家泛宅之所因號泊宅翁蓋志和亦金華人而寓吳興者二人志操出處略同真足以相配而無愧稱也罕知之或以為栗湖人者未之考也

十六卷終

吳禮部文集卷之十七

題跋

羅隱甲乙集讒書後題

右羅隱昭諫甲乙集上中下三卷讒書五卷傳世中知新城縣楊思濟所刊者予嘗讀唐摭言載隱開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袞倖姚公使兩浙贈以詩有向夕便思青瑣拜近年尋伴赤松遊隱答云云今集中無之按陳氏書錄稱甲乙集十卷與此不同疑此非詳本又有集五卷湘南集三卷及淮海寓言今皆未見無所考也虛谷方公引方輿勝覽取杭州圖志謂隱先啟忠為錢塘令辟掌書記為給事中遷發運使皆錢氏除擢而歐陽公吳越世家乃稱為鏐賓客以為疑愚考晁子止云隱舉進不第從事諸鎮皆無合而歸錢鏐辟掌書記歷節度判官副使奏授司勳郎中累補以諫議大夫召不行魏博羅紹威推為叔父表薦給事中奉據此則表薦為給事中乃紹威非錢鏐也而隱說鏐舉兵討梁正為鎮節度使判官時事方亡皆不之考況世家書隱為鏐賓客乃鏐未為節度使景福二年以前其辟掌書記亦在後地志所傳豈足據以為信耶吁世之稱隱者類以為詩人見其所著二不通以為不遇而憤世者耳而孰知其義不臣賊之意凜乎古烈士之風偉矣哉自羅紹信厚事全忠紹威既臣屬之全忠至以女妻其子紹威卒于開平四年給事中亦梁命也與諫議大夫之名何異而謂隱從之乎摭言所謂不起者者得其實考其年歲不合可徵無疑愚故備書二詩以附今甲乙集之後而著其說如此庶或隱之志益以明而世俗傳聞之謬識者尤有所折衷矣

東峰亭記後題

馮宿撰之東峰亭在唐有顯名韓公嘗與之論文則其文亦槩可知所作蘭溪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修辭清麗敘述有法釋乾覺亦佳靈隱今為雅壽寺亭在其東偏舊置碑季宮背刻嘉定

中朱呂二先生祠記蓋亭歷久矣石斷為二相傳趙氏子自負博聞或以問之不能對怒撞之中殘缺凡五字今文粹本多異而義蚌參校以補其四他君從碑定錯爲他邑等洪君名士達嘗碑首行錄下處字識非斷裂致然俗異時洪遵修東陽志已云元所考矣按蘭谿自唐咸亨置縣歷五季兩宋元數百年其間宰元牘今君推之、孫洪君在當時為會武王暴虐所知則其才其政信有過人者又托顯人之文以傳而竟無傳惜哉然洪君之名書亡而實不滅則固偽文而著跡不亡也李邦耗德頌政之碑非無大書深刻顯列姓名者而傾元一人道之則其幸而存曾不若不幸而亡者也厚美世之是非未嘗不可也而又豈係其文哉使凡爲吏者修其實而不務乎其名則碑之有無皆在所不論矣何異爲之者之不已也吁盡亡因是而知所繳乎子又考致郡志今洪君以下有張伺同顯德中有陸元儀皆元紀近世舊記未亡時間長老談其談者遠則舒邦衡汪文淵近則孫虞高參不過數人是數百年間所稱道者僅止此可勝嘆哉因并記之以示來者

趙彥衛補定安公紀後題

江陰趙彥衛作西漢定安公紀補首書元年四年書束命孺子為定安公五年正十八年每歲首書公在定安其說以為孺子無幼實係大統公在則侯圣統可法意亦美矣溫公通鑑綱目于莽篡之年注新莽始建國元年蓋從纂賊于統止統已絕之例意以孺子未立而嬴不得以係統也按孺子嬰宣帝玄孫楚孝王孫廣戚侯顯子同漢之近親非若呂后取他姓子比矣大后臨朝稱制莽居攝踐祚改元居攝又改初始則孺子是未正帝位固以為天下之君矣莽篡之而猶存莽竊而後為漢君之何絕之哉又考存例亦正統雖絕而故君尚存則進係正統之年而注其下唐武氏例是趙氏補紀殆類此但其書法則有可議者不稱居攝初始直云元年

三年則失其實矣莽以年居安德陽漢高世立民戶方為定安國而以大鴻臚府為公第居之則書公在定安亦為失實矣定安公乃莽所加號今既正莽之罪豈得仍其號乎蓋因是而思以為綱目所書宜自初始二年下注新莽始建國元年初始三年以後下注莽年如前連數之書孺子在京師仍其故稱迨廢弑得之哉謂孺子乎立時二歲至莽敗前一年已二十歲尚得稱孺子乎且更始既立書仍稱孺子之年乎抑擬更始之年而注孺子之所在乎其後方望立立嬰為帝而方成之則書此又當若何曰孺子者幼稚之通稱周成王一十三歲嗣位二十而周公還政稱孺子王于此不足為比孺子傳統蓋欲止新莽篡竊之偽明劉氏之未嘗絕耳諸將共帝之而立遣兵誅莽其事自當係之綱目以之不成君注漢帝之更始元年處之當矣方望事在光武建元、年其書今當云方望以前孺子嬰稱帝于臨涇云遣兵擊斬望嬰等遇害云

姚氏校注戰國策後題

揚厲予辨正鮑彪戰國策注讀呂子大事記引剡川姚宏云其此亦注是書致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則世罕有書者近得于一旧士人家卷末載孫文坤王覺孫朴劉敞語其自序云嘗得本于孫朴之子慤元祐初在館中取南豐曾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集賢院新本上標剡校字而姚又會粹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悉注于下因高誘注間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春秋後語不為無補蓋晉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尚賴此而見其一二証可愛耶考其書成當紹興丙寅而鮑注出丁卯實同時鮑能分次章條詳述注說讀者晦于學文法、喜稱道之而姚氏殆絕无足怪也宏字令聲令須伯聲甫侍制舜明廷輝之子為刪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寬令威憲令則皆顯于

手特其人尤當傳也余所得本背帋有宣慶字迄百餘年物特有碎爛處既攝以校覺謀因序其說于此異時當属博雅使斈者获及見前輩典則可仰可慕云

宋高宗書東坡遊徑山詩羅字韻

宋宗亭宣和特藝李有其全德壽皇帝乃取其詩親書之一時好尚如此而康與大故尤有足慨者矣

山谷老人帖

山谷老人韜筆工嚴永帖盖在戎州時公嘗手書黄蓍賦云試嚴永筆卽其人也此帋乃斈本後有杜氏縉卯書稿字斈陽仕至知夾州其祖父与正獻公為兄弟綜好法書名画見王厚字渤所為墨誌此其所摹者也黄公好書故筆工姓名注、見詩帖如允通寧吳希照林為之浪通筆可攷也夫善書之得佳筆猶良工之用利器應心順手是亦一快彼謂不擇筆而妍捷者豈通論哉他如蔡忠惠之任諸葛常蘇文忠之取吳政父子朱文公之帋蔡蘭三公皆深于書故不可一技之精猶獲附驥若以不朽況其大者乎

楊補之画梅後有一帋書東坡詞贈彭鈞青老

清夷長者子書字李歐陽率更如瞎壁蚌記之類尚可見此幅大字氣韻淳古而蕭散異之狀突過唐人以上尤可貴也彭青老亦安成名士与王盧溪民瞻筆逍遙梅書詞作一時盖後人所夥今梅之妙不待賛矣

潛虛旧本後題

其少好古至時書嘗購得司马公潛虛附以張敦實莪微諸論者不知何人所刻其書完且无缺意為善本也又得里中孫氏写本盖据刑公写文故物帋皆有梁克家居福建安撫使稱君直知泉州時手書名當時往来書札也于是百五六十年矣特愛之甚見其文闕因以前本令李子補書之後数年讀朱子跋張氏潛虛圖記

所得范梈文刻本首末乃知先本為贋書據此
諸本愧前日之輕率而增加糅雜不可剖除以
為大恨因与許君益之言之君遂出藏本与潮
文者歸以参校用朱子治帖其旧者悉以朱圈
別之仍前録跋語于巻後以識愚之愧恨又以
示兒輩俾知廣見聞慎所守而毋踰予之失也
按朱子所記符受辭之數此本与不合未有所
考特命図之後跋語之前一條凡例二十六字
注六字所謂命図之潮紐占法之要者此独有
之而許君本与潮則此本實范公所傳之旧欤
因移其二條以示許君而并記其説于此云、

張敦実徽婺源人其郷有刊本先書又聞昭
武有良斎謝氏所注釋未見

家則堂詩巻後題

士大夫當義與存亡之際而能秉節守義歸潔
其身為清議所予其言論風旨之存者人固望
而宝之在宋之季則文天祥謝枋得之詩章与
家公之春秋義説是也唐君張先生在宋師時
淳公所遇猶書若干篇藏家其子握泉以為巻
耳推明古昔行人之義以貴我
朝待公之有礼而成其志是皆民彜世教以所
関若于観家公故宋大臣遭罹艱険而制行卓
然固不可及、張先生以大学諸生從王比迁
例得拜官就因以致通顕先生顧以毋老受郷
郡教授歸年四十既辞徐謝事從容去就亦无
愧焉君子之所予以其類則家公之儔、于先
生也宜我讀其詩想其時風氣而泄欲淫相溺
麦秀之歌其声慷然使人悲而不禁也鍾儀之
操越石之吟其志皎然使人悚而起立也呼其
可以有所感也夫

鮮于伯式書稽首桂手帖

中原大儒遺山先生嘗云有神降一士人
家降筆書云欲求聰明先須積善欲求子
孫先須積善桂積寿矣掌未致力也兄樞
書
欲求聡明先須積善斯言是矣欲求子孫先須

積善是有為而為神言吾不承也夫知孝者乃知孝、、而不知孝先儒所謂无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欲虐是亦鮮乎可勉其弟以孝、其可少哉

馬氏家譜後跋

汴宋自建炎渡江中原士大夫多從而南今世易運殊且二百年子孫有存而能追紀其先世者或何人哉徽婺俱有馬氏叔氏章氏焦氏之族或存或微馬氏有名臨翁者見乎出其譔知為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通之裔通子成、子修已、、子偲皆明性法偲始南徙者也偲而下六世至臨翁皆以医称于鄉臨翁與予言能居、通其所治療及故家遺俗事使人慨然太息人之称世家者以官以孝以義尔三者之中世孝者最鮮世官者或一再傳稱者再三傳則人以為难而馬氏之傳且八世矣孔不云乎医不三世不服其藥况于八世者乎非其隂德之積厚不至是也由臨翁而益培之繼者又未艾

鮮于伯式自書樂府遺墨

鮮于伯式父遺墨世方貴重此卷首不著款識望而知其為真也樂府詞亦其所自作前二首道退居之趣恬淡閑雅有稼軒遺山風致元頹一首規模香奩花間艷麗而淫非莊士所欲聞然古今詞人極意以為工者比、若是豈非伯式父哉

跋輞川圖臨本後

王右丞維輞川圖現居之李趙分後傳南唐建業文房宣和譜已不復有世所見者往、臨本也今現領單趙侯孟威所藏亦甚精絕可玩彼真蹟當何如耶予嘗論維文詞清雅風度高勝超然山水間疑非世之人矣而居位猶黜汚賊不能死還栗是固惜哉昔劉晝見言嘗以麗紙寫維詩并裝之所賦謂裝在屏无聞而詩與維抗衡其人亦可以想見予謂迹之不嬰世故者猶自全賢于維矣因覽是圖而倣劉意寫附其後而評之如此若其筆札之拙陋固不逮則非

所計也

定武蘭亭跋

友人云余禊帖云得之天台故家紙墨甚古未
多宋賢題識鑒者謂定武本先疑予嘗記昔人
言定武本所始或以為宋景文得諸伶人亟求
請或以為韓忠獻求于李學究李別刻本獻後
宋公始購得之其說不同而咸謂出慶曆以來
今此卷題天聖丙寅重裝則尤出其前以為值
民間時所傳副諸右字是疑翻而帯流天字殘
缺乃薛紹彭所鑿者不應在前也晁范文正公
題云才翁東齋圖書曾爲驚焉 才翁書是蘇舜元
不明指禊帖後諸公皆然之語意此元也有
所指而洪公量書跋語乃明為是帖發耳歲久
散逸殘缺不可稽考讀者或因是致疑于善本
故表而著之

王魯齋先生父仙都公瀚所書碩通後
題

古人之用天下其考規成敗得失毫髮不差而
圖回之方設施之序未嘗不豫定于胸中不然
則不能以有成矣魯齋先生之父仙都公嘗手
書武侯見先主下至冕景公出師遭溯入九條
名之曰碩畫皆南北分隔之時攻取制勝之策
公自有所見非後學所能識也嘗聞魯齋早慕
武侯臥龍天下之勢議因蜀取秦以俯拾中原
今此書首武侯是亦家庭講聞之一端惜乎其
說不得識也所謂考規而定素者徒見于此而
已揚雄諫止單于朝書有右晉字鄭康云右大
也則与碩通公書是形此

仙都公所与子書 魯齋時方七歲

魯齋先生之季世有自來矣先生大父嘗受講
書直學章潤甫仕諱師愈 季龜山楊公後又
從朱張呂三公游朱子諸墨猶其有本府文著
也父朝奉郎主管仙都觀諱瀚執經朱呂之門
克世其季此其所与子書莫非小學書少儀外
傳之旨也先生、慶元丁巳嘉定辛未甫及大
季之年而仙都公卒所謂未及聞詩禮之訓者

指此也先生負才偉少即欲以天下用其身年逾三十始知家學授受之原一日讀論語居處恭執事敬而有警悟抑考亭門弟子得北山為之師焉夫其養蒙于涵濡之素而就正于一定之程則賢父兄嚴師友之功豈可少哉抑因是帖妄論先生德業之所以成庶幾學者知所奉教云尔

書黙成醒醉帖

黙成先生乞酒真請戒酒文暨本粟居書言合為一卷題之曰醒醉帖予讀之其乞酒也以拙門養病然無所需惟醉鄉也為快其戒酒也以病渴由酒故悟千金方之言斷止于日夫酒能醫病亦能致病先生之或飲或止皆以病故蓋攝生之宜也若其惧定力之不固而矢詞于闌思太古則異乎吾儒矣若黄太史作發願文痛戒酒肉後復食飲如故二公此事正同大判欲而不累乎物與佛李無不与吾同彼其心所无任而襲至于自恣吾之心有所主而動必適宜飲而知節二公之不滯于一固儒者之常也吾觀于朱子之于黄公亞孫其為友之義而于公則以剛而懇若書之二公之師表百世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鄭北山墓誌銘跋

何耕道夫撰　秦尚天敢書　北山何基篆

甲戌乙亥間其杜門深居日元所為則叔家所藏鄉先生遺文遺事良集之名敬鄉錄第聞見单寡未敢為及間以詢之友朋而許居益之手錄北山鄭公行實以來尚恨未見全集及諸銘之屬時秦居審言寓迴溪實公裔孫家詢之得墓銘遺事重竹賦卷每拜伏讀盖知公之詳惟吾郡人物挺出建炎紹興間忠義咸略則忠簡宗公文章氣節則黙成潘公而公抒國勤勞志在恢復當時並稱宗和老虎之當北鄭如伏熊之臨西公平生与諸雅契主拘不主和議亦合于乎竹指揮寬作以死其受禍尤甚若公者參于二公之間不亦偉乎英風遺烈照映鄉井

後生小子仰之猶望以儕然者言也甚況取雪
竹賦諫和議救朋邪竊二書及他詩文人錄中
而又及讀此篇子其銘文之求墨題跋之奇古
楷法之精嚴見諸公之風誼又讀公之子良嗣
乞銘之書至情懇切亦文有裁焉豈非平生大
幸哉況以歸之担進陵姑識歲月于後

北山感雪竹賦後跋

士君子以平生言志發爲一時之言而一時之
言或爲終身之符若北山鄭公所作感雪竹賦
也而方甚比物要與引以自道異時奮拔于困
厄之餘不屈于摧折之際隱、如之夫修身踐
言之死弗変固有志者之事而舞氣威儀所以
定命者其理亦微矣昔王沂公賦雪梅曰中未
問和羹事先向百花頭上開果踐魁台棒魏公
賦雪先枝擊重擎荷大任今鄭公雪竹前後輝
映三公者皆宋之偉人也吁亦異哉

韓文忠公雜書小冊

右韓文忠公雜書一小冊文定公題識二十八
字冊本抄黃石公書書及與相等詩題乙卯歲
寅元、年文忠涵二歲文定始生乙當作亡字
誤也此公早年所嘗隨閱隨、因餘紙信手肆
筆縱橫斜正間見錯出如道德經文杜韋韓公
詩章及雜事古語等元倫次而皆可諷誦又作
人物面目樓樹水波浮戲妍巧悉有思致後來
書畫之妙已見于此雖對判策稿論列時事十
數條接公嘉祐六年所對策首用此文而下移
一段以爲結語中間如勤說御臣制敵用人阜
財消変之方皆與此合蓋當時天下之事其要
有或惟明者所見略同而言必出此有以見公
之偉識非區、操摩套括者比也至若筆備其
兄而書之前兄懷其華而懷其後追計歲月感
嘆離合使人惆怛之心悠然而生豈徒好云乎
哉文定公裔子潛象少傳僑居婁其家寶藏此
冊爲孫其出以示余三百年物手澤如新風規
可仰況欲韋寫因因叙梗槩以識而歸之

丁介翁詩選後跋

于介翁先生名石因所居鄉曰漉嘗叢從城中獲西溪之勝觀古氣劉書陵詩早慕杜氏五言亡為人後師王之庵葉詞賦接聞諸先緒論故其李多所通解自負甚高世變後一意于詩出入諸家秦宋漱芳氣骨蒼勁望而知其為山林隱士一時吾鄉言詩者皆莫及也晝年十二三時從之游今以政令去後教歲易遷所作稱曰是子當不下人向之不能卒業役此文以為恨而稱道諸撥懷懷不忘批有古人之風焉未幾死矣平生刊稿七卷其子以抵借人為所匿除篇或贈以錢久將至為已作傳甚可嘆也予懷日因即其傳本及所藏續抄者摘選之為三卷負愧力之未能廣其傳庶或傳錄散布不逸泯沒俾揚美盜名者有所考九原有知亦足慰矣舊見金華山賦及樂府詩拾出師表等作先生自以為得意者今皆逸所考姑伺訪求又當得仁山金先生所為集序當時不列于編者所見有不同歟然其歷叙山川人物而歸重期待之意亦不為薄特溫雅之評信未切爾並附于後以示覽者云

題程敬叔讀書工程後

某頃年在宣城見人談四書集注批點本亟稱黃勉齋因語之曰此書出吾金華子知之乎其人咈然起而不復問此蓋自東萊呂成公因工諸書點止句讀加以標抹後儒因之北山何先生基子恭季齋王先生柏今之俱用其法北山師勉齋魯齋師北山其季則勉齋季也二公所標點不止于四書而四書為類魯齋自早歲迄晚年又不一今視北山光詳李者所傳多魯齋本也仁山金履祥吉父孟游何王之門尊江張類遵善則魯齋高弟其季約子北方故魯齋之名因導江而益著金張亦皆有所點書其淵源有自來矣四明程君敬叔著讀書工程以教學者舉批點四書例止魯齋所定引列于編首若而亦誤以為勉齋毋乃截于傳聞而未之審歟當觀程君叙所見書如何其四叢揮々不止

于四王氏正始書金氏尚書表注四書疏義考
証金正希大音琛義論孟考証末把雪齋以天
台陳茂卿夙興夜寐箴寄上蔡書堂諸生并其
手書則予昔鄉諸公之奉尊信深至凡其言論
風旨固既巢閣而措先以告之者某晚生如慕
鄉李瘉諸論之浸微措遺書之多表比年尋訪
考求間獲一二而恨未識程君何各出所有以
相參訂而求其用于心則注者有知亦忻于異
世之有同予我者矣故始須是編之後以致予
意云

學齋亦有類編朱子讀書法一路在上蓄浣
講義中

陳氏風雅集後頌

詩集句起近代陳、宋於諸家而間一爲之未
有專取一家之作而用之全編者也文、山在
羈因中始專集杜陵詩以發已意咸謂創見今
現九華陳氏風雅集則知前乎已有此矣夫杜
陵之詩浩博深宏渾含万象巨細無不有而子

古今之治乱得失人情之舒慘感忻而莫不欲
布華陳斯人乃能敲液胃萃排比聯合大篇短
章詞從句順宛然天成積至數下首之多既免
夫鴻鵠家雞之誚而自謂得風雅勝積之妙其
用心不既專且勤乎夫良工之机錦綾緯錯綜
順而成章若固難然可現若夫剪綴百衲橫斜
曲直紋緣相值不差毫分要非極天下之至巧
者不能也陳君君岩亭氏輯自序在宋淳祐中
今且百年而未傳于世景德工人宗介出以示
予俾頌其後故為論之如此嗚乎文章在天地
間其變无窮不可測知當杜陵有作時豈預為
後人設哉由今而後凡前世諸大家皆可做此
而為之推其譜原又自陳君、亦豈以為不朽
矣

因閱緒雲馮時舒集有跋揭序之少壺集句
知者人亦有為此者多不傳耳

讀易雜記後頌

李者類喜言易今世尤甚愚不知其何説也自

漢魏以來王輔嗣之說單行而未盡善而數百
年寥寥之至宋而邵子闡伏羲之祕程子從周
孔之文朱子又發明易專為卜筮作融會義理
象數之旨說者既以復加矣所直虛心潛玩以
求聖賢之心不當橫生己意喜新好奇穿鑿破
碎務以求多無如其有名為祖程朱而陰多轉
情援引群籍自相矛盾不亦頗又有掇前人之
所以言以為己出然屋下之屋不揣為嫌若是
者蓋不勝其紛紛焉果何益于易哉其讀是經
有年頗厭眾說乙巳丙午之歲來池建德陸老
道遠不能多負書獨取古易呂氏音訓程傳仁
山金氏撰要者宋本義北山何氏啟蒙大傳
二卷擇晉齋王氏諸圖論自隨與兒輩說讀俱
旧亂也既而番陽新安及人棄寄鶴山魏公集
義平庵項氏玩辭及近時纂集者數家集義自
周程諸門人下及朱呂湖陰所自可以參觀但
其取漢上朱氏以論象數一家未免蕪穢項氏
說多精善其餘家類皆擇弗精語弗詳以此較
彼是非曉然矣豈不自擇曾巍之愚時與有之
因記于篇將就正于有道非敢言易也且俾兒
輩知守正途而毋忘鄉老先生之所以導學哉
若刪其于易無益庶幾焉

翠峯亭詩跋

右翠峯亭詩梅公聖俞為建德縣令時所作也
後三百餘年予來吳邦求其故跡則湮沒久矣
問之遺老言亭在山絕頂上前對玉峯故名及
考古蹟詩則云亭去此若二十步較今所指處
相遠豈向來公署所止此耶又云四山田地如
掬揖之勢則非因對玉峯而名但傳可信也
詩言四時景趣形容曲盡周環廣山與物共興
如故按其地荊棘瑯璫牛羊交蹄林木之盛無
有而所謂漫溪日稀與歲採實今又豈有此樂
耶余既嘗梅公亭而題翠峯就有所未暇以俟後
人因嘆是邦文物之陋凡公題詠既有道其景
言隻字者曰取中池州之後詩志書以遺邑人
而以是作附刻于亭記之背且命沿山雜植花

本寺毋毀傷教十年後尽復旧規噴大夫延食之餘緇綠受杖登臨賦咏以追梅公之舉則予等不及見亦不至恨也

昭明太子書隱山寺榜碑跋

建德縣隱山寺有昭明太子書榜隱山之寺四大字昭明性愛山水嘗至池陽有遺迹慶成亡涉縣境中此書傳是其親作歷八百年而巋然獨存亦異矣宋崇寧癸未村有牌墨就存之語宣和二年尉張畀摹本以刻于郎城西廟中淳熙守袁說友又取真跡龕置神殿側其書致如此所傳信不誣矣甚丙子秋視篆抵寺訪尋在東廊室隅塵土翳蝕從以出拂拭諦視嘆其筆勢雄秀莊重因語僧某曰此何惜一石而不為永久計耶問緒剩落僕地廊中石本添訂剡之歷歲完善明年春以艱歸復至見置石甃治未完未視則石斷為二不可用矣仍語其毋以是辦當決成之又明年六月某來告曰前之月寺僧復水塞隱處崩出一巨石高七尺許闊或手碑裂其面无文容字徑置且有餘殆神明之靈陰有以相之發瑞實自公顯紀其緣某欣然為書使并刻于下方言是歲吾至元重紀之四年龍集戊寅九月壬戌朔越几日具官吴某題

建德縣李廛碑跋

建德縣李廛碑延祐丙辰教諭程璉礼所立也天曆己巳燬于火地无毋籍于是人利為歎隱遂蕆易之欺延久將不可辭言矣某來語求模本閱歲始得之乃伐石重刊歸自為授書如其旧處或前人用心之勤不致底沒繼今有所案擬稽考而奸欺之徒不得逞志其則于李校亦不為无補焉

跋山谷草書船子和尚漁父詞

漁父詞始于玄真子青箬綠蓑一首山谷老人募括為樂府詞船子和尚夜靜水寒之偈亦以樂府歌之蓋其所甚愛也此十五首世多未見蕭散闊澹中時寓深意與偈句同一机軸而老

人書法奇逸又足以發之盡珍韵既高落筆自
勝世之用志于詞翰者覽此可以有省矣

跋秦書言所藏晉唐石刻

梅花蘭亭裴傳所本石初裂三段後為五此止
五段石本前輩稱其有定武典刑者也缺之保
母帖所謂黄門閣在今會稽城外十除里禹穴
天柱之間其文固有望于後人之无傷而曲水
小硯并出人間甚字畫實為之累耶虞永興書
汝南公主銘當是他帖中剝取者元魯山銘李
華作顏公書此乃别幅小字不知何人王懷積
銘亦不可考五帝皆精善而其二出李里梅花
石今不復有王刻〕疑在晉唐風規未遠後生新
學其尚知秦君褒華之意哉

跋宋賢手帖

歐公書作甲科詩人不得朝廷得賢與使李古
若勉勵此真大人君子識治者之言吳傳朋為
友營僻嘲且怜其大閑已不能少俠力足以見
達官顯人念舊之誼蘇素直從人覓香求白蒲
萄本玩置金竹間紙稍卧粗毛多事涉須細自
是詩人隱士一種風致皆可敬可喜而況于翰
墨之精義交映互發乎

蕭誥祠堂斷碑跋

蕭誥所之親免而心迹不同誥忠而銑篡也事
具史傳明甚而山陰陸游引伯姊文姊同起為
比謂火蕭齋恨其不及見渠之異何其謬也吾
友張子長為論斷止之使陸氏後生與齊无矯
以辨為碑主于溪中若蓋嫁以承明未為渠南
秦二州刺史加督魏軍入溪中圍南鄭誥拒擊
薛困逼去又追逐氏師楊元秀取魏六城邊境
以寧幸有功於地故知是碑宋乾道中始移置
唐傳所知遂傳于世彥博字當文為吏精敏有
聲其傳乃不及此按碑稱皇太子臣綱奉勅撰
下不署書者氏名或在殘缺後段今唐傳直云
簡文書豈别有據乎考古實事要不可不謹也
第五行海內字下有諸、二字似非尤文覽
者詳之

跋汪元思固窮集及所錄求吕二先生

詩帖

大愚吕忠公論廬陵獨善汪公裂裳裹足之後從學高安其弟約叟徵試法獲其兄弟遊以義聞士大夫間昔陪臨之不負楊臨賀策谷之遠從二蘇公黃太史後宜州有永州唐生者為經紀喪事收拾遺文特立獨行之士風概意氣信不同斷也獨善之孫元思力學甚貧自為貧約十倍指心以誓其友胡澹庵聲叁贊慶貪言行為固窮集跋之元思以貧約附焉贋子比山何先生命名其樓年死子窮鳥乎好義者民之天而固窮者士之節夫氣慨慨赴人急雖不為威武勞婚屬者始有以固其窮而妄靡憧怯為慕富貴者必不能見義以勇為固窮之義於有得于獨善之家汪氏兄弟祖孫異或一道也葛居審言家藏元思固窮集因錄朱吕所與獨善詩帖約叟高安行程曆中與大愚詩并何王諸公稱賞之詩年為一帙其既篤嘆後推說以附于諸先之後云獨善名大度字時博約叟名大圭元思名閎之

題家藏淵明集後

予家淵明集十卷第三卷首有題云淵明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攷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作也中有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即解印綬賦歸去來兮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蕭德施作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乎淵明之出處得其實矣寧容晉未禪宋前二十載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以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有无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耳後人類而次之亦非淵明意也世之好事者多尚旧說今因詳校故書第三卷首以明五臣之失且袪來者之惑焉思悅按陳根據伯玉亦云有治

乎三年思悅題思悅者不知何人今未有考但其所論甚當而有未盡考宋書南史皆云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李善著文選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不引宋書云云蓋自沈約李延壽皆然李善亦引之不特五臣誤也今攷淵明文惟祭程氏妹文書義熙三年祭從弟敬遠文則云歲在辛亥歲惟仲秋自祭文則曰歲惟丁卯律中無射惟丁卯在宋元嘉四年辛亥亦在安帝時則所謂一時偶記者信乎得之矣

本傳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潛遊廬山弘令其故人庞通之賫酒具于半道栗里邀之集中答庞參軍四言五言各一首皆叙隣曲甚好明是此人又有怨詩示庞主簿者即參軍耶半道栗里亦可証移家之事陳氏書錄稱吳仁傑斗南有年譜張演季長有辨証俟見而并攷之耳

湯伯紀注陶淵明述酒詩定為虞悼恭帝哀詩發千古之未發諸公皆韙之其中難解處亦不敢決得存疑之意愚亦有一二僭見補之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素礫晶脩渚南岳無餘雲豫章抗司馬氏出重離之後此言晉室南渡國雖未亡而勢之分崩久矣至于今則典午之氣數遂盡也素礫未詳脩渚疑指江陵愚謂以離為恭則是陶公故託其字以相亂離南也午也重離典午再造也上作晉南渡説自通書我則鴟鳥不聞陶正用此鳥指鳳凰此謂南渡之初一時諸賢挽盛也喋水石其槩　天地晉於陶公亦云

湯公固釋述酒詩遂及諸篇直以暴其心曲故不泛論甚詳而精意邃之偶有所見附著於後云

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慨然寤嘆念茲厥初孔服遂倣歲月眇徂感彼行路眷

此詩諸云云 蘇顯允族譜引一篇之意不出此
數語
命子詩末句亦已焉哉郭康成誡子書末曰若
忽忘不識亦已焉哉公正用此意陸放翁筆記
云尔
歸鳥四章一章知風二章擇清陰句下三章曰
夕氣清四章寒條共四時意
歸田園居第一首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古
雞鳴行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巷中陶公全用其
語第三篇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本楊惲書
意
五柳先生傳短褐穿結箪瓢屢空始作鎮軍參
軍經曲阿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自何晏注
論語以空為匱無意本莊子前儒多從之朱子
以回賜屢空貨殖對言故以空匱釋之今此多
被褐对屢空又飲酒第十二首顏生稱為仁榮
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于老以屢空对
長飢朱子之意正与之合

還旧居詩疇昔家上京按上京在今南康郡城
外十里栗里原去郡一舍則公嘗從子此前有
移家詩居不一處也
擬古第二首聞有田子春節義為士雄湯注田
疇字子泰北平无終人按疇始從劉虞、為公
孫瓚所害撰言报仇卒不能殘而從曹操討烏
丸節義亦不足稱陶公亦是習聞世俗所尊慕
尔第三首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眾蟄各潜
駭草木從橫舒翩翩新來燕双双入我庐先巢
故尚在相將还旧居自從分别來门庭日荒蕪
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托言有不肯背棄之
義
雜詩第弍首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 陶公之志非古忠憤而已 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静 此与上酒篇風旨松中嘆頃年有所不來之意同也
讀山海經第一首遶屋樹扶疏湯注扶疎本太
玄羽獵賦王傳劉向封事皆有此語在楊雄

前第十首刊天無干戚他本誤作形夭无干戚
曾紡伯客為講正之
桃花源記并詩洪景盧云後人因陶公記詩不
述秦黃仙家之樂惟韓公有渺茫寧知為與真
〻〻不及所以作記之意為是桃源之事以避
秦爲言至云死論魏晉乃寓意劉裕托之于秦
宋胡仁仲詩云靖節先生絕世人奈何記傳不
改真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為秦民故作
斯文寫出意要似寰海離風塵斯說得之愚早
歲嘗有題桃源圖〻〻頓與此意相發故錄以
俟

徐文靖公手書襍稿後跋

右故宋侍讀文靖公毅齋先生徐公手書襍稿
一冊起乙酉止壬辰之所著也公起家諸生歲
歷中外以亮直敢言著声嘉定中提舉江東常
平茶鹽工書忤時相劾罷歸乙酉當理宗即位
寶慶之初鄉人曾樞密容父喬侍郎壽朋代為
請祠紹定戊子乃乞休致又明年庚寅命下論
平被召晉擢中秘奉常手疏數千言極陳時弊
侍讀經帷開陳友愛之道用是徙潛邸王爵請
褒王安石從祀、周程朱張請以趙忠定侑食寧
陵北使至元國書請館之于外如晉叔向辭鄭
故事又忤時相皆關係之大者一時傳後傳景
初稱敬仲葉與之趙昌父劉平國陳師復共薦
慎景元魏華甫袁廣微同列今就誇詡誦傳此
蓋自公之居閒十五六年此冊所載始終八年
優游林退自警省悽、甚豪而于親友之慶弔
問答燕集往來惆款真誠風流篤厚至于瞻涼
情雨之候卉木禽獸之情狀寄寓深者託興寓
懷而先一言一事之不出于正蓋其學問得來
不忘乎淵瞰之時故風節議論彌篤于晚暮之
後于此可考矣公早受業鄉先生大冶王傳葉
君子應後乃從朱子游傳君實東萊門人前備
院遠猶論羲徵晚年之所深恨聞常扣之傳君
曾採善言得公雜說一卷手帖一通今復見此
蕭手把以之清風滿手接以之仁言起畏起敬

憍至鄙陋不特其譯誤也謹書其後而始歸之耳

十七卷終

吳禮部文集卷之十八

題跋

儀禮經注點校記異後題

昔昌黎韓公嘗患儀礼難讀讀之難故讀者少而善本亦少也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又別為之書以識其誤號為精審而朱子猶病其不能正釋文之謬故其輯經傳集解考正文字詳著條下實惠後學大矣許君益之點抹是書採摭注疏參以朱子所定將使讀者不患其難猶不鄙實而以下教時一二小見持劫之君或有取焉注復教之必欲無毫髮无恨而後已本既定傳藏于家杜君原父今其徒蔣師文傳點君文見東萊呂子點校本且記與今本異者見示蓋呂以成都石經校印本標其異者于上而注中多改塗增字其標者意兩存之而塗改則斷以己見此非呂子不敢也攷之呂集附録從子喬年記呂子禮抹書首曰儀礼皇朝此本耶凡呂子所標抹必點句讀吾鄉故家所藏史記資治通

鑑之類可証也嘗竊謂一字一句點畫皆有深
意而所得之精多見于此愚因杜君而獲此文
豈非事緣顧未及示許君暨以述行暨歸則君
已殁而不及見矣今所録自表服後訣其句讀
與許君不同者除改字易句勿論凡十有三條
欲質而无從固所深恨然十一卷中不同者僅
止此餘无不合益歎君之精詣絶識使及見之
當有以自信而世之未知君者于此亦可以見
其參吳呂本多非完冊當寶惜遲其久而放失
者也壹著標字于前而並列二家占句之異于
後且序其所以然者若夫学者有志于古而求
通聖人之制度而又究觀先儒之用心則有全
書全旨

靈棋經後題

靈棊經下古法也隋經籍志有十二靈棊卜經
一卷其法用十二子上中下各四擲而布之視
其所得之卦而斷之以其辭除隋漫无象卦凡
一百二十有四繇辭古雅似焦贛易林而齊江
諭嘗占得金盤玉盃之辞今見初吉卦見无咎
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凶兮棋十二而星羅曰由
小而棋大兮何有顛沛今見卷首畧勝卦張宣
公云其家先親公所藏其説甚有理以十二子
驗陰陽奇偶之數若陰勝陽必不在静江時
草卜之堂上流水堂下行舟已而果而今見陰
當卦工句作中庭水深文微異據其書有曰一
本云云此或别傳也王伯厚紀聞引異苑謂出
張文成受法于黃石公行師司兵百不失一東
方朔密以占衆事悉謂此亦後人依託傳會今
其書有南山四皓養性行道之言文成四皓並
時安得有此知不然也宣公自之以有理而發
明其説以見其所以靈非苟然者陰陽在天地
間不可相无然聖人之于易也常崇陽而抑陰
進陽而退陰陽勝陰者常吉陰勝陽者常凶莫
非自然之理也豈法竊見此妙旨微黃石文成
亦豈常人也我宗家先大父當此書甚敬信之
倚嘗有征兵十一年棋兵官記所占驗事三篇

内第七孫為人蕭十歲久乏嗣登注川後殘缺
得見草重寫因題

時所信文鈔後題

吾郡素為文物之淵宋乾淳中東萊呂成公倡
明正學四方來者至千餘人而莫盛于婺清江
時氏名鑄字壽卿者公門弟進士與弟鎮長卿
率其家群從子弟十數人悉從公遊又為婺之
盛若傳若瀾若注尤時氏之秀成公轉書說自
秦誓訖洛誥未畢而卒瀾以平昔所聞纂成之
今所行書傳是也少章字天彝瀾之季子號不
及公門而習聞父兄以熏又天才絕出能推明
閎大之著撰為最多鄉先輩中傑然者也早
聞先生長者稱其文極意詣求始于親友陳氏
得所性前稿十卷時子自序云新天子即位之
十九年、四十有五蓋淳祐癸卯也其詩文各
以類從謂是料簡十分之一尔次于金華潘氏
見所性叢類分而無卷其所作逮寶祐末似是
晚歲全書欲假而不可意常慊然也近從葉君
審言得所性叢稿起嘉定甲戌止淳祐壬子惟
闕偶年不復銓序凡三十六卷而第九卷至十
六卷缺年獲傳鈔而又恨其不全因念非得潘
氏本不能足之間諸葉君、假以來于是復為
鈔補而總為目錄紀之合詩文數千篇為二十
冊亦盛矣其中有係于經史者易序贊詩論語
孟子贊說讀二漢史雜書戰國策孫李篇若其
易詩書論孟大義六十餘卷春秋四志八表日
記二十餘冊皆先所考則今之所得又特其細
者而已蓋嘗稽諸成公之教主乎義禮而不遺
度數之微本乎經術而不廢詞章之華故舉業
課試之文猶震淳熙行其所以作人蓋本末具
舉能進于是者亦尋乎難矣今觀時子之學根
極宏深貫穿遐邇凡三代而上帝皇聖美之奧
秦漢而下成敗治亂英雄才智設施之略無所
不窺詩出入諸家由盛唐而上追晉魏文周師
法沂宋東都以前而遠古作者峻潔精工法度
森嚴直作雄視吾郡蓋一代之偉才也觀其知

尊者亭之學而歎其徒如秋澗文元德李敬子先生白鹿洞語作及吾師王何二子之類議論未嘗少悖可謂無忝盛公之門者矣年餘五十始登一第用薦者擢史館檢閱未上而罷固其自有高志者中之所致厭蓋落落子女俱喪窮然自偶恐枉平生之心乃手自編次其見其所為序冀覽者毋以露才消我衆而存之是嘗讀而深察其意洼洼見其嘆時世之衰殊陽德之裡季澶乎旦夕之憂而悲夫嗟嗟者之猶不得已也則其自傳又豈特文而已哉然異時士以文取顯擢時子之文何啻度越時輩千百而卒窮以死彼其傳時人之不知而猶冀後人之知使後來果有知之者豈不足以慰斯人于九原而塞其悲也哉此予之所以拳拳而不能自已也比嘗過清江問其故居高甍大第化為飛塵百年文獻掃迹無餘幸是編猶存豈可使漫漫況沒傳而廣之可也古今作者之文嘗逸于多少則易傳時予嘗自料簡豈亦慮此万一遇之而有力者依倣昔所料簡為之刊布亦易事爾世未必無其人也姑識于此以俟

柳帝傳所藏禊帖後題

定武蘭亭昭陵舊石既亡薛道祖摹刻僅存逮為他石之冠宋季賈似道聞宋東南士大夫所藏委其客廖瑩中博校諸本翻取字之善者以屬石命國工王用和刻之號為最精亞于薛本餘不下品也趙公子昂書法妙逸世每愛臨禊帖既沒亦為難得今道傳帝傳其有之恥為一卷真可謂三絕矣薛本和庫中今在申屠大同廉訪家賈本或云史八石丞取去今道傳乃于吳君章副樞家稍得之二刻猶傳定武典刑未泯泯也因念賈氏述國帖擬假文墨移錯一時以才伎自知若瑩中者蓋深知古人筆意然不特此耳其所校刻九經今亦為天下善本觀蘭亭功又過肖是豈不以人廢若其黨附之罪則又以此而少恕也士之所從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題胡古愚所作大拙先生傳後

柳、州賦愚溪以愚自命而又言雖不合于俗頤以文墨自慰漱滌万物牢籠百態而无所避之蓋不甘于愚也他日寓詞乞巧抱拙終身人或以為未能柬易胡君古愚為大拙先生陳信作傳大槩言其澹泊迂滯不利進取至稱其能文章善詩善書則又有不拙者存殆亦愚溪之意夫胡君既自比于古之愚者矣而見大拙則又喜為之書滿傳京師諸公從而賡述之以古愚之言不妄改也柳州不能使人信其拙而先生得胡君而信其真拙者歟

題東坡所贈李方舟詩真蹟後

李方舟以文章受知大蘇公知有李廌取而失之李不平而終覩公此詩深自愧咎益惜當時之失士而非以為己私累不置嫌疑其間廣大光明有古人之風焉異時方舟參公文至皇天后土明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感慨激烈遺佚而不怨兩美輒大方者寧元瑞楊誠齋嘗稱其少作思故山賦似耶居實及舉其詩警句數聯云晚以爵冠為雜買謁此卷中或記汪季路語其嘗接謁曹觀、以啟事陵不異而群夫同觀以來知謬矣使其知名托揚公以傳則不為此可也烏乎士之處世或附青雲以顯或附泥塗而行覩于李氏子孫者可以審所擇矣

跋王荊公手書

丞相荊公与人書簡每有冗、字先儒謂丞相何緣有許多忙迫時今此帖亦云俗事紛、戚黎工問宜以為信筆常語而不之察耶公書字李王濛要為蕭散高遠非餘人所可及也

跋嚴堂記跋

浮屠氏割恩弃愛自放于礼法之外儒者之道判乎不能入也孝徒曰祭則致其嚴此儒者之言而祭則儒者之礼也彼不師以是則其嘗何居寢聞和明普照大師者彼本之父也以父為師彼而奉焉故堂所以名之也烏乎父子之道

天性也墨者夷之厚葬其親孟子知其心有所
不安而故詰之施由親始之言又其本心之明
不可得而息者是以卒能慨然而受命今之患
本有取于夫子致嚴之詞其過人遠矣使有孟
子者因其明以發之則一歸于正豈出于夷之
下哉

劉謙字說後題

程子曰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其釋大象曰外
卑下而內蘊高大朱子亦曰以卑蘊高謙之象
也同寓劉生名謙前歐陽祭酒字以蘊高且發
明有而不居之說以告之其義取程朱正矣頃
愚常讀易至是卦竊以為一陽在五陰之中九
三為成卦之主通一卦觀之則亦以蘊大卑蘊
尊虛蘊實之象焉與上下二象地中有山異而
義亦無不合故彖傳曰謙亨君子有終而傳曰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惟九三一
爻獨曰君子有終其與彖合聖人之所指亦有
在矣因生示此卷故輒附其說以就正于有道

蒿

述律元帥復姓卷跋

契丹肇迹唐末盛强于五季述律者其后族姓
也又以蕭並稱徵諸史可見金滅遼改述律為
石抹辱以其國賊者之稱不道甚矣今雲南元
帥存道公抗言于朝而復其故雪數百年之恥
而擴祖考之憤其志可謂壯矣孟子曰名曰之
幽厲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以惡姓辱加諸
人有不可改乎此所謂自外至者也然卷中有
謂述律為蕭某出梁武、、在江左與朔漠殊
絕不知何所據也後世之姓起特異而自為姓
或與舊姓同者多矣奚必出于一耶顧從存道
問焉以袪所疑

道源文獻錄後題

宋慶元中趙忠定公之貶朱子僞學之禁至今
言之者未嘗不為之切齒痛心也小人欲空天
下之善類者必加以黨之名自司馬文正公至
程子而黨論起趙忠簡公復收召程氏門人而

道學禁，至是復誣以偽，凡三變矣。焉公几至斷棺，二趙皆死遠方，而程朱僅免其禍，可謂烈矣。夫道表于數百年，一朝至斯人而明大興，固所尊信。小人豈能識服，宜其嫉誣而欲害之深也。忠定有定策大勳，誠貫日月，當時不察，而至此極，則尤可慨。於乎天不欲道之昌耶耶奚為而生斯人也；天實生斯人，又奚為而沮是禍也。此宋之所以不競也。崇寧黨碑立，而天下為請康緒興，正人逐而國勢為江左。慶元偽禁又甚，則勢愈蹙而時益季，幸而侂胄之誅，是以顛甲嘉氣章顯于其後者，僅足以矯前失，延其君臣，有負于天之啟祐斯道者固已多矣。我朝許文正公得朱子之學以佐聖祖，夫其地之相絕，世之相後也，而其志若合符節，豈非異哉。上賴天縱聰明，宏度卓越，崇尚表章，而程朱氏之書遂衣被四海，道之大明，未有若今日者。我國排禁抑塞者，有以啟之于是，而知天意之真有存也。忠定諸孫某錄其祖之言行出處，而并附以諸儒者之曰《道源文獻錄》。烏乎！朱子之道行，則忠定之志不沒，茲固相為無窮，而其可以為世戒者尤著也，是偏其有不傳哉。

跋東坡枯木竹石楊補之墨梅

右東坡先生枯木竹石及逃禪楊補之墨梅折枝二作，雖不同時，皆絕品也。坡公一代宗工，使補之早及其門，被賞識，豈減文與可、李伯時輩者哉。然坡公之畫，人見之者特以為文章學行之餘事而補之〻為人有高節，文詞字畫皆清雅過處，而世獨以梅稱，士之藝名者真乃不幸哉。

題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彥敬詩

房山高尚書與吳興姚先生人品高勝，故其詞章翰墨自有天趣。此卷姚書高詩，似王維、張籍，書自楷隸式上泝王大令，使人想見其儀態埃壒之表。宜夫二人者之相得為深也。其于高公，声迹不相及，子敬則聞東西州。皇慶中有孫伯芳者出子敬所書陸氏銀中諸詩及手選集

府一帙小楷極精緻幕之甚嘗作詩送孫以末章致意賢趙君明仲往来吾州則知子敬為詳而明仲亦且过称子以教子敬交以未識為恨耳泰定初明仲来為常山簿相見則曰子敬亡矣為言其一月前似疾非疾病居数山中絶食惟日飲水曰人腸胃穢惡皆食所致吾将以是蕩滌而澡清之家人来候者悉遣帰留一子侍明日語之曰汝知之乎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命扶起坐而逝烏乎其死生之際如此世之知之者特来耳明仲以子維敬之故見輒道子敬事謹識而不忘時距其没已七年今又十八年矣明仲子肅携此巻来京師避亍題因記前語明仲見之能无感乎

坡公書東皋子傳

昌黎韓公謂醉鄉之徒偃蹇不与世接犹未能平其心亍是焉托昏冥以逃者也東坡謫惠州日自醸酒与野人道士同醉指亦有托焉尔其自言飲少而見人酣適則同其樂者未知視唐大夫餔糟啜醨之意何如也其性不解飲、不至一合数年前因强飲致目昏腸痔今遂很着不幸聞盃斝之氣則疾為之動蓋绝交矣然在宦居御宴集未嘗不与不敢以己之不飲而妨人之飲每低首與、導人為歡而与之處者称見其枯燥嚴冷以為厭苦近覚其然乃切謝拒遣无復与為侍倡者雖欲効東皋子東坡翁所為不可得矣因覧此巻為之太息

許益之秋夜雜興詩

右古詩十二首白雲先生許君益之、所作也乙亥之夏某病自其劇至秋稍平則以手写示教于君〻知以損請者思毋為此見益也一日忽寄是詩来且以詩云之曰吾欲子之見之尔慎无和也益君平時寡作詩以為不發于興趣之真不関于義理之微不病而呻吟者皆非也然則此豈偶作哉觀其文觀音節上泝晋魏而其寄高遠旨味淵永則有得于紫陽夫子感興之遺者也既不卻而教我又慮其苦心動疾而

爱我君之于我乃至此乎後二年而君卒又二年其婦自江東始克拜其墓下绝響僅存手墨如故嗟九原之不作悼知己之寃録因叙梗槩于後為之輟筆泫然

司馬丞相人物記

右温國司馬文正公人物記考其間書元祐元年或書丙寅止公為相時也盖因其所見所接者記之而時疏其才行賢否于下他日所以黜陟進退者在此亦昔人夾袋之意真宰相職業也當是時公已有疾方進見天下士大夫不舍日夜而又手自疏寫不以為勞則雖周公之吐哺握髮其何以異于此乎天不少延不得竟其引用忠賢之志而所記如蔡京下曾布輩亦未知其何以處之也嗚乎惜哉此冊有宋孝宗標題史彌遠跋語彌遠能言進賢退不肖為宰相能事而自負之亦一鑒也元識二十七年今缺一二藏趙貞敏乃孫璁家

顧尼本朴所藏諸卷

范德机墨蹟

昔人稱道所美于其人則曰風度物表于其文則曰不食烟火語于其字畫則曰蕭然有林下風今觀范君德机詞翰而想其人真足以當之矣至治元年某試礼部君時為封弥官事已往謁則已赴江西之恩幕矣遂不獲識至今以為恨耳

又

于請范君詩至雨止脩竹間流螢夜深至酒與異之聞之太朴曰昔有先生秋夜不寐微步山中得此句喜甚且曰語太陽殆類鬼詩當以他語映帶之因足成此章今觀中仲跋語知奇字積前識者无不能辨之也

吳草廬遺墨

春秋春王正月之説是嘗援據經傳定以為周正然而未敢自信也翁謂最可据者左氏云王周正月杜征南注周王之正月也因覽征南長歷凡天時星日之紀既无不合則证驗尤顯謂

此足以決之矣今觀少虞吳公考律歷志書太甲周文王冬至在十二月周武王師初發以殷十二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其後大寒在二月驚蟄在三月時以驚蟄為建寅月中氣然後有以信是説之亦可信也太朴以此示教豈非李卯又獲現勉務實學諸詩及往復書翰期撰甚至太朴古以文學名動京師遂入延閣假令發揚推演出其所謂有原者真不負其師之訓哉

包恢宏齋所作約齋説

約之為義前説詳矣竊觀先儒釋經必以所釋字貼本文又隨其意而上下之然後其義可得而通自約之約固為少然日當少則不順故以窮困釋之約禮之約固為要然日要之以理則不通若曰反而東之以挹其要則善也守約所守者約也説約説到至約也所守者約之約要也説約之約與詳對少而要也是皆不可以不參也詳説之約又專以説言而與諸條不同也夫析理不精則服行必差苟例視之以訓詁之學而務為儱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小其弊可勝既哉

文丞相與危[illegible]書

文丞相後來忠義軒天地人所共知當其在廬陵外郡而與之札交誇禮意不少急若危君子仁者非有過人之識其能若是哉丞相叔直孝子晥時尊語以義切責賈似道行意追罪終既不阿危君寧仁和閑貴欲薦權之即解印綬去蓋其志節之合如此宜其以類而相求也乃若以風季碩儒自居而附麗权奸奉行其詐以厉民者有之矣視此能無愧乎

虞孝書雨豊擬峴臺記剝乃詩及所作

曾文定公祠堂記

雨豊先生記擬峴臺謂其山溪之形擬乎峴山也使它人為筆必更引羊叔子事而先生終篇但述風物游觀之勝與夫裴使君閒靜之治而已蓋中人之所以必言乃先生之所不必言也

王文公詩則終始引羊舒子以致美裴君蓋職
詠之作又與紀實不同每一奇也邵庵虞公並
取以書之厥有旨哉又嘗聞先生既為堂記裴
昇田若干畝即先生所置義田在今臨川後湖
者此亦奇事虞公記先生祠叙義田而不及此
何耶

范文正公置義田于蘇子孫至今遵守不廢嘗
嘆以為世之若此者一番耳今讀虞公所著南
豐先生祠堂記知先生亦有義田在臨川金溪
二縣世守規約與范氏不殊而家風德之長異
哉夫以范公之忠義功名天下所倚賴而貞參
大政以沒位不滿德與曾氏三兄弟子宣為相
子開終翰林先生止兩被名位有差子開雖亦
賢而魁無以儒孝文章重者莫先生若也嗟夫
宋之賢人君子若范公之與先生者希矣其君
之田不能保而二家之田獨至今存日將傳之
無窮抑當時不究其施有人足恨而其子孫所
以為憑藉扶持者又豈竭其勢力之所可能哉
觀于此者足以有省矣
文定公和置義田今本房子孫不得食文昭公
增置田乃令食之太朴屢見其家規約云爾文
定之不自私文昭之均其施皆可書也

題牟成父所作御牟仲小傳及清卿事

跋後

陵山牟君成父之父祖仕宋皆有列于朝居草
侍左右凡典章故實具能言之號稱博洽也其
書御牟仲及清卿事以道曹士孫者蓋士孫以
史事自任故屬之如此吳曦之誅實楊巨源倡
李好義舉義之功爲安丙單婿忌嫉沒今陳監
丞中仲跋語舉以爲言當矣前代記曦之事詳
者惟李心傳學讀其朝野雜記亦累于巨源近
有續陳均宋編年者頗載巨源事而多舛錯雖
能書安丙殺其本議官楊巨源而復以禮殺孫
忠銳之罪歸之大緊當時功歸于丙故其事不
白惟俞文豹吹劍錄其載巨源本末併所撰詔
書及丙與彭輅謀害巨源兵今莫世類叙之于

大安城下又言其妻子流離困苦狀使人惻慨
蜀多義士編年亦並載平仲之志壯矣使平君
不記世未必知之也史彌遠慶濟邸罪狀明著
宋季諸公文字班班可見鄭清之乃自附于善
類者故平君特發其隱耳韓昌黎所謂誅姦諛
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平君所記二事有焉無
予又嘗見方回跋某人寶慶錄謂濟邸切齒楊
后彌遠所為于是彌遠與后密謀處之彌遠既
訪求得理宗楊后欲見其人因筆士日令理宗
入內庭后于簾中審視之計遂定今平君謂寧
宗崩彌遠夜召理宗入使楊谷楊石白后、持
不可七往返以危言脅之乃從與方所記異以
事推之方記當是也予嚐聞好聽遺老之談說
見稗官野史有可以備紀述者輒不忘弃如俞
方所云皆錄藏于家今不能悉記姑誦其略以
附焉時平君予不及識今不可復作矣吾儕之
晚出者亦且老後來尚復有談及此者乎良可
慨已

答陳衆仲問吹劍錄

承問俞文豹吹劍錄舊在宣城吳子彥家閱其
先丞相復齋公藏書見之中載楊巨源誅吳曦
事為安丙媢忌殺之讀之使人憤痛又一段陸
子遹宰溧陽以田六千餘畝獻史彌遠大為民
害其事亦可起俞括蒼人文字一冊著論詆諸
葛孔明言其兄文虎嘗以其說慶李又記朱文
公劾唐仲友、、在台州時眷一官妓嚴蕊奴
者文公捕送獄值某提刑行部問汝欲何處去
奴賦詞以答有去也如何住云、遂釋之俞謂
文公近起見其議論卑異遂不全抄止錄楊陸
二事及雜說數條于楊事竟欲拈出以補史氏
之失其本雜夾書帙中久不見未能抄上雜記
也予好義孫為從曾學于元夕賦望江南云思
往事白尽少年頭曾率三軍平閩難沿邊四郡
一齊收遂蒙見封侯元宵夜燈火鬧啾啾、厅上
一員閑從官門前幾個帝燈毬簫鼓勝皇州此
乃久不近快、語一小說中見此而備宗編年

乃于曦詳数月後閏後二年二月詳曦載事好
義遇毒死又不知如何也方虚谷亦及前朝事
記寧宗崩夜召理宗入內一段尤備他日執事
當筆討論當詳録以呈或可為涓埃之助云尔

張氏先世勅黃後題

右故宋勅黃三道數文閣待制張公運与其子
監権貨務曼容之所受也張氏世居信貴溪裔
出唐相文瓘至待制父子仕南渡後继有顯者
入
國朝開府以玄教與倫極冠素屋從子皆列在
官牧開府之孫德隆寶藏此軸不惟見其家世
之盛而前代典故如太廟行礼及既決偏排引
見善官既除官告身外又復降勅因可攷也
三勅在紹興二十八年三十一年隆興元年前
後首相則湯思退中則陳康伯當秦檜既死孝
宗房志之初而思退復用當時事勢并可知矣
権貨交代蒲惠明乃吾蘭溪人紹興二十一年
進士嘗知江州建濂溪書院朱子為作記者任
王秘書丞荊湖北路轉運判官亦名士宜附見
于此

張氏墓銘後

士生有純茂之行被于一家一鄉而不能達之
遠有通敏之才見于一官一事而不能顯于世
至于終老隱約漠然不與世聞予讀餘杭張元
甫誌銘而攷其平生殆若前之所云而深可謂
襄事者有子也君之次子今執漢王簿舜咨有
為才而多藝長于從政既得禄以見親老書以
没距今且七年來調官京師歸而晉謁懐德
之弗本也求能文詞者銘以揭諸墓上時陳衆
仲監丞張仲舉助教与某同在國子學皆素与
舜咨友善者于是仲舉狀其行衆仲為之銘而
俾愚書之以助成其志旨嗚呼人子揭名以終
孝而能以善継者揭為實也君子立言以垂遠
而言之足信者傳遠之道也舜咨既能孝而陳
張之言皆足以取信矣余之書固不足以為輕
重而亦不敢以辞故為之書而識其後以貽之

商

蘇御史治獄記

獄重事也斷獄難事也是當身親州縣而信其無失比歲五府官決囚亦以屬吏請府受約束見其犀坐一堂之上獄議可否動多牽制而專者又病于慢乃若便文自營曲致疑似以開縱從虐甚論決者必留一二而不肯盡至若出隱之寃鍛鍊之誣誣而有則未嘗究心察之義其假活人之名以沽陰德而不知陰德之在此所存既偏則清明者闇此通患也古之論治獄之道者曰明允曰中曰敬曰慎曰審曰勤曰哀矜曰平恕有一于此豈以為之本未有不能是而可以司民之命也今觀蘇公伯脩為御史時治獄記十餘事盡為之大息公所蒞湖北一道囚列者眾矣微公則出入之誤尚誰覺之非嗚乎獄也者造物不能使之生長吏不能使之死、者可生、者不惑于死其惟推公乎吾是以推本為言之也朝廷患獄囚之多滯三歲遣官一詣諸道決之此良法也近復尼不行殆必有其故矣使人、如蘇公復何慮乎

呂文穆公誥詞

呂文穆公既相宋其從子文靖公文靖之子正獻公皆相繼相為名臣世家與宋始終文穆世居河南文靖由壽春徙開封建炎渡江裔孫之派僑居吾婺于是東萊先生與為先生之祖父暨其季大愚忠公皆葬武義縣之明招山呂氏遂為婺之望族近益衰微凡譜牒告身遺像之屬為人所購售至冒稱苗裔者有之亦嘗為之嘆息茲來京師獲見文穆進封徐國公加食邑誥一通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霈澤也九世孫某所藏故物宛然典刑如在非賢子孫不能世守也伯溫昆季方進、華要河南之世復興又安得不為深喜乎

唐鄭澤告身後跋

唐神策某兵官者典領其將校之選重矣今觀鄭公告身稱左神策軍散齋兵馬使押衙銀青

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國鄭渾可越州都督府司馬餘如故撿兵馬使押衙職事官也銀青光禄大夫階官也祭酒檢校官也中丞兼官也上柱國勳官也今都督府司馬後者下有守字次兼官上唐制職事官高者稱守詞云雅宜進秩則亦非正任也餘如故者他皆無改也与耆守思同制詞云依前件則守思亦授是官也詞云共揚棨㦸之威則未嘗出外趨府都督尤在押衙軍者進循光録也此大順元年十月當昭宗時中人執國柄強臣悍將充斥内外而鄭氏乃以忠勤被褒亦異矣今几五百年子孫猶得承其寵字藏之詩豈非忠勤之世有承而弗替歟裔孫元璠自閩來京介友人王琳善言求識其卷因以示王伯循待制考訂之遂輒復以所見附于後云

汪氏語村詩跋

語水出琅邪靈門縣元次山中興頌湘江東西中直浯溪蓋唐厓處也浯水字見稱而浯溪特著則以次山故爾嘗見次山名零陵七泉皆于字旁加水浯溪之浯亦此類至峿臺之加山㾈亭之加广可見其皆以意為之也新安汪氏改其所居吴村為吾又加水為浯其慕次山者歟今請其所自為記謂与世齬牙樂于隱遯要信乎其慕次山也次山遯矣要不從慕乎其外而慕乎其中異時浯村之名亦將大著于世豈獨浯溪也哉

辛酉進士題名後題

至治初元某參与奏名今二十有二年矣六十有四人者東西南北聲跡之相聞蓋少兹東季館吾睹題名升況存沒尤不勝其可慨矣惟吾椅得人見稱爲盛然事文孝布在中外者夫人能歷數之若是之不才而廁其間則未知指目者之謂何也然前賢後俊謇諫振飭以无貽諸公羞則亦不敢不勉而名位之不逮則非所愧也同年翰林待制趙君伯䇿以尊本假帙見示因書其後

又

至元六年秋某被國子助教之命時李好文惟中自浙東憲僉入爲司業同北上繼而惟中別除一時同年多在成均者司業王思誠致道監丞司農彥恭典簿趙璉伯器明年至正改元惟中擢祭酒某亦忝進博士致道彥恭皆以御史選出僉諸道憲伯器遷刑部主事又明年惟中爲西臺治書侍御史伯器遷今官至正後自外任入者寶源庫提舉尚克和子正秘書太監伯篤魯丁至道侍儀使康惠山海牙公亮禮部侍郎泰不花兼善子正不久卒官兼善近出守信與今在京師者惟伯器至道公亮暨某四人中間聚散可見自始至今相與最久者伯器耳然某與伯器不但同年之好自其祖貢獻公時受知于今三世餘三十年他人无是也若其所以爲无厚也與

　米元暉雲山圖

往予過京口登北固眺金焦俯臨大江時春雨初霽江上諸山雲氣滃漫岡嶺出沒林樹隱見恨无老杜溫嶠之句爲之發揮乃今復見此圖知海岳菴中人筆力之妙能形得予當日所睹掩卷追念不覺憫然

　書法畫法至元章元暉父子而变盖其書以放易莊畫以簡代繁然于放而得研簡而不失工則二子之所長也

　李西臺書

唐詩文躰凡屢变晚季遂不逮惟書字逮三百年猶有貞觀永徽以來風骨氣韵李西臺雖在宋初实唐人書法之終也過此則益变而下矣乃知古人法度餘世守之未有不善者筆札細尒事可以考世变焉

　題儀礼跋本後

北山何先生標點儀礼其本用永嘉張淳所校定者某從其曾孫景騏請得之欲求善本傳録而不可得一日三衢程同叔來相与觀其書自言嘗有永嘉本當以見遺之未幾果令其子持至

為之喜不自勝殆天有以相吾志也時方苦瘧疾兩月餘病痔委頓又一月既望瘧與痔去而餘証未平除而未盡僃然命筆人咸勸其不宜終日僕坐吾手目力者應之曰吾樂此病非所卹也起十七日至二十九日而畢夫以難讀之書使校考注疏切訂文義以分句讀非數月之功不可今蒙先正之成而趣辦于半月之間可謂易矣然自今方且復詳玩究前人之用心以通十七篇之真其敢曰易乎哉使吾後之人知得是編之若有相而病且不敢廢學如此則庶其寶愛誦習而亦不敢以易視之亦吾之所望也張清校本朱子猶有未滿今先生間得一二于字音圈注甚畧或增一二字而餘不及盡使人必其自求之耳今悉仍其舊而不敢有所增也

書荀子後

頃年因讀史記諸書紀荀子歲月而有所疑因參考其說今觀唐仲友考定以為卿遊齊當宣王世適皆在襄王時蓋王一說也性惡一言大本已失唐論濫觴而不敢盡斥謂李斯韓非、師之過呼何其異也心術之微固可即此而見矣

吳郡錢佃耕道刊此書于江西漕司稱元豐監本參校自謂特為精好而陳振孫書目亦稱其視他本最為完善今攷之則文字訛舛甚多二公蓋未嘗細察也校刻之難可不慎歟嘉定中叔安陽與滕珙堯再取漫滅者新之亦未及此珙恕字仁伯金華人

再考荀卿歲月春申君死當楚考烈王二十五年齊王建之二十七年自齊宣王至此為八十六年攷鑑大事記宣王在位二十九年則為七十六年上至宣王元年凡一百年大事記宣王十八年書聚學士稷下卿年十五始遊齊必在此後逮春申君死當九十餘不可謂卿不及見宣王也唐氏又以孟子在宣王時卿何不相值按通鑑宣王二十四年孟子遊齊二十九年去

齊首尾六年卿來或在孟子之先雖輒以為斷也且齊襄王元年止王建二十七年凡四十六年若卿以五十遊齊至此亦九十餘歲則見以異也

大事記赧王五年卿為祭酒

書揚子後

右揚子法言十三卷晉李軌注錢佃用國子監治平中舊本刊之當時已用宋咸注增入矣今以四注本考之李注簡宋注詳凡李注本其文詳者皆所增入也其明注咸曰而誤以為李注則佃不考之過也如止文淵騫篇一段脫三十六字注字乖誤甚多或間擅行為或無或否亦有文未斷而復提者其校定豈得為精也司馬公宋咸唐仲友序附錄于後以見諸公之推尊揚子者如此至仲友略及出處而以易之肥遯當之義殊不類蓋亦曲為之辭者吾之所信則有朱子之評在

書文中子後

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其言為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論其粹處非荀揚所及續經之類皆非其作朱子極論續經之僭而又曰至于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畤之所為而非其意二先生所以論王氏者當矣愚嘗觀韓子送王含序謂讀醉鄉記悲其托于昏冥以逃不遇聖人為之歸者以為績蓋通之弟通之季知尊孔氏與韓同科何以無一言及之稱醉鄉之文辭而續經中說乃反不道耶因是而思福郊福畤與其門人既傳會成書當時耳目猶近故藏于家而不敢出竟數世之後殆不復有辯之者故劉禹錫李翺始舉其名二人與韓同時而韓獨未見蓋其傳猶未廣唐季皮日休司空圖好之而始章其出沒隱顯之故可知矣然其歲月事實抵牾乖剌終不足以揜後世之耳目也夫子之于親弟子之于師其所以尊崇褒美之者固无不極其至然當以識心不欺為主虛美諛詞豈所以為愛也哉不惟自

陷于曼倖而反爲父師之累至有不信其真有是人者知時門人之罪可勝誅哉因書之以爲世戒

王彥章畫像記後題

歐陽公著五代史書王彥章死節事且健其材壯其志奇其言深致意焉盖亂世忠義之士少所以抑揚者不得不然〻其事梁之罪不可掩也故又曰天下惡梁士不事生其時不爲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禄者則必死人之事若彥章者可謂得其死矣此正論也異時記彥章畫像謂于五代書至于其傳未嘗不感慨太息恨旧史殘略不備喜得家傳而知其詳反復德勝之戰称以天下偉男子風昔想見其人而幸獲拜其像以爲希慕之至焉者也嗟乎公于彥章何独慘〻若是哉古之名將初死而不屈者不少矣豈以紀述之故而不能忘情耶無亦不得後矣春秋之法深治亂賊之黨乃爲之史也自言有取于春秋此獨未之思耶子路死于孔悝之難君子猶謂其徒知食焉不辟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夫子路特見義之不精豈若彥章黨逆賊而爲之用乎權其輕重則死難之美不足以蓋黨賊之惡矣乎凡人有所明亦有所蔽歐公蔽于此故明有所遺韓通不見録也宜哉

長安誌圖後題

長安古都邑之冠也周秦漢唐前後相望其山川城郭宮室之制于法宜書三輔黄圖最古宋敏求之志吕大防之圖記皆後出凡前人所述悉具于此矣同年東明李公惟中治書西臺暇日望南山覽曲江北至漢故城臨渭水慨然興懷取志所書以考其迹更以旧圖較証而補訂之釐爲七圖又以自漢及今治所廢置名勝之迹涇渠之利悉附入之總爲圖二十有二視昔人爲詳且精矣書成以寄予覽之而有感焉自禹別九州雍田爲上周始居豳大王自豳遷于岐文王徙于豐武王都鎬數聖人實起從學

因其地勢之雄以興王業豈非灼然有見於乎王遭犬戎之難遷于東都始以其地予秦凡秦漢間言秦之形勢者乃周之形勢也妄鄙淺陋不考但知有秦而不識文武成康全盛之周矣豈深恨而漢之儒臣學不知有周一代之治大抑承秦而岐豐忠厚之俗遂亡而不返此可為深恨也夫人之見聞詳近而略遠盍因所紀唐視漢為詳于秦已略周則泯泯無攷矣人徒見後世宮室極侈千門萬户以為壯麗意謂先王之制大率尚儉質不越卑小無動心駭目之觀不知天子之居自有常尊惟王建國辨方正位一寓大之規大王為諸侯時綿之詩叙宮室宗廟門社咸詳井然況于武王鎬京之宅成周官象魏而規五門內外之朝其高大深遠猶可想見而考工記匠人營國之法亦有可稽蓋以法度為威而威亦非不足也班生之工知何居之道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惜其歸惜當時而不曰周室之有制耳今李公作序首言周于漢唐之上且及天積累深厚子孫延長之故指周為多猶能推究其本如者故是得以并發所欲言者焉

米元章帖

宋初書体未離唐蔡忠惠猶謹守法度至黃太史米南宮始大變矣米公既被徽宗顧賞高宗初愛黃後尤精米至貴其子友仁以鑒定所得生死從遇極矣魯齋王先生嘗論米書謂當于放中求妍蓋他人放則不能妍妍則不能放所以為異覽者往厭其欹側怒張之態而不察其秀婉嫵媚之姿此魯齋所以有求妍之說也可謂善評米書者矣此三帖皆奇前一帖崇寧初米為江淮制置發運司句當時蔡京當國在政除者皆其黨禍禁固不足道閭閻信天下士正恐得曲學阿世之徒爾何足望哉

十八卷

吳禮部文集卷之十九

策問

江西御試策問一道

國家幅員既廣職官亦衆銓衡進叙專以年勞由是選法多壅閼拔尤猾淆濁渾清賢愚同貫積久成弊有識患之茲欲澄清吏選大明黜陟俾清濁異流賢愚甄別官稱其任人無倖心或行考課之法或用磨勘之令或因而增秩或不次擢才凡茲數者樂聞折衷

又一道南人

蓋聞天運之不齊陰陽之或愆旱乾水溢先世無之昔以堯湯之盛而猶不免也春秋水旱不兩出書所以謹天災知戒而思備也故臧孫辰告糴于齊說者以為譏其不知謹備九年七年之水旱而民無捐瘠漢人美其畜積多而備先具也國家土宇之廣歲入之豐而調度實繁郡縣寡儲蓄或不登則所在告匱往往不知所措賑救一仰于兼并之家至不愛名器以假之丁未之災亦可鑒矣比歲水旱相仍聞有樂土民御趨近未至大困今夏亢陽徂秋不雨數月江淮南北赤地數千里米價翔貴飢饉之憂迫于此矣朝廷雖設義倉有司漫為文具緩急不可倚也周官荒政十有二可歷舉而講求歟聞倉發粟但得請則常緩不及當早計而先定歟糴粟初分使民重困而無實惠何術而能周防歟儒者之慮常失之迂今之災未若丁未之甚然有備無患亦不可以緩也繼今而後義倉之政若何而克與李悝之平糴壽昌之常平亦在所當行歟諸君子以經術時務出為世用其毋以過慮為嫌出位為諱悉心以陳將以轉而告之上

又擬二道

問蓋聞時平則備武以蓄威世亂則修武以戡定閑習之有素則臨事足以折沖訓御之有方則倉卒可以無患此經國之遠猷而安人之上務也我

朝承平兵久不試边徼材武所萃備則嚴矣內
郡武臣繼衆者多不更事兵循律履殆无所用
之十歲而降小警江淮道戍命下或摩起剽刼
掠傳城邑震擾野無居人郡従者莫之誰何甚
則縱之為奸未獲分毫之力而良民先被其害
事已不敢痛懲務為姑息此風甚不可長也天
政之不肅禁之不嚴其責固有在而法固可舉
也竊以為國家不吝爵秩廩食富之數十百萬
一旦之用而乃若此則亦素不知教不明于義
之故也古大司馬三時教振旅茇舍治兵田
以及軍事而仲冬大閱以教其全如鼓鐸鐲鐃
車徒旌物之用習坐作進退擊刺之節其法當
行於漢唐舉將帥之科近代習韜畧孫吳書陳
技枝力之制可稽柔而用於夫子曰以不教民
戰是謂棄之傳者以教為孝弟忠信為先何所寓
而施此於東山采薇出車杕杜之詩篇無忘君
親上之識先國後家之意說者以為序其情而
閔其勞說以使民、忘其死何道而臻此盛於
天安不忘戰平居閑暇止宜豫備之日又事必
有武備入而詩讀出而教慨古之人皆是也諸
君子講于前代之宜目擊當日之事能不為
國家深長慮而有以處之乎悉著于篇毋憚出
位

又

問有　國家者必稽古以為治為子孫者必視
祖以為法是故率祖攸行尹以勉君事不師古
說以進戒多古謨遠猶益摩常然　國制之所
宜人情之甚便者不得而改之傳世既久因革
不同然良法之已行成規之具在者不得而廢
也述稽諸古近法乎祖而治道畢矣洪惟
世祖皇帝肇造區夏酌古準今創業垂統缺而
未遑者故有所待傳而可繼者豈无望于後世
之人乎有司竊以為當今有宜復古制者四有
宜法世祖者二備其中又有可言者願從君子
質之常朝之義所以接君臣辨儀等博咨訪通
下情者也今　百官入見歲不過宴賀一二日非

大臣近侍鮮得望清光者此古制之當復一也
或謂日、行之慮以爲煩聞日一朝之制可從
否乎諫諍之官所以拾遺補闕歟何替否不以
無可議而弗設也今臺臣雖有言責廉憲臣啟
之任此古制之當復二也伊欲以諫設官尊可
臺諫少置其員而專其任可行不歟給事中之
官漢以次侍中分左右曹平尚書奏事掌備顧
問唐以隸門下專掌封駁命令務使出納惟允
今雖備　朝列無所關掌此古制之當復三也
夫既有其官則宜思其任抑從漢制爲宜歟抑
循唐制歟凡納言之道三者之目歟錢幣之法
所以權衡百貨貿遷有無歷代未有偏廢者
國朝始行楮幣一毋交法幣益輕而奸益中注
者與圓錢重輕失中已而廢不用夫制法之不
善非圓錢之咎也至今議者咸以爲惜此古制
之當復四也伊欲兼行錢幣大嫡注失何術而
可歟
世祖皇帝湯湯之初開誠布公攬延俊乂以
參用　朝輔彬彬咸知其能因爭之臣過爲甄
別一匿府縣亦廢南士而不自往來無方之義
而示不廣之量或謂兹乃始浮薄之弊而爲之
者今欲法
世祖皇帝之參目始弊之道若何而無失歟
世祖皇帝旁求才聞遺徵天下道德魁壘之
士召見賜問待以不次之擢當時得英之盛無
與爲比或謂近年科目闢既又有遺逸之擧使
宜不復出不知遺逸之今盡有意于科目之所
不及而徒爲文具今欲法
世祖之徵士科舉之意若何而無悖歟諸君子
平居問學有志當世厯于古今之宜矣凡此
歷代之所以不廢祖宗之所以已行有關于時
務之要者是同學問欲皆以裨政化其毋嘗我
以六事之外他不及而三古之上未〻談焉

御枝堂試策問

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不有克竟何所
知而成德哉欲表賢旌善爲政所先而考德問

業彥者所向況于居其鄉不知其人可乎吾鄉
蘭溪寔婺之望山川明秀人物初奇古昔賢可
知矣世遠失傳若唐徐安貞以文顯近代董少
舒金景文以孝著鄉志可致也前宋之南彥彥
革生范浚心氣獨為子朱子所取且有不知從
誰彥之嘆而楊子主則又親受業于朱子者今惟
語略一書僅見于世庶鏞卯國賢遜往彥今衛
湜集禮記解間見稱引而他書无聞范鍾以高
科為賢相而言論風旨述者益鮮其表、彥國
如是也未易悉數也風流日微名字僅存有問
焉莫知所以對豈非可恥之甚者吾輩求必爾
也故留顧聞教于道德之硬晁彥問之淵源文
章著述之道軼散落者庶幾感慕振厉之餘將
有追高風而媲之山川如昨詩書方興周俾學
美于前賢諸君子是望毋曰是非往吏時務之
大而何問之迂也

國學策問四十道

問古之帝王賢彥為先故石渠制決金華劝
講彥儒問道有自來矣請請設官昉于唐世古
令達明著為令典稽職叙沃必得其人將在廷
儒彥之士自先達與柳若河南石衣者亦需進
列職專任兼領歆為當職員不必備而惟其人
歟

又

問律之為書定自唐世
國家酌今准古務以從事用之最急者也今彥
曆不清吏或不知將何以議法而制事哉欲
做古置律學授徒定程式以試吏可行与不願
聞其詳

又

問江浙鹽法之弊久矣近者會集為敗壞已至
極難槩踩學妬以今之所急者言之歲課虧額
數十万何以補之舊引之積而未售者尚多新
者將安所售印抑配則重困民減弛則無以佐
國用遣官講畫且為此爾智者慮之必有佐時
之策

又

問除夕歲時礼節修明責賤有章衣服不貳民志攸定尉同卑著中世以降澆風日滋敝奢靡服美于人不為限制推以侈久攸比者朝廷定與服之程申刑罰之禁行之且三十年有司稍弛民復玩惕奢僭益甚今其何施俾之自化清言其存勿隱勿迂

又

問幽風有云二之日鑿冰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獻羔祭韭蓋藏冰出冰說者以為節陽氣之盛其效至于雷風霜雹調柔不愆民不疾夭或又謂此特聖人輔相燮調之一事不專恃此以為治是則然矣雖非所恃而猶不敢廢何歟蓋陰陽之和冥、中賴其助而人莫之知歟天人相感之際亦學者所當究也彼土牛送寒鑽燧改火之類推此一端是以通之其毋以為不切之問

又

問主治之世不能无盜唐虞明刑成周詰姦見于命官之典後世從可知矣方今太平无虞而竊發于時、有甚至于興師小者奪攘剽劫道路相望都邑聲教之下姦人无所畏忌禁非不嚴也而猶若是豈法有所未備歟抑吏非其人而致然歟天道失而民散、、而盜滋不求其本而區、禦治禁防之末或者不可歟無欲示其本則潛消默化必遲以歲月而目前之害救之殊不可緩其術果安在歟明于當世之務者必有以處此願悉陳之

又

問經載聖人之道史記歷代之事經史者時務之所從出而經又史之所從出也以道制事則經不可以不明以古準今則史不可以不講舍經史而談當世之務可乎今策試之法或止以時務而不及經史、、、者豈專以時務為急乎抑身不明實經史而經史自有所不能外歟史猶可置也經者道之所存而事之本也其

可置敢有司必不以淺待諸生而諸生之所自
待者亦必不尔願聞以祛所惑

又

問先王之世選舉之法書其德行道藝者起于
鄉閭容或不公而唐虞以来至于成周數百年
間書傳所記選舉有不實之弊逮至後世爰而
任一切之法者捌名而授其一日之長者亦可
謂至公矣而往、得人不能如古豈立法之未
至歟抑有司取人之柄者未善歟

又

問前代任官有時舉之法資格之外往、得人
國朝銓選備之省部而貴人自司得以薦舉亦
良法也近者屢而不行豈慮其干請奔競之移
濫冗壅滯之弊而然耶夫舉尔所知豈不愈于
不知而用者至于移且弊皆則禁制之未詳尔
而一切羈絏之可乎今欲人无濫舉、不失人
合乎古之意而不得今之法若何而可

又

問処尉者畀宜以治盜為職微事之費諸人命
之所関非習于法而健于材不足以為也方今
蔭入仕者例得為尉當受命為敎官者得假処
檢以出夫以不從事之人而治重刑之事未離
誦說之書生而當省捕之任无乃用之失其當
歟　豈以砇而舉者不論其素習而能官
宜无所不通歟今天下之務豈急于治盜矣苟
非其人何以責其切委任之道試言其宜

又

問先王之治崇本抑末惰游有禁況乎京師者
四方之所視効其俗化无不可以不謹也今
都城之民類皆不耕不蚕而衣食者不惟惰游
而已作奸抵禁實多有之而又一切仰縣官轉
漕之粟名為市糴實則濟之夫甚疲民力冒海
險費數斛而致一鍾顧以養此无類之民甚无
謂也驅之而尽歸南畝則勢有不能听其自食
而不為之圖則非所以惠卹困窮之意欲化
俗自京師始民知務本而　國无耗財則將何

道而可顧相与言之

又

問古者胄子之教専以公卿大夫士之子從也今國子學弟子員有蒙古色目漢人之别蒙古色目宜在優崇故诏牒而至者不限遠外而蒙古之視色目尤優牒保者不必其子孫弟姪也遂至濫多混淆壅塞其為朝臣者之子弟乃或待次數年而不得進盖議法之初未料其敝之至此也今欲循教胄之義而適古今之宜使序進者適通而无弊其何以處之

又

問京師生齒太币衆價常貴欲稍使之減賤不可得也今歲南船皆至販運盈溢糶糴之米至与太倉陳積者其價相若前此所未有也竊聞外郡旱歉道多流民賑貸之事行將有不免者之善積者人弃我取賤極而貴物理則然廣儲蓄以豫為之圖可也為有司計必出于和糴、則重擾煩而米且不至矣然則便利之宜安通之方若何而可

又

問古者因生以賜姓胙土命之氏姓所以繫統百世氏所以别子孫之所出制婚姻明人倫莫此為重也後世譜系之制不明長主禮更固已漫不可稽然稽謂記載抗賴以有别也今之蒙古色目等族属有分而姓氏不並立以名行貴賤混淆前後複襍國家未有明制抑以為若此者未足害治欤抑殆尚淳庸而不必更革与否必有至當之說

問朝廷比者患獄囚之多且淹也每三歲命五府官分詣諸道決之亦良法也近復危而不行豈有所未便欤抑以其擾煩而止欤且天下之囚自州縣至于路歲有凶惡之審録成案已具上之省部俟報可論決則付之在外有司足矣不然則遣官之出歲其年而簡其人是亦可也二者之中願聞折衷

又

問守令之職最為近民休戚所係不可不慎比嘗申舉人之令廢失實之罰卒未睹其効比年此制復格而不行豈以為无益而止歟其故何也今郡守多缺縣令多猥冗不稱或未嘗親民而輒為是官尤不可也銓選之法若何而宜薦舉之方若何而可此識時務之切者試一陳以現退識

又

問郊之禮也全王之所以敬天而尊祖也有國家者莫先旨今當太平之朝海宇晏清民物阜康屢舉殷礼宜也然是礼之行必將具儀物豐賞賚則財不免于費恩澤覃及則官不免于濫霆寬宥普行則刑不免于縱三者將何以處之不輕于行者豈不以 此之故歟其思所宜以佐石匡之議

又

問古者惟祀故酒醴飲有禁漢著賜酺之令法意其美風俗執近厚也利興于権沽而流于後世另欲禁民之无飲不可得矣今列肆飲酤千室而九糜穀作醪不知其幾倍于粒食也閭爭淩犯之訟失業蕩產之民皆由于此而為政者不知為之限業可乎非惟不之禁顧礼為有樂而飲宜從之尔古所謂樂民之樂者固如是歟伊欲使民循礼而有節德將而无醉非教化洽浹人、有士君子之行者不能至是即其効又未可以卒致也其將何以圖之

又

問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謂不可闕人庶事也主政有三宅三俊之目則兼已用未用言之俊所以為宅之本也今天下之廣職官之衆取人之路不為狭矣而在廷之官或尚有缺諸道風紀之正使大郡之牧守往、虚焉豈果无其人耶抑限其遐而不輕畀耶夫才不儲則乏不養則衰失之于平時而索之于一旦不可得也

國家之于儲養未嘗不加之意且若何而儲若
何而養必有其道矣試一言之可矣

又

問民間役法南北異宜大槩有三曰差役曰雇
役曰義役近者廷議江南雇役許民從便固良
法也豈北不可行歟抑差役義役或可廢歟抑
兼存而並用其于南北何者為便歟試言之可
乎

又

問自周之季禮壞樂崩秦滅其籍禮書猶間存
一二至于樂則亡矣僅存樂記而止凡聲容節
數皆不可考今郊廟樂節樂音之制歟其聲容
孰可以語律呂之道歟考中聲以定律此最要
事也果若何而合于古法歟其致得以對務為
精鑿可行毋徒以樂由心生樂主和之說藉口
以蓋其所不知

又

問近者貢士之外復有遺逸之科蓋深藏山林
高蹈丘園者嫌于自進而有司不能以舉爾然
夫子嘗曰舉逸民則古已然歟三代時鄉舉里
選之外士之懷德抱藝者未嘗隱而不見然耕
莘築岩釣渭之流何以不與于賢能之書乎漢
之嚴光唐之陽城溫造不可尚矣其他不免釣
采華名捷徑索價之譏則為是舉者亦有得有
失歟
國朝知方徵用儒雅者傾魁星之彥接迹于
朝當是時科目未興也設科以來得人可數矣
特行負其言者或出其間闕別是途或足以踣
之歟人心澆訛清議泯泯彼方沮于進士之多
艱而幸于舉牒之易得倖然雜起一郡動數十
人遺逸必不若是多也奈以待特起之才而反
資夤緣之輩真其人者必恥于同列則遺逸者
愈不可得其制詳猶有可議者歟諸生其明思
以對期于賢之无遺而舉之不濫豈不以為美
乎

又

冏帝王之礼至周大備嬴秦滅學經籍散亡漢初遺書稍出博士諸生亦或記之礼古經有今儀礼也記數百篇二戴删之今礼記小戴書也周官最後出立于學官所謂三礼是也前代三礼列明經各究科士就誦習而知其說王安石廢儀礼度數之學遂絶不道談虚文而已夫以三礼論之則周官為綱儀礼乃本經而礼記諸篇則其疏義三者固有本末之相須而不可缺是以朱子概然定為儀礼經傳通解集注之書未完者門人又足成之可謂礼書之大全于古之盛典也方今設科僅止礼記儀礼廢久國莫之異若周官者豈以其間有与他書不同而疑之歟抑以用之者往多事而无益歟以唐太宗之英君侵其可行閔洛諸儒曾无異論世之詆毀者可盡信歟朱子為正學之宗他經訓義皆所遵用礼書乃其用意者而獨在所不取何歟謂宜表章通解一書与三礼並其精論者優異以待之可也明体達用之學莫大于此而去取之際不能无疑願從諸生質之

又

冏周衰孔子没七十子之學散異論並起孟子時楊墨盛行前乎夫子固嘗曰攻乎異端矣天子所指異端者誰歟夫子問礼于老聃親与之接楊朱師老子者墨子或以為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蓋莫能明列子莊子皆傳老子之學者莊子亦与孟子同時然夫子之言一不及老子楊墨孟子之言不及莊子何歟觀于七篇之書嘗晏之功利儀衍之妾婦陳仲子无親戚君臣上下許行不知君子野人眾之相資白圭之貊道宋牼之利說固皆在所斥然專以闢楊墨為言意安在歟申韓原于道德之意太史公有此言也微 其慘刻少恩罪浮于諸子尚与善戰服上刑者同科孟子獨无一言斥之何歟莊子以儒墨並言無怪也東西都以來儒墨孔老時時撥于文士之口韓子推尊孟子功不在禹下而孔墨相為用何以筆之于書歟凡此皆求之而

不待其說者若夫後世異論之害又在所未論也二三子究邪說之原明聖賢之意詳陳于篇以觀所學

又

問三代而上義理素明學者習而知之故其材成德立皆能有益于人之國家而治效之盛非後世可及吾夫子語門弟子未嘗及性而言仁亦罕止訓是時孰不待辯而明也孟子時則已不然故舉而號于人曰性善曰仁人心大者如此他縣可知矣孟子沒而道无傳由漢逮唐諸儒之所誦說學者之所討論皆未能灼然有見于道士生其間不過隨世以就功名而所立卒不逮古者亦此之由歟近世大儒特起始有以續千載不傳之緒性命道德之旨天人皇王之奧煥然大明家習而人誦三尺童子亦能言之可謂盛矣其學之所成孰宜可以爲聖爲賢出而見于用宜皆可以致斯世斯民于三代之上然較切程能視漢唐諸人反或不及其故何哉昔謂孰可曰道之不明今何所謂乎實義理之學果无益于治歟抑學者未能實知之歟知而未能實踐之歟諸生學于此將出而用之者也幸推言其然毋使以儒術病者得以藉口

又

問有虞之時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巡狩一年而畢四朝分方而至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守之時之事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來朝之時之事也成周則六年五服一朝一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其年數之不同固因時之宜然唐虞時巡但考制度而敷奏明試在其來朝周則考制度明黜陟並在巡時而來朝无所事者何歟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大行人之職有春朝秋覲夏宗冬遇之別而又有時會殷同乃周官所不載何歟所謂周天下之事比邦國之功陳天下之謨協諸侯之慮者又各以時而不相通豈爾事者不

必昉叨陳謨者不必悉虞殷考之王制則曰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周爭也則又異于尚書周禮所云何一代之制而自相戾也凡此皆明著于經學者之所當講而通之者若乃後世必守來朝之事非虞周比者奚暇及也俟他日言之

又

問古之為教詩書禮樂周之樂正所職是已吾夫子雅言亦止于詩書執禮，獨以執言是其周之切者尤在乎此也若夫易則掌于太卜春秋則藏于國史非施教之具也吾夫子繫易而暢義理之旨修春秋而著褒貶之法後人始並詩書禮樂以為六經而學者肄焉樂經既亡經止五而已夫易兼天人之奧為五經之原是不可不尊而春秋乃聖人之權衡朔學者所可緊語故自漢以來列五經之序則首易次書詩禮而終之以春秋其体統次第有確然而不可紊者非以為有優劣也科目之與人治一經者未有不兼通他經而得為學者也今之習易書詩者固不至禮止小戴記已非其全而習者絕少至于春秋則比比皆是也聖人之所急者置而不講其視以為可後者則靡然而爭先毋乃好尚之偏歟為有司者固當語前人之成法竊進士之微權稍乃歸之當而反有以助之宜論聖人之經者不當若是歟不然則抑揚進退先後多寡之宜必有其道矣諸生平心而思之毋徇所尚以為說若曰是皆有司之過不在我則必有任其責者

又

問凡學春秋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奠于先聖先師此小戴記之文也古者祀祭事之列不得備讀未有不尸不粢不餚不旅不酬而可以言事也然則釋奠之禮何歟所謂釋者何義歟如記所言止于春秋冬而夏獨闕釋奠則止于先師至學則并有先聖又何歟且其云釋奠者必有合鄭氏謂　國有先聖先

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鄭同合考其下有不合樂之文則有合者豈非指合樂言之乎釋菜輕于釋奠故不舞不授器則釋奠有樂矣鄭氏何以為此說古之所謂先聖先師者誰實為之先師猶可于詩書禮樂之官先聖固無其文也自晉哀公立廟于孔子故宅未嘗出闕里也魏晉釋奠于太學見史冊未嘗有原廟也唐武德廟周公孔子于胄監貞觀廷孔子為先聖于是特享冕幣日增月益以至于今可謂極盛矣古惟功臣與享大烝未聞弟子從祀于師也弟子從祀于師非三五之典明矣抑其可以義起而奠之歟唐設開元釋奠儀設先聖神位于堂上西向先師位其東北南向不言有像後及從祀諸子今觀當時人文字所記則皆為夫子南向像門人亦像十哲而圖其餘于壁是則開元雖著令而時人莫之從也此何故歟夫塑繪之像一毛髮不似則他人而尊是高坐陳冕于地未免簡陋就食之說先儒嘗以為非而因襲之久亦莫之能更也其他尚有大于此者願以儀禮制度非在下者之事是以不得而悉陳若前數者其與襲之由得失之故亦不可以不講也諸生周旋于堂陛之間執事于籩豆之列亦嘗有念及此者乎其著于篇以觀博碩之學

又

問三皇之名經始見于周官未嘗稱其人以實之也孔安國序書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或謂本易大傳然大傳曰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亦無明文也司馬遷史記以軒轅下為之五帝而小司馬補記則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又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號大與此異二說出于讖緯雜記其果可取以為據乎外史掌三皇之書不言三墳也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不言三皇也孔氏以三墳五典合之三皇五帝可謂有徵矣然書序之文先儒頗疑之遂以是為一定不可易之論可乎且三墳言大道夫子豈得去之而斷自唐虞乎世有三墳書

出宋元豐中累古書乎伏羲畫卦著于易矣神農黃帝之說糅見于陰陽道家農家方藥諸書其果可尽信乎前代古帝王之祭不獨三皇已祭三皇著令于唐天其閒天建杜切祓万世固當在所尊哉

朝大建宮宇春秋祭祀甚盛典也續乃虞之醫家者流而限為專門曲藝之祖議禮之意其可得而聞歟緊敎寵名號之是非嚴書文之真僞訂典祀之當否誤三皇者不可以不知也其明辨而詳陳之驗所考規卓識焉

又

問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聖賢之于言固有所不得也已道之不明不行而害正之說與不容不為後世慮也故六經之文如日在天諸子從而翊之固已有優敗之不齊矣自漢以來諸儒患人讀者之不能通也而又為傳注焉數千百年賴以不墜近世義理之學復明諸大儒討論析衷可謂備矣哉

朝表章宗主其說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且經之闕訛傳之道略豈得而无天下之理无窮聖賢未嘗不望于後之人若其本原綱領之正俟百世而不惑者固无庸以異為也昔人有言曰天下不可无此人亦不可以无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微其垂世立教于此已足又奚待有所增益乎祇見其不知量耳方今有著書投官之令蓋所以待非常之士意有在也前代著述之善者或給札下求或後身始出未嘗以媒仕進也奈何不知妄作之徒剽竊儒餘掇拾淺陋无關于義理无裨于政教紛紛爭起奔走自售任考覈者不過假借以成其干請之私其甚者逞私說肆不根背非聖賢以自詭反前人以為高所謂詖淫邪遁當深拒而痛絶者乃使之刊布學宮以惑後生小子之視聽亦可嘆也然一切絶之則失古人精微之意存之而不為之慮則滋當世淺薄之風將從何術而可革已亦學校之所當講者其无以為迂也

又

問射之語尚矣唐虞侯以明之夏商无文而制莫備于周今李散見于礼書雖不能數其詳試言其一二大射賓射燕射之制何以分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等何以别皮侯采侯獸侯正鵠之用何以異大射擇士既射于澤又射于宫無乃複歟抑有不同歟鄉射之射貢賢能而詢中庸也不与于三射然則何所比歟主皮之射即貫革之射尚武力也軍旅庸人用之犹其可与夫子射不主皮之説抑何戾歟夫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争也君子傳者謂射以偶進揖而升堂射畢揖降以俟中偶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考之礼則豐設于西楹西不勝者亦升既取觶飲而先降爾其与下而飲之文若不相當然故王鄭皆以揖讓而升下為句其義亦不可廢先儒何以不能之從歟是皆名物度數之末耳射者進退周旋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後持弓矢審固而可以言中所以觀德行者在此也夫古人于射固㓜而習之无不善者然後之為技不可得而並也后羿逢蒙之流以善射稱君子固不能过使之与射則无不中也圣人亦以德而許之否乎此先儒之所疑後學之所未諭者願相与究之

又

問古者視朝之儀所以辨君臣之等通上下之情也其制之見于经者惟周而已考之礼外朝朝士掌之内朝司士掌之燕朝不什掌之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又曰皐門外朝在路門外内朝在路門内鄭康成云庫門在雉門外雉門為中門外朝在庫之外皐門之内按二鄭之説一則由皐門而雉而庫一則由皐門而庫而雉果孰是歟一則外朝在路門外一則外朝在庫門外何以不同歟又小司寇掌外朝致万民而詢焉注謂雉門外則此外朝又与前不同

康成乃謂天子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有二者兼燕朝言之是已外朝有二何也言之歟此不可以不辨也秦漢以來朝儀非古矣然漢之大會殿視周外朝前殿視內朝宣室視燕朝古意猶未遠也至唐則有大朝正衙入閤之名亦沿前代之意然入閤之儀唐中世始行至其晩年以御前殿爲入閤近世因之又以入閤爲盛禮果可以爲盛歟歐陽公之問于劉侍讀者有所疑也以公之爲博而猶愼于所不知況李者子亦不可以不考也洪惟我

朝制不相襲惟正旦天壽節御朝受賀常日不復講宜以爲煩而止耶抑以爲果可廢耶万一修明舊章則必將有考于此有志當世者其悉并孫通諸生下手輒因是以覘傳古通今之參者

又

問古之建社有大社王社侯社大夫以下之社民間之社其名不同而社之有主則一也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主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注謂社主曰軍社蓋用石爲之各一說也三代之松柏栗脩之樹漢之枌榆此樹木也言石則呂不韋許愼崔靈恩之說而各有據也二者何以不同抑其用之各有當歟且祀社必及稷唐儒云社稷主皆石而先儒之說有社主而不及稷何歟夫石主歟尺半埋地中軍行奉主則取所埋以載陳侯擁社見鄭子產則是以石據皆不通之甚者抑別有制歟至若孔氏釋論語松柏栗亦用大司徒之文先儒從之矣嘗謂三代之社異有近改其所宜之處即其境內之土何宜松宜柏宜栗之不同又夏土何以獨宜松殷周何以獨宜柏栗歟是皆口熟其文而未究其義者稽經而考古亦不可以莫之辨也其爲我悉陳之

又

問六經罹秦暴焚滅之禍獨易以卜筮存漢初

藏書稍出詩書礼春秋皆殘缺不完故書有古今之文詩稱渭邪之篇春秋三傳之異說周官不合于他書此其傳統之最舛者其他文字之訛錯又在所不論也諸儒專門黨同守陋既不能以相通而增衍竄移又悉非舊亦易不見矣唐儒定為正義主一說而摒諸家從者不容復致異宋初一二儒者始以己意論說逮周濂洛建安諸公大明義理訂定經傳又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以為之倡發揮精微可謂質諸聖而不悖俟來世而不惑矣皇明聖朝建學設科尊崇表章使學者有所指守此先王一道德同風俗之盛典也且論聖人之經于殘缺之餘固未嘗以為全可通而無疑闕其所當闕通其所可通以合聖人之心則求之于此已足矣奈何厭常喜新之徒穿鑿傳會溷亂或說適有以投合好異者之所欲夫非聖之言誣淫邪僻之說古所深拒而痛斥者今反有取旨使後生末學靡然而成風果誰之咎歟茲欲明聖朝同道之意懲陋儒詭經之失亦吾黨之所宜悉心者幸察索言之

又

問治天下者莫大于礼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冠婚喪祭民用尤切前代皆有成式今冠礼廢久世不復知有成人之義昏礼壞于隨俗喪礼壞于異端祭礼不經甚已近世司馬公書儀朱子家礼號為適古今之宜好礼之家或所遵用然不見于詔令非出朝廷著令使通習之殆于不可然家礼後出頗宗書儀書儀所有或家礼所無又窃聞家礼乃未定之本為人所竊未及修補今所行者是也然則二書當考而損益之歟或止因其一歟家礼之外尚有可議者歟謂宜定為式程頒之天下使民習于耳目而不異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不在茲歟若夫制礼之本行礼之意則又所未論者俟別言之

又

問先王之世既遠礼樂之書散亡其存于經者

殘缺簡略後儒又以意為之說使行者莫之適
從禮之大者莫過于郊而異說尤甚請試言其
二一天體惟一而或以為六圜丘南郊或以為
一或以為二昊天上帝着矣而復有天皇大帝
之稱五行之帝信矣而或出五帝之號或以乙
歲而二祭或以乙歲而九或以為日至冬至或
以孟春上辛此皆大相舛異者不一之說果有
以一之歟至于圜丘方澤天地分祭時日壇壝
樂舞玉帛亦後不同此禮文之甚明者歷代混
而為一恬不為怪宋人集議互相是非蘇氏專
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為合祭之證而不知其
誤其雖辨歷詆足以移人而先儒深不然之謂
自古未嘗有此瀆亂厖雜之禮然當時分祭僅
、一行明知其謬而後卒不能改先儒之說雖
明備未有援據以從事者其故何歟修明舊章
講求盛典一破千古紛雜之陋今其時矣諸生
其悉陳之

又

問江浙財賦之淵經費所仰曰鹽課曰官田曰
酒稅其數至不輕也以三者而論鹽課兩浙均
之官田浙西為甚稅止于坊城而已近年法弊
害滋民力痒耗富庶之壤化為蕭條
朝廷軫念生靈一旦詹然減鹽額十万霜民食
鹽與倉運之法東南之民歡忻鼓舞逾滿田野
道路深仁厚澤前所未有也官田者蓋仍宋公
田之舊輸納之重民所不堪議者非不知其害
以為歲久頓更欲減無田言之未必聽也今觀
于更張鹽法之事則可以見聖君賢相未嘗憚
于輕賦而後于卹民當可言可行之時俾得輕
減并與不拔之害亦宜不可歟至于酒稅包辦
向為民樂于從不以為病而今不然其故可知
不過官吏虐害之耳若聽民自為而利其利凡
防禁之繁煩一切去之其便利可久豈宜無術
歟今四方之事可美輒因仁政之及于江浙者
并及之事諸生其亦有聞乎亦讀求而思有
以處之乎

又

問鄉飲之禮古之所以尚賢而尊長也其威儀度數之節尚存于故自漢以來下逮唐宋郡國州縣猶有摭拾以從事者今之賢長吏間亦舉行而非有令著也宜出自

朝廷頒示海內俾斯民既獲見三代揖讓之容以為革心向化之助豈非治世之令典歟嘗學讀禮考求其故而亦有疑焉先儒謂儀禮為經禮記乃其義疏儀禮有鄉飲酒禮故禮記有鄉飲酒義信也今以二篇考之儀禮則首言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次乃戒賓記則首言主人拜迎賓而無上事記有三賓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自六十至九十至各有數而禮無其文若此者何也孔氏以記義一篇兼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　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據此則不專釋儀禮其說何以分歟且鄉射之禮飲而後射其儀略同然于主人戒賓而無介至一人舉觶之後獻尊、酢皆鄉飲所無而鄉飲則略記遵入于其終或以為缺而未備必參考而後通其說然歟周官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即蜡祭之飲也月令孟冬大飲烝亦即此歟而鄭氏言其禮亡今郡國以鄉飲禮代之則是蜡祭之飲本與鄉飲同此又何歟豳風之詩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鄭氏引以釋大飲且鄉禮之牲以狗而此有羔羊抑別有說歟夫為其事者必先明其義請承討論他日舉而措之爾凡是數端其稽之于經而詳究夫先儒之說必有得之以俟有司之采擇

又

問治天下者不能以無刑墨劓剕宮大辟古之五刑也笞杖徒流死後世之五刑也肉刑難盡復矣比者治盜畧放劓刑有司閔而不用卒于不行豈真不可復歟律之死刑有二今止為一遂以輕而從重徒流之刑差代以杖乃以重而

從輕議者抑未之思歟刑統之書自唐以來隨
時修定尤爲詳密
國家酌古準今亦嘗掇拾從事謂宜定爲程式
若書者明法之科吏而仕者必出于此今之通
判或當以刑統附入而使得兼用是亦皆時務
之所切也夫治有本末皆不可廢特有輕重之
不同耳若況爲大言曰化民以德爲
國以禮何事于刑則非所以答吾問

又

問虎冥之墟迷冥之區詩、蔥、屹乎皇都峙
以西山居庸險以渤碣潞沽山川相繆古今不
殊亦嘗有慨然于此者乎肇自召奭啓土建邦
彼其化行于南人猶思之而愛其樹況于貽厥
子孫宜無遺風餘烈之可言者乎春秋燕人比
燕號爲弱小一家而戰國悍然與六雄並何其
稍異歟縣金招賢談笑而爲萬乘之國亦足嘉
矣結客報仇欲挾匕首以得志又何陋也然慷
慨悲歌世猶有存者聖美之澤反不若是久何
歟秦漢之君銳意神仙誤者休起又不獨大忘
生輕死者之爲抑樂趨時好而非其本心歟謂
其人習戰攻俗尚驍勇固也然有文武倫是爲
中興元功者推鋒越河以忠義自奮至專以尊
乎傳詩與春尊並稱明書禮與鄭馬並列正五
經義要則後世以春秋對策不下見董者有之
于世孔教衰之時獨崇義方五子皆爲名臣宜
以戰國歟況遼金相繼于數百年名世者亦宜
五人歟老之所傳道勝之所記有可一二歷數
者乎方今天命還同治教休明邦畿之近涵煦
仁義道德之中士乎居自期戰國以下不足論
也然考風俗以驅治希前人以成德雅固吾者
之事尚異陳之

家塾策問二道

漢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蓋有感于董仲
舒之言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此其事也趙岐孟
子題辭稱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孟子
爾雅孝經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

而已據此則文帝時傳記尚有博士五經置詩元之非始置于孝武明矣然五經博士之置文帝時不書而傳記博士之罷不知在何時表章之義武帝專之而文帝不与焉乃非其實歟傳記固不可同于經讀經者必通爾雅爾雅之傳記可也孝經論語孟子皆聖賢切要之言文帝之置博士當矣而武帝不能復然世儒无有議其失者何耶

又

高帝入關与民約法三章悉除秦苛娆所以得民心也其後三章不足以禦奸蕭何攈摭秦法作律九章後因秦法矣高后初年始除三族罪妖言令一女子之見逮過于何何之不仁有負于高帝寬大之意矣矣然既曰除妖言令而孝文二年何以又書除誹謗妖言律乎既除三族誅而孝文元年又何以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乎新垣平謀逆復行三族之誅則前此所謂除者皆非歟愚嘗讀史至此思之而不得其說其

十九卷

何以通之

文移

請御學祠金仁山先生

嘗聞有道德者沒則祭于瞽宗今學有先賢之祠所以追念也若乃立德立言可法可師當今之所表章者之所尊信既有其人未列于祠宇不為御郡之深恥學校之欠典乎切見故仁山金先生諱履祥字吉父世蘭溪人少而好學有經世志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曆靡不博通長師魯齋王文憲公柏從登北山何文定公基之門北山實學于勉齋黃公而得朱子之傳者由是講貫愈精造詣益邃表裏識篤柳氣肅和舉進士一不利去以文義進諸公間嘗出奇策匡世為在位者所沮洎宋季以迴切郎史館編校召已不及因隱居仁山下著書以淑後進大德中本道卿臣及部使者敦禮延致聘授講學翁然鄉方未幾而卒所著書表注大學句章疏義刊于婺江東憲司又刊疏義于宣學通鑑前編遂家本道憲司命婺學刊行事聞臺府表上送官又有論孟集註考證傳學者文集藏于家先生道德克希于前修論著有稗于後世列之祀典義叶古今誰一時之未遑實公論之終屈況先生後嗣會處非欲藉是以庇身而某見義學揚亦非托之以要譽如蒙轉聞有司祠之學宮非惟允愜多士之望抑亦不負風憲尊賢崇化之心學校幸甚

代請立北山書院文

欽惟 聖朝興崇正學表章先儒蓋以學術明則人心正儒道顯則風俗美是以上稽孔孟之傳下至程朱之派設科則同其書秩祀則尊其跡至于門人高第同源分派或抱道懷德以終身或著書立言而垂世故于學舍之外復有書院之置表厥宅里相之風声夫惟設教廣而立賢多是以致治隆而與善速此我

朝之盛典視前代為遠過也伏見故金華何基字恭生宋淳熙中躬稟異材夙有大志侍父宦

述臨川勉齋黄公爲今從而受業遂默得學之
精博極聖賢之書確守師說不爲空言玩索洗
灌涵養淳粹縕經綸之弘略屢康退之高節隱
居金華之山北學者尊爲北山先生魯齋趙汝
騰延聘不就以名薦閣景定中與達人徐幾俱
被擢命授以婺學校教授兼麗澤山長控辭不
應咸淳除史館校勘又除兼崇政殿說書辭之
益力特改承務郎主管西嶽廟亦不肯受票老
布衣作詩見志既沒錫謚文定平時不輕撰惟
研究朱子之書四書章句集註悉加點抹有大
學發揮十四卷中庸發揮八卷大傳發揮二卷
啓蒙發揮二卷太極通書西銘發揮三卷行世
已久循習者多近思録發揮十四卷論孟發揮
未脱藁文集十卷藏于家探賾精嚴闡示明切
實朱學之津梁聖途之標的也同時魯齋王先
生栢實出其門傳之導江張顏載道北古仁山
金履祥校業東州並著範模見推當世淵源所
自將美無疵州里知所尊向後進賴以矜式其

贊治善俗之功不爲少矣竊惟先生學紹紫陽
之傳道著金華之望潔身叔季有見于幾先闡
教文明大行于身後若稽古義宜有專祠今婺
溪之上故居宛存過者改容想其風烈咸謂昔
双峰饒魯亦勉齋門人前代奉祀有石洞書院
何子之學不下饒公北山之名豈愧石洞謂宜
即其所居建立書院彰示褒寵以補道闕切見
近年荊湖書院如信之藍山饒之初庵平江之
甫里不過文藝著作之士因有申明屬信允較
斯人品表異尤宜況其家非殷富事絶扳援于
義毋慚有言非希如蒙轉以上聞俯從所請豈
惟慰悦是邦人士之願亦足興起海內學者之
心世教所關誠非小補

請傳習許益之先生點書公文

竊以傳先之官掌司書籍講授經旨是正音訓
今之職也當職猥以陳庸具員承乏伏見監學
雖有藏書並無點定善本諸生傳習師異指殊
不無舛誤竊聞先儒有云昔人嗣章句之學務

以其不主于義理，爾無章句不明，亦所以害義理。又云：字書音韻，是經中淺事，先儒得其文者多不留意，不知此等處不理會，枉費詞說牽補，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三復斯言，誠為至論。當職生長金華，聞標抹點書之法始自東萊呂成公，至今故家所藏，猶有漢書、資治通鑑之類。迨宋季年，北山何文定公基傳朱子之學于勉齋黃公，魯齋王文憲公柏實遊其門。仁山金履祥並學于何、王，而導江張鎮學于王氏，以教于北方。何氏所點四書，今溫州有板本。王氏所點四書及通鑑綱目，傳布四方。金氏、張氏所點，皆祖述何、王。近時許謙益之，乃金氏高第，重點四書章句集注，及以廖氏九經校本，每加校點。他如儀禮、春秋公穀二傳，併注易程氏傳、朱氏本義、詩朱氏傳、書蔡氏傳、朱氏家禮，皆有點本。分剖句讀，訂定字音，考正謬訛，標釋段畫，纖悉不貫，而義明理得，積累後生愈精。今士大夫咸所推服。謙之學行，本道屢薦于朝，不幸而沒。其他亦有著述，而點書特為切要。今所傳多出副本，而其家藏乃親筆所定，可信不差。學者得之，真進道之指南也。如蒙覽察，特為申明，轉聞上司，委通化之士，親齎善本，就其家傳錄，并廣求呂子及何、王、金氏之書，頒之學官，嘉惠後進，實斯文之大幸。

代孫幹卿御史請刊近思錄發揮等書

公文

嘗謂傳道受業，必以正學為宗；著書立言，貴乎世教有補。所宜表彰，以示激揚。當職往歲備員婺州路，屬邑蘭谿。北山何文定公基，親學于勉齋黃氏，得朱子的傳，道德之望，為時師表。亡宋屢召，授以史館校勘、崇政殿說書，並辭不受。所著書有大學、中庸、易大傳、啓蒙、通書、近思錄等發揮，並因朱子本旨，不雜他說。大學等五發揮刊行已久，止有近思錄發揮未就，因不被圖而銘。發揮先刊于紹興，其後門人仁山金履祥纂次訂定，見有全書。蓋近思錄乃近世一經，而發

揮之旨尤爲精要非泛々他書之比金氏之季傳之許謙倡述宗旨南北從游者甚衆屢常臺居又本道列薦未仕而卒謙所著述有讀四書叢說詩集傳名物鈔尤有發明四方傳錄多以未見爲恨以上近思錄發揮讀四書叢說詩集傳名物鈔三書不過數十卷計價不爲甚大如蒙就子婺州路儒學錢粮內刊板流布幸甚後學其子敎化不爲无補

祭文

祭邵州判縣尹父子文

烏乎自吾聞梅境章甫父子之死爲之驚呼痛怛累旬月靡寧今尚忍言之乎惟公父子儒邦之特風声相聞而初未識邀玆宣城乃並轍近子寮錄曹章甫作邑實當代庖趨迎飛騎遂爲交承契分尤密一老昂然年且九十我時進拜海言懇惻謂世險艱摩狂悪直盍与我子交警互規我佩斯言日省以惕屬歲薦荒功分發倉替責咳急赴懇被猖尤賴章甫恤替交相手而爭集謂而稍康阴爲但茲往々劇任積勞耗瘵更踰而病我時在告阻領褱涼効我先歸行亦泣裝父貽我識子餞我觸寒風致亭凍雪冰陽執別惓惓帳情何可忘烏乎曾謂不半載而相繼以亡顧自予之歸亦喪季父憂悽病侵剟聞若訣俯首號天、不亘然言大而亡善行乃蓄彼運丑行穢罪累丘山有方揚、詩志不少悍而反喻與言至此如何匂悲旅猶萧條未還何時奔腆雞柔千里以馳酒淚緘辭庶其鑒之嗚乎哀哉

祭許徵君蓋之文

烏乎紫陽朱子之傳其在吾鄉曰何曰王傳之仁山以及于公其道彌光仁山之門公晚始升獨超等輿遠詣深造盖其稟資明敏篤之資屬暌清論介之操退若不勝衣而淵乎其似道經傳之言旁析精微義利之辨昭晰毫釐雅正之文古漢之匈纂言著書根極理趣朗體造因才惟依時金華功諌注從論思風紀之職成均之

師使得屬之與遊不宜臬司早稜崇臺剡薦札嘗踵門請衣社見吾人所羨公視猶鳥匪以為高吾病況德鳥子天既厄公以貧又櫻以癘會非所憂病也矣命杜門不出專往四方隨其淺深耳受心聞方科目之暫與競範藻与倫魁獨絕口而弗談務善論之深詁蓋公之學無不及顯施以為邦家之用而犹齊無係北南之望是以渺一世之英才小子托交称三十余稔奈途而誘掖扶友道以唐鶴青固不足以儷其親金石不足以假其堅比居間而屬獨蓋共究于遺編不郤于以不肖將叩渴于師傳前歲之冬遠役江漢季音書之不絕慰子心之眷眷每言病以憎劇亦祇謂之常無豈而書于一月乃永訣而終天慨愚生之无成昧出處于幾先冀拂袖以來歸永相從以周旋竟一朝而舍我独後死而誰依欸不遑檀空不執拜我實負公天復奚言惟精神之如生耿耿相照則无間于九泉緘辭告哀有泪如川

監学祭陳衆仲監丞文

烏乎天之生材也不數而材之成也不易學之何擁偶戕折而不使之永長先生處闔文獻之邦淵源外家佩服義方其耳濡目染者莫非有典有則之學而力追古作則又大肆其力于文章往弟而來京師求諸公以翱翔供奉承明論說摩厲俾輩英而發聞修翮斂而鎩張凡朝論之所屬吾徒之所望蓋將進而長夫白玉之堂夫何奇疾纏綿況憂殆傷毋、往京廉專弗嘗按吾儕友之情而莫之敢往探視以彷徨今其已矣嗟孔彼蒼雖祿壽之弗登而衆作流傳碑板照耀在四方而不泯者可稽此而不已之尋謹與諸生相与治袁送喪車之南還俾奉命以歸藏庶幾存斯文之遺息精英于冥漠寄慕一奠有淚漣漣

事述

節録何王二先生行實寄史局諸公

北山先生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熭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其仲子也早從鄉人同録陳子寖習舉業程課若不得已潛心義理陳奇之崇道公為臨川丞時勉齋黄文肅公為宰崇道公見二子而師事焉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先生悚惕受命于是隨事請教得聞淵源之懿臨别又告以但熟讀四書先生終身不忘此語也微辭奥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参以己意立異以為高徇人而少变也凡所讀書无不加標点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説而自見叅居盤溪上因朱子門人楊公与立一見推服自此来学者如衆先生嘗謂為学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本朱子述進箴曰此其則也于詩則曰讀詩别是一法与他経不同兼先掃蕩胷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為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学中庸有不約而符者敬五事則明明德也厚八政則新民也建皇極則止于至善也至于皇極有休徵而无咎徵有仁壽而无鄙夭則中和位育之應皇極之極功也謂讀易者當盡去其勝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沉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現文義究其義理謂四書當以集注為主而以語録輔翼之語録既出乎手不無失真當以集注之精微折衷語録之疏密以語録之詳明發揮集注之曲折故先生不著述惟精叙法録以為發揮僅及四書大傳通書易啓蒙近思録而已既寺則曰集注義理自足若添入諸家語反覺散緩此其精詣造約終不失黄公臨别之訓也王文憲公柏既師事先生、謙抑不敢以第子視之王公高明絶識序正諸経宏論英辯簡問难疑或一事至于注述先生終不受以待其定嘗曰諸経既経朱子訂定其未暇者皆非甚切且當謹守精玩不必又多起疑論有欲為後

李者言謹之又謹可也。先生謹固篤實，絶類漢
儒，請一本朱子，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
出不窮，然皆非自外求也。先生集三十卷，而與
王公問辨者十八卷，不因王公之問則先生無
一言，乾淳而窺之，非淳祐中趙公汝騰守婺，延
聘情講，辭不就，後首薦于 朝，又李名從官列
薦，添倅鄭公士懿守婺，參公杭、楊公棟相繼延請，
皆辭。景定五年，書公鎔為發運，令有詔李燾持
上先生名，遂與運人徐幾同被命，特補迪功郎
添差婺州、李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
竟理宗廟。咸淳改元，復除史館校勘，御筆兼崇
政殿說書，降詔趣辭再三，改承務郎主管華州
西岳廟，終亦不受也。蓋自嘉定以來，蕙堂既殁，
諸公以朱子之書顯者不少矣。大抵天樂淺而
世好深，設其所說日下，而標榜見聞以欺世盜
名者尤不足數。先生介然獨立，蓋思有以矯之
于其同門宿李，執不滿日，恨其早衰不能如若
人強健，備應聘講，策思尤益于人，而徒勤于道

路，爾世當衰季，獨抱隱憂，尤有難以與人言者，
然則先生之見遠矣。咸淳四年十二月卒，年八
十一。平生肩弱多病，以自能保持至此。國子登
酒楊公文仲請于 朝，謚文定。所著大學發揮
十四卷，中庸發揮八卷，大傳發揮二卷，易啓蒙
發揮二卷，通書發揮二卷，近思錄發揮十四卷，
論孟發揮未脫稿，近思錄未校正，餘在家刊布
已久。太極西銘發揮、近思錄摭生者，文集三
十卷，藏于家。所標點諸書近存者，皆可傳世垂
則也。

魯齋先生王公栢，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大父崇政
殿說書師愈，從楊文靖公受易論語，既又往朱
文公、張宣公、呂成公遊，又朝奉郎主管建昌軍
仙都觀瀚，兄弟皆及諸呂之門，朱子銘崇政公
墓，又有寄廬記，瀚請為公墓祠作也。先生少慕
諸葛亮，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與
其友汪開之同讀四書，取論孟集義，別以鉛黃
朱墨，求朱子去取之意，以勉齋黃公通釋尚缺

答渙伯語錄精要足之名曰通旨一日讀居處
恭執事敎章悟然曰長嘯非持敬之道亟更以
尊居從朱子門人遊獨揚子與立皆以比山何
基子恭孝子勉齋得朱子傳宜往從之既見授
以平志居敬之旨為作晉齋箴自是發憤屬
諸書无不標抹点校四書通鑑綱目則尤著者
也嘗謂古人左圖右書後世圖學幾絶作研幾
七十餘圖敬齋箴似日用從事然異見廟諸家
處餘閑閑清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卹孤
字伯兄甚恭季弟早喪撫其孤割腴田與之愛
從子僎賢與共孝並居開元死與斂且葬九宗
族交友見意周盡四方來學者隨其淺深啓誘
之尤以大學為首教學者玩揚與揀相繼守婺
趙與景倩守台禮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郷之
耆碩皆執弟子禮　理宗嚴學諸生累服臨于
郡既歸講道于家著撰益精嘗作易圖推明河
洛先後天之驗日伏羲則河圖推一陰一陽之
義畫出奇偶皆因自然之勢而生八卦文王則

河圖即因已定之卦推其交合乃求未畫之圖
而易位置河圖者先後天之祖宗乎大禹得洛
書而別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洛書之數
四十有五而洪範六位推其事五十有五與河
圖之數不期而暗合箕子之傳又推而倍大衍
之數洪範者經傳之祖宗乎又曰洛書之所以
即河圖者何也洛書以河圖生成之數並偕此
其大意也以二四易置于東西以七九易置于
西南此其妙執也惟如此而後縱橫相对皆十
于是陽居正而陰居偏矣後天之所以即河圖
者河圖是逆行奇偶互交後天是統体奇偶之
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則偶在
上而奇在下矣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洪
範經也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皇極經也此帝
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洪範五皇極居
中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相並有並義焉一九三
七二六四八相对有对義焉箕子所陳事证相
感于一陽也今三從一衡取义亦本一陽也于

今詩則謂三百五篇豈盡天子之旧漢初諸儒各出所记是之夫子所删容有存于閭巷浮薄之口者乃以二南各十有十篇而三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于王風則削去野有死麕鄭衛淫奔諸篇皆當在所削也于春秋元年春王正月鄭曰杜征南注隐公之元年周王之正月明白有典則矣豈有魯國之史不用周正而用正是不奉正朔也圣人義精理明尤其任而輒改正朔悖莫甚焉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四時之序常紊圣人欲行夏之時正以此也先儒謂用正非春是矣謂假天時以立義則非也謂以周正紀事尤任不敢自專是矣謂以夏時冠月為垂法後世則非也又謂大學致知章未嘗亡還知止章于所引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而不可為目于論語則謂聖人言於万世大法曰語曰子個不得与帝王之書並理宗時譔官徐僑嘗請錫名魯經有詔奉於時議近之而止于是為魯經章句以大學中庸孟子為之傳其

獨見卓識多此類也咸淳十年五月微疾手書付其子惪曰吾不遠矣七月其甲子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八國子祭酒楊公文仲請于朝贈承事郎賜謚文憲傳其學者仁山金履祥導江張額也宋季近臣嘗言其學行于朝下郡録所著書先生不以告有讀易記讀書記讀詩記各十卷讀春秋記八卷論語衍義七卷太極圖衍義一卷伊洛精義一卷研幾圖一卷魯經章句三十卷論語通旨二十卷孟子通旨七卷書附傳四十卷左氏正傳十卷續國語四十卷闡孝之書四卷文章續古三十卷文章復古七十卷濂洛文統二百卷擬道志二十卷朱子指要十卷詩可言二十卷天文考一卷地理考二卷墨林考十六卷大爾雅五卷六義字原二卷正始之音七卷帝王曆數二卷江左閥源五卷伊洛指南八卷涵古圖書一卷詩辨說二卷書疑九卷涵古易說一卷大象衍義一卷雜志二卷周子乙卷發遺三昧

稽古一卷朝章集十卷榮陽詩類五卷文集七
十五卷家乘五十卷又有親校刊刻諸書尤不
精善比年兵燹煨散落已多存者或秘而不傳
然其磊落光明者固已見于世矣

吳氏家述

吳氏散居江浙間者乃太伯公族之裔也世遠
譜亡不可稽考吾家高祖府君諱杞自衢徙秀
蘭溪娶唐氏生曾大父諱燁娶陳氏生三子
昌遷其季大父也諱儒宗字景舒元配湯氏繼
張氏二女季生四子男皆湯出女適徐　徐次
早世子男諱　辛字伯祥今贈應奉翰林文字
從仕郎配龔氏贈宜人次諱文字文可娶應氏
次諱奧字主之娶榮氏次紉繼他姓由高祖府
君而上皆潛美不耀曾大父始好儒命二子治
生產而專其季子季觀名命意可見大父攻苦
自力既精季子業慚遇厚介壯歲當論平淸稱
時碩儒耆彥稱其見聞文尚理致引厚請莫親
壯而氣和簡數大家經晉授者多占科選而已
輒不利咸淳季年補國子學先考應奉公與名
待補生而時代變矣學既平中犹治儒不廢與
一二遺老以綱紀御學爲務有司就延以職人
尊之曰碧溪先生已而以老休于家先考率諸
父承意承養歲時怡愉欢逮聰明康強壽九十
犹讀細字書飲酒數不亂臨殁終正衣冠言笑
而逝先考元貞大德間受知諸公以教官選初
授金華教諭改仙居所至建官給田有績于學
至大初升岱山書院山長以涉海遠不行與仲
季同居均財无閒言篤愛姻黨好賓客施予不
倦里中平名賦極急难倚以爲重无大小咸得
其驩心焉先考无子師道實季父所生季父性
剛治生尤留藏好止言責人寡少合而其心亍
慈恕最陰勤守禮法戒子孫惟恐爲不善事
隱約終身務積陰德而已至元癸未先大父
已七十餘而師道始生鍾愛甚篤稍稍能起飲
食揉與俱能言口授以書書其可教少長課以
詩賦兼讀經義嘗言之曰吾束髮即試有司中

年後偕尔諸父延先成非藝不善也今學舉猶
不離場屋間殆習氣驗抑時運亦乎科且復狹
不然注身餘行猶不失為善士尔其毋忘孝也
又曰吾家世以善聞而清白相承吾性尤寬耐
有犯不校一時名成志得頗積作氣勢者安在
而吾年獨存崎嶇兵戈盜賊間人无悲仇之者
思善遇之及今老壽子孫甲蕃意者天之報施
乎薛子子者將叢于若等乎命先考以師道後
曰他宜无可主者不可使文脉由吾家斷而絶
躬保護而成立之後然後已不幸吾家從罹憂
患生理遂落扶母先敢飢寒雖諸父不以責師
道也每念遺訓為之感泣刻厉歷十四年而科
目興又七年恭与季第年先考季父猶存而悲
吾大父之不及見矣時先妣亦已卒數年間先
考季父皆及八旬祿養未充而相繼淪丧烏乎
痛哉師道蒙恩實七品僅得追贈考妣自先大
父葬銅山御中徐之原從祖妣祔其後先考妣
亦葬于彼當時咸無志石名諱歲月久將湮沒

不肖孫之罪益重矣盖先大父生嘉定壬申九
月十四日沒以大德辛丑十一月二十九日葬
以甲辰十二月丙午二祖妣生沒俱在家遠不
能詳先考庭琴生以淳祐乙巳九月十八日沒
以至治癸亥十二月二日葬以泰定乙丑二月
丙申先妣宜人生以淳祐癸卯二月三日沒以
延祐丁巳八月二十三日葬以己未十二月庚
甲季父生以淳祐辛亥十二月一日沒以至順
辛未五月二十一日未葬詳吾之所自出攷帶
他及王子追錄攷諸孫以下不書烏乎富貴之
勢易衰詩書之傳難繼合吾同祖之族与吾為
昆弟今存者四人与吾之子為昆弟者九人隨
俗安移者不失業務盖有不得不然者然豈以
較類權固非其其中所樂聞此師道所以盡然
而傷惕然而懼也方竊烏子主雖仕而微其守
官居也動循家法故日趨于窘乏不自振然用
豈不辱其身以及其先亦豈以振吾續吾祖宗
之所以流澤者大而抗虛其庭事而名秩稍進

推恩之典得上及而寄推異時表于其所應以昭答万一是未可必也師道之子幼孰學能以世其考固將以書示之并以先大父所付寄者具載焉或者善人之後獲徼福于天昌而大之永永自僅師道之志其有仰乎至順三年歲次壬申十二月二十有一日嗣孫師道百拜敬書

志

諸公題志後

右蘭溪吳氏家述延祐七年進士吳師道所自著也歷叙其大父母父母之所以培養深厚與夫爲善之道以期其後人之意甚至元統三年春本由錢塘移舟溯水之濱與吾君道舊經日觀所著述尤切切于天理民彝之間而是篇乃所以示其子若孫使之其世之積善成德非偶然者且命本以顯稽書之藏于家本少時嘗讀歐陽先生瀧岡阡表未嘗不投涕泣涕反復感歎蓋其言出于至情足以當人之善心吳君雖未能大施其素孝而歷官每以清白稱使其逢時得位則其推仁錫類寧不同之也乎所謂養不必豐而全大節以表瀧岡者其亦有行也歟是歲仲夏京兆杜本謹書

又

太史公作三十世家以吳爲首自泰伯至夫差可觀已其後以國爲氏雖散在四方而之千載人猶知其同出於句吳世家者以其氏也余忝與金華正傳同氏余家德溪堂正傳嘗記之今觀正傳所述世德之美家學之盛余亦與有忻慕焉夫筆名上第而榮逮其親世未嘗无也余獨愛正傳名益進德益修而聞譽益有光于前人非此中人之所能及也然余觀正傳之心兢兢自持惟日不足是豈有所爲而爲之者哉蓋其平生之學本以昔賢顯大其先世自期而吾之顯其親者猶未至則如奉拱

壁如信蟹水所以自待其身者不得不厚而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殆有不期然而然者此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凡近傳所以自述而遺其後人者不過如此若乃謂其不自足于已者將有所取必于天斯亦過矣余懼讀者未之詳也故書之下方

齋署吳存書

又

昔李先生潛訓其子以不欺而寧進于取慮後三子相繼舉進士其一人名朴者學于程門致仕尊顯而先生贈開府儀同三司夫世其德且榮名崇追之子道其庶矣乎然二者得兼固人之所願抑留貴在天世德在我〻者可以勉人則不能必于天有諸中失于外君子且將曰學我有焉如此況內外兼之而在外特未大慊于志由是而之焉又自有致其光明之道乎反人吳君師道自其大父暨慶季以善蓋于其鄉既良且文數奇不進于進士用是遺其子孫君會儒科為大邑所主有聲亦既錫光寵懷矣詢其盛典其有待乎官資之崇顯孔子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太史公曰爾為太史無忘吾所論著余觀此竊有契于東陽許謙重題

又

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后稷始為農師而農事之所宜自盡其主者不可以一勤名也要其所成有相之矣詩人推原其本而為之辭故以誕之一言發之誕非大所能盡也吾友吳君正傳用儒植家閱三世百年而君始以文行舉用科目自致膴仕推恩及其考妣贈、予褒寵之不而蓋從者也君示予以所自為家述載其衆于家庭之至行與得聞于祖考之訓言誠切惻惻足以興起人性之善而和諸物則之報然則即詩誕之所謂后稷之穡非能

自致蕃育如此固有相之以道耳歐陽子
曰為善无不报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
兹非據乎烏蜀山人柳貫識

又

吳氏家述者池州建德令吳正傳父之所
著也惟吳氏焯焜有開、、伯父讓德弗
嗣來孫于萊子孫以閩命氏爰衍八方逮
河南守章泰姚彬布漢寬大于時治行第
一逮吳治嘉氏族丕顯大司馬翊漢中興
總殺思咸宗業繩、靡代不顯相我正傳
父世植粤部以茂行方聞揚于大廷日宣
三德以夙世浚明永念祖父載勤載矜錄
比耿光濬源發祥則此其始昌也乃誕擴
厥辭以先是張揚在昔亦常作詩救德于
曾吳陸居晉世頌有文始昌樹碑先烈是
徽理鄉尊祖實錄以興至于今日光其斯
謂不忻並觀不偲于志詩曰孝子不匱永
錫爾類仁人君子之愛其親宜惟有以悅
其天抑又有以拔乎人蓋推己之善以逮
人之善凡觀感而興起者皆善、而無根
也美孰乎吳君沆、乎仁風浪、乎休聲
起乎其感則發乎其前閱也吳方茂厥勳
奮民膺國勳進律加復同嘉育于祖曾慶
流後、施于後昆時人寡思不足以觀其
碩而秉筆執簡以序我友之勳于耳東陽
張樞辞

又

書穫從國子博士吳先生遊先生之孝孙
深鎮寄本末具孝使不至罹科從仕亦足
以顯其先世矣　觀内外孝子守治風節
渾然錫類踐封崇及送褒執有待也讀先
生此述其先德并及其所存詳而覆宜可
信矣臨川諸生危素題

吳禮部文集二十卷終

附録

元故禮部郎中吳君墓表

元有文學政事之士曰禮部郎中吳君諱師道，字正傳，受性剛方，嗜道旨固，以仁爲任，以義爲閑，以現爲填，以礼爲興，學則探其奧旨，見聖賢之心，行則踐其素言，合君子之度，非大中至正不措于心，微非思焉，豈崇不見於敵焉，所謂時之豪傑，邦之利器，士之標準，民之懿則，不疾不徐，初中終皆可考也。君婺州蘭谿人，吳太伯之後也，而識于越，子孫以國爲氏，播祖華胤，代有名德，若河南守之治行，大司馬之功閥，廣州牧之勲猗，左庶子之文學，皆載在方冊，裕于後昆。君承星覆露蔚有矩儀，四世祖杞，自信安來徙，曾祖輝，配陳氏；祖儒宗，宋國子監進士，配湯氏、張氏；進士君生四子，長子柔，贈麗泰翰林大學從仕郎，配樊氏，贈宜人；季子典，配柴氏，君寔季之子。父在，以大父命爲伯父後。幼而穎悟，長而不屢問學，疾力，瞻視審定，大父尤所鍾愛，期于有成。年十九，覩西山真先生讀書記，慨然嘆曰：義理之學，聖賢之道，豈不在于此乎。吾前日之自以爲達者，今則深可悔爾。至大初，聞白雲許先生講道仁山金先生，獲拜謁何王二子之文學，而上沂朱子之傳，乃述所得于己者以請教，致知之說，質之先生，、、味得其言，深加歎嘆，以造乎李先生所以告朱子理一分殊之言爲復。道延交良心，志益廣，名益日聞。至治元年辛酉歲登進士第，解巾褐爲高郵縣丞，階將仕郎。至建之日，躬剔塵滯，咸有條理，明達文法，吏不能欺。漕渠決壞，水泄入湖，于地泛濫，而運道不通。君躬董其役，築大堤以捍漕渠，現偃豬以蓄湖水。既成，往來頌之。三年秋，水大，民以蓄告，君行水而至，悉得其實，矛錢可外，服除，改寧國錄事。以章思陟從仕郎，宣城自昔爲雄富之邦，在今爲兼事所滙，地大民衆，改元事繁，君戴覽識俗，周爰令圖，絕其尤甚，而其條教，當師旅之興，丁飢饉之歲，事爲之制，消循其分，吏士祿附，夫家

寬息始而人以為煩擾之民安其政天曆元年
戊辰歲征兵江淮以遏兩師掌兵者侵取無狀
軍士肆為奪攘舞刃戟行入市肩市人取財
物人憾歲不與則從以殺傷人城人震慄府縣
吏皆閉門自守無敢誰何君嘆曰食人之食者
憂人之憂倘人人辟匿為自完計如一城生衆
何乃單騎徑抵擒殺傷人從大者榜掠市門外
中兵譁噪揚言去屍寺死耳錄事待 急我必
救錄事君聞之促召千夫曰錄事在此敢害錄
事者前千不敢動令諸路兵涉道為 君會則
條理官事夜則巡視營落兵中懾服誠人以安
二年而已歲大旱饑民阻飢宣城一縣仰食于
官者三十三萬口康訪使者議賑民以君攝縣
事擇置義股先是城人飲食君札乃大姓得粟
三百餘石于佑而粟者一萬餘石四墉之內無
飢人至是君縣民札乃如初中皆所命籍其
户為九等得粟三萬七千六百石以君賦飢人
明年春二月猶在田君自康訪使者轉以聞中
書御史得官粟四萬石賦罰錢七百三十定康
訪使者孫步乃分告郡得鈔三萬七千七百錠
選郡府分餘使以等第分與民君獨任其三之
二与飢民為約束號令嚴整省吏而受分者日
數千百人無敢譁者有餘粟那來受分居市中
指其人顧吏曰取彼吏擒之數十得其情甲大
驚以為神明所以振其民無不盡其理三十餘
萬人皆賴以不死康訪使者列其治行薦于
朝至順元年庚午歲以疾去告明年遂歸在官
幾五載去之日如始至今宣城之民誦樂而歆
思之元統元年乙亥歲遷池州建德縣尹階文
林郎建德伊山以為縣君能因其俗以清省得
其民明年旱其倫樂之法如宣城時事孝宣庫
陋君始至撤而新之以乃中立郡孝有田七百
畝為豪右所侵久之不能治郡孝以言郡下
其事建德儒君究治之君按其圖籍悉以歸郡
縣朝後有泉曰清白宋縣令梅堯俞作亭其上
歲久堙廢君後而復之以居儒列遂赴漳州朝

廷出侍衛軍討之、次子建德、君捕尉得宜、民不
知軍在其竟、建德素少為而雅税尤重、邑人苦
之、乃移文所司、極言其敝、罷税為減民以少蘇
三年之間樹教不鳴、佃民得敢供賦税給公上
而已、至元末、朝廷更化、妙柬名儒以秩國子、令
中書右丞呂公思誠、侍御史孔公思立推知君
時皆在中書、程衛称薦、遂自常選中擢國子助
教、階承務郎、明年春、升博士、換儒林郎、六館諸
生元不敬憚人、自以為德師、君在京師未嘗事
遨遊、惟晨夕坐館中、課諸生講明經義、表章正
學、元恐不及、或以為太嚴者、君聞之曰、為人師
而可以寬自處乎、吾盡吾職而已、皇極其他、嘗
語諸生曰、聖人之道、至朱子而大明、朱子之學
至許文正公而後定、向非許公見之、確守之
、固其不為異論所近者或希、故在館三年、一
遵朱子之訓、而守許公之法、未嘗以私意臆說
參錯其間、有持異論而來者、君辭而闢之、曾不
少假、諸公言于朝、請以劉文靖公因從祀孔子

廟廷、事下國子監、君以為劉公以蓋世之才、而
為朱子之學、其學術之正、固無愧于從祀、然事
大體重、非學官所專決、必廷中集議、而後可施
行、始宜其持兩論、不肯即下、議者咸以為是
翰林學士承旨巎巎公、翰林學士朵尔直班公
薦君堪任翰林國史、以為道德性命之明達、禮
樂刑政之談通練、行清白而不愧于古人、至節
劉方而不狗于流俗、未報、而君以生母之憂南
還矣、時至正三年癸未歲春三月也、君素侍先
疾、是年冬忽患瘡、猶端坐終日、講學不輟、嘗校
文江西、郷別聊序、廉訪使者取公決、　先遇
學以為儒學提舉、官事上不報、後校文江浙、士
尤服其精允、四年甲申歲、江浙行中書又比取
士、夏五月、遣幣聘致君、儀欲以主文、君以疾辭
使者以丞相意堅、遂委幣而去、秋八月疾有加
乃反輿、且上休致之請、遠近聞之、莫不失望、十
七日癸酉、遂以疾卒、內外歸之際、精爽不亂、君
生于至元二十年癸未歲二月七日壬辰、壽六

十有二取徐氏封宜人子男二人長深先三年卒次沅女一人適同郡趙虎臣孫男一人池女二人以至正五年乙酉歲九月十有七日丁酉葬于銅山御中徐之原初付請既上翰論著其事久之乃得請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命下而君之卒已久矣所著書蘭陰山房類稿十卷易雜說二卷書雜說六卷詩雜說二卷春秋胡氏傳附正十二卷戰國策校注十卷修字居園池記校注一卷敎御錄二十三卷君于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通為文章清勁善持論既益踔絕有史漢風往說明辨剖析補其所未備啓其所未喻非苟為同異爭勝守而已戰國策一巨高貌之諸而長短之說遂為成書園池記嚴據所處亦足以正名物爭訛誤敎御錄肩而不俚詳而不穢考先賢者舊傳述甚君之長妨計子奔喪去悃將即窆穸門徐元以狀來請以揭其墓焉予子尚忍言予有聞昔三代之時道術既一風俗既同士生其間孝弟修明而德行修備其身而見用于世皆可以為大夫士君子上補其職而下被其澤歷世浸久而風聲不春雜習之于諸而用之得宜故也後世論人之方不能如古而士以未成之不輕試于用得習之非諸而用之不得其宜是以政不堅凝而民受其賊君方沉潛里閭已負甲多之望一旦起自諸生而受民之寄人皆以為習之于諸而用之為得其宜矣其身而後政也而政厚下為世吏師其教于用子也詢已成人為時明法朝自試且大撫羽童使得究永年充遠量業帶主執何遠不可昔賈誼董仲舒有王佐之才祖好文之主而回翔下國甲道而後有志之士于今為慨君以華胄之賢而處休明之世抱也成之才而操可忠之發豈徒未抵恒化儀及可勝痛哉於乎人誰不死而不忘者存君行備于身澤施于人而言著于後他日祠于鄉宗主于孝宦俾繼昕避規而後來者知亦可以不朽矣乎揆今于君三十有五年班才不逾而始終如一其

知之也深則序之也備愛之也篤則言之也文、雖死者復生而生者不愧吁嗟乎吳君其白日之昭々、長夜之冥々、邈儀刑兮既遠尚有考于斯文吁嗟乎吳友人

東園張樞文　京山杜本書　河南陳思謙篆額

墓志銘

浙之東州有數君子爲海內所師表蓋自朱子之學一再傳而何王金許突餘　外利榮所能依固反身克己体驗精切攷其育德成仁類有諸緒若白雲許先生烏蜀柳先生皆已後先亡獨後進傳吳君則同郡而合志以正誼明道扶附世教爲己任者也、　朝廷方同文成協庶其與起正學以作新斯人、而今又亡矣、旺莽謝病宣山、卧念斯文羿娛淒洄時寒、而君之子沈乃千里致錢請書長史張君之文表揭墓上又以門人徐元　述事狀欲与銘其玄室且謂學海內之交相知尤深而敢以淺陋辭乎故撰次而

序之曰、君諱師道字正傳姓吳氏太伯之裔也、高祖諱松自三衢徙蘭溪曾祖諱輝配陳氏祖諱佛宗攷宋國子監進士配湯氏張氏生四子長諱平贈慶春翰林文字從仕郎配龔氏贈宜人季諱泉配柴氏君乃季之子慶春乃无子以大父命君爲後大父愛其穎異欲以續家嗣大聯、卧起飲食与俱期以有成稍長課之詩賦任義即詞明理順年始十九見真西山先生讀書記慨然嘆曰聖賢之道實不在此矣前日自以爲達者深可悔尔至大初聞白雲許先生謙從仁山金先生履祥得文定何子文憲王子之學上泝朱子之傳乃述己所得抒致知之說撰書質于許子深加歎嘆仰以此年季先生所以告朱子理一分殊之言爲復自是凡一辭之未瑩、一義之未安輒往復請問訂定方已于是造詣日深參望日隆至治元年辛酉登進士第授從仕郎高郵府高郵縣丞至官之日條理紀綱君素厲其事者至于畫洲渠濬極收民傷民需

惠利未幾丁外艱服除改寧國録事升徙仕郎
寧國爲江左大郡而寓府臨之君不亟不徐剸
繁擧叢聽斷訟以仁忠信行之凡屬境冤滯
寓府委之處決咸稱平允居官五載以疾言告
而歸民歌詠追思久而不忘廉訪使者具其治
行列薦于朝至元二年乙亥近池州路建德縣
尹官文林郎與民休以清心省事新其孝宮學
意于教養民有捶威考閩接志是復其旧宋梅
聖俞堂寧斯邑有泉祓清白重建逋其上以激
厉俗屬地處荼少而征課重則力言于所司以
減免之時值漳寇兵興朝廷遣侍衛親軍討之
由次境內者而歸君撫尉得宜民賴以安三年
之間田里清謐二稅之外无餘事矣朝廷更化
之初选用名儒今中書左丞吕君思誠侍御史
孔君思立知君者特時在中書薦擢君爲國子
助教階承務郎明年升博士階儒林郎六館諸
生素聞君名无不悅服在京不事請謁晨夕坐
館中講明仁義表章正學且謂之何文宣王書

院堂謂諸生曰聖人之道至朱子而大明朱子
之書至哉
朝許文正公而論定向非許公見之明而守
之篤未必不爲異論所先矣識宜一遵朱子
之訓許公之後私意臆說尤爲參錯其間矯文
之士有持異論者詳而闢之或請以劉文靖公
因從祀孔子廟廷事下國子監君以爲足廷中
集議乃可施行眾疑其持兩端不即下議既而
呈之翰林學士承旨巎・以翰林學士朵尔直
班乃尤重儒雅薦君明于道德性命通于礼樂
政刑操行清白志節端方可任翰林国史未报
而君以生母之喪而還遂移疾上休致之請
朝廷受君奉議大夫礼部郎中命下而君已卒
矣先是掌校文江西贛別有序又校文江浙士
服精允至正四年浙省以幣聘君主文君辭及
江士論尤痛惜之君生于至元二十年癸未之
月七日壬辰享年六十有二娶徐氏封宜人子
男二人長深先三年卒次況亦其家孝女一人

迺同郡趙虎臣孫男一人池女二人以至正五
年乙酉歲九月十有七日丁酉葬于銅山御中
徐之原以深被旨焉予君之孝行博之門人弟
子信于朝廷切有所主德有所成著書備文合
君子卷長史張君既論述而表顯于墓矣乃本
其師友論緒而為之銘曰
聖賢之道具是成式　世遠其宗乃鮮知德
罔遍迷昧曼延剌謬　屋泰色莊陟危欺黜
不有先知孰務尤忒　偉矣吳君剗明易直
探論沂源正其孝植　一於殊理擴充達極
高仰堅鑽淵窺海測　日省時惟躬行心得
毅叔戒詢寔宣乃職　克振絲繩允為規則
明不自專康民華國　幹權儒林罔不儀翕
金華峩峩泉源隱隱　來溉來瞻攷斯肖勒
京兆杜本撰并書篆

附卷終

又附

吳先生碑

元國子博士吳先生既卒三十有七年其子今
翰林待制沉昔于太史宋濂曰先君孝行海內
莫不聞然知而尤詳者莫如御人・、知者中
矣好道而諒直者宜莫如子圖其傳俾久弗忘
非子之屬而誰與濂于先生同業子弟行事執筆
從士列感餘教而暨且與沉友誼老矣寧敢辭
謹按先生吳氏諱師道字正傳婺之蘭溪人少事
于孝不有而勤姁為文辭敏贍長老未冠讀
真文忠公書大悔初所為非是即以聖賢自師
時許文懿公以朱子之學淑學者先生持所悟
識道門肩難許公甚禮敬之授以所受心傳意
擇日閱歲化斂藏光積克礪就規矩繩墨無有閒
于時至治元年舉進士登科授高郵縣丞階將
仕郎遺集決涇源陸渭不通先生集工浚之三
年以外艱歸服除改寧國錄事轉從仕郎天曆
元年徽江淮兵过郡將弗禁下兵自厲揮刀戟

主帥市人取貸債不与輙縱火焚廬舍橫甚自
郡守以下皆畏懼不敢治視民感若不知先生
曰兵元狀賊天子民不治且不可制柔從殺卒
行市捕得縛市門榜掠示衆、譁譟大呼曰何
録事乃敢尒吾曹死耳不忍為人辱必殺録事
先生聞之独出謂其衆曰録事儒者易殺敢殺
者來録事不汝避也衆駭眙不敢有言退相戒
曰他人易侵慎勿犯吳録事明年飢先生手買
切分得粟万餘石食城中民既而宣城民仰縣
官食者三十三万口廉訪使者以先生能更檄
諸縣賑飢遂召大姓第其家為九等出粟有差
得三万七千六百石飢者以不殍死又明年春未
考先生白廉訪使請諸朝蠲官粟十万計使者
六逋稅吏出貸害郡復獲鈔數万定遅廉察吏
賑民先生任三之二誥民為曹伍以次呼名受
錢粟務貧充庭中若无一人然既有受而易服
重至者先生自吏取其人于市中詰之具伏左
右相顧驚為神明居五載條教諸吏事法姑息

廉訪使者薦于朝以疾引歸重紀至元之初選
文林郎池州建德縣尹新孔子廟堂廣学舍蕃
訖侵郡学田七百畝郡下先生閱狀按圖復畱
訖歸諸学建德非茶區民苦茶稅先生言不便
報減稅民賴之中書左丞呂公思誠侍御史孔
公思立薦先生經明行高宜為人師召為國子
助教階承務郎踰年升博士進儒林郎先生聲
著中朝者久士子聞先生至喜曰是婺吳先生
耶相率持所疑揖問間以机鑰皆嗟服焉先生
因所聞陳說誨誘諭聞嚴肅經義一本朱子排
斥異論有詆朱子者惡絕弗与言初許文正公
衡在成均時宗朱子以為教其法具在先生守
不変学者信從如文正時翰林近臣復薦先生
才任修史未報至正三年先生以內艱歸明年
江浙行中書省當大比聘先生取士疾作不赴
行上書請敘其事八月十七日卒于寓壽六十
二既卒命書下以奉議大夫礼部郎中致仕五
年九月十七日葬銅山鄉中徐之原先生之先

居信爲四世祖祀從蘭溪曾祖輝祖儒宗宗周子進士考典世父寧先子以考命後之寧贈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妣吳氏贈宜人先生娶徐氏封如吳氏二男子長深先卒次洗也一女適趙虎臣孫男若干人先生于書无時不覌故无所不通涵蓄淵邃不可涯涘爲文務自理出暢而不繁嚴而不簡有蘭陰山房類稿二十卷易書詩春秋皆有雜說通十卷戰國策校注十卷絳守居園池記校注一卷敬鄉錄二十三卷自聖賢之學不傳篤信者失之拘而不達于用喜功者失之詭而不合乎義二千年間非無豪傑之士而功烈不少見于世者不以斯耶宋之君子後先继出推明闡扶踪闡扶附理无不章事无不備无余矣復生爲後世計無以加矣然而卒未有躬其說而大有爲于天下者豈非有志者鮮矣先生早有所聞尊而行之守道而不迂乎爭致用而必本乎道施其緒餘于郡邑已足以震耀當世使假之以高位而獲大行被其潤澤者夫豈細哉卒止于斯謂之天也非耶雖然觀其所自立不既偉矣夫銘曰

聖學之傳猶日麗天
光華恭如照被彼遐
有是者行有目者覩
致力成功咸以日致
使日自明、不照物
雖曰行天何取于日
其或善焉而不能遐
女壽与新厥功幾何
道積于躬用見乎世
微之一毫大之无外
在昔有作佐運造周
天包地含岳立川流
臣、霸功實悖于道
早曲偏岐畜新之耀
歷世二千康洛繼之
有支而南考亭拓之
爰其緒業亦有專馬
有駕而行可尽天下
彼昏不田扶程是趨
殫其智能溺于詭奎
惟婺有傳考亭之達
先生是承孔武且力
涵而俾深植而俾成
濯其光晶有燁其明
如履而仕不詳下位
道无循精崇序一致
俾壽鈿纏照其弱羸
父嚴母慈亦作之師
近臣咸言其道可數
帝曰女來寔我邦教
有肅威儀有秩詩書
大帶予端闕陳聖讀

使陟而升可釋四海 世方仰之曷爲不待
不顯者身道則不亡 道書滿家百世彌章
世觀其書將考於爲 勿謂曷知斯道在斯

吳禮部文集畢

燕石集十五卷

（元）宋褧撰

附録一卷

清鈔本

燕石集十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宋褧撰。褧字顯夫，大都人。泰定元年進士，歷官翰林直學士，兼經筵講官，諡文清。褧博覽羣籍，與兄本後先入館閣，並有集行世，時人以大宋小宋擬之。褧集爲其姪太常奉禮郎彌所編，凡詩十卷、文五卷。首載至正八年御史臺咨浙江行中書省刊行咨呈一道，歐陽元、蘇天爵、許有壬、呂思誠、危素五序。末附諡議、墓誌、祭文、輓詩。又有洪武中何之權、呂夋二跋。蓋猶舊本。歐陽元序稱其詩務去陳言，燕人凌雲不羈之氣、慷慨赴節之音，一轉而爲清新秀偉。蘇天爵序稱其詩淸新飄逸，閒出奇古，若盧仝、李賀。危素序則稱其精深幽麗而長於諷諭。核其所說，亦約略近之。至其詞藻煥發，時患才多，句或不檢，韻成牽綴。如正獻公墳所衆食詩有高墳白打錢句。案韋莊詩上相閒分白打錢，非紙錢也。張女輓詩封是貞魂埋不得句，序稱其女工於屬對，十歲而夭。案李商隱詩萬古貞魂倚暮霞，非十歲未字之女也。如斯之類，大抵富贍之過，貪多務得，遂不能刮垢磨光。然武庫之兵，利鈍互陳，論其大體，足爲一家，固不以字句累之矣。其文爲作詩之餘事，然溫潤而潔淨，亦不失體裁焉。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御史臺呈據監察御史段珂楊忠王思順蘇守等呈嘗謂文章天下之公器不可無傳竊歎言貴之所先班容緘隱竊見故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宋褧行修而潔學正以醇識量宏遠而能守乎堅貞文章清麗而不越乎軌範與兄本俱由進士並擢巍科旋歷清顯一時聲華搢紳共睹觀其翰林供奉史館著述之暇作為詩文記序碑誌雜文一十五卷或嚴謹純正或瑰瑋雄騁或清婉富麗出入乎班馬之場進騁乎嚴徐之行頡頏於沈謝之間是皆無忝誠可表儀後進宜從憲臺具呈中書省於行省有錢糧學校官為刊行不惟斯人有光亦[illegible]以彰我朝文治之盛具呈照詳得此送據禮部呈議得上項事理合准監察御史所言依已擬刊行相應如蒙准呈照宜從都省移咨江浙省於各路有錢糧學校內刊印行呈詳得此都省合行移咨請照驗依上施行須至咨者

右　咨

浙江等處行中書省

至正八年八月　日

省掾郭泰亨

宋翰林燕石集序

漢初詩學方興燕人韓嬰作外傳數萬言史稱其言與齊魯殊又言嬰嘗傳易燕趙間人喜詩故詩傳而易微余讀是有以知燕之為詩蓋千有餘年於此外傳言奇詭卓犖而詩之為教本乎山川之風氣人物之性情者也燕東並遼海通蓬萊西北控幷塞自昭王好神仙往往招致畤人方士於其國至若憂伏則易水之歌漸離之筑楚漢間安期生蒯通兩人者則又嘗合二者之奇為一矣其風聲氣習歲月之鬱湮世故之感發不激為變宮變徵之流則溢出為騷雅歌行之盛一氣機之宜流耳翰林薊門宋君顯夫賦于詩若干首余讀盡卷求一言之陳無有也雖大堤之謠出塞之曲時或馳騁乎江文通劉越石諸賢之間而燕人凌雲不羈之氣慷慨赴節之音一轉而為清新秀偉之作吾知齊魯老生之不能及是也奈何猶以燕石自名其集邪顯夫年强仕所作當日富所造詣未易窺姑序余所睹記如是云

至順元年三月丙子奉政大夫藝文少監長沙歐陽玄序

延祐中朝廷大興文治予友宋顯夫從其兄誠夫自江南
其面而大小宋之名隱然傳播於京都未幾誠
夫累魁多士久之顯夫亦賜同進士出身初顯夫兄弟從
親宦遊於江漢之間日益貧窶衣食時或不充故其為學
精深堅苦下至稗官傳記亦無不覽詩尤清新飄逸間出
奇古若盧仝李賀之流益喜其詞以模擬之及聞貢舉詔
下始習經義策問既擢第遂入館閣為校書編脩、撰待
制又嘗為太禧掌故中臺御史山南僉憲最後由國子司
業入翰林為直學士至正丙戌之春年五十三以卒謚曰
文清誠夫累官至禮部尚書國子祭酒謚曰正獻始者誠
夫之卒顯夫屬予序其文後今顯夫之亡其子國子生顯
彙其稿徵序於予夫宋氏文學之偉固不待予言而傳
也第念伯仲方以才能進用不極其至相繼而逝此中外
有識之士重悼惜也昔者仁皇開設貢舉本以數求賢才
作興治化今觀累舉得人之盛或才識所長裨益國政或
文章之工黼黻皇猷議者不得盡以迂踈巽懦詆訾之也
嗚呼去古雖遠士之卓然能有所見毅然能有所守又豈
無其人哉彼或訹之以利害視之禍福事弗合義言不中
度詭隨而或不能盡識也予以交遊之久故深知之知之
深則哀之也切是則國家承平百年德澤涵濡而庠序樂
育多士之功豈弟求其文章言語之工而已顯夫家本京
師故題其集曰燕石云

至正六年冬十月朔集賢侍講學士通奉大夫兼國子祭
酒趙郡蘇天爵序

予卧病田廬有禁近之摧迫命就道惶汗無措而復竊自喜幸故人宋君顯夫寔直學士協恭侍從自公論文亦一樂也比予入京前十五日而顯夫卒矣予病亟歸不得省其孤承詔復來顯夫已贈國子祭酒謚文清悲而不可見惜哉孫瓛奉燕石集拜泣且曰此先子所遺兄瓛編次者也世父至治集公實序之敢援例以請予序誠夫文不一紀又序其弟人之生世其可悲也夫昔顯夫兄弟入京首與予遊盡眎予所著睽離有作必寄故知其長發且悉也及閱顯夫稿則未相識時歌詩已嘗及予重以三十年分誼之篤可辭乎國家設貢舉陶天下以經術餘三十年矣文當日昌而名能著見者何其指之不多屈也積儲之不厚也造詣之不遠也取而隨竭發而自耗拘拘規倣而倀倀乎所適者欲昌得乎惟其有所本也有所恭也該洽沈潛心有所得濟以定力而熟之則於　　也決淵湾而濬溝澮策堅良而走康莊庶乎其遠矣顯夫登甲子科考其作未有貢舉前已汩汩矣眎請利祿而重失得忽于播而急於穫者不有間乎人知其才而不究其積儲造詣之有素也故予序其集而原其得俾後之觀者有激焉集凡若干卷文若詩樂府若干首自名燕石然世皆信其為玉也瓛由奉禮郎為丞相東曹掾彙從父之文不使遺逸不媿顯夫之　　矣瓛甫襄事即謀刻父文宋之後其益昌矣哉

至正六年歲在丙戌冬十一月既望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知經筵事安陽許有壬序

宋君顯夫諱褧大都人由進士累官至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贈中大夫國子祭酒勲輕車都尉爵范陽郡侯謚文清其先君薾至元初宦遊江左時君猶未生諸兄隨侍去延祐間偕次兄國子祭酒諱本始還京師都人莫能識朝士大夫亦莫知之也宋族中一二長老纔能記憶祭酒以古文著稱亦精於科子書顯夫獨以詩行不半歲交上下聲名藉甚號曰大宋小宋祭酒公至治辛酉進士及第顯夫泰定甲子始登科實與予同年元統二年祭酒公長成均予以司業貳顯夫嘗俱考文出東相知益深既而祭酒薨又十三年顯夫亦去世嗚呼痛哉祭酒有至治集而顯夫之子顏持君平日所作求序曰此先人手澤也自名其編曰燕石又曰昔心荀子曰藝至無兩能祭酒既能文而善於詩顯夫既能於詩而善於文體製足尚可謂能矣歐陽子曰窮而後工詩兩公揚歷臺省俱為祭酒可謂達矣雖然詩之列於經非藝也風形邦國雅建朝廷頌告神明於以觀失得而識治亂蓋聲音之諧性情之與也詩變為騷騷變為賦漢魏而下盛於唐人苦心鏤刻極於思致視屈宋猶霄壤而况於風雅乎宋金以來唐人又遠矣清公兄弟出學詩者方脱略宋金之習可謂有功於詩學矣自兩公之歿想其流風餘韻而未及方悲悼之無已顏又拜懇甚至於是乎序

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知經筵事太原呂思誠謹書

燕石集後序

翰林直學士廣陽宋公既卒且葬其猶子奉禮郎璜狀公之行又與公子顏編次遺文十有五卷來校其脱誤而并序其後比公以國子司業為史官來實同脩宋史及在經筵為公屬吏其何敢辭來方弱冠在江南山中聞公與伯氏正獻公自江湖北歸名聲藉甚若晉二陸之入洛也未幾正獻公對策大廷連魁多士又四十年公亦舉進士天下方期公兄弟至於大用然皆官三品壽不及六十而止論人才者不能不為之慨嘆焉然其志之所存者徒托諸言而已公之於詩精深幽麗而長於諷諭其文溫潤而完潔固足以成一家之言况陰於孝友而稱其情文者也嘗稽諸史燕之地昔者固多賢偉之士及唐室藩鎮强大石敬塘割其土以賂契丹更宋與金兵戈相尋其民無復休養生息之樂至於詩書禮樂有弗遑及歷數百年而神元定都於此披戈息馬風俗丕變公之昆弟皆能奮自孫若有所樹立豈其適當休明之運以至然歟然則難用之不竟其才而其所傳者則固在此不在彼公之昆弟亦可以無憾矣正獻公歿公狀其行葬録其文今猶之事公者又如此則宋氏之家法尤可稱也公諱褧字顯夫歷官行事當勤之墓碑書之國史此不著

至正七年七月甲辰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危素序

宋翰林燕石集目錄

姪太常奉禮郎瓚　編次
應奉翰林文字危素　校正

第一卷
古賦三首　古詩四言二首
第二卷
古詩五言二十八首
第三卷
古詩七言二十二首
第四卷
雜詩五首　古樂府五十首
第五卷
律詩五言六十八首　絶句五言十五首
第六卷
律詩七言六十五首
第七卷
律詩七言八十九首
第八卷
絶句七言一百六十二首
第九卷
絶句七言一百七十二首
第十卷
絶句六言十首　近體樂府四十首
第十一卷
表七首　上梁文一首
第十二卷
祝文三十三首
記十首　序九首
第十三卷
雜著十二首　祭文六首
第十四卷
碑誌十二首
第十五卷
行狀一首　傳三首
跋十首
附録
謚議　墓誌
祭文　挽詩

燕石集卷第一

姪太常奉禮郎 瑱 編次
應奉翰林文字危素 校正

古賦

勵志賦 延祐己未

伊我生之肇始兮荷陶植於玄鈞稟粹質為乾道兮值中夏之晶辰靈賦余以淑德兮烏敢昧於持循承啓廸於兄考兮懼違戾而恒履蹈于戈未郵之勞兮曾少違於吾身苟怠棄於服行兮奚古訓之可親悵中經於艱蹇兮胡筆舌之能矢粤吾降於靈均之故家兮垠泰擴而俗鄙違廸波而東逝兮歷彌節乎南紀何通都大邦之不能一窺兮獲請業於鉏夫與夫名士守窮廬而矻矻兮財甘毳之可齒戀嫪菲枕乎經史兮邀畸探其源委嘅歲年之不吾予兮顧總角之深悔力不已於大猷兮庶免夫自畫之阯基不察夫余衷兮謂盛時之可仕仰學優之明訓兮患何能而立位抑巖廊之名器兮詎偏嫭之可覬悉次且而求人兮畏干祿之譏訾將貞素之全天兮保父書而卒歲委流行於坎止兮順大命之所俾及神聖之當宁兮闡斯文乎明昌軼前王之丈比兮致德藝而登揚蕭艾摧殄兮蕙蓀匍芳鸞鳳騫翥兮鴟鴞不翔群龍滿朝兮尉羅畢張余惟幸際此休期兮願肆武於髦英雖青雲之不可以力致兮我父命之疾徐然遂俞而克庖兮審徒搏之焉如南囿積年丘山兮亦壟畝之力也驕霸軏於天衢兮在駑駘之習也甘賤貧于有道之世兮匪君子之德也重進脩之不釋兮茲人爵之得也豈上求之不篤兮內省以何而應旃紛娥眉之競進兮妾獨後夫嬋媛戒躁予之衒技求售兮惜令致身之頗偏曰愼言行俟夫強仕兮在仰希乎聖賢遂撤詞以復之兮若獨未徹乎往古途雖殊而歸則同兮均貴乎濟時而匡主余恍不足以為則兮豈前脩由之而亦慢彼歧蹊捷徑固可醜兮胡不遵此先路縱得喪之少拂兮敢他人之是恕惟敬書而究道兮誠矢死而弗錯亂曰貴與富兮漢浮雲兮上窺陶虞致吾君兮年與時馳惜寸分兮彼蒼孔昭斯志信兮

溜翠石賦 有序

寺南張公子惟建得靈壁石方而厚兩峯相連右高而左不及中微斷不絶腹背有四孔隋以五若一象溜然若去巔其巒嵐山鬟各溜翠石日亦介且戱賦之曰

圓穹孕靈品彙賦形有萬不同怪狀異名寓至道於隱曠供撫玩於高明爰即物而究理詎役志而娛情緊琢鑿與瑰詭恒被寵而叨榮矧茲石之有取宜公子之見稱其始也山英會神元氣聚精凋谷獻瑞岩穴奏禎擬一拳之瑰特結千歲之堅貞潤涵雨雲出入杳冥黝章蒼容鐵質金聲滄烟霧之紆拂絶文蘚之滋生細逕直痕嵌翠凹青殆寒泉之引脉積歲月而滌成恍顏墻之屹立溜銀竹之匀傾右聳左隤面古背平擬蓮峰哀柱之危鄗豐塹杖峯之

紫婗然若鉏人元夫之襟度凛然若直臣烈士之儀刑方鶴山而具體於凝雲而友朋(先畫一石題姓書)宜其承以文木錫以華號而恭捲筆硯之盟彼平泉瞽子米狂呼兄為尤物之所惑又何免夫君子之譏評也抑乃有塵表逸人守素養和即鉒誦之宴閒撫玉立之嵯峨挹松風於清晝援綠綺於庭阿攄情繹思而為滔翠之歌々曰嶔崟峭拔石之質兮凝神正體石之德兮伊人剛方與石匹兮敬壽公子服之無斁兮

陽燧賦 會試

(周禮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于日注云夫燧陽燧也取日之火欲得潔氣明燭以照陳饌)

神聖、制禮厥氣具張爰倚與秩爰著彝章品類寔繁有遂曰陽燧銘載範孔瑩且彰至明比德於水鑑至圓儷則于穹蒼湛兮若清氷之凝於玄冥皎兮若太陰之臨於素商靡氛垢之汚染乏塵翳之蔽障概流傳之有自豈鼓鑄之無方匪稽古之髦士奚制度之能詳及乎燔柴於圜丘薦祼於明堂大禮將蔵明禋是享天高日晶霧闢雲藏烜氏敬莅其職業秋卿祇奉其故常持時管以承絜氣對景曜以受烈光以明照明感天象於高遠以陽求陽索火德於渺茫倏始焉而耿々遽愈熾而煌々所以均庭燎於墀陛所以爇墳燭於壇塲交輝於簠簋豆籩之位布焰於牲酒珪幣之行由禮器之妙用昭祀典之齋莊抑嘗竊火之為象近著於世擊石匪妄鑽木甚易叩門而無弗與求蘊可以立致燧之為物人所裁製以金之材受火之制仰列陰體俯翕陽氣然而聖人必遠求於天而近捨諸地于以見致絜清而敬明神又以見五行之異理及神聖創物之上智至若燧人之鑽童子之佩其義雖同而其形又異也烏庠觀物可以省身窮理而後知至烱然方寸虛靈不昧推善端而擴充自微燐而昭晰是則明々之靈臺又乃吾身之陽燧

古詩四言

座主學士廣先生眉壽詩

厥初生人感善乎靈竅散膚髮各殊乃形曰瞻曰聞克持克顧劬職爾勞不具爾耻唯眉于面既崇且優明々容觀睞爽潔脩順歐群役靡愆靡　矧不羸于壯耋亦靡梢舒森若喜　憂形則　瞤無矯無飭表裡天君世貴適用我罔或遲之有忽于茲我莫敢與之允矣君子頤媞斯義小子詩之式告執事

燕石集卷第一

燕石集卷第二

古詩五言

日出齋化門（都城東出南頭第一門）

日出齋化門騰々開九光四面啓金鑰崇扉闢輝煌都城
萬井烟沃盥整衣裳納履戒車馬出入紛倉皇士者趨名
譽魚佩鏘琳琅鄙夫競錐刀蛾子羅康莊大明忽西頹所
遇皆不常　事頭搶地得志驕昂々擾擾千萬情四序恒
茫々　馭天風弭節白雲鄉左驂碧虹蜺右駕紫鳳凰
俯視塵土海寶臺想悲傷誓將九轉丹授之療膏肓巍々
金銀宮境界殊清涼凡骨倘有緣握手同徜徉

送魏通甫南歸

魏君江海儒孟浪遊天都天都産功名豪侠争奔趨子雲
老太玄紫綬金張紆吾儕赤手來抱藝將何如時無辭鉊
人太白悲窮途晨炊侍桂玉惡況那能枯涼風西北來塵
埃與之俱秋清氣寥蹤愁悲塞中寫駕言欲南還感激仍
躊躇豈不顧君智潜珍俟須臾江南垂白親日夕恒倚閭
袖中出毛檄入室聊歡娛斗食勿羞澀再舉冲天衢

雪寒書事廿六韻（延祐乙未在樂亭縣作）

幽雲敎層霄狂吹趣陰霰氛霾互然黯雨雪事交戰彌空
始糝屑降地旋削片斯須萬彙失項刻九有遍霏々集頹
堞皜々被遐甸危峯霄周圭廣陌曳齊練崇陵受委積枯
柎容挂罥況槁未足多擬絮差可善通逵賦連璐塊壤詩
垂瑱墻平爲澒淡谷　頰寒鋯孄幌助披卷
氣清華蓋與光爛銀海眩太素扉污垢至積謝瑚璩人蹤
絕往反野色一更變積陰若膠糊祁寒病增羨晨衣鬢張
路夜扉益覺厲衾重初昏寢薪濕停午膳屢咸析續帛凍
雲裂盈觚髮森悚去笠指直戀結袴凌壁菜萬釜漸瑩歔
溟硯凍人書恐減狩將坐畏慄虎士附趾瘃馬走牙齒顫
罷吡歸禁痺陋邑刷鐵薛屋淵僮自修室置嘯與唁窮荒
覲吹律凝沍需見觀揮翰書日累歔以古雅衛

送項鍊師還天台

海岸山岩嵬飛霞凌紫霄中棲鍊形子綠髮顏不凋漆點
雙瞳人神授養生訣暮來赤城風晨謁玉京闕振迅鶴鸞
净翩翔見錫輕金丹　愛惜綠酒陶性情我慚塵土姿嬾
紿方外友忘形時一見談屑紛在口合明閒還山惜別令
人嗟相思欲相見難訪碧桃花

松濤齋

華省樹颸々紫聲發中宵詎非漆園籟謂是廣陵潮羽葆
蕩流月鳳吹激商飈永言託棲息聽此滌煩囂

中秋陪謝敬德脩撰達兼善典籤誠夫兄學士會飲
周子嘉如舟亭交命陰韻十二依次詩得實字

秋川澄狩藻涼飈墮果橡雅集融酒尊緩步既歷綺華構
故依岸危欄欲瓢瓢夕齋滌煩囂時清修歡賞寒光揭寶
鑑灝氣凝銅掌翔蹈仙蜺胃鼓舞兒揮摭初窺祇開軒久

眺還倚杖林鳥驚像翼莎券萬衷響細裏谷之盤未卜川
若輞與藏雄朔客太史詑川叢交航罰如響探策心遽驅
主人畫舫齋坐客龍虎榜

群玉司崔元方瑕然亭

幽人虛白室理琴恒自怡聲兼碧玉調弦是水晶絲涼颸
動脩機皓月涵清池至音一入耳四座無邪思

送李漑之待詔還濟南

髫齔客江漢早聞高士名君居玉沙縣我在渚宮城弱小
知慕君不得覿君面道路播詞章膚俗羚俊彥騏驥厭庭
户鸞凰悲草萊英標出世表　去黃金臺風塵綺陌深烟
霧玉堂宵浩歌香爐峰巢雲寄木杪朝辭九華頂暮宿黃
鶴樓綸巾紫鳳楊欲去仍或留揭來重翱翔五十霜鬢秋
瀛洲列群仙蓬山擷蘭芷一登鸞坡峻再陟阿閣崇手符
雖珂琢通籍金閨中謁帝興聖宮迴車歷城道矯首凌天
風振衣下瑤島東望蟻不住烟霞春晝　吉歸理松楸嘯（觀下有闕字）
傲依　灼緬想共君遊不得恒聚首叩首塵投刺慶缺阻
文酒兩羅野山色晴飛濼柳花明發送長往憐君離思睽
雲漢耀奎文長庚麗其下天書行召還豈是栖栖者

濤州李氏一門姊姒四人貞節

玉樹摧秋霜總悵悲夜涼松柏爭厲操蘭蕙俱流芳懷婕
僅一子儀形自見　共　怨毒苦不知年命長（李氏兄弟五人温良）
（牧撫育未及廿載卒俱無子惟茂一子今存）

和王師魯哭子詩廿七韻

我識王內翰早歲賦異質岌岌固州縣處友固膠漆攜辭
若纂組纍幗錦成匹福善宜裕後酬勞當任逸蒼天不可
問得子旋傷夭君懷未能慰我恨亦云積孟春喪孩女仍
咕僕與姪阿申（子姪）之併官奴兩兒衆所惜方期及髫齔入
學相誘掖亭亭芝芳妍溫溫玉縝栗隨行操几杖或可美
文筆一以世科第一以嗣箴穫云胡俱夭折相去不百日
孩女不甚痛長不恃其力初疾忍解棄命醫恒接迹終焉
莫救藥粗頁不慈責娟娟競秀與眉目猶在覿傷心擲細
探歷泥污紅碧父衰猶強飯母悼不安席適值呂太史爲
我亦傍泣渠子歲三喪鴟雛勞卵翼尤嗟中殤女姊嬪已
能刺吾兒幸存二懷抱若可釋疲劣不好學稍令誦內則
君誠曠達士悲泪其頓滴禱神名山顛（卸人以歲月折斛于廬山）置
妾居室側佇作湯餅會人醉酒一石

送張孟功揚州覲分題得游絲

東郭暢景韶飛絲蕩晴朝細逐柳綿度狂隨蕙風飄然卻
縈去條婕娉胃征橈嗟予頹不及相送共逍遙

江陽毛定甫天光雲影閣

伊人結小隱鑒沼若一鏡澄波涵至明穹吴入俯瞰初緣
適幽情乃謂與善性考亭或神遊可壞不可競

江東胡士恭嘉樹軒

野人愛嘉樹題作幽軒名顏豈樗櫟散願懷松柏貞深沉

永夏景蕭颯紫秋聲紛〻事遊冶嘖〻爭春榮

王君冕關中別墅芳潤亭寄題二十韻

雍壤第上〻土厚風氣溫水泉引甘澤卉木滋以蕃與王作都會山川鬱屏蒲維周秦漢唐陳蹟猶具存一覽以娛目矧此長子孫勝境遇名士相值復何言王君長安人負郭有田園藍田在其左終南高且尊平川豁晴眺崇岡如吐吞結搆事幽隱池臺閟重垣植木春茂〻疏渠夏沄〻晉澤晴花炫層角秋苔黕墻根嵐翠浥圖籍柯葉蔭壺尊觴咏協時序起居適寒暄生塵付子弟供具有雞豚好客時過從粗吏不叩門披評極宇宙息偃度朝昏緬懷鶴在陰大笑亂處視茫然珪組念遐矣車馬喧茲亭可適意餘事勿復論 君冕為五原縣令書被誣未雪

早發安平縣回棗陽

露華沐脩叢凉思浩可掬陽光炫遙川熱念沟相續駕言省民瘼行〻涉岩谷掀〻紛聽訟臺〻屢問俗傷哉無知氓誤向憲網觸伏辜痛呼籲寬者脫桎梏于時嗟稍旱禾黍未豐縟媿無雨隨車潤澤溥川陸皇靈赫臨照恒負伐糧愿罪非于公仁敢效復曰酷

山北寓僉丁文苑挽詩 乙卯科舉人石也

使君氣凌雲學劍喜論文生材接其萃立事張吾軍奕葉擢高第廿棠蔭孤墳九京不可作禮儒徒紛紜 乃子墓為登林百科 文苑嘗寓浙西遂塟西湖之側

送太原房淳德赴上長蘆校官廿四韻

聚蔵在甲子我忝登桂籍君從河東來劇亞肆健筆相識稠人中神勝鬚髮黑河汾孕靈秀倏然潤松栢文章豈優劣方爭判得失時運或少乖戰藝不幸北乾龍飛九五港恩逮然頭薄職固匪輕笑擁告身勑音問久寥邈再遇京塵陌或蔫諸太常倍徑薄領後禮文熟討論固豈刀筆術鹺司巍學宮儼在津水側橫經爲老成弟子拜講席廣文冀厥冷歸道貴名實宦業歷素贊吾黨有媿色育材登廷珍計功倍千百挈舟載妻子携書去王國別酒借顏紅春衣照頹白尚憶韓與許當時同少壯士宗椽栢臺才氣森峯嶸耀鄉藉塞下幕府若勞績小大無棄捐朝家禮羅密賢路闢榛蕪異材應間出文運豈偶然因君重太息

蘇伯脩湖廣行省恭政分題賦詩送行得洞庭波

秋風木葉下送目八千里洶湧趨東陵滿蕩混南紀天無俱沉浮霜落徑清泚蛟龍怒未 舟檝漫難 蒼梧雲氣連室竹磯石磊所恨礙君山仍嗟愁帝子予懷渺不極客思浩然起顧令沅湘 安流入江水

禮部侍郎恭不華燕善出守會稽分題送行得讀書堆

昔賢居海陬幽潜有遺址簡編不復存培塿尚堪指三年不窺園西京稱董子蓬蒿繞宅生仲蔚號高士為學貴處靜業成尚致理用行會則藏訓詁殆早猥黃門仕大同朱

墨訂文字雖非注魚蝦乃尔豪處家夫君系貴族縱韻潮
江淡弱冠登巍科禁省久歷履今此乃作守出處將肖彼
掉策國東行去志疾若矢南州欲訪古不憚紆道里遥知
郡政暇閑閑究經史仕學能兩優豈直野王止來慕子所
亦復可起據課黃門侍郎兼太學博士顧野王讀書之所在嘉興之海鹽即今寶雲寺是也分題得比非兼善所經由之遺跡有所請郊元豹賦五言古詩十韻分多六韻詢不能已也然善至治年四行求元功從天周本心學野王撰玉篇若干卷

草蟲圖蛙蟲斯螳螂蛾蜂圖國子生求題
群蟲居草間翾動各有趣或為人所憐或為人所惡憐惡
殺豈偏彼乃自致然披圖付一哂不足汩吾天

送高麗進士李仁復東分題得箕子廟
皇矣錫疇衍已為鼓琴悲列封出異代主教闡東陲道義
三仁稱德澤萬世思遺像儼珪袞巍宮藹蓬蔂頫臨憤溝
瀆奔走高句驪宇宙相終窮盱蠻無已時之子誦經籍賓
興膺爵縻龍光榮冠裳鹿鳴奏歌詩勝此 帝恩寵由文
化施歸與下車拜報稱恒念茲

題道者山朵兒只國王

詩
元氣肇融結律兀蟠厚坤蓬瀛詫虛無五岳名號尊茲山
介平營特与太古存磵石拱其側水巖何足論東北峰巫
閭羅列為弟昆境迥稱瞻眺多景移晨昏烟霏雜 樹海
氣時吐吞幽深閟靈栖勝麗難具言稍宜棲隱淪秋鶴仍
春猿叢桂賦騷雅蔽薜相嬋媛顧此緇衣流結構開祇園
陳迹紛恍惚紀載采本原屬闡賢侯王遊觀駐朱軒從容
樂觴詠風日摇旌旛我昔延祐末東遊窺其藩望望不得
登予懷未能諼於時秋雨霽仰羨思攀援誰為持此意澆
翰題空門

送朵兒只班監憲淮東分題賦詩得豐樂亭
豐山既足玩豐歲仍可喜太守為築亭日日飲滁水幽谷
軒楹泉石列塔圯譙譙禾稼盛噂噂風俗媺政平共觴
詠民安事田里摛辭述佳致行樂遺舊址使君出貴裔讀
書精治理帝命徂淮南持節長風紀是州處行部西望才
尺咫今茲羅旱暵郡邑多告餒衣食並去聲賴賢明庶免溝
壑死先去聲憂回天心相業由此始

送王德常南臺御史分題賦詩得朱雀橋
秣陵古都會秦淮實壯哉長波護巨鎮危橋横曲限華桁
何偉麗赤闌亦榮迴世稱題柱石人是濟川才泛鷁堪屢
往乘驄經幾回當時王謝宅燕子喜重來德常由國子生宰輔之歸信哉
擢南行臺繼為句當今擬拜御史兄王拉為

滎陽趙孝子名璽字君祥
孝乃百行本親有罔極恩親恩可 持報百身論事生
或能盡事亡鮮如存趙君性誠篤能窺曾閔藩親瘠拜醫
師既塋廬墓廹身與木石居淚零松栢原動息撫遺體哀
傷痛心魂讀禮已無媿抱恨終弗諼過車式而敬朝命表
宅門大哉承錫類澆風庶能敦

節婦劉氏 劉氏陽曲民家女草婦西杜王舜卿生子甫一歲王遠遊燕十年不歸劉氏奉舅姑推鐘無猶言子年十四聞父留漢京往料馬至則他無矢劉若不聞日飲其子以孝又十年王始歸決日而復無覺死寮水上劉自奮歎死中以保其家以成其子有母上其事莅其門子名思義對年七十餘

生世苦不諧忿甚太常屬蓋礚任飄落牢譽塔撫育生無

織錦詩死有崩城哭愁雲散晉溪華表照陽曲

送汪臣良編修出知餘姚州題得石鼓

或作鼓 龠鼓

鼛昔中去聲興王振武岐陽蒐臣工作歌詩紀蹟膺閒幽琢

石制為鼓深刻將無休澤堅不少磷文字棊以周古拙出

史籀蟠結紛蛟虯戰駝蘋轉徙遼閟三千秋天朝尤寶惜

移寘宮墻瞰棣息得所託珍秘價莫酬 使蝴建器出守

越東甌穀樸且貴重華來殆罕儔旌麾暫補外廊廟行見

收亦若此鼓然置之荒崙丘

胡震亨家慶堂

三釜及具慶庭闈有餘歡易貴不家食祿養心始安東隣

供滑髓西人成盤飧酒旨饈亦嘉素身與永嘆君子奮達

掖牙緋效王官作堂娛二親上壽羅芝蘭養志既可尚揚

名良獨難錫類動里閈美參期不刊

燕石集卷第二

燕石集卷第三

古詩七言

涼夜吟 十五歲作

雲頭金玦秋意生城南啼烏三四聲濤、斜露銅鋪濕闌

下幽花香氣清侶樓落漏咽凝管波底老龍求子鳴簫、

竹樹小山雨驚覺佳人夢中語濕螢冢落階莎寒拂拭桃

笙掩閨戶

朝元宮白牡丹 延祐丙辰在汴作

瑶圃廊落崑崙高霓旌羽節凌旋飆東門偷種來塵寰開

白

雲鏤月百千瓣雪痕冰瑩群鈒珥重臺複榭玉版白濕露

擁出青霞嬌瓊娥愛春受春足香腴酥膩愁風消人間洛

陽紅紫妖紫霞濃、吹秦簫青鸞望極何當招

岳陽樓

熱雲滿、東風死東方春來着蘭芷晝閑十二君山青北

渚南汀碧瞬子著茫杳靄一千里屯誕仙妖似湖水纖阿

浴鶩出西淮飛上南翁棹歌裡

遺芳夢 武帝思李夫人卧延涼殿夢夫人遺帶蘅蕪之香覺而衣枕香三月不歇帝因製曲名遺芳夢又歌落葉哀蟬曲

庭屏象箄塵凝輝桂枝落盡秋氣悽瓊瑤臺上魂是非琢

鸞照影心含悲離宮別館春茫、延涼殿上空情傷却憑

女丈

鐘大一莖草換得蘅蕪三月香蘭風蕙露怨嬌盡落葉哀

蟬 鳴嘶咽、蟄語誰得知再取玉券摟素絲

五月寒（近歲丙辰夏江南久雨甚寒）

朱明避事秋萬里霧瀰羅壓索裹綺赤帝藏龍天漏水白鳥蒼蠅凍縮背五月雨聲常在耳有虞皇帝拂瑤徽灑透檗絲彈不起招搖下望白玉京朝天蒼珮寒無晶馬毛拳蜻坊門閉閒卸金盤不賜冰

洗車雨（每七夕有雨俗謂天帝為織女洗車）

一從去歲閣油壁塵暗香軿有誰拭瓊娥玉勝莫邊回為我飛書呼軫畢雄雷雌電傾河來寶輪濯濯無纖埃桂香陌上不泥濘虛無指點迴蓬萊烏檣銀浦沾濡徹鳳翔鸞馭潔如雲猶恐黃姑淨病深更擘濕雲填古轍

北中寒

燭龍吹冷玄冥唾鵝子庖從沙 通義和呵手馭日車喋痺陽烏三足墮驪山溫泉徹底冰白地裂文如旱胳窮陰凍合黃鐘琯緹室葭灰不得升射麋將軍守壇屋霜結亂須懸麗穀琵琶弦折酒成凘風力剮破鎧貂肉

榮華樂

大明飛光白玉堂花樓綱戶騰春香鳴鐘饌玉雲母床堂堂夫壻侍中郎青雲捧車謁漢皇公卿夾轂趨道旁董賢朝朝（前曾）眠未央將軍夜穿蹋鞠場柏梁置酒詩成章黃金駟馬來騎徉起山引泉大宅張蘭湯洒壁鳴笙簧女娥奔簫聲遶梁迴風飛雪衣飄颻芳年華月溫柔鄉流蘇斗帳垂珠璫紅麩麝枕辟兔玦紫金釵梁懸鳳皇階前七十二鴛鴦綺襪羅列生輝光平頭奴子蹋箏觴酒酣調笑邯鄲倡腰橫半解金蛇黃玉池芙蓉廣外霜 符如火 黃門開將趙召滿長扶來丹地拜天子顧沐鴻休亘終始

同年程時叔內翰還浙東

玉堂松柏高蕭森老子時時莊舄吟久矣京衢厭塵土茲焉海浦覓園林西清供事有佳興南國獨延無留心著書藏稿名山遠讀易操簪理窟深春流活活敗冰壞晝日曈曈高天陰離情竟作一發箭交道終期百鍊金眾賓懷抱付玉酒二子德色壓衣襟人生會合有天命商參

張武定戰死西南夷

邛竹筇管啓遠寨犀甲吳戈成國殤風悲戰鼓慘欲死日曈戰雲寒不光黷武可憐棄軀命討罪宜用施威強內荷近遠滇海將傳說英聲皆激昂

趙存誠除曲江縣尹將上枉道還長沙為乃父平遠公焚黃

曲江大夫故家子白髮蕭騷辭帝里官居猶表不即上路指湘中有餘喜乃翁勳業聞紫庭手捧芝書新易名祥光一夕照穿木芳衢千古榮佳城椎牛上冢歡聲重石獸無情亦飛動莫愁神道少豐碑聞說新除好祖奉（珠奉已志墓神道碑未有）

九日再會飲如舟亭分韻得興字約賦廿句

周郎家本住武溪入京暫作公府吏閉門哦詩常撫卷倒

嚴迎賓能好事今年中秋偶晴明好友持杯恰三四時當
九日復燕集瀟洒軒楹臨水次檻華錯梨隣舍移壺醞亂
蘂内官賜天高氣清黄菊節攘袂奮髮湖海士風塵慨々
渺芳躅觴咏蘭亭𢧐墻似人生行樂適意尔曷促轅駒老
将至酣歌慷慨時自新放達何須較愚智媿無硬語出𠪚
魄追逢盧仝並馬異

求豐魯明善秀才挽詩

三十未有二十強清門士子搢悲傷讀書破々窮晝夜異
筆往々多篇章世人譁妖萬里曲地下應作脩文郎君不
見江城南有客不識字華纓紫綬鬢如霜

宇文子誠出掾河南行省二十韻

至順元年十月初故人舍我将南徙君書迎覲去志速我
慘送君難思起西山雪小陽烏逝北口風高喬木死吉貝
衣消京國歷木蘭舟泝漳河水夷門舊交兄弟若呉房老
父咫尺爾人生百年貴適意戚促何須羡金紫憶　前年
在灤陽千里兵塵四郊壘妻子哀號不得見来駝歸来澗
悲喜形庭摔牘負長材烏府珥筆存舊雅磊落不作風塵
態宇宙茫々少知己與君同朝三四年清苦何嘗鼓醪醴
歲時相見徒勞問我爾俱貧情罔已江陵古城多北客我
昔與君共閭里君年三十入公府我髮漆黑攺童子邇来
蹤跡各星散南北東西困泥滓王城會面怨驚寵君踰知
命我强仕微軀潦倒屬名韁半世蕭條鮮生理重内輕外
故古所云媿我誅身歃如此鳩巢未葺攻坐拙箕裘将嘗何
所指因君之行重太息撫首蒼茫對斜曛

送周子嘉由長秋寺令史出為滁之来安簿暫𢌿武
陵覲省二十五韻

周郎十五二十時皎如玉樹階庭芝出門掉臂不揖客操
觚作賦猶從師龍駒未騰聲雷足松柏早挺凌霜姿自憐
渠儂似明鏡目我儈父為鈍椎論文倚經十寒暑聚首遂
作𩿉指麗君留我别迹相遠離羣索居情不怡流萍適楚
復南邁行李趨燕同北馳桑弧蓬矢負夙志爺孃妻子成
遠離黄鶴樓前暑云徂文明門内秋為期風塵南陌困英
鋭痴傻飄蕩海孫稱太學諸生曳青衿長秋小史稱白眉
迟春閣下晝伏牘崇恩寺中朝侍祠往来灤京堂適庭召
集閤鐵就礎出祖春醉萄桃館勞還秋宴白蓮池詞林
舊交賞清俊公府餘暇陪遨嬉河濱亭子九日酒座中華
筆十韻詩吏徒免譴獲書滿選曹擬官惟據資米珠薪桂
脱艱阻青袍文移將致施快如海鵬始奮翼逸如天馬初
釋覊覲庭何勞賦陟岵予舍那復謌庚廖秖知定省當汲
汲奚較赴上猶遲々華裾綷縩别良友大艑舸䑣載小姬
策名仕版副君願賦詩河梁勞我思長安落葉路不見洞
庭寒波風亂吹若到来安将擧職莫忘武陵初解維

歐陽原功由藝文少監謁告歸瀏陽

七年不見荼蘼花湘南學士思還家賣馬徑出藝文監買

船使赴路河沙始隨微書官璧水北門風月清談尔兵歷
荏苒居廣閑樸被蕭條敎忠里奎章閣上進成書九重知
是尹燕湖腰帶黄金珮蒼玉〻危賜酒楊前賴君恩如海
誰能報回首鄉關動懐抱尚平昏嫁幾時畢陶令田園何
日到幌舒苑目柳如綿浩然歸興南風前閩人含笑僕夫
喜耶顧悲欷各異緣西山過雨離筵晩川途萬里雲綠繞
里閈遑逆樽俎歡都城會合簪纓少

徐延壽母張節孝 時徐將赴栢德任縣尹

良人旅櫬藏故鄉孤中孫兒佩銅章善事尊章不歸寧叶
蕭碓泉下無遺恨梓楔門前生耿光

廬江縣尹俞器之妻羅恭人節行 羅漢臣學士之女

廬江生前事箴組廬江身後主門戶疾時和藥死廬墓刲
肌斷髪事可舉廬江無子誰與處鸞誥騰光照鄉土共怜
令尹得賢妻不道翰林生淑女

金陵州同知孫德政妻高氏貞節 一子名渊孫五人 高氏年八十八

三十良人如冠玉領兵當關闕於死不復蕭趙年饑盜賊寇
攜兒避難聚宗族鏡鸞歷臥忘膏沐含飴弄孫偕五福巍
巍雙楹表門屋杞妻譚作崩城哭 德政年于王大年同渊始之歎高氏娃門于延
祜年

潘陽胡茂卿善餘堂 茂卿書作此堂奉其父叔嘉令年七十子五人

老人種善如種田三世力耕無歉年賢爲鎡基義爲耒芝
蘭玉樹嘉禾然蒼畬有術誰能傳沃不以糞漑匪泉井底
白金五千兩覓中青錢三百緡 書有人嘏數以白金五千兩寄茂卿後全付之其人他人借貸不償歉者甚急還出其家中贏餘之錢奉其母其人問姓名茂卿分半以謝茂卿不受又戒人負將棄其母有水茂卿見之與俱得三百緡道以二百償遺一百不青古

廣元葉謙甫挽詩

維南一士美如玉懷才制行遯空谷子孫詵〻宜厚福青
衿十年易章服翔鳳原頭可瞑目

蘇伯脩右司滋溪書堂

滋溪〻水清如玉堂中藏書高似屋緗縹裝潢芸葉護遠
過李侯三萬軸上世遺安重教督有美令孫克佩服移書
度几置書腹用之經濟且啓沃尊經纘史雅志篤屈宋衙
官駱則僕堂前山水秀且緑堂中之書茲不辱愧我四十
髩欲禿文學事功俱鹿〻悲歎枯落悔不足欲登君堂借
書讀

行路歎書利陽驛壁

冬雨撲面朝不寒驅馬馳逐荆門山麥隴高平稻塍直竹
樹鷄豚山雨間少年筆硯為 耕得虚名緣半紙道違
良田勝境如拋棄老我流涎何日止

李時進叙惡持其考君墓表求詩 受封襄垣縣男

襄垣老人志不群教子茂〻與高門燕山諌議有陰德陳
氏省華多子孫少年孤貧嗟素刻策名仕版期後昆報施
之道昭而神著布文象龜灼文老人種善如種樹老人視
財如視土紫衣緋衣事尊俎恩封鄉縣爵第五七襄告終

既壽考叶嬌首龜趺貴泉户君不見草間無閑亂冢何足
數却是當時守錢虜
趙侯髮白返黑（後衛千户致仕年八十八吏前衛時王千户鐵西相生今能談其事）
日中則必昃百川東之不西流將軍鬚髮白返黑男强能
使元氣周禁軍前衛皆從事少壯驅馳老來貴幕中文字
羽檄飛騰閒荷節龍章佩功成名遂榮天年饗餘何須羨
馬援述舊能談鉞鈍將奕碁常對爛柯仙只今行年垂九
十鬢變青絲髮黟漆高堂明鏡莫空悲學取將軍養生術
中興萬户愛僊山森亭號粹峯亭
元戎生長太平世雨甲苔鏽日無事築亭排石示燕閒北
似南塘更清致烟霏晻靄群峯出莎陰蘚瑩相廻環天台
廬阜入胸次華陽艮岳非塵寰米狂呼兄名不朽千古高
情能尚友我知主人愛山特節然傳付子孫供世守
柴舜元玄雲石
重陰蔽天濃似墨疾風碎剪不盈尺紫〻霧〻亂拋擲肖
像凝神作奇石松窓竹塢玉立之仙霧為幄烟為衣米狂
拜罷捉不住清淵一拳慳欲飛長安才子惜如寶袖中攜
置夷門遺當時不見萬態峰只今空　三山島
吉安劉楚奇秘書浮雲道院
桑弧蓬矢男子志渠覗鼓翼鵬張翅搖天勲業圖垂名擇
地園林須適意夫君家住白鷺洲先世田廬不外求宗親
同居三百歲舟木素封千户侯桃花源裡山川麗輞口莊
前亭館蓮兒孫袱斜弦踊聲泉石更無塵土氣過來矯首
蓬萊山凌風珂珮聲珊〻蕭然三徑　旬若夢寐衛門時
往還賢豪心事人不識進退卷舒那可必君不見太平宰
相三十餘年馴萬鍾成棗椰

燕石集卷第三

燕石集卷第四

雜言

太白酒樓 延祐己未初自江南還京師途經濟州所作

我昔在髫年如有謫仙人少壯讀所作天才氣凌雲濟陽紫極宮往歲聞佳句采石青山頭前月拜荒墓夜宿層下雲秋吳江上月何如任城樓狂飲與豪俠况有任城宰吳君貺酒復知音酒酣臨八極世事徒駸駸内子香聞夢伯禽嬌且啼人間火宅譴謫遂致是玉山傾倒時散披紫綺裘倒著白接䍦銀臺金馬直一唾方瀛絳闕行將去仙之酒杯失遺基樓觀徂表暗題詠石橋海柏森西東謫仙人今何在汶水島山照蒼穹手揮玉鞭騎玉鯨應在浮雲九州外仙人冤鬼莊氣氳望之不見刻可親明朝我亦玉京去願謁蓬仙賀季真

三五七言 集字賦作

寒空高寒雁號霜氣嚴征析風威薄錦袍一夜相思心似海荒城四望愈切切

塵泥嘆 至元元年乙亥七月久雨後

經涂九軌壯王國岐蹊委巷錯綜若棋纖躔車石馬匹億旦旦蹦轢化作深土深數尺污人衣冠垢人髮膚飄飄蕩穿入臟漬几席令人生憎心内熱氣鬱悒豐隨裂肤怒赫赫天雨下土痛濯滌漲空埃壒淨無蹟洒然頓覺醒胸臆誰謂滿天霖霪數十日塵圂無復作業泥滓乃爾亦可疾與陷三十輻騎馬至不能援其勝壯夫徒行循墻僅寸寸弱婦房子病氣實困蹟七月中氣處暑畢陰雲未徹霖未必小大畋隸又苦風高日出塵復作輾轉皇感計無所出我為呼天勅鬼工運甓或伐石甃壘平安妥泥少塵亦息

送翰林編修成誼叔驛召赴于鞏學士于鄴遂便覲省成由國子生鄉舉于大都至順四年登科今始得歸鄉里

盛時審臣冀金闕四方才子紛來遊郭隗臺荒登不得李膺門下久難留南陽年少詣闕下氣如鵬鶚文如虬長松巢壑被斲削大玉作器辭璵璞既不能上書謁宰相又不能投刺干王侯獨抱獲麟經信如渭濱釣鼓篋橋門不盈歲奪標桂苑僅經秋挽强一中揚達葉不識楚人三刖愁落落拾地芥肯貽鄉邦羞錚錚破天荒廼在帝王州泥金帖子附家信上報里中父老驚倒同門傳玉堂載筆事方始北堂戲彩心難酬書藏石室根天子遂我拜母三年謀薊門一昔歸心起夢裡阿孃驚且喜驛樓佳樹拂秋觴詞館新篇盈留軼家鄉風景有如此關吏歡迎棄繻子疾趨慈笑稱觴次稱鄉賢忙倒屣浮雲暫蔽奎躔爾須信斯文難墜地招邀如鸑鳳麟來菊花潭上從君始西南歸路平如砥太行山色青如洗我幸君歸且愁別心逐太行山色送君直過黃河水

奎章閣學士院照磨林彦廣代祀嶽鎮海瀆以詩送

之
天子代天理萬物輔相治明神治幽贊佐化育兩交盡始
得物無疵厲年有秋神有鯉況壯帶封爵位號祈報古典
禮人則公侯卿相秩祿寵數等且優廟堂爕理未始有爭
戾無乃神失職遂使燕趙旱暵吳越饑莩盈田疇九重宵
旰念民命慎簡清直乘軒輶分詣諸神祠焚　歷究
不少留恒嶽冀幽輔海瀆河内為上流嶠首東南行徑指
會稽泰望迸衣冠集庭陛珂珮鏘琳璆椒漿桂酒感肸蠁
竹邊木豆羅腯鱐焚香早致辭盥手屢叩頭潤澤善利貢
望水興雲作雨嘷嗃慄濕中命林麓原隰諸林丘我知山
靈川后今歲效職致豐稔不負天子聖慮貽我使者羞

古樂府

追和何謝銅雀臺妓

寒露泣丘草悲風漳水聲黄腸定何許歌吹徒營營繐帳
守明月佳人情不勝眠中不得近痴絶望西陵

秋閨怨

海風吹涼簿璇宇挂壁鈎欄秋作主銀灣凝月漏澌溶雲
彩颯颯驚風羽玉帳懸沙塞夢寒沙泱啼秋山迸泉哀蛩
不解論心素金字空候挑夜砧大漢沙如雲去京三萬里
砧聲隔秦城無路入君耳七星西横露浸金—刀剪衣丁
夜眠他日賜金高似屋濮姚應是　嬋娟

漢宫怨

趙飛燕漢春如一日色映豹尾竿膏香鬢翠添掃粉浴蘭
雲帳底三十六宫寒似水天教痴妬擅浮榮綵鐵傳還
啄矢唯餘擁背人幾夢黄金殿西風長信深塵埋舊紈扇

兩頭纖纖

兩頭纖纖象豕鬃半白半黑月蝕空腦腦膊膊叩頭磊磊
磊落落真英雄
兩頭纖纖針背魚半白半黑蠹紙書腦腦膊膊兩跳珠磊
磊落落戴石碓

五雜組

五雜組蜂蝶擊往復還寒暑節不獲已新昏別
五雜組眼纈眩往復還烏衣燕不獲已沙戟戟
五雜組樺翟衣往復還大明輝不獲已妻兒飢

戰城南 天曆元年秋

戰城南戰城北前軍失利勢日迫敵兵過谷彌騎搖水相
掎衆閒格鬬日薄西陲大車傳饗且噍且戰彼實不得展
伏伯兄剚弱小弟父子對射泣涕流馬踐踐䗬答行仆躓劍
鋒剚落左髀腦骨披厚陳雲霧飲烏烏四面集高天厚地
哀我身死名不立妻飢第功賞持書論首級皇帝陛下聖
壽千萬歲掩骼埋胔告鄰邑

擬古辭寡婦嘆

弱質生良家幼歲鵲傳姆訓戒言聞有三從夙夜居常惕
然及年適大子自意偕老死歸黄泉上載蒼蒼之天下有

我履之厚地竟不瞬我顧為婦未十載夫子忽舍我去堀娩不復還尊章哭其兒且哀我少寡居涕泗恒漣、我哀鳥已恐重傷堂上心茹恨忍死強自寬撫育三四孤紡績治生供衣服粥饔教養幸成人奉夫子祀事以樹立家門上奉尊嫜甘旨不敢少怠猶夫子生前華飾不復施衿鞶婣佩置之埃塵有耳不敢聞梱外事律已遇於未嫁先自分為待命未亡人禮法自防豈敢懟猶復小郎口語詭、姻族播撫相熬煎哀、欲誰訴祇苦心內割裂欲死無緣賴是縣官旌宅里、中稱孝且賢少白我心瞑目無所怨詳回已矣乎薄躬奚術求全願言禱大司命生世莫作婦人即復作婦人願死在藁礎前

流黃引

桂庭月午啼蛩閣鴛宮露下水熱羊酥燈花帳厲門塞妾心抒此中閨寒流黃縮澀織含潤錦石錯雲瑩相襯細腰杵急夜如年搗碎商飆不知因春蠶易製添光澤麝花入眼波紋溢東天鴣、呼侍兒快取衣箱金剪尺

竹枝歌三首（洞庭舟中賦時至治二年二月）

正月二月不曾晴蘺蕪洲邊春水生黃陵女兒年紀小學唱竹枝三四聲

菜花一尺蘿門閑乘督聲斷斑鳩來舍南青苗沒人揀郎在黔中何日廻

東山日赤雲氣昏河姑勸我莫出門持筐採得桑葉滿筐到阻兩溪南村

又二首（自建德縣還京道中作至治三年春）

五里河邊修禊時犢車載得細君歸河邊柳色迎草色山雲結雨行人稀

野春平碧生綫烟（紅去聲）橋南畔沙漫天路陽河上見酒旆直下復有釣魚船（虹橋在通州河東五十里）

又三首（送余德輝還池州）

春城客子酒著顏過、秋浦是鄉關江雲海月棹歌去南尋李白何日還

沙渚青、芳草茁梅根潮落滿身發江頭少婦金卜錢行人歸來有華髮

江東酒船可拍浮江東女兒嬌且羞況復春江花月夜吳儂還向箇中留

又四首（送安慶教授朱仁卿）

城南城北雪不消城門道東無柳條我儂相別無可贈學取楚語作謌謠

淮河岸邊春草生淮河舟中客子行春江花月權歌發吳儂伴我過清明

南是長江北是淮中間獨坐吟高齋有書不報朝貴客有夢不憶長安街

往年從舟揚使旌七月八月江水清秋江亭上好風月莫怪我儂添客聲（泰定二年秋予使過郡幕府李建玉錫宴于秋江亭明日始發李令倘為郡富公）

又六首 自溫州抵處州舟中作

江南十月如春暉不知北土霜霰霏攬峽亭前樓薦酒瑞
嶺上汗沾衣

容城洞口朝雨霽江心寺下平潮廻永嘉山水旬好在永
嘉過客不重來

北去京城五千里川途脩阻萬山嶺好山好水且消遣欲
說離愁將奈何

思遠樓前罷登眺華蓋峰下好吟哦東甌舟子趁潮去棹
謳不似竹枝歌

山頭小雨雲如衣山下白烟是 炊永嘉上流無驛路永
嘉舟中宜賦詩

石如鸞卵水如玉安溪戈 清有餘我傢舟中多樂事坐
看

楊柳詞

齊化門東馳道上鵞黄閃色弄新陽濃㨂移向龍池畔搖
央宮花撲面香

又六首 通州道中作星光一年春

第一鶯黄映曉烟梢長裊娜弄腰妍待得濃陰滿夏日不
如春月取人憐

夾道青〻到鳳城一般飛絮兩般情離筵見處泣相送歸
鞍撲著喜相迎

玉泉山下綠絲垂曾見先皇駐驛時翠輦金輿何處去烟
條露葉不勝悲

金鞍晚拂枝頭露珠帽晴沾苑內塵古來每見人悲樹如
今却見樹悲人

齊化門東醉別時玉人折贈最高枝船開酒醒路河遠回
頭烟樹漫參差

北客還鄉二十年來時楊柳故堪憐而今張緒生華髮手
弄柔條一惘然

鐵撥曲

漢月轉桐枝羅衣杜嫩颺銀瓶輕墜放鸞散亂鴉兒

綠水曲

妾家若耶溪門前綠水西桂月破烟暝波明楓影依潮痕
暗沙背滿 空雲飛蘋洲風未起待妾採蓮歸

垂楊曲 春體和張仲客

杏花雨小西曦出紅鸞微步芳溪曲垂楊樹暗粉墻高却
上晴樓窺宋玉檣奴不到心苑〻春波一眼無鶯鷰萊花
嫁子不解事雙飛直到藤旌傍含嬌倚困愁如許捧硯輕
縱識眉宇柔情書滿紫霞牋教與離鴦綠鷓鴣

春城曲 和馬伯庸

孟陽舟〻青年度樂酒賠歌寧計數桃花如斗雲光紅揚
鑣逍遙城南路門前係馬春泥聲香閨鎖暗銀杯傾可是
卓姬能竊去梁園司馬擅才名

楊花曲

宮鶯百囀花房委燕子日長三月尾玳瑁鉤簾後閣空殘綠拂塵銀塘水白袷春衫俠少年旌旗別恨相縈牽盧家小娘不閉户低回交舞妝臺前輕風吹香嬌脉脉西園鳩徑東園陌雲蹤雨迹杳難憑青年误殺金釵客

殘春曲

三月初盡四月始天氣無常每如此雲垂漸占雨脚近日麗條驚風勢起宮槐翁鬱花如洗南園悄悄净如水公子王孫醉不歸酒醒一昔芳心死繁華去矣餘塵埃愁來不飲空持杯將逞媒糟頻稀少賓館柳絮猶排佪少年但知恣歡賞不遺天時有來往青軒無計駐芳菲赤帝多情催長養

河淮曲送姚海羣令簡西君

河水濁淮水清中央置縣樹孫城縣中置令司群氓官尊無差遺俗善少鬬爭令果仁賢嚴且明能令民衣食餘饒鷄犬不驚恩澤旁浹無令名圭田租入足代咐鮮釀飲妻孥饋遺及友生何必黃塵赤日飄纓紆組趨神京──始得稱豪英嗚呼簡君宦甚異我歌送行不能敬願君莫學河水學淮水

杏壩辭和馬伯庸泰定元年作時知永豐縣

霞綃簇春笑紅雨曲江芳情惱遊子郎君娟光高二丈娩殺杏花三十里醉酣小駐龐姨家鶯歌溜玉鎣紅牙華裾飄麝胄毫綠上馬行陪擇埒車

乞巧辭二章

京師里俗以七月七日各時設祠乞巧予天里織女益閒人歲子春于貴得依誠之說不事歲組織絆功若塵無之故年無所得予閒其為道設為婦綺神谷之書組哉此章織辭說與以當夫世之學者昧下學上遠之擇集寫遺集于曰用尊事之事而謂世人之道高遠言妙非力行之所可全是當求之于燒德有無之巍是以終今無聞後不知者國以為成且自譽云爾

若有人兮嫁服婣容案慧淑兮思擅女紅邀天孃兮揭靈資禱祠兮我通明月兮為宮璣璇兮名佚鈒鍠兮桂醑蕙灶兮蘭缸紛婥姪兮翱翻儼姝恩兮掀恭睇明明兮嘉惠威歎戀兮弱衷抒絶藝兮告于陛下妾兮昏蒙媄肸蠁兮極勞心兮忡忡

若有人兮天渚廓遇虛兮容與長襦結兮蜜衣鏘琳琅兮珩璜擢翠旌兮前導召星妃兮為侶薦冷風兮高馳指葯房兮來下哀要眇兮闇昧悅寔寔兮昭語曰婦職兮寔人為懲劬勞兮事纂組踪紉針兮製作將剖毫兮析縷祇乞靈兮挽秋光遺謫兮貞葬女怊悵兮太息游神君兮避奉

彭宋建思親堂辭

羌吾有身兮恩孰厚於親兮愛日竭力志猶未信兮生事不及思之極天兮思兮思兮豈徒勞吾神兮不愧不辱貽令名於不泯兮孝子錫類推吾仁兮諄語德色尚人其人兮

延平葉將軍歌葉名衡字仲興

鶻鵝青兮兩刃明葫蘆褰箭雙帶輕將軍意氣崇雷騰竹函龍節閫中行鼓巢嶺擒妖氛死敺狗餘氣淨如洗鍒幅

纓珥事卅未牲酒書歡門夜啓有時楚隊搜林擲鷂狗不驚笳鼓歌懸刀解箭燒紅栿倚帳酣吟剝桐月歇[redacted]王元閒[redacted]建剛盜畫共碁泉故平章徐[redacted]公無里封平之

天台道人謌贈項子虛

天台道人住幽燕相知垂及二十年黃冠羽衣圖不與衆異心脾一片常若氷雪之洒然體予黙漆黑兩頰朝霞鮮不知世有態經馬仲吐納練攝之秘術方寸坦〻泓渟淵閒閱府署得失巳不掛齒頰煉丹烷骨又不形語言不曲意諧俗而俗自喜不趨然逃名而名自賢不為壺公左慈之幻肱不為杞竈却老之誕謾病者相謁徑走馬往救不屑〻責報歸來燕坐高梘軒藝精時猶閉戶究難素窓至大叫拍案治具傾玉船共談南土風物柳歎笑京衛風沙暑雨亦復不厭能留連我為道人寫真巳太逼何用嫌素施丹鉛他年史筆不傳方士傳方技歷〻為我徵長篇

知足齋歌東海碁平自未七十致仕以知足名齋其子崇卿與予爲同舍生江陵郡庠

人生妹與渺海粟心為形役太憊顧歲衣十匹過燠寒日飯兩盂充餘腹口體之奉益養生蛙營狗苟徑功名軒裳菌爲遂雅志白頭斂面無歡情四十不作尚書郎倏忽頭顱巳如此淵明那嘆松徑荒李膺豈謂蓴鱸美蒜候靜者吾故人老晌名言書諸紳向持白簡肅江漢今秋牙緋羅里鄉幡巾棊杖書迷屋孫子田園多厚福只知薄酒勝茶湯尤喜得隴復望蜀五陵纨褲爭紛華掠剝兆賦高明家祈常竹帛渺何許雲陽市上令人嗟左手持肴右持酒〻酣起舞歌擊缶來衣照映酡顏紅不識門前斷腸柳枌榆鄉社安樂窩畫臺瑩澈恬無波烟水雲山動高興玉堂金馬奈予何

燕石集卷第四

燕石集卷第五

律詩五言

秋日寄牛農師

別酒記春深秋來少信音出門誰共語策杖祇幽尋晴甍
因風墮寒燈著露吟荊門霜落早離思亦難禁

同十七弟訓南城訪友不遇且聞有將陵之行 將有當是之行字

芳徑碁枰西排細白板扉家人出蘺語小李抑鞭歸榆莢
晴將老楊花晚漸稀仍聞欲南棹情思悠悠

送張光道歸洛中

惆悵都門道還家又布衣著書毛穎禿歸隱蕨芽肥南陌
經春雨西 聽誰復理金徽

馬伯庸淮南別業號石田山房指韻求詩仍依次用

窈曲愚公谷紫旋獵氏池人從西掖召文任小山移哇稻
收新粒巖花飽故枝地因人愈勝心共景相宜戶晝孫常
閉園春董不窺紛華忘世變果素付天知暗篠藏仙客奇
林數鶴脂淮流紆大帶楚岫作脩眉輞水堪摩詰樊川稱
牧之山房空蕙帳猿鳥望歸期

太學生劉君定挽詩二首 君定西域人延祐七年中大都鄉試是歲冬客死京師其父母時在浙西慕周廣字有道陳可久字宗得皆貴子之麵雙有是歲并亡故凡之

歲晏當風雪喬松倔𥳽阿年儀思蘊籍文采失中和前日
陽春曲今朝薤露歌天高鬼神恐北世定如何
蔡子乘虬去陳生跨鶴征人方憐二妙天遂奪三英推弟
擧觴哭群公執紼行庭聞四千里悲動浙江城

漢陽拱北樓

世祖開宸宇巡邦霸甲兵賢王建蹟鄉中國基升平鳳詔
飄恩 錫命禁包茅分赤土文組耀華纓北極群星
拱東溟派水 五朝嘉寓憶百代述忠貞戎幕招僚佐書
帷下友生先仁天廣大漢道日昭明德重心逾小功深寵
不輕朱軒臨巨鎮畫戟照高閎執玉雲霄近吟詩江漢清
蒼穹秋廓鵠碧海夜翻鯨竹帛無丕績衣冠播盛名長歌
有餘興誰識更楊情

盧琛蘇趙平遠小像

盛德不孤立鈕邦尊二賢盧翁官察訪趙使職句宣契分
元皆白襟期甫暨虔栢森松競秀珪瑩璧相聯高誼雲霄
外清標几杖邊句枝時絡繹盃斝日纏綿宵候丹砂竈秋
鳴綠綺弦嶽瑤同謝妓湘泛共膚船醸酒矜方妙栽衣闘
品全敖嬉騷驥裹突祿撫婢娟容通通家好留連對榻眠
閑關常習靜揮塵或談玄閒潔山中相儕搖地上仙儀刑
人倏逝年度世爭憐肖貌開光霽無名著簡編精神棲落
月思致薄凌烟豈直江潭重應齊宇宙傳長沙多勝境並
祀待他年

挽嶺北省郎中蘇子寧真定人

河朔多奇士欒城有令孫東名遊宦海衍慶出儒門兩府
推曹掾群公聽討論天池鵬遠擊雲路鶴高騫騰達初云

邁驅馳豈憚煩河汾一白蘋江浙兩華軒吏牘機樞密官
聯體統尊流云　　註誤得平反材器披楠梓骨標雲
夢香北籓曾入幕南　　攀轅風望存臺閣聲能著塞垣
芸編嚴子訓芝檢答親恩顧遠逵昭代荒涼惜故園脩程
卑騁轍厚福水流源致撫青霄立俄瞻素旆翻佳城儼新
市撥首賦招魂

送楊惟霄 字與似

浩、岷江水循、蜀郡人山川賦清淑弦誦襲真淳毓秀
年華　　學業新金鐘懸彩籙玉樹照青春翰墨資書
舊才猷恩隱淪前時辭下國指日問通津懷土心雖切觀
光氣遂振鯨魚噓碧海鷙鳥擊蒼旻識鑒益無愧因依得
可親吾儕陪客次汝伯實儒珍促席標期容知音語笑頻
悲歌忘宇宙忼慨惜風塵愛爾情俱似而今意愈真開門
車馬集典室簡編陳會合時難久漸摩德有鄰三年曾刻
楮一旦忽思蓴自分樗椎鈍深慚越女顰贈言申繾綣別
酒話酸辛時世文明日詩書少壯身重來偕計吏何用苦
傷神

同年小集探策賦詩得天字

仁廟尊儒術嘉猷亙古先丕承隆列聖大比涉三年掄
歸陶冶招徠際幅員文星明似月公道直如弦世運逢熙
洽吾儕屬引延兩班延虎拜多士出臚傳恩重冠裳賜衙
清館閣聯綠章超直開華服曳春筵載酒芳洞外聞歌小

海邊歡娛能幾日去住不同天文省摛辭麗容臺執禮度
四門崇教育屏府雜周旋桂玉悲妻子塵埃厭市廛緬思
州縣職恒畏簡書懸若樂寧非分升沉各有緣雲隨風力
斷萍逐浪花牽幾聽宮鶯轉頻驚海月圓重來情翕、復
會語綿、問夢觀青鬢遊嬉駐彩鶴但思傾王斝那復計
金錢務與分奇韻抒懷托短篇勤勞有王事　　諸賢

郁真人所居雲州金闕山有異香

真人持玉節高居坐層霞風度三山杳香聞數里賒氤氳
翠羽蓋旖旎斑麟車無緣訪玄跡應赴蔡經家

送姚子中參政江浙行省 時浙省平章曾某薦見

文學蜚騰早中朝踐履多嘉謀忠安帖直道忍媕婀物議
和　　鈞陶　嚴棲鳳池春入暮象魏曉鳴珂臨蒞登
酒輝光屬　阿久勞禪國政暫出省民痾眷注恩何厚操
持行不頗牙旌　棨戟鷁舫下黃河竹樹供圖畫江湖入
詠哦金山訪蘭若赤岸繫胖柯錦傳雖貴餞登臨得幾何
自公方變魯視事肯隨鄙保障通閩海征財及苕霅民居
散鴻雁水患動蛟鼉恤匱施仁澤搜賢置禮羅贈言徒感
激報政𢮾蹉跎去國時寧久辭鄉語漸訛殊方善調御趣
召襲貂蟬

從駕觀承天護聖寺 至順二年五月

陪駕西郊外迴觀佛木還荷添七里泊雲近五華山境勝

嗟來暮宦微媿不聞過　歌夏謗直擬重躋扱

送蘇伯脩內翰南臺御史

若人抱奇璞柱史稱高情含霜趨建業踏雪過燕城奮彼
澄清志違此交友盟相思飢餐飯貞哉保令名

送方公亮揚州教授

莫作蕪城賦長歌藻泮詩盤飡陳苜蓿虛壓擁皐比彭蠡
家何近漳江櫂不違春城且氷雪能忘別離時

嶄士昌宅前大樹

百丈門前樹多曾閱市人斜梢侵寺塔直幹瞰城闉喜映
龍樓日愁栖馬市塵何時濯枝雨老翠尚能新

送江東貢有源分韻得庭字以耆書諭學官

闘說宣城郡名家聚德星因君詣京闕如我到門屛試亂
知聞道詩書出過庭歸航有毛檄不負世明經

寄題水木清華亭

鮮地開三徑荒山住一翁樓遲瞰澄澈結搆倚葱蘢畫檻
穿黃　滕散白猴雲湫龍恍惚月砌鶴觀鶊磽　孫村
日號秋萬壑風溪流明見底岩樹濶通中曳杖行霜果褰
衣撿露叢稻花香入戶村業勢侵楓穫罷平川遍樵歸狹
路窮巖逹峰上下泉合澗西東陂蓄魚千石秋移地百弓
收成防雀鼠種植聚奴童耆藉登秋課禾麻驗歲功安賓
如鄭驛遣子似龐公物外心何遠朝中信不通坐從書帙
亂飲拚酒尊空景物樊川似生涯輞口同嬉遊未可到賦
詠或難工

遊覺山慧聚寺和唐人詩二首

碧雲天一方休公吳梓林天女散花近嫦娥芽香殿燈
臥寒燒波月澄冷光願言謝朝紱托身栖道場王東野
天外山光近峯顛海氣吞潮憑風作陣雲藉石為根烏重
烟藏樹帆多水遠村憑高聊詩酒回首望脩門

遊虎丘回宴舟中

名郡值佳境良朋諧勝遊闔門暫拜節虎丘尚泛舟岸莎
欲佐舞波魚能聽謳對酒寫高興不樂復何求

送趙撫受歸天台

客路五千里三年謁帝居新豐空對酒光範不投書高興
蓴鱸外清標翰墨餘臨歧贈詩句惆悵欲何如

崇天門即事

鵷班辰逹逈晚忌遲偶因迎冊處却憶唱名時御水
流故道宮花換舊枝自慚無補報四十鬢先衰

兵部侍郎王崇道出守東平

使君朝著久暫出守名城秋羨黃堂貴能忘粉署榮編氓
瞻　猶候吏引麾旌早寄高齋詠令人識政成

城南道院即事六月二十八日

三徑草纖纖苔痕過雨粘風光殊不惡涼意稷相兼竹藥
斜侵城蒲桃亂入簷可憐成小懶不得遂幽潛

揚州道中即事

南過新城道田疇逈不同長溝如浙右下壤似淮東塘滦
依〻柘橋梁處〻道蓬旁遺光競此可治農功
費恭人哀挽 費郡氏其夫由松友雖為百夫長戍杭子英代為之迎養恭人于南既殁歸里中牟
彼美涵濡厚于歸樹立艱持家夫故勇襲職子承顏海錯
供甘旨河壖逅珮環因嗟陳孝婦不見藁砧還
送蘭秋碧河源縣尹
文墨終堪奮牙緋亦自豪負留甌下父官入嶺南高兒子
隨行李鄉隣且濁醪長材能製錦何悼折腰勞
南城天慶寺僧雅致亭
一昔到上方塵慮能相忘禹水他山茗爐烟異國香雅芳
供春艷佳木通夕涼不有草堂詠那聞贊公房
宛平縣尹李克中號鈞齋
赤縣微呼際淄塵浩瀚間事隨紅日出心共白雲閒萬頃
魚龍海重霄虎豹關人〻瞻北極處〻看青山
次韻謝敬德司業冬至夜見念詩二首
層臺囊和紀雲從太史書寒威儘凜冽陽谷漸舒徐消息
存元氣行藏問太虛莊〻千歲澗坐致欲何如
陶令惟酖飲虞卿還著書雄文莫弔屈高士不徵徐酒肉
朱門奥塵埃白屋虛古交崇節義持慕藺相如
元夕西門外訪友
信馬出林坰因君得暫停春燈九子殿夕照百官廳斷冰

冰猶白荒陂草未青遥觀陪庵處悽若竟冥〻
送明理赴南豐州判官
吳越流亡歲湖湘饑餉時目前堪撫字江右少瘡痍上佐
官何美和行樂不支成年思報國莫勤別離悲
先兄正獻公墳所寒食五首
車馬自駢闐風棠復棠烟野筵唯粗糲村女亦秋千連岫
清明雨高墳白竹錢乞墦君莫笑獲肉有輕篇
桃動山林興遷增歔憂夕陰仍不雨春冷欲如秋樵篇
誰偶悼來時盡醉遊農家多苦旱啼枝含南鳩
樹冷杏憐花池乾草勤茅愁吟春自遣樂飲日還斜達巽
摩霄鶴唯傳得食鵠城中火宅苦吾欲覓仙家
九生尋詩句豪吟引酒盃悲歌常激烈暗詠亦排徊詩句
眼前得異從天外來成章多坦率猶待故人裁
三 宿春郊暨遅不肯回尋詩乘鼓腹步履踏春苦勝境
僧多占深村客少來明朝入城市那復好開懷
送王君冕歸長安
去國三千里登科二十年盡醫方略語合祛怨言還書秋
休展檢詩篇息夜傳更點吟偏側惟有恨纏綿
逢化縣感懷書事二首 史屋古數東適
驅馬出京華疲民盡怨嗟孤臣難報國老客不思家 雪
觀雲氣占風看月牙翻思未遇日嘯傲寄烟霞
有疾不飲酒無憀難賦詩豪强妨棋手奇默玩雅管滌

群鴉集覓山雪意垂庭前一聽晚聊稱當遨嬉

宿安平驛 赴行河南四首

屋西山氣合門外竹光浮總為襟懷散不知行役愁清時
少詞想樂歲美田疇帝力知難報犧牲動隱憂

南漳縣留題緑田 襄陽

寂寂南漳縣煕煕稍可居水流穿町疃山色瞰階除木槿
能紅白芭蕉半卷舒訟庭無判牒聊復寫清虛 署下有白槿成欄

均州順流之光化縣舟中作

岸濶漸無山波平頓少灘魚來晨艇集蚊熱夜蘆看野處
民生遂江行旅思歡仍闤闠靜尤覺老懷寬

襄陽

暫駐襄陽府懷賢一悃然留名墮淚石得計遣安田醉聽
攔街唱饑餐縮項鯿詩人亦痴絕四美欲兼全

江瀆行祠

曉出楚城東叢祠臨壄通沙高洪象嘴波静闘龍宮吳蜀
源流遠秭况世代同所祈無潰決相我歲年豐 豕象嘴沙岸之以形名若

四月晦日即事

暝樹俯踈槿陰 筵廣庭連綿送月雨歷落照泥星好友
遠千里痴兒昧一經近來忘百慮恬淡養遐齡

復廻下外朝山行白浪道中二首

惱惱均房道重來又數程步溪愁石坎苦雨畏雲行巖險
神魂散忘私性命輕田車從小憩呼酒買更生
徑路紆餘出沙濤宛轉流半山中不合萬竹翠相繆稼圃
何相鄰桃源豈繆悠境奇詩句拙摹寫媿林丘

李清卿遷掾淮東時已貫大母林再畧半母登身

將母抑清工君用届達行不須生別恨所重立偕名謝絶
山中險方來海上征續弦新并句讀律古章程夜月孤舟
穩秋風五兩輕中臺辟書要使道易趨京

冬雨

十月楚天雨同雲暗八荒前山應是雪此地不成霜氣泥
朝籠重聲兼夜漏長閑庭新來往幽思渺無方

枝江縣獨坐 赴郡峽州

澤國持龍節蒙恩倍使臣簡書時自理燈火夜相親山雪
迷殘臘溪梅借早春所憂無異政何以慰斯民

環翠亭述懷 至正五年正月

江縣閒閑合池亭水萃変紅梅過年盡綠竹隔墻稍清興
詩懶集微痾酒盞拋何能遺世累雲外結松巢

次前韻寄蘇伯修舞大雅

團令常多病精康欲絶交遊魚曜江浦宿鳥聚松梢遠志
何時遂閒愁一昔拋故人多顯達阿閣鳳皇巣

太古詩并序

高昌拜住太古植至元丁丑拜御史臺主書令一闕汝寧民群作歌君奉命治其獄無冤濫民之歌之和一臣拜神朝臣工身不錮康福泰權臣職姑遣山西濫刑為御史與平冏倖當為太古守號令楽山南

予出金匱事集故御史同紀其事以贈

宇宙萬年外汗漫百代中時艱崇請詐世降運姦雄效職心如石攻邪氣似虹如君多布列庶可返淳風

商山道中早行

五月商於道驅驫戌夜行萬山分地色千澗混鶴聲野碓乘機置山田冒險耕淳名數許使吾亦嘆勞生

閿鄉道中

風雨度崤澠新晴喜若何雲開睹太華馬上看黃河心已爲形役身兼抱病多平生遠遊志垂老漸銷磨古海秦陝

靖未猶山陰道中使人應接不暇長安城中畔村水不調揭覽觀進即手雁塔時依曲江在其東而未文一會光叔敘基未央宮在漢城外遠不及至祠其得一見瑩已與慶池廣袤五六餘里荷芰蓮芡彌望其傳古未揭

嵩多東西西鹿城在近華掛太真秋沈嵩樓基寺瀛[illegible]

送王止善廣東市舶提舉書為兩浙運司及海道府事官

送子炎方去臨岐發永嘆如何贊國手秖作理財官海晏南飆盛風清客枕安番禺天不遠佳譽徹朝端

送馮公屬江浙參政分題得揚子江

萬里岷峨水維揚會衆流雲濤傾楚尾天塹吳頭北固山光近南冷水品優離亭風笛晚古寺月秋家鳩承新渥旌麾鎮上游瘡痍頃撫定要納肯海鷗步堪挑眺蕪

城動別愁江波深吏瀾壓似廟堂憂

清苑張節婦容城人遺腹子集今為左衛幕官節婦年八十

一綫艱危路伊人亦自賢蘭芽始擢雪柱子已參天苦節年齡永寰宗福澤延一時華表柱千古柏舟篇

徐元庸寒泉壚

芳子終天恨寒泉未足云水漿不入口鹿豕與同群手綫今何在杯棬豈忍聞素冠曾有刺珍重守孤墳

送張寄儀詩并序

先正立國子監學規進仲讀生理序妹逮若二人先生讀凡春秋二丁加油考月釋奠先聖華子執督見先生夕揖辭一加禮部恭諫之光來麾豫中聽被選見戴者三年一日請告歸為諸生嘉賓理厚遠且近成問有不得其者成情其杖賦詩以遺其情司業宋聚高諸生之詩好欽其榮而系之以詩

之子寧親去橋門悵別離一時分祖餞六館重威儀鄉國青山近宮墻白日移功名已在望菽水未妨遲

至元三年六月八日史局作休從伯京御史公亮太監伯溫秘卿伯循待制哲圭城西秘卿待制別去伯京歸家予遂偕公亮回憩都水監雙清亭監掾手伯欽留飲即席賦五言十八韻

皇都官曹盛銓衡簿領優公庭臨紫陌賓幕對滄洲樹影移門晴荷香曲榭幽亭臺分錯繡車馬去如流市遠塵囂如香山明霽色淨廣寒南斗殿齊政北瞻樓心遠遙寥廓身不高每自由茶分延永晝埽榻借清秋翠嶠何當扇來簾不

下鈎冰盤丹果沉對石挑碧苔蹋浪迸蝦跳鯉萍開縫泛
船思蕩漾紅粉靡綺雖竹葉生高興廿業叙舊遊　人供
飲領勝景得綢繆洗硯推呼僕移牀屢召騷史才慙忝預
詩句費吳樓聯璧如何在東騎針少休詰朝重赴局持此
說同儕公見赤先閒書赤見監故耳

贈墨工魏元得

煤爵搗魚胞居然品格高剩得龍髓把香出鈞囊輸詎可
歸路應唯將錄楚雖多君遠持贈詩句少酬勞宋祥符中治臨廳官用廷珪墨爲御染

送蕭同可之肇慶與廣吉州萬安人

避方珠不恙幕府獨明勞客路離鄉近宦資過嶺西溪清
石可硯颶息海無濤北去勝著擧公車薦剡操

送李惟中西臺侍御史分題得長樂坡

秦東有古阪一舍近重城已脫崤函隘仍瞻灞滻清柳條
前歲別草色今春迎驛路平如掌乘驄自不驚

絕句五言

友人借書爲科擧文檢閱戲書以答之

一笑鶴擱兔終朝獺祭魚秋闈與春試却用却陰書

公安道中

緑軸如醉翁深春卧晴綠蝴任露不乾下有蛇蚓哭

小景扇

桂楫寒烟浦篝廣光樹枝西園嗟歲暮不及見春時

訪僧不遇題壁

莎草沿階密簀書繞檻幽禪牀太清絕聊待碧雲休

子昂風竹横披

筆意出天機脩然仰復低稍須風勢定應有鳳來棲

採蓮小景

蓮葉被君採蓮實被君折掬拿俱如綠如何能遣絕

仇雲軒刻其子所中康坊三絕句其孫今御史公度
持以求詩

柳玭著家法爲模述交情人稱世濟美班瑁公斷卿

三鷺扇頭

欲下勢翩、對立羽肅、風標儘瀟洒其奈腹無肉

送高句驪僧式上人東歸二首其無外

師從東國來却返東國去能操無外心何不中國住
暮餐城南粥朝踏城東塵道人心似水去住本無因

送國子生吉祥海涯還靳州覲省

少年住京國思親不暫停豈伊居膚羿不及斐山青

磨石村口號放城道中

傴柳磯行騎山家少憩時黑雲催上馬不肖主人推

分墨樓圖二詠襄陽路

秋桃實纍、又熟雙頰赤風來墮苔徑取食味如蜜桃
稚潔玉簪花清芬莫與比不得向陽栽植根北窗底玉簪

公安早行

廿　聞雞鳴揚鞭趨驛程平明見茅屋方覺冒霜行

燕石集卷第五

燕石集卷第六

律詩七言

都城雜咏四首

萬户千門氣鬱葱漢家城闕畫圖中九關上徹星辰界三
市横陳錦繡叢玉盌金盃丞相府珠幢寶刹梵王宮遠夷
繦屬争脩貢不用雕戈塞徼通
豪傑紛紛白玉京汗顔血指戰功名九重見帝多因鬼萬
里封侯不用兵肥馬深塵心獨苦酎魚波澗事難平西山
小隱烟蘿晴依舊春犁趁雨耕
風物鮮妍錦繡城豪家戚里競留情花圍錦幄清明宴香
沸珠樓乞巧棚叱撥馬探金勒具栿樣車隨繡簾旌他年
定擬持鉛槧細數繁華紀太平
沈珠鼓栖錦琵琶弄曲池臺似館娃羅袖舞低楊柳月玉
笙吹破牡丹花龍頭瀉酒紅雲濺象口吹香綠霧斜却笑
西隣蠹書客牙籤緗帙費年華

聞鶯聲聞平不復聽仰悵然有作

雲裘浮翠漾朝暾舞班客引紺轅聆鼓一聲離館龍
旗小隊駐花園空聞祝敕雨聲遠不及聽天建德門自是
承平好行樂薰風無乃聖躬煩駕出則駐上京鼓聲之路駐鼓建國在都城之北焉

九江西駐驛馬

明照坊對雨

車塵車馬去如流白雨霏烟拂畫樓九陌平鋪明似練兩

淸急瀉碧於油美人虹見西山霽少女風來北里秋涼意
滿樓叢暮樓宮鴉歸樹夕陽收

壁月

壁月悠悠上女墻六街燈市遠微茫隨車任去柳家婢走
馬獨歸韋氏郎咸里烟塵昏銀海九重宮闕接瑤光銅駝
陌上聽鼕鼓笑發西樓白玉觴

延祐七年十一月朔小雪既上　英宗皇帝入太廟
太廟祀享致齋萬姓瞻仰喜而賦詩

五夜飛花合御溝瑞雲捧吹建龍斿千官玉珮開黃道九
陌瓊枝照彩旒皓色潛消鳷鵲殿清光欲近鳳皇樓遙想
齋宮祠祀罷天恩應共海波流

上中書張參議（至治元年有旨命翠中結燈山有司奏圖已進詩濟南張公參議奏議中書省上書諫止之且賦詩者下辭不奏達賊經年每一以理之）

中宮傳勅構鰲山公想披雲叱玉顏紫府騰書天咫尺彤
庭賜帛錦斕斑丹心濟世今能遂白髮歸田未可閑早晚
宜催大拜更將霖雨霈塵寰

送高子敬歸彭城

元龍不拜富民侯袖劍囊書昔掉頭李愿有心盤谷去阮
咸無意雎中留春城寒食鶯花靜日暮鄉關汴泗流我亦
有身江海去試從沙鳥問黃樓

寒食暫出

一百五日上街頭半晴半雨天悠悠豪家出郭東爭道步
婦當壚人上樓筆路暗生芳草遠御溝平漲碧波流少年
直把春懷酒若爲新詩紀勝遊

哭張惟健（惟健濟南張公參議之子賢而有文才識通敏平儉俊秀標法從容好古物善草隸諸書當時之名公子也）

天風吹下玉魚符絳節飈輪下玉虛人海渺茫思衛虎士
林惟悴嘆雷蜂紛紛故物塵埃座寂寂春蔥閒滿除珍重
華翁休痛哭郎君方代少微書

衛御史（故西臺御史平陽衛卿字良佐延祐初以材都守忻貴近意西是有吾霸西臺良佐遷歸之柯是僅教年識其子睹鄉情鄉廬世書得書餘義鄉里之有父風云）

御史昔乘青驄馬霜氣橫秋烏府門太白終南環高峻涇
流渭水分清渾神隨丹旐歸金晉名入青編紀大元欲識
當時真鐵面只今猶有鳳皇存

通州晚晴即事南送潮湖

水榭空明雨脚收凝笳催上驛亭舟紫霞攔雪翔鴻錦碧
華平鋪集翠裘落日關河和客路浮雲宮闕上神州雖慚
五色江郎筆真使超然賦遠遊

槽港夜泊

七月六日立新秋船過風露涼蕭颯神祠擊鼓鴉集樹水
驛通燈魚傍舟自在江湖頻北顧眼看河漢近西流遠人
爭問京華事爲說夔龍佐冕旒

江上夜泊過京使回卻寄都下諸公

風氣涼涼水氣清白榆如玉鋒津明橫江渡口晚潮退來

石磯頭凉月生遠道迢〻蝴蝶夢萬遊歷〻鳳凰城群公
奮翮青雲上應笑扁舟萬里行

書湘陰謝使君廳壁

使君莅事冷于冰使君無家靜如僧門樹扰衙横暮犬棧
枝當戶照寒莎僮奴伍伯隨陽雁曾佐書司校凍蠅料得
太常齋未足玉珂朝馬去飛騰（湘陰為湖南丁州而謝君散倩三年未嘗挈家此去）

山

雪中遊洞庭

斐酒初開醉覺遲湖船遙指暮山前御闌迢遞不歸去身
世伶仃時自憐雨雪蓬須送殘歲晴明應是入新年陽和
咫尺烟花媚却寫春光被管絃

除夜宿武口驛憶誠夫兄

耕筵捐拙渾無聊幾度他鄉過此宵三十男兒尚書劍尋
常意氣自雲霄風燈直下漁歌亂寺柳旁邊帝闕遙懸想
銀臺門下客曉雞忙赴紫宸朝

初冬之先塋即事（至治三年作先塋在南城之南東冥泉村沙堂）

烏鵲相依啄野田白馱對立飲氷泉蒲卅凌薄車旋淨秣
路沙塵馬耀靴家上白楊時織〻花中紅葉曉翻〻嗟乎
韄索長安米顇就州人受一塵

登第詩五首泰定元年甲子

崇天門唱名

三月吉日當十三紫霧氛氳闔閭南天子龍飛坐寶璞儒
生鵝立班冠筝黃塵仗內清風細丹鳳樓頭曉日酣（一作猶）愛
玉階、下草鮮將袍色染成藍

恩榮宴四月二十六日

上相傳宣升　趨玉堂西北拜蓉與歌鼓縹緲方壺外酒
味氤氳流瀣餘暮頭解光晴烟煙悄處花影畫扶珠君恩
雖識深如海獨倚東風詠藻魚

同年會四月二十九日海州之萬春園

臨水亭臺似曲江同年人物冠華堂嬋娟笑弄龍香撥
醲深涵鳥羽觴醉後方言頻爾汝座中除目互平章從來
期集輸京雒仍見詩歌播八方

賜章服（自是年始標題袍帶紙銀木簡宮具篇上仍劉御賜字金換之五月一日宿除書同）

拔

承平天子重科名章服分頒出大明袍是深羅香縷細笏
勝描木象文模最趨象魏雲霞聚夕奉龍墀玉雪清遙想
鳴珂朝會處鵷行爭詡被恩榮

上表謝恩五月二十一日時寫已北車

（鄉綠）瑞日鮮明射玉題華袍縹緲近眾恩含人宣贊璘丹闕新
進趨麟諸赤墀黃屋蠻行天香遙綠章風送路遙遙思
皇許須吏報要見他年獻納辭

海州春行

（各一作）越橋西下莬墻高綠柔柔楊嫋染桃霞擁玉樓晴際戶風
生瑤海葉翻清宮闕立馬看花播漁隱閣鶯花竹篙唯有

右圖春事好幾人詩興似吾曹

送朱仁卿附江覲省

晴霞紫陌忽逢君暫託塵衣訪白雲上國離人心草〻北
堂慈母夢欣〻波衝海淀津川合舟入鄱陽楚路分珍重
驛程詩句好不妨馳寄慰離群

和張仲容雜詩

蓬萊雲彩擁東方魚鑰開門禁漏長萬仞樓臺擎霽色九
重宮闕動秋涼羽林執戟趨神武騎客飄纓入建章獨愛
芸窗常寂寞六街車馬是誰忙 時予初校書秘府

試夫兄由兵部員外調選江浙次得別詩韻送之

錄鯢吞餌釣樓閒英蕩開承使節迴北地關河搖落後東
吳風物笑談間晴湖泛艇鷗衝槳夜郊懸燈馬卸鞍莫以
逝嗟參小委春風今在五華山 山在雲南西一十里郡人四時遊觀

和趙曼勝海岸春日晚歸

白塔高標射紫霞鳥棲宮樹客棲家燒香人拜清秀月穿
市兒携剪彩花首蓿地暖朝遺馬蒲桃園隔寨疇車人生
豈暇長安服何事能容便南遷

閏月五日即事

皇都萬家欲何往信馬悠〻成獨行繁縟橋邊春水急吹
笙樓外暮雲平金絲柳弱窗臨道羊角風高塵遶城取次
韶華堪寫目詩情歡興一時生

寄題洛河石橋 河在澧州北四十里宋往來九道州人謝氏疊石作橋此處家調乎自題

灣水落〻漾碧虛白虹高倨接雲衢深春曲岸栽楊柳落 橋以東凡八道其上跪公行役之者為之惆然
日

舍憲士英畫寒江待渡圖

試恩書持陵驛 時中安南國使還郢

斜陽催出鳳皇城津鼓殺沉夜櫓鳴海口風來吹酒醒津
濱葉落暝愁生望深夕浦蒼烟暗夢入秋閨素月傾況是
滿郎年紀到二毛侵鬢不須驚 時予年三十二

秋浦夜泊懷試夫兵曹兄

悠〻樓許 卯寺車馬東門勞送行御命但知鼓笑樂趣
紫方動別離情千山萬山風月恨十家五家砧杵殺惆悵
粉闌人下馬碧窓誰與對書檠

送哈八石文苑僉憲浙西

五雲仙珮厭朝鷂抖擻春衣著繡衣陌上好花晴暮靄津
頭行客路遠遐橋梅佐酒大寒擘鱸魚作膾銀絲肥坐道
英教身負口不知冰蘗可充饑

雙清亭春日獨坐 時張為郡水紅虛双清峯處為止

帝城何處不紅塵小海危亭獨可人蒼藹舟航浮上棟笙
歌池館接西津思波浴鷺連洲暖宮樹啼鶯隔岸春不用
鞭笞了官事笑談客得幕中賓

二月二十二日野寺次張仲容

身前誰不美翔羊水散淪漪日散霞仙桂無緣空種樹幽

蘭有種自生芽淡飄舊殯宗梨葉酒入荒臺野葬花最是
烟如嶋咽嚴海中松栢渺天涯

送張孟功江淮覲省就赴河南幕

清時郎選重華年英妙如君衆口憐燭、寶刀新試双淦
、瑶琴舊調絃思覲捋捧向鳩杖去國還浮畫鷁船淮浦
汴堤供好在吟詩仍似水雲天

送貢泰甫還江東

河流欲冰燕鴈號僕夫出門具吳舠三年遊子住京國一
日念母還江阜才名豈藉功名重詞氣終隨意氣高故識
別君情繾綣臨岐持贈紫絲縧

沙塋拜掃一百五日侍親夫兄出南城拜掃沙塋光墓歸寓宜春橋北夕東一園四有金太祖

武元衡帝呼扁守衰社廿土人開門請意想國遠小季·四季控方本戍列基多時二書世石手異冲隱修詩將出主人有導復山呼首遺一綱門書鎮二復之書四五身矣箸鳴壞來獻柳鋼之赤跋第可風已南舉學外閒萬樣蘆凡事白守清數以許賦陸著合人調紫才順鳳作作僕就態折花主入送歐且以舉奏花故獻工西韓生園饑遺李盛開序赫著猶瑤羈就之達埠白重翌門手偶有詩思金就雲樸成唐律一辛白見抵編鼻見會和已試遠吾質枝菑巢鐵萬紆餅皇措公主人周姓未頗如好事五

風花寒食舊城隈路指灣崎思致幽沙隴銜紙貫鐶鼠部
乖卿采調獨繼奔異已受園丁獻蔬李尤墳步卒偷自是
詞人多樂事業兼那識抱官因料轉特野人護般概椎可故子以賦以十五文傳之

詩以歸遺兒子

春暮聞清亭小酌懷張孟功

史道公庭鴈鶩行侍孟晋對水雲鄉山開暑畫涵晴影花
落烟肢漾晩香酒樓隋津標柳陌漁舟避浪向蒲塘懷人
不得同細賞空賦侍雲第二章

晚自宣者門入院馬上口占

綠垣朝楪葉門高别苑斜連御水遶芳草有情生廣掖垂
楊無力倚危橋承宣白面風標後入內華裾意氣驕幺麼
詞臣不通籍却趁宮闕在掖曹

病暍柬王君實太博

卧病三日如三秋時見謝程蘇孟倚環堵自鼓溪濺外高
居獨在閒山頭留師聆視技荼术文友過從遺膾倩獨佐
新除齋侍士不來相問負新憂謝教授程時叔蘇由倩孟道原

送道士李希白還山

洞中流水五芝肥鶴上仙人萬里歸海月伴殘丹灶火天
風吹動綉雲衣焚香秘室招王遠躡屐名山訪子徽聞道
長生有真訣我從何處叩岩扉

和蘇伯脩歷來上都試院夜坐韻

八月蘆帽試夜寒諸公文酒度更闌然藜共喜臨天祿分
芋何當問蠟殘誰許桂枝平地折莫將花樣近來看主司
不是冬烘者解送宜勝十政官

送試夫大監兄代祀海神

氣摺招袞素綺囊明時遣致御封香朝廊使者傳天詔海
上神君見火光萬騎射潮非討衆三山退影漫文章靈來

如祝蔓勤念不是求仙漢武皇

送劉州任倅

愛君儒者賦遠遊志如鵰鶚橫霜秋抱才應辟到滇海扶策赴調趣皇州蜀山春樹有德色猿鼓鳥道無羈愁里中同舍不敝債坐守塵編空白頭

詠御溝

決決穿雲出磵如千迴百折到皇居行人不敢來飲馬班子時能望釣魚内史府前晴浣漾重巖觀樓玩舒徐波漫哈約通舟葉風飄餡餅詠畫裙三月霏烟着楊柳九秋凉露泣芙蕖荒唐莫說流紅怨自是清漣解起予

送孟陽州守望先海涯 黃武定公阿里海涯之孫由宿射知官

龍節光臨澤國遥虎毛旌旆拂門高朝辭閶闔香凝袖暮飲鄞亭酒濕袍我愛甘棠留芳句誰憐鴻鴈集江皐一州如斗君休薄考最猶能張爾曹

送貢玉善閩浙觀省遂奉父之官淮安

浮雲一普涼風起遊子恨恨買去舟喜奉嚴君辭遠徼不因作客別神州白蘋漢漢吳江岸紅樹蕭蕭楚驛樓總是倚枕捧觴處知君無復有離愁

次韻誠夫兄麗正門外晚歸

碧霄雲物獻詩題毁闕西邊日馭低駐月灣環城上塔歸霞鮮麗水南隄仙郎下直辭鷄樹纖騎收園撒兔蹄争笑閒身空七尺不因鼙鼓卧幽棲

栢堂劉本之 思以三十而寡不嫁其子觀作堂名栢以

到處慈闈疑樹萱君家庭院擁蒼官心非紅紫爭春意人似青慈柰歲寒錦帳羅襦秋折鳳雲窗月戶曉栖鸞墻㛐更有芝蘭在堦映濃陰千畝寬

南寧彭使君重建東坡載酒堂 儋州

椰葉椰花護榈宇椒漿桂酒薦着蒸古人不作千年恨遺跡猶存百代徽晁呢何須歸玉局是非從此見金陵使君作室吾儕咏一笑偕成附驥蠅

蘇伯脩〻揆分院溧陽泉仲樸君寔王有詩送行請之灑然動人請與走筆擬之

桑乾居庸南北京崤山澗水相送迎羨君才兼三尼從憐我不得一絲行到時文酒度長晝去日車馬奔新晴鬱峰清話應見念使僕鄞書心中藹

琴士項崇節還新安其人居京師久年嘗為威順王及魯國長主琴

調絃理曲世爲〻百代斜川鑒識高有耳唯廣陵散無生不奏韶鈞抱長安木豪塵疑席千里芽香月滿船思道醉眠卿且去王蘇明日楚江皐

早春馬上即景書懷呈張孟功左司

日日騎馬到西城年來竟無清興生冰溝照影覺形穢雲岫對人增眼明墨客詞流驚避逅玉珂香鞍謾送迎眠池頓有知音客一曲陽春為寄聲

歐陽南陽運照江使道之官廬陵幕府前翰林國掾州縣判
東觀玉堂如積薪十年補外空芳紳紅塵赤日能敢與白
鷺滄洲却可人翻閱老姚涵墨沼官寺新柳逆車輪扁舟
一月桃花浪歸及照江〻上春
送李秀才福建憲副
繡衣乘遽座閩關回望星州紫氣間報直暫勸安赤子昭
岐雖敢嘆蒼顏陸辭此日嚴將指践奏明年早賜環自是
軺車不游覽往來多駐武夷山
道士王用亨父母高年作壽慶堂其上世蜀人仕宋
今居江東
宮錦濃頭小有天崇文宮畔地行仙故家喬木三千里流
水桃花五百年雲液養齡春灔灔霞衣上壽曉翩躚山中
玉斧傳真訣壓向高堂說又玄
暇日小集項鍊師丹房 鍊師字子虛
新秋道院涼如水載酒幽人對綠莎移榻小窗從嘯咏抄
詩别館任經過苦生不解扶丹竈明日堪憐勤玉珂吟罷
自慚題字惡定應無計換群鵝
和孟景章早秋即事韻
慈護仙桂壓勾欄月下娑娑玉臂寒荷榭有風欹扇歇醉
鄉無暑簟殘銀燈光散填河鵲粉 香 舞鏡鸞惆悵
遠衣何日挽錦書同附勸加餐
李良臣之睢陽劉業為其考手叔公作家廟手校書

時李為秋卿
憶昔青衫與校時尊翁作監贊無驕遺山風月雖能記萬
里衣冠我獨悲黑壤禾麻存别墅素帷香火待佳兒當像
猶有丹鉛筆試撰麗牲第二碑
送藝文令史宋子與驛召歐陽原功太監湘中使道
過家覲省兼簡吳秀驛徽君內翰周子嘉省郎
風雪閉門貧病婁閑君南去慨我情萬里獨遊愛官長十
年一拜賢父兄征路扶馳定綾裒歸期應及闔清明梁園
楚岸春俱好一訪相知為寄聲
江西袁慶遠由郎博士為幕職再調潮州路經歷徵
詩送行
長松磥砢出霜林不分儒冠久陸沉嶺外官資雲路快城
南祖帳雪泥深紅蓮綠水無多事翡翠明珠肯動心莫道
皇都
南岳李煉師所居翠蓋中
南岳崚嶒倚太空翠蓋中勝地著環儀烟霞近接朱陵洞雷
雨潛通天柱峯仙境得名符古昔道人無事養珠孀他年
準擬尋松鶴歸日應能借竹龍
送君則林倅南還辛酉登科今為京尹主文
經筵使〻玉價高帝城十載屢遊遨月中前度攀丹桂天
上今年種碧桃燕市風塵情浩〻吳帆烟水興滔〻仙舟
李府金華客共與哦詩飲濁醪與胡古愚同行

閏五月七日城西訪友不遇馬上口占

寒疾連朝避風日今晨一出復何如扣門投刺意不愜上馬逢人情有餘饑霍咏蟲行廣陌垂楊飄絮汎汚渠暫經馬市緇塵滿歸去蓬窗理舊書

燕石集卷第六

燕石集卷第七

律詩五言

和杜德常萬歲山萊春

霧香雲深日歛西紅稀綠時開黃鶴觀城有淚仍啼竹四老無情理林芝迸岩多遠三月閑芳菲空度一春遲誰家甲第歌聲咽何處名園舞袖垂秋有情懷似中酒那能心緒及遊絲少年笑我真痴絕一日閑愁十二時

追賦花主事南野亭麗正門外

女墻不隔鳳城春柳色危亭枕水濱夜城松風吹几杖晚閑花露濕衣巾西隣池館存碑石 東里園林媖主人萬柳得似夫君能踈達百壺清酒日娛賓

送崔時敏司獄省母汴中兼寄吳秀輝六月一日

萬態峰前望白雲暫因王事問晨昏遶頭樓濟不曼水歸騎直趨啟東門阿母慈顏深有喜寧馨陰德果無冤故人卿臨樽俎為說相思入夢魂

端午日雨霽暫出齊化門回入城還西京西諸山及市肆風景追憶延祐六年六月廿有二日侍拯夫尚書兄初自江南還都亦經此路仍值雨晴今十有五年矣感念疇昔因賦此詩

宮柳垂陰霧景鮮憶携家具過通屋雕盤雜教　珠幰嬌陌騂騮錦韉上國繁華過陝洛中朝文物勝開天由來幾度南村夢唯有青山似昔年

郴人王道原遊吳楚至京師凡二十餘年著春秋美
　成書除韶州路教授
古州一士耻孤陋老大學舟辭楚鄉萬里周流踪跡遠平
生著述髮毛蒼侯門久客公卑薦驛路榮歸祖席張到日
里閭爭餞賀儒冠猶喜動輝光
　直沽夜與元誠安南人同使江浙
戍鼓聲催夕照低薰蒸楊柳溼烟微偶因海浦聽吹蓬却
憶京城闌橋衣樓閣畫無情感々別家那有思依々傳聞
大駕還都近惟待寒風塞夕威
　東岡崇恩寺既酌其僧一峯求詩
山門杉檜碧蕭森步繞迴廊一徑深鼠酒長風來北渚扶
歡明月出東林幽軒既立雲容遠高閣晴登海氣侵思報
寒濤湘信到可能重撫穎師琴
　還餘姚寄貫治安同知
秋深持節下縈坡吳越風烟入浩歌溪水通橋松作蓋山
雲收雨石為窩避泥騎馬哺寒草過隴飢牛嚙旱禾別駕
歸來應笑我驛程何事苦吟哦
　慶元書事
鶯脰湖平好看山鮚埼亭遠莫憑闌帽沾江雨曉髯溼袖
染海風秋背寒天上仙槎來八月雲邊商舶去三韓蓬萊
更訪長生藥却擬乘槎事不難
　台州郡治後山亭留飲席上走筆
孟冬雖日到台州勝境喜遇郡賢侯眼前丘壑太蒼蔚留
後畫樹仍風流巾子峯高曉色近淨瀛亭小寒光浮橋祥
懽可留翔客莫笑不如存吳語
　永嘉江心寺留題
隔江孤嶼敞空門不似山林不似村雙塔畫添樟樹影半
階寒沁海潮痕建城客到詩常滿剗島僧回粥尚溫欲寄
微辭恨無案贊詩相賞慰孤竟
　福建道中
北人不慣仕東方莫爲幽遊樂最香晨到崇安試蘇合香
過南劍請秋柳朝寒命酒資調護畫堤被襟恐中傷共喜
我來當十月肩輿猶戀午陰涼
　贈任大正御史于福州
十月一別太與閩兩月仍得細遠三世事茫々不可料交
情奮々誰能諸姑蘇臺前秋草遠浙江亭下寒雲甜冬深
却恐霜威重後會不得同清談
　馮伯誠月山以楷寫經世大典成書受左衛教授須
　　次智還吳興
幾年京國養踈慵詩似朝霞氣似虹天上書藏群玉府日
邊人訪水晶宮　朝臨麗詞臣盛漢代陞平賦客工政好
清明事紛集重來猶落頌無窮
　高麗人李穀字中甫元統元年登乙科為翰林檢閱
　官明年被命使本國宣諭勉勵學校制書其行也

贈之以詩
羞殺文侯步武爭情讀樓下有書聲貢士來經鴨綠達登
科去被牙緋榮中朝分命新猷使東人爭說舊儒生德音
宣布聲教廣遣子入學同趨京
　莆田陳衆仲田國子助教提學江浙
送君有情忘别恨愧我無句標幽懷固知湖山適吟嘯乃
與錦閣成睽乖紫鳳天吳存曲折黃鍾大呂費搜哇斯文
自是專方面獨爲衣冠嘆不諧
　平坡話謝草池二首
仙家秘館西山陽石壁乘馬能獨來山曝檜柏當畫蹊澗
底桃杏爭春開投棋不作空置局對酒常滿頻銜杯道士
攜詩成又積不知斜日下荒臺
玉泉西畔者慣往廬師東還今始行山石犖确喘馬足樹
林陰翳嶽會琴座工主人缺衆妙壁間圖畫教長生所嗟
秘境禁來往不敢題詩留姓名樹懸書入格旨無姓名仲之
　禮部主事劉文瑞父母慶八十壽
沂州老人八十强穿鬢有官居職部嘗鳳五華恩誥下魚
龍百歲壽莲張西京牛酒春無價南極星辰夜有光昨日
升堂覲几杖龐眉三寸數秋霜
　新城道中雷雨暮晚晴
震霆人馬俱辟易揮鞭不復能攙總柔葉沉沉過凍雨柳
陌蕭蕭來晚風夾馬急道旁牧者負薪徒涉念晨翁歸程

亦有駛驅若獨及殘陽一點中
　送呂仲實僉憲廣西
得官嶺表衆所惡持憲廣西君獨榮士始翕翕似華袞植
道棨棨昏看樫榕葉晚看思紫柳杜鵑晨聽憶宮鶯歸來
鐵面如紅玉不盡論思獻納情
　鑑湖水送烏本説（書以至元丙子夏由史屬代記　北海清南至會稽贈試就館之子　適戲見姓文有湖水之鑑遠爲戲作鑑試　以至順者白使遠如與不得一旦湖二至今數坐）
鑑湖百頃生凉秋知章陳請太白進子今乃能五月往我
昔不得一日留吳娃今曲風度館越女浣紗雲滿頭燕趙
緇塵都洗盡荷花深處廣艤舟
　送張寔夫觀省田漳州
赤嶺城前春日遲楊柳播下纂相依閩中遊子歌相别天
上故人書遣題叢劉吹香來竹戶磨磨作隊過松畦良田
美樹還家樂昨日青林秋穿啼
　送安伯寧由大名治中赴上汾陽知府
一道鶴鶯行中去兩度江河補外行史校遠迎茅步市旌
麾光過漢陽城民閒魚稻當生理幕下賓僚多宦情我亦
二毛思五馬臨風常爲使君榮
　襄陽楊萬戶命道士禱雨有應
兩華旌旋隨車降天意雷田決檄田鐵甲將軍今禱雨玉
壺方士解呼雷樊城麥穗千家熟峴首秧苗數處栽感應
古機有如此轅門新政亦佳哉

左司丁貞夫號嵩巖海陽人

枝萃荃堅煤烟霞自古神仙就作家天井穴深留石髓貝多樹老敍瑤華山人素價遺踪杳王子吹笙去路賒莫向風前賦招隱紫薇花下異鬖髿

和王君實户部采秋迎山韻

遠臨遠海近軍郡今代神皐異古知萬乘省方嚴禁鑰千官耀武肅鄉居祈年寺塔存廉像利國河渠入漢書頼是星郎能模寫吟餘晦次日清虚

送揚子宣尹郢城

明時作邑重優游戟爲斯人抱隱憂日宣昂昂張虎翼森民濊濊沸魚頭翻衡召集鄉三老暮卸趨承郢谷卸利丑往年曾一飫知君談笑已無牛

七月望日西山郡景十二韻

祠王中元辰慕辰替時從俗出重闌秋光蕭颯無餘暑野色虚明不動塵仙館舊時遺筆路（昭莫宮廟西則雷廟）官涛住處以江津（通忠順新方廟）涼排風的邵府亭樹杳浩酒石岸濤崎岸鬱薪見寺參差多白塔遥傳路擇畫紅中見茨映華花輕小鴻吳遊津大葉白鷺白芙蕖猶是夏淡黃楊柳不知春偶隨魚艇方遊日忽見龍舟卻愴神（莫廟之宗而廟御蕨廣涼神二到世）去金水河寬風掠面玉泉山晴雨催人馬蹄不得平蕪遠鳥語常因露樹類可惜痴頑携子姪未能放懷會親賓說說世網誰堪躬負郭同爲學稼氏

濟南張侯至大二年奉御香禱旱歷山祠雨應是年十二月也

武皇齋祓禱重瞳近侍今香辭寢陰漠水氣通雲漢漢精江波合雨濛濛蝀蝃不待逢深雪收穹惟知問太空自古精誠多感格輝雲舒錫出齋東

送萬戶國敦夫南臺御史時寄居閩

一從仙姓花下瀛洲君羅雖悲志未酬今戴多冠解上國又分龍節向南州駐聲應站騾驟笑飛鴻亦有稻粱謀遺傍楊柳不堪折江上梅花相憶不

先兄正獻公墳所寒食自和氣門歸爲工賦

適野樸素自豁然入城景物又堪憐御溝春水高于路海岸風塵暗似烟醉客難生馳騁哀而見簿行調婢媛徐驛逐頼面山色自笑詩人增好偏

送花悦古赴江西憲掾（悦古名亨由進士不學掾江西憲又之以經筵去丈中鄉）

（舉會科場廉御史耕其寬健爲江西憲掾）

丹桂凋零翠柏高吳船還又泛江濤鸞鶯豈翻仍堪擘鷗鳥忘機自不勞晚陌行人折楊柳春城別館酌蒲桃婢娟後夜東湖月莫向明時嘆馬曹

於潛謝充章松巢

涵世萬塵如海水巢居故向萬松間下窺寰澤三江浪高揮釵唐九里山荒魄餓狼應可畜免鷹户若爲葬古渠柱柱長安陌不直危枝一解頻

臨安劉子簡以至元二年觀光京師明年告歸作詩
送之
文昌殿古黑雲低光範門深白日迷逡巡有時甘引去丈
夫何事苦分攜上林春去鶯猶嬾南國蒐征馬不嘶多少
憂端兼别恨烟江何處覓緘題
李重山都司號梅庭
愛梅大是清絶倫置之庭除尤可人寒影夜移青玉案暗
香晨裹白綸巾朧頭江上徒千里月地雲階步四隣更道
廣平心鐵石可無新語慰花神
昌平縣廨和鄧之昂御史詩廵歷京畿東道
向來按部指秋期予月登車我獨遲饌塲道旁觀俗處百
泉莊上卯炊時烟含漳騎搖蘋筱燈晴痴僮下庋房不穩
謳歌聽慰嘆何心工和壁間辭
瀛州除夕懷京師諸公奉寄
豈不懷歸畏簡書無人視號闘樗蒲那知年後得春氣綴
向天邊聽斗柄一掃衆稠明燭灺五更簫鼓踊碧迎屠蘇
祜旦班先飲鵷鷺黎明衆共趨賦手茱綵應不送端門柑
宴肯相須鳳城多少藏闔會一樣銀燈惜歲徂
元日又懷諸公自次韻
攬轡寒郊理簿書明時不用仗青蒲甚聞莫莫頌庭陛鷲
晃桃符映户挺長朱環鐘紅叱撥大明春殿紫羅繝六街
車馬魚鱗集百粥衣冠鳥翼趨華省貴人𡾮瑣闥晴窗擱
筆攬髭鬚　年數業歸公等莫嘆紅塵惹景徂
六日雨中聞詔敕將至
一札飛來覓大書路陽歸騎踏菖蒲九天雨露開元化列
宿光芒拱北樞詩近春盤傳餅餤雲蒸午枕卧趨衝趍朝
吏士開尊飲旦日官僚東笥趨萬亮有言垂往昔陽球輿
嘆夫斯須傳聞幾處圜扉靜徹撤無營趨暑徂
淮南諸子素持吳　唱酬詩一本見示偶七夕文坐
書懷次韻寄春中諸友
梅挹蕙根下巖阿老鬢飄蕭半　窩涉世情懷今日薄立
朝勲業古人多靜聞珠露零丹桂清愛銀蟾浸白波良夜
貫心難寄遠定應同調製吳歈
予以延祐元年從先兄正獻公入汴始識舟輝吳徵
君是歲故中丞馬公伯庸今翰林學士謝公敬德
國子侍士王君師魯卿貢河南行省迄今二十五
年予再以按行至汴居監察行院去徵君所居僅
半里猶以公事未果造謁乃請見詩馬公亦竟謝
王在館閣感念存殁賦唐律一首先遣持遺徵君
至元四年戊寅
二十年前入汴州梵王仙館涉春秋家家庭院森湖玉處
處樓臺映海榴金馬石渠傷別遠丘山華屋動新愁誰憐
閉著車中婦猶望元龍百尺樓
仲實樓登眺

國家全盛似金甌江漢澄清控上游帝子幾時臨北渚使
公何處倚南樓雲來巫峽祠空在霜落荊門樹自稠持節
重來紆四望孫懷劉有憑闌愁

左司李重賢遠清亭

亭下蓮池漾綠光紅粧翠蓋似橫塘不須玉井十丈藕自
有鑑湖五月涼座上莫關金馬蒙莽前仍注碧蘭香主人
遠與幽人句多幸銀留百世芳

武昌近城阻風雨三日不得到城下遣興一首山南

舍舟之行

五月江風多自南停舟滯雨與誰堪呂公磯送鷺心渡大
別山凝樣雨嵐北海酒尊空已久善和書册遠誰探妻兒
不解窮通理看桂明朝十日颿

當陽道中 錄用某陽

路指沮漳散馬蹄園林苦溷稱幽棲漢山有勢栽杉密知
水無聲過稻畦病喝久忘河朔飲貪賊常愿汝南雞嗟
六轡多似還猶暇尋詩洗筆題

山中運武當瑪尹景仲入京以詩送之

辛平山頭樹影高豈期多幸此相逢久嗟塞雁迷音問共
掛秋霜點鬢毛張緒猶如少年柳劉郎重看舊時桃故人
待直金鑾殿向明時補拔茅 景仲與敝偶出同年故及之

過馬嘶山留題書中

鷄鳴山接馬嘶山萬壑晴雲升底看瀑澗叢封五十度石
梯登磴百千盤光華同為周原重險阻其如蜀道難題罷
新詩動高興五湖何處水雲寬 四十八盤腳不能行人絡斜為嘶山功各山中人語

山中漫賦題冤平官舍

績衣不為吟哦出持料縱橫錄眼前君為雜鳴豬却樂石
苗亂布五銖錢焚香已水痴求雨割木通泉巧溉田尸位
空言無所補寫情託物亦猶賢

七月三日書至郎縣山行氣旬至此始出

稻花香裡過琳宮一柄斜陽漢水東下馬已辭山載業關
軒仍見竹蔥蘢畫層不礙迎霜月玉宇頻來處暑風童御
無知友朋遠滿樣幽思與誰同

太公遇文王圖

狂王喪心醉其上老叟避世居渭濱出獵初非取熊意垂
釣豈是求魚人千年茅土有終始一時際遇無比倫辨彭
鳥合成組醢三朝猶堪餓彼麈

愛竹所寓留舍有竹數叢

京華廿載看畫竹今見群篁森階前歸鵬初蓓已挺持翁
粉年落尤清妍何人矣散弄團扇有客風露為華筵平安
不待網雖報好事未書日周旋

辛臺寺留題

高林過雨曉蒼蒼水木清華古道場亭子是誰開四五招
提緣此異尋常風聲蕭颯群松翠日氣醺酣二參黃墟墓
合人不怡悅何妨却若進瓊觴 寺後園有巨松二三百株中有藏寒碧翠連虛無垢

諸亭〻中古蹟甚多

荊門州治後惠養亭留題 亭在山麓

南直江城近可通東連郢樹晴無窮臺高先得瀛洲月地
隱難乘閬苑風雲村晴霞紅爛熳山經冰雨翠溟濛惟餘
蒙惠泉頭路猶在探奇夢寐中 蒙惠泉在州西城帽皆有詩

雨後利陽道中

二年四過山前路三度值雨難舉蹄最憐綠水注深堆不
惜青驄污濁泥澤畔稿花怡旅況隴頭禾穗慰長啼畫登
已足囊中物贏得新詩掃壁題

寄賀徐復初江浙檢校

故人家住黃鶴樓三年不到鸚鵡洲紅塵面目事京局清
夜夢寐思林丘鑽堅昂霄今老大嘯歌講塵翁風流儒闕
調官赴吳會我為終日喜不休

寄題翰林謝趙德學士

故人昔佐相陰州召赴館閣二十秋高天丈卅有情英賦
詩酌酒無白頭荷橐兩京久替序行年六袞空復遊一官
不調竟無惱我為終夕悶不休

夷陵曉望峽口即景感懷十四韻 峽即峽州

一控青天萬丈崖長江東轉此中來山形連導岷峨脈水
戒明微漩瀨堆疏鑿神功思萬載戰爭遺迹嘆秦灰濤翻
澎湃朝噴雪灘激砰訇夜吼雷劍據每能資伯業棄猶亦
復到奴才乾坤設險華夷判名利輕生肝膽摧 臣操篙
要身路成神賜玫事異財兒時夢寐光陰迷客裏登臨懷
抱開紅葉黃花為誰好玄猿白鷗有餘哀百川逝水流無
極孤鳥長空去不回昨日舟航辭白帝當年雲雨下陽臺
竹枝歌裡堪容與人館寬邊難湖湘千里畫圖真妙甚醉
翁文字亦高哉遠遊欲到離騷國賦罷招魂鼓棹杯

遠安留題

楚邊窮處留分疆小邑幾為山所藏故大秋畬今得趣辟
兵黎六為堪傷每因嚴髻起雲氣少見日月開晴光我來
問俗聊辭節深林不敢久倘徉

回途

回途孤鴻欲滅時幽人抱懷有誰知茫〻往古青山在疊
〻來今白髮垂陶令忘貧多嗜酒少陵遠興只吟詩唯餘
安樂窩中老笑術塵寰看大基

孝感紀異詩并序

[illegible]

河東老父雪盈顛拭揉撒兒郎事遠遊莫遣探懷如陸績直
疑跪晚似黔婁為新禮在情相稱陟岵詩成淚莫收理氣

相關有如此不須身外强推求

逸老堂九老仙都宮唐真人

臨水無楊遶院松高堂仙客養踈慵道存杜史五千字心在蓬萊第一峰未可道邊空看鶴不妨夢動急吁龍我慚不得金丹術塵滿衣襟抗俗容 昨年拔與仙兩未應

江上阻風自山南還都

昨日痴坐庾公樓今晨紙過桑落洲連朝巨浪高似屋萬斛大舸輕於鷗青山兩岸不可畫綠酒一尊能解憂何年五千峰頂仰然見京塵撲馬頭

高麗僧式上人遊兩浙江會稽學黃香卿句曲外史茅山張伯雨好事者繪為文會圖

文章釋老誰爭雄昔人三語將無同已公茅屋見新句匡廬蓮社追遺風名勝絕憐留翰墨笑談莫謂證虛空翰林到日傳相說杖錦歸來未是窮 是詩今每韻

吏部侍郎杜弘道號西巖野逸保下人

萬古西巖好地形憑高四望接英靈太行王屋千峯碧石居庸一帶青山還緣雲通畧約野泉流月瓊州陞主人同有幽栖志同送孤鴻入杳冥

送錢思復下第還杭州分得秋字

陌上王孫壯氣遒交鋒劇罷在銅頭擬木披 排闥闊空使乘槎犯斗牛蟾府桂香應步待鳳枝花樣背齒援冬烘卻是居亭主江上笑蓉英怨秋 思復未嘗試主禮部侍郎春不第無甚家既而無甚

考功狀本弟及之

正月二十六日監中習儀即景書懷

椒觴獻歲煖如蒸夜燈前後不提晴風色林端步欲落寒陰晃漾日半明四郊未有花柳意六館但聞絃誦聲城南三月牡丹發英道白頭愁殺生

陽明樓崇真萬壽宮道士丁元善

道士由來不火食仙人況復好樓居繞湖秋水望不極萬穴晴嵐環有餘巖下茯苓供採藥窗前柿葉待臨書紫鸞玄鶴應相逐會駕飈輪赴碧虛

初秋苦雨

四遶玄雲淨影涵滿天集止就西南凝極到處踈籬當走夏何年大木堪燎慄未須悲宋玉況吟漫稱憶秦參無窮世故寧量小華髮蕭蕭不滿簪

濟南張智夫八十詩雲莊有序

聞道仙翁樂事多幾曾衰橋坐鶴窗華蓋司冷 橫又野溪泉甘洒熱過心壯爭捐三叟壽光陰未盡百年詩太平生長仍龍老笑殺行兵馬伏波

送葉仲輿令尹赴上鹽場司令

場場斗刀新發刑閑中作宰慧柄識石崖鶴頌不盡意樽木刻柯方稱情丹招十行求善政玉堂一老有諸生牢盆又比義書苦推為長林嘆不平 時大手下招諸學官令仲與已除故不得與仲與諸書作文且紀出民生大宜更閒嘗從承首姚太公進故云

次韻蘇伯脩侍御樂川遊春

霄漢春深鬢有華離愁望眼一時賒裁詩不待濃梅雪醉
酒漢噴辛曲花渭北樹陰晴霽藹終南雲氣暮　城
咫尺居庸草排遊痴懷不念家

我别長安四見秋當時風景如常遊今元戟下麥和老與
慶池頻波飲流三春柳落北軒井千枝梧暗南坊直而今
祇是成追憶時昔無因得久留　于以至正改元夏五論貫行臺都事住長安而由處吾業林山歸寓官舍北窓從井上有三春柳一枝兩官與村中寓東城南坊舍椒古瀲時見見梅苗有千枝梧桐之囊玉着春中多植之

送孫引進湖州同知

綿絕何須魯兩生紫髯落落稱華纓泰壇尊罷開徐步文
陛備班引大聲一代世官闈禮重九重鸞秋漢恩榮水晶
宮裡薰風起北望紅雲是帝城

張女挽詩　女洋河慶波南惠武王第八世今游林特刺廷知縣川日嫁致有寺元工業對十歲兩遊元遺山墳長宮志紀其事

三生常侍玉晨君想像女姬一樣人霧氣清凝仙掌夜天
花香吐上林春不關鎖怨枉行苦柳絮才高老大身却是
貞魂埋不得珠英同與駕驂輪　見所憑對今暮附于後如被

以神心淡似是步行水雨折花紅雨落湖如醉世間花開三三
月桑陽牆柳兩家春林水芙蓉枕紅雨落湖如醉世用十從
春閒山明月子規案花柳東風蝴蝶書暁江曉湖不關花多
刹也風淡野水則林有家仍動來雨鑫收雨翻空時世間
之慶垢飛虹數海
北天下風雲

台州應翁八十號希有齋

作詩削彤川書有叫人來

老人須髮如秋霜深居海濱樂且康壽考何須菊潭水神
仙只在梅林陽五銖衣薄肌骨輕九節杖輕行步強我欲
相期飡茈野羅飲共到無何鄉　梅林之陽老人所居也

苦中寒食感事書懷　至正五年作時本和兼僉宋史

少日讀書今白頭半生竊祿不知休請從深愧程揚學史
稿重遭班馬羞多事愁生苦才病久寒春意淡如秋江南
烟雨京華月閒倚晴窗憶舊遊

贊漆程弘道教授堂其子名克悖

聖訓行天似日星春時誨日謙時明半山老人懷正道紫
陽夫子集大成孝經尚欲化鄉邑論語還堪致太平他日
紀曹心醉後我知不羨遺金籯

送詩僧渤季潭江南有清漆稿

方外何當浪得名上林高處學遷鶯遠公能重陶元亮老
漢常陪石曼卿日暮碧雲遮雁致陽春白雪有餘聲江南
烟雨樓臺好佳意推敲不用驚

紀行述懷追從江東之行

陪扈深京娛赤曹馬瘦兒病苦凌競龍門滿息山陘雪偏
嶺風凄石瀨冰候忽兩暘天叵測遲殊道路事難憑侍臣
争笑遇唐老不向明時獻技能

涑雨晚晴自成物門歸院馬上口占

碧山綠樹盡陰森雲擁宮城雨濕衾芳草遠含春意態微
陽斜弄晚光輝灤河委曲經千里魏闕崇岩　九圍滿目

鬱葱佳氣在莫説陳迹話依稀

送王仲方淮東廉使

薰風殿閣舜琴張廉命求賢治遠方潔水娟衣朝退雨淮
壖白簡夏飛霜九天星直三台近六察路增千騎長旋譃
地見君素志壤　閑處焚香

宣文侍士周伯温世家鄱陽別墅有坡先世樹梅千
株其郡志載宋時守居多梅有亭名玉雪坡伯温
愛之亦以名其亭

薄俗妖姸莫競春萬株清氣照乾坤神仙自在藐姑射居
士夢入羅浮村寫物更無和靖句懐賢宜占謝公墩久知
佳境因人勝何必登亭對酒尊

喜歸大都

玉署蕭然一事無浸陪臺馭到行都白麻祇對叢寄石清
供啼觀海月圓野噇有情閑紫菊葉圍無數列黄榆輪路
迫塞通衢隘明日褐轅出坦途

送趙大本赴西臺御史分得塵字

釋褐由來第幾春綠衣重製繡衣新地連遠塞民皆辛天
助風霜筆有神驄馬豈期多避路都亭無用苦埋輪致君
勲業爭先睹應嘆還賢滿後塵

送王彬叔赴西書吏

晚
盧江憲府昔曾經作椽聞君有此行瀟皖諸山倚天後淮
淝二水得霜清蒼鷹自向秋風擊丹鳳還依曉日鳴簡牘
閒暇好珍重靈臺明處是雲程

宣城黄山汪公仲雲松樓

江東勝士高超樓坐對萬松雲氣浮流水桃花非世外小
山叢桂為誰留紫筆競遂移春檻貨殖空名千户侯唯有
清標供撫玩棟梁霖雨付悠悠

早春遣懷

百尺危橋路稍平新年避迫一經行池臺半入荒殘景鶴
詠淳非少壯情談見晴波群浴馬未聞芳樹亂啼鶯相親
賴有西山色常似連屏照鳳城

張德琛壽松石

木精山骨舊相親飛往蓬萊太適真霜老蒼龍潛委蛻月
明寒玉暗傳神丘園預卜長年兆苔蘚難埋後夜春信是
堅貞同氣類望秋蒲柳謾成塵

燕石集卷第七

燕石集卷第八

絕句七言

呂仙亭

物外烟霞屬浪遊，有時長嘯海門秋。岳陽樓上題詩了，漸愧人間韓伯休。

一絢絲（張呂儀見串持鳥之呂宋之旅所居會温有人題其門曰一絢絲能得數日婦呂儀並者其下云一日即見達福及）

清河柰少鬚拍㩲雙雪常霜不盈槎雨風吹落紅蓮花敗籬壓疾桑墻角

書宜都内人傳後二首

痴絕廬陵不保身，忽從婦口議天倫。譬如關須屈者誰議，當時有内人。

綉帷春色久徘徊，種机番邊說禍胎。一笑詩人虚懷古，夢中曾見内人來。

朝元宫雜詩三首 延祐丙辰在京作

飛仙臺前深草青，葵花楷花紅重重。幽鳥飛來弱枝動，弘〻殘雨夕陽明。

七真殿西關小門，北中南學考司隣。板扉無人蝴蝶亂，細草幽花三月春。

鄭州車過雷磕訛，墻橋上人已行。睡眼羞明窗紙白，驚人又是石魚聲。齋時則擊石魚聲思請見

送牛農師北上三首

陽村山鳥學綿蠻，夾路溪泉響珮環。晴日烘人透衣暖，不須春酒亦酡顏。

別武陵諸友分韻得身字 延祐己未三月晦日別武陵北歸

人別江南花別春，鶯〻燕〻總傷神。旗亭酒杖歡娛事，來把如是病人。予是日暴得腹疾不赴餞

別後寄友

蘭舟三日屈原亭，醉出南門緩轡行。柳暗河街新月上，一塔燈根不分明。

舟中夜雨寄周子善

雨暗空江夜寂寥，打篷聲似打芭蕉。故人好在紗窗下，高擁銀燈對小喬。

緣江口道

玉帶河流綠蔚藍，君家橋北我橋南。一談忽作容易別，便是無情也不堪。武陵城西有玉帶河

招屈亭東酒一卮，人生最苦遠別離。不須更折路旁柳，君家門外青垂〻。招屈亭乃郡人送別之所

阿寧學書缺五經，阿孫學語憶春鶯。乃翁去〻莫回日，外有先生内有叔。農師二子長玉亭從予受學次曰馬孫時方二歲

重過江陵

渚宫春水數經過，風物消沉可奈何。聞得街頭耆舊說，鯽魚翻北昔年多。

南條山色翠微微，花映帶江城冠楚鄉。楊柳兩街十大宅，好教猶待眛文昌。

覓京師不易居。

初至都書金城坊所僦屋壁

士龍東頭士衡西長沙錢袖難旋轉豪家僅有屋連雲自是詩人燕日短張說有云京師有兩般月日望月於諸科賦短日長則月熟居難擬日短

曉出都城是年八月東之楚事錄

風入秋羅半臂寒紫霞赤氣日光殷西山大是無情思忍送中卑又出關

宿錯橋

胡來城下錯橋西神樹棲鴉迫暮啼數騎東來飲河水一聲羌管碧雲低

漁陽二首

送陳季甫如湖南

莫為功名恐別離別離何用送行詩沅江暖月無楊柳聊折梅花贈一枝

次韻賦春詞三首

象口香消冷螭烟錦衾羅帳戀朝眠一心要續懷春夢不管啼鶯繞檻前

枝棲淡月蜂廊腰晴露和春浸碧桃愛品鳳簫腔未穩夜天空望彩雲高

嬌春楊柳暗藏鴉梅映文窗一樹花寒食清明都過了情無車馬鬧儀家

澧陽道中春日

擁被已重似綿拳婢窗爐火夜深然風流張緒如楊柳卻向荒寒度半年

碎霜斜䬊下遲天透膽寒威折塞綿不似豪兒衣狐白讀書辛苦擾多年

憶武陵舊事三首

詠歸亭畔武陵溪陽岸花開雨後齊竹篠庄園春社散青陵村外日平西

芙蓉如妓繞橫塘一陂秋容著色粧猶記周郎會心處醒時覽陸醉時狂周子善到盤水亭名會心處

兩袖東風臉似霞滿懷紅刺訪儇家春鶯錯唱清平調輸卻紋頭綠蒂花

漂母墓

南昌亭長木蘭僧進食英雄豈不能獨繞家貲消幾許阿婆高冢碧崚嶒。

沛中

未央宮闕錦輝煌陛峯何心戀故鄉直到中興守家法年年供頓幸南陽

曉興

紫陌歸來月晚新草深涼院掩柴門絺衣欲挂梧桐上斷攏臨塵染樹痕

感懷

擾擾紅塵世態殊少年空歸五車書才情縱解吟春艸。畢

辟時來就碧梢

李廷珪墨

神物蟠拏瞬洩爆昇元書是進蓬萊玄尤依舊能今日誰
信昌言已夜臺

陽關圖二首

繫馬停車待酒闌驪駒歌斷不成歡憑誰說向圖中客水
遠山長行路難
前春別宴武陵溪候館垂楊堤拂隄忽見畫圖疑是夢故
人回首洞庭西

七月八日曉晴暫出慶正門外二首

團團碧樹壓宮城白鳳門楣淡日明回首瓊華仙島上片
萬馬紛紛動鼓聲三郎來手翠華西向來別行鎮兵葉葉
恨青閣燕子泥
小醜從渠悠忍多不知和解欲如何萬幾僅有關心處却
辦城東熱洛河

誠夫兄寄都下雜詩五首次韻奉答 子時在梁平縣

虎豹環宮守日嚴並龍鶴立緣班遲明良自有賡歌咏遙
拔諸生莫獻詩
鳳吹龍箏接上頭樓中沽酒會英遊狂心似太何時定
約春風賦御溝
玉皇端拱白雲鄉和頌何時上綠章威鳳祥麟都細畫稜
人誰更說昭王

雲擁欲垢新晴
破涼門巷柳陰蟬九陌晴泥著錦韉到處簾櫳畫相似巧
棚人靜五生篇 是日為重陽以七夕前數日棲霞豈奉于小品高李午里之神攔之五生宮

冬夜

紙窗如水月如冰天際浮雲卷畫屏漏板闌珊參過午算
燈擁歸太玄經

群蕊寫生圖

午衙太守杞菊賦朝日先生苜蓿盤翠釜駝峯無限美盡
歸何事畫酸寒

元夜偕二友看水燈

綠髮相攜御軟風珠塵粉霧月朦朧水燈浮過南橋去卻

通州橋下見訣別者

二月五日風揚沙潞陽河津楊柳芽驛車離人泣紅頰搖
鞭長我能還家

三月一日雜詩四首 延祐七年

仙龍驂壓古流臺碧樂春深花自開踏白馬前鐙斧鉞路
人爭看君王來
光樹雲藏紺色鴉絲搖香鼓從沉霞分明不似琴琴韻家
英東風十萬家 國有東則雲天門外結林高樓則重鼓日遍在以司晨合嚴警備
柳簇紅橋綠霧勻羽林戈戟鎖重闌朝陽空照僊仗影長
似東街碧樹身
蕭 寬城野櫻桃限隅弄日晴樹高遊人來往不能折欄

祓殘冰凝紅

侍周子善書問京師事及晚近以絶句十首奉答

春王朝會大明宮柷栗魚樂四海同至治元年調玉燭和
風甘雨看豐年

曉日雲冠綴綵珠龍顏如玉映康衢大官門外傳天馹群
辟翱翔侍步趨

黄流玉瓚薦馨香九廟神靈降百祥一部雲韶尊仙駕歸
來朝賀坐明堂 時皇帝初崇祀祭之禮四方未知

至公堂下魚鱗屢麗正門前蝸殼居三百英雄來獻賦是
中應有馬相如 至公堂曾試之所四方退士來試南宮者來皆賦居麗正門外

瑤肝玉肺漫徒駒㝠圓崑崙是坦途賸賦霜蹄未為失三
年喬遲碧雲衢 予喜見李建興柳查皆不利故慰之

丁

人海茫茫萬仞山健夫爭赴碧巖端躋攀分守不得上始
信文場蜀道難 予病以當風失舉

一念遺孤一悵然心旌無日不懸懸洛陽二月河冰解定
買吳儂共尾船 又弘大兄從予入使姪漁在成都予欲併視

謝家梯樣遠少溫嶠先酬玉鏡臺羅帳合歡猶有待可
皓
憐孤負意徘徊 時予之姪婚事約如未

通來吟思渦如泥今日酬君善賦詩不識心悰并膽怯單
珠銀液竟何施 予自甞心疾至京遂不能

汩沒京塵度歲華胸中千緒亂如麻南風浮暖歸垓屢暖
費君家木杵茶

錢舜舉山茶

丹青筆與水晶宮為寫突匏染淺紅今日北人多見慣不
須和雪上屏風

雪竹白頭翁横披二首

琅玕裊裊碧雲空雪綴針梢倚北風丹鳳不來年歲晚一
枝聊借白頭翁

蒼松雪頭凍難飛寂寞寒梢獨自栖别有春明好風景綠
楊如畫孔鶯啼

出京酬送别者 南遊湖湘

臺笠華樓洗靖塵都門宮柳送車輪洛陽津吏那揄我不
是終軍等第人

阿城

掖庭咫尺失王嬙廢更妍因假尊揚邂逅阿城重懷古欲
從何處吊戚王

小姑賢祠 竟江南地名小姑賢蜀時民家有此惠新婦其姑欲嫁而去之者其小姑意日常以為婦之為母以小姑待之姑已而婦止鄉人祠之

離鸞别鵠兩沉淪腸斷廬江焦仲卿不見亮丘南畔月至
今留為小姑明

舟中述懐

飯了從容瞌睡悼詩情灘似急灘船吟成欲附鄰人寄又
恐明時不值錢

彭澤水驛嘲淵明

猶資白髮綰銅章明府何心解綬忙今日公田多十倍折
腰兒輩亦無傷

五王擊毬圖

鶺鴒飛滿萬年枝羯鼓聲聞擊毬時自是開元太平事不
曾聞有豆萁詩

賈傅祠堂二首

絳灌綠書汗馬功治安策裡事無窮漢家未有修年格一
歲超遷到大中

天上銀河洗甲兵八方風雨會咸京洛陽年少偏多事强
說當時未太平

舟中聞笛 岳陽樓下傳舟一單將醉而吹笛愛其音韻清絕命酒書之且求予詩遂賦此以贈

虬髯醉倚木蘭舟不識人間出塞愁吹散碧雲江上去芳
洲斜日自悠悠

毛女圖

終南靈藥可成仙徐福空勞泛海船七月轀輬鮑魚臭不
如宮女卻長年

漫成

日射金堤柳水明繡花擒笑出宮城上林如錦春如畫卻
恨黃鶯不解鳴

送存如宣慰湖南十首 存如宣慰故相野仙不花之孫由宣徽入侍宿衛出為湖南宣慰副使秩滿遷湖廣為郎中至治元年昌僉會福院事明年拜大官　　元年泰定命湖南宣慰使時大子詹政錄惠諮道開縣延儲公侍請請日拜給賜先四月斷啟村公加惠學先見弘夫

桂歲既補及長建知好學涉獵書史作詩臨帖里予學孔說事翁好精撤基製射興學匯舉事錄會明作求說之論如之手則之文持十年甬年冬於財關書寶此數數月生具下公命年三才三廠始生孛來壽讀象學唐肅錄宗□岑繼讓數遣陽判業植指敖百本自號格月莊主人斂儀世故詩有隱未畫以年安此來遂詩人沈州城當集博字子高公檢愛其才調故碑書樣秀杭君戒之公名阿業字存加國人之

太平天子開經筵側席金華引舊賢頻首玉皇看業底證
塵車竟使飄然

綠暗紅稀出鳳城路河津上酒旗飄湘花湘鳥送誰報早
晚棲船過洞庭

甘棠菁樹幾年餘枝葉葱蘢拂月衢長沙耆舊如相促先
向軺車看鳳雛

碧湘如鏡嶽如屏賦客騷人聚德星況是踈仙吟詠處高
名從此競芳馨

金貂門第黑頭公五省三臺指顧中使嶽梅花莊上隱不
應辭組太匆匆

三載王城接燕談高齋夜坐話喃喃有時共對桓伊曲一
種清禪靜裡參

金闕朝退暮歸時指點鉛華佳賦詩惆悵海棠花底事有
誰題詠有誰知

青霄持節鎮湖山東閣招賢事不難若用紫薇為幕客帶
敕衡子報平安

花飄葉葉錦織空人別河梁酒暈紅送春已是情懷惡又

向殘春送細公
科名自愧忝君恩未省何曾著此身過想蓮花門外路幾
時湘水共行春
早出過御溝
殘月欲落日未生樹根交合清水明翠華過〻沙磧杳銅
駝陌上馬聲少篤乙未闌干
唐人兩馬圖
玉山蒼秣渭川波振刷駸騰意氣多攻好駢騮駕黃屋臨
危蹤崇奈君何
少陵春遊圖
山峰樓臺花樹枝杜陵韋曲恣遊嬉畫圖省識春風面應
是開元未亂時
張仲容七夕來徵詩既次韻以答來詩云書雲高城兩數株為家秋五入安傳巧網乞夕喧隋里小宋明朝定首詩
細合紅蛛綴網絲玉兒瓜果設香帷從來天上張公子解
試梧桐一葉詩
聞蟬
昨日流鶯今日蟬無端世故苦相煎長安多少封侯骨兩
打風吹過少年
龔秀才還臨江二首
江上春波烟霧昏江南遊子怨銷魂五侯池館歌鐘沸爭
信麻衣憶故園

煙霞痼疾是誰醫來到都門幾許時莫待蜀禽啼血時薜
蘿猿鳥怨歸期
送城都侯岩亮二首由進士雲南來傳邊家為父壽八十壽
雪嶺崑崙蛇陣長錦江春日漲無光老翁白髮升平世開
侍東風看海棠
樹送雲棧路間關詩禮庭聞夢寐還五色衣裳千歲酒馬
蹄仍度點蒼山
省部王景星僦居鐘樓之東頗有幽趣遂號市莊主
人二首
樊川別業輞川莊摩詰才情小杜狂聞說當年多勝事却
攜肯識若相妨
佳樹名花趣是春畫簾遮隔較紅塵池臺改相開輕點性
丈林遷學吹人
看雲樓
昨日望歌今日塵交情反覆世情新山中懸度能多少來
若長安陌上人
聽雨樓陳芳翁
從還度竹復臨池絕勝瀟湘從半時容卿十年聽不足可
能今日重題詩
夜下新安驛寄家館伴安南國使還郡
河流如箭棹如飛星漢無光月漸西回首曲廊微步處文
明門上夜烏啼

曉泊維揚驛 二首

驛墻紅樹晩蕭蕭解勒征人駐畫橈擬辦青樓狂載酒月明何處玉人簫

朱軒翠館鬱岧嶤幾處笙歌幾處橋怪得隔江人望見夜深燈火似元宵

江上棹歌五首 東石舟中作以相長年三老且以慰使云

日南使人朝貢來東䑸校書遠送回長江無波風伯善不須鋼 若相催

江邊日出便解舟輕帆纔過烈山頭我儂一日還到驛你儂何日到罡州 邑州乃西高麗也欲南以到爲大截港之上東西之下江心有小石然小

遠人莫愁行路難故鄉萬里應須還明朝得風到沱口回首不見峨眉山

象奴晩泊責象杭金錢責得相譴呼大信有南來石酒何不多買搗棹夫 大信市頭鋪甚佳來石出美酒舟人有大信佰頭米石酒之論

荻花蕭蕭江月明十字舟齊發棹歌聲但有五兩好風信莫爲離別動鄉情

寄張侍客 四首

疑意昨日君辭婦白駒今朝我別家馬僕御 都見慣莫教閨夢到天涯

城南城北渺風烟一度論文月再圓腸斷而今更愁絶逢萊雲陽捷江天 仲家時以種曹張梅瀆舟在海上先歸亨一日出却東與手與報甚舟難田居京然去以塵事稍後機見常謂爲小別離然賦一詩此篇首二句小別離詩起句也今足成之

風流多病漢文園玉樹森森瘦可憐夢裡若逢徐福問仙家何樂得長年 仲家素苦吟淸臞到時又病作

有情誰解不相思羅幌風乾葉落時莫問離愁有多少君歸猶趁菊花期

書漢津驛 九月十二日

涼月滿庭淸似水匡牀無寐苦難勝閒人不見羈人况落葉撲窓娥撲燈

魏氏檀園泰露亭二首

白楊如柱草如茵湛玉零珠若愴神况是淸明風雨惡可能無淚濕衣巾

軒楹猶髣對泉宮裳衣度閣在眼中到有孤丘添壁滅亭聲何處更秋風

鄱陽蕭性渊能鼓琴琴猶露鐘是其曾大父宋南渡時所書者其家上世善琴云

池臺腸斷雍門周良徵繁華逐水流往事寥寥君不見金仙無淚渭城秋

不似琵琶不似箏數音歷歷似秋淸皂年流落江潭外誰識秦聲與楚聲

柯敬仲持其延尊山齋翁遺訓詩求題

太傅當年自教兒唾壺談塵亦吾師衰我流落古高下不見音容只見詩

徐氏敦典齋圖 取杜詩西山之義

陰霾蕩盡曉無霞秋氣蕭森山氣佳萬户千門城闕裡不
如空翠落誰家

送韋生還江陵 三首

六尺身軀二十強長安索米日倉皇多應學得還家樂菜
市街頭春酒香

荆門驛路草萋萋郢樹連雲曉色迷因憶兒時賞心處女
貞楊柳夾濠隄

南國相知音信疎暮雲春樹渺愁予東風 辮 情句代
作長江雙鯉魚

秋江小景

霜落吳江息暮濤荻蘆花葉冷蕭騷山林真隱今誰在畫
裡漁舟亦自高

趙集賢致政 二首

集賢學士鬢雙皤少日軒車意氣多盲口唯稱老時語向
人不晚缺壺歌

酒滿清尊花滿叢高年樂事政無窮近來好語君休報驚
動林間鷺鶿翁 時有新命當至上十不與事

送同年王在中緬脩代祀西行 六首

宮雲擁節下青冥巨岳通川草木榮傳語詞官休秘祝瀆
王深意在蒼生

銀盃天香出帝都春衣粹褁馬連蹄城南關吏爭來認曾
向當年見彙編

聯驄蒲帽杏園春五見宮花照路塵今日分攜重惆悵順
承門外草如茵

嬌兒文派語初鶯內子閨閑數驛程自是曲江春酒重不
堪芳樾聽鶴聲 在中長女人

同年折桂復同官同巷衡門指顧間縱是薄情詩興澀可
能無句到陽關

蜀山秦樹碧相連馬道花開三月天馬上從來詩句好定
應多賞薛濤箋

街柳爲暴風所折戲賦絶句

粧點官街能幾春經行常羨綠陰匀隣翁只怪南風惡不
道年來盡濁身

城南小雨

官街楊柳綠參差花外危亭俯路岐物色宜人渾依舊天
陰不似去年時

送曹義省親新淦

親在江南子在都擂藝戲彩事難俱專攻學業今如此郎
罷還能食肉無

詹事府承宣使方君恕還岳陽 四首

銀榜宮前近識君當時悔不早知聞相逢未盡忠形話又
送燕鴻度冥雲

古來詞客不勝悲感慨悲歌讓白頭君若到家無事日等
閒莫上岳陽樓

釀酒濃斟白玉卮寒梅香綴碧宮枝知君不作京華夢睡到山城日出時

江南才子總知名久别煩君為寄聲説道頭顱將四十鬢鬚先白兩三莖

送李文清之官入番宣慰司幕府三首

馬諳舊路不崎嶇草色新袍是故吾山鳥山花總相識莫將詩句詠城隅

西南邊徼澥烟霞星土列疆道止賒羈思宦情應爭爾錦城雖樂不如家

武昌門外柳如絲曾見吳儂笑詠時張緒而今漸憔悴定應不似昔年枝

送謝德潤還澧州二首

通濟橋頭楊柳枝滄陽極浦漾金絲鶯兒昔年題柱客歸來白髮照漣漪

征鞍遠過孫王渡稚、子迎門喜氣多烟水雲山一杯酒拂衣歸去興如何

春雲出岫圖

石根騰起氣如頹擘絮成衣布置勻懸崖不須空藹 東皋愁殺擕耕人

大名于景初家屋梁燕巢偶壞以懸匏代之因雙雛其中燕竟不他適來往其家凡六年異而求詩二首

春秋來去不相安王謝恩深往復還盛事他年君看取蛇蚹明月出蚪環

巢宿懸匏畫出飛笑他年若杏花泥鄭家竈突多炎上猶自覺、得意棲

送張尚德還長沙四首

聞君家住古長沙吳楚川途萬里賒九衢是木皆唐土歸棹惟應看藕花

江山風露夜淒清散入心脾與氣生重來寫作金聲賦莫向時人鳴不平

楓林水驛舊經過小、歌謠四五篇煩君説向沙鷗道今日才情減昔年泰定乙丑秋余以銓作宰南回使宿秋來曾賦棹歌數闋題壁上尚德昔見之及來

洞庭如海山如黛晴昔扁舟數往還今日因君倍惆悵功名無味釣槎閒京師往、對人傳播

送劉克讓歸汴中三首克天歲由河南鄉貢中第竟以使者辭歸閒之武陰洛寺採事頌次餞有

梁園詞客祁金刀五十人中賦手高却是鄧枝有神授他州群送敵爭褒會試第二名。以詞賦

花幡霏雨拂春旗興聖宮前曉唱名聞道明經傳奕葉寧馨今日被恩榮時大早始兩殿宣字唱名自此發始

玉署瀛洲總列仙徒勞州縣亦堪憐趨庭不羨長安樂還上河津畫鷁船

送翰林編修趙宗吉秦蜀降香便道覲省二首

九重端拱不時巡直室齋心禮百神具璧沉牛唯遣使東
封西祀肯勞民

錦衣王節照皇都紫陌春風拂傳車行役不須愁萬里過
家能似漢相如

和省郎杜德常清明三絕兼柬王君實藝林

閑門景物苦無涯柳拂青絲杏靦霞昭揩仙郎誰得似官
曹常對紫薇花

春閑無事不聞鷄睡起朝陽樹影西盡道陌頭寒食好賣
花聲裡有鶯啼

赤闌橋畔花谿過白板扉臨柳岸開最好苑牆東畔路可
人何事不頻來

送湖州李教授之官二首

鼓紅塵裡換青衫弊鋏歌殘衆去驂不用臨岐重惆悵落
花迎棹過江南

筆翰超然杜聖仙丹青已失霅溪錢高齋應有積經眼品
畫臨書亦自賢

羣魚遊壁圖

素壁古邊素鬣魚悠揚作隊出菰蒲吳中餓殍須南食腸
斷腥風是畫圖

送新安王元成赴遼陽教官二首

三月邊城未見花榆關盡處草連沙舉頭只見長安日忽
却江東是故家

聞道東人樂事年舞娘翻錦曲翻綾廣史列有詩書味自
分韋比冷似冰

樅初堂（閩中吳氏永盛之德壽日避寒之所）

二十年前具慶時彩衣詩吹進瓊卮而今亦有如澠酒自
領微觴欲奉誰

堯民圖

詩語人物接康衢和氣氤氳溢八區日晏熙熙歸過午周
人酒語漢人醻

燕石集卷第八

燕石集卷第九

絶句七言

送王君實西臺御史十首

鳳城雪霽收燈後烏府風清奏牘餘道路行人傳好語藝文學士拜新除

折桂蟾宮近十年品流第一冠群仙頒臺藏室進遊編御史分司又占先甲子首元秘書郎太常博士

一代才華百事堪祥麟威鳳本稀倫頓攜雲閣倚書筆移向惠文冠後簪預修經世大典

樊川韋曲稱閒情喬木林泉畫不成畢竟高明掛實漢終南峩嶺渭流清

魯郭京畿縲拜掃雙青亭上罷吟哦黃塵踏紅關河路柰此驂人攬轡何

十二官街踏雪泥歸來門巷晚凄迷故人忽報明朝去橫玉一聲春日低

江東日暮碧雲陰前月緘書錦鯉沉渭北暮天多綠樹又從何處覓番林時蘇伯修南臺書來赴上

同年分袂不通書隴崎巴川里散居聽馬經行能問訊定應投刺不躊躇

生長何曾出帝城馬蹄一旦赴咸京于長遊覽文章健張掖滇池在此行

笑談秋水錦生花義獻風流是故家誰敢持縲叩廏閣多應判牒走龍蛇

送王伯脩內翰壽母之官南臺御史六首

馮驩時動劍携聲怨聽乘驄建業行侍御雖然曾識面臺端共說舊閒名

今代蠻坡近手開鼓椒持斧出江關多應湖海頻移郡敢望君王早賜環

九重天子恩如海雷雨斯須徧八荒南土不寒多草木却愁無地著秋霜

無論莫飲采石酒有耳休聽商女歌攬轡歸來無一事蔣山高處看烟蘿

漳河渺河水悠悠夫君去上沙棠舟承顏無據別親苦分袂但增知己愁

伯脩恩子馬如飛氣善携家棹且遲邂逅故人煩寄語故人揮麈日抒詩時二家留名赴內臺

渡淮河馬上如見近城諸山

華山高聳鎖山東一帶烟霏翠插空安石從來多雅興卻如新婦閉車中

中秋與呂仲實請話憶滅之李內翰不見

大明湖上水涵天月色偏宜李謫仙應笑吾曹殺風景碧桐窗下對燈眠

和州孝子黃鉞父病癩篤孝子剌頸藏年以益父壽果再生十年

上帝高居虎豹關塵寰螻蟻敢相干寧馨別有延年術一
寸靈臺九轉丹

冬日雜詩五首

晴塵萬馬夕陽酣凍路凌兢思不堪堤似徙行知捷徑踏
冰時過象坊南（時予右腎疾未愈）

金水橋西沙路低東來翠鴨與橋齊不知夫婿何官職後
擁前騶過御堤

下床指直難結帶出戶舌春深入喉共羨將軍能出獵堂
家帳裡不風流

金闕銀宮工帝居隸章封事達雲衢曉來官吏傳相告明
日放生仍斷屠（時崇真萬壽宮為西朝大行作黃籙醮）

掃除愁恨惟應酒陶寫樓臺僅有詩四十頭顱只如此可
能心事及遊絲

過海子觀浴象

四蹄如柱鼻垂雲踏碎春泥亂水紋鸂鶒鵁鶄好風景一
時驚散不成群

送趙伯常淮西憲副六首

十年前是紫微郎伴我書聲隔粉牆今日繡衣持斧去冲
冠毛髮半秋霜（至治三年趙為中書掾予為桐子師其郎）

九龍湖海舊樓期叔度汪洋萬頃陂知君不作嬌嬰態擬
見澄清攬轡時

天北天南賦遠遊合肥城下理松楸多應夢見還家樂無
復眉揩去國愁（趙見為南臺御史延歷海南召為左司都事分司上都今以清貧求出故有是命父母皆在廬州）

常日相陪散馬蹄官曹同事鳳城西別來應憶太禧白醉
後仍須烏迷泥（趙為太禧宗禋都事予為典瑞太禧白酒名烏迷泥去夜即旗見索兩種嘗舍之）

明月清風赤壁磯八公山色照漣漪船車使者多清數擾
攬經行合有詩

春來我底送華輈芳草多情柳亦愁不惜裁詩寫離恨遣
儂只恐見揶揄

河東郭從謙友于堂

金昆玉季儘優游學似椿津共白頭總為隋家賢吏部讀
書不問駕車牛

萬戶侯李通敏祠堂

猿臂將軍金虎符身常氣壓萬熊羆而今廟貌閑生面猶
似棘門按港廬

李文愿自號寓盤

茂樹清泉樂意深當年祇有一知音却將千古河陽月幾
照今人墓闌心

送張克寬赴淮東憲掾

請律由來可致身十年烏府氣無倫明朝奉檄淮南去多
少芳年惜後塵

神鳳琴（太原李公謙所藏唐雷經製宋徽宗書情）

桃響朝陽瑞世鳴喧啾百鳥謹關情却憑千古絲桐在傳

得岐山一樣聲

浴罷九月七日平江作南使江浙之行

黃茅街市雨珊珊礎滑橋危馬足艱催喚小僮供祝版吳畝坊下揀衣還

姑蘇即事 二首

南北東西畫舫通賣魚輸稻不愁風鄰人使北歸來說車馬京塵十丈紅

娃兒十五瘦腰肢眼角紅粧淺淡施聞道阿娘將與却〇揭簾催喚買燕支〇

平望驛和王伯循芙蓉韻

都門暑雨別匆匆尊酒論文久不重却憶蓬萊雲起處如舟亭下看芙蓉

曉發皂林驛

萬壽山前旭日鮮瑤玕無數映清漣吳兒笑我殊風景馬上驅馳不坐船

長安驛道中觀芙蓉寄胡伯循

玉溪橋畔淺朝霞照景紅粧注露華疑似分司才御史氷蓮花勝驛中花

一錢太守祠劉寵

山中父老感承宣五馬高情亦自賢一樣青銅成肉好後來多是埒鬚錢

上虞山行值雨馬上口占

山腰雲擁翠光微遠見雲濃近見稀對景漫思高彥敬懷人常憶米元暉

上虞山行曉霜

略彴凝霜曉不乾竟無人跡白漫漫馬蹄踏破鉛華色得似鴛鴦死上看

嵊縣道中

一徑蜿蜒萬壑遮良田美樹襯烟霞明時不作秦人避欲占青腴別起家

過鷓鴣不見李五峰隱君

鷓鴣山高不可攀松巢竹塢白雲端題詩為報栖行客莫作尋常步室看

石溪驛候伯循不至

古來元白似金蘭故道風塵不可攀驛騎飛來問驄馬計程應是在鉛山

深青平發北明至柳陽橋截賦

橘柳嘶風後含輦月落松明馬首香似聞禁漏宿酲初解對殘粧

寒食拜掃經柏南城親友家書所聞見俚歌十首

北城紫草撥不開南城盡是廢池臺看花君子頗解事不笑南城似冷灰

如縣 南城宦家有孫兒華裾寶馬日遊行莊嬉群奴衆酗貴丘木身在醉鄉猶未知 祖贊御劉氏事

柳村南路百泉涌臨車頂馬沮洳深𥓈、一僧力負土治
平聲道不成徒苦心宜泉地平治再四時不就一僧督填之功未就彼壊已數年矣
傳聞悵惘聖安寺舊時輪奐想翬飛前朝已落王承福後
堂空杞李宸妃寺七會所建
街頭父老髮垂肩拄杖支頤話可憐相粧不甜寒具小風
光那似十年前
貴人池沼多魚鱉好佛經年不殺生悉少家奴若相負時
、鈎摘恐羞烹太粧院使光黯柏木覺利宅在豐宜門內街東宅有池可十數畝平常屢主萬田事傳之於其家人
故都空有廢殘城天厝人家學避兵今日街衢都依舊柵
門全毀塹填平天厝戊辰冬北安迫羣滿河南城民皆書樹柵火燬以自衛
疏攜兒婦拜先塋常恐重來經路迷馬上舉鞭頻指示石
碑東畔綠楊西時兒子讀侍諸孫
楊柳蕭條花樹稀風光畢竟屬春時更過幾日來相賞杜
宇聲催綠滿枝
醉人馳騾紫叱撥迸女搖曳鞦韆爭笑書生常蹙頞不
關名利謾華顛

四月晦日早自石橋北度安濟橋入史局馬上口號

街樹葱蘢曉雨收官河相近御溝流帝城不是多塵土直
住詩人到白頭安濟橋頗危險呼爲分橋者是也

台州韓誠之入京赴調教授松江及歸取道彰德展
省宋丞相魏公之墓絶句三首送之

中子革前　巌盟觀光未久去王城匆、又省安陽墓不
負西風萬里行
南朝諸謀自流傳陵谷那知有變遷畫錦英靈儼千古多
應能喜後人賢
金寨大印押班聯劍履繽紛落九天發盡萬羊成餓鬼椒
粘何處認曾玄

揭曼碩小像部福頗能作詩諸名勝皆有所贈

福也事人甚不切學詩習字欲自別不似南隣守舍兒輕
裘肥馬逼關節

送李從善之湖南醫官

街頭雲開去路長名山芝术氣芬芳多因採得逢仙子乞
去聲與延年第一方

舞陽劉元亭風满亭

南董微度曲陂前鴨綠粼、出自然眼底文章人不識却
教客易入詩篇

調謝敬德彥敬存二主司口號同為東平鄉試考官

半生跋涉每獨往今得兩公皆俊才對榻聯鑣已經夕如
何綉口未曾開

謝敬德口號

翰林十載擅才名廷試南宮數與明今日東行倍惆悵重
來誰幌赴南城南城大都每歲鄉試之所敬德頗重于東馬故云

閏十二月二十七日喜雪四首前二日平章徽里帖木兒寬南安

[illegible]

趙魏燕齊無麥苗秋冬不雨塿塵飄王城一夜霏春雪喜
氣氳氳瘴氣消

昨夜鴟鴞出鳳池同雲如水隊天垂誰如六出豐登瑞不
在黃扉燮理時

種福丘山重粟踴君恩如海聽南遷品流懸絕昌黎叟一
樣藍關馬不前

姓名何事到金甌滄海横流浩莫收鵠立白袍三百簡有
誰回首望虔州

雨中馬上口號

十二宮街底許寬尋常塵土亦漫漫晚來一雨春多少唯
有垂楊最好看

送翰林應奉壽同海涯擘家覲省十首 字孫枝至順四年進士第二名吾人自號清水玉壺堂嘗寓居蓬萊真境

翰林供奉三十強前春曾是探花郎年來居京大不易夫
向沙頭覓去航

才情如水氣如烟寒露玉壺冰浸天北庭沙艸渺何許江
南風月故依然

巷南巷北嘆偪側楚山楚水去南留白玉堂深雲霧杳遲
子還應八月秋

往年折得高枝桂身在蓬萊無處尋今日論交便如故百
年詩酒百年心

携如入室諸文孫上堂拜母舞斑衣青綾被冷承明直憶
着蒼戴應早歸

妻兒含啼紅腐粥僕夫棄凍吉貝衣到家同作端午節角
黍如玉江魚肥

京華塵土浩漫漫、精神百倍是南還楊柳風前梳黑髮荷
花池上洗朱顏

小李讀書飽龍餅同人對榻截樗蒲君過揚州應北望相
思魂夢繞川途 其尊君諱祥海涯留寓揚州子生

昨朝直院身先發供奉今晨又趁裝廣陌無人留去騎前
途有年及歸航 時直學士歐陽原功先還湖湘

一日不見如三秋乃今送君作遠遊我懷猶未長安求休
懷指日到蘄州

夜歸即事

九衢塵土夜模糊款段無聽不任驅聞是鳴騶忙避路誰
知惡少詐傳呼

贈長安孝義張周卿三首 世昌

堂上家公白髮垂隨陽鴻雁各分飛當時獨有娛親志不
羨朝衣羨彩衣

嵗多豪傑出長安散盡黃金數急難得似夫君有陽報白
頭强健子能官 其子字克禮

曾同尊酒話蟬聯君世西秦我世燕噓噉固當敦義俠流
風傳過二千年

無題

秋千架底逼清明貴婿除官促遠行收拾春衣半騎去落
花風裡暮秋鳴

三原張氏瑩望松亭 張元禮

已聞翠柏凝苦淚更遍白楊多悲風時時見此霜雪餘終
身哀思何時窮

唐人兩馬圖

出洗當年滿渭川四十書比萬疋絮雲烟畫圖只見風蹄入
孫負河東晉閣篇

山水橫披

漁翁袖手空艤棹琴客攢眉歇絕弦唯有摩僧無俗恨亂
山孫雪靜拔棹

江浙省照磨蹊吉甫於予為同年友垂暇挾兩會子
吳門今春書來寄近詩十餘首遂和其次韻張伯
兩浙居田絕句以答時同年呂仲實僉浙西憲併
以柬之

流水閶門畫舸橫姑蘇臺上暮雲平五年一覺吳宮夢珍
重歸鴻肯寄聲

賦水吳山未了青越調吳歙儘可聽自恨昔年騎馬過錢
塘佳處不曾停

尋芳緩步玉津園御果閒呼石洞猿更說公餘多樂事酒
船棹過清金門

萬頃隄坂屐益苦葉游山鳥不相猜綉衣使者雖同調不
許鷗鷺共往來

又次韻述懷見寄

持來日出事蹤樓濁酒能澆磊塊平占籍神州將百歲旣
風塵送杜鵑聲

居庸一帶雨餘青歷鹿車聲夕厭聽夢到江南舊遊處釣
魚磯畔柳風停

荒裘無地可田園猶是棲棲擇木猿昨夜洛陽風雪甚袁
安依舊卧衡門

虛庭羅雀砌生苔業燕穿簾似見猜閑畫碧桃凝對久麻
姑書信幾時來

王君晃書於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之北鑿墻穴

號歸雲洞二首 門即青門廟北又名青綺門

青綺門邊有穴居竊無窗戶與階除暫時住此為霖氣不
逐狂風漫卷舒

蒼狗白衣多變幻土屋深沉藏不出神龍有時飛汗漫猶
可相從而雲漢

揚州李氏種桃亭

瑤池阿母杳無蹤結實開花悵望中何似君家亭子上一
年一度看春風

贈卓瑞卿 名稍書賢端子某氏救本撰贈得玉 事金器不受而返之時人義其事

之子輕財能好義事如材道不拾遺試從人物觀此世有
似關元貞覘時

夏日家食偶成

曉日荒荒麗影低炊烟浮動孟光衣蒼蠅大是無知物苗
蔬盤邊亦亂飛

順州會曹元質尚書貽詩二絶因和其韻此歷事數東道

三十昂藏試省闈回思金榜挂名時府公幸遇張京兆到
處逢人說項斯手叅科名日曾為禮部侍郎

王事那能計苦寒客窗燈火夜闌珊誰人解得尚書來不
戴朝冠戴道冠

十二月十五日香河偶成

朔風和定曉霜晴獨坐寒窗日轉盈怪得無人來訴訟羽
林猿騎盡還營

薊州之平谷道中口號贈飢東道

村姬兒女可憐生滿髻花枝妥晚晴放下秋千爭見笑兩
中騎馬過清明

豐潤縣賑飢答武尊隱文學

唐坊霖雨怨八座漢庭災異免三公古人爭辯言調燮不
識春卿發廩功

武清縣齋遣興

想像規模臨晉帖搜求章句記唐詩緑箋且喜無群欲細
帙安能許自隨

三月晦日偶成

十里平原曉色低粉蝋紅墮緑凄迷客中無限傷春句却
為乘驄不敢題

病後自嘲

誰使儒冠易豸冠寸心萬慮死灰寒九衢隨例乘驄馬

濡山縣解和趙伯常運副韻

霜氣澄清日色明詩情横逆曉霞生前騶負弩休馳驟自
有雲山管送迎

武安堆秦氏山莊留題錄田東陽

清溪如玉竹如屏門掩苔墻犬不驚怪得朝車常小駐林
間時有讀書聲

贈玉泉寺僧天雲

吳山錫杖楚山雲、染衆蒙指縣門莫怪寒帷不相見禪
棲深處付忘言

對月和穀城縣尹楊文載壁間韻

涼月娟娟照滿懷流光如水共排徊持杯影對非吾事但
許簾櫳夜閑

夜起

攬衣開戶納微涼西北邊山掣電光但願天驕青未黍莫
慈溪水渡津梁

自穀城將往山中

路入均房千里餘人傳山徑大崎嶇岬咏吃敢真男子何
必屏間看地圖

山行值雨

山雨隨雲往返飛，行時沾濕避時晞。須臾馳過前岡去，滿馬斜陽就晒衣。

過均州界山宿道院

楚郵無驛飽經過，塵土風濤敗興多。澗水繞階雲繞屋，可人今夜好行窩。

竹山、中太皇觀小憩，道士白劉伯溫御史舊所題

二絕句，即景和寄

雨汗淋漓鬓髮蒼，空山無地得蒼涼。喬松老鶴聊容與，轉覺仙家氣味長。

酒泉才子氣凌雲，落、清致久不聞。見說松壓溪處坐，簡霜揮酒淨妖氛。伯溫名汸，荊班河南人

劉阮入天台圖

誰知物外一山川，縹緲樓臺小有天。不向溪頭遇仙子，桃花流水亦悠然。

秋江獨釣圖

林間二客形骸俗，江上扁舟波浪愁。萬里乾坤少知己，一竿風月自優游。

沙市道中二首

十里沙津綠樹涼，長紅小白菜林塘。今年分外春光久，四月幽花尚道香。

紫椹纍纍桑柘濃，野人生計儘從容。林間自有催禾鳥，不用桑鳩苦勸農。

謝德潤號丹海二首

三山宮闕渺無塵，萬古青天白玉輪。身世清高能爾許，當年唯有謫仙人。

坡仙昔賦赤壁，萬頃秋江一葦遊。更向東溪觀月色，當時樣度復誰儔。

寄京師諸公四首

華顛、戲、若無憀，愁絕湘南六一翁。林得宜男仍謁告，未應空學顧非熊。

白玉堂前一老仙，能文善飲量如川。官高猶說清貧甚，乞與田租作酒錢。

潜宮春好酒如川，引領巴江眼欲穿。却笑詞人疑風景，瞿塘不敢泛樓船。

月露星河共一天，無由縮地謾悽然。金閨英彥江湖趣，曾洞京塵二十年。時敘陽生功有夫子之建具手石劉陽致　時不傳謝啟德業士當來訴其傳尊無酒　資王師書特劃代紀本蜀田狀且竟墨未不得至劉一會　詩所以盤原如謝發德振然子師書且述是、都懷云

次韻王伯循御史

漢江如練畫船開，負弩前驅照岸隈。却是沙鷗解相識，綠衣人著繡衣來。御史中時常候視白　漢江濟汎歸舉九

宿牛首市陸墨所居二首　再錄因羨陽

窗戶斜臨雁汉洲，墨雲金電晚風颼。西城不用隨車雨，醸新漿學立秋。

陳有函

塵染緇衣兩汗流倚騎借得半窗秋白憐不及居停主坐
看青山到白頭

敍城縣齋留題二首

城南筑水息秋濤城裡青帘間樹梢誰信琴堂太寂寂承
塵低處燕爲巢

方沼移栽菡萏苗曲臺培植牡丹芽小山叢桂多清致不
用河陽一縣花

舟下漢阜渡

朝辭九化水無瀧挺鼓揚舲下漢江何事舟人混南北櫂
歌不似竹枝腔

復回至利陽道中

愁見群峯雲氣陰泥塗濘暑苦難任逢人莫問何時雨陌
上歸涔尺許深

宜都朝京亭四首 枝都峽州

烟霧空濛江上山晴時不及雨時看沙鷗笑殺亭前客有
底忙時不倚闌

清江水合蜀江流閒說瀰漫燕尾洲想像秋風秋月下登
臨不減岳陽樓

遠近峯巒濃淡姿微茫洲渚畫圖披新詩似與江山約恰
值幽人與到時

九華山聳此山低一樣澄清映翠微千載神交誰會得臨
風說向謝玄暉 西北諸山稱以秋浦故云

題民安驛

枯蘆折岸年年雪古木頹垣夜夜風自是江山入圖畫可
堪華髮道途中 戊寅庚辰皆以冬月至是驛

津市留題

煙霏空翠暎芳洲楊柳依稀古渡頭斜日揚鞭催行役自
慚不及賈胡留

山南憲副拜住太古四友亭二首

三友倚然奈歲寒使君雅趣共盤桓京塵擾擾春遊客不
滿高人一笑看

窓外梅花照雪晴江城松竹更青青宦遊難學宜春搆好
向行窩別築亭

贈相士雨湖

淡妝濃抹固相宜風月才情酒共詩欲把芰荷都折盡只
將清泚照鬚眉

贈相士小山

桂樹叢生徠鶴幽薜蘿烟月閱清愁白雲何處吟招隱我
欲因君作小留

贈傳別傳 皇慶初先兄弘大宗以江陵城東買諸禪院傳寺梁從校東母生傳爲人親無眼好靖書翁丈父而情好頻旂昨剃侍異材又學堅正專已杖予由剃南會邁梓趣居翰林到傳進兩浙書山古博以無賦舊紘及名林時書來見剃傳與子生同年弘夫兄年無眼園身省已又感分懷背全人不拍道賦詩以贈芊字以使事組謎台明越故昇屐之剝傳書菁墟三首

鴈行零落禪床寂回首人間二十年曾見緇衣立函丈不

堪輿眷重懷然
越中海影接山光更著好提著色粧珍重道人多雅致書
收清氣入詩囊
吳越經過我亦曾溪流夜泛嶺晨登仙岩佛洞遊遊遍却
愧不如行脚僧

淮東縣尉宋子靜乃祖所得松雪周學二帖

兩公墨妙貴莫比一門祖孫世濟美紛、懸北請托猥穫
熱無蹤秘愧死

白子芳瓶梅結實 無為君以文獻故家肯慎遺書來子芳續書溫於克承世澤有引無賛此年如裏之而通筆生之不息之人象贊之義祥要以之假物以顏貞武室孟書其芳乙始子孟順問藏無為君師後元實寧偃位六寀樹都河南會子荊門去歲始聞喜進感念存慰因賦

小詩二首以來之君名退字季清

蒙恵泉頭歲暮詩相邀云已及小期指金築媒功難就羸
得州民死後思 公守荆門堂婴河害壞堤以道身捐會堂代不克畢工歲餘後子州事恵泉在州治西里許

詩書門第華簪兒學雅音容守總惟物外春風幾千歲飄
花常見子素、

墨梅為李華達作

風香月影雪飛膚剪客晴窓看畫圖江北江南數千里夢
魂何處覓西湖

最入太學即事口號

攬衣忙趁到齋鐘天際初陽照面紅不是羸驂艱不進跎

東一行截街東

曹監東廳口號

北窓桂對晴空簾幕虛明爽氣通綠樹正宜留永日黄
埃莫遣滾飄風

徐隱居春洲圖三首

河豚初貴荻芽生洲上高人曳杖行誰識靜中觀物理長
空淡、大江横
幅中野服楚江干腕次雲夢眼界寬久矣忘機對鷗鳥不
須遙日望長安
杜若香中水沒篙沙平草軟恣遊遨江湖真隱今誰在画
裡衣冠亦自高

贈故三命碧嶠

蓬萊方丈屹相通擬舉神鰲捷太空人海不如雲海闊茫
茫誰識李虛中

贈葉仲與 名衡至大皇慶間常扶承旨姚文公游及與先兄正叔公友善

三月皇都偶遇君袖攜詩卷見情親玉堂仙去難兄逝流
水殘花亦愴神

送宣城羅教授赴杭州

春風文章老益奇香煙深處擁皐比湘南山水江東樹流
盡京塵總是詩

潘雲谷獻所製墨見天子于上京慈仁殿以詩贈之

歸江南

一寸龍江一寸金布衣持進五雲深文房自昔非常遇惆　用長安郭索韻
悵長楊獻賦心

六月三日寄顧 至正乙酉時在上京

窓後紅芳旭日明堂前綠樹曉風清白頭竟被虚名誤夢　燕石集卷第九
見兒曹笑語聲

贈吏部尚書老〻士安

紫薇花底退朝遲馬上相逢共説詩歲晚訪君多不見北
窓閑擲晚茶蘼

訪馬宴上京作

寶馬珠衣樂事深只宜晴景不宜陰西僧解禁連朝雨清
曉傳宣趣賜金

寄南臺治書應公堯 公堯如學士金陵登科提拔歷省臺書為南臺華長今又拜是職作詩賀之

五花驄馬擁旌幢霜氣橫秋肅楚江鍾阜秦淮日來往光
輝應照繡書窓

天香亭三首 江叔志先塋在溧縣方臺村其亭有古桂延祐間江擢上科遂名亭

天香第一

松嶽深擁若堂封仙樹婆娑八月風奕葉兒孫高處折人
間别有廣寒宮

世傳佳木姓名偕呂伯甘棠王氏槐記取江城蒼桂樹文
科應兆不相乖

天上飄香雲外過青冥風露挹仙珂文章自有流芳理不

燕石集卷第十

絕句六言

月夜渡淮

玉局翁赤壁岸歸艳仙來石磯千古詞人高致一般秋月
清輝

陳南仲如夫母壽主丞豐還據得見

及泉思聞誓毋歷郡乃見尋親借問丞豐還據何如潁谷
封人

送校官蕭性淵赴上豐城山市巡徼官二首和林學正能姓蒙古字齋鐘

儒冠暫易武弁漢北徒去江南借問龍庭風雪何如山市
晴嵐

絕句曾聞李涉逃茶常愛劉琨句鼓霜鍾一樣群偷不怕
蠻觥

山行即事

山雲容易作雨巖瀑取次成川石澗猶聞水碓林霏僅有
炊烟

詞吳正傳博士吳方為柳道傳撰墓誌

詞苑老臣遺世成均故友知音陳壽何當得秉劉乂且欲
分金

江叔志司業壉老圃四首

先生儒會婆娑文苑故老無事去志任思泉石歸夢杜到
松蘿

老子垂止足戒將軍存覆餗心南山有三徑約東都無二
疏金

故園之樂何如大勝金馬石渠田頭有秫釀酒朝中無客
通書

老我菟裘何地半世雨梗風萍後日孥舟相訪還須許作
園丁

近體樂府

滿庭芳丙申寒食

雨意愔、養花天氣賣餳何處春簫清明上巳車馬正連
朝對酒唱歸時多忘惜花心醉後偏饒凝雲暮青樓簾捲
熒度對硯銷　無聊空悵望東閣雪藤北郭香瓢夢江南
行樂水遠山遙深院宇綠窗啼鳥明寒食寶月良宵秋千
外柳風柔小無力看春嬌

二寒食偶憶見正獻公

硯匣雲山淚零風野轉頭三度清明感今懷舊何事不傷情
文史共梁園書几案廬對溢浦樓紫駐行處洞庭影裏同
載赴瑤京。才名人盡羨朝家大宗陸氏難兄但萬點小
李步後鶴程丹桂樹何論高下紫荊花早變枯榮微衷苦
亂峰如樹幽恨幾時平正獻與予嘗同寓汴中朝元宮一年又嘗客九江值除夕共傳而守歲後同歸京師也

穆護砂　婦詠

底事蘭心苦使凄然淚下如雨倚金臺獨立楓香無主腸
斷封家相妒亂撲簌驪珠愁有許向中夜銅盤傾注便不
似紅冰緞頰也濕透仙人烟樹羅綺迷潮海棠花下淚〻
嘗怕夙暗枯乢雖陽年少江州司馬多少淀難如　照破
別離心緒學人生有情酸楚想洞房佳會而今寥落誰能
暗收玉筋算只有金釵曾巧補輕濕盡粉痕如故愁思滅
舞腰纖細清如畫媚臉膚腴又恐嬌羞絡紗籠却棟窗仵
我按詩書更休教隣壁偷窺幽蘭啼曉露

木蘭花慢題[illegible]看書

喚山靈一問螺子笑是誰供畫婉孌嬋娟掠八字雨淡
烟還澄江嬋娟玉鏡佳朝〻暮〻照妝容只為古今陳迹
幾回愁損采儀　千年螺墨摸情鍾嫌綠帶雲封情貫月
天仙寫摩光將此恨難窮持孟與山為壽使展開脩翠恣
蹤-嫣要似絳仙聯媚更循嵐翦空濛吳絳仙煬帝宮人風韻絕脚女善作眉

望海潮　海子岸暮歸金城坊

山含烟素波明霞綺西風太液池頭馬似游龍車如流水
歸人何暇憂猶戀海椰金溝更蕭〻宮樹調其新秋千里
烟波幾雙鷗鷺兩漁舟　暮雲樓閣深幽政砧杵丁東弦
管咽啾淡〻星河熒〻燈火一時清景誰酬馬上試寞搜
填入番鄉詞模寫風流明日重來柳下攜酒數名謳

人月圓中秋小酌

紅螺香凝金莖露清興溢璇霄玉盤光冷雲鬟霧濕丹闕
烟消　此夜明年明月何似今宵西風喚我瑤階折桂攜
檻吹簫

二　城夫兄出手名畫索見

神州佳麗明光錦生出玉麒麟回選都畫西山眉翠太液
瞳人　他年應是鬪雞走馬紫陌紅塵遠回休更燕秦樹
采江浦無綸

菩薩蠻　送達西園樂琹運司延北已未來早歸作

紫髯如戟霜毫掾風生永筆來行縣邇遍海天涯盡日能
幾時　柳梢春尚冷無物堪持贈為謝幕中蓮幾勤寄短
篇許可用時友蔡華

二　丹陽道中

西風落日丹陽道竹岡松阪相環抱何處最多情緑湖秋
水明　驛城那樺遠佳句初聞春寒鴈任相呼羈愁一點
無

三　衛州道中至元四年十月與八兒道不花山史同行棲行河南田道

兩岐流水清如酒草根風處冰皮皺雪滑不行青驄鞍看
畫屏　按行多雅致解起澄清志回首五雲天東華塵似
煙

四　保州道中

北岩古塚始無數崔嵬羅列城山阜何處斷碑橫無人知
姓名　今攷如蟻垤迴首成磨滅今古兩堪哀傳騎尉綠
皆且以坏回

春從天上來　壽孫甫使君月十六日

帝勅朱明擁舟六仙離表瑞升平天上公子齊岱精英至樹熙被神京澍飆、執樟有誰似閒氣孟成妙才情種鍾玉筆意奪杜詩聲　薰風裏頭初度笑時世紛紜舞雪歌鶯燕子蘆槪簽搖庭院天壤呈與雖名進軒裳奕世青雲步紫綬華纓八千齡看綵衣父子赤舃公卿　自號主泉痴

二　至元六年庚辰元日五春將為山間全區柱都主應城縣作此詞來寄并可用大壽陳量續篁刻

旭日曦、爛春餅堆盤壽酒盈尊玉帛交錯樣佩翩翩想像虎豹天門霧遙萊雲氣布淑景漸過乳神魁滴魂香洋〻韶護趁〻臺鞭　升平萬方元會念去國孤懷感事誰論黃閣儒臣烏臺舊客曾是執法調元望滿鄉小邑蹉跎足寂寞山村嫂婢娟料梅邊頃倒回拜天恩

賀新涼　壽劉時中五月廿又八日

繡陌經新雨致升平五絃琴裡薰風吹戶夏館深沈晨容好寶爵紅雲香霧還又是通仙初度時昔跨蜚騎赤麟遊西清佳致凌霄步天壤外快豪舉　遊遨又作湖山主百千回鼓鼓詩酒盤桓容與未信星〻能使鬢青鏡流年如許翠竟到廣寒天府多少文章真事業鶴南飛白帽無住語弦寶瑟翻霞酴

二　徐[redacted]和池亭聽雨新主治年西湖寺將之湖南

銀竹能宮羽向荷盤跳珠暗將花奴羯鼓瀏〻冷〻春衆滴盡檐頭香酴疊撒外還憶太古暗度松筠時漸灑忱吳娃　枕傳私語君試聽有佳趣　主人未解離愁苦對涼秋芭蕉巨葉梧桐高樹夢斷羅裙天如漆一寸御心淒楚點〻是寂寞情緒明日孤舟成獨往更難堪長夜瀟湘浦邊幽懷且容與

虞美人　壽周子善正月十一日

暖風金鼎香醲醉像照人如玉天南地北兩心期爾汝忘形如顧定何時　夫君致自章臺柳壽相人希有吟餘時復飲丹砂何求丸仙遠訪雅川家大陵城中有丹砂井里人相傳飲之者壽同武陵人也

二　福州北運河中觀梅

十年久共梅花別乍見殊佳艷臘前風景雨中天翠竹青松恰如映清妍　繁枝開遍香成陣斷目忘雖恨玉人誰使似冰肌酒罷歌闌一向又相思

綠頭鴨　送張仲容過維揚復之鎮揚赭峪正月二十日出京是其壽日也

縷堤鞭鞘魂橋上回迷恰春淮鴨頭新綠倉皇便買吳船趾華堂歌〻壽酒作繡陌芳〻離筵倆盞輸交分袂怨別春風秋月僅經年都門道紛〻輕薄餘子致堪憐　夫君好心期湖海意氣雲天使明朝拂衣徑去天涯幽恨無邊慕維舟沙鷗飄雪春帝酒淮柳乘烟綠水邊〻青山隱〻浙江雲擁洞房仙對西湖烟濃雨淡步〻占芳妍歸來好扶搖九萬水擊三千

望月婆羅門引　江上晚泊

短衣烏帽京塵昧回强鑽頭夢中入表神遊今日江山佳
處便欲買胡田 愛峯嵐滴翠天水涵秋 斷霞漸收見隱
丶兩蛾愁好在九華烟樹秋浦沙鷗相看依舊但恨梓澤
郎俗狀羞孫負卻嘯傲林丘

水調歌頭 寄城大兄在江南作時見在文館校纂先朝實錄

登車就長路曉日照星州風吹紫荆花落那更別離憂起
尺天南地北想像雲窓霧閣人在古瀛洲粉筆校書罷烏
帽拂塵遊 出銀臺心浩丶思悠丶人間萬事姑置食色
囊封倭妝拾金鑾遺事記取玉壺清話此外復何求好看
鏡綠鬢不禁秋

蝶戀花 青田舟中

無數好山攢碧樹山下郵亭丶下舟舟路山色娛人相指
顧時丶又被鄉聲妬 寒日光陰容易度雲去雲來那更
商量雨强把羈愁排遣去一尊酒盡青山暮

二 河內王師白猿竹溪

門外紅塵溪上竹丶似狼玕溪水清如玉溪上主人情不
俗多應每食能無肉 千載高標成傳忽六逸飄然君爲
追遐獨莫向溪邊閒濯足我知孺子歌難續

清平樂 武陵客舍小酌與田父相對酬酢聞農婦子妻諸人方飲他所數吾

花臺竹塢對雨羅樽俎邂逅田翁同喚語問訊村墟禾黍
酒徒咫尺高陽粉堂仰坐飛觴一種虺生風味不知誰
弱誰强

二 車廠道中

青松烏柏寒食來車廠滿目山明仍水秀思聽玉驄馳驟
橋梅映山莊酒旂搖曳林塘好在鶯湖春色笑人不
暇飛觴 村舍酒家書鶯湖春色美酒名也

如夢令 題揭陽之桃蓮宮塔春中此詩有出塞習遠立之句

常把刺溪前度生花船窓窺觀碑遊仍舟移行盡粉香千
樹佳姐佳趣蓮背詩人何處

浣溪沙 登山州城西小寺晚望

落日吳江駐畫橈招提佳處暫逍遙海風吹面酒全消
曲沼芙蓉秋的丶小山叢桂晚蕭丶岩時容我夜吹簫

二 壽南陽尹文卿八十

生長昇平鶴髮翁兒郎衣彩照方瞳晨昏甘旨鳳城中
綏步不須鳩杖策酡顏時籍蟻盃扶婿將身世應非熊

三 冬日書情

萬兆輕霜覺日明遊蜂來往似春晴幽禽美睍百般聲
斑竹作翻紅夏蘚綠池猶泛過秋蘚溪橋誰共採梅行

風流子 皇元四年二月廿又二日蘇伯情傳郎其一兒子以午年冬夜且三子名林童學雷步書者方成童就傳遂求其吉兒制名達命之曰采書絨織綢以記筆賦此以贈兒已滿嘏自笑傳郎作滿讚會研書呈庵上諸公

紺宇瑞烟浮仙童小萬彝覓真游霞綯九光緋細若木日
宣五色照耀瀛洲人爭睹翔趣絳闕天矯上崑丘黃度騎
萬蛾稍東畔有時踦風恒嶽南頭 何事暫爽猶傒青冥

遠攬碧落奇樓不數黃香嫵媚傳粉嬌羞笑裸裸襦褕人
閒羊祜桑弧蓬矢地上齊州剩費通家小字家〻公侯

行香子 京山道中

竹院松庭犬吠鷄鳴破田家畫出升平　園林掩映鞍馬經
行恨暮天低寒日淡晚風輕　浮世浮名浪使神形憂時
閒聲疊星〻不覺不懼無辱無榮愛水邊漁林下隱瀾頸
耕

二 暮 故屋城西舊菊園

樹葉風乾桕葉霜般淺坡地路逶迴環書被公館暫卸征
塵對竹蕭森松夭矯菊斕斑　歲晏天寒雖共清歡過黃
昏愁根多端燭花漸暗爐火將殘更漏聲哀砧聲急雨聲
繁

減字木蘭花 惡根黃君長弄璋。孩兒伯倚侍御例乞名其子命之曰升 書時二月六日書扇

時賦

春空霧〻兒解飛騰窺五彩我製佳名異姓他年叙弟兄
我鬢白早亦願兒年如我老緩步徐行終到蓬萊近上
層

南鄉子 觀李

紺碧峙晴空態度分明巧不同媧丹神君三四華象龍冠
珮翩翩赴紫宮　樓觀遠玲瓏舞鳳蹲猊刻鏤工一笑斜
川廟老手奇峰使入南窗詩句中

二 二月廿又八日吾甚弄第二雛仍前例名之曰塘 書賦此以贈

頭主太硯、江夏無雙世胄遺好是三生仙骨重叢霄曾
侍玄君絳節朝　咫尺趁秋搖直上鵬程把斗杓他日揮
毫能作賦飄〻學取成都駟馬橋

三 至元六年九月十四日李重山甚剖壽日是日適臺使郭璽李貴齡風過至山南達大宴會與重山號梅庭主人所居官舍即舊木犀亭又為書字

桂宇散秋香咫尺梅庭十月陽紅葉黃花風致好華堂不
比尋常進壽觴　褒詔煥龍光百丈蒼官丈霜信是天
恩寬似海樹佯執赴璧聚入醉鄉

踏莎行 早春景陵道中集句 陰雨

野燒回青溪梅褪粉路傍新柳鵝黃嫩連陰未放碧波明
峭寒尚阻東風信　呼乳府與瓢蕭蓬鬢病餘懷抱無風
韻彩牋何暇寫閒情綠箋無分排孤悶

點絳唇 沔陽道中

澤國春生對山青接重湖淺鷺鷥兒暖得意煙波遠　陰
過元宵晴望花朝韓和風扇群芳閒適應過京山縣

鷓鴣天 題應山縣城西深潭橋、東嶽步法興寺即二宋讀書處

十萬玄駒過兩堤一雙丹鳳上天池科名已向生前定陰
德仍從暗裡窺　龍虎榜鶺鴒詩同胞同甲照當時同宗
盛事嗟徵異後折蟾宮向下枝 先兄正獻公至治辛酉狀元予則天定甲子第三甲

右十二

摸魚子 至元六年二月望日登安陸白雲樓、今為分寧公廨城中有楚大夫宋玉故宅與池其井名琉璃井有蘭臺故基

此是關鄞都西北滔、漢水南去蘭臺陳迹何從訪廢宅
芳池疑竚愁絕處空只有琉璃瓦丹畫聲聚千年遺緒邈
白雪宮商雄風襟量恍惚可神遇　英靈在應念諸孫南
薦斯文徼福如許蕙肴蘭藉椒漿奠屈景幽魂同赴鸞節
序卻邂逅春深不識悲秋苦撫今懷古謾醉墨淋漓狂歌
悽惋和者應無數

西江月 王伯修贈別

馬石驛中長夜小金山下新年淮壖蕭寺變秋天十載三
同相見　今日漢南官舍光陰不得留連何時文酒再團
圞莫待白頭皺面

燕石集卷第十

燕石集卷第十一

表

天壽節賀表 中書省泰定丙寅作

日躔析木軋坤凝四序之功雲繞神樞閶闔啓千秋之節
河清應運洛踊騰歡 中賀 玄默無為恭儉有守廓然豁達
之大度慎哉兢業之小心繩祖武以持盈錫臣工而求治
明德格祀率中假廟之儀愛物仁民誕布錫租之詔萬年
其永百祿是遒 臣等備位台司遷班文陛竊訓誥胥教誨
敢陳無逸之圖如松柏如山川願獻天保之頌

又 翰林國史院泰定丁卯作

良月訖盈茂啓星虹之瑞自天申命誕膺玉帛之朝九域
等覲群玉鼓舞 中賀 量恢博大性篤寬仁治世則恒存兢
惕之心保民則善推惻隱之念禮闕八陛明禋咸秩於神
祇詔下千行厚澤普施於雷雨得年有永受福無疆 臣某
等職忝詞林班趨文石康寧好德願陳洪範之疇清淨長
生敬祈廣成之頌

又 中書省元統甲戌作

皇極建中肇應虹流之瑞明堂居左誕膺虎拜之儀慶洽
叢霄權均廣土 中賀 忠厚及物勤儉為心載撫璇璣之功
丕享盈成之祚稱觴長樂恒愉悅而承顏側席金華每從
容而論道以仁守位有永降年 臣等職備贊襄情深舞蹈
歸美報上常膺雲近於蓬萊斂福錫民敢頌壽齊於箕翼

正旦賀皇太后表至順四年今天子未至京師百官朝賀典禮寢
寶位尊安方儼當陽之明辟璇宮嚴邃誕膺獻歲之多儀
時序履端壼闈交慶中賀仁深慈壽德備懿純中興既輔
佐之功內職秉儉勤之訓徽音茂紀美文冊於周詩神器
不格召漢星於代邸今國更舉景貺維新臣某等忝列外
朝祗遵歲旦率臣都進行檯上壽於曾孫正月始和頓侍
稱觴於長樂

皇后冊寶禮成賀皇帝表至元、年乙亥作
天眷皇圖修椒宮之縟典星輝帝座享坤陛之多儀吉禮
慶成令辰集福中賀道隆興代德契前王原易象以正家
法春秋而謹始寶章玉冊肆昭名器之尊褕狄翬衣允諧
憂勤之篤日月恒久乾坤清夷臣等竊預儀章陪朝列
情深虎拜敬祈福祿於萬年祀謹燕禖益茂本支於奕世

賀皇太后表
參倫東朝輔治風資於定策禮成中壼問安允叶於承顏
九御瞻依兩宮交賀中賀性全貞懿政寬慈康讓玉姑
於後人內教貴光於前古明德之節儉簡約外戚可稱太
任之端一誠莊徽音有嗣茂享愉怡之福肆延昌大之期
臣某等叨玷清班式遵縟典稱觴長樂方獲覲於朝儀載
筆忝齋頌大書於家法

賀皇后受冊寶箋
天作之配正名位於長秋王化攸基建儀型於中夏禮成
敍旦慶溢椒房中賀德合徽柔姿凝貞淑毓祥於熙右
式儷美於古和妃掖維賢風仰儉勤之性宸居齊貴允資
輔助之功總於二南中以百福臣某等幸覩嬪與淑祝明
時軒轅四星永光輝於臨照螽斯多子符紀載于歌詩

上梁文

肅雍堂上梁文大禧宗禋院應事
追遠奉先眷命王之貴相視址誕開公府之隆初旨
有嚴臣工惟謹紫宸廟之制齊肅於昔故御容之祀逮崇
於今當論祀蒸嘗之餘冀翔望祥忌之薦爰命元老總主
張綱維之權爲府名流任左右扶持之職式親祠則四鏡
美武攝祭則肅課將拭玉座之容衣祕金縢之陳宜先者
舜日慄然望聖之恭姮內釧美光若事生之敬敢自謂竭
忠於臣道願每斷簡在於帝心倚注彌深優禮殊恩名位
配奉常之地望曾署擬中書之規模諸殿天臨六司星拱
風軒月戶邁連太液之波光藻井華榱近接蓬萊之雲氣
豈直棲身而娛目於焉養德以齋心式相百工載歌六律
東曰塔亭、曉日紅六合混同思世祖欲從何地報神功
南望考室來下翳藍百辟駿奔供俎豆雲車風馬想停驂
西粉葉朱闌與棣齊引領遙瞻玉泉下升平徵福建招提
北欲報之恩天罔極龍蔥松老白雲深四海于今歌帝力
上列聖 觀依甲帳歲時盼璽烟路、室堂齋居承景貺
下行幸有時瞻法駕哀袁至孝出天然九域雍容成美化

伏願上梁之後源自浴德聚精會神夙夜雖寅昭祖考之
來格康寧以壽修福極之駢臻天命用休民德歸厚

祝文

太廟時享祝文泰定三年冬

奉先報本秩祀有常陽月式臨歲功告備適遵彝典載歲
大烝牲 皇靈允其昭假

又元統二年秋

奕奕大宮禮崇祀事時秋維孟諏吉致虔報本之誠寓茲
尋典尚其昭格福我後人

太廟奉安祝文泰定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祠官弗虔震驚請閟側躬進咎悚懼靡遑諏吉揲新奉安
惟謹明靈矜宥奠安以寧

又元統二年

有嚴太室奎璧告完廸差令辰還主于位皇靈𢰅鑒昭格
妥安

皇太后尊號冊寶開玉祝文元統元年

太母尊慈顯膺徽號維冊維寶 良玫消吉庀工追琢
伊始神其陰相克稱縟儀

天妃廟代祀祝文六道元統癸酉

神久著靈相我國家嗣服云初漕事畢集海波不揚甯神
之力式遵彝典膺荅神休直沽

京師臣民仰食東南轉輸孔艱悚 巨浸歲恒無虞神功
實大播我惠我明效昭著漕臣奉祀歷年滋久初政命使
代祀報神平江

神祐國家食我京邑漕舟歲發卜吉于茲琰示休咎惟命
是聽每獲善利千艘奏功祗率彝章用伸虔報周涇

神佑國家食我京邑漕舟歲發起碇于茲利涉無虞神庥
悠久敬遵彝典虔荅明靈路漕慶元溫州台州並同

神靈孔昭相我漕事惟閩諸郡列祠有年蒞政之初遣使
代祀式陳菲薦膺荅神休延平福州泉州漳州並同

神有大德捍患禦災相我漕舟到祠惟舊莆田為郡靈蹟
所由蒞政云初遣使代祀式陳菲薦膺荅神休興化湄洲島同但島莆田為郡一句作湄洲之島

白浮山龍神祀文元統二年二月二日

靈源北導釃為河渠以溉以舟實利萬世逮氷斯泮載通
厥流神其相之永祐天府

開鈔板祝文元統二年二月二日

楮幣之作有模有文易故以新與歲更始範金為式明神
臨之載祈成功以阜邦用

大行皇帝謚號冊寶開字祝文元統二年二月四日

大行有謚升祔禮嚴冊之成良玉為質庀工毅旦追琢其
文惟爾有神相茲大典

代祀嶽鎮海瀆祝文十九道元統二年作

東嶽

峙形春方實長厚嶽主宰生育協贊兩儀受命致祠虔仰
望秩尚資靈貺永祐皇圖

南嶽

祝融所居奠茲荆楚為國屏蔽介我豐荒受命下同

西嶽

磅礴金天雄據直西俯臨河渭鞏固穹崇下同

北嶽

上主辰星下壓趙境延袤朔土盤固邦圻下同

中嶽

峻極乎天四方環鎮篤生明哲光輔前王下同

東鎮沂山

作鎮青州截于岱嶽職方是紀望秩攸崇代薦常儀尚資
陰相

南鎮會稽山

作鎮大州奠位東粵職方下同

西鎮吳嶽山

作鎮于秦峙形汧隴下同

北鎮醫無閭山

作鎮艮維崖奇毓秀下同

中鎮霍太山

作鎮中州峙形汾晉下同

東海

百川灌注四瀆朝宗波濤不揚鯤鯨所韜載遵秩祀虔荅
明靈尚其垂照利澤萬世

南海

積流無極炎漲稽天豐島夷邦以限以涉載遵下同

西海

淨波浩顥匯澤鹿渾蔥嶺于闐賴此巨浸下同

北海

勃碣巨澤沙漠通川窮髮之民實賴其福下同

河瀆

源經九曲派演三門潤澤是資舟楫攸賴將命有使代牲
沉牲尚冀安流福我王國

江瀆

濫觴岷蜀漾帶荆吳限隔截嚴南國之紀將命下同

淮瀆

源疏桐柏流會泗沂與河同趨不撓不淺下同

濟瀆

重源東導伏流下趨隱見不常利澤斯溥下同

后土

博厚載物品類咸亨承天之功萬世永賴式遵舉典遣使
代祀以報以祈錫我繁祉

熙石集卷第十一

燕石集卷第十二

記

都水監改修慶豐石牐記

牐於字為閉城門具，或曰以版有所蔽，近代水工用之以時啓閉水行舡。世祖皇帝至元二十九年，司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領都水監事臣郭守敬因水為渠，自通惠河貫京城，迤邐出南水門，遂通州，抵高麗莊之澮，為里二百。視地形創牐，附堤壁及底皆用木，凡二十四處，慶豐其一也。後二十年當至大四年，諸牐浸腐，率相請以石易，為無窮利，且請度緩急後先作，則工不迫，工不迫則周且固。仁廟勅準有司以次第舉，由是至順元年始及慶豐之役。都水少監主溫臣□其屬分曹往作，日役士卒及工，木金石之工千有五百五十餘，木為章，鉄以鈞計凡八百有奇，石材三千一百，餘瓮灰炭他物無算。其基廣長百有二十尺，三分長之二為衛廣，高二丈，閘各二丈二尺。經始于是年三月之望，粤六月十有五日告成。他渠中度究好微滋，公私善之。明年春，監丞阿禮張承植狀是役之為日久，迨牐之高深長廣幾何，糜費物如干，創始改作之緒，庀工之勤，成功之利，乞文以識，以又予謏之曰：世祖開物成務，郡縣畢舉；仁廟克承先烈，措注宏遠，功不可倍不改作也；臣下奉行惟謹，事理之着者也。況是城宜然，予姑是牐之始命名為何人與，創始之歲果豐與歉，民亦微意于後世欲惜其可得而知何也。牐非修廉游觀之所，關於民甚仰以給者，猶必待歲豐而後作，矧他役乎。斯渠作于豐年，則是役不敢妄興，民不敢苟勞，財不敢枉用章章矣。因其役并原其名，是為記。

平江天妃廟題名記

至順四年七月廿四日，皇帝在上都，御大內穆殿，丞相臣奏：海道都漕運萬戶府歲以舟若干艘轉輸東南民租三百萬石有奇，由海不旬日達京師，若幾數十年颶風不作，作實頼不虞之物以運，皆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之力。國有恒典，歲遣使致祭，報神今中書省新事。宜臣承九先秉速以詞伏請進止。上可其奏，頒同左右，神屛何方，戍以來南封上特香致敬其方。校臣承旨九先儋翰林修撰臣殷本命代祀，廼八月十七日啓行，九月八日昧爽舉漕運臣薩德彌實等行禮致事，修佐請遣鋟常石刻祝辞及與祭諸臣姓名祠下，屬某臣衆惟備以祀神。臣承九先臣殷職也，捧香致祝辭，而何敢為制服之，君莊致之始所以為民食報神之意，則不敢不書其為一以屬臣下云。若夫顧問之者，則臣承九先之所而奏者也。至順四年九月既望，翰林修撰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宋褧謹序。

偃師縣尹趙君遺愛記

致和戊辰，維秋九月，文皇繼統，改元天曆，陝西諸兵承命

上都造凋東記得劉蓉去河南偽邑有田僱師置且其術罷惡百倍民歲旱飢死徙無所非人趙侯昉等是邑侯性豈弟康裕剛毅能擬是周均隆民肩俗韡孔子撫字焉至明年府旱府檄且下徵歲所供為明歛毛屍修石案凡若干事祈免再三府大裒愁侯即抗言天子有詔兵荒郡邑蠲賦一年常賦且然別是徵物以小啟大悖理害仁一切遂除歲安赤子其戕不然移徵桀土又曰是邑屯着困阨時雨時暘歛收猶濟半朕五歲莫甚今歲未半稿死秋種不入貧富餓莩踦道疇野西兵之來屯戍閏月奴掠　堂授捕巖谷眼食草畜柿湯麻遺跡恤英徙租賦安出不大布惠療疾爲縣蠲賦數年始可還定圭田既免史指亦料侯又申請推宜規措宮給采米史增料錢計米松已當免暇剝侯守惠民且及于兵、實邑民屯戍北南歲方存山兵民均貧兵待年徵何以應命侯擬政帶建言罷徵一歲之中停免調集凡是數端疊、至諭朝廷慨從功大利博始民轉徙侯　大惻愉既暫止逃什三四未待告身告飢請賑于府于省感切上官從請發廩倍他傷邑給予饑莩不虞惠除侯深慮患後有一則民人流亡家産故在辟不還使來閒祇除勞牧什器耳貨田疇並代徵極饒榆棗栗民無來歸無依何者適負當大都里保甲裡論法繩視如己物樂歲民師不恐以戚邑解兵戰無所出治侯命劊為不病其民大為傲笑以不餓大益梅斯坐空先民能依吏同休戚庠序興通捄塊矣六祥荒政侯趙府中公事瑞守、歡憯案禮敬飲食　才侯淵他令比鮮民惻隱民父母之感恩再進若張恭者為草數百託于太常韓君方平來京師屬筆史數其文刻石用根德侯平六邑人因學侯政蹟侯之美述一碣百穀一百烏昭示後來子侯同年同知侯者泰定甲子侯登乙科職守約州政亦可書再命是邑績懋且超終更之歲至順壬申距今五年徒實遷侯司刑遷西府曰綏夏用御史屬改尹安陽其名時敢寫則可學云

山南察院題名記

世祖皇帝平定海宇立御史臺畫天下為二十二道道設刑按察司後易今名曰肅政廉訪內郡凡八道隸御史臺山南其一也廉訪實視古刺史職每道使二員理所制以下半冬及地行郡縣察奸禁貪治獄究濫懲民疾按章程檢史牘鈎校其弗違忌犯而罪之民病不病視守令治不治視廉訪賢否其職重故其人非刑理恒不畏害其輸戒物忧患未至歲定為故常遣監察御史員分按各道曰休澄戶積示勸懲也廉訪以御史至無所視事幹別稱公署為行院至元四年冬予倫位六察分按山南過長國暮山泊條衆命辭謂公署題名近代遺典御史至行院未有紀載欣昕求歷年姓名又不可得謝自至元三年將勒于石而未有文敢請也為之言曰天子命御史大夫奉御

吏分按各道立經限紀宏遠周密茂以加矣臣下敢怠于
奉行哉顧用人何如爾若衆之弼祿者將爲石蓋天閒諸
道路爲救見于事爲、蹟已廢不明而安然使人可予燭
古人有言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倘因物有本末事
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聲績云乎哉予嘉因泰公洵
條案之贊而能遺盛典故以是告是年十二月朔奉直大
夫宋褧記

荊湖北道宣慰使司札付堂題名記

世祖皇帝一天下楚武定王阿力海涯下江陵狀奏大岳
後三日置荊湖行省、旋廢以地里控制置宣慰司印勝
國制闕爲理所前堂曰宣化敵于大德乙巳北爲步二十
舊有堂扁札付架贈臣孟琪作于淳祐間世異傾圮殆盡
使兄者怕不見悠前後閩惡曰盍新之靖于河南行省得
經費若干緡改爲于後至元四年戊寅大咸規制兒稱威
今元與廢迺請翰林首既落成而德政惟所宜而然學則
始臨前堂六年冬西夏買諸由天鴻難出祇閱月請其間
朝某視事宣化當樹石紀同列姓名今屋此而石彼有共
目擊道存之義遂諜吏錫桐乎求請文爲之言曰度賞刑
感國之大柄吏氏以真掌綠盜獸發潛惡是文字紀載而
能任刑賞爲一道代守者列到察案昭示當世使人目其
姓名矣刺不已其初懲之功救之史氏之于身後似恭而
實切然往也不賢舜采介儕不足深責之往也賢暢而慨
慨然而恭于忠節固直石之功頌民耶皆爭適作見深進
士及開封府題名碑歐國文正公龍圖孝肅公名下觀者
指石民痕溢寸許以彼立國三百年名臣而夥唯曰司馬
家包家名不可以狀得信天納之徵意深矣茲不可不書
兄君位五年入爲兵部尚書改簡民安納之考所只兄寇
大德間常繼相衍爲使位終遂始納端嚴周慎兄世濟其
美同知同事例到步賓直救扶副阿耕海注武貝璐子隱
答忽兒進石狀參任卑能事協和寧靖泰而喜爲治殆兄
仰体前聖倚注之深發揚心力于修擇司空不待刑賞爲
勸懲張本者豈可忌也詩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毋或曰
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厥以房左方來者而企夫文正孝肅
之遺蹤云完掌倘壁納字元方至正元年月日宋褧撰

吏部主事廳題名記

吏部在成周爲天官冢宰逮後世猶之遵曹世祖皇帝定
官制六部設幕官曰主事實古議郎職視各部事繁簡爲
員多寡吏部設主事員三其曹局職事無冗官司馬簡靜
之役視戶曹考工若禮迭興迭任然勝擇百工理人權務
大非金穀營繕所可儕敘類其生於考陽行陰慘之任
若與大司馬對待而五切要之柄有甚重焉者員雖三其
一則四時進坊職掌考功歷勘是專主案牘實爲員二領
奇上京一員分曹色役則揭者有又居一職之半畫諾贊佐
調齊均平人法並用使事物各得其理其心不曰勞矣乎

任重心勞固其宜也為貪墨曲徇為刻削矯激者雖邦憲
逮官箴于物議為已大乎允為清通簡要者進行石立華
顯臺閒直理欲義利之分耳可不慎歟長安趙允升由進
士出官辟掾中書西曹擢任是職蓋勞心而抗其重任者
初視事將沂求前政姓名題石以敬歷未久政聲器始目
至正元年畫之微記于予敢以慎之〻義告繼至者嗚呼
世降俗漓心不相乎遂假耳目權簿書良法具矣如其意
何將有懷偉特達之士秉時突過以求合乎古道不可謂
泰無人乎至正二年七月翰林待制宋褧記

太平橋記

袁之萬載縣太平里:大道西達湖湘東出閩浙有溪流其
中嵐淋漓之溢方舟而渡徒跣者涉公私病焉里中民敖
新昌甑坊敖君遵晦家政富饒延揖財凡徒樹石作橋
凡若干步屋于上凡若干楹木石載雄漆繪突虎甃石甃
道凡五十里王官估客扶肥徒步屑牟歌悅利博患久赦
作于至正元年三月其九秋落成凌五年進介謁記于惟
國家武定南服無櫛徵暴歛所以安養函煦其民亦以至
矣由其上者攻若食災起〻作勞盡揉善而夜機鮐餘債
寸累固符藉恤征〻由徒阡陌當撥封君進斯子孫與服
僭侈驕奢不法好閑健訟錢析奴佃及俸也者救人而大
其癡不為其費產隕身滅族不已也史傳白圭猗頓豬不
若是哉以賢為即入粟補官志不過今里閭驕妻妾而已
敖君獨能利物濟人以助公家之不給又詞其能做古人
置義田作橋由良快鐵江錦江東漳西漳綏溪昌江仙居
者凡十餘所其施猶而能散者視于前所云者不啻賢矣
乎被能養敖君之行是則是傚則于是文之功亦豈淺哉
至正五年四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兼經筵官宋褧記

翰林國史分院題名記

題名記者翰林分院官氏名氏也至正五年四月廿有五
日天子秉輿至上都從幸者則承旨不答失里李士完者
帖木兒直學士完者不花及兼經歷兼經筵參贊官塔海
帖木兒也待制則法想翰修撰張士堅應奉文字偰百家
遇編修官鉅出奉臺也承旨則自至大間長院出而復入
距今出四十年不能忘本其所之職而學士及經歷維實
以翰衛危躁其官翰林分院則自是職始也褧以恭定甲
子叨科第待制由太學生釋褐修撰以下新進士三人皆
今一至者也嗚呼既任之清華責任之重大固不異前記
曰報稱曰禮遇不能無愧焉凡吾數人者繼此以往或數
至焉或不復入院從他官而至焉斯文所繫者未可知始
以職歲月也院屬七人則富火典籍官辟為掾者任希統
鋒史月祿不花通事脫〻禪知判馬班蒙古書寫尚都
不花掾于瑀史嶂輿書傳良臣也來待木泰捧香兩祀三
朝御容暫至而郎帥者則應奉孫撝也姓從附見者凡十

有四人以本職兼攝文官則翼文閣鑒書畫博士承直郎周伯琦授經郎儒林郎連禮麻失禮奉議大夫王時可餘則從封鄭旼沔本路史安重光者皆不兼連理麻大理書寫王可道咸班蒙古書寫王也先宣使扎八兒錦斗嘉也七月望日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宋褧記

上都分省左司掾題名記

天朝循員倍前代庶事之繁亦然中書爲天下政本總綜理裁決之樞府受其成宰士提其綱至于究物理審事情析衆以適參酌以興革緣案其檔與簿程課則胥偽之審掾爲近制選辟各半職稱其技能往往係選先職由是故歷臺閣致位卿相者曾職掌視右司更爲政掾之數亦倍之天子歲幸上都則中書十人從宰相治分省事或以爲簡而使者是大不然蓋天下之政由大都達之分省或可或否奏曰行進止付之十人領不尤重且勞哉故其將帥也咸送其名氏于壁以爲榮來與往造則內擇二人聽命于行在次舍闕之隨駕無逆旅室廬之安其帳帶自隨而野處凡毀變被典秩飼馬乘本不得便適飢食渴飲不時蒙犯風霰霜露犯冒危險厓氣中其苦又不可言故作書以慰之于壁記之末是歲分省者凡八人虎理幹仲桓木八刺沙居仁達理馬實可行速森宗希哲鄭志道士宗舉彦方棠元孝思花仲得郭德修倪道孚沖宵鴨本隨駕者速華郭孚不圭而物故者一人崔允叔允恭至正五年七月廿又七日宋褧記

司農司題名記

至正五年冬十一月十有七日皇帝御明仁殿大司農臣數桂卿臣韓元善奏司農之設爰自世祖列聖相承條制悉本唯是則石題志諸臣之名猶未有文雖昧死請上嘉之勅翰林臣褧爲記臣不文敢不欽承明命欽惟世祖皇帝以聖之資中身受命日勞于外知稼穡爲天下之本建至元七年立大司農司秩正二品官五人曰大司農曰卿少卿丞農正主農務卿校水利此肇端也十八年改農政院二十年更右務農司秩降三等尋改爲司農寺及二年復爲大司農秩如七年時又明年內郡設巡行勸農司爲道凡六廿又七年罷併歸提刑按察司職專其事及改肅政廉訪亦如之守令以本勸農事給俯廉訪總其綱歲頒政于司農以第殿最迄今遵之逮仁宗朝承平日久家給人足國用富饒天子益重其事陞秩從一以農桑之從爲大司農五人卿二人少卿二人丞二人幕僚掾屬一人都事二人照磨一人管勾一人其屬則右屯田之府供饍之司籍田爲署營田設倉解要有書樹藝有公凡所以成功者于茲備焉皇上仿稽求治肯旰憂民惠農政之從弛思作新之至正四年命樞密知院臣數往爲大司農春注維篤冀訓戒嚴且捺僚佐以剔之諸臣蒞事雖瑩相

論曰吾輩荷國寵榮尚益思振厲厥職裨贊盛治然事由
人立人以功顯不有紀載曷示勸懲故有史時既得官則
以官制之定始于皇慶二年前乎是者若乎簡稍後是者
琢于石焉臣聞古之人有言曰克艱其君克艱其民蓋臣
道之能事也昔大禹陳謨于舜曰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
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夫水木土穀之修
正德厚生之用司農之職九功有其六矣戒之董之、道
其至者訓勸賞罰勤惰之謂歟勸之俾勿壞者始類是在
列之昭示悠久也比歲不登中土艱食繼自今爵是選者
精白一心恪慎乃職修六府而治三事使民衣帛食肉不
飢不寒則是克艱其君克艱其民之義也吾之司農執曰
不宜威由是而有所徵焉庶幾乎祖述禹謨萬分之一以
上佐聖天子垂無窮之休亦有無窮之聞矣謹以是題于
碣而列諸臣名氏其下至正六年歲在丙戌正月日記

序

同年小集詩序詩一首見第五卷

天曆三年二月八日同年諸生謁座主孫公于崇教坊寓
宮爲所既退小集前太常博士樂林使王守誠之秋
水軒坐席尚齒酒有簡儀狀咏孔洛探韻賦詩右榜則前
許州判官鼻森不華前汾州同知曲出前大司農照磨哈
篤朵奎章閣學士院參書雅琥左榜則前翰林編修王瓚
前翰林修撰張益前潞州判官章攸翰林應奉張宾編修
程謙俱不赴者前陳州同知納臣深州同知王理太常太
祝咸則時鼻森調官監濠之懷遠縣曲出監廣元之昌海
縣徽康東元帥府都事哈將赴上號部雅古益御史今右
去執筆識歲月者前翰林編修唐事既照磨保衆也

宗氏七子名字序

至元丁丑春縣人宗紹明子達由西南兩行臺御史召拜
内臺監察御史與余居相近而來始相識是六月子達偕
六孫共之聯事以同宗國相好也久之徵于曰吾子若諸
孫之子凡七未有名字君吾同宗命名與字演其義以爲
之宜莫君若于惟吾宗姓由商微子入周封國所得遂取
爲類而命之名亦不敢忘所自出子達三子微字徽文
徒字從善術字術理子正三子啟字微言得字得一律字
律己子塗一子嗚宗子海孫度字見六士大夫家往往解
有諱隱然吾宗門微子之裔非若他氏族其所自出有不
同者七子當俛焉繼明允族譜引之意篤于人倫爲則庶
不負于以類命名之深意矣時至元戊寅春二月子達出
爲燕南道憲副宗人衆序以贈之

祖道集序

大德壬寅予生九齡侍先府君宦遊江陵延祐乙卯始充
述原泰定甲子春預科名累試館閣尋間遇情至元乙卯
叨叙提舉由御史遷擢于荊公卿賦詩光華其行再撤
爲章韻詞爲卷列梓流布武昭文明是歲秋暮月晚武生

蒯丘宗聚自叙可傚

送黄君美序

至元五年予偕任山南𡵓司分治郢復當為三人從行其
一黄君美性閒朗易直有才諳律已嚴治文書條校精詳
不事苛撓尤長獄事聽斷務而不剡立心坦夷若非業吏
者明年秋選貢掾六官蓋國家制治体要置肅政廉訪司
按察郡縣視古司隸刺史職專任重掾亦如之務然也天
下凡廿又二道、設掾十六人参用儒吏擇廉慎通敏者
掾六官暨察院歲往二人既陛朝往、騎華顯位丞郎亦
崇卑矣哉由西南二行臺所隷各道以進者為資格又近
幾唯内郡八道掾中臺其選貢為速化其闌栢于資累若
習氣之粗豪悍深刻狡知術擅威福毀瀆器事為一致物
議之云、則又不得厠在列亦惟艱哉君美行衆咸歌詩
以贈予告之曰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
求為可知也六官之司曹局甚夥天下之事實萃則為裁
決指置其當否基于一掾之口君美知所以立本　足患
視一掾雖而易工官聽見不存隐隙又患甲是乙非　詖、
口詰調和將順伏人情不乖衆事、審理視一掾易而難
爲我君美幼知讀書長觀先京師受御史縣爲補吏洛寧
再應補掾進而遷遂过山南処迷化之地向所謂物議之
云、者未嘗及其身由是而履前轍所底之可崇卑者孰
左奥然是可称碩也聞其上世以鄉里數被河患多業瑞
者是行也市杉楠材以歸治椎擲將衆十餘丧將莫之此
其行又可書君美名東莫熟郿人浚至元庚辰八月奉直
大夫僉司事廣陵宗聚

孫母九十詩序

丗言壽徵者曰氣血之禀也曰彼水土宜壽飲其水食其
土所產致然也曰仁者壽也曰陰德也曰勤儉以得之也
由氣血水土天也人為者仁陰德勤儉也還掾孫允暉母
夫人馬氏年九十就養于荆睢明康强其壽徵于所禀若
飲食若陰德本莫可知婦職助祭祀主中饋循壺儀宜若
無事功可恭白其仁與勤儉者盖允暉竝為倚之人考其
君以某年致居壱夫卒時年若千夫家素清苦與田園之
入金帛之蓄食啖房其家人事恭素儉紝為衣食資教子
樹　讀書遂致身風紀蹈是則仁與儉勤手上壽非幸也
宜也何也昔有魯大夫公父文伯退朝見母方績曰以歜
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訓有曰民勞則思、則善心生勞
非勤儉善心非仁與夫夫人之行敬姜之亜也誠哉夫人
之壽宜也非幸也衆歌詩以為壽夫奚故然曾子養曾皙
養志曾元養曾子養口体礼曰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
果養志貽令名称副夫人之壽吾深有望于允暉君甘旨
滫瀡之奉承吉怡色之礼夫人能行之年月日宗聚序

忠勤爵序 有詩

燕人楊允卿由其外父累因廕為于歸翁雖嵩刘先生丗

究語文遂相知今二十年周臣為帶下　有聲京師所與
又皆中原耆舊名公卿才大夫士元卿幼孤弱雖時周臣
喜其能卓然自樹立納為婿盡以其術教之元卿持心
堅用力不怠惰，為期其業之成有　進職食者周臣致
元安其業且嗜讀書臨帖久之用太常薦補大官氏執進
豆之役于宗廟郊社習禮樂名物度數每事無不問蓋求
致其職以獲食而進者是役考滿銓流內銓秩第九品待
仲子侍，省自此路華貴崇服志勉婿居室以自勵其學
遂求說焉古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天下古今事無能
細其成也學基于志、立則勤隨之事功彫集焉望人奇
牢乎無疑志氣必惰故無所施也為警枕為錐刺股乎不
停披口不絕吟哦曰志勤哉嗟元卿之為李宿視醫伎現
並仕則勤可以成謀志矣其難抑今之志勤者當貴之
瑞也學去乎哉敢以是為說而系以詩　萬里梅邊江水
長貴人駟馬蚤生元是誰能識詩書味長白山頭蠹鯽香
當囊雪案度青年珍重大君向自贊難焉婦來成內娛眼
花頭白枕書眠

贈慈化寺傳念上

宜春南泉山大慈化寺普庵禪師自宋孝宗乾道間示寂
由能陰佐民物累贈謚曰寂感妙濟真覺昭貺衣其所藏
之塔曰定光聖元救國既一大江之南凡民值水旱疾疫
禱于師輒應九深敬之成廟時臣上其實績加謚大德
仁宗延祐間再加師號曰慈慶塔名曰實瑞仍命詞臣文
其碑石以褒美之德至隆也自勝國迄我朝贈謚為字凡
十有二所以稱頌其盛德妙行亦已極矣至元五年冰溪
張然祖守袁以師之能福是邦而振稱猶若有所未至乃
援崇災捍患之典載請于朝住山傳妙念掖其徒之能幹
蠱者曰普山資通詣京師致其牘于宣政既達于帝師延
至正四年夏四月事聞制加古佛以冠前謚賜扁曰大護
國慈化禪寺中宮聞之亦錫纓絡寶幡以華其供仍以金
襴袈裟被于念身明年冬治南歸朝之顯者咸嘉念克副
邦侯奉請之意善于接人尋治之才上下兩都五閱寒暑
竭蹶奔走跋涉艱苦晨夕懇請以遂其志宜為歌詩以賀
有成焉嗚呼田師至念踰二百年十有餘傳矣世稱其賢
孫者頌尊任之者稱甚張侯之心及念之志不待著錄可
以述封其次講也是惟無請，則必從雖然是本也非張
侯啟其端則無以始非念能任治以效其力則無以終尊
任之者若乎為言以相之則又本乎師之感格之神也念
號藍江右號峰山云至正五年十月翰林直學士經筵
官宋褧序

送宋子與赴官淮南序

臨江宋子與以至治癸亥來京師手書一通介其親友翰
林檢閱歐陽南陽許先兄正獻公于私家已獻時為翰林
修撰致其所著詩文于故侍講曾文貞公中丞石田馬公

今翰林承旨圭齋歐陽公侍書學士虞公伯生舉而進之皆美其學而器其才且薦之期以文類春定甲子奉勅相命為太學生時予與觀光不襲祿秩而定省韻且監李稹分試例未定當欲決去正獻苦留之亦有以処也會天曆間開奎章閣藝文監招延天下文士正獻首為太監遂擢從事監中未幾正獻薨予與觀光丁內艱服闋後至京曾馬諸公皆相繼仙去識者固少而予與以觀光不欲留中廷伍舉章貢予與善人皆惋惜之迎養赴官不及歲觀又哀今年秋參銓選天官氏惑其賢將用為史屬論定矣遂病疾痊頗苦貧危難仍于朝而不得乎其宜家倚求又力求外補遂授兩淮屯田府知事公卿大夫士凡識者皆嘆然歎曰予與又不在館閣郭子其行也咸贈以言而屬予序之予惟予與孝于親敬于事功行美而識明氣高遠捷筆作文不苟詩句清麗況看痛快其才可謂全矣自至治進今凡廿有三年而仕始至于此謂之不偶可也然國家士子廣途須仕于朝者不少間以備選者雖類矣而名不称情若予與者吾于仕若有數而其文其行始為諸公所期中為所慨恤且賤之實可以声音笑貌得之乎名者造物所靳豈盛于此而劣于彼耶觀予與年強氣壯學業日宏以肆天將用之人其合諸于知其後從遂致之所至終可以、釋且惜且賤者之識之職而剏所期者截養之精又可以實予先知人之明之左驗也事無該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至正五年十月宋褧序

送墨工魏元德序

至正五年六月庚午皇帝御慈仁殿中書右丞領宣文閣事臣達世帖睦邇進魏景仁所製墨來戶歐先錦囊緘封書光溢目芳香襲左右上嘉賞之物漆又少監臣明理識于閣命賜內帑幣帛景仁拜辭下臣褧是日進講亦與觀焉明年春景仁將南歸別造新墨以獻大夫賦歌詩贈之予序其事始景仁來京師三年館閣諸臣方被命修三史聞而調景仁墨無雜出他墨作字則試之以足徵若其色瑩而暇遠質紙背其品少亞于古今工皆退舍于是爭售用以畢史事及好古名儒墨式者往、亦為文府珍玩物呵墨小物也景仁布衣也上被恩寵下收善價其技之精有足以動人者如是夫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然吾嘗閱凡策醫卜百工技藝試其能遊京師者始焉竭其才精其術以覬有所遇既遇矣志驕心怠、則業荒驕則委衰憊夫景仁之於當益遵考古法發美劑工製作以報称際遇而重獻之則其所獲又不止是彼驕怠者將有所警夫景仁字元德大名人世其業于上饒之玉山至正六年正月翰林直學士兼經筵官宋褧序

燕石集卷第十二

燕石集卷第十三

雜著

災異封事 上卅三年丁丑

監察御史臣彦述伏惟天心仁愛人君凡災異之見所以
示警戒也人君畏懼以修德以答天意然後久安長治享
祚無疆此有國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我國家承平百年
有餘列聖臨御未嘗不兢惕畏天故至今日皇上即位以
來晝夜拱手未有適奉然而一歲之內日月薄蝕星文告
變洪水為患湖南大災又自八月十四日夜京城地震自
夜連旦連日不定太廟前殿一室墻圮神寢震驚其餘當
廟民居間有毀頹盖京師天子所居宗廟社稷所在是以

十三一

民心皇皇上下震悚災異迭見莫于此時皇國政猶有所
未修民瘼猶有所未念以致然歟理宜恭聞集賤講求弭
災之道務求實惠不尚虛文然後可以上答天譴下遂民
生伏望陛下皆以修省早回聖意不勝幸甚

建言救荒 上卅四年戊寅 按卽不載此道

竊見性順道前芳慶去歲及伏潦雨及溪河泛漲渰沒田
禾十損八九已蒙上司累次查驗早晚而實視諸被災鄉
村一一修復除另行外所在之處人民皆訴百端生受情
狀可傷飢寒藍縷不能存活強壯者猶能趨逐微細生理日
求升合老羸無依之民掃棟拼敘以將飲度日亦蒙賑恤
極被擾害蓋緣屬坊牧馬并各枝兒悖肆人口苛指稱昔
昔宜赤為名騎坐馬匹懸帶弓箭器械動輒三五十人作
成群究閭有携帶家小隨處住坐旬日又複他往滿索酒
飯馬食等物州縣官吏不能辨其真偽畏威慄勢尚被凌
虐不能支撐亦充奔敝已是不堪猶且未能充其所欲故
恣橫往鄉村居舍宿及貧窮被災之民旬給不暇縱有一
二溫飽之家百般被其騷擾雞豬口糧為所搶奪者從其
所欲則無辜之民些小蓄積不能一一應付稍或推阻輒
非歐使予鎖打傷甚有傷殘肢體性命或男子走避逃匿
又行凌辱妻女被害之民亦知州縣官司不俟禁治無所
申訴往往折毀門户抛弃屋廬全家流移逃避冤愁苦楚
去住兩難竊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日歲且游飢

十三二

民將何堪況為人臣子理宜深憂痛念有生之民皆吾皇朝
赤子性命衣食無小缺獲國恩然累因差發稅糧徭役屯
衛等事為國損軀辟害今所當為今從此當竊國號之名
退織害之事改使善良例懸恭虔驚駭不能聊生民之疾
若莫此為甚致傷和氣實由于斯若設飛放之出百姓何
以支持早晚恭君百姓安逸視為收常日所視亂不敢負
國即日春前飢民救死不暇如要憑虛其里都省設法集
治援民之勢其貧乏之民仍加賑恤俾遂生全誠國家之
大幸

劉靜修改封請陞從祀文

竊惟道之大原出于天弘之則存乎人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心法相授統緒相承自茲以降漢唐歷代名儒從
九先生我先朝許文正公皆以淸其正傳敍從祀孔子廟
廷實爲尊崇賢哲啟迪世教之大義也伏見故集賢學士
嘉議大夫贈翰林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容城郡公
謚文靖劉因以天挺英邁之姿卽自持正大之學質浩然
之氣眞知力行崇高尚之志淸修苦節其言論則主乎大
經大法其念慮則存乎致君澤民傳注有功出處合義秀
爲盛德克配前人如蒙上聞崇祀賢廡不惟彰我朝有大
賢之才按道統之正抑且表聖上崇儒重道興起斯文之
心又且爵封容城郡公謚曰文靖容城乃保定一縣卽此
郡國以靖亂文義若不稱宜從合于郡分太常禮官故議

封謚相應

宋高宗帝紀論 時爲國子司業預修宋史

史臣曰甚矣高宗之不競也君子于亂之餘時危勢迫兵
弱財匱敵兵藏擾播遷勞俛僅以苟利群盜之亂其立國
確乎殊哉無矣其能 祖宗不安枝至崇用羿羽虎貽澤
及物頗寬慈仁厚宜若可稱然以李綱趙鼎張浚伏于冤
序岳飛父子冤死于大功垂成良由數沾兵燹理懷暖賊
解戰檜和議甘不絶口頗崇其功仕以成權刑賞黜陟反
聽其命是以忘親忍恥怡堂畏懦境土不復復讐當
大

太古字說

監察御史高昌偰任字太古曰與予聯事於今日明友命
以字訓某君文人來請其義敎我于辭曰予不靈不文且
有較焉太古當泰定初在秘書監予嘗偕貞與校時相先
後未始識其人然聞公卿大夫士又曰爲番者十有五年
矣其言曰太古不塵岸不吐吟不陷穽机巧眞淳樸茂洞
達樂易今乃識其人服用冠佩車馬屋室珠小共荒之世
大匹赫胥之民無標枝野鹿之態氏有所曰予文人也論
人以心予頗以近于不塵岸不吐吟不陷穽机巧眞淳樸
茂洞達樂易有爲今人于爲古人于予欲推喉服其言之
能群于敎逸志之爲太古字說

趙宗吉眞贊 名承祐至順元年進士由翰林編修拜御史臺掾平陽人

怦然者容屹然者形鎭乘其外淵沉其中負吟者之動氣
振奔逆之高風固密致編摩若作之力又豈不足建臺澗
廊廟之功此所謂觀其德行而可以體其道充有耶

丑的子元肖貌像贊

彼美一人佩服惟寅秉冰霜兮中抱若將扺兮遐鑷純溫
而恂恂氣藹而誾誾山立兮揚休正節兮貫坤足蓋嘗始
命而攬轡于泰淵與蜀再出而按部于楚粵醜闕者也揚
振洪綱越拜崇寢躁進希于泰堯俗頹迥于時迎其所以
守正持平樞秀合淳者固甚于父兄門之培植之學仍重
以詩書禮樂陶准之化使人望之足以推知愚化獨篤又
何必規規然踖卯觸依然後稱剛介之臣忠潤乎身澤加

于氏壹閱雅容高步逊根乃知是丹青之筆所以旌與于
黄髮兒齒之生面于麒麟也

司济民壹讚（名楨字康人由進士尹為山南道司知事年六十八）

氣充乎色愉神肅乎貌腰表風儀之流觀聆衷素之所懷
是蓋學優于本性之境務本乎育存之區然後致臺閣歷
練之明達既郡縣奔走之勤劬所以貽給子孫藏富田廬
者乃福澤培養之厚豈屑屑于法令簿書有于贊我搢紳
強力有餘方將收之桑榆而喬梓遽可以告老而懸車也
卯

御書和齋讚

裕皇出閣世祖命太子讚 臣王頤侍講讀東宮裕皇所
習字書凡六七幅皆如家塾常式肴御名林植金秩中秋
嚴秘臣典校時獲欽觀之逮仁廟聖慈每與諭臣下進階
宮御批付中書予筆矣不錦標玉軸珍藏于家後至元己
卯臣叨恩司某山南中興守臣阿合馬出示今天子御書
和齋二字筆意雄偉布置端嚴日星炯明風霆鼓動維聖
拳天成祖宗家法之所自也臣拜手稽首而述贊曰于赫
我皇睿知天資聖明文物時出用之維昔東陵暫駐六飛
藏守陪扈敬恭奉持帝嘉乃心龍錫宸翰昭回楊清其光
有爛奎璧于縫虹影是貫飛白鄙唐題劍陋漢聖祖崛起
龍翔洪荒列聖尚文中外宝藏我皇緝熙列聖有光臣聚
作贊式叙天章

淮東僉憲耿彥起畫贊（名世家東昌人）

目炯乎顧盼氣肅兮神韜有我若魁 猝其袍所以跡華
顯于昭代矣兆乎學清瞭于神异慕澤涵濡文教薰陶載
瞻風儀明盛矣進唯周慎可以立勛業唯峭厲可以懲貪
饕然後允協乎秋霜烈日之義遐矣夫五 三輔之家竭
宜聘嚮範于驍騎歷郎曹而遄遷憲屬持于憲節璋六轡
之賢勞繁則促于憂民致駿舞于二毛福祉之至川流滔
、音將遷於成之徵用遽可咲不違也耶

帖木耳不華字兒像贊（字仲彬今湖南監憲）

燃然其軀炯然其瞳貌古而容舒氣肅而神愉是為中朝
欽面御史之國和粹流潤謹厚安徐恒持度之無閒恢材
器方有餘知之者識其為華顯之秩不知者以為獻然進
跡之儒我有風好翱翔霄達出則立焉坐則聯語知之深
而叙之焉敢能摹寫其萬一庶可以致乎詩六

清教齋銘（山南憲司從歷敬竹仲文之號）

根、㴑巖頸扇昭示微我無窮銘述有謂貪墨由濁惰不
立志清心潔身敬以集事持典休我頌提切咨

祭文

誠夫兄大殓畢祭文

維元統二年歲次甲戌十一月二十九日癸丑弟翰林修
撰聚謹以少牢之奠致祭于亡兄集賢直學士國子祭酒
誠夫公之靈於惟獨秀生我先君同胞五人歐幼為聚籍

不既侍笑受李兄謂材可教交化俗篤十四而孤伴不啟
業流離南土同舩同寒稍長及冠侍容溪鄣根若殊步康
遑寧兆道縣淮江之鄉南中同事筆研為李子業毋氏舍
恭同還京師兄冠又陽我戰弗利劇沖再致介預本科同
仕王朝于今十稔妥等同貫迨無間豆聚生卅年獨共兄
又暫違之日十僅二三方期樂康鼓倫棣泮望天合土乃
遽吞玄生離弗播迷成死別遽矣奇谷不同斯世嗚呼哀
哉其痛如何嗟惟我兄存純忠君李在而又剛廉介直之
人之德之志之李弗伸弗究僅止于斯嗚呼哀哉其痛如
何今玆之哀歛藏五体捐柩杉椰鼓曰無仪出實異迷不
可嗅見劇牲陳奠式為哀誠嗚呼哀我同胞五人厥初為
聚物故有四惟聚獨存其痛如何尚饗

祭中書左丞王儀伯文

維年月日國子監丞張奐戶部員外郎王可誠翰林修撰
宗衆應奉俗不台程琢典籍諸都崇濟州同知伯顏大崇
若令伯顏謹以牲酒之奠致祭于故中書左丞王公之靈
於維我公天挺英特氣道李醇才剛厥德剛方淵明誠篤
粥眷嶄為儒宗佐我邦國出如明堂棠發峨陟典郡仁惠
賁政忠直善良我如憸士我望群枝衆雖剖耕柱力古今
事物原委大得竟未洞見隱就不思辭虐侍從琥琦前然
開示士子講誦戒勿謬、而命號溫可即既嘖任史撰素
服食不矜不遺小心異、獻為述作苦重鉴機厭一不善
昭示典則嗚呼哀哉明哲之資永錫之戩瞻仰之重信任
之當六十而堯高識在聰朝著卿士驚惋惓惻我等小子
情易可抑甲子廷對屬兆悅惟公任　天子有勅分撝
讀叅品第無戢戡冰教誨均被培植疾笄曼姑封至痛盡
聚前牧試階于圖圖嶽致牲酒我祭基惻式薦哀誠傷悼
何極

祭帖木耳卜華大夫文　為御史時作

維至九四年九月壬戌朔越十一日壬申御史中丞朵等
謹遣監察御史劉承祖以少牢之奠致祭于故御史大夫
帖木耳卜華公之靈惟公素靈務清襟慶忠良匡降之資
邦家之光德悍而孝純恭而莊儀型山嶽澗望注璋礼義
詩書教化綱常遊志于李大業昭彰動止有法言笑不妄
知遠毋傷沖虛自將素位富貴驕奢不藉列坐股肱任重
力強武副恭庄剛諧謨明憸士小人我則力成直清公忠
　戴揚弹壓百僚師表四方主持國是振本憲綱功在
王室輸協贊襄仝忠仝儀不僭以典嘉謀嘉猷致君虞唐
謂宜壽父遐福熾昌謂宜仲筋磐石球柔云胡遘疾奄延
竟七國誅珍歼衮表悍傷列在同列痛心怪、弗克予哉
瀣穹之藏紀情宜次遣祭基侑有扭肉祭有酹者歸遐以
將意滂泗惟滂嗚呼哀哉尚饗

省基祭考妣文

維至元四年歲次戊寅十一月辛酉朔越三十日庚寅孝

子監丞御史衆謹以牲酒之奠敢昭告于顯考安仁縣尹
贈嘉議大夫户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范陽郡侯府君顯妣
范陽郡夫人李氏之靈伏以生育之恩昊天罔極日月不
居奄及逾世衆縻于宦籍違遠先塋久缺几掃負罪益明
臨來茲違值遠祥敬陳菲薦不勝哀慕尚饗

祭二兄兄四兄兄文

維年月日弟衆謹以牲酒之奠敢昭告于先兄道州學正
弘夫息州執務都監進夫之靈茲以王事來荆展省先塋
祔祭于位不勝哀感尚饗

祭謝檀齋文

維至正元年歲次辛巳八月丙午朔越四日己酉翰林侍
制宋衆謹以柔毛酒醴之奠致祭于翰林直學士贈國子
祭酒文安謝公之靈而言曰惟公之生天性卓然正學既
明多藝且賢聰悟非常謝見實繁讀書則五行俱下義理
隨解作文則縱橫出入倚馬萬言人見其文章議論之富
論執則其抱負藴蓄之剛原百氏汎覽哥道獨表其知默
守豈徒窮研故紙筮仕而佐牧己淨及于民物累遷命于
館閣闡文教之昭宣數稱頌于大廷慓操守之獨堅當安
寄以重任遴官業之可觀何笞笞之莫測倏痛恤于逝川
嗚呼衆我先不少從始于霧非公始加鬼從我已獻其公
周旋接遇情徵荆楚性近于杜公尤同立朝班又久情疑
與同悲歡居則肩接出則蹀聯辞議則聽見多協辨論則
脗合不偏執排笑惡懽其濶翻不少芥蒂灼其肺肝公之
叉于序齒則慥尚論卿并公蜀我燕始終無間礼義不啻
于戟喀其兄事之禮公向繆以為才俊而相憐我知公深
不苟不頻進退以義知命樂天汪洋若跟性宜佩結有所
制作厥思俳俳採觚遠支力追古先詩賦直風氣準全
其不也宿宿江漢之波其威也哉哉嵩岱之山疏虞予短
章揚子天府翻然與冊筆削簡編纂煌赫于當代亦衆
哲于不刊悼斯文之不幸慨不作于九原嗚呼衆我先不少
此朔歲之別于已巳年命之遇于甲子今則先逝僅加一
年始聞病殂驚怛不安留公壽旦閱卦象與由荆而秦于
縻于宦一時卑儀瀰莫自寬赴合禁林瓞舟江干割牲釃
酒于公新阡宿草不改禮雖有傳朋友大哉予豈無叔恩
公之切畫夜不捐今茲猶寄書于地下亦以為永訣于重
泉公既莫覩先辰可追旅合户庚俱下公其聞焉尚饗

燕石集卷第十三

燕石集卷第十四

碑誌

從仕郎翰林國史院檢閱官姜君墓碣銘有序

君姓姜氏諱大麟國祥其字先世傳自隴徙長少矣君之
曾大父以政大父應期咸能崇儒治書考時可勸儉樂施里
閈善之贈從仕郎泰州成紀縣尹妣谷氏賀氏並贈宜人
君賀出也生之年為至元戊子天曆二年四月廿又八日
卒官京師明照里得年四十二其秋從母弟楊瑞状君行
實懇予曰内兄與君同科甲且又鄉學善今物故銘墓石
者宜莫君若敢請予義不得辭遂叙次之君幼歲資警拔
瑞秀成紀君梅之略不假貸每期其興宗亦成重成紀君
卒去且為兩宜人以教君為務君即服膺先訓勉就外傅
稍長惟學由静成也往去登南嶽眺衡峯讀書五年不歸
家務兄之京師方求見能人乃大請益以卒業須惱、暗
去親遂遊處護事名數瀬南遊時諸李處行明經科遊屏
斥去故痛自刻厲講肄益虎精舍久之二妣繼不年終喪
復入京至治二年故相東平忠獻王以君嘗遊其門豈帖
下胥李補内舍生明年中大都鄉李又明年為泰定改元
禮部貢李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檢
閱官預修英廟實録史館為奇特制官下進典籍凡可奇
檢閱官次在五故事條采才為時望者般學士院為奏不
討資給以次進君上到日遂陞從仕文銓曹再擬君身易
陞官仍稱職曰勤指四年君將滿秩法應得七品恒念巫
被恤典則少報因極會學士院勒留弃放天官遂改從仕
郎復任檢閱官數月封贈命下喜曰鄉以科名第舉吾身
今竊貴考妣庶慰祿不逮養之萬一矣重以近代尚獎責
履者禮娶夜娶令慮不顧步置以官守竟不暇命擿代行
每悦惜不合娶唐氏封宜人亦能相其夫子有子男三瑜
璉璡教知鄉學理尚幼廿一在室以年月日葬君于泰州
某縣某村某山之原嗚呼予固未始識君及同登進士第
後聯預史局備諳其為人性嚴整雅潔處交遊欽肅尚氣
後人遇一言合即與欽之終身少不宜意則弃去不復顧
見闡畸憤饑者喋不一鉄仕翰林製撰詹彭無可事有獨
以才器自許其恒言曰朝家設科取士、把負所學責其
用世非止禮翰詞染而已當提、自叙才貴為有司得
書期會力踐舜踐暴若儒致積可為人述祁懷縣君之言
俾壽其才拈如散歷年彌其事功業何如哉予故表而銘
之銘曰士秉淑靈既才經德用含紫天雁心則盛蓟、康
色冀敢莫慚天實命之我承我德嗟若姜君貧秉允興仕
品登七而既侵莫僉欲行已直情役然天莫予從抑志弗
宣惟昔闲學姓于孫者持循先訓庶幾寒者力不園莽天
悦振 履當及觀有子書詩江濟之流截崇惟澂兮吾日
惕懼簡承飛植石孔堅用傷我辭我辭不迹式者監兹

太中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仇公墓

誌銘 有序

至順三年春太中大夫陜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仇公被疾自免歸洛之長廬鎮冬十一月廿又八日竟以疾捐館明年春子樸格護柩東歸將以某月日祔葬大都宛平縣良莊先塋狀其次行事遣公洽命江縣為章銘基石予不文衆存狀義擬之公諱濬字公哲上世家臨潢後東北今為燕人金蘭州同知忠保為高祖明威將軍福為曾祖皇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南陽郡侯德明之孫奉議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副使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鍔之弟三子至元十八年生長安幼良母遺母兄鐵尹滿城縣留撫育之既而侍尚書公闕中遂讀書淮浙大德四年尚書卒孤若無依賴然卓有樹立志會舅氏故中書參知政事郝公拜戶部尚書挈還京師十一年武宗即位太保曲出引見便殿有旨侍仁宗就書東宮至大二年授將仕佐郎資國院照磨拜禮部令史轉掾集賢院延祐間遷從仕郎大都路府照磨用為中書左司掾郝公亮并役理表異事至治元年進承務郎太廟署令英宗親享太室百工執事惟謹公籍進為録進遷衍省改禮部主事泰定元年以奉直大夫拜監察御史先是他御史劾中書參政楊某職狀得旨將訊詰宰相欲過其罪奏命御史臺保正推治公抗疏曰御史臺職專糾劾今宰相欲變亂祖宗法不可嘗以死請先從臺鞫狀先有貴幸家納僧婦為側室遂奉旨充太廟時享獻官公監務即朝堂登奏所行其不潔不可事祠祀代去河東道運使兵某盜用官物事覺公與往某問奏罪之二年河決雨水百姓流移就請會集元老大臣講求救災之由辨災之道會地震惟旱災異迭書公及二三同列救然上封事謂地陰象靜今動得非執政用失調燮乎又兵為陰象清水掌樞機之臣罕改有所不修乎宜修實政答天戒拱不報章三上疏駁改併臺御史大夫禿忽都剌不忠黨附阿宰相曲庇參政楊某自恐紀綱不勝重任移文上御分臺事聞大夫稱宰相不悅激天子怒行年遂將織羅罪名遣捕治書侍御史曲某治書侍御史蔡某奇察詔獄其時公方上即體待罪于家帳拱禍不測公泰然以地獄久始釋置公等不問其他有後刊捨如也先帖木耳在擢家日當受賕今不當知經筵事太子詹事輔導之職今不當用宦者某為之姦臣帖木迭兒不忠無狀先朝已籍沒今不當因給貲產浙西廉訪使王結馬季康直為一御史狀私妄論今當仲書慶士共納史物守當任赴闕內外官文行侵者參政八很張某等二十餘人有所當任風紀拾遺補闕職一時天之起為宣徽院經歷四年升奉政大夫戶部員外郎明年進朝散大夫吏部郎中天曆改元殿改吏始御史臺奏除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未上改中憲大夫禮部郎中明年遷右司員外郎擢改刑部

侍郎進階亞中閏月授中政院判官內机階官中大夫以
與之至順元年復除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副使再遷吏
部侍郎皆不允命參議樞密二年拜西臺命至則承荐饑
之餘方務撫輯而公不可留矣公性沉靜雅深涉獵經史
通吏術期待甚重留思慮憚目周防不妄然諾才裕而識
任可尚也夫享年五十二歲祖妣王氏郡嬰列儷封南陽
郡夫人子男二孙國子生及格也女二長女孝陵張頊次
幼銘曰我聯孔則我屋孔珍頎頎其駿曷停奈何我駿我
曰何害于昔曦國可以釋銘吾營嗚尚要此去也

國子生杜儉墓誌銘 有序

泰定四年秋先兄正獻公時為禮部郎中兼翰林編修孟
通源語次見少年貌皙身頎然磬折入叙容揖已啟曰其
辭嬨慎曹澗孟君曰生誰氏曰中書東曹掾杜弘道子也
婦以語裴明日合啟禮部員外郎王崇簡曰為我語弘道
吾長女子年將笄欲與為婚姻家弘道喜語天曆二年熙
禮成生子潤郎寧、皆及泰天至　元年泰生以力李致
疾七月十五日戊午歿年二十五以是月二十三日丙寅
瘞保定、興縣先塋之次生資通敏明坦自兒時沉靜寡
默不妄戲笑不志飲酒嗜讀書年十七以貴子入國子季
書夜且讀且綴文時國子生以年及二十五乃積分得貢
試年及而生歿矣故公卿大夫搢紳師友莫不惋惜初國
子生員漢人朝官七品以上之子聽補二百人而他有本
皆以凡民俞其間我言其非國子中書令禮部拜定弘道
方為其部郎中同舍生戕嘅生曰吾輩以公卿子弟入李
命他人者衆矣白而父從其言生曰切名有定分吾輩讀
書而操心如是不可且吾父素嚴毅不敢以分事請同舍
已沮焉序卯是可均生不死他日登仕路綵進念明矣生
慈孝化態石家日與里巷游游子弟他不相識僅妍小有
過未嘗怨詈撫提元統二年冬已獻卒子嗣生治喪紀凡
弔重夜不寢恩事頗以集生既病而閏月子寧夭父母惜
其傷悼生則慰父母曰兒病故以冥子相望的大人疾寸
故殤子也大人向不爲傷病并父母間所欲言生曰兒何
言兒何言但不幸不然兒當贊衣于人詩鈔若干冊書數
泰今存篋中生婿以婦孟初婚時正獻所賜也生名儉字
景裕生于皇慶壬子二月二日曾祖某贈某官祖某贈某
官父今為中書左司員外郎正獻則某贊直季士國子孫
涵肆本字識大也左司由翰林進掾中書歷位華顯業易
賞弟不與其物仵生之歿也眾感悼敢父子皆非復罪造物
者故痛惜之我謂已獻不滿生名欲更之者左司曰雨泰
王仲宣启、茂素衆守約皆是名爾何写今竟不壽豈識
郎子哀已獻妄生之志不終述眾人之所以悲且惜者為
生銘、曰天予其俊秀而不畀以壽且再奪其後是為無
窮之悼

贈鳳翔知府牛公神道碑銘 有序

至元二年冬長安牛景衡致書于予曰先父諱仕大德延
祐間以材幹理敏積官三品授國制應封贈二代曾祖考
朝曾大父順贈中順大夫鳳翔府知府上騎都尉追封隴
西郡伯大父大用贈亞中大夫僉中政院事輕車都尉追
封隴西郡侯上世皆望高陵以某年月日改卜長安縣金
光门小郝村之原以鳳翔府君為新兆初祖方將銘大人
碩儒道潛德刻諸石樹之神道以彰于世亦遂而先父設
夫景衡不肖敢不卒成先志惟君當職太史敢敘事狀以
請按公諱順字景賢君反同居為京傳出居相傳稱後世
為同中高陵人爲兵燹之餘先世諱字爵行皆逸金季長
亂公挈家避亂關東間餘鋪應根險夜溫道若壑畫林捨
供養父母克不羅于患皇元平命息兵關中甫定挈老携
幼還鄉里故籍長安延壽田廬務耕織訓頑惰治荒穢物
謀業厚衣食郡尉用成伏遺家業日裕養親至致篤樂于
教子不肯祿仕終身年八十有奇某年月日卒于通義坊
居第已復亂閱氏追封隴西郡君子男一即大用孝慈姻
睦有父風孫男七敬義諱溫敬忠璞敬承諸王校尉長
官義狀西路轉運司庫副諱直議大夫奉元路總管致仕
淮雲南大理宣慰司都事忠從仕郎泰州判官敬祿孝弟
恬然克家不仕孫女二適劉瑞張某曾孫男九元忠克恭
景維景衡從古弘毅永安楊楊楊繼曾孫女十二供憶石
謨嗟郎公治家規之碩皆不可用世有壯則時危不可仕
時平而公先矣今其子孫蕃衍列仕版班班同贊為關中
稽範則公之所以種德立教者又從可知于為政也何有
是應銘銘曰稽古草昧秉時服貴紀封諸畫馳輔僕魏器
山事克修仁傷義　家不恭心修明舜徵偉萬一堆姐石
仕人爵之貴天道迎忍男盛德者志不在是天章克死務
本為計養親修已力田孝則獻惠醲酒使游斯我孝慈忠
孝既娶長終規模長遂禮節敦儉用基作室流萌是視鄉
里善人有父高風子賢孫頭承紀承經續孝啟弘影傳振
施沛制官封國恩汪濊彼勞生崇公則遠致全身死抑起
家盛世為家全祖澤有所遺列銘之素勒儉是自雲初仰
止毋或隳墜

奉元路總管致仕牛公神道碑銘有序

在國有賢碩孝悌天之所生況一盛時為天子命吏佐有
所云為不以成毅少变頭故散應貴頭其才足以用在而
猶未大德其施以致有于于奉元路總管牛公有是賦焉
公諱諱字晉卿資簡重通敏有幹局幼業吏由東路轉運
司幕官久積資應遷授陝西行省大德七年授從仕郎尹
奉州奉陰縣中書辟掾累升十一年陞承仕郎上都留守
司都事轉承直郎河東山西道宣慰司都事丁內艱服除
延祐二年仁廟遣使者分十道宣撫天下公預選泰為甘
肅道首領官還朝改戶部主事遷奉訓大夫大都留守司
事至治二年超朝列大夫出為甘肅行省郎中天子重民

事慎擇司牧詔中外奉憲任守令有公被薦拜亞中大夫延安路總管居五歲上疏告老進嘉議大夫奉元路總管致仕國家設治天下仕以吏進者多然它途皆從入掾中書始宦華要又在朝百執事操履事爲少有可指摘則補外爲左遷今按公所居官凡八政自受辟中書六屬幕職任皆繁重末守延安任三品貴顯稱望雖疑師周之才詎肯所宜至而公歷居之可謂曰能矣方其佐幕則所至平易篤切析衷眾議平歸于正不忤物不阿權利己尹郡則尚寬簡務教養旌負孝訟田宅有諭化之皆引去相讓可謂善于其職者由是亦採公亦宜以無愧少寔殖能有所立爲而誠貧頑享時人之器矣然猶有所未大施其用世之才也公系出唐相僧孺之後世爲關中高陵人國初占籍長安祖順以公貴贈中順大夫鳳翔府知府上騎都尉追封隴西郡伯考大用贈亞中大夫僉中政院事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皆急據仁孝截景希羅祖妣劉氏隴西郡君妣李氏隴西郡夫人配劉氏封同其姑子男二景樞叅年景衛國子上舍生女一適奉直大夫監察御史梁肅孫堅兒公生以某年元統二年正月六日卒于長安通義坊居第享年七十一歲其年二月十二日葬長安縣金光門小郭村之原鳳翔府君之塋至元二年冬景衛以事狀走京師介前乞銘其神道予以不文辭不獲迺演繹其梗槩爲之銘曰士奮于時厲時有爲執不移忠慎遜之質恪令是師猗嗟牛公剛栽毅施順理協宜克建事功剛不弗厥柔不訛隨佐幕雍容贊畫句稽不怠而精材敏且適與郡西陲越五周恭侍扎民膺教育撫綏勸督賑飢易山爲量吏畏不欺老倪懷恩廉有餘惆盍發吾衆引年知幾齡未窮矣吾熙熙身康神怡福備而終體魄之歸安固于斯爲銘其封德業不泯視我銘詩用告臣工

西津謝君墓碣銘 有序

澧陽謝君貴卿既卒之廿又九年爲後至元庚辰其中子瑑來荊請曰先子殁已及五蒸適未有碣銘由瑑客京久是以緩先子雖不試于仕其才使之仕寧後人其年不仕命也大君向我太史敢謹上事狀請銘請益屢且哀遂諾至元十四年江南初降下元帥忽不判以兵略澧陽淮安忠武王拔于某別將騎三百由松滋來會谷暮夫適憧憧阡陌間莫知所之君携酒餅旁問別將跪不受乃大言曰公毋他慮某請送至軍中爲能君持火前導夜半與大軍遇元帥方怒騎大掠使縛緣道呼騎亦呼以應半見大白元帥元帥喜出迎別將與俱入元帥詰所從來別將引君見曰今吾軍有此人也元帥益喜以國子書及羽箭授君爲實興微佯將諭京師授官君不欲元帥多之元貞二年郡大旱縣民來長五眾究搠岩險爲亂出肆焚蕩剽掠無長忌吏捕搬被害衆所迹捷君乃不敢犯監郡蒙甫丁年兵至順林駐岳崖洞封曰賊與民雜處今欲縱兵恐玦及

兵事閱賊畏君可任既降之召則君能自取可不煩吾兵投我械俾自召募君感情舉家僮及里中願從者直入賊穴危服其戰禽長王及党其餘皆降郡欲擢若金賞以一官君不自居其功且以野人不能官為辭郡强之不聽朝廷嘗行履畝法郡欲盡税荒田君言澧為邊要衝叢當敵兵民今雖復業凋弊不能治田故多荒廢且官兵須戰擊五溪六詔日南林邑諸郡既倘邊舟澧民居多良田且不戰斬刈墾荒于諸郡被兵者役繁且優免吾郡獨不當然乎迺狀緣列所部是君言荒田遂不税君既不仕敦本力田嘗用淺饒作石橋三曰堰溪䦨林雁曰獨涔河當驛道不輸而石歲捐數萬石属諸子曰冈成之既成里書賜名通濟民歌之曰水當我足謝君出來代石為橋我行道適及迎師教鄉里子弟歲水旱疾疫輒施予貧病有喪者吻呼最君行事其所以趨事急公除害利民可述者也路有偈于旁而不我猜而能散之道然君諱安富以所始就西偉資雅敦適敏能自樹立大父而上逸其諱考文彬妣江氏以宋端平甲午年六月三日生至大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卒享年七十有八娶黄氏繼盧氏子男四人璧早卒瑛某官瑢某官珙某官女　人壻某、孫男七某、某、皇慶元年正月某日葬于澧陽縣順林鄉之黄屯銘曰謝後中伯光兵業之人世逸淪晴謀竹為橋九非任伏肆避官貴豈英豈我伍卿導珠不留賊渠既买勇不怯荒田無税口使往石梁孔道利病步我詩其告貴為荒黄屯之所永帽峰

定軒先生張君墓碣銘有序

澧屬邑安鄉士子張叔符其邑大夫前進士楊澳甚所述考定軒先生行实走荆南介臨功李君英理门释法曰敬不天先子歿已久墓道未有銘敢以是請按狀君諱疾遠子敬其字上世拯長亂弗可譜其先处江漢間諱深政者為五世祖仕宋末以武功授保義郎知安鄉縣事駐兵邑之西後家居陵里遂占籍邑中君幼聰悟能卑立生十三年天兵下江南湖北諸郡無自賊恩君家犯難險奉親避兵大门山會父卒山中弟某方幼君辰轉負柩歸定攷里表墓如礼制少不以解師類屢含暇為已勉善理　逐定安集式慰母心遂力田學生讀書以恭德事親教子浩浩里社君將終身若民勸之仕曰君教中自有樂仕竟不出李父病雇公尝病篤君為附藥侍之左右無方後吾謂人曰我疾之愈獨師之長姪子之力也女弟適續林鄭敬仲洞门遭疫疾親友懼相棄莫有視者君惕然曰同井猶相扶持况同氣乎為往省縻不顧雖竟不能救仍治其喪擇師教孤子俾有成娟視家有視表姪既卜日夫其子裁術子之喻閒君有言化欲雨易其兆君直异之不少怯又姆党孤子廿年及异君教养其資裝嫁遣之鄉里貧病無告賑施不貴報人皆推之嗚呼君之德不既學矣于孝友

睦姻任卹之行于成周大司徒教民之法蓋合云是可銘
也考諱良孫妣蔡氏君生于宋景定壬戌卒于我朝延祐
元三年丁丑壽七十有六凡致訓飭子孫常所隱惜家財
之曰三日後當與世辭至期果逝其明了又如此明年
戊寅某月日葬于中興路石首縣東山之陽配凡千氏合
祔泳進士明道次女貞懿柔淑宜士人妻于男四長即教
衣教澧之溪東書院次孫々皆登在次教為郡庠師次允
君年女二王任金將孫婿也孫男五女四銘曰嗟我張君
德俗行醇生不逢辰沒出于鄉里之善人昭、不泯猶年
其子之有傳

吉水州監税謝君墓碣銘 有序

澧陽進士謝西疇有子四人曰烏江長官壁順元錄換琰
知平江州鐥其季即君諱珙字君璋資明達識敏有幹局
大德間順元吳作亂朝命行省調兵撃討役湖北諸郡民
隸籍黃平府有司計租畝第精粗粮數多寡西疇户應輸
為石者一百運烏江皆丁夫代行澧去大營三千餘里道
路舟楫崎嶮而陸嶺谷望箐艱危險巇入者疫傷方作死者
什八九攷稽于道君德辞情味既即以粮如數授君輸之
逐遏烏江于辰陽盡糴其粮以輕裝埽軍食既給且私有
贏利數倍其應變類是西疇老不預家政皆委于君西疇
卒烏江繼亡子幼順元平江仕于外君家業就郡中多田
諸房以賦繇役金穀出納歲時賓祭凡瑣屑之務悉賴君

以理周致咸有法度內外無間言尤好賓客厥日則奕秦
技坐置酒食為樂尤依憂人之憂周急拯危推施貧民
病者藥死者棺櫛西疇遺命作石橋涉河利行人君輔諸
兄力成之是時家之能子矣初西疇父故湖廣行省掾章
靜山程公最善宗遠君性誼程亦君愿引欲用為從事以
未得命西疇辞程不能强嘉其孝遂之婦撫州楊公薦為
軍民長官亦以侍親不就大德辛丑歲大饑出粟若干斛
以濟授江州路千庫副延祐初改吉水州監税皆不赴
曾大父恩武大父文彬家氏吳統制父即西疇君諱安富
君生于至元辛巳年以延祐己未得年三十有九配吳氏
後君一月卒合葬于澧陽縣順林之原去祖妣江氏墓百
步子一人庭實能自樹立今官漢陽之烏影湖巡男二基
墊南幼既葬之廿又二年為至正改元遂寶持事狀請銘
遂銘之曰在易卦蠱曰子幹父承考之吉善繼用否一家
之政施于孝友世必君任為政可取法、謝君克勤斯道
君宜不忽惟永是頋惜材弗施仍嗇于壽上天孔昭克昌
厥後

鄉貢進士翰林書寫楊君蒸誌銘 中間年月 恐有誤

至正九年四月裴由武西行澧都事進翰林待制中書命
下翰林進書寫楊君惟尚持塋書騎召聚于山南閏五月
癸卯我逸六月己酉病喝卒于安陽彰德路總管王侯仲
方家之邸其僕萊頭識下七月丙子朔卦主澧君二弟惟

銘惟善不敢違告其母又知之命惟善泰山南洞年故明
年及逵惟銘錢根南埽国逸走京師致書及状乞銘其墓
嗚呼不又其忍辞銘我君生有異兆質穎悟幼工属對六
七歲誦諸经不忘即能賦詩稍長補郡季第子員目観十
五行堂會講進退揖讓有度發明詳盡衆賞其超拔爵魁
師蜀儒呂仁叔后春秋讀書不輟春夜分方寢家務妨
則習顧嘆為乘史三年遊京師從致翰林直季士文安謝
公季易文安于君為中表文雅于家日與之議論君瞻敏
卓明且接賢士大夫多季益歎始彪津及卑虞公伯生中
丞馬文貞公戓九先孫酒曰獻公供條其才為諸朝不根
至順三年以渴士貌試上都名中第二癸酉會試京師適
文安考文君目疎遊親嫌不試侍三年君合親老不獲株
養遂以善竹書試補翰林書寫中書省官制書写歷三方
始官七品時科目暫輟君將有所待此復罷興而君年長
惜哉君居家孝友悉厚易直遇事通敏元年一年文安公
覺于任子指幼君经理表紀賦畫其道請于上官得告母
其喪歷涉艱嶮歸窆于鄂士論多之適推臣當國于倫位
臺隷君能書数百言以忠坑見賓觀其行其氣若是豈後
人哉初至元二年君皆歸省已迎学家北上侍坪溺死彭
城舟中旋至京妻魏以尊雖阻叛国閏其至于前而翻其
事于後也君年時遇大著奉命南邁將遂過慢親省且既
試秋闈武昌迄三駙不以疾少綴迄鎮陽病愈賊渡滹水

妻攜至安陽城北门下馬趨道側亂兵安陽民以侵者旅
死於傍禾視將数百人會城土牢捱状若嗽觀者駭愕褒
陽巨擘先在隤壁壓死者二人壓而不死日擴者一人脫
折者一人噫是何氣之盛而值之者甚也君字興似生于
大德壬寅年年四十五為蜀逵寧府石縣九郎鄉人先世
避兵推出蜀再徙濟陽之析安遂家焉曾祖某宋某官妣
虞氏祖考衆鄉宗鄉貢進士祖妣丁氏父幼季隐于仕母
宋氏妻魏也子一人勛國子外舍生以年月日葬君于某
鄉某原先塋之次君泰京師有詩文百餘篇今衆輯傳之
餘貧遠銘曰嗟揚君志不表賢能與偕俊逸季行齒年命
舛生有死時免免唯之人職不滅璵迺路揭在達子達恭
執免號頓有第輸車遠寬安国時日長丈君君成馬行死
国傷生可哇詒若前淚莫法勛世季後得顯

桐鄉甘公基碣銘有序

進義副尉澧州監稅桐鄉甘天麟以其考梅山居士墓有
日走書京師致里士韓天祥狀乃又其墓銘按狀居士諱
茂源字衆甫邑之蒲村人考潭之妣程氏改繼程氏居士
配王氏姚氏子男四人寡早世天麟以翰來再調今官
天麟女三人妻吳某陶某戓某孫男五應龍某某曾孫
男三進某某居士生宋宝祐戊午至正壬午九月廿有九
日年季年八十有五王氏先卒廿有二年季年六十有五
以某年月日合葬于其邑白雲岩西舍基山之原銘曰帝

元季代戎南國趙山將燼微喘息托淮南江兵雖膝流播
萬死生僅一綫為竹邑宿其阮伊人時伏困頓頃易代承
婦年甫廿孤侍煢養辛苦推啖食衣縷衣勤勵紡天性
儉樸不除迫孝承繼母怡顏色善化里党斯訟調攜鄉三
老刑效恩道復賦集慕戲閑都都新進事長刷政理禁輸
左右力居家冲約睦宗戚出戲勝原積厥直速遁華償仍
給食高年康寧怛雨釜甕衣糊集蝦瞰日枉贄奴僮事勤
擒孫子詩書紛有歌伏膝黑酒余禮碩起家之祖理邢以
愛物于始尤則伏考終厥命國昆弟易著餘慶由善積哉
詩竹之琢貞石後昆講播修可希

河内李氏新堂碑銘

中順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李居守仁以予昔佘
山南憲事有同寮之好致書一通俾其子奉持先世行實
拜請曰吾大父與吾考墓皋懷戚東效幣北畢弗称敗卜
兆戚表事將樹石新塋以彰潛德敢斷子文予以與雖不
得固辭按狀君大父諱承祖字繼先生金泰和乙丑世為
河南大家無歙畬幣其先塋洛陽舊戚東二里許瀕伊洛
有良田若干畝第宅園圃郎烨之業舉其全收世兵亂族
屬流亡大父攜孤單對晝遁夜出奉給以代食避邊魁孫
鄰死者數矣矣南渡時客河内河南平定還視故里焚戮
殆盡田宅入於家度不能復有乃徙河内時土曠人稀因
可字植性庄而大父攜據有積心于洛也又而始占耕卑
懷定居授田數十畝躬勤儉率不昕作輸公稅粗給衣食
仍訪族、子若孫三人上完聚迁固致俾之成家大父教
為仁孝鄉里稱敬前至元二十九年卒壽八十有八以守
仁貴贈丑中大夫懷慶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
配王氏继汪氏壽六十八並追封隴西郡夫人子男一人
諱德字繼甫是為守仁之考以子貴累贈嘉議大夫禮部
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女五長嫁某韓某余某
楊某者王出也妥田某者汪出也孫男一即守仁曾孫男
二本御史臺承隱書史升浙東海右道宣慰司照磨去孫
男四士諧士濂國子生士洪士淵既傳孫某女二幼在室
禮部資性明敏落其風儀貞直閭里不妥戚笑弱冠治生
家致殷阜縈物尚堅朴不喜華靡儉素自奉待賓客必豐
潔氏某氏宗使贊成敦予修後前不能償數恭以貫里民
王甲頃別幼子公家十餘年擕恭成立甲死其妻無依公
婦其子以恭家收恤與持錢若干遣振貴遣先不遂公
公墓不進諸推產膝余有銅恒座至丁壯行乃則斥之民
有訟戒害來直檄開既以理喻服而退其賢而好義蓋出
天性生于戊朔辛亥 以至治三年癸亥亂里氏卒于泰
定甲子某月隴西郡夫人俱得年七十有三河内縣某村
某村某原為新塋大父而下某年月日從昭穆歷禮也初
大父刻志教子孫妣汪氏六旬之曰諸有之家無讀書子
宦從何處來大父曰吾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吾家兵世

清白未嘗有為不善者吾佳罪根兄河南北甫定勁益威
立君者能習儒向善後豈無昌大者耶元繼其志延致鄉
名士五子有謁撫訓論故憲使君為李靖書究法律掾岐
事卓然樹立由郡曹鹿史山東憲司貢補察院刑掾御史
臺中書省前薦漢中興南兩道荊收康訪司拜陝西行臺
御史就遷為其臺都事擢江湖南憲司后拜內臺監察御
史中書省遷為右司都事超兵部郎中御史臺改參奉為
都事歷山南浙西在西三道憲副今為江西憲使寂君笙
仕迄今所居官一為宰仕一為兵曹自餘歷風紀之司者
內外臺八道康訪司雖清慎精附然不曰祖禰培植之
厚教育之嚴能若是乎故君子致祀兆石未嘗闕刻外于
命應而考天我嗚呼使大父與河南之難洛陽之田宅不
廢復見未必如此其盛且大父母撫待君何故不其踵逵
微之古今天人之理在否消長之机不少年也夫感銘、
曰國有乇在景運斯興家道盛衰而曰迭乘時古時今丨
岸谷、陵湯析離居生、是承猗嗟大父履危後就孫原
我塊祐于燈、礼部繼之媚職以增先其孫子仕版戴升
喬嶽之崇鶯翰之騰揚名顯親孫子之能言寵維安体嗚
依怨天人理從千載可徵

奉元路總管致仕文公神道碑 是篇化華

公諱如玉字璋甫宋太師潞國公彥博之後五世祖以仕
入蜀家順慶之南充縣曾伯祖而下由科第仕者七人理
宗端平三年丙申閬城陷天兵南下君考某獨不去隱居
生二子其長諱某力李倜儻有用世志試吏擢掾蜀憲以
李至京師上書時某官王某薦于政府祠順德忠獻王
器之未及用覺公迎補四川行省宣使右丞康安道里
其材將改為掾至大間當滿授承務郎陝西行省都事有
臺交薦其能移之在職凡六年陞奉議大夫雲南行省郎
中擢朝列大夫四川行省理問官平章懷加辭則長以公
不善逆合擒拈細故言于朝省不問遂明廣行省郎中未
赴憲加辭阻命未兵撤為叙南宣撫使都兵不行責其遂
延碩望公年不起聿足朝論韙之進中順大夫順慶路總
管時常其與鄉郡以兄漢恭買臣榮亭于故里扁曰兆鄉
以表徵君觀事退徽居處北屏俟從社松韵與李鼓士某
暗傳以修廉化民每給月俸族猶欲進兒孫書以若稍秩
去為他業南充湖令西臺御史張弘道時主岳池縣侍公
縣其人幹敏可用奉擒今大帥獄五十餘事囿因遣回貫
死者無所于歸怪、其獻當俏令羸穴洞令弘道度地壅
之里俗上元放植措燈樹戲數千株小民急迫每盜斫墓
中木公悉禁止不敢犯故神愛民戴不飢剙二亭于東山
者曰大觀景山者曰紫雲與士大夫登覽今為勝槩四年
始代去年未七袞致其仕遂援今官端所如日言碩之矣
平居放于佳書不出于戲時俯視及逝眺飲共自娛以終
天年至正二年二月十六日薨于正寢其生之年則至元

丁卯春年七十六歲祖考某贈中順大夫廣安府知府上騎都尉追封為門郡伯考贈亞中大夫慶元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為門郡侯祖妣某氏封為門郡君妣某氏封為門郡夫人公前配楊氏繼夫谷氏俱封同其姑子男一人允中楊出也蔭某官女孫女長適喬克誠次幼以其年三月某日祔葬于某之先塋六年春允中來京介雲南道元帥達律存道持里士馮百藥狀以予職在太史泣拜請銘其墓道義不得辭今按觀公行事蓋廉人杰在陝幕也妖僧作亂奉元偽也省臺聚議討無所出公意氣閑暇操簡牘布算行遣馳報朝廷徵御縣召募丁壯據守要害移文省臺大臣率兵出鳳翔盤屋分道討捕尋生擒之既首惡罪餘黨盡殲無誅有公之功居多初識中朝史特務碩然公嚴條治之使者始獲飢賑供張之本湖廣大使公往賑恤有術務活食之當者不得冒給在雲南建言為撤屯兵不利宜州縣犬牙制之務分權制可無後虞事聞命省臺樞府及公雅議眾是公言來報既餘果撤屯兵千人盡伐戚酸先見諸侯王、禪孟良出戰于霑益州省憲祖餞于郊王飲公酒因言曰天子以王仁厚命鎮撫邊陲今二麥將登避獵此時王曰業已出胡不參吾之然當厥命約束不使有所損翌日罷獵而延賜金酒觥以賞之丞相亦耳吉尼忽撾不法公數牒止不聽由是恐之百計中傷竟冥能叔容移文中書訴以專擅廟堂直公奏調理問以解進

嗚呼以公之才之亂儒行吏業僻以治民何有不可執碩用之未大故功施于世也淺而複傷亦厄之此殆命也夫所居仙門鄉相對有奇峰頂石如冠有世稱石官人山遂以石山為號公亮石亦高為其文賦歌詩號石山集者凡若干卷藏于家銘曰銘特逸

燕石集卷第十四

燕石集卷第十五

行狀

故集賢直學士大中大夫經筵官兼國子祭酒宋公

行狀

曾祖迭其諱

祖琎贈中順大夫秘書太監輕車都尉追封范陽郡
侯

父楨忠翊校尉衛州路安仁縣尹兼勸農事贈嘉議
大夫戶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范陽郡侯

公諱本字誠夫初諱先信世燕人至元十八年辛巳生大
都爲吴坊二十年戶部公出爲杭州東南隅録事判官公
受句讀于杭士石庄何天麟即悟可意二十六年戶部
公遷婦州興山縣主簿公隨侍之官縣氣俗氏頑陋僅百
戶無師友公閉戶墳書手背自誦大德三年戶部公秩滿
出寓武昌貧不能歸遷五年改江陵路平準行用庫提領
須次本上公始終其間默伏發奮徐以恭亡年侍戶部公
赴官平準條海公張徒恭觀如武昌時東教其弟忠州都
監先敢及聚傳性命理義之學於慎獨先生王季文昌甫
以俊秀子弟補江陵路儒學弟子員季業精熟才名遠敢
爲憲使陵川郝公麟文徵所知將推爲憲椽會病公不能
求如他人遂輟爲戎功使事季宮附是復戒教一縣公仍
不答十一年戶部公費雲瑞江陵母范陽夫人年且七戶
部公歷仕南土踰二十餘年小心謹畏家素乏嘗積公至
是孤盈貧若殆無以衣食長祭衰戚之餘教童子七八十
人講授紛紛親理米鹽雜務苦心力學不以寒暑晝夜
作輟嘗食亦置書其傍披覽研究不覺匕箸之及口飯羹
數冷溫而復進始得於餐夜分乃寐曉起寢食至大二年
故易水何公瑋仲韞平章河南行省經理屯田至江陵公
閱何賢且故太子賓善靜修劉先生之友上書請見何才
之請其賞親未歸葉猶即守嘉趙郡文卿曰瑋不才備位
大臣素志求賢雅聞吾行得郡二三人今復得宋乃賢若
是汝盍資之奉父表學家易永上讀吾所嘗書共諸子學
然後薦而用之成德事也趙諾而助遣之三年服除卑騎
北上至南陽聞何薨公曰吾所以行者時謀禁與養爲存
殘計爾今所依者亡去孟浪將安之復歸江陵教授不輟
賓益不自振處之益安學益富而德譽日益隆矣皇慶元
年憲使李戎從周熱公才將薦爲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
司掌書客許父不樂去省母時仁廟詔以科舉取士公曰
朝廷待士如此吾志決矣河南司憲凡四徵辟之竟不赴
延祐三年范陽夫人棄養權含莫江陵六年挈家北還名
動京師故西臺中丞張文忠公希孟文章德業負一代重
望時爲禮部尚書見公著述大奇之日與議論如故
舊命子姪從之游錄公著述移文吏部乃騰章上中書
薦試館閣之職吏部以科舉方興不肯官儒士之由他道

進者為辨張復王移文回科舉所叙皆時文家甚所述乃
科舉所未有乞移文翰林考覈用之竟不許張怒曰何天
官從法之如是宋甚豈終不用者耶七年英宗即位秋陞
大都御試至治元年廷對為天下第一賜進士及第宰相
命京尹給儀衛騶從導至所居寔自公始授翰林脩撰承
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預脩仁廟實錄辭直而
不俚時英廟製鹵簿兼親祀禮儀充製撰紛冗公初由甲
科入館識雅為學士元文敏公復初侍講袁文清公伯長
所知令公當筆者十七八公平昔記問該洽才情贍敏行
詞務溫雅安處不敢苟簡毫髮加以都人士及同年爭欲
公文章公荅應筆輒如流故是歲時文稱多自是士論翕
然僉歸之明年冬安南國遣陪臣賴輔主等朝貢回以本
職充館伴使至武昌適重脩昔庾亮南樓落成行省平章
某欲公文記之然素不就尊賢禮士挾貴而重於致辭微
使人諷公啗以潤筆錢若干公艴然怒曰彼縱妄自尊大
獨不能遣一僚佐請邪遂不記公時雖居散地然動靜云
為嚴毅方正有識覘其器局非淺、者泰定元年春拜監
察御史階承德郎公念布衣叨恩驟進六品秩恒以報效
自期至是盡忠論列不事苟細扶勤所言皆王綱國體逆
賊造失等雖伏誅其黨猶審副使阿散身先獻逆後延苔
變朝廷以功掩過恬不加罪公上疏言其罪絕滅倫理
雖有莫大之功舉不足贖乞早正天討太廟失仁宗神主

盜又不獲公上疏言在法民間失盜應捕人等違限不獲
猶且治罪乞量罰在京應捕官員及太常禮儀院官中書
宰執視事不常聚散無度日趨案中有累旬不至中書者
僚佐曹掾恆不得同堂議政公上疏言其偷安苟容壅滯
機務刑政差池紀綱毒弛乞戒飭臣僚自非入直宿衛日
朝須令日聚公府以决庶政俾未叙在任惟閱月改爾于
監丞時晉王初即位從來者皆推埋無知穢俚蒙積無所
於歸或百十為群剽掠殺人恆州道中事覺逮捕右相旭
成條奏擇之戍兆遣蒙古千夫長使在京即來尚醫妻女
偽道通邸門外千夫長及從者自身中白晝奪入朱泣訴
宰相曲庇置不問民間憤怨會風烈地震有旨集百官雜
議弭災之道公卿救弊他事公獨言帖失餘黨未盡誅各
仁宗神主未得桓州盜不治朱高醫冤若莫伸刑政失度
昏弱之甚災異之見職此之由辭激氣憤涕淚横集衆備
不能答獨中書平章政事公無挾極稱之今朝行間有及
之者是年冬遷兵部員外郎奉議大夫國家幅員視古
為廣要荒州縣赴京師動涉萬里因定制四川雲南福建
廣南西五道三歲一遣官慮慎有幹局者詣所隸行省偕
行臺監察御史注擬三品以下官訖奏聞降制勑先遣赴
上是歲適當銓朝堂久才公俾分典福建銓福建八路瘠
瘴少地富廣善闕什六七或可以賄取公一以公道處之
向任惡闕今優之善闕今補以中下稱提銓擇遍絕姦弊

人法並用得默陟宜二年還朝轉中書左司都司奉政大
夫今湖廣行省參知政事既轉由為太常禮儀院判官奉
堂帖發粟賑河間飢、民多粟少陸擅發崴餉官馬駝芻
粟鈔五百餘錠以足之宰相怒欲加罪公力言曰民向由
江浙運都道經河間民謹揄樹膚以食今猶可驗且民久
日不食則死河間去都僅近八百餘里比得請無及矣既
能如此是可褒者何罪之有衆善其說遂罷三年當大比
之歲同考試大都鄉貢舉人取士精當汴處士吳炳彦輝
有德業才學望譽甚彰行省奉使司憲雖嘗供以名聞主
是公力薦奏以翰林編修徵之時天下州郡荐歲水旱行
省及守臣往、不暇稟命于朝擅發廩粟先賑後聞宰相
患之奏自今天下雖飢遠方州郡果見餓莩方許權宜擅
發其他雖飢而未死者不許輒準議移咨行省主事祿李
彦國笑署牘呈公、如不知愕然曰安得有是如此則人
皆懼擅發罪遇饑須稟命始賑民盡死矣不可入覆中堂
宰相曰已得旨奈何公蹙額應久遂謂彦曰茲事必不可
行欲覆奏則宰相不肯無已則有某汝能從乎彦曰謂何
公曰毋白宰相但尼是牘彦徐曰公官彦吏果罪應招公
重彦雖公能負罪活天下民彦獨不能從乎但堂帖已錄
是勅付御史臺、必已徹各道廉訪司如此則事必彰露
且無益公曰吾思有以處之遂詣治書侍御史王士熙繼
學陳其事王曰吾猶能省臺徹各道廉訪司公牘已署未

用印若論甚善吾亦為若尼之遂果并尼其牘未幾有救
彦賀公曰可以免矣公一念忠厚有德天其祐之耶公
之為民不避禍也如此先是蔚林州蠻冠作亂當命故將
家子李某假兵部尚書提諸主帥兵討之李在道納妻遷
延不進兵敗歸宰相猶欲巧庇為之改官公力爭止之冬
十二月十九日昏時假中書遣人召公議事至則已竭宰
執以下皆在公不知何為并事政事烏伯都剌謂左司員
外郎胡某曰適所奉詔藁可令宋都事觀公始知明日欲
降詔赦蓋左相倒剌沙當國得君及右相塔失帖木兒是
日同入朝而奉旨作藁命中書奉行者大率謂自朕即位
以來法祖畏天故北藩叛王解睦通好南荒酋長諸蠻奠
酋長多降附入覲皆天眷也然邇者星孛地震列郡水潦
將由愛民之心未善致上天垂戒耶抑或徵濫而海延不
決或冤鞠人害中獻諸物而未酬直或諸害有過為憲臺
奉官敍複求錄用而不得是二者情怨致然耶其大赦天
下酬累朝獻物之直命中書省錄用自英廟至今為憲臺
降官者其餘前後得罪者非臺臣不得稽治其冤咨倒剌
沙嘉那閣上納賄要譽之計及烏伯都剌私議而共成之
者公色變覆于宰執曰詔制草詔須翰林曾遣召否烏伯
都剌曰無事翰林蓋兩相親草已經御覽有旨勿令衆
知吾畫不敢文又不敢增損不過擇為華言而已毋撓他
論一夜擇成宰執將起罷公前立抗論曰本雖漢人居宋

條陳事爲食祿恒思報效有所聞見不敢不陳嘗聞醫者
曰人病脉不病易治脉病人不病難治以人譬國綱紀法
度脉也安有朝廷降敕大臣不知之理此繫紀綱法度紀
綱法度一亂是脉病也失今不治後不可療且即敕文書
之尤有不可令譬究異而異獻物未酬直者憤怨此有司
細故不宜上瀆宸衷是乃王言宣布則必貽笑天下又云
諸嘗有過爲臺憲奪官者命中書録用後復有姦邪贓穢
者朝廷特治之即置不問即且自即位以來屢以仰遵世
祖皇帝成憲形于詔旨不知世祖朝嘗録用奪官者否豈
非自悖前詔耶又云止録用英廟至今奪官者既衆憤怨
當均蒙録用其在前後者何故不與本言果可采乙大人
詳議明旦同白兩相猶可及也公再三陳請辭情懇切諸
相不能誂起罷明日竟降詔敕數日公稱疾不出四年春
特爲告當會試天下進士中書強起公爲考試官勉從之
未踰月改禮部郎中朝列大夫條上文獻事宜凡七曰國
史院做前代制度增撰志傳曰改試國子生曰選試國子
正録等職曰國子助教各治一經曰各路教儒學博士用
進士爲之曰用會試終場下第進士爲儒學教官曰采録
天下士人所著之書分等第而用其人法度周密條目備
具時雖未取舉行衆莫不嘆其言之善天曆元年文宗即
位冬十二月陞吏部侍郎中憲大夫職事皆銓選録用薦
擢封廕等事比者胥吏舞滋公素所聞知視事月餘條舉

十餘弊嚴禁約之衆緒爲肅二年秋當大比　禮部闕官
嘗帖以科舉事重不敢失期命公攝禮部事閱月真授禮
部侍郎中議大夫不旬日天子親置藝文監拜大監纂檢
校書籍事東海既運舟至還三品清望官祀海神天妃南
方命公函香幣偕翰林直學士善顏實理往使當歲多評
達涉往、中途歸公徧歷閩浙往返半歲三年春上欽天
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尊號奉旨同奎章閣學士院
承旨學士李泂書篆玉冊寶文禮成改元至順進奎章閣
學士院侍書學士亞中大夫時方修經世大典採分書局
公纂述夏官政典凡若干卷編摩纖密事備辭嚴孔子父
母已封啟聖王王夫人獨鄆國夫人亓官氏猶仍舊號由
公建言降制加封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二年冬憲臺
以公忠謹向居言路不久且無圭田之養俸薄清苦奏爲
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副使中大夫方治行改拜禮部
尚書公嘗一爲其部郎中一攝行部事仍留爲侍郎凡制
度典禮之事援引經史條例按度事理物情剖決精允無
擁滯繳命下條佐胥吏皆喜其來三年後當大比行省及
各處主試官但致書幣京師禮請翰林之職爲鄉試考文
官公隆厚其禮節數請餞遺濟寧路總管徐某吸曲阜孔
氏家長元祚攝擁襲封衍聖公職遇上諸禮部公慨然操
符文責之曰衍聖公國家所重賢者子孫縱有過差亦當
百世崇宥元祚者正當備己齊家以德率下自然外睦

州大小從化且所言之過假有實跡亦係敍前本路報聽
其訟實傷風教未幾衍聖公燾公告諸者畫館闕咸遣使
致時莫禮四年正旦時大行皇帝上仙今天子未至將循
故事舉行朝賀禮公曰朝賀為推然天下不可一日無主
止宜上表皇太后不可朝大明殿朝廷從而廢禮二月當
會試天下進士中書命權停以俟新君即位四方士多資
不能久客以待咸欲拿去公力請曰會試乃常事不奏題
不達對何以俟為且進士一舍去四方將以為廢科舉矣
遂進用三月一日開試公實知貢舉初科舉條制有云天
下選合格者三百人赴會試內取中選者百人然言之也
由前知舉嘗泥條制之文止憑赴會試數中三取一故累
舉中選者恒不及百治擊至是舉會試進士亦不及三百
公持論堅請取中選者百人實自公舉始六月今上即位
上都八月還京九月廷試進士公又奉命充讀卷官自科
舉之興兩榜第一甲只放一人公舉前代典故白宰執
放三人亦自公陳請始會試廷試罷皇太后及上聞之皆
喜各兩賜金帶寵勞士何後降制兼經筵官元統改元拜
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御史疾未赴復留為奎章閣學
士院承制學士仍兼經筵月凡三進講公講解明坦　陳
告懇切上嘉納時降寵賚三年夏改集賢直學士太中大
夫經筵官兼國子祭酒時公氣體已羸弱力疾視事稍閒
猶至監大槩一遵至元所定學規廣補貢試教養之法閑

有徹弛退勉繩誘之冬疾有加寢不可救竟以十月二十
五日薨享年五十四歲中書省御史臺率六曹各寺署及
國子監致賻禮給喪葬明舊同年洎兩舉門生國子諸生
暨祭祀者千餘畢執紼者將二千人以年二月十九日
壬申葬宛平縣香山鄉擬山原新卜之兆祖妣張妣李配
王俱封范陽郡夫人子男一人誘女二婿杜儉尚執皆國
子生惟公性高亢孤介尚氣不屈不與人苟合妄交選事
擿發識見超卓幼貧甘苦讀書積文務為古學致二悖氣
海寒疾事父母孝弱冠以來凡為童子師者垂二十年獲
來修以養三十猶不能娶不卹也操修端潔奪擢魏科致
歷華顯致位三品使天下稱頌不啻不貽羞辱且累奉制
書褒贈二代恒以考妣榮斐南土為念如侍諸兄同筆硯
怡、膝下撫第克敏庠戶部公世實為征官教養有成薦
補兄子瓊為國子生由侍儀舍人調安慶路桐城縣尉京
官俸薄論時判祿未逮親族貧者交朋友學或有干請既
諾必試為周致不逮必以誠告之不敢欺誕事不可為則
極情答之當官處事守正不撓故亦有不悅者人有一節
善則極口稱道居要路汲汲援引同年及名士尤善延用
後生才俊素不善飲然遇燕會能談笑歌咏與衆歡洽人
多親慕頑吏臨事害思謹守法度不敢踰越視吏牘往、
親改竄若書練習然法外意聞有世俗所不能識者慮事
周密務當理而可行視所當為則勇往不知有推避巧術

左司吏部實權要之地歛怨獲譴甚不易處公虛實自守防閑有道家人恒告不足公處之淡然疾惡之心重頗好直言正色當公府議大政事及私居朋友辨論難犯、其上情常于左右公嚴厲抗辭略不少休避衛道之心甚切凡以儒立身或細行有未至公規戒彌縫不使世俗非笑孔氏顏孟氏子孫凡為教官隸禮部銓擬或他事在所司曹屬中公見姓名既撫諭成就不使淹困遲蹇一預鄉試一為會試考官一如貢舉一充廷試讀卷官考校精覈不事雷同始終維持勝爰家事恒恐斯文之不宗重也性好著述會辭凡四十卷以登科之年號至治集文章以氣為主貴立論高徹辭、語典麗豐碩溫厚峭健各得其宜尤嗜辭儀宗府審憲二者絶學規、然必以中統墨楷律度為念而不失雄渾寓南中時自號江漢病倍性樂水及漁又號秦谿亭主人嗚呼公氣稟清淑學得心傳成立艱辛猶抱不洩夫何位詘于壽設施不終業止私淑于一門實士大夫所共惜頗其操行履歷立功立言類同朝公卿所共聞見然裝在同胞中從之久而知之詳試不敢溢美竊懼獲罪公論謹狀公行述畢於家子誘再拜乞銘惟大手筆矜念情誼勉副懇訖厚賜之文以光幽潜則存殁不勝哀感元統三年正月日弟翰林修撰裝謹狀

傳

王猩子傳

河南王某至元間從鄉人五六輩商於海表沿嶺遭疾他商以道路故無良醫藥不即治欲偕行則海俗病者不得居舶上群議棄王山谷間遺米斗許薪炊且俾自斫粥囑曰幸萬一愈即晨夜倍道南來追及吾輩故遲遲以俟若若無憂五日不至期以日計已登舟毋来追語已舍去山荒惡寥闃無居人平人跡不可一日處捌王病羸使不能變欲扶掖起變又不得大戚垂絕有群猩來數、闖視一牝猩擬果實以進審蓄存問撫視如人然自是飲猩皆不顧唯是猩如初閱月王以不火食得差欲追前商逮失道且過期不能及猶豫久之猩來挑欲與之交王慮不從恐召其類來加害強從之生一男子猩子然歸猩不許遊又不可復三年他商逆日丞道王病所毋相信也諒已物故當收骨歸其妻王則故無恙仍視猶神氣有加各相勞苦流涕嗚咽不自勝既而甚指猩子予眾且道其由連設詐避猩挈子取他道出還至鄉里再弃無子猩子嗣今居其里世業賠粉治生形貌體法無異年若干娶某氏又有子至治元年予來南關之淮東府史洪濤、闡之彰城貴氏子且常見之王氏父子名不書諱之也於曰記禮者曰猩、能言不離走獸人自人獸自獸可與之偶乎王氏不得已也彼狂亂之王迫辱婚媾今與狨羊交視其生子何如者猶何心歟古所謂無外家者猩子殆似之然王族類此以祀傷哉

劉廷瑑傳

廷瑑武平人父祥卿與史敘平之遷安縣滿秩兄袁遠去還卿里留廷瑑母子縣中戊辰之變九月六日東兵奪瑞州遷民鎮將西掠北平漁陽人洶洶逃死無所瑑家素儉無尊書章井毋王氏家子步不善達妻姜且病母弟及一兒皆嬰孺廷瑑冒廷惶懼顧念闔門坐視死出走中道不幸遇兵亦死等死出走猶覬幸萬一免死迎奉王出走姜娘挺强隨行瑑左抱兒右扶持王、負劍其弟以行父之王困憊回癡切為累枉被劉趣盡舍之瑑從而棄兒道側擬負弟王遠獲倍道兼進同伏匿山中竟與俱免兵退叢已無所於詢棄兒存亡始長嶺峰村民高甲偶見棄兒持去至是訪還縣人咸孝義報施之道白令劉鳳舉以事聞尉廷旌而獲之瑑母守穗避兵時年十八論曰人孰不曰瑑是舉方 伯道篇有說為度不兩全而舍己子固同收則出己見能自斷待王論而始然瑑以母故義不容棄弟已死前根戾不顧以恩捨義棄嫂存兒亦未如之何而收當時興言及從此亦收視瑑為難瑑雖未達前史微醒之戒實諸道路幸有生理亦顛沛之仁亡存矣道天豈負為此千載而下愈重收過也毋王視其子之棄孫亦忍哉

張才子傳

才子諱惟賢字仲容河南鞏縣人江浙行省參政致中之子性媿鶴俊邁有崖岸孤介寡諧特才不妄交如名嘗父兄吏令諱以廓其量稍知學即甾吟得覽强記百氏之言悉以為詩知所宗尚泝流晉宋辭梁間富麗清婉則主唐集李商隱故之音節風調肖似搜抉研揣曲盡思致必游心漢魏漸劉鮑類然後已毫髮不慊不肯示人故句律意度不凡流輩罕及作字遒勁有法善行草從親宦遊數往來湖湘浙樂佳山水嗜奇勝師錢塘金蘭室得名士則不忍舍去所與遊若汴劉徽士太史吳炳江夏則文學持士吳陟廷祐京師太學生六館生不下四五百才子每預月試獻有聲、聲時文治日熙海內學士大夫裒集輦下才子諱交愈不尚篤契理者僅數人執政王公總學儀曹為公伯庸名鑒裁當世咸器重才子新製一出嘖嘖不置口才子亦不自矜式拉其援竭厥額掉臂去不事容悅苟合流俗莫之如大之應鄉貢進士舉不中游吳中親且老而急其仕屬河南憲府辟為掾勉赴之使以下咸禮敬不以吏待泰定元年入補家令司令史未幾轉禮部令史才子素以清簡自處而寺署書局錄冗叢脞顛撓敗人興趣每怨、不樂且少讀書致心疾居常 疲重以不得志於科名恥操簡牘事公府恒 促自情悲形於篇章竟以是病卒年二十九實泰定丙寅也嗚呼以斯人而斯壽斯位天乎惜哉兄惟敏字孟功清慎能宦今佐汴省幕府才名尤工詩弟惟則字孝通聰穎亦早世才子娶趙氏遺腹子某集若干卷藏於家論曰詩三百篇後極盛于唐中

州江左卓昧趣駕本朝作者固夥而才子能知所主亦罕趨不摩矣前代鼓舞淬文詞清麗等科人才間由是進使才子生斯時取高第亦易易也豈復數其不辰彼以綴緝進蹤清望捷以筆札他無所能徒睢盱惴忧自失其視才子賢不肖為何如噫古所謂名者在此而不在彼才子之名其可謂稱情也夫

跋

書擇淬集後

擇淬集一帙凡五卷杭於潜谿君先章錄其所自為大毋考妣壙志祝文治葬二弟詩及一時才大夫士所作哀辭挽章思親堂開梅庵記若銘詩題錄也觀是編知其人孝弟且賢矣哉其大毋亡于延祐丁巳考妣二弟繼殁於其間距今至元丁丑纔廿一年凡五喪矣予不幸異與之同予生十四歲嘗夫德丁未先考而書府君棄諸孤至大辛亥達夫兄蒞息州監稅客死官所延祐丙辰先妣范陽郡夫人去世次兄弘夫長兄敬夫以庚申年四相踵物故元統甲戌先兄癸酒正獻公又棄皆同胞也嗚呼克章之悲之思我則知之矣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第未能如克章慕其悲思之心於是編為可愧也

廷對貼黄引

皇慶二年仁宗皇帝詔天下以科舉取士又明年為延祐二年乙卯得士五十六人五年戊午得士五十人七年庚申仁廟賓天英宗即位詔科舉仍舊制時臣先兄國子祭酒謚正獻臣本泊臣娶預大都鄉貢故陝西行臺中丞謚文忠臣張養浩時為禮部尚書實知焉臣因獲通閱乙卯戊午兩科進士程文之在曹櫃者春櫃垂積歷歷將半惟乙卯科進士廷對騰錄卷昔有讀卷官考第甲乙語文特達乙覽所僅存者凡二十九帖發都符兄等二十七卷廷集賢學士臣趙孟頫所狀張起巖許有壬二卷則翰林侍講學士臣蘇文敏臣元明善筆也臣私取藏于家二十年矣至中大夫臣何瑞為之裝潢成軸臣惟當時之盛典文臣之名筆宜寶惜之昭示悠久後將有所徵云至元四年秋九月奉直大夫監察御史臣宋褧惶恐頓首謹識

跋李重山家藏跋帖二幅

凡役事始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既成與民同樂此有民社者既以使民、忘其勞之善政也借船之帖見之士大夫立身行己果無愧當世暫被左遷人定勝天付過之帖惜未免累齒、若夫翰墨之妙當俟識者鑒諸

書白我庵記後

近代孝子喪親率廬于墓所朝夕守視不忍舍去亦不死其親之義皆思亭樓廬在大賢何足以識然文人騰士往、筆之於書同歎詩俗尚有所興起其善、豈小補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書進士題名石刻後

潁川趙君伯昂與濤國子監日偕乂舉進士題名石刻裝潢合成帙料求一人書其後亦賢者好事之一端也我國家自仁廟審謨獨斷力興斯文以科目取士累朝繼之起延祐乙卯迄元統癸酉凡乂科乙亥暫停後至元庚辰詔復舊制嗚呼興也傳也終之復也人乎天耶伯昂瑢亦有哉至正癸未四月跋

題北山遊記後

國子博士金華吳正傳出詩文一編曰北山遊紀蓋其鄉人處士金履祥吉甫許謙益之故翰林待制柳貫道傳今江浙提學黄溍晉卿婿倩胡助履信吳實萊某審言張樞子長釋無一及正傳前後遊金華北山之所作也諸君子以秀異之資及要閒之時騁遊覽之樂極賦詠之工擬議之餘敘義不能已且恨予之不能及也予行天下見山固多始生于歸州之屬邑曰興山興山在萬山中少長于鄂于荊壯歲遊洞澧湖湘延祐己未自南中還燕下大江亂淮泝河達京師筮仕後敕被命出使道齊魯趙衛之郊次歷會稽四明溫台括蒼由蘭溪過衢信歙閩嶺抵漳泉迤爲建而斷黄同安、隨郢峽均房諸州郡守常至赴西臺幕職驛過成皋北芒臨潼驛途走商鄧關道最所見大則五嶽之華嵩爲著居庸太行終南太白藍田武關天台鴈蕩廬潜九華武當荊山南條大別之屬洞庭之君山九江之東陵任城之鳧嶧濟南之鵲華不注也雖然大卑匪身則騎或乘轎與皆敝遽遑次之頃涉歷往過其形勢姿態雄固崎拔蜿蜒起伏晦明隱見秀麗明潤者固見笑然未之遊爲概念跋涉之勞未嘗得以發詩見于紀述蓋予質魯鈍而職奔走故如諸君子遊覽之樂賦詠之工則未有也是愈重予敍義之念然予自雖勞而所見多諸君子遊雖止北山固樂較其得失殆若不相懸者歟始予雖不獲預是遊觀其紀述模寫殆畫歷如在目前是亦預也是則正傳固未嘗以遊夸予而且以遊之樂見及又幸予固有以酬之去歲秋天子幸上京運予偕貳小司成俗正傳恭迓乘輿于昌平馬上指點南山諸峰巒脈絡蜂腦盤結雄曲限隔風氣屏障神皋相與嘖嘖予喜其模度目力殊高亢卑朗他日歸以告北山諸君子訃必能如予之想像矣北山之遊之樂至正癸未五月日跋

跋孫履齋周益公二帖

廬陵孫義方以宋相周益公與其高王父履齋論修後漢三國史往復翰墨見示蓋履齋之請急於正名分扶綱常非迂汪强聒者益公辭之屬乃深知其事之不易而慎重之歟今年夏四月宰相以遼宋金三史未有成書上關聖天子命大臣碩儒總裁其事擇文臣四十人分局纂脩裝叨預其一因聽廢益公之辭之所以然予既喜今之平國克負斯文重任又竊自欣幸獲執斧鋸以聽梓人之指使已乃復愧樸鈍不文若裝者亦冒昧秉筆豈不畏南董之

飛英人卯武謂予曰君家錦半臂安在至正癸未冬十月
第四局吏官國子司業宋褧書

跋宋上舍李文剛誥勅二道 廬陵人

李上舍釋褐乃徽宗罷科目以三舍法取士時也前宋文
華得人於斯極盛然盛有病其濫者上舍由邑講攷差州
學敎授其有趍於時者比迄今二百餘年孫子存罹兵燹
能保其告身以傳子後亦賢也夫告身政和五年康州教授李文
剛告身以時考之尚書諸臣署銜乃蔡京何執中侯蒙薛
昂也政和六年太師魯國公蔡少師太宰何尚書左丞侯

跋孟天暐擬古卷後

楊侍郎以太玄準易法言準魯論而劇秦新美君子病之
柳柳州作南離陽碑用駢儷語擊陽夫子謂子厚非不能
古文特作劇爾河東孟君天暐延祐間爲胄監生明敏英
妙質美而行懿由鄉舉得解從事泉司憲部掾樞府進中
書西曹及今典國子監譯二十年間讀書不廢亦賢矣哉
嘗擬先秦西漢諸作摹倣工緻大夫士皆與之然游戲翰
墨殆若作劇者其志則子雲也嗚呼文以載道、之大原
出於天其傳則由堯舜迄孟軻氏先儒稱孟子文章不可
及道之傳也天暐進進與文其必學孟子、歸而求之有
餘師秦漢云乎哉

跋吳氏篆

臨川吳豐嬰十篆皆正大閎麗雅含憂世孰不過之然士
爲世慮不爲身謀雖知聞無從是則可尚也者以才名辟
掾公府獲轉而上聞庶行其才不徒罷神若心也昔予先
兄集賢正獻公識其兄伯蒼於延祐之季嘗題其文稿曰
空言者今予獲書是篆之末閱已其伯仲負有用之學而
尤觀譜另之辭不能如正獻之序空言之極與精切也

燕石集卷第十五

謚議

議曰京師乃天下首善之地科目爲士人脩行之途故文治之化自近者始比貢舉之法行大都宋本遂冠多士窮髮又以科甲進名字昭於宇內毅峯稱于京師武比之宋之郊祁焉兄弟擅武於館閣時人榮之褧爲人謹愿持正於學考索精詣其爲文剴切爾雅以至監察中臺貲憲陝右僉事山南其於風紀多所振舉甫至通顯輒損其年雖行游揚於方來尊名宜恵於今日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居官潔正曰清謚曰文清實惬輿論

墓誌

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蘇天爵撰

宋氏世家京師公諱褧字顯夫由進士出身卒官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經筵官葬宛平縣香山鄉撤山原衛州路黄仁縣尹贈戶部尚書禎之子禮部尚書奎章閣承制學士謚正獻本之弟母曰范陽郡夫人李氏至元甲午戶部主與山簿公生邑中稍長流落江漢閒竣學勤苦戶部爲小官祿薄公兄弟授徒以爲養皇慶初貢舉詔下始習經義策問延祐六年挾其所作歌詩從正獻來京師清河元公明善濟南張公養浩東平蔡公文淵王公士熙方以文學顯於朝見伯仲驚歎以爲異人爭尉藉之會蔡公王公試大都鄉貢士正獻名冠第一公文亦在選中以辭類不足而止又三年汝陽曹公元用蜀郡虞公集南陽李术魯公翀爲考官公遂擢第除秘書監校書郎安南使者朝貢而歸選公充館伴使將別使者以金爲贐公卻之改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詹事院立選爲照磨尋辟御史臺掾辭轉大禧宗禋院照磨元統初選翰林脩撰與脩天曆實錄承詔祀天妃于閩海登舟風作舟人皆懼公曰吾奉天子命函香致虔以海濤爲橋又何懼爲頃之風息竣事而還後疏至元之三年拜監察御史時災異並臻公言列聖臨御治安百年皇上繼統未開邇舉今一歲之內日月薄蝕星文帚相正月元旦千步廊火六月河朔大水決還城廓八月京師地震毀落宗廟殿壁震驚神靈宜新政未備民瘼未瘳所致然欵宜集大臣講求彌災之道務施實惠勿尚虛文庶可上答天譴下達民生臺臣以聞上命中書集議弊政詔天下京畿之東霖雨傷稼饑殍盈路公按行見之傷言其故朝廷出鈔若干萬貫命公賑之生者不致於流亡公之力也出僉山南廉訪司事峽州房陵屬邑在萬山中公不憚崎嶇躬歷暑霧寒毒皆身歷之唯以洗冤澤物爲心宜城民與富豪爭川麥共毆而死乃賂縣吏俾一人承之公得其情坐吏及共毆者罪安陸寡婦有罪自經或疑其夫兄及妹壻殺之屍爛已不可驗遂皆誣服始則曰以寡婦枉逸用桑木杖擊死棄尸讞中次則用山桑及棗木擊之而死公疑用杖不同乃曰

寡婦之冑得無損乎命他官覆案驗之而寡婦尚以繫其頸於是破械出二人獄因制捜盜五人者得官應山民被執迎徼執五人坐之以義官賞獄具公疑而訊之果皆良民而迎徼以罪覓非公之明五人者死獄中矣是皆司刑者辟避而不肯為公一一能直其冤人大稱之嗚呼世以儒者迂闊于事情濡滯於時務常鄙薄之提則舉文法以肆苛刻專達迎以為變通孰有惻怛愛民如公者乎至正之初改陝西行臺都事月餘召拜翰林待制遷國子司業勅修遼金宋史公分纂宋高宗紀及選舉志書成超拜翰林直學士賜白金五十兩織金文綺四端尋又命兼經筵講說明白屢承恩賜縉紳以為榮公學務持尤善為詩自少敏悟出語驚人嘗曰造語引事皆當出唐以前不然則非唐矣有文體燕石集若干卷集選本朝歌詩曰好品上上曰名家曰貴音曰情境起語曰才情等集又若干卷齋魯號稱多士公兩被命考其鄉貢又嘗為廷試讀卷官選擇精詳士論推服其在風紀薦士尤衆鄂州孝子段燧父殁執喪哀苦廬墓三年不歸負土築墳寒暑不懈公核實其行遂旌異其門閭人比寅者少侍父官家隨屏居讀書不事進取荊襄士多稱譽之公表其子覿果徵用焉公性樂易家雖甚貧待親友無所靳嘗守有官武上司同列事不合義言不中度雖迫之以威勢怵之以禍福公毅然操持不變是則公伯仲家庭講學之功抑亦國家庠序養士之所致歟公享年五十有三卒以至正六年三月甲午葬以是月庚子贈　大夫國子祭酒輕車都尉范陽郡侯謚文清娶劉氏封京兆郡夫人二子巖巋補弟子員六女在室公先世墳墓在京師故城南宜泉村原戶部倫歷江陵正獻始兆嫩山公將遷戶部柩北歸以貧不克葬華猶以為言公塋猶子中書椽瓚序次行事求請銘天爵昔官朝著公及正獻休旬數過吾家試論文史式評古今孰意二公皆以盛年相繼去世然則銘公之墓非故人之責歟銘曰仁皇御極天下文明崇儒稽古多士斯興惟公伯仲時稱二宋出應明時祥麟威鳳憲臺秘府詞林辟雍優游清華論議從容士貴多聞尤貴絕識遂之有要斯能不惑公居官守事不詭隨寔寔其節抑抑其儀天生賢才惟以治世胡不百年為三有事洎乎委順歸宰故丘咨爾後人尚承公休

祭文

南陽成誼叔撰

維至正六年歲次丙戌十月乙亥朔越九日癸未承德郎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成遵托友人應奉翰林文字王儀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經筵官宋公之靈嗚呼我昔計偕獨遊京國孑然小子執依執式薦名禮部獲拜主文　覿私室始與公親公貴我賤公長我稚忘勢忘年

袁數兄弟史局載筆夕歸展集振學笑談嫵媚持廉忘情爾汝戴笵戴媽討論世故切磨詩書我往從來公拜御史官雖異署居則密邇晨興執贄必告所之適墻濁醪自公退歸匪無朋遊好我實厚子呼伯叔婦稱先後處己以謙應世以和變化踐率益我良多會寘荆楚婕媽言別思公不見一日三月內翰再召轉教成均我忝耆宿曹務紛紜會見有時猶恨契闊跡雖暫疏情寔莫奪我來出京公直奎璇閣公眾貴璫踊歡欽今年之春寄我姊婦展玩書詞非公手迹恠問來使米慧未瘳豈期一卧逝去莫留公書滿箱晨夕繙閱不覩顏采徒增哽咽公言銘心時猶在耳後會有期孰信公死倏尔如夢十五踰年兩見孩童今猝父肩太史有傳奉常有謚遺蹟公無金袁未既垄不執紼哭不憑棺永思舊好北望洪瀾南為京故酒為京醪情則故人神其鑒諒尚饗

哀辭

國子典簿河東孟昉天暐

巍巍宋君家世燕里伯仲登科序掌國史頡頏中外逸為直指復光國學再遷學士二十餘年寵貴金紫人誰不死如君　少生不為殤死不為夭有子而文克紹厥考名聲軒軒得之又晏忌算二代光被于宙老氏有言死而不朽不朽伊何是之謂壽君學之博不窮其叩出言有章錦囊口遺物何仇云胡不大況君之負青年有穀眾皆謂君禹門之躍扶搖射策卻走遼兄邀遊江淮南抵于衡沿身匪席以扶其室以鼓其氣以礪其缺再窩力攻一戰而捷譬如養由矮弓畜縱百步之遠貫柳楊葉由是而復載華轄轄將天落試筆北堂天不文斯奪此賢良子在闕南闕君之喪再三其寔泣涕漣漣作此哀歌以慰其傷取酒運奠來懷不忘

挽詩

翰林學士承旨濟南張起巖夢臣

生平文藻吐雲烟一夕精魂便黯然方喜鴛鸞呈信史職駿回首隔黃泉凄凉東壁圖書府寂寞西原草樹阡二宋數名揮當日士林應有後人傳

翰林待講學士東　李好文惟中

四海人傳二宋名王京建占兩科榮鄜陵和善知公字長樂終思送我行故里結遇人不在遺孤問祇淚如傾荒墳數尺西山下一段平蕪綠又生試大夫人兄翰弟遇皇鄜慶陵中廷宋推英世兄世如來臺被正卿乙見首匡好乃文能西筆行也翰故大及試之長

國子司業東昌司展秀恭

二宋登科友二司同年世事每相資兩家顯達人多慕十載凋零我獨悲遺墻花明曾試筆錦袍塵暗漫留詩夢君忽作吞聲哭老屋空梁

河南行省參政太原王守誠君實

世上思聯璧人間惜桂林詩中無敵手琴裡少知音雕樹

風穀亭庭秋月影沉白頭同年友把筆酸心
平樂府達曾花未究達詩化淵遠
靈擁青驄錦綉鞍芙蓉仙去海漫々人間不換黄金椀
天上交情隔義得哀詩敘逝者
中書右司郎中關西趙公諒見昇
志在淵源學名登甲子科人才方若此天命違如何勿藥
喜安在求醫愛愈多異風空想像雞露忽聞歌臣失劉屏
劍識閣職錦權一編燕石集欲覽淚滂沱
國子助教許人雖天福書前二首
龍藏天子考應科不李君家二妙何一代文章今已矣同
年兄弟苦無多秋風神道墳松栢夜雨精靈覽薜蘿俛仰々
交遊非舊者淚痕洒遍海嶠波
猶憶錢塘去歲時書來珍重復題詩誰知萬里相思字却
是同年永訣辭講我史知如飽抛絕雅端欲爲鍾期不憂
世譯無傳業看取階前玉樹枝
國子司業東鄆黄惟善寶臣
翩々風姿挑難留天上新成白玉樓大宋生前還有約斯
文地下凝前僧翰林爵々名空在寧樹蕭々歲又秋倒屣
迎門記相待欲題詩句淚先流
國子監丞汝陰李鏞子威
松磨交契半世塵又見蚤坡史此君只意達恢先世業直
期中斷立朝氣節憧遺名位傳遺恩無補錢塞有古文
難兄詩作在滿山明月兩珍墳
國子助教南城江存禮學庭二首
智識超朝佩儀閒引望報須肯猶在日魂魄竟難招
奎璧今頹落玉樹凋凄風吹露雨何晚更蕭
前日賀亭宴今晨莫凡鶴死生公自達存殁世徒傷松竹
清貲在芝蘭但書長西山林影合夜庭立斜陽
國子助教長沙周鏜以敬二首
早擅文名翰墨共推才調似班揚草麻獨照金蓮炬衣
繡曾飛白簡霜塵世不堪留玉佩星宮久待醉瓊簽聽鸞
寫鳳今何處遼島三山々渺茫
辛勤不肯問田廬一世清貧只自如楚國秋深猶有賦茂
陵病後更無書幾年通籍鳴青瑣今日招魂慰素車忍
聽風哀呼苦白楊蕭瑟滿郊墟
國子博士安成劉聞聞庭
廣陽帝王都生才總豪傑宋氏茬羅毛頓頗丹山穴大宋
振倫魁十里誇汗血擬々扇具自方稷與高小宋瑾而
生抱才不屑々錦腸流層土出語必清絕長公早厭世士
類爭嗟咽頓有夫子賢詞林紹風烈吹噓發高譽掉鞅進
往哲特起步生雲層空心似鐵定々柱下廻星々使者節
歸弘虎闈講進道玉堂列自我初識君交情何戚悅往來
幾廿載相視無冷熱昨者嬰三史君名班馬獨建也徹自

南豐為丞乏缺傳鶴髮宿者推步驚老拙知君衆人中於
我念常如過江宋史鷺網領君獨擎長非有不齊資君一
言決可憐未墨垣高致精力竭雖既齒未衰海濤鬢已雪
偶成三日彌思報二聖尊開安偶頻適伏枕氣就苓朝者
獻形節日夕梯衰疑哀、詩世夢集趨劍首吹人生無萬
全賦手有更逆古來賢達者幾人享期耋想君乘雲氣美
與不變滅往、見九泉誰能久離別

國子博士寻宰張蒼仲舉

余念習見尋魏科植武初繼飛河闌鳳銘化北溟魚捉時
保人傑論亡運見播官同三品貴年亦五旬餘云矣深知
我平生無過譽叨陪國子教提達史臣除公既嘗詞筆時
蓋纂宋書文章古南豐數納漢嚴徐鶴立親姪姐龍光映
直廬數名宜速大身世竟空虛藝葉春華新鑄序宿草殊
故人今已矣諸子喜孫如葉有碑堪述家無考居祖蒐
空悵望回首重歎歔往事嗟何及訴悽黯莫攄哉者梁月
夢驚起淚沾裾

翰林編脩嚴陵方通鏡以愚

玉堂無復聽鳴珂銀燭揮毫思若何司馬史成心力盡杜
陵詩若肺疾多新墳舟、送悲笋簡夢悠、落楚波久擬
此事諸宋王紋風涵淚不成歌

宣政院自官首陽王常仲明

大雅如雲散斯文竟陸沉風流抑代盡涕淚故鄉襟懷者

與貫後知梅如光悵六經尊孔孟百行首籌孝戚德人無
間名家集所欽發群惟渤主媒藤自制答小宋科名大高
書世澤源二龍江表　萬為集群疏曳觴趨東觀抽毫侍
聚林力耕三語樣不受四知金啟起日升直由來實國琛
遺廷吳圖疏扇展儀懿箴綜植先名實陸朱扉僭娥執章
方前、輝害已駿、北院旋起拜西勝祇碧題百年典禮
垂四海華蟬曾聞黯資光代唐書昇詞者才名班馬輩筆
衡聖賢心詩婦悠操場中育紛綺衾屢荊室宣庠小郤玉
堂除述作留拾古封謨表達今書詩心欲唯表華力猶任
滿渴三年久貴首二聖優應劉若兒錄嚴獻律入琴余決
攢山路悲歎為水濤罷朝身出祖遠道佇未教賦子初還
別他年屢歎推疑兆貲白髮契淵畏清碪把僧何堪旣為
歎息重尋疑遮舊遊地惟有稱森、

集賢院經歷武威余闕廷心

紫陌曙芳荒松門近太行悲笳翼靈如畫鼓引魚甞故事
諸孫叔神書未必藏遺尋詩臺地秋陰結古城

國子助教許人狠楨約中

東嶠收鳴谷度溯紬宵從風雲既悠忽覆現時冒夢堆池
曹踞微際閑羽衣送寡召趣金簪清標押麟鳳班馬聯鑣
美鄭邦尋淵重遺文照奎壁速寫雅伯仲尋挑出神州古
御裁與領綴音怨如在中夜發瑤瑜

監察御史大寧王時本中二首

憶昔同年日君才獨擅場方期綿壽考不擬祖論亡有子
堪承業無錢事奉晨夕陽射丹旐擣罷淚漣漣
二宋稱前代才今復見之清朝威鳳瑞大雅鶴鳴詩執紼
諸生慟承家幼子悲滿毫欲銘基嗚咽不能辭
廣德路知事吳興張世昌安國
壯歲高科捷捷登有才無命不如兄綠綸未展平生學筆
削空垂後世名風采素稱真御史範模咸仰翰司戒路人
聞訃猶傷悼况我斯人骨肉情
應奉翰林文字天台林希元
二宋才名世盡聞兄亡到弟重悽　禁林便少人當制寫
館空名客亡文獨倚古槐悲薦馬未生春草埋新墳丟人
縱有能拔桂不及交生君出群
錢唐謝開先章
伯逝人皆嘆公亡世益悽生平暇白璧身後一青氈蒙南
能傳子天胡不假年相看知己少把筆邊淒然
湖廣行省理問所知事宜春胡震霄
相別都門值病時豈知千古見無期煙庭講罷無沫遺史
館書成有宋祁伯仲科名同介壽子孫世業共聞詩西山
萬仞空埋玉楚些無由酹所思
翰林編脩叙郝錫敬之二首
磊落金閨彥昂藏松柏姿豈期年未永驚擬　舜之風雅
遡淵源莊迷力雖馳鏗鏘發吟咏滂沛吐文詞五采如狐

鳳明翼常厳粧性靈鮮韶音傑出威多儀吁嗟命靡常執
萬蒼山陰霜露　古廬衛茅斷被離思之難為懷攬涕動
深悲擬子招魂篇亂以萬里詩
躬齡抱珠才雁塔要題名杖桂進往昔　道修徙英詞翰
時煒煒騰耀日峥嵘政爾歷臺閣要忽歸玉京結嗟玄泉
道忽焉　山崇此年復何年長逝隔音聲蕭蕭白楊寂哀
之幽鳥鳴愴惻露霏　眾落眼為情出宿重冥曲大業遨
難明澧擬薤露歔泣淚徒沾襟

附錄終

右燕石集十五卷道列于浙西學官今廣陽宋俊民先大夫文清公所作也文清公登泰定甲子科實始以入詞林踐歷風紀適逢明良之時昇平之世故其詩文發于言者和平而敦厚揭簡而不迫不及見文清公者讀其詩文可知也之權生也晚不及見至正庚寅夏四月訪許令于鄞暇日遊湖心寺見公題于壁間嘗記一聯云天工仙樣來八月海邊賈舶去三韓和者僅一二河南陸應奉吏人屈某也其詩之播不掞狂斐輙亦奉和云賈家池上小蓬山面水軒窓十二闌來鳳來棊阿閣近老龍出蘇貝宮寒此行跋涉因尋載前輩風流未識耕賴有銀鉤照素壁自憐淥水和應難但今集中海作雲畫作雨意鍾板時又白竅跋爾之權每聞鉅公名卿一話言一舉措必銘于心寸楮隻字必藏於篋如故清公之詩距今二十餘年書猶在耳况何幸見全璧璨如此集列于浙俊民在燕陽瀾歛千里求之而弗得會調官之浙東適由于其閒又以應期不果比以持表四自京師始得焉嗚呼昔文清公自名燕石者謂人弗以為寶自以為寶也且執法進言俾列示天下是舉世為寶也世以為寶為子孫者可弗寶乎吾嘉俊民之用心在奔走之中汲汲求之寶而藏之其能紹先人之志以慰泉下之心是可紀述洪武辛亥十二月十有三日武義何之權識

余少時獲從先生長者遊聞其道中原文獻之盛未嘗不以宋正獻公文清公為稱首心常自念以謂雖生晏窮僻不獲副弟子員受業兩公兄弟之間幸而獲誦其文亦可矣其後正獻之文往往見之而猶未見其全集而文清之文則至於今猶未之見之今年秋文清之子俊民以武義教割播稅來康余見之學官俊民手尊父文集曰燕石集者示余蓋此集刊臨安學官久矣俊民以使事過而得之且手錄此本奉而置之篋䈂所至必與之俱余既獲觀此集因私自喜幸得睹其平生所以敦慕于公者而惜此集流布未達而學者傳誦者尚少乃請于俊民俾學官弟子繕寫一帙藏于學宮公之起家正當至治泰定極治之時故其文雄渾爾雅簡潔而偉健蓋所謂嗚太平之盛者學者得而誦之亦可以慨然而興起矣俊民寶持此集如奉弘璧琬琰未嘗少循史有息忽之心苟朔不忘其親者哉而俊民居官以剗舌自持所至行李被樸外惟此集而已蓋其所以能世其業者非徒能守其父之遺文而已也嗚呼是不可謂之能子者哉繕寫既畢因書于卷末以示學者并識于俊民錄本之後而歸之洪武戊午十有一月日永康呂熒謹識

秋聲集九卷

（元）黃鎮成撰

明洪武十一年黃鈞刻本

秋聲集四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黃鎮成撰。鎮成有尚書通考、已著錄。其集據顧嗣立元詩選稱原本十卷、又載有鄭潛序。此本僅存四卷、又惟鎮成自序一篇、而不載潛序、似非完帙矣。王士禎居易錄稱其秋風一首、秋山小景一首、五曲精舍一首、以為具有風調。今觀其集、大抵邊幅稍狹、氣味稍薄、蓋限於才弱之故。然近體出以雅潔、古體出以清省、亦復善用其短。故格韻楚楚、頗得錢郎遺意。較元代纖穠之體、固超然塵壒之外也。閩書稱鎮成至正中築室城南、號南田耕舍。部使者屢薦之、不就。似乎高蹈之士。鄭潛序則稱其有所激而鳴其不平。今考集中南田耕舍詩序言、賦者率擬之於老農、人各有志、同牀而不相察。其第二首云、種田南山下、土薄良苗稀。稊稗日以長、荼蓼塞中畦。路逢荷蓧人、相顧徒嗟咨。我欲芟其蕪、但念筋力微。終焉鮮嘉穀、何以卒年饑。誰令惡草根、亦蒙雨露滋。豈無力耕士、悠悠與我思。則鎮成蓋遭逢亂世、有匡時之志而不能行、乃有託而逃。故詩多憂時感事之語。潛序為知其心、徒以為恬退之士、未足盡所抱矣。

秋聲集自序

聲於天地間不能無也其大者雷霆也風雨也其次通之為語言和之為律呂下至昔禽候蟲莫不有聲獨秋或有或無歐陽子謂聲在樹間猶假物以為言也莊生所謂天籟在天不在物也夫秋之為氣也寥闃而清窈實而虛清與塵相薄或能有聲或能無聲不能必其有無然則秋聲亦天地間不能無者也余少學吟不能無聲大之不能為雷霆風雨次之不能為語言律呂昔禽候蟲又有所不屑為者故託而自附於秋聲焉秋聲可有可無余言亦可有可無故錄之以為秋聲集庶童子能聽之否乎秋聲子自序

秋聲集后叙

右秋聲集若干卷昭武隱君黃元鎮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學行卓異抱濟世之材不得志于有司慨然著書垂訓以淑後學故發為詞章雄贍富麗如飄風行雲大音希聲天籟自鳴由其積之有素而學之有本故用之不竭而應之無窮雖然秋之為聲廼天地靖肅之氣而慘舒之情具焉抑亦有所激而鳴其不平者耶使先生達而在上則春風盛拂草木回光諧於世之音召來儀之鳳其聲不在山林而在廊廟矣朝廷訪求隱逸貢于在圜儒之不才屢嘗薦士於朝敢稱振如先生之賢而今也力不足以振之徒重遺賢之歎三復是集中大篇短章諸體咸備宮有關於斯世者豈徒言哉然則先生雖不仕而聲教在人自則傳後是亦為政也雖越千載其可泯耶謹識此于卷後而歸之

至正十七年歲在丁酉十月己卯新安鄭潛拜手書

先君子所著秋聲集詩文雜為十卷中罹己亥之亂亡失太半所存者尚千數百篇鈞重惟先君子生平苦心萃於此集今已不全若復蹉跎淪沒則後人何所徵考其先世故用服膺寶藏不敢怠忽爾後遭值兵禍相尋雖倉卒避地亦必挾以自隨他雖重物亦弗顧也丁未歲伏承延平太守實齋吳公寄綉梓以傳甫畢而世學無存鈞亦汲汲於刊行則力有所不逮今年秋始克命匠肇工而卷帙浩繁未獲全刊姑稱力為之繼此又當續刊也洪武十有一年冬十月甲子男鈞稽拜恭題

五言律

春日山行雜興

出郭晴光遠臨高逸興賒路經棲鶴地山含[illegible]
尋雲毋松根飲雪花故人留宿處朝飯有胡麻

又

山翁皆客住自說樂餘年日參分男舍春耕役主田雨泥
朝過鹿山木夜啼鴟鵂黍烟相勞桃花出釣船

又

城郭心何補煙霞迹未踈抱琴多勝地得酒即吾廬夜悽
丹砂大春尋石室書貧 到幽絕高士亦巢居

又

夜宿東屯月朝行北渚雲地穿龍虎氣星列鳥龍文白隨
仙家釀青精野客分人言王子晉笙鶴至今聞

春雨南田書事

流水三椽舍桑陰五畝田飯香分野稚茶熟候山泉石橋
看雲坐蓬窓聽雨眠桃花川上路應有釣魚船

又

瓜圃通鄰巷柴門接野蹊賣薪歸早市行餉及寒溪野號
山前落林鶯雨外啼客來渾不答孤絕正幽棲

又

草徑交蹊畔花村由水隈夜燈鄰屋語晨等隣人稽石開
雲低樹溪添雨汲皆已無機事到終日面雀罷

鉛山早行

早起辭林館鮮雞已再嗁月弦當戶直斗柄插山高細濕
侵藜杖輕寒襲布袍前趨東日上五色動雲濤

題三個鄭氏耕隱所

故人耕隱處一壑樂餘閒遶舍流春水當門出曉山課童
歸雨外留客住雲閒尚恐違逕清城中日往還

三華吳宜甫桃谿十詠

本原樓

樓閣依山外高居白日長樹陰浮石潤雲影入江涼宴坐
涵千古遊觀納八荒此時天籟寂虛白自生光

旦氣軒

曉起憑虛檻蒼涼羽翰輕五雲開日觀三島接霞城雨歇
連山淨塵消止水平試循吾種者新綠自欣榮

半月池

鑿地通泉入冰輪隱半規水涵光瀲瀲雲度影遲遲坐引
流杯飲書添洗硯宜蛟龍得風雨終去躍天池

綠玉洲

種竹滄波上春深長萬竿晴琴依水潤皮筆入林寒渭畝
參千戶河當頌百官主人持勁節留待雪霜看

濯纓泉

石澗通山氣甘泉泉泒流露浮丹穴暖冰浸玉壺秋達達
朝宗志深懷澤物更濯纓無限意風雨滿滄洲

白雲塢

川上桃花塢春風十里程遲遲青嶂合隱隱白雲生草閣
遮難覓芝田潤可耕從龍當作雨膚寸起天行

釣魚磯

溪上收殘雨沙邊水落新掃苔留坐石投餌得游鱗客至
初篘酒僮歸旋折薪住山元不惡物色莫相親

納稼歎

谷口躬耕日秋風穫稻梁地腴登歲事天角兆豐祥野叟
青精飯山蔬白墮香此身雖歎歎一飯豈能忘

藝麻圃

舍外環麻圃千畦翠玉林補紉紅女意種樹逸民心夜績
分鄰火寒雞曉砧年年勞雨露衣被及人深

懷齋舟

溪上桃華雨堤痕半沒沙永懷舟楫利何恨水雲賒赤壁
凌仙秋銀河送客槎傳呼應一起未許伴煙霞

登南山蘭若

開基臨絶頂居與鹿爲群一逕落紅葉萬山生白雲石泉
秋薜合茶竈午泉分此地多茶木長應侶隱君

乘涼

借屋依喬木乘涼慰病身日回山有影風遠竹無塵隙地
平施榻攀條倒掛巾醉携龐老宅眞作鹿門人

得雨

十日得一雨今辰初入秋游饑期一稔嘉遯樂三休蘇菡
晩松園貴牧先桂時太平耕鑿好群盍勿相讐

南山紫雲山居

一宿南山頂仙凡此地分河明皷有浪天近更無雲月色
初秋見泉聲撤夜開紅塵飛不到甘與鹿爲群

又

默靈曾七夕織女度銀河絶頂勝瀛近浮空見月多仙家
還杼柚入世白干戈抱拙何煩問臨風一浩歌

又

一衲默雲閑幽居丈室寬無求塵世遠不語道身安茗瀹
新爐沸衣沉石井寒似君精進力得法諒非難

又

樹老秋仍露山空曉更嬋雨添春藥水雲濕壓人田對蝸
僧長坐閑鐘客未眠自應麋鹿性蹤跡愛林泉

又

伏日不知暑泉流山四圍竹風彈劫扇松雨欲添衣遠寄
爲家好逃喧過客稀塵亭無尸臨揶丶白雲歸

又

絶壑開蹢躅逢峯展畫圖雪翻僧供鉢雲遶佛香爐接板
攝棧洞連筒水入厨秋藜行藥去九節得菖蒲

又

竹露連岩際松風滿坐隅水春如有節山鳥似相呼署雨
收崖寂晴雲斷土酥月高秋萬字身世一冰壺

又

碧嶂明霞外秋山畫不如滌成紅瑪瑙削出翠芙蓉五老
天邊見三神海上居坐來高月上步落晩鍾疎

又

開士來何處談空坐夜分五山携秋月三楚挹衣雲塔禮
旃檀相臺緇見葉文尙茶尋道侶君亦偶相背

氿

絶境紅塵遠高居白日長僻宜人不到靜與世相忘宇濶
星辰大山虛水石涼翠屏天外立秋氣晚蒼蒼

八月猶苦旱時雨沛然

天際雲初寄山尖日尚明疾風搖竹亂斜雨射窗鳴濯熱
乾坤德悲秋畎畝情又資鄰寇警飛檄躬微兵

八月

白露下山城秋風一夕生遠山晴若近微日晦深明南澗
登禾黍中原洗甲兵惟應綏流瀣靈表桂華清

冬夜

室暖知冬候更長識老情客氈初夢覺隣燭更番鱗漏線
風傳遠窓虛月透明自存中夜氣起咽玉池清

苦熱

展書風坐牖撫枕即無眠病氣傷顏景屏離畏暑天樹陰
雲陽路溪冷武夷船未得乘風去懷人意悄然

感事

忽得西軍報驚聞氣惋然鼓聲沉白日旗影落青天憤切
居坊食愁深起輾眠王師宜壯宜即聽凱歌旋

遷家

避難三遷久還家一歲餘廟中仝子舍兵後保先廬池屐
草晉窓徑存林代踈寧堂聊訊掃未敢計空虛

至節

至節新陽候閑山戲伐堪經霜宜臘辟初日漸舒長草蔓
寒林隤梅花靜自前預訪烟艇好恭暖釣滄浪

題朱濟民畫山水

與客浮湘水琴書共一舟雲間雙樹晚天外數峯秋指顧
猶歷歷棲遲發摇謳未知身是畫明月滿滄洲

新寓一宿

繞谷寒聲淺階堂翠色交蹋書摩蘚石炊黍拾烟梢滌諸
枝龍洞雲歸巷鶴巢求能招我隱何用解人朝

寄懷

學稼存吾實居山樂有年地收錢一剷人羅斗三錢曉雨
丹林外清霜白鳥前為謀雞黍具邀客共談玄

斛蘭三開有懷蔣師文

白露滋蘭斛寒花晚更宜香臨日午靜冷耐客心幽夜月
連千里天風薄九秋故人江海去相憶負同遊

東陽道中

出谷蒼烟薄穿林白日斜岸崩迂客路木落見人家野碓
喧春水山橋枕淺沙前村烏桕熟疑是早梅花

里敦回家

去市二三里居山八九家雨餘添菊英霜後出梅花穀熟
冬饒酒泉甘日煮茶俗淳人事簡容我傲烟霞

冬有逢雪

南北猶危日乾坤老大身派山一月雪故歲兩年春宿麥
抽晴甲寒梅破臘梢欲談當世事高唱若無人

秋日

嶂隱層層樹溪流汗汗花看雲連石室聽雨滿山家日短
書疑牙味飯快秋日長物試水分得社前茶

七言律

寄雷陽上人

家憶高人住翠微，萬重千嶂雪消時。林階月在行香早，石
屋雲多出定遲。接對有僧聞聽法，君看衆無客和頭詩。松關
不鎖容相扣，定免春山食紫芝。

春日東行

青郊冉冉散晴暉，芳樹頻聲一鳥啼。山驛水流花落盡，石
田雲暖麥抽齊。禪房鑿路當無半，釣屋連舟近竹西。行過
野橋人語近，尋源應到武陵溪。

題秋江把釣圖

獨載輕舠過碧川，一輪牽動楚江天。蘆邊有月還吹笛，渺
外無風不繫船。晉火夜然湘岸竹，得魚朝送酒家錢。十年
湖海真知畫〻欲狂歌一扣舷。

遊麻姑山用韓師文韻

紫霧飛鸞月裏遊，白銀宮殿海中洲。麻姑寒服煙猶在，葛
令丹成井獨留。滴雨浮嵐空翠晚，飛花散玉瀑燕秋。誰
共食金光草，來住仙家十二樓。

使溪客館

江閣風煙故相接，江閣幾時還舍家。白鳥飛去船著岸，青
魚上時人浣紗。仙壇扶聳借節竹，野客進飯晉胡麻。城下
新水長三尺，家種明日共乘槎。

舟過石門銀安洲

書畫船頭載酒迴，浯洲剡日隔風埃。一雙白鳥背人去，無
數青山似馬來。天際雨帆沿峽出，水心雲寺石門開。同遊
有客如高李，投簡惟慚賦峴臺。

送憲慕陳時中分題得平章河

海國猶傳利澤功，浪浸堤沙百頃通。潮來估客船歸市，月
上人家水浸空。折木星辰三島外，搏桑宮殿五雲東。河梁
此日重攜手，目送靈槎萬里風。

晚晴書事

白鶴樓西晚雨疏，欲晴山氣遠蒼〻。鴉啣落日歸平渡，鷹
背殘霞上越陽。淡竹築茅堪埋釣，舍田收木好休糧。秋風
有約巢雲去，卻擬狂歌學楚狂。平楚處屬郡二堂名

三衢夜泊

潦名淸江鵲機使泊舟在太空，虛是河光動斗女宅風
露氣通鍼人居赤郡，晴天更鼓遠連灘。永夜水存珠人洞
萬事豈是累扁舟，歸釣槎頭魚。

金原先塋之側得湯泉甘潔

山下流泉冷泌冰，漾黃龍氣射甘澄。穴通海服魚龍游，波
溢田膏雨霧蒸。茶鼎夜寒分石乳，藥鐺春暖洗雲層。尋幽
有約煙霞侶，萬壑千巖擬共登。

西陵渡

日午移舟出陝陵，護呼走趂百人回。湖依草岸痕初落，風
捲蒲帆影半開。拙補海門生霧雨，隔江煙對起樓臺。中流
淡漫魚龍過，勇略危機亦壯哉。

明州西渡

西興渡頭望海濤，揚波捲雨日滔〻。一江風起吹湖上，半

夜舟行山月高蘐熒迷空迷雷艘魚龍吹浪濕宮袍乾坤
不得身如葉我亦螟蛉笑二豪

會稽南鎮廟

巨鎮東南表海邦玉書金簡昔人藏雲從禹會朝侯國虽
列周官真職方已祝洪釐尊社稷更磨貞勒為文章幅者
今已同王制勅使年年播薦璋

臨川青雲亭

平野荒荒雉堞低一峯闌檻與雲齊斗牛三尺龍光照
郡千年鶴瓜題白雨來時江水北青山盡處夕陽西古來
亦有憑高客樹影蒼涼遠大堤

金原營小金割山中田界守者

烏子情孤泣淵樓手移丘木已成陰丹砂不換千年業
懸空衍九地心自託煙霞謀一葉每勤霜露寄登臨傍
未得成先志敢隆遺言付託孫

宿富沙水西 有二十二人清[illegible]

漢上千峯樹羽旗漢灘秋玉夜聲寒霜前簇箭淺風迴月
下樓臺隔水高北苑九重傳貢茗東陽千日醉仙醪人間
歲月棋邊換歸住山中學種桃 北苑茶 東陽酒

雅州卿將别都督沙道寬使歸漢陽

織旌拉旆入三神又囑歸鶴過七閩仙籍九天承雨露使
華千里動星辰江間木落雲帆冷雪後梅開水驛春亦欲
登樓乘夜月幾時來食漢江鱸

章教嶺

三華兩上章教嶺爲道淺空泉涇晴從龍雲氣合在下旋
幾天文如上浮花竹一家采紀頂烟塵九點起群州欲尋
王子當丹處天宇高寒不可覓

送危山人歸江西

山人離去入江西龍向紅文附後携江溪地分南紀遠斗
牛天入北辰低旅泥谷口泉初落杉擁關門鳥自啼已羡
登臨幾雙屐後君來往踏晴泥

題定武蘭亭

簡紙香隨玉匣遺寶書天上世難知猴摹幾墮昆明劫縴
氣猶傳定武碑曉雨苔花侵拓石秋山柿葉貯臨池來翻
已往難能執神物終煩護積持

贈張孟淵

江海張公興欲華每[illegible]屋為梅花逢人處處能知已任
客年年易別家關嶺午山生霧雨洞庭秋水落蒹葭河滿
八月西風便天上還乘奉使槎

奉題章子漁白雲崖

越城高倚白雲崖崖下華堂向水開千嶂落霞秋樹老一
江疎雨暮帆迴清樽款客揮文翠綵服娛親憶老萊何日
齊平從子去賦詩同上雨花臺

送詹景仕赴江陵郡民總管

開府南脩宜上州古今形勝一登樓三巴洶洶魚龍氣七
澤蒼蒼橘柚洲閭井寫兵生聚遠詩書謀帥樹猶周仲宣
亦有從軍賦遙望西江李郢舟 時杜清碧同載

湖廣提刑諸子所休譜

太史周南久滯留成聞歸徹有孤舟人聞化鵬經千載天

上騎鯨踏九州渓水悠悠紅樹晩倒山寂寂白雲秋詩宗
底印誰相付留草青青有苗在

三山九日示鐵克對

九日南州尚滯留高風寒鵰獨登樓白髮難爲客欲
買黃花只負秋南國美人騷趣賦北庭公子驕驕裘不惜
大地風霜黃更甚吹笙過十洲

南溪三笑圖

果里先生不鼓琴偶芽明月到東林白雲滿地蒼苔濕流
水一山春雨煙歸路已忘言外意過橋誰識笑時心人間
俯仰成陳迹傳得高風說到今

鼓山臺琢洞 有岩前天庵海清亭等水景

方刻峯巒萬古擁坐方高與白雲齊青山臺下海門潮紅
白馬天字位喝香煙吹空宴坐廣座有客證晋題飄然
欲御長風去一笑何須過虎溪

元正陪宴奉和黃庭美 憲使韓公府梅部

黑帝元庭會百僚衣冠陪位集三朝爲臺凜凜融層雪龍
關蒼蒼麗九霄人面酒和春意動神頭花暖曙光搖兩生
禮樂成遷事翻對東風憶舜韶

和揭希韋立春

玉律須春謹授時銅壺傳箭漏声移燈心晩日開黃閣習
習和風拂晝旗綠杖三環迎氣早華庭六豆醉歸遲小車
行處花如錦偏洛陽園總是詩

乙亥閏十二月望改作至元

玉殿垂衣闕典墳蕭賈承澤決乾坤歸餘不數泰終閏紀
附重聽濮復元萬里叫雲環海城一溪漁釣老烟村顧間
龍賞爲我色亦欲求風逆萊門

答陳季雅贈新曆

山中無曆紀流年不記春深欲種田正朔又新頒郡國封
題猶及到林泉鳳曆從此律將成歲龍角回杓斗振天白日
舒長同化國滄洲閑理釣魚船

奉已逐光邑相居上并約江少府同到

東井田疆故業非十年風雨寸心違江湖水濶冥鴻去城
郭秦深化鶴歸紫綬盡隨黃壤化松楸空望白雲飛梅仙
此日誰相約竹杖相携入翠微

秋風

秋風嫋嫋生庭樹木落洞庭波紅樹夕陽蟬噪急白
蘋秋水雁來多王孫不歸怨芳菲山鬼欲啼聲不斷蒹葭
蒼蒼白露下望美人兮將奈何

舟過大洋

漲海渾茫寄一身帳和來去接方志帆隨雪浪高還下斷
渡冰天有君無雁影斜翻西日遠潮声直上曉雲孤援緇
擬學桂公子擊取封鱗飲萬夫

補陀山

一片雲帆駕渺茫來臨絕島拂扶桑九天波浪随星客萬
經魚龍翔水王日觀遠開須彌勤雲走倒浸白花香誰神
海上應相見爲覓安期却老方

胡文辟歸池陽就赴湖闕

送子先發赴湖開大江東又湖江西天連楚樹山書湖雪

湧吳潮海浪痕憑桂引香鴉兔近春摇象使斗牛低卯奕
上合中興特開道天門楊已題
錢塘
雨過高風發屋聲吳中暑退即寒生晴光入眼園林靜夜
氣侵人枕簟輕寺鐘呼風宵自語隣機織月曉猶鳴江湖
處處愁秋客起東歸裝不待明
題林處士故居
先生賦隱得孤山小艇沿湖日往還自愛烟霞居物外豈
知名姓落人間鶴無遺迹苔痕老梅自開花月斑爛表墓
有銘祠有奠高風千載更廉頑
贈蔗山人
竹巖溪老蓴中人香佩青囊太古文北楊柑橘林邑下南
條山到蜀江分尋源屢識蚊龍宅探穴長隨虎豹群更約
秋風清霽日與君高踏萬重雲
贈雪峰師
聞說玄都雪峰師雪從海上識安期將山採藥辭家早指
石看雲出洞遲瓢羅每棲雙鶴樹丹成時浴孔龍池長年
別有壺中樂消得仙人幾局棋雪峰善棋
歲十有二月庚寅立春丁亥之春也
生甲逢春六十周乾坤俯仰一虛舟歲寒冰雪梅根賦物
外烟霞鶴與儔夜火流丹燒藥竈午泉分乳試茶甌悟心
已定身何繫拄目閑雲任去留
用韻酬涂啓仁侍郎永年日燃句兼餉余酒
西江廻樟逈烟濤南浦登樓碧四遭兩戒山河隨撫展卄

年風雨重綠杞採開北海雲鯨浪可老中山月兔更憶
遲翁伴仙客遣分朋酒慰離騷
昭武圖經載天子國趙王駐獵之地擬收時待古器
有羅紋雁翅之狀堅緻如石以時考之千數百年矣
而賦之
北平山上趙王城獵騎如雲此駐兵元碟不隨塵土從赤
胡空逐海田更鴻泥雪然深無跡雁翅羅紋棒有聲訪古
獨來舒望眼萬峯浮翠入天明
李武昌夫仲章歸自襄陽
子到方城漢水西客帆歸雨幾程期襄陽耆舊更安在峴
首風流今有誰隱去江尋龐氏宅醉歸還過習家池可能
人事非前日書問青山知不知
湖泉日詠武夷杜光更騎平章道童遣使致太傅丞
相命求爾著書耐茲參歲兩見先生矣
柳條風動草春初雪馬兒竟隱居梅竹雪飛殘臘後又
從几上讀遺書詢來近致孫臣帶緒窮猶淹時使東君知
只知崇正學宗將封禪問相如
贈丁上人游方
上人携月自西來又撥乘風過五臺山到白雲應駐錫地
逢滄海只浮盃梅尋鶴傳宗去貝葉初收說法回我嘆
春幽少冷伴幾時看瀑上天台
送伍元知赴烏蒙右文教授
西去烏蒙幾驛程平生江海壯遊程郡河水入蠻雲暖越
衛山連楚樹晴邑載圖書遺衆經更推王道淵諸生心年

聽說殊方事緣聲相看畫錦榮

題道士林希深禱雨卷

羽人曾領玉宸書身衣朝天白鶴袍鐵撒召雷秋雨足瑤壇謁帝夜雲高穿林紫氣頻燒藥淵洞丹真自種桃若挽銀河洗兵甲應翻馬鬣作波濤

用鷲峯師韻送澗泉上人游方十首

天台山上綵虹橋山下桃花帶露翻仙客雲霞迷舊路花人宮殿現層霄寶林夜氣香為蓋冠嶺晨光錦作標若到上方應駐錫遙聞法鼓動春潮　右天台

鴈山鐘磬半空聲雪嶺霞城此地分金塔影浮滄海月寶臺光繞梵天雲禪機已熟誰傳印世網難嬰易解紛更上孤峯看瀑布應將餘瀋滴炊氣　右鴈蕩

潮音海洞石盤陀送子東遊奈別何日上扶桑天不遠雲連析木地無多水王獻寶開丹穴星使通槎泛白波見說蓬萊清淺處便搖鵬翼起秋河　右補陀

身隨衲錫片雲來南極朱陵洞府開八桂山川臨鳥道九疑風雨溼龍堆使華今日嚴珪帶祖印何年翦草萊直到無生參學畢淺人莫說輪迴　右衡岳

廬阜山陽幾勝遊錫來重為虎溪留千尋瀑布雲霞冷九派江流日月浮白鹿纔纔高洞曉黃花朵朵故園秋東南更有名藍在莫道諸方訊已周　右廬山

去禮文殊寶刹開倚空嶺岫鬱崔嵬金函奉旨傳香至白馬圖形載法來心鏡象懸天外月教庭獅吼地中雷還將拂子閒拈起更上繙經第一臺　右五臺

一上鍾山萬慮消虛空樓閣翠岧嶤金陵鬱鬱帝王宅天塹悠悠南北朝月滿石城秋似水風高淮浦夜生潮未應便作乘鸞去且聽仙人碧玉簫　右鍾山

路入西山霧復深法筵應有聖僧臨兩峯塔影天垂蓋千佛林光地布金牛渚淵逢圓澤語龍宮還見闡仙吟空中更上濃雲澗水樂泠泠奏八音　右靈隱

峨眉樓閣現虛空宇宙高寒上界同恭鼎夜烹千古雪花幢晨動九天風雲連太白開中夏日繞重玄宅大雄師去想無登陟遠秖應飛錫驗神通　右峨眉

浮杯東渡海門潮紫翠蒼開路匪遙千載江湖曾慣歷五山風月自相招承援猶尚行雙澗放鶴亭邊入斷橋直到此高峯山頂望天雨滿青　右五山

遊仙詞

夜久天空萬籟寂涼氣入綺衣露華欲下仙人掌河潤濺織女機江表尚傳烽火急閣中誰報羽書稀草廬老我南山下自灌濤瀧理釣磯

約陪鄭御史升陪瑩福山以足疾不及赴

翠微深處隔紅塵驄馬鏘鏘訪白雲山隱朝衫增地望星飛使節動天文題詩猶許凡人和咲語惟應上界聞塞足獨難追逐處仙凡咫尺便相分

壬申歲遊靈隱感時有述

每憶登臨絕寶陀轉頭青鬢已霜皤千三百里西陵岸二十七年東逝波天地風塵迷道路朔南體理隔山河老來空念唐虞遠安得新韶可浩歌

秋聲集

絕句

羅沙道中

濵上北風天雨霜野田高下散牛羊前村猶有烏桕葉半
數人家在夕陽

谷口

谷口橋邊日未斜先尋宿處近梅花分明聽得吹長笛被
隔紅闌第七家

谷口橋邊尋隱君山中幾畝耕白雲清霜滿天柏葉赤石
上水聲終夜聞

松江錢乃題顧複檉松江漁者圖卷

松江渡頭閒釣船松江水碧秋粘天夜來酒醒山月上載
夜蘆花深處眠

釣魚莫釣斑子肥待看莫近舡卿喚頭日日風和雨熱
那堪凍濕衾蓑

春日行過山中

道人黃倚集靈壇春日尋君一里山行到竹房境宗泰仙
家在白雲間

門外山童掃落花問師還只在山家推窗引客雲邊坐自
有風爐煮雪花

天上香風拂紫橋雲霞宮館隔岩嶢行從白鶴山頭過吹
動仙人紫玉簫

題烏江廟

昔人評項羽剛愎而東吳那起終為漢王之擒矣也謂
卷土重來未可知者亞夫之迷復為烏吏以論楚漢之
爭哉

五色龍文應漢王項家徒用力爭強不知麾下無人識捲
土重來亦足

題錢清壩

父老何知太守賢當時無寵吹即安眠當時不作歸裝累更
莫輕持一大錢

秋漲

決土連雲宮橋柴十年主賢信能播扁舟不見鴟夷而獨
上高臺鈞越王

會稽山

會稽山鎮郡東南萬里搖輿遠觀鳥穴雲如海玉
宮蕭疎土蘚叢

竹亭

金碧樓臺宅梵宮何年飛度鬧市中郎何當載取如棣蕊吹
他是血蕊虛風

新月

寒愛春來暑愛秋水長山遠白人頭天時自有清涼日新
月如銀掛上樓

宿山柱綠師山房

春山得步不飲酒顛如井漫氣如虹不是出山歸較晚貪
看明月過橋東

春山道士不辭般白新芝舊種白雲昨夜石壇明月冷
伴長笛半空聞

過梯山作不遇

香從澗邊華雨谿，臨經臺上柏煙焚，不知飛錫游何處，
在天台看白雲

新城道中

苦竹黃斑十里餘，一村煙雨晴平蕪，清溪渡口半可涉，蒹
數山含留客船
清風送櫓

驚馬蹄前日正亭，與君相見問知名，威為意氣相相識，聊
贈黍姻猶遠憶
棄家秦森相海隅，湘江春嶺路長，登君有便通相和，憑
寄語春還故鄉
南田精舍

四聲秦韻長洲渡，說得殘篁近竹房，三十五年江海夢，又
隨歸鴈過瀟湘

遊麻姑仙壇

借得丹爐煮石餘，樓居一日遊神仙，偶然吹笛下山去，又
是人間幾百年。

題劉子耕畫

能畫能書鄭虔文，舉成揮手謝塵氛，不知雲鶴游何處，留
得瀟湘一片雲。

南田精舍

跨鶴來尋處士家，逍遙芒翠隔煙霞，山童指客松邊坐，却
對春風掃落花。
心下靈妝宿雨涼，一溪清玉白雲香，松陰消却茶華熟，坐

對壚煙細日長

行到長松野水間，吹簫石上不知還，嵐光已重衣裳冷，月
和岩氣月滿山
松下尋碾深試茶，一山紅葉正縱橫，閒留石上雲生處，又
聽水崖瀑瀑聲。

題廟始圖有懷將師父

曾宿丹霞十二樓，水亭風竹不勝秋，故人天上無書到，有
廬山圖前雪滅

竹山屋春日獨酌

五色雲開與丑處，騰寒銷盡得春風，茶人白髮桃源好，新
詢家家有雞

句裏煙霞不得春自都平日有香身腳中俯仰無慚作處
外徒天不本人，
南北東西經歸辟，閒思往事只堪憐，山中落盡梅花序，閒
賞春風更有誰。
平生湖海舊心知，萬里風雲入夢思，今日獨從高處望，遇
逢林寺一題詩。

題雲山 爲劉吳遺補題

甘澤中宵下建瓴，一旅秋意枕邊生，名山有禱神如在，聽
取村村打稻聲。

題擬說太極圖

太極在物物中，不獨梅也，而揮開冬蘂夏得六陽之純
氣，菲得受乘之全，色貫得曲直之正，味是梅為植物之
元與，若中明繪為小圖以見太極之物物蓋表而出之

也故各其賦其事

次擬瓶賦

萬里江天欲雪時石渠斜路抗寒漪山翁擬覓春消息踏
遍青苔未有詩

氣也有形

吟屋蕭疎霜後村江頭千樹欲黃昏等閒又被春風覺添
得寒梢月一痕

性質合親

携款來尋碧玉泉千林紅蕋曉霜天何人獨得琴中意
狂蹤嫌淺水邊

風神合賦

雲向蒸雲豐處零篁以流水斷橋斜挺今殘雪疎籬外始
見江南第一花

含春待放

行到湖邊處士家春風尋落近晴沙底將詩筆題新句且
倚瑤林擷雪花

得月彌閒

幽芳一點無塵到况是月明霜夜深恍得陽春滿天地溪
橋千樹玉成林

疎影横煙

霜姿月骨夜枝横亦有輕烟一帶横聊似淡空成淡影幽
香不減向來清

寒枝壓雪

雪枝壓重為花憐恃怯冷應閒春色中敲節始知金斷只藏
冬餘謝玉成功

欲辨雅[illegible]

山亭流水雨初歇獨御攜頭花正飛直待清陰成子日與
君携酒送春歸

待月調元

數姿已得未味正鍊粹復孕陽德純大用奏歸調鼎實生
生滿盡一腔仁

早春感興

風雨深寒七日春梅花落盡杏花新欲詳舊事推時變羣
僕當衆罷行人

生際華氣孤一年光從我塞還先天春和著物皆生意豈
愁憂中雨露偏

一室虛明白晝閑圖書左右坐中閒嗒然隱几無人到身
在白雲深處山

石徑山前春水生畬田雨後課僮耕交游半是漁樵客便
着無頭問姓名（[illegible]）

春夜聽雨有懷

旅客曾聽夜雨眠一生江海已華顛吟懷不與春風隔謾
悵落春五十年

天地飄飄老此身一懷幽思為誰伸春來猶有登臨興擬
向山中覓故人

天上仙人玉笋班殷勤贈我翠琅玕相逢不複溜遲暮知
已能傾一語難

杭川 八分 [illegible]

秋日停車宿武夷石壇雲鎖近天梯幾時來此山中住結
箇松巢伴鶴棲

李中明秋山小景

家住夕陽三峽口人行秋雨二崤間不知何處真堪畫移
得柴門對楚山

山家四首

十里南田去郭賒不因無事却移家才分宿火添香炷又
酌山泉煑茗華

家住桃花源上村編松爲屋鹿爲群匡牀盡日臨門坐閑
看青山起白雲

野衲來棲單屋裏一罩摘貯貝多文閑他城郭山林事手
數輪珠默未聞

石洞懸泉瀉碧崖石橋幽磴抱雲迴遊人共指山頭看知
是吹笙跨鶴來

題李氏家藏松林蘭石

幽芳舟去路雲深白石滄江月此心零落佳人在空谷自
彈秋月寄瑤琴

聞鷄

曾憶月影倒寒窓又促征車犯曉霜湖海故人今白髮五
更孤枕淚浪

泰原嶺

山行盡日不逢人五里松風十里雲還有道家燒藥處時
時笙鶴半天聞

和周雯雲秋日兆邑山行韻

闊嶺秋添水樹深秋田耕種歲時忙幾人畫得農家樂雨
過青疇白稻香

贈湖州房方大

曾見東溟湧日輪霞流丹穴錦回文蓉城昨夜西風壯捲
入春霄五色雲

倚海中州頓定之竹

凱之遺墨在人間風起蕭蕭葉葉寒何日攜琴踏青蘚兩
竿叢上聽瑯玕

方壺聖燦示

方壺仙[illegible]灑香墨竪戰縱橫八法中青鸞鵠飛秋水澗翻
翻舞鳳

[illegible]伯真

杜光題詩不到閩千年風物跡俱陳即今海內傳新句直
待郎鄭益伯真

鵝月湖

平生山水最相親慣屐長隨野鹿行未似月潭双足健東
菊踏遍萬重雲

撫陽八詠用陳敎和周東圖韻

歌罷曾窮九曲源精廬迢遞隱屛前溯孝五曲樵溪上三
十六峯秋滿船

右五曲精廬

雲館高居最上峯瑶林淸逈翠微宮下方塵土不可到五
色日麗擁彩來

右[illegible]

蛟龍所斷蘚痕斑，萬壑蕭蕭響珮環。溪館夢回山月冷，滿天秋影聲珊珊。

右石鼓松風

羽客丹成去此臺，猶聞笙鶴夜歸來。我回欲問臺邊月，晴雪梅花冷自開。

右丹臺梅月

北橋[illegible]下春水生，蓋繞兩兩蛟龍爭。晚風樓畔珠簾捲，倚韓何人聽玉笙。

右北橋春舫

山外斜陽紫翠浮，相輪無數半空秋。晚鐘吹落人間去，一抹青煙瀰未收。

右西塔暮鐘

碧漢水由蓮花山，平疇稻粒白雲寒。田家太平豈有象，社酒醉醺常盡歡。

右龍崗秋稼

會景亭西曉獨登，雁瞻一上萬山清。滿城桃李春如繡，人在金鼇頂上行。

右熙春朝陽

謝子安之江右求華師

千里問關覓華師，青山多在白雲西。秋風滿道吹紅葉，何處逢人問楚溪。

又

家在煙嵐五縣間，碧梧搖下水潺湲。朝來雨過秋如洗，寫出江南一幅山。

題牛背醉歸圖

社散田頭日欲晡，平坡煙暖草如鋪。醉來獨坐烏犍背，歸去花村不用扶。

又

歲久携家住白雲，春風行樂任天真。頹然醉貌衣冠古，應是鹿門山下人。

雲山小景

飛瀑潺潺瀉碧岑，野橋分路入雲深。三椽草屋長松下，應有先生抱膝吟。

題折枝海棠

曾是遐敷蜀客疑，半含清露濕胭脂。草堂二月花無數，開遍春風未有詩。

五月自[illegible]至鄱陽

五月南征[illegible]半鼠，黃塵眯目汗流衣。衰翁偃仰猶嫌暑，慵握軍中戰馬歸。

五月農家幸晴吠，更聞田鼠食苗萌。蘇門昨夜飛書急，十府來徵調兵。

五月公私乏見儲，師徒野掠竟何如。自憐無力操戈從，未敢偷安飽飯居。

五月炎蒸日似年，金龍山下有林泉。不知杖錫何時去，來飯從師借榻眠。

李遵道枯木竹石圖

老樹槎牙倚半空，蒼筠葉葉帶秋風。欲將歲晚論心素，遠憶美人江水東。

夜中忽雨
氣悶無聊堪已羅時顯何地可移民秋來一夜江南雨不
費空園沽飲人
鄭子摩飛鳳朝陽圖
萬乘迎風舞翠翹五雲浮日麗青霄秋鴈飛上鈞天去更
作仙人載玉簫、
爲吳叔淮題古木溪堂圖
老樹經秋葉未霜一溪流玉落滄浪看人解得江南意月
下吹簫引鳳凰、
曾上君山第一峯遠看湖岸起秋風今朝忽憶王摩詰都
在淋漓醉墨中
劉時可畫[illegible]喜圖

相向[illegible]風吹出林春今朝識得眉黃意同
立花間號主人
招子瑞竹樹小景
發竹磯頭晚泊舟雨篷燈樹隔滄洲美人無限瀟湘意分
得江南一片秋
張師夔玉華樓觀圖
碧嶂層〻玉洞秋雲煙縹緲似丹丘欲應與子携琴去共
倚仙人十二樓
題劍水秋浦山房
借得雲房一榻秋十年山水記曾遊達人欲說當時事猶
樹西風獨倚樓、
三舟道中書所見

秋雨幾收水沒沙水平漸復到田家村〻曬白[illegible]風
吹香稻正花
綠樹田家簇若雲黃牛沙磧散成群行人却愛三華好海
內風塵更忽聞
題李侍御所藏達伯京萱竹圖
金谷園西錦水東叢綠雲暖露華濃琴中寫得江南意翠
繞巫山十二峯
鄭克明雙松圖
老幹經霜翠葉分一山風雨半空聞攜琴欲掃苔根石爲
寫秋聲寄白雲
劉[illegible]蘭石圖
空谷幽[illegible]碧山秋月明無德同游客已

在君峯十二樓
春雨書懷
春涼已喜冰霜盡老大惟驚歲月徂若待晴明方縱目人
間風雨幾時無
多憂每恐風摧竹易感還愁雨滯花亦幸山房燈火在春
寒猶自煮春茶
南田自述
泰華浮雲連日觀江湖夜雨水浮天老來但覺身無繫啟
伴山僧對客眠
題王元善趙北清江新雁圖
江南春水拍天流鴻雁成行向北飛未必雲山便相隨秋
風還帶夕陽歸

杭川八景

誰把琪花散碧霄千岩萬壑總瓊瑤支頤正好吟詩句莫
遣東風一夜消 君山霽雪

霏〻暝色滿江城隱〻岩霏帶晚晴試問仙人何處是數
聲樵唱不勝情 仙岡暮靄

朶〻芙蓉倚碧天溪光嵐影弄晴煙望中佳致堪圖畫疑
在匡廬五老前 九峰晴旭

滚〻桃花浪拍空茫〻東去勢何雄禹門三級浮如許應
有潜鱗此化龍 七里春濤

曾伴先生共夜闌時留餘榻在雲端自從折桂蟾宮去賸
發殘青襲歲寒 雲岩書燈

雪滿長空月滿樓鼓鍾聲裡夜光浮懸知老衲無餘事長
祝皇圖億萬秋 月庵鍾鼓

扁舟一葉任西東煙水微茫處〻同釣罷歸來無箇事欵
聲歌乃夕陽中 烏洲漁唱

潺〻石瀨急如弦靈物曾從此處眠寂是短蓑煙雨裡長
歌一曲水連天 花潭漁艇

霽月二首之一

飛瀑潺〻瀉碧岑野橋分路入雲深玉林草屋長松下應
有先生抱膝吟

秋聲集

五言絶句

越王臺

臺枕荒丘古蕭〻草木秋遺來輦輅迹傳屬越王遊

放歌臺

堂搆新池上閒來放浩歌陽春原寡和夜月許誰過

西窓畫雨

三春驚過半霪雨洒窓西鶯臈添嬌娃春鳩隔樹啼

春行

花落東皇暮春江深復深双柑携向客斗酒聽鳴禽

看泉

竹樹荊門古重陰罥女蘿褭佃谿徑曲暴布下岩阿

雪舟獨泛

玉樹聳長空瓊瑤萬壑封爰猶氷鏡裡詩思滿瀟東

納凉

避暑到重陰奚奴挾素琴南薰時自至灌木響鳴禽

春行

崛曲溪鳴泉風花萬樹妍支笻遲袂去踏草興悠然

老僧軌起

趺坐傍雲根圓空慧性存法華堆自轉難與世人論

野橋

選勝野橋邊疎松似古紋亭幽當水曲林際起秋煙

放棹

天清一棹遠楓老葉如花溯到芙蓉渚遙空見雁料

雪

瓊瑤天半擘風急六花飛寂寞無人境孤舟傍釣磯

夕泛

秋淨山如拭江清一棹橫挂帆延暮眺欸坐待潮生

野望

寒江一棹遠掛岈板橋斜獨往泉幽與何妨去路賒

秋聲集

嘉慶癸酉季春舒位從黃國彥兄古檀居借鈔

道光乙未閏月拥合江陶

道光辛卯八月十八日辛峯蔣因培假讀

秋聲集

五言古體

山中雜詩

山中春日長芳林翠如織放意得散步裂細度阡陌稠逢耦耕人薅草成太息兩歌清池澤雲收暮山碧野疏聊拾此朝久故人天一方悵望那能即長歌發中情且以慰嗟昔

滄浪致五穀不如誦味真淳文謹適幅不如野情觀春水日以滌春氣日以新凉禽在高枝和鳴要晴辰使我坐終日悵然思遠人欲行車無轍欲涉舟無津但有金石心憑

河江南春

衡山亭觀懸

平地可知情日暮春水深殘霞墮空澗規月光已沉驚波蹴浩傾逈激觀翔飲芰荷棲蒹葭鳧木懸清陰但起垂綸想遠生浮海心小大國有殊放歌無古今

贈黃殷樟

吾邦文獻邦江夏實著姓自從居業來忠孝益郡乘天朝時仕版光後相輝映允宗今昔節孝友根至性秉特起書佐弱冠師法令驛騎半骨奇麟鳳羽毛勁歷現雲路獨樟風海天迴五羊城郭深八桂雲山勝歸來陟蕩間晨夕奉溫凊微垣開省署咫尺即呈恋乘遑入鄉國長吏各郊迎既勤松楸省亦展桑梓敬親朋慰所望尊酒更相慶祝子踐華級勉子崇德行他年互數歷一一樹佳政江空島石出霜落天宇肅驪驄迴促事求驛舟可撈去三神山相

主發孤詠獨有歲寒托攄勤爲君贈

李萬戶死事

李侯將家子英姿仍妙年慷慨赴出師悲風動弋鋋結束
辭親去義重不顧恩征鞞動天地列校在轅門悠悠渡鄖
水捺捺烟塵昏白日撲殺氣黃茅吹羶氣行府檄書來邑
汀沮三軍一死忠孝備捐身何足論清流山下水哀歌弔
忠魂恤典胙一方颯爽應有聞

南田耕舍

離離南山田累累山下綠苔晨涼風發秋氣已可掬美人
平生親零落在空谷頹色衆奇見何由躡高躅我耕南山
田我結南山屋快山交衆麻上山友麋鹿還宵過鄰家家家
酒應熟

暮春

風雨不出門人事頗周浹高齋誦金文塵晝了白業登樓
聊四望新筍滿林葉江南春欲暮日月如轉睫青山猶汝
入浮世陸灰劫誰能凌汗漫長使出塵懷

石橋山

蔽蒙南山下逶迤登石橋五涉曲澗水兩山嶄岩堯翠綠
度絶巘攀蘿俯山椒懸瀑瀉層崖冰華垂空飄盤紆上石
磴天梯飛回飈廁足得平地得見凌丹霄入谷烟霞深松
竹聲蕭蕭會當發天秘翦此荊榛條結屋棲白雲覓鶴千
峯遙土沃既宜耕山深仍可樵回之碧天游已足遠世囂
悠然萬物表我隱誰能招

謝家山

故廬在南田已辭城郭諠山水未出深擬誅泉石間野父
導我行同登謝家山緣溪入深覓絶磴窮躋攀盡處復鳥
道高田白雲閒下瞰飛瀑流倚杖聽潺湲良時忽銜曦陽
坡冬不寒盤旋得幽谷外密仍中寬松杉有伏苓竹本易
成竿願與同心人築茅撲烟鬟去市十里許塵坌無能干
食力中無愁欣然身世安

臘月過里敦田舍

天高北風寒日薄歲云暮衰年畏奔走乃復在道路山村
投宿舍所歷遇親故具言遠別久相聞未知處茲晨甫歸
中語意忽惟聚晤客主西忘呼兒忙治具家釀熟未寫糟
醅鄰所助筍蕨雜椿蕣火豆連蔬茹慚愧齒牙疎桮盤宜
余怨雖泥到簣苦勸頻下箸誰坐同几席誰能塡禮數
翔手當白覺鄙野得眞趣雨屐息兵甲田里無征賦借屋
傍流泉從子山中住

過地椒歷 三月初九日

鄰家急相報且往耕歷山登陟如猿猱合沓同躋攀遠近
火烟起指點望城闕耕歷不可往迫晚登屏顏夜宿草屋
中露下山氣寒

三郎山 初十日

曉度三郎山雲深迷壑瀬斜迤下陽坡入午競來集汲泉
吹野火爨飯分餘粒扶攜枯杖歇但使能及行行行不可
望危峯倚天立

上鶴山 十二日

一家巢上鶴俯瞰萬頃田扶携數百人夜宿荒山巔正晝

雷電飛瀑兩㫌流泉月黑石磴滑歸路相攀緣後至且勿
追小立聽潺湲

謝遣 二

衝雨來謝遣滑路霑泥塗翟鄰忽相見留我宿山房然薪
燎我衣取酒慰我劬雖有骨肉親各在天一隅感子勞苦
意焉能念崎嶇

南山有幽士

南山有幽士白首在林垧平生好音樂頗識律呂情栽竹
作高管吹作鸞鳳声不逢師曠識但有農人聽農人何所
別聽罷心茫茫但道是好音強聒不少停此士亦爲峒哉
欲逃其形安得似農人飽食心無營

贈別李雨蕺鄭子聲竹樹圖

空谷有佳人遠蹇歲年暮清顏不可見香墨在紈素淡山
澹微茫起我滄洲趣白石照疏篁秋霜懸老樹天高鴻雁
稀水落沙觜露上人心迹空對此了言句上欲擢船蓬雲
深不知處

洪仲孫恒德堂

江君世今族家在君山陽君山四千仞上有白玉座靈氣
出陰壑靈苗産陽岡仙人時往來石室留禁方江君往得
之歸爲恒德堂九轉空青砂汰以神爍湯髓入刀圭乞冬
炎夏清涼天關一以全吾心乃及康四海忠瘵痒春民生
痌瘝國醫敢束手忍視全膏肓大山多靈藥食之可年長
安得往從君吹笙住葯房

吴誠中千秋海棠

幽亭宵啞耶嘉植棵海棠棵姿晚露靚綃艶晴暉光三英
布居鞅一株殊衆芳滿亭坐中人留連花下醉高歌送白
日起舞弦杠鼓持以贈佳賞聊記五雲章

同御史鄭彦昭登丹臺韻

晨登竦丹臺雲磴互盤曲五月居高明曠遠窮望目雨洗
炎埃凈涼風動梧竹遥峯明晚翠近瀨激寒玉聯鑣得騁
驕杖策偶馳逐詩留紙上雲酒散樽中綠坐久獨歸遲鳴
騶出空谷

予作南田耕舍諸公賜者率假之於老農噫人各有
志同床而不察世之君子乃欲責人之知已不亦難
乎回作寓懷二首以自解云

白日不停馭頹波竟東馳忽忽年歲改念此將安歸我欲
乘車行九族路嶮我欲駕方舟滄海無津涯亘一千顧行
遠出郭挾南之有田畝山畔可以供盛粢有廬在四田可
以諷詠書史探羲皇際下究商周時賢聖尚淪落假生何
足疑懷我黃門叟千載以爲期
種田南山下並薅良苗稀稀耕日以長茶蓼塞中畦路渡
荷蓧丈摳蘋徒嗟咨我欲芟其蕪但念筋力微終焉野熹
穀何以奉半饑諸令惡草根亦蒙雨露滋豈無力耕人悠
悠與我思

畏日

畏日不肯滅秋暑過於夏屛軀避炎熇感疾未能瘥金錢
買藥窮療處不遑暇海條迷林泉飛地安茅舍南山在絶
頂佛屋古松下流水挾雙澗清飈排嵜樹我欲往從之僧

搦仍可借俯觀塵世中揮手一高謝

苦熱

苦熱中夜起仰視天沉〻振星失光耀雲霧生晦陰豈謂亢愚陵虐慝閒迅音欲雨竟不成徒受苦熱侵人事不可問天意誠難諶安得金飈來悠然清我心

謁釣臺

桐江兩崖土立萬仞高昔日羊裘翁長揖釣秋濤雖志不存鼎白首㙮紅塵誰知九重尊乃是舊同袍故態不可除林泉終適返嵬彼軒冕榮乾坤一鴻毛泊舟滄江側徒步東臺下窺承永積仰睇風雲霧崇祠庇林麓千載猶愚薦儀哉古人風汾瀛日滔〻

秋日雜興

去年植芳樹花落隨飄風今年復花發一〻盈庭紅我生固衰晚不覩舌磬容復與千古來者應無窮亭〻道傍屋對坐萬蓬居瑣不復見誰知雖與雄論道悔不蚤委形天地中

聞登屋西樓望見青山多誰家築新阡山下高崖峩不知新阡後喬木生萬蘿白日不返照滄海無回波仰首見飛烏色〻鳴且和人生苦無歡爾鳴將奈何

陰雲垂四方爽謝氣將棄忽聽秋霖聲中宵鬢孤衾兩憂在田稼耿〻不能寢昨日出南郊甚見稅㮣〻芃〻冒蹊逕趁穫得高廩庶供科役餘足以勞炊餁

秋圃風露高叢菊有丹白丹者挺豐姿枝葉紛以碧結花小如錢何以答春澤白花大盈圓心葉䕶蛩食甲樓衆草中根拴鏈咫尺芳烈固不褻終爲鮮顏色低昂不树基觀者徒太息

何能不飲酒不飲持空杯空杯不可醉奈此悲秋懷躊躇望南山天氣亦已佳有客請我歌抱琴為君彈一彈清商發再鼓浮雲閑孤鶴感此意起前舞翩躚但恐古音多不與君調諧

城南初夏

換居愛幽寂時樂向時忻〻眾木榮敷陰映前池新竹自出為荒苔亦云滿好鳥時關〻和鳴懸深枝南山如有情翔對如相親㷀露朝夕車輪馳良時有再瞻吉今昇拜浪踏高瞻採蘭跡眷晰言詩聊用遂時作詎當千

秋夜

城西紀事

令日稻清適獨出城西村感時經喪亂風物異郊原林椎見平陸寺殘留頹垣萬亭化蕃墟華屋成疏圃細在甫路偶聽農老言新苗未入土苗草日已蕃丁男赴徵調期令集轅門況乃乏牛力苦辛難具論我聞增慘悽無策拯元〻身老不能耕焉敢飲盤飧

贈秋崖上人

聞士黃金刹齋房白雲外身師天台山貝葉寫經唄受展贊正陽王眉和流瀆飛錫到城市力主起沉廢逃名師伯休隱顯謝流輩有時棲石室宴坐真空界行樂度幽澗秋雲濕霞佩我欲往從之高論塵宇際他年嵩火間揮塵一投苍

南田處倪瓚中見貽之韻

中田有耕舍乃在南山陽居户見流水雲煙時相望夙昔
江湖心中年世退藏躬耕聊寄情學道未迷方過游鄭里
間藹藹紛翩翔倪君妙寫竹時同賦草堂山林各孔固風
雅俱論且嫌慨但懷古守淵空談王平生居龍術匪劬收
光芒論世得良醫不如君伎長救澤用寸勝誰能振頹綱
青山自秋色蘼蕪亦有芳隣家酒可貰白稻吹新香陶然
任天飛寫我報章

寄實

求當有達道我得由西去西競窮河源東望瞻扶桑南過
於鄒扶北達燕冀得如謂太姒潤物謂歲月長驚馬猶十
駕下鄰遠飛鵠大鵬發天池搏風起翱翔誰能守卑擾不
復馳騖誰能斂羽翮但學捨揄持大道甚乎夷誰謂阻
關梁將盲遠適若日蹵來何遲

山陰夜泊

春醉起城東舟子夜挽錢江滄如向閶旁午不流潑濤風
絲鷗夜過堆奔馬疾解挽湖中央須臾月東出是時新雨
過微靄散祥鳥金盤初爛熳水鏡乍落滴火齊投冰壺蟾
珠耀姣室羽翰旋已佚埃塩盡相失狂歌不能寐自謂仙
可以舟子正新眠見慣何足述

劉伯熙清溪圖

覺脫塵鞅繫結此清溪居偶從農圃隣時讀種樹書聽承
掃松石眠雲依草廬鶴琴自無弦直鉤不在魚未知穿壞
間龍屠遣何如

秋蟪集

七言長句

苑花歌

小金山中錢塊石上出浮雲幾千尺寒泉飛下絕澗冽老
樹倒掛危崖壁立靈陣斷知何年中有古洞藏神仙蓬萊
宮闕渺杳爲世外別有舍中天峙[illegible]磊硐相緣入雲霧呀
其光景集井房石室淨無塵滿樓龍拏半空漲山人慕說
珠花巖山高水絕無由採我來正值岩花發長嘯獨倚春
風酬同游雅玉會幽然自歡心雲燒茵具兩山流水一川
花依稀似是桃源避世亡紛紛吹我塵山中道人都不
欲從君住不可得一聲松鶴喉空雲

浦寥子歌 [illegible]

[illegible]說平生狂[illegible]長身如鶴在鷄群豊頤倚聳兩
耳[illegible]然神觀[illegible]句鋒老眼神明不讀書平生作賦擅今
古掌獵隣馬飛天蒼海瓔河上歐冶子贊擾放鶴雲畫圖
[illegible]鷲濤激石下散綵晶峨磊碨相撐扶東方千
騎萬來異大白鶴言詞忽出海上一官清俸薄老氣如虹
終不屈歸來至死一種寒至今遺墨留人間爲寥斷圭殘
辭誰能倚紙補吟魂招不得

爲延平吳于實齋題張師夔玉洞樓別圖

海翁平生丘壑徒筆力妙與元畢俱延陵公子遠相訪爲
寫別西樓洞近山落我石磊碨遶木落深烟樸樸垂楊
充滿欲豈既老問欲雪寒梢枯飛樓縹緲出天外下瞰萬
頃平流州若非潯陽江月之江渚即是洞庭落木之重潤

有美人兮渺迷邈念王孫兮隱瑤草思臨水兮送將行貴
登樓兮感情抱鬱〻上關黃金臺送〻一曲陽關林酒酣
拔劍更起舞志氣上薄浮雲間人生何用傷離別海岳神
交盡豪傑湖海風塵不可留千里依然此明月還君此圖
歌我詩安得與子同襟期君不見平生鮑叔能我知車笠
解有相逢時

吳伯昭紅蓮綠幕圖歌

爲君之山從西來拔地萬仞青崔嵬劃然破譎下江湖林
麓隱〻樓臺起有飛簷睎甍古喬木下有旋浪萬頃背
如蒼紅蓮綠約泛滄浪綠幕縹緲照湖開雲烟捲風簾與
波息尸洗雨冰霜卸蕩天甘廷青雲寄日向湖亭賞山色
昔年走馬踏紅塵射殺南山雙白額今日綸巾羽扇閑擢
副滑吟秋冰簾烏啼樓居負虛吾拜環〻獨萬息塍後
公子昔稱賢畫手機見今道玄有孫之畫宜詩篇為子作
詩將畫傳

題何蕭畢

瀧流繞郡山如戟黃茅岡深秋霧黑幽篁蔽空魑鬼嘯絕
硐下水沙蟲射生狌持刀跣雙足出入如飛踐荊棘官軍
相持不敢殺年〻出峒來爲賊何侯提身諭其渠深入不
用一卒驅推牛釃酒拜跡令此散御伍徒降書君不見伏
波將軍征五溪蜂雨濕衣歸科遲又不見今公單騎炎方
魂萬馬不斷邊月白古來豪士立奇功何侯身老心力雄
上尊騰衣拜賜畢歸對白雲清渭中

題筆處之所藏子昂畫淵明漉酒圖并書歸去來辭

兒生歸來三逕荒芜遙五柳森成行野田流水春欲暮種
秫自斷南山陽畬稀草盛歡已薄篳歲來可供高觴前年
彭澤魏一稔巳具幾夕陌糟床鄉里小兒不解事使我掉
臂歸柴桑悠然得米釀爲酒籬下又報秋花黃呼童潑指
啟軟香熏面益浮雲漿抵將頭上葛巾漉下注飛岳流
泉香糾頭席地竟一醉白日高寐傲羲皇元嘉甲子不足
數陶然醉鄉真吾鄉栗里先生百世士吳興學士遙相望
畫圖入妙書更美翰墨一代傳文章華君得之能寶藏哉
六長歌〻慨慷

貧女吟

貧女婷婷年少時騎窗日立畫蛾眉不羡桃花雖哭春宵
隨拐御闌擬販寒機織得雲間春青鸞〻雨街花度會哉
春霧作春不管香試擬鸞孩霧長錯玉盾群傾城誰料賀
家嫁不成年去年來春色晚花開花落兩無憑時〻自理
閑妝匯尚有翠雙金匣豪女織不似舊時粧臺更慶翠
三叠秋今老大白頭新却何却說嫁商人貧女貞白毋辭
貧猶勝東家女兒嫁得不終身

胡氏攜膺圖

北風吹雲沙草黃日落曠野天茫〻征人露宿霜月苦獨
戰撐肉裂骨殺膚全矢匹婦空盧圖潭〻猶生氣丈夫
借爵於人主千載猶能激忠義

題劉圖

江南九月秋風涼秋菊采〻金衣黃逆時丹丘出新意却
瀧淡墨傳秋香翰林學士曾題落散落人間共傳寶巷樹

造化入毫端面首東籬白枯樹東陽傳君心好奇何處得
此秋霜枝湖湘衲子遠相贈筆勢迥與丹丘齊香與細戲
玄玉屑老餘拗斷爲金折不隨粉儀學時楳白与幽人同
志節淵明已逝屈子沉晚香縱有誰知心感君畫圖主對
息爲君長歌楚天碧

李將軍歌

李將軍少年意氣輕浮雲青絲絡馬黃金勒寶劍鎢鏤交
龍文十二萬援遼廣道千金結客大梁門昨日彎弓逐白
羽射殺南山白額虎歸來饗士酒千鍾白向青樓按歌舞
前年起兵從義旗斬將搴旗身如飛上功幕府久未報有
酒承樂當何爲

承洁直沽客

直沽客作客江南又江北白從兵甲滿中原道路艱難來
不得今年却趁直沽船黑洋大海波連天順風半月到閩
海只與七州通貢買嗚呼江南江北不可通只有海船來
海中海中多風多賊[illegible]不知來年來得無

遠別離

遠別離古里奚西戎已伯君當歸人生莫忌負賤知至今
令人思屡屡
遠別離秋胡妻五年不見容顏非學成無患富貴遲吾寧
採桑待君歸

悲秋詞

長歎復長歎芙蓉落盡秋水寒庭前百草枯欄死游子日
暮衣裳單白日愁愁歲將晏江南水深波浪惡鴻雁不來

江水長安落秋雲淌江崖頹天吹作渡天風吹開白露消
暘紅應天化作爽天雨物物昭蘇感天語

從軍行

秋風凜凜寒雲低龍頭野雁隨雲飛北方健兒長南土學
得南語相嘎咿羽書昨夜到行府下令急點如星馳明日
拔刀出門去回頭不得顧妻兒山城止舍休十日百姓餽
給無飢疲路上逢人寄書歸道好將息無相思重關夜度
月落早五嶺冬戍天寒遲買羊擊豕且爲樂破賊歸去知
何時

簡溪夜泊示同游

昨日一帆風幾程今日已過三日程今宵一船江月明萬
里一色秋空青滄清月白洞相照宇宙混濛無纖塵君不
見采石江頭李太白醉著錦袍天地窄朋鯨飛上九天去
世上幾無浮不得又不見赤壁磯上蘇坡仙和般歌罷心
逍然獨倚斷碧雲散手裁尚有遺音傳今夕何夕見此
月水色天光共奇絕古人已逝不可留長嘯一聲山石裂
昭高空遠誰能從清景已矣隨飄風推篷欲起爲君舞
有白鶴來江東

黃仲文雲松巢歌

君不見補仙翁排浡八極如游龍東行搏桑過若木隘視
人世不可容九江日上見五老攬身抵剎巢雲松雲松之
巢出天表九點齊州蟻封小下瞰翻江水揺天歛仰視浮雲
沒孤鳥群綠一去天地空玄圃三山白雲繞雖似黃家公
子賢放情飄蕭懷瀟灑有詩爲卷此秋月有酒百斛如流

泉名貫利聒不到耳蟒窟阿閣浮輕煙結巢亦與雲松伴
自排天風凌汗漫句裏哦成碧水秋毫端貌得瀟湘岸長
松落落雲冥冥歲晏懷君霜霰零流脂入地應千歲寄我
春山煮茯苓

島夷行

島夷出沒如飛集右手持刀左持盾大船輕舸海上行華
人未見心先隕千金重募來殺賊賊退心驕酬不得爾財
吾還歸吾家省命防城誰敢責

築堰行

築堰射壘巒峒谷皆襤短衣雙赤足前年應募作官軍惡
少如雲學裝束千村一過如蝗落婦滿車中金滿橐勇冠
擊碎且勿真隸冠不虞吾所託

負薪行

貧家賤子冬時苦負薪雨中歸身無衣褐頭無笠寒
風颯颯吹濕衣薄瘦滿襟不斷天地黯慘逢歲晏自從
本載正月吉雨雪陰霾少晴昊亂離飢饉飢寒死亡軍有
舞馬擊鞍身強衆勇能拔戟白玉為林金作屋宣麻誥勅
天不悔一命不霑寒士族雨師水靈胡不仁元日人日乃
有神赤土稿苗適何所天威人虐民獨苦

題新城縣元屍賑米卷

君不見東門冠蓋如流水武斷稱雄跨州里又不見北里
笙竽聲沸雲下金結客五陵裘萱家豈無儲粟陽盧家亦
有多田翁京城倚疊誇紅腐一粒何曾到禹釜護令饑客
長飢涎寂寂朱門鎖煙倒何如呼求鼓微君發粟盡活饑
年民利遺和詰無德色況受朝省酬官款陰騭異異天祐
善八十童顏身更健凡今生子又生孫舉義陰殘保鄉縣
彭家世世名義教食報定似于公門須留鐵壁障江表河
潤不隔閭山峩

分題送黃汝楫

冉冉孤生竹生在崖畔之幽谷直節離離出地深寒梢蒍
蔚參天綠竹高不受霜雪侵願君同保歲寒心竹管可作
鳳鳴律君吹作鳳凰鳴鳳凰高致時雍化奏方知黍特
功

題送可太學遊武夷

吾生有癖惟愛山夢魂長在漢山間叔書示我武夷卷已
似看飛翠舞武夷三十六峯碧煙雲出沒秋屏顏丹丘
翠壁千萬林霞花異草何斑斑上有七層雪茸級下有瀛
曲溪清灣仙人對鶴互來往但聞雞犬聲業隱夫子
昔曾住徽晚紫陽浮雲閑權衣一曲天字獨至今遺響森
人寰桃花流水前溪去石門不鎖春風閒平林山色自羅
卷我欲興子聽濤漫

采薇行

陟彼西山言采其薇清晨荷鉏去日晚來携歸登山不厭
高山下薇苗稀斷土不厭深土淺根不肥求薇登高斷澗
土但念妻兒常苦飢赤日行天燥土熱流汗被體霜葉秋
家家掘根相枕相聞饑餓不粒食杵畫筋力憊涸泉塵粉
作餌薄菜色已覺顏容非嗟我田家百苦無休時野人見
之心益悲堂上貴客不到此日飫華筵知不知

長律

送高善補北顯中赴秋闈二十韻

聖世恢文治賢科擢儁材風雲連地起日月麗天開岳瀆
宗盤衍同文國本培羽儀生鳳穴神駿出龍媒況子年華
發由今學力該源流通渤澥濂洛遡昉田山闊閒中夏師
垣羣上台山河金誓託柱石鼎臣陪冀祖遷猶冢難兄錦
自叔發濃花作縣風遠柏爲臺勸旗當三歲馳書動九垓
浙江雲洶湧閩嶠月崔嵬絕漢留攀桂清秋送踏槐翼翻
閩海圃鰓躍禹門雷盡爲文章雅丹墀禮樂剴學期先後
造名擬冠倫魁玉對登諸謝斑衣慶老萊天津環列宿雲
路絕纖埃槐黄翠篇韻馬情寄酒杯旗鼓旋喜報應待捷
書催

挽贈鄭守光遠三十韻

丞治開皇極分藩重守臣利茅周土舊分竹漢符新師帥
能宣化儀形家近民隼旗張日月雖閣畢星辰地紀逾荒
服天光照逵人選材歸德器分命脊朝紳一代文章伯群
心怙恃親祖風光藹藹家學早振振聽履曾馳譽工書固
絕倫九苞騰鸑鷟千里驟騏驎伏引陪狀奏官聯屬選掄
河源通析水星象排句陳轄中朝紋來紆外府輪王風
連太末山節借金閩佐秉臨漳浦寒帷入甌津近河能惜
潤依獨鮮光鄰化雨蘇民望祥風洗瘴塵袴襦歌已決刀
劍俗咸悛卅郡雖然郡封鄰接海濵地偏田少沃土狹户
多貧捐廉賑饑疫弗沭亡逃佀貞寡又思大厦枯耕侯洪鈞

華偕桃良牧咸依撫字仁蓋長廉似水更静月如銀赤社
分南服清都拱北辰報看三月政和覩萬家春步日探經
笥頻年恨席珍雨畦仍把耒風艇自收緡喜見蘇民瘼無
由停吏牘祇須成德化濡筆頌堅珉

送鹽郡由出通議公致仕歸維揚一十二韻

逆郡稱良牧如公實罕倫廉家原儉朴施政本寬仁不擾
心如水無私化若神鎮浮安屬吏持重協同寅憶昨虞汀
邑煩公撫郃民孤城存保鄣列壁静風塵謀畧逾三載生
靈賜一春村村田悉墾户户粟皆陳大府方交剡高情自
乞身攀轅徒擁霸遮道莫留恂淮海通諸夏溪山望七閩
作詩無溢美端不愧風人

贈奉使宣撫撒散二十韻

[illegible]圖書亞受際泰開日月章昭煥標統界治
[illegible]建官周典禮無績帝文章總總寰生
彩弦先閏至[illegible]津節屋愿遺光宸覲憂方軫宵
衣寝象遑寧咨求廉甫直指使華聘曠典臨軒重淵衷布
詔諄闇簡遐可通冠蓋蔚相望秋氣騰鷹隼朝陽集鳳凰
渡江搖嶽影歷境動星芒蠶澤魚龍症闕山水石鄉德音
昭陋道威譽揚殊方人喜先扶極官流塵激揚照和添雨
露推斷肅冰霜財力東南竭鐵孫十九亡前綠期重惜琴
瑟撲更張伏謁慚褒擢陳詩忝泮璜愿誓歸來日竹帛永
悲芳

徒張子章假居書觀畢作此歸之

蕭灑張公子清時名不虛倚尋山水趣日與聖賢居亂世

不學武散金推財當界將長日外壓火早秋初芳友光門
開才賢拔里閭毒類環綠服但客曳華裾當盡俱名品婐
賀姬一紓歲文九蕃本尚友侍三條鄭軸成多予唐歸不
祛予轉頭忘記誦窩目送居諸假久情知厚還凝計恐珠
里老天祿校雲繞道山縱整帙矜金壁馳函愧報琚瑤篇
博善慶應[illegible]化龍魚

和吳誠中歲興六十韻

千載興離亂三靈奈紀綱長雄尊武斷氣授晦文昌赤子
還思漢皇天只眷商木能書痛哭誰合傳梳食邊鄙晴猶
皆汗來歲亦荒饑[illegible][illegible]閣李祿樂羨稱康寧寅山林路縱
話替利場眷封疆月鼓被朝勤星苦潛壁連壁壓燕蘇連
征[illegible]蓋藏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情盡鬼箱不獲安吾圉何由請恢張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地傍論鄉千里流駁駭高兩集風風國芳
飛缺[illegible]浚暖海篇奮識又家山近春添草木香故人情獨
李老子興嵩長瀨鈞狂如故盤居樂不殊開康延竹逕展
層蕃茅堂[illegible]鼎狗先[illegible]炎游半在巴忘形諧[illegible]謔好客謹
迎將繼李閣塔暖風雲水石清悲歌增慷慨遠引迫倉惶
戍壘何曾[illegible]田家亦可傷戰時輸甲胄何日返耕桑涉世
艱嘗備偷安願少償斷雲新進筍嫩水軟抽秧俯仰心猶
壯登臨力尚彊鶯鳴晨噪友蜂起午朝王露茶丹砂滴風
篁翠森張[illegible]奮旗野雉滿雛小鄰憐步稚穿林鳩扶筇席
石梁雪晴山步新煙晚讀書裳志可林泉遊情難臥欲忘
業居遠猛驚陸處避喧襄淚盡莱公竹歌沉名伯棠黨征
思馬蕩增秩恩[illegible]黃狐遊令先沸很用用牧羊閑河運漕
蓊郊句厭糟糠款段路新豐驛腳首獨昂十歲矜鳳膳千
月匱蠑娘上將身鉄鉞連然出火湯同祿能進近散[illegible][illegible]
尚祥田里無愁歡鄉鄰不哭喪族幽尋絶谷寶勝陟崇岡
邁野何煩騎臨淵詎假航歸袍安綺[illegible][illegible]貧飫青粱玉[illegible]
詞笑法松花釀涌方[illegible]溟山館[illegible][illegible]石壺房還野[illegible]蘿[illegible]
蹊山花聚觀[illegible]星壇逢編手雲洞入[illegible][illegible]地[illegible]觀[illegible][illegible]天
清遠承根蟠露句[illegible][illegible]清霜較吟[illegible][illegible]擬[illegible][illegible]邪知[illegible]
發[illegible]都尊開[illegible]海[illegible]諸問東方聖主[illegible]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業[illegible][illegible]勁[illegible]清湍押[illegible]徹運姻共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石平
苓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香[illegible]伊[illegible][illegible]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字
[illegible]

序

贈李子奇序

瞯郡李子奇穎拔類而自隱於世者也子奇幼孤貧獨與其季攀母居陋巷浮沉里中泊如也然好學博古於鐘鼎篆籀分隸之書律呂還宮正變之法有能知者莫不辯所究析以求其端尤善琴得義拜觀譽斷調絲琢指鐵製範古雅還水竹佳處正襟撫几為鼓一再行陶然適嬉傷若無人若非其地與非知者即強之不顧也先漢公私印章多所考綜凡圖書款識或鐘鼎銅錫石為之得良朋友即與集新也若非其人雖貴勢厚資不屑也所居庳垣敝屋風雨不庇而華裾連騎之客日造其門然無戚石而屢觀崭木之具當盡其歡心好事者常周之而未嘗苟受博雅之士常樂與之為友而亦未嘗苟同好若子奇者蓋未易剛其所至也人患不能名一藝有藝患不見用苟用之焉輙得其人而為之去賤貧患然得苟有得輙譏計其義之當否而撥取是皆常人之所難而子奇以為易者也今有位者巧宦而益尊多貲者豪奪而益饒然而未嘗有行學之可見乃使介然有志之士沉困於窮閻豈得此道相因遭者亦能齊耶將俾不奪於外得益致精於其藝耶是未可知也因子奇之事不能無所感故次第其説而序之

送趙行吾由海道赴京序

君子之孝於親者要非一節而其著者莫大乎以其親顯是以德感流光德薄流卑雖其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而所以顯其親者無內外之殊也國朝若令官由七品以上皆有褒卹其先之典第其貲秩由一世以至三世崇極盛矣先榮其身以及其祖考于以勵臣子而勸孝忠也故凡君子之於仕也知榮其身必思榮其親思榮親則凡所以守其身者敢不慎乎廉以抗節公以奮職恕以泯衆忠之屬也忠則之以保其位而榮及其親孝之至也今番易府判官趙侯其始縣禄辟起家累遷閩幕佐郡府歷有政譽其淳篤願愼未嘗枕法以欺己居常懸悃自勵故其敭歷最課給級超授以年及滿考得請于上今階朝列法當措秩榮顯其祖考其子書時乾海達京師而請焉書學篤材茂工翰墨為[illegible]澤謹洒有美氣而事親誠孝事兄誠友鳳長者稱道不[illegible]恭以己有自為謙也去歲嘗把歌壽越亂兵間關以需者撤今又勇涉鯨波不難萬里之阻殆成父志得漂及其兄一以為己任魯也為人子若弟可謂勤矣天朝以孝理天下當抽歷已方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則是行卿命優撫蔚為家榮以魯之材又將為羅後著之所獲推益勵脩進則父之得顯其親者又必在其子之身矣魯字行吾真定其世家云

送黃文伯序

余嘗聞古者論譔先世之美必有銘文載在金石其目明足以見之行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蓋一舉而孝子之三善備焉故湖廣提舉熊水黃先生隸泰定丁卯擢進士第官翰苑十餘年出領文憲又七八年以歿其嗣子樞楔擇奉柩歸葬于邵武臨川遂日有湖郛去湖山陸且數千

罗岩江湖蛟龍窟宅之所出沒諸子哀痛扶護至家而
襄事方殷於先生學術踐履歷官行事俱未及有所論著
既棲芽相與謀曰昔先人仕為翰林典籍校閱應奉三與
今大興尹趙郡蘇公璧暉安承雖當代名卿托交者衆而
相好之久相知之深皆莫蘇公若也於是賫其季梓奉狀
生之門請上官文本所述事狀走禹將求蘇公之筆以銘
其不朽焉嗚呼先生之美非明足以見蘇公之書非仁
不足以與嗣子之名非知不足以利梓也是行也可以為
古孝子之倫矣梓字文伯侍先生游宦朔南與門人同講
學嘗發名賓盟矣今不憚遠役惟汲汲於先人之善不傳是
懼且將奉其祖母夫人封誥以歸皆事親之盛舉也故余
嘉其志書此以送之

成城陳克明竹溪集序

宇宙間生人衆矣學者相望並言以摛縕著書以傳世人
各自為集盖已不勝其浩穰矣然其間傳不傳亦有幸不
幸焉自秦以上録載籍外旁及諸子百氏今存者有然自
秦以下著述者又不知其幾人六朝煙燼之餘今存者又
不知有幾焉序六經元氣也孔曾思孟之書日月也諸子
百氏或醇或疵猶列星之有精彩也下及史傳文章賦詠
紀述之技大者如龍吟虎嘯呼吸變化小者如時禽候蟲
亦各觸機應類而不能自已者也作者無涯傳者有限抵
可為古今一大嘅已吾撫由宋金置郡邑顯人輩出家各
有集而韜晦林下者亦各以其寓據非所素大篇短章刻
之學宫者有矣昆明陜封悲為六丁取將近陳君暘谷搜
摭古今得諸家將梓傳之而未果豈吾撫文獻終不足徵
耶陳君克明亦撫人也有一笑集載生平所著文若詩若
干篇且言所載者僅伐于水後之餘耳其與洪濤俱逝者
又不知其幾若干篇也吁當陳君之世已有不及傳者矣
則宇宙之內隨飄風泯沒者亦何可計哉雖然作者苦
心一也不可以不志其傳不傳則有幸不幸焉爾陳君求
予序亟謝不敏姑志其所感者述于卷端

竹石小景序

三華伍君元如父丰神灑落襟度夷曠自少力為學壯遊
四方客遊都下屢從主京往來輦轂間十有餘年所與遊
者皆名卿材大夫戰藝生堂得正家郡文學乃道齊魯沿
淮泗歷西遊赤壁登黃鶴磯過洞庭以達于湘入桂由是
鄉城官闕之壯麗禮樂儀章之盛大中州之文獻河嶽之
高深波濤之汹湧烟雲出沒風雨晦冥之變竹樹草木之奇
人情物態之萬皆吞吞衆有於胸中而一寓之於詩矣及
其既歸司選者又以君詩欠未盡聘吟境未盡歷復職教
為家得上猶塘三峽牂柯夜郎以考乎子美太白之遺迹
寓之於詩富富之於前既戒裝得故舊所藏二紙曰感舊
游作竹石小景題曰湘江夜雨楚岸秋風過邱武以示余
余讀元如詩如見其畫今見其畫益足以徵元如之詩矣
夫詩以聲其景而言或不足以盡其意惟畫以宣之庶乎
其畫之美余恨不得從君於瀟江之上攬轡一望艤棹一
聽先生擬於前而余也亦當撫掌而和於後先生行矣他
日歸而過我併裝側囊示我詩畫寧不一笑而有發於予

言也夫

送涂啓仁教諭順昌序

延平屬邑曰順昌距昭武數舍而近双峯並青二水合秀亦溪山佳勝邑也故廖公子晦爲文公先生高第弟子其師友淵源所漸至于今猶有可考者焉涂君啓仁復以通洽之儒去爲百里師地既清奇材亦俊異秀民顯士多在大山長谷間啓仁得而誨之異日彬彬文物之懿復知淳乾盛時必自吾啓仁啓之也抑僕於校官之每有以告之者非瀆也誠以秦漢以來先王所以教理天下者獨學校以所存名勸存而教理之實則不同矣古父師少師習儒師正著命校官掌教命仕而已則尊重莊嚴教壹而學鄉舉里選爲階進之道章識誦即選美古之學者由致篋孫業知類通達皆脩身履行之實後世假有月書季考亦課試文辭之事然則學校勸以名存實足恠哉昔程先生表章大學宋先生復作小學書令二書具存其所以教人之法具在啓仁能取是書而教之學者能以是書學之則德立材備於文詞科目有不足爲矣於是啓仁既行河橋觴餞篤人告具摻袂賦詩目極流駛此朋友之情也若其臯席餘間寄興毫楮有遡風而西馳者郵緘遠示幸勿金玉

餘慶堂集錄序

餘慶堂者武略吳公之祠也其集錄則祖子孫三世事也祖子孫三世事而必冠以餘慶者本其善之所積也必繼以子若孫之事者大善推也必書者以勸善也公三華人少卓犖有謀勇宋季邑民團結自保推公爲長王師下江南略地閩中公率衆內附廣平寇有功累擢武略將軍同知廣德路事是時海內新定國家不愛爵賞以收豪傑之心多即所部授之將樂皆公所統生殺予奪制于掌握雖盡收其財物悉有其土田弗禁也而公獨保鄉井戒蒲盈所戮皆寇未嘗妄殺一人所取皆義未嘗苟得寸土然其逮下有恩居鄉好義三尺童竪莫或欺焉至于今鄉之人猶能誦之蓋公樂善之誠出於至性非有所矯揉覬望而爲之也子遜齋毅愍侯有文武材伏節死難朝廷嘉之褒卹有爵史館有傳孫松泉宣慰公昆季三人復繼兼國所歷仕俱有政聲此皆其積善之驗甚章明著較者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以予觀於吳公之世聖人之言不爽足徵矣故錄時人所述曰餘慶堂集俾覧者知所勸焉

偰元晳代祀南海序

國家統壹區夏奄有無外山川秩祀皆在封域之中而海爲最遠中國隆治則海不揚波風濤不作朝貢轉輸之物蜀鹵牢盆之利充溢於外府大農經費常所資焉其爲功爲甚大南海在番禺之墟去京師萬里其神祝融於四海之次爲最貴三代皆有常秩至唐爵以王號則崇極已盛矣朝廷歲命近臣奉香幣即其祠而祭之故膺是選者必得通經習禮文學謹慤之臣始克展儀申敬報功隆既爲聖天子祝禧釐以敷佑于天下則與是行者可不謂重且賢哉至正十三年春偰君元晳以翰林應奉承命攝祠焉禮成既歸其大夫士咸誦代祀之勞以將見投足以爲君

繁交於神明登降薦侑牲牷酒斝時飲時饗登藏著鐘肆蠻彥達又以爲君賀乃作歌詩以述其美焉元魯以綸學第進士父子昆弟世科之盛天下莫能先之知夫孝孫實其基廉以固其行文章足以發其辭令天資既厚而學又足成其德焉若是則光承國之大事固無愧矣於是詩成屬僕爲序

贈江仲謙序

杭川江仲謙儒而醫者也將挾所有適四方來請予言或曰儒醫二術可得兼乎曰非二道也醫蓋儒之一事耳昔之立極成務者如炎皇軒后嘗藥石以濟夭閼述問對以審療治後世宗之實聖賢之一節耳天下事何莫非儒者事哉自先家既別裂儒道爲一流世之待吾儒淺矣而吾儒之所以自待者亦隨世重輕不能不以彼此爲取舍計吁亦久矣今儒者明經術可以取青紫釣利祿苟道得行則爲尊主庇民之事視業固相去遠矣然不偶則終無以及人至其能利物而有推吾之施者不得不於醫而發之也雖然禹以己溺睎天下溺稷以己飢睎天下飢醫能以人之疾爲己疾則亦禹稷之心矣赤子將入井則怵惕惻隱之心不期而應醫而充是心則亦必無秉危以徼利者矣然則醫與儒果二道耶仲謙根本於儒而旁達於醫余懼以世淺吾儒者自待故告之以是非徒以其術同亦以其心同故也使世之知仲謙者必曰醫非儒者不能也豈獨辨盈虛逆從爲足以盡聖智之情哉

張秋水蔬圃十詩序

昔之論菜食之勝者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蓋隱而未仕者之所知也樂田園之居者曰采菊東籬種豆南山蓋已仕而去官者之所適也夫未仕與去官者不壓於簿書不汩於期會無趨走奉承之役其優於樹藝而飫於藜藿者固其事也若夫進則有居官之守退則有爲圃之娛外雖若倥偬而不給內實則優游而有餘是乃昔人之所不能兼者也今令尹秋水張公來司征于艱且攝邑政寫公于縈雲溪上有隙地環其居公退之暇命圃人薙其荒穢蒔蔬十數畦日出坐曹蘊務政無不理入則擷芳茹鮮哦詠於其間得爲絕句者凡十首徜徉盤暇翛然有塵外趣蓋所謂兼昔人之所不能者也或曰公爲政而心乎治圃豈當務乎余謂公於圃事蓋有意焉夫嘉蔬者養人之良植也耘穢者賊物之必鋤者也使公爲政刻其弊剔其蠹培植其善良而扶樹其殺道則公之治斯圃也乃所以爲理斯民之術也所以兼而得之者又何異乎哉於是李君樸禮李子交閩咸屬和之而僕爲之序云

鶴田集序

鶴田集者師文蔣先生之所著也詩文凡若干篇其門人輯錄離爲彙次凡若干卷先生蚤歲勵志篤學及壯遊四方徧交當世名士博學未見書藏于家者至數萬卷學益精聞見益廣由是攄發所蘊肆筆爲文若長江巨浸汪洋滂沛而不可禦遏者以其源之深而不可竭也然先生能以材見重當世而不能枉己以干進其文能追古作而不能合有司之程度是以棲遲一壑不獲推用至其立言

哉道有以淑人而行遠者則政在此而不在彼也僕年雖少長而學則不逮託交將三十年皆所欲慕而不可企及至於相觀之善有以儆僕之愚陋者亦多所蒙矣今春辱過余南田之舍見示此集留寒齋玩讀者再四因得敘其梗槩庶讀先生之文者知其學問淵源之所自云

李子章淳古卷序

天下之絶藝而有功於儒雅者惟標飾之爲難工也昔者精於其事而得延譽於當世率皆高智弘博之士若宋之范曄虞龢梁之朱异徐僧權唐之王行直張龍樹輩莫不擅名天府拔萃時人豈徒以小伎末作論之哉近世稍稱吳中陸氏余嘗親於武夷清碧杜公所藏智永真蹟千文切歎其歷世已久而縹素猶新蓋陸氏之所標軸者其補綴缺爛略無瑕迹徐於日映之然後稍見張彥遠所謂寧其隙縫端其經緯厚薄均調潤燥平穩者陸其庶幾矣名又豈虚得哉昭武李子章氏質淳而尚古質淳故氣不靡暴而可刺致於有爲尚古則不盡於自適而求志於高遠奉親餘■暇實存意於標飾之學特其可進之資以進於技蓋將駸駸於古人矣甬東還武伯京氏當世名流素慎許可特於子章書淳古二字加爲説以表章之吁前代法書名畫散失於煨燼漂没之餘而所謂裝標之精者亦無所考其迹矣子章惟能因乎今以進乎古則在專壹致精而已凡學皆然豈獨藝哉

真率約序

真率會者宋元豐七年司馬文正公以提舉崇福宮居洛因耆英會與司馬伯康席君從王安之楚正叔王不疑宋叔達等七人爲會約而有是名所謂真率者敘齒不敘官爲具務簡素之義也至正六年夏東陽凌雲周先生來官昭武是邦山水清美俗尚簡易文書省約無班筆之風使傳稀少無利蹄之轍未午休衙郡以無事先生襟度夷曠不以事物嬰懷公退之暇惟延接儒雅賦詩酌酒脩然有蟬蛻塵埃怡神物表之意因與城中所交暱者共脩真率之約將擇勝尋幽相肩攜具以佚吾老焉或曰昔文正諸公皆一時元老固有是以樂其樂者我輩一介草茅其何敢竊是名哉余曰以位言之誠九天之視九地以時言之方今君聖相賢海宇一熙我輩得爲太平之民又豈元豐之所可擬哉然則時殊事殊從先生徜徉於登高臨遠吾觴亦足以纘先賢之塵矣豈非幸歟敘者曰雅遂敘其約

僧微堂竹石卷序

余友鄭子聲爲微堂師作竹石小景一卷竹緣坡而生者數箇老木葉脱枯稍樛屈者高下一二株坡上石三四段大者如礪小者如卯坡石之間細草叢翳若蘭若茗若數十莖草石之下則瀰水矣水之外平浦沙磧煙雲出没盡不知其深也可測而遠之可計也古人謂咫尺而有萬里之遥斯可見矣余嘗與子聲艤舟滄江垂釣白石雨歇而平波不流雲歸而玉宇澄碧琅玕盡晴流瀧秋滴長歌一闋響振林樾曾不知夫世之孰爲失孰爲得也故子聲能寫其似而余能道其意以寄觀歷而深知之也微堂雖若

棲澗飲恐未領此今乃將西過洞庭東之蒼雲必得此景必能爲我賦詩數篇他日歸而舉似於我二人尚當相視抵掌一咲然後知余與子皆知之爲真也故書此爲別且徵後會

送李中明北遊序

世言五方之民風氣不同人性亦異余始疑其說爲不然以謂人受中於天地其本則一孰限夫土風之間哉以吾言之吾鄉識所接者若儒服者有方技者若醫者卜師相士言星曆筮祖郭氏所求著其人率皆兩江二浙北至鄒滁恒岱之間所坐皆樂此而不去去而復至者吾邦之人則否據下飲之土緣可采之山老子長孫於此雖仕與貢亦鮮旋顧其衆挫然有累其家若里而他適者此豈其土風使然耶吾觀吾邦治城邑墟落其中裏衍其外重岡複嶺其下流若拖馬遶道而不得去者至江與浙之北則萬里遐暌無險阻壅遏以限其行則所謂土地風氣之使然者信矣李君中明世爲昭武人繇父祖以上儒服振振庠序里閭所尊畏余所聞見而知者中明能世其學本之以儒術而又汎濫於曲藝其有方技若墳素河洛範圍占相繪事青囊其學率不下兩江二浙鄒滁恒岱之人齒且壯矣未嘗有千里之適其友交勸之且曰子無惑乎風氣之使然若夫狃於習而安於土者凡民也所貴乎士者惟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而不爲齷齪斤斤之行惟義所嚮而已子不出將奚待於是中明慷慨願行且以屬於余余曰中明行矣所歷佳山水而有以發其胸中之耿耿所見賢大夫君子有以究所未學他日歸而悉以告我所謂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者余所望也中明余母黨而又鄉也不可無贈乃書此以送之

家祭圖序

祭古也生於人心之不能自已者也自秦漢以來先王之禮經不傳於世雖有存者亦穿鑿破壞其存乎人心而不能泯者終無以表揚而節文之至國異家殊無所統壹因俗就陋度數不明禮意不孚幽明不接福祜不介有尊尊親親之心者其能自已於斯乎文公朱夫子當乎百世之會萃程暨司馬溫公之書而損益之通乎今而不悖乎古約其繁縟崇節之宜定爲冠昏喪祭四禮品式燦然簡衆易行其本要以誠爲主而儀物以章之行之天下人心其有不古風俗其有不厚乎先君子壽山翁早孤家破流離轉徙雖在逆旅即設位祭其先辛勤植立餘五十年始祭室於城南之園將隷所以行於家者一法文公之教貴未就而卽世嗚呼痛哉顧惟學術荒陋無以仰承先志延即所居爲祠龕神主來四世而祔以先伯父母歲時薦祭依家禮而又揆節之使爲可繼歲合祭二夏用端午冬用歲終祭先祖用除日餘祭就祠堂使家貴也方祭之日躬率子姪男女盛服觀事更遞捧薦登降拜跪盡恭致潔僾然肅然真若有見乎其位而接乎其容聲者矣禮既徹然惕惕然後知禮之在人心而不可已者如此予懼後人執禮未熟則不能無怠忘也乃取其儀用若干左將以貽永久云

秋聲集

雜著

福州萬歲寺重修瑞息定光塔銘 并序

福為東南鉅鎮自唐季王氏擅有其土篤信釋氏靡然尚俗塔廟之侈至今尤盛至正壬午余寓三山嘗過九仙之萬歲寺寺負山為浮屠七級上臨霄垠下蟠坤軸所謂乞塔者此其冠也然仰則埒埒陂撓俯則楹礎穿窳四周則棘罥漫漶意者歲月滋久而然歟及其門乃見伐山之匠梓琢石之偕擢瓦積于地者犬牙其間進見其寺之僧曰退夫者詢其將有所繕治歟曰然今將循趾及頂盡撤故材而新之將以今年某月日肇工矣余曰茲役重大苟君不謂之難足以自具歟抑高貲者有應出力歟何謂之易而不瞻其終耶曰為山者肇於一簣適萬里者起於跬步天下事患不志於有為苟有志焉為必成矣余姑應曰諾而未則竟未必其能然也越五年詢來者則咸曰塔一新矣又十年乃得其寺僧大陰介曹南吳君之書至曰塔既新而未有銘刻謹具錄營作顛末願求文以述之余驗書乃撫几浩歎曰退夫始無一粟之備而卒成不貲之功信夫有志者可以其有為而君子之於事亦無所憚其難者矣按舊志塔始於唐天復三年瑯琊郡王王審知之所創也高二百尺周廣七十有七尺甃地深五十尺紫石為址及二十尺條有寶珠之瑞求以金錢光耀奪目人咸異之故以定光為塔號宋崇寧中雷震其西北隅主僧行秀撰施若錢九百萬治五年而功畢迄至本朝大德間雖亦嘗增葺而日剝月深風雨淩震頹圮之勢殆將罹焉復至元庚辰主僧寶峯文鼎與耆舊僧退夫正思首座無懷定寶議欲新之衆咸以為難遂集諸僧而告之曰吾住山三十年若大雄殿若藏經吾已悉完矣顧惟茲塔不葺則將墜昔之貲鉅而力殫吾屢覈而不逮亦何弟子法達法興等齊前曰事未有不為而成者今力雖不足以具嘗為師行丐必有應之之人雖非時月可計惟銖積寸累必有成之之日於是定子以師志于于樂施之家咸翕然響應願鑄帑以佐之乃稽首召工市材攻石凡浮陸運蟻集輻輳經營其督責賢數實募翕之趨事者日數百人悉撤其故塔而易以堅良鳩其木材而更以石者凡三十有二其前于楹刻文龍字直其綫而上者也其面皆八檐檐闌楯皆樸斵而新之又其上為相輪鈴鐸周者因而弊者易金碧藻績之工丹髹塗飾之美巍巍崇崇炳煥翕赫鎮莫山嶽峻雲漢不獲之隆基上雄邦之大觀也及至正乙酉凡攻作六載而告竣事夫佛氏之以善誘人者以其能以無量之施則有無涯之福是以浮屠宮宇之弘麗雖上雖棼橑而無所降殺侯家貴族下及編民雖竭帑傾囷而無所吝惜名都大邑深山遐谷爭先搆造而無所限制見之者無不嚴然心服而樂於從之蓋其所以歲遠久而功迹茂也今是塔之新余嘉其僧能以堅定之志成積久之業有以弁遊道者之事乃為之銘辭曰

福城之東山維九仙岌岌浮屠上出層巔八方翼翠七級梯迴深峭飛甍高薄霄玄昔在唐季王公啓土相攸茲山

大造神斧既闢拓攸地槃牢賭度壤社幽園璵璣野潛符
森徵建獨定光啟謨吗百作鎮落方渫搖風雨歸歷星霜
東極机陘彗悼拔猶推寶峯師興念維側弗替斯陞靡違
居食其技慨然發義咸激有志必就惟堅願力踵門于葵
行市丐餘崇備於求積畫於餘石磐川運材伐山輪堅良
緒構故静更除寒暑六燃載營載度業業金碧戔戔丹艧
制若地湧規猶天錫有國今光圖澄識歸惟茲佛功匪志
弗成卑哉弘緎振古作程天地至久日月至明伴貞配亢
視此刻銘

□以治故妻任夏鄭氏墓誌銘

鄭氏字仁明武光邑西龍溪儒家女生至元庚寅六月十
五日歲將觔十一歸西黄姓成妻事姑何以孝稱何以其
撫愛為舉當十姑沒家疲羸痾聞者皆為感動至大庚戌
先舅吳鎮歲以從子為嗣後君後君方羸服喻姒勤慎以
得順承旨甘滑適為服調饋致飭乃安年三十有六嫠
持君指嗣持家理家難服勞愛無誦教授君言以為法戒
子姪勸學延師治具無惑容居常朴素不以口體介意事
勤内助迄終其身至正六年丁亥七月二十有二日亥時
疾竟不起年五十有八子男三人鎬鑑鈞女一人孟言右
室婦王氏下氏孫女二人以至正九年閏七月十有六日
巳時葬部武縣四十八都石牌官堂原其夫鎮成自為銘
曰
謂無城耶寔予廢士約以助謂不幸耶從一以終貞弗渝
人孰不死死已寧其嗚呼

分憲趙僉事宗吉主靜齋銘

於穆元造氣機闔闢乃生萬形根紐太極人參三材受天
地中理性之具氣體之充弗擾弗斁神鑒超然一動于欲
逐迷其天維聖有作吞身作則真以生元專然後直周子
繼作指聖作圖中正仁義動與靜俱而主是心必本乎本
天君虛靜隨感而應淵澄弗波鑑空弗蒙湛然炯獨萬無
昭蘇羲以一言是曰無欲体用相資誠通誠復立極布方
聖功所存嗟小學子徒誦其言有夾趨趄傷信力踐主敬
名齋如臨如見與忘弗殆以昭後人用貫遠業輝光

□以黄字寫銘為曹南吳王一作

厥初渾惶爰始太食制羅其性以代墻捍或實稻粱理之
其味或敦性年達其饕餮飛鳶味誰不飲食而曹南子
成咏宗學以伊衡天地下窮日月為剝江海為鍋鑊燼鹽
爐薪民揚沸中節有寧染指搜嗜鳥跡糜爛斗斛戕悠
退渴饑薦俎盛豐肴南是時攘寫舉厲屬饜捫腹擂袂而
起揮筆如掃灑墨成池凌雲寫賦摩崖勒詩昔人有言飢
不堪食由今之云豈不猶愈有腴斯道有味斯經膏梁不
易敢飭斯銘

福州金城頌

福唐古治縣粤自秦有閩中郡歷漢晉唐宋代為雄鎮表
裏形勝雄制一方五季王氏據有其土大興城築至于本
朝統一無外遺墟片堞悉復于隍故通闤帶闠之所則有
民廬錯居其上負山遠市之處則編人圍棘畊收其中七
八十年之間包戈服矢撤戍偃兵門無暴客之虞閭絶苛

晉之禁實承平之極盛也然識者以謂設險守國易有焉
危一夫不戒則將奚以備之欲懷舊規必資三善曰為也
謀也財也志然後有為謀然後善事財然後果費有一闕
焉功無由集迺至正十有一年元帥松泉吳公開閫全閩
位專方面家惟民社之重議復金湯之固乃按圖度地鳩
材諏庸庀工徒與春歸土琢石章緒作雉列楚功程役載
有制量其從廣之數文若干脩亘之里步若干峙為榮閣
乎如金湯包陵絡丘開陽闔陰誠大府之雄觀一邦之保
障也方是議倡築之初民安故常姦宄末作或若非所先
者及其告功甫畢閩鐶始固而屬邑盜兵起轉寇集城下
動然堞高壁衡鑿弁毀冠既殄而民乃奠然後咸服公之
先見而推公之功為不可及也僕惟公為政而惠則為經
遠之利若將武之興業臨河之城堅及今之復昔拊ゝ不
可援之基也抑春秋於城築則書譏不時也詩於城朔方
城謝則播之歌詠美其功也然則吳公於是城時矣詠歌
其可後乎僕雖蕪譾不足追継古人賦采風謠謹拜手獻
頌曰
巍巍越山有榕其陰滔滔閩江有潮其深維此福唐以控
以臨瀋于大邦式懷遠心大邦作鎮求城業業負山帶江
于閩之中屹如三神森如閬風海分雲湯憑高拖雄維此
福城昔完久圮爰眾為庫闍巷錯綺縣門不施百雉咸墮
既云久安武備寧弛桓桓吳公有勇有謀開閫全閩以殿
南州廉勲孔崇厥政孔皆民心久懷世德作述謂無名諸
雕城是守盡儀興孫以規悠久詠歌既從詢謀亦同當斥
私第過途庀廩聚糧如雲相宇有節包羅三山帶河
雉堞相望樓櫓不絕既堅既完曾不期月耋老驚嗟昔未
見者不勞畫力不斂畫文成此福城惟公之勲保我福民
惟公之勲公為福城特[redacted]耳公如金城八郡所倚內調
兵食外財佐理外寧旋節風矛雨矢一城既保福民乃生
羣醜既清四方乃寧公有豐功聞徹帝庭公有威譽草木
知名閩人祝公進秉鈞軸蒼生蒙公為四海福有子能官
勲賢世篤功成身尊眉壽百祿

學辯箴

學記曰人不學不知道道固由學而知然學而不知道者
亦有之矣學者知道記誦雖廣文辭雖工徐考其應事接
物之處則私意客氣紛然雜揉與不學者未嘗少異由其
不知道故無以據乎天理之正而克乎人欲之私雖學猶
不學也余質性凡陋為學不篤年三十始惕然自失顧念
自少歲入小學今讀書二十餘年未知聖賢之言以何一
句得力爰用慶復取先儒書讀之得程子謂學者須學顏
子而其要在克己復禮之一言復得朱子謂非至明不能
察其幾非至健無以致其決由是知聖賢之道可得而知
而行之則又不易矣故取朱子語錄隱括其辭作箴以自
儆發惟其質性凡陋終不能有以豁然而貫通焉然亦庶
乎知道之方矣辭曰
若昔顏氏孔門所稱仁亦大矣一言蔽之曰惟克己可以
復禮己即私欲禮其天理克者勝也如力戰然私欲既克
天理斯全一日之間必察其幾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惟欲

則屏惟理則趍操之扎約行之有餘匪明曷照匪剛曷遂
勗哉予心式不在儁勖此明訓曰恭其前

兩翁五龍真蹟贊

神物在天靈變不測風雲吹噓雷電翕闢靜則孔淵潛其神動則萬物蒙其澤兼公已逝顧氏云仙公儲之生後千百年從雲飛空那可覩點睛破壁亦無傳茲真蹟之在人間者其一已不可見矧乎五龍夭矯獨得其全耶悠游出風淋漓噴霧春霆夜轟常恐飛去惟永保之有神呵護

呂仙贊

趍道尊者之蘇若猶存沈東老之楷書未滅寫者寫太華之孤雲贊者贊君山之片月　薰石森杭州

跋摹本蘭亭序

右定武蘭亭序一卷宣文閣摹本持制杜公以貽延平吳守實齋者也按王右軍書蘭亭序若有神助後更書之皆莫能及即昭陵所藏真蹟是矣其次即稱定武刻本初石晉末契丹輦載中原寶貨圖記北至真定德光既死棄此石於中山為李生所得慶曆中韓忠獻公帥中山堅欲索觀李瘞其石別刻以示公李死其子出之宗景文公守定以公帑金購入官庫熙寧間薛守師正子紹彭又刻別本易而歸長安大觀中詔取置宣和殿靖康之亂復與中禁寶儲俱出塞矣今其石存亡不可知而宋人墨本猶有存者此本出于山學士實鑒摹刻亦精以杜公之洽聞多識非實齋之博雅未易輕畀宜可寶也故備述所聞於康伯可者書于卷末庶覽者知定武石本之所自云

書新安程志行甫墓碑陰

又讀新安程志行甫墓誌而竊有感焉夫士君子稽聖賢之學而推聖賢之道以善天下者其常也至厚薄之賦不齊命義之迹不一蘊而不遂雖周于一身而施不博行不達於後世無傳焉者亦多矣顧乃俾擁高位館重勢者蹶其天工豈司造者果欲吾道之終厄也耶使志行甫孝於親移之以事君友于弟推之以處同列周于族極于鄉措之以仁吾民其用心豈殊哉嗟乎有其善者乏其施居其位者不必有其德使天下之人卒不得與被聖賢之澤者天也雖然生則內外無間言沒則終始無愧怍於志行又又何歉焉又有子若致和者能汲〻於論譔先人之潛德得當代能名筆書之於志行甫益無憾矣

邵武路鼎建學廟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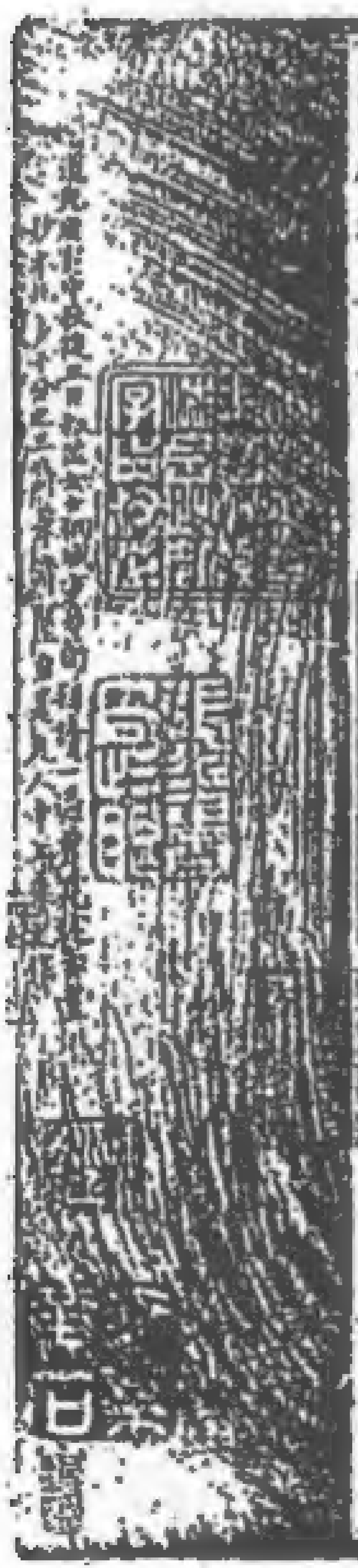
伏以聖人之道猶百王繼　禹舜之訓天下之紀通萬世其贍宮墻之尊惟庠序學校之興乃教化綱常所繫其文則易書詩春秋傳記子史集盡目其事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講而明之則可以致知而去蔽舉而措之則可以脩己而治人百姓用之而不知一旦失之則必亂此聖賢有功如天地之大故廟學所建無古今之殊眷昭武之黌宮化鬱攸之焦土奎[redacted]文之未喪宜吾道之將行含故址於溪山之邊開新宮於閭閻之湊出幽谷遷喬木既睹學制之隆啓金門步玉堂蔚見人林之盛

助刊　宣聖周諱疏

伏以立天下之位行天下之道皆吾夫子罔極之恩去聖

人之世近聖人之居亦凡學者當知之事非有考於故家之譜牒何由得夫吾道之淵源自契至于成湯派出神明之冑由宋居于闕里世承徽烈之傳仰止宮墻固若難名動之金石槩然可考頌其詩讀其書尚論其世儼然見於覲炙之時博我文約我禮既竭吾才又當得於圖意之外

王伯顏死節傳

王伯顏濟南濱州霑化縣人性耿介尚氣節好學初授永州祁陽令改湖州烏程令遷信州推官至正己丑進階朝列福寧州尹越三年壬辰調鹺司副使逆者至將行適寇起建陽鄰縣福安寧德將逼州境民扶老幼遮道請曰父母去赤子安歸願留禦賊伯顏慨然曰吾弱冠食朝廷祿今牧茲土乃當危急棄其民以自圖安計耶雖死亦擋塗血塗地以報國恩也遂解槳出廩士伍具械器固封守爲討賊備是年冬▢月庚辰賊帥率其黨犯州界梅巔伯顏以兵迎擣賊營挺身與賊搏戰賊大敗退走追殺無算越三日癸未遲明賊大隊至水陸併進攻犯西門伯顏率士卒奮身力戰手格殺賊數十人而賊衆我寡外圍四合游兵亂入城內伯顏遂被執衆擁至賊帥前捽令跪伯顏神色自若堅立不動賊厲聲曰汝屢率兵拒我殺我徒衆汝罪人也胡得不跪伯顏瞋目大罵曰若等皆國民乃敢反叛國家殘虐生靈罪爲大逆罪不容誅我乃大元命官惜吾力寡恨不寸斬汝以明國法而反謂我有罪令跪汝逆賊乎我爲守土臣死封疆職也今日是我死所矣賊見不屈更溫言曰汝能降我〻〻不汝殺妻子得全豈不愈於死乎罵如初賊怒遂斬之子相亦罵賊死二弟妥孫并僮妾皆遇害相婦潘氏有姿色賊欲納之潘紿曰敢不惟命第新罹身病未宜配偶賊從之乃寘別室使婢侍湯藥數日竟不食婢强之潘默曰汝以吾復求活耶吾舅死忠吾夫死孝一家狼藉顧吾豈污賊以辱吾忠孝門耶是夕遂死長子禎家吳與僕竇成亡皆禎禎至得母安氏于王識攝衛家初二人皆能謹視安故全連率吳亮忠以聞命禎嗣福寧州尹贊曰

昔我世祖皇帝統壹夷夏際天所覆不聞金革之事八十年于茲矣燄草竊發死城望兵頓一旦集茅竊發雖有種智殿士乘半徒精亦自竭其力焉至於紛擾擁旗食焉而避其難者固無足▢▢▢▢危死敵若推原其本心由其發見素定而非出於不獲已者蓋亦鮮焉福寧尹王伯顏其庶幾乎方其戰禦扞還歸是以夫難亦孰得而咎之哉不計其去則家全而身利留則猶生以路禍誠知夫義之所在則本心安焉故寧舍彼取此不暇計其身也遂其鈇質在前則含咲而就之蓋籌之已熟而且樂於得其所矣子孰父爲孝婦以不污爲節得非公之忠誠素著有以教於家者漸濡之故歟殺身成仁若顏常山不多讓矣胙土秩祠光膺卹典宜哉